四庫禁燬書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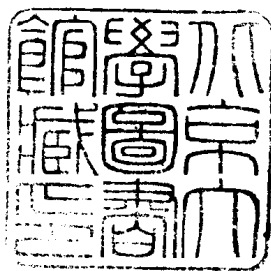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六六册目次

白石樵眞稿二十八卷附一卷

〔明〕陳繼儒撰

明崇禎刻本

叙

余與眉公少同學公小
余三歲性敏心通多
聞而博識余師畏公
不敢稱兄弟行也余
稍長干祿于時浮沈
五十年始獲請老歸
閉意榮進買山卜築

比於靈鴻草堂著書
教孫彌有年載鈔帙
日繁得觀者如丘嶽
墳索之書望東余又
如委宛禹穴于旋所
至魚鳥皆驚公謝隸
獲第陳鄉里小民疾
苦狀而已四方使日走

公東西京與南北驛
越嶺嶠而至者不遠萬
里徵公文公文出即傳
四方所穎纖素或贈寄
和倡詩一傳人口即傳
海內夏休樹陰象纜
簷暇點筆銓記纖縟
文史數嚴異同類鄒德

三

仲馬端臨之有志攷則
傳于通人闊士辟譜
經論初分自龍宮維摩
大部得流行人間為天
繙誦今數種書公亦能
自秘而懸鱗藝藻者轉
相秘惜為寶笈靈文秘
傳愈廣鐘鼎王業乃覺

四

在山林孰鍔皋夔果賢
於蒖類哉余老矣無
能重公當辭爲公序謝
謝玄晏

丙子暮春穀日友弟董
其昌書

宗伯學士

董氏玄宰

敘

自婁江四部新都太函後
無典章經制之學獨詹公
先生名重一時代兼[illegible]
所著卷帙幾與身等將藏
諸名山奧壁中迺大邑通
都及四裔之內無不讀先
生書誦先生詩寶先生之

翰墨其文章可得而聞也先生故從經史子集山經地志術伎稗官與二氏家言淵源藪澤究性命之微通天下之故爲文率有關繫凡典禮建置吏治風俗錢賦河渠興革利弊畸形諸論著于忠孝貞烈廉耻

節義之事頌誄序記誌乘尤致意焉故金石碑版大册高文四方徵請殆無虚日時游觚爲小草競相鈔傳碎金屑玉流落人手文非詭撰盡屬雅言茂先景純自足名世胥陸曾望卓言平居以詩文自怡黙竄

塗抹經年不能淨寫一本
或爲好事取去古今文章
家爲世人嗜慕類皆如此
況先生天眞淨素棲志眞

深如白雲雲外兩高僧已
四十年不出山矣部使者
憲大夫郡邑長欽事先生
從先生攷德問政商榷風

雅若華陽洞天茶鐺藥臼
左圖右書雞犬聲然有烟
霞之色解衣盤薄相與咨
歎今海內多事以先生經

濟可勳時藉顧三薦不起
閟景戢光高名愈廣雖滇
洱邛僰番落峒夷咸知有
先生願獲寸縑片紙爲殷

盤孔鼎先生亦自矜重有
妄求者不輕以一絹與[illegible]
字也大抵先生之文妻[illegible]
讓其精醇新都讓其華贍
文章家讓其典實以有補
世教今所刻數種已足行
世而著述日益日多
天子一旦志弘文雅詔秘監
購天下書如宣和訪求一
日之內三詔並下先生之
所著述能終藏於名山與
璧也哉

崇禎丙子秋仲章台鼎撰

白石樵真稿目次

卷之一

序

卷之二

序

崇德令周侯生祠碑記
劉河游擊張公去思碑記
丁大司空四賑亭記
青浦鵬南韓侯德政碑記
徐公碩庵德政碑記 代
郡司馬黃公署上海惠政碑記
戶部僉劉公許墅榷政碑記
姚太史風樹堂記

卷之五

記

五學學田記　修松江府學記
修志始末記　上海呂侯[illegible]碑記
重修泖橋澄鑒寺記　嘉興東塔寺[illegible]碑記
觀音庵記　華嚴墨海閣記
重建文昌閣記　徐氏尋樂公五圖記
朱世甫楓野圖記　超然圖記

卷之六

壽言

壽汪太公九十有一序
壽大宗伯平翁八十有二序 代
壽大司馬楊震翁八十序 代
壽太子少保楊震野八十存問序 代
壽大叅賜谷王公八十序
壽觀察張受所先生八十序
壽鐘封公面溪先生八十序
壽龍江董公八十序
壽見州黃次公八十序
壽陳公八十序 代
壽荊石王公七十敘 代陸平翁
壽靈泉許太公七十序
壽侍御泰公七十序
壽繩翁何老師七十序

卷之七

壽言

壽肖坡莊太公七十序
壽敬新杜太公七十序

祭王文肅元配朱夫人
祭郁太夫人　祭徐毋王孺人
祭王毋魏夫人　祭顧太君
祭錢太夫人
祭范長白學憲元配徐安人
祭瑯琊王敬美元配章安人
祭王太安人　祭董宗伯文

卷之九

傳

陸文定公傳　孝子高公傳
澄川李公傳　范牧之外傳
張聖清傳　唐李公子傳
楊幽妍別傳　漈潭翁傳

卷之十

論

井田兵法之租　佛論 大養濟院
眞四皓　圖書
十三經註疏　古今大帳簿

卷之十一

策

宗藩　周禮
曆法　樂律
水利　鹽屯
馬政

卷之十二

議

賑荒議 十二條

踏荒　勸荒
儘荒　禁亂
禁張皇　請改漕折
禁遏糴　糴米
禁抑價　平糴
散賑　田主賑佃戶
救荒煑粥事宜 十七條
一早煑不如遲煑　一城郭不如鄉村
一委官不如委好義　一搭廠不如寺院

卷之十六

題畫

卷之十七
跋帖 附書

卷之十八

題詩文

跋記傳卷集

卷之十九

題像

題詞曲

題徐文長點改崑崙奴雜劇

題壁

題梅墟屋壁　題清微亭

題飽醒生壁　書范象先壁

書花塢壁　題梵儀卧處壁

書壁

雜題

題贈奇峰上人拾字紙

題孫世聲紫藤　入山題

題張聖清玉章　題王子賢筆

趙氏家乘跋　疏蔬隱

偶題一　偶題二

偶題三　偶題四

卷之二十

疏文

重興毘盧閣疏　慧慶寺緣疏

藏經閣疏　送子觀音閣疏

修馬耆寺疏　沐堂建殿疏

定海招寶山疏　龍華建正殿疏

千墩延福寺修殿疏　題宜妙寺疏

小普陀疏　修北禪寺疏

修天竺疏　修華嚴墨海閣疏

吳江報本寺塑西方景疏

坐化菴十方禪院疏

小崑山重建浮屠疏　重修雉兒塔疏

遷三茅真君疏　建佘山三官玄武祠疏

東嶽行宮疏　角菴關帝閣疏

建城隍後殿疏　修施相公廟疏

修利濟侯祠疏　修呂純陽福濟宮疏

修孔宅疏　鄭陸宗伯祠堂疏

養老堂疏　修佘山竹院疏

寄緣結茆疏　照公結茆疏

結茆疏　吳無爲結茆疏

寫華嚴經疏　募寫華嚴經疏

題淨宇上人閱經疏　化梁皇懺疏

九幽懺疏　龍潭講經攢米疏

卷之二十一

雜書

卷二十二

偶然雜書

卷二十三

外紀

卷二十四

辨

孝經序

昔者孔子孝經、與春秋相表裏、後世分爲今古文、今文十八章、出於顏貞、而鄭玄爲之註、古文二十二章、出於魯恭王之壞壁、而孔安國爲之註、其後唐玄宗箋今文、其書盡行、而古文幾至廢絕、司馬涑水氏專重古文、撰爲指解、朱紫陽吳臨川左右翼、重加訂訓、而詞義深奧、讀者輟焉、此吾鄉沈翼之先生曾有旁訓之作也、余嘗觀六朝高人名士、崇信孝經、或以殉葬、或以薦靈、病者誦之輒愈、鬭者誦之輒解、火者誦之輒止、蓋孝經之不可思議如是、若使家誦戶讀、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已焉、上非此無以舉、下非此無以學、孝感所至、能令醴泉出、異草生、犬豕同乳、烏鵲同巢、盜賊弛兵而過、不敢犯孝子鄉、則孝經一卷、未必非吾儒神通之書、何至令佛老弟子、旁行禍福之說於天下。經正則庶民興、其惟孝經乎、若下頒學宮、制科不可一日不習、上進 朝廷經筵、不可一日不講、此聖王以孝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

全史詳要序

何以通天通地通人、曰史是也、何以立德立言立功、吾亦曰史是也、史法中之有編年也、以春秋爲宗、左傳爲翼、又其後以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爲宗、朱文公綱目爲翼、揭歲月日時以起事、撮列傳志表以繫年、借事以寓評、借評以寓諫、此羣書之關津也、關津過則萬里不留行矣、綱鑑透則萬卷不留行矣、第二書始于威烈、而迄於五代、紀載闕如、未稱全史、若金仁山之前編、劉道原之外紀、追補威烈以前之闕、此有功于綱鑑之過去者也、陳桱之續編、李燾之長編、續補五代以後之闕、此有功於綱鑑之未來者也、吾 朝成化間、特命商文毅諸公重加纂修、頗覺大備、而箋註不確、音切不調、使讀者崎嶇反覆、而不得出、久且惛惛思睡矣、一恨也、王莽曰安漢公、曹操曰魏公、又曰魏帝、董卓曰太師、馮道秦檜賈似道之流、書爵書官、于義安取、使讀者眼[illegible]髮指、蟠結憤懣於胷中、一恨也、褒貶予奪、强半出于宋家之小辯、宋人之腐談、後生晚輩、明知其不然、而莫能吐一平反語、穢欲嘔、悶欲絕、一恨也、自吾鄉王君天由出學問

該通議論英偉條例森嚴斷案簡確箋釋精明有識者
以挑剔大治大亂之起伏有膽力以批判大忠大奸之
消長此搜得過去未來見在之心而一盤托出者也可
謂詳矣要矣大全而無憾矣不寧惟是性情書桂深味
鹹梅少則染指于片臠多則快心于五鼎吾且得史之
舌書空咄咄奉詔期期伐莒而口呿屏人而足躡吾且
得史之耳貞臣烈婦香埒椒蘭人羸帝羓臭同鮑肆吾
且得史之鼻不翼而飛不脛而走不出戶庭而移玉八
駿之所慢游始皇六龍之所遠幸皆縮地而聚之睫

掌上吾且得史之手眼快哉是史乎則天古命我矣
天古為督學洪洲先生孫濬洲先生子家富典墳世耽
著述而天古以季廉繩其後慚謁有司恥交非類部署
全史十餘載而始出以行人間夫紫陽綱目分討于蔡
元定涑水通鑑屬兩漢于劉貢父屬三國六朝于劉道
原屬唐于范淳夫會萃拮据匪朝伊夕而天古獨貫一
人之餘勇收合皇王以來數千百載之菁華上呈　御
扆下便章縫豈非難之難者哉今　聖主留心史學蒿
目邊防若置公于天祿石渠金戈鐵馬之間寧渠出賈

誼馬周後而未知文帝前席文皇驛召果何時也讀斯
史不覺為天古三嘆

史記定本序

余嘗論史記之文類大禹治水山海之鬼怪畢出黃帝張樂洞庭之野魚龍怒飛此當直以文章論而儒家以理學撿束之史家以體裁義例掎摭之太史公不受也朱紫陽惜其不用于聖賢六經仁義之說夫作史與作詩同肴分毫理學語不得然史記不尊孔子於世家乎世家不首太伯乎列傳不首伯夷乎崇道也亦崇讓也又不曰吾聞之董生乎董生董仲舒也此太史公從游議論之所自出也若之何其不明于聖賢之仁義也其

他曰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重勢利而羞仁義班孟堅語也多聚舊記時插新言劉子玄語也淺陋而不學疏略而輕信蘇子由語也此三者如術師相砭自古而然吾嘗考蘇之古史劉之高宗武后實錄乎平無他奇而孟堅之漢書自漢祖至武全資于子長自昭至平全資于賈逵劉歆獨功在十表而說者又謂其無益漢史則鄭氏擬之一豬一龍非虛語巳班之病病在襲史記之妙妙在創班之病病在客史記之妙妙在疏起黃帝迄天漢若本紀若世家若傳若表若書其

三千餘載凡爲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何其博也僅採左國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漢事局昔七八種書出以羅故實何其約也晉書李淳風授以天文地理圖籍顏師古孔穎達授以紀傳新唐書經曾公亮宋祁歐陽修范鎮范祖禹劉義叟而後始完獨史記勒成一家之言出於太史公一人之手何其勇而任也宋四朝國史開院十七年責以近限首尾三十年所歷史官不知其幾矣史記七年而遂成又何其敏而速也太史公胆力筆力精力亙古今天地兼兩人而儒家與史家互相詆

瑕苛責不少貸太史公非大毋負屈則鼓掌大笑于地下而已寧屑樹三尺喙置辯哉今學士大夫腹笥筆吻無適而非太史公而未必諳讀史記之法太史公于傳外題贊以補傳之所未足詼諧談笑在有意無意間乃文章餘氣中之生氣也此讀者之一法也始皇本紀後有低行數語所謂秦紀也其事雖略而文最若太史公謹錄之欲以互證而備遺如酈生傳後又附酈生之側今本皆作平頭刻之自拈出于魏了翁而後乃大快亦讀者之一法也太史公既沒凡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

典以來將相年表、靳蒯列傳、日者龜策傳、及景帝武帝紀、皆博士褚少孫追補。吾友徐益孫嘗欲刪去。王元美云漢人之語幾何而忍去之哉。是宜別集褚先生所撰附庸於太史公之末。亦讀者之一法也。自來史記之註釋太繁。評騭太濫。甚則摘史斷論策而撮脊其上。少年讀之欲眯。老輩見之欲噦。予友黃長吉以監本式、合吳興評而一之、註取其疏滯。義評取其標達神。正如張僧繇之點龍睛。躍躍欲舞。李鄴侯之振鐵。予骨珊珊有聲。善本至此。豈獨秘林之金篦寶筏。抑亦龍門氏之功臣也哉。故樂而爲之序、

洪武正韻牋補序

聲爲律。身爲度。惟神禹則然。雄鳴而陽律應之。雌鳴而陰律應之。惟鳳凰則然。考沈約之四聲。合東冬、清青爲一分、虞模、麻遮爲二。惟　洪武正韻則然。此亘千古神聖莫能及也。垂二百餘年、有大儒楊去奢先生牋補出焉。下士聞之。非怪則笑。曰、沈約四聲韻非乎。楊先生曰、予未悉沈約故耳。昔梁武帝素善音律。詳練舊事。自制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以雅爲稱。其詞並沈約所製。鄭樵非之曰。風雅頌不同聲。天地宗廟君臣不同禮。約以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宗廟君臣之間。禮亡而樂亦亡。樂亡而天地之元聲亦亡矣。且約有鍾山應教詩。非靈與城同韻乎。早發定山詩。非仙與山同韻乎。約自定而自悖之。詎能以一隅之音推之四海而準。又詎能以偏安之文士而撓我聖君賢相考文之大權。楊先生不屑與沈辨。正與堂堂　天朝之學士大夫辨耳。夫沈韻不用之古詩。不用之騷賦。而獨用于近體律何也。正韻用之章奏。用之應制。而獨不用之近體律又何也。楊先生白頭孤憤。直取而牋註之。采孔壁之遺書汲冢

之斷簡自經史子集以及本草稗官者流牋釋無[illegible]辨而博覈而精而猶未已也拈提古音以諧于七十古韻中又拈提逸字以廣于若干萬字外其援引有本源其考訂有公據借韻爲綱借牋爲目借　洪武以示春秋大一統之義實字學之秘書韻府之類書而吳棫陳第黃公紹之所未曾總彙者也得是書而誦讀之如蔡中郎以豐爲豊李丞相以東爲宋許氏有涑水漳水之訛高誘有高春下春之謬諸若此類一覽了然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其牋補之謂矣若使楊先生覩書應於國初遇宋文憲劉文成必將置之著述之林同事筆札又若遇劉三吾學士當如孫吾與韻書故事上呈進覽賜名刊行不幸不遇諸先輩猶幸而遇申大司馬捐金助刻且欲與　永樂大典並傳楊子雲得桓譚于身後楊去奢得申公於目前斯文未喪厥惟艱哉余少而失學老而善忘六書八法懵懵莫解所謂但喜有正韻補牋在既識三代以來之古文奇字而又得領略中原天地自然之元聲非楊先生挾　洪武而行乃正韻實仗楊先生以使之必徵必信必信必從其[illegible]　聖朝同文之化卓哉功不在宋文憲下矣趙凡夫著說文長箋意在汲古楊去奢著正韻牋補意在尊王一時有異人異書皆出吳中并記之時崇禎辛未新秋

蘇門六君子文粹序

古今第一好士者無如蘇子瞻長公子由少公當時稱蘇門四學士者黃秦張晁也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耳蘇云黃魯直詩如晁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譚鄙事兩公互相引重聲價亦相當魯直何嘗以弟子禮薦乎郎文潛少公客非長公客也少游無咎游長公門久皆先文潛致其後教人作文必以理為主士子載酒問奇者甚衆則居然一蘇門先覺矣履常學與行卓不肯遊傳欽之章子厚

之門長公待之絕席欲系諸門弟子閒履常曰吾此一瓣香敬上曾南豐長公亦未之强也李方叔三世喪不葬雖其文有飛砂走石之才錦衣玉食之氣而世鮮物色之者長公不忍以履常之高介例責方叔之孤貧贈之上賜玉鼻騂贈之帛作詩以勸四方風義者不數年盡累世之二十餘柩歸窆華山下及其躁於求薦則正言告之曰進退之際不甚慎靜于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葢長公非獨憐才又酷知人情之死生痛癢并獨酷知人死生痛癢又能相勉于道而不務相引於利若稍有伐異之心則陳履常皈依南豐者將移兵相攻李方叔之求薦者將唯唯俯從不暇而敢似教似諫攖徙少年之鼻息乎獨長公不必履常之出門下而後謂之吾黨亦不必方叔之介介如履常而後謂之名流磨碧追琢畢竟使兩君子與四學士齊名並壽于廣大教化之中其成就後學乃如此世履常之願為越境以見方叔直走許汝間相地卜兆以投其子豈特舉哀行服之文潛而已哉少公每勸兄簡言斷客而長公出自性生雖投荒涉險而終不悔若孫莘

老畢公叔劉貢父兄弟畏友也米元章王晉卿文與可李公麟詩畫友也張子野廖明略詞賦友也陳伯修惠難友也其他如曇秀妙總之句仲殊之曲惠聰之琴皆誘掖而獎借之參寥駿坂則價增十倍登龍門則名附千秋蘇門六子之外不知其幾名家矣惜其集或以避黨禁而毀或以遇兵燹歲久而亡胡仲修具擇法眼其購訪海内藏書之家而續行之可乎則請先質諸牧齋太史氏

白石山七十七老人陳繼儒敘

文娛序

往丁卯前瑫綱告余余謂董思翁云吾與公此時不應爲文昌但願爲天聾地啞鄭超宗聞而咲曰閉門謝客以文自娛庸何傷近年緣賛禮之暇搜討時賢雜作小品而題評之芊甲一新精彩八面有法外法味外味蓋外韻麗典新聲絡繹奔會似亦隆萬以來氣候秀擢之一會也往弇州公代興雲霄蹴鞠後生氣重踞而從者幾頻西崑之宗李義山江右之宗黃魯直楚袁氏出欲以漢戲易趙幟而人不盡服也然新陳相變作者或試出或四起神鷹掣韝而擊九霄天馬脫轡而馳萬里郎使弇州公見之亦將發起予之歎白樂天有云天下無正聲悅耳郎爲娛豈是之謂耶超宗曰吾儕草土豈敢洋洋浮浮批判先覺但古豪雋必有寄如皇甫湜杜預癖杜下之五十言兕耶之四十九年法郎至人累世癖玅不能斷文字緣吾庶幾大祥之援琹乎哉余曰寧惟是開元將軍裴旻居喪詣吳道子請畫鬼神于東都天宮壁以資冥福答曰將軍試爲我纏結舞劒一曲庶因猛厲以通幽冥旻唯唯脫去縗服裝束走馬左旋右轉揮劒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劒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驚慄道子于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爲天下壯觀鄭超宗磊落俠丈夫文章高蓋名流見之皆辟易出其精鑒選爲文娛斯亦吳道子畫都之畫壁耳若康樂娛于清讌玄暉娛於澄江未足盡于文娛之壯觀也

奇女子傳序

陳子冬日居山中擁短褐偃曝於積薪之上執易學義一卷且讀且睡鼾鼾然適也已童子扣扉投一緘索序奇女子傳余曰易稱無成有終詩稱無非無儀女子而以奇顯非閨壼事也雖然河洛不載奇耦乎易不載兌少女離中女巽長女乎詩不載卷耳樛木乎春秋左國不載共姜共伯之毋乎其他中壘之列女有傳臨川之賢媛有世說何獨于奇女子而異之夫丈夫生而逢年或不得志以殁其磊砢光大之行或見於學士大夫之史書及逸民遺老之筆記猶厪幾有一二存焉者獨婦人女子生長深閨之中淪落于山陬海曲村墟草莽閭無限雖有奇無聞即聞亦不過如野燒之跡流螢之火若隱若現若存若亡而已故長卿哀而集之小加評騭其間有奇節者奇識者奇慧者奇謀者奇膽者奇力者奇文學者奇情者奇俠者奇僻者種種諸類小可以撫掌解頤大可以奪心駭目古來才子絕未嘗一盤桓出何也男子如日女子如月日則亘萬古常圓而月則有盈有缺有晦其得列于二史者盈之象也其偶見於雜家小說而未標其大全者缺之象也泯泯汶汶晦之象也若本無捐摘而不幸爲綺語人所點綴其蝕於太陽翳於雲霧風雨飛流伏匿于妖星惡曜者乎自長卿此書出譬如見月者或喜其新或美其滿或樂其萬里之清肅或快其重輪之華彩天壤間好月可槩則奇女子亦可槩也請無以六經解嘲矣

重刻董宗伯制義序

任思翁為諸生時嶽嶽自負不少下陸文定公延之教經伯達而中江莫方伯則時時引與談秇誦法毘陵唐先生不休思翁以此熟闇舉業家正脈絳灌董末之信也其後咲古文詞淡薄更進而求之古先生竺乾之書手批永明宗鏡錄一百卷首尾俱竟自此悟入懸解標作文訣數十字如華嚴字母如五家宗派如黃石公三略孫武十三篇雖有能言高才生跳不出斗走不出毫矣范爾孚助之眥斧游北雍大司成潁陽許公一見其試作拔為冠軍王文肅方為亞相貽書弇州公曰董玄宰親定其為本房第一卷矣已而兩魁榜對大廷如取諸寄海內傳賞其文皆謂唐毘陵文印今在雲間蓋指思翁也邇來舉子業變為荒蕪滿目皆黃茅白葦獨思老諸舊稿如日月之光老而長新江漢之水流而不腐季死藏之而復刻之意欲持以砥世範俗何忍復私其枕中之秘哉季死好靜坐句曲不屑以世務經懷覲親輦下因試北雍亦不敢與熱貴人相交闗策蹇南還丹鉛經史不去手宛然大宗伯恬澹家風豈獨得其文也

而已乎

來仲樓隨筆序

吾松貞溪故松雪趙榮祿管夫人外家榮祿往來淞上甚數嗣后楊鐵崖黃公望倪元鎮以避兵多與曹雲西游一時名人豪客含文章書畫外無事矣明二百年來松人士此道若續若絕獨吾友董玄宰踵興擬議以成變化書法畫格爲之一新蓋玄宰家甚貧至典衣質產以售名績曰此政如與人到門何論金帛若較量錙銖便是田舍翁致子豈能博尊賢敬士之報哉余口詘其言而心壯其膽每與余焚香披對各忘寢食甚則從千里寄尺一相聞娓娓無俗談大約起居書畫無恙而已玄宰裁鑑通明展軸未半便能批駁好醜眞僞一品題懸筆立就皆點胷銘心之語片詞落紙無賢不肖傳藏以去稍久覆視之即玄宰亦不自記爲已作也門人張清臣博雅工文騷有侯巴之嗜得即掌錄漸巳成編名來仲樓隨筆玄宰之樓在南城林樾之間以余數相過從題曰來仲余與清臣遭際太平日同玄宰商畧金題王跋之事玄宰官有盡而文章書畫確傳無疑後世亦于殘縑斷紙中想見玄宰因以嘆羨吾輩爲何如人則此書亦可稍得一斑矣玄宰上能直接米襄陽下亦不失爲趙榮祿流離項尾玄宰似爲差勝襄陽召對與天子共閱內府圖書錫賚賞識極一時寵遇之盛則今日尚不足以酬玄宰也清臣謂何

董宗伯容臺集序

容臺集者思白董公之所譔也大宗伯典三禮秩九卿觀禮樂之容故稱容臺古禮部尚書兼學士惟蘇東坡周平園領之儒臣豔爲極榮吾朝南秩宗差冷自京山本寧李公與吾鄉思白董公接席而來皆不久引年特賜馳傳歸士大夫高之亦二百年容臺未始有也往王長公王盟藝壇李本寧與之氣誼聲調甚合董公方諸生嶽嶽不肯下曰神仙自能拔宅何事傍人門戶獨好參曹洞禪批閱永明宗鏡錄一百卷大有奇悟已丑讀中秘書日與陶周望袁伯修遊戲禪悅視一切功名文字直黃鵠之笑壤蟲而已時貴側目出補外藩視學楚中旋反初服高臥十八餘年而名日益重四方徵文者日益多自上衮列卿臺察郡邑吏于旌詣門則公請贈遠謁貴非公文不賻則公請浮屠老子之宮則公請子孫稱地上觴文地下石則公請藩王戚畹以及三韓六詔百蠻之長懸購著作如雞林新羅故事則公請三家之村五都之市朝懐贋蹟而暮獵金錢依倚生活不勝記則公請夫海內文人亦多矣身當吾世而目見斷楮殘煤王聲價百倍者無論京山即弇州曾若是之烜赫乎度公所遭即思王八斗移之百函分身應之猶恐不給而公搖筆萬言綠手散去侍兒書記竟不知轉落誰何手也余與公爲老友凡有奇文輙出示欣賞其他散見于牋箋題扇卷軸屏障之外者甚夥賴冢孫庭克意料理懸金募之稍稍不脛而集墨公省劂乃始簽爲已作不然等身書幾化爲太山無字碑耳公七十有五餘至今手不釋卷燈下能讀蠅頭書寫蠅頭字間遇二三名流巨集抽覽即推去曰就中無甚秘密藏不必遊目也他人皆五金八石而公之手别具一丹爐人皆八陣六花而公之筆别帶一七首凡詩文家客氣市氣縱橫氣草野氣錦衣玉食氣皆鉏治抖擻不令微細流注於胸次而發現于毫端故其高文大冊雋韵名章溫厚中有精靈蕭灑中有肅括推之使高如九萬里垂天之雲澄之愈清如十五夜吞江之月漸老漸熟漸離漸離漸離漸近于平淡自然而浮華刊落矣恣態橫生矣堂堂大人相獨露矣豈惟臺閣體具存即漢唐宋以來相傳正始之血脈尚留十一于千百者非公砥柱之

功哉往公修神光兩朝實錄署副總裁嘗事擬以少宰辭擬北詹又辭既而請南乞休逆魏盜權于府中東夷弄兵于輦下士大夫震讋雷霆之威局脊救過不暇而後歎服公之先幾遠引坦坦如無事道人非生平名心淡識力高何以有此宋禮部尚書倪思云與其爲有瑕執政寧爲無瑕從臣其公之謂矣以此而發之心聲心畫雖欲不傳得乎若留中奏議纂要如干卷皆經宜付史館尚未流布人間確然元老晚年之定論神祖大事記之權輿也實錄竣期敢忘嚆矢爾應[illegible]之請俟異日焉

甲秀園集序

余嘗讀邕采館清課而奇之曰世乃有同心如費君者及是丁未小春君千里信使自通且以甲秀園集乞序陳子讀書滾滾萬餘言作而嘆曰吾甚愧費君余五十矣自恨爲蠹書魚而不能食神仙一字放浪林間如老猿病鶴而不能飛搴五百里外世有不朽如費君僅托之彼此神交安所謂天下友天下士哉大抵文章大業與經生不同齒欲少游欲遠藏書欲博取材欲精交道欲廣應酬欲簡起居欲適興欲豪神欲淡而著述欲富闕一則名不附目前非無名者慶榮而乎衰僅出之音耳君綺歲婣公車言兼綜古今詞聲出公卿上三十三而先後集合得一百卷凡生平詩文及五經翼歷朝史乘補遺詩草別紀皆在焉何言之雄偉巨麗至此也吾愧君君從父宦遊燕臺歷鞏洛齊魯魏衛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問七十子遺踪又嘗登武夷涉羅浮渡錢塘入吳越所至皆感愴唏嘘褰幃停騎播之咏歌與山川相映發吾愧君君家自文獻公逓至太僕琅函錦帙不下幾萬餘籤君括囊大典網羅百氏幾于三致[illegible]特矣

吾愧君君傄練淘汰彌釆彌精穴必虎子珠必龍合吾
愧君君交遊徧海內其最著如吳元卿湯義仍張幼于
虞長孺馮開之徐茂吳胡元瑞沈箕仲屠緯眞非晉楚
之師則惠莊之雅吾愧君焚香鼓琴罕遁世俗陶門常
鍵管榻欲穿吾愧君坐擁名園可笑可歌可釣可弋出
有魚刀入有鹿車誦讀而外靡知其他吾愧君[illegible]
信好爲德于鄉溝中杀下誰不飲君潤者而君指貲[illegible]
劵無所顧吾愧君悠悠忽忽似有情似無情似方之外
似方之內或汝然而泣或忻然而笑哀樂親疎吾不得

而相焉吾愧君是數者皆文人才子之助也君挾是數
者又輔之以斲輪之巧手扛鼎之雄才一顧生風八面
受敵日新日盛未見其止顧自謂此集一傳宿願已畢
千生輪轉不復向綺語中作活計余笑曰大丈夫辭富
貴逼人易辭文章逼人難君集度必傳傳且身親見之
雞林象譯無翼而飛㯼鋟𣏾筆方自此始甲秀園能久
臥君哉山中清課請專屬之眉公何如

棟隱園漫草序

余昔居于將山草堂土室半爲烟雲所埋閉門高枕畏
聞人聲惟刪花洗竹之暇拾殘蕉敗柿書古人一二可
喜者以度隙影及讀老氏之知希介毋之焉文未嘗不
兀然自笑其勞然落落品外之韵時近時遠而世顧未
有合者晚得吳伯度先生先生清明豪爽恥談戶外事
軒𨌺營目意無可一世世亦無有傲所長以難伯度者
伯度之湖海似吾家元龍其嬈于病而謝舉子以放乎
四游六合之外返而浮沉于黃緇及山水嘯歌之間率

大約與予調同而嗜合伯度之齋居也冢宰公之藏書
在焉標緗芸帙映帶几上如五色雲而伯度坐擁其中
有書隱梅花清寒菖陽倚之有花隱米海岳之二石亭
亭樹根不滅欝林仇池有石隱伯度挾此三隱爲魯衞
秦晉之國相與高臥以待老品泉焚香摩娑金石之文
次第成篇其言皆汰吐經術兼綜竹書鴻寶之餘而佐
之以湘纍漆園使人如握麈尾披松風而聽鶴鳴之在
陰也以伯度居恒自負上宜與鄒枚箸筆螭頭次亦不
失建安西園鴈行班席乃坐令鋏冷篋中而桐鳴爨下

郎棘隱所撰猶有漸離彈筑王處仲擊唾壺而歌伏櫪者嗟乎伯度舍子孰爲倚而和哉雖然千秋之業宰物悋諸王公而微與其權于草莽子荆之遂初長統之樂志雄之玄符之潛夫孰非隱人動伐也且伯度不聞而祖之有季子乎脫冕遜跡翔千里而觀十五國風至今稱閎覽博物者非以其爲吳之隱君子耶此可以方伯度矣

古今粹語序

余逝峯泖間如秋蟬翳葉無四方之觀又家少秘典僅於殘書中蠹游三十餘年未嘗一食神仙字頃與張君陳君論遡來諸家其好古者鈎棘僻澁摽剝奇字怪句以爲超兩京而軼三代然使人讀之舌本强而不快帳嗉鬱而不舒即使作者自覆其文至不解何語此泥古之過也高才生聞而笑之曰夫夫也何自苦爲于是掊擊先輩幾無遺膚而悉以方言里語雜見于文字中蓋始於卓吾老子而孟浪者借以野戰空疎者借以藏拙

而庸知村墟之巫祝非禮也市儈之嫚罵非狹也不文之非文而不修辭之非辭也此泥今之過也泥今者如以徒史書施之金石碑版識者嗤之若掇古人之皮毛而失古人之神理如龍馬之圖虫鳥之篆岣嶁石鼓之文豈能爲箋奏軍符乎哉古有古之粹言今有今之粹言二者皆時爲之而血脉條理古今人非甚相遠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第採而集之何如耳張陳二君子皆博雅大儒而制作尤精鑿故此選獨嚴所謂寧爲賞鑒家無爲收藏家者也余故僭敘之簡端

甌餘漫錄序

余居白石山雪夜與衲子一二輩吹榾柮火擁曲綠床煨芋斫朮迥然人表久之抽裹帙中書無可讀者因出甌餘漫錄覆視之遞相欣賞一衲子笑曰正如撥爐得拳大黃獨雋快不可言余曰否更有進者此鄴侯向唐天子所啖蒸梨耳甌餘錄者撰自吳興閔康侯康侯精公車言跐跛詞場于少年無兩居恒閉關縱讀天下書檢括洗發筆舌縱橫上自六經旁及九家二氏以至先民話言朝家故實甚而山劖冢刻牛蛇鬼豕虫魚之奇無不反覆推勘如老吏獄如綱中禪如戶婚按檢如軍符尺籍非博之難其精覈難也三吳好佻香艷有餘而深遠不足世家子弟非格五博六則斛斗滕觚即最號知名之士排蕩通率取意于大人游及少年行而止矣康侯爲宗伯名德之後才情橫溢顧能類首而就于秋卽甌餘一錄不能盡康侯名山之副然而閎辨淹雅小者可以佐鼓掌挑解頤其精者卽裴僕射談名理張司空談史事不能以麈尾難也余山居薄有撰述不足傳而爲他氏竄入僞書幾大半讀甌餘錄彌媿無以當康侯而康侯固徵余一言弁其首且訂與日爲百尺樓上語余何能藏拙則姑倣蘇門子噌然長嘯數問不對康侯其奈我何

妮古錄序

予寡嗜顧性獨嗜法書名畫及三代秦漢彝器瑗璧之屬以爲極樂國在是然得之於目而貯之于心每或廢寢食不去思則又翻成清淨苦海矣夫癖于古者發胠篋椎冢墓帝王而巧賺僧藏文士而佹奪人好及其究也至化爲飄風冷烟而不可得夫至于化爲飄風冷烟而不可得也則收藏家緘扃封閉傳之後世可謂古人之功臣賞鑒家批駁其眞僞醜好窮秋毫之遁情振夏蟲之積瞶可謂古人之直臣余無長能見而輒記之此雖托之空言亦不可謂非古人之史臣也楊用修云夫書中有妮字軟纏之謂乃笑以妮古名錄

香案牘序

甲午三月郡文學就試荊溪余出城南讀書孟直夫郊居不五日而客有跡者挈罌相餉余與客班坐樹下視樹影所至輒起遷席風日淡宕則枕席紅花田以隱囊博山酒槍佐之有古陶斗柄如鸚鵡啄腹如瓠冊砂綉蝕厚如指甲者數片班班桃花色而斟酒有異香蓋三代物也出以酌客客爲引滿已忽聞林端反舌聲時改夏矣而聲小澁余戲指之曰何異文通才盡又笑曰豈老氏多言數窮耶客亦大笑醉去余與直夫退而相對起居無恒時慭磯頭橋畔布衲寬博落落不知何如人村中父老小兒習余無他則剪薔薇花縛蔬笋餽予予愧謝不能當已復余山人摘茶寄余試以惠泉絣碧泓齒蕉衣竹粉婆娑北牕爲枕書而臥臥起抽一編讀之則浮雲山道士仙史在焉出道藏鹹字函卷三十有二所載古今眞人列仙四百四十有七顧其言不雅馴余與直夫汰而洗之存其奇逸可喜精爲一卷以資麈尾其名香案牘者何居曰仙牘玉宸吏司之如項羽所謂書不過記名姓而已

品藾錄序

昔郭林宗裴行儉雅負人倫之望品藻臧否貴賤夭壽毫髮無遁逃降而至于上官婉兒手定沈宋之詩覺筆端有眼眼中有瞳今學士手制舉隨人妍媸漫不知可否甲乙豈品藻出兒女子下哉長與長孺丁先生文章節義震天下歸田以來日向老梅修竹中膠拳弛口縱讀天下書課功之暇閒屬陳貫之走索四方名士文縱加品題曰玄曰逸曰才曰工大較如書品庾肩吾李嗣眞張懷瓘而裁覈過之昔山谷居涪上好批駁文字自笑中州舉子習氣未忘長孺亦豈爾耶雖然假令先生出當啓事清簡通要不減裴王今退而浮沈山澤閒僅僅于故紙堆中作考功令尋行數墨以定文品之高下此僅勝于神仙爛柯英雄結帳以自消晷影而已讀其選且可觀世焉余謂長孺此集部置整齊如司馬兵法詠笑嘲詈如優世東方而品藻非文中董狐則藾林之裴郭也陳貫之曰眉公品外人當自不妄請題數語以質之先生

劉無競程墨選序

逞於鹿城遇劉無侶片語投歡已聳其仲子無競文采氣誼與無侶頡頏詞苑中嘗委心陳子而恨不得寘之塵尾閒至是丙丁程墨成乞序陳子余惟士平居佔畢揣摩百變期以當主司而已然才太高膽太大望太奢則時跳而引于矩矱之外稍見擯罷如渴龍無泉怒虎飲鏃跳擲震悼鬱咽而無所洩往往舞筆破觚而出之悉浮氣所憑耳至程墨如謁帝庭左鑑右史如從法駕前驚後衛此豈可以草草與之哉蓋眞精神所寓焉昔魏武徵劉曄蔣濟胡質等五人濟質等每舍亭傳未嘗不講禦賊料敵行軍進退彼我虛實之數劉曄獨臥而不言濟問之曄曰對明王非精神不接精可學而得乎知此而程墨之奇立見矣無競苦心此道又負精識每奏一篇與弟衡量而讀之細爲品隲自丙丁以來諸作者之精神無一足以遁君者舍程墨而別求草莽之言此蔣濟胡質亭傳中揣摩語無競兄弟臥而不聽者也

九峯社草序

吾鄉九峯一味頑青鈍碧耳猷就中有十數靜侶讀書嗽虀鹽於此客有歸自新安挾黃山驕之余解曰子丕讀九峯社草耳其香氣溫潔則朱砂湯泉也傲則雲髯猿也怪則散花菴平天硔老松也峭拔則光明頂也蓮菌輪輪則天都峯五色綵雲也廣大靜深則黃海也如峯不足以當黃山請以文敵之客有聞而笑者曰九峯黃山無之而非吳也即文亦吳趨也吳不能當天下十之一可柰何陳子又解之曰非也延陵季札聽樂而知興亡與晏嬰蘧瑗公子荊言則見微而使免于難非吳之閎覽博物君子與陸達夫韶作催粧詩援筆立就辭甚美宮人宋若蘭姊妹以其吳音才捷作詩嘲之達夫報章六宮大咍別賜宮錦楞伽餅唾盂各一一時海內才子不得望也而吳趨顧可忽乎哉

代嘯序

蘇門山中人善嘯發響如鸞鳳所居土窟夏編草冬被髮於世無求亦無所觸其不平也彼且視嵇阮輩爲鹿豕又安知不視魏晉朝爲塗炭哉觀其用光用才之說大意在于保耀全年故一槩托之乎默然神農虞夏之感歷落胷懷眉目覩夫曹篡馬奪諸名士駢肩而爲戮則有獨舒浩氣于北山之北而已盛子集諸同社皆高才生偶不得志于時者以文代嘯早借以鳴其不平乎斯義也蘇門仙人擅之遜羣公子言之矣其言曰延廬生集同好精性機研玄奧挾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則發嘯之本也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不洿細不沉則肖嘯之似也苒弱柔撓澎濞奔壯橫鬱滔涸綠眺清昶則倏其嘯矣皋蘭猗靡修竹嬋娟吟咏發散絡繹飭連滌蕩無累離俗飄然則其嘯也歟將文代嘯乎嘯代文乎諸君子有光而能不用其光有才而能善用其才其爲蘇門之所與無疑矣昔宗茂涑善書自寫孫阮對嘯圖于行障上坐臥玩之後人有得之者每夜聞嘯聲起壁間山谷

皆應吾願善讀諸君子文者于嶨游鳳巘時試一㴐焉何如

屯雲居寤言序

余草堂多在九峯間鹿車魚刀獨往獨來間挈一二道客自隨往往以事逸去客笑曰安得武陵源朱陳村雞犬花木耕釣婚嫁老死不出鄉耶余曰寧望是是山數里內倘有高流韵人剪茆椒築巖戶絃誦咏歌而余得負琴腰笛而從之不勝許由東家隣乎希子沈報余曰張伯復先生近且經始細林斧石而鷲嶺出鑱路而鳥道見不風而濤松有萬章不遠而至峯有數點臺可罥月溪可釣雪它橘柚花藥叢篠偉篠四面輔之堂垂成而隣父老來觀者嘆息曰不意王屋張公舊遊而今果俎豆于此公而有靈鹿窩鶴館月潭雲洞庶其曳杖而來斯乎余聞之大喜迫往覘狀如希子言而其奇更有不盡吐者得伯復子裏子念父子之記若詩而山之奇始無憾自古祖孫文士惟謝玄之于靈運杜審言之于子美不聞子而孫孫而又孫若組繡烟霞點繪泉石一家麗藻將與簡文古碣素雲仙蛻共傳于無窮而余亦得往來此中所謂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今且實允蹈之第未省武陵朱陳曾有此素心兩人否

孫楚惟探珠草序

吾嘗恨范少伯報吳沉着而不痛快，伍子胥報楚痛快而不沉着，惟子房兩無憾焉。其他詩文而至韓杜，書畫而至顏魯公吳道玄，皆足以當之。不意垂老得見高陽孫楚惟探珠草。吾聞楚惟異材博學，嫻古文詞，詩歌大噪人口，而又驍雄魁岸，工騎射，善飲酒，飲數斗精明不亂，抵掌古今朝野天人王霸之辨，皆鑿鑿曉暢中情窾，雖子建之逢邯鄲，管公明之遇田子春，殆無以過也。楚惟嘗省覲榆關，腰弓插矢，平頭單絞衣，控匹馬往來關吏倏，人不知其爲孝廉，且不知爲樞相子。樞相臨戎，楚惟數陰爲運籌，大有所補益，推轂正人，夾袋名將，世人不盡知楚惟，楚惟亦不願以此見知于人。其居恒沉着痛快皆此類，而又何疑於文哉。楚惟苦心于文，正如珠藏于淵，而欲縋數萬丈不測之底，索而求之，雲霧滃生，霹靂怒鬬，其不與珠皆沒者幾希。今得珠如丸如邪，如大月光明陸離，幾不免爲南宮按劍，吾誠未得其解。雖然，智者不問珠而問龍，楚惟人龍也，方且抱珠熟睡，而又誰探乎。宋獻孺曰：眉道人何從知之？陳子曰：孫思邈與老人語而驚曰：此龍無疑，蓋口涎香也。今楚惟字字皆香，非龍而何？世目雖憒憒，寧渠出賈胡老波斯下，將百拜而購君之珠者至矣。

白石樵真稿卷之一　終

序

松江志小序計五十一條

沿革

志不可狹寥也吾松歷禩緜邈分合靡常初曰婁繫婁者則書已更吳郡繫吳郡者則書已更崑山繫崑山者則書已更海鹽嘉興繫海鹽嘉興者則書若僅考松江之故實而舍此不復網羅焉得無有放失於史冊見聞之外者乎俞彥直曲引旁搜首拈沿革爲第一義沿革分明則綜敘山川採掇人物或前畧而後詳或今無而古有確見案據非假借而攙入之也此志之權輿也

分野

大官家儒者罕習之然方野分星考驗水旱災祥之故一一皆德穢召之天道非遠而實邇也無輕民事輕厭躬世故有王人具觀察智者書之以待

鄉村

元制邑領鄉鄉領里里領村邇雅云鄉者向也衆所向也錦衣持節鄉里詫之何如朱陳老人村之猶太古也

戶口

王制令縣官歷十年一籍其民上之天府觀師帥之政焉膠東僞增宇文括羨史氏鄙之松役繁賦重力不支則鳥獸散矣戶匿而責之佃主逋而償之客相牽逃里避家如佻國安得不弱也今土毛如昔而生齒日繁管仲曰衰世若有餘非有餘也嗜欲多而民心躁也其吾松之謂乎

鎭市

民亦所在而聚矣城可曁乎古曰聚唐始曰鎭朝前市後斯亦都邑之翼衛也雖然駘師駔伯如肆鮑魚遠市習易去市心難古以朝市並稱何爲哉

坊表

坊者表也表賢如通德表貴如鳴珂古者所以表里也然賢賢少而貴貴多所謂記姓名而已有志者宜何取焉

山

東南龍脈遇海而止元氣蟠演發爲柔木之剛山不能勝水而拔地卓起本背相牽相連强爲詭隨附麗其骨

九與龍門砥柱同人才間生率多品勝厥惟肖哉若禪
宮玄館今昔品題東坡所謂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
自然得路其惟志乎故併綴其名于山之下

水

管子曰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曰經水入於大水
及海者曰枝水吾郡之水上源天目下委海王相距數
百里潆洄溯湃其間承受源水之來者為湖為淛而導
引委水之去者為浦為江此一郡大脉絡也若夫涇渠
港瀆連貫而分洩其不駛者圖經所載五百九十有一

日受兩潮之灌注沮洳湮塞巨者已失故道況細流乎
其亦名存焉爾錄之以補乘經庚紀之遺

物產

吳都賦云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珠服玉饌自
昔稱之然平疇無高山奧區羽毛天喬率皆凡材也亦
何足載名山經鏤形夏鼎且而鳴吠相聞芻牧相守鄰
封所共豈一郡掌故得而私焉惟是品題獨著見于古
今人之說記者即私以為異可也

風俗

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史無臚載者載之自應劭風
俗通始其後荊楚歲時記東京夢華錄皆昉于劭而郡
國志亦不廢焉吾松正德辛巳以來日新月異自儉入
奢即自盛入衰之兆也吾友青蓮子有風俗二十四變
而未敢暢言之者何曰太上因之也昔子貢觀蜡以為
狂夫子曉之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蓋因民俗而不嚴
為之禁如此第去其太甚而已

田賦

松江財賦之鄉田下下而賦上上近者軍興不息而國

計單虛非特小民枵腹攢眉即上官催徵之時亦且含
涕獻朴而不欲正視之矣此豈得已而不已哉余為是
獨詳賦額而先之以八故終之兩大害此賦之大綱骨
也後之吏茲土者幸詳覽焉

歲計賦額

頃　皇上勤恤民隱特命司農纂修經賦臺諫監督之
郡國上臺察臺察付戶曹撮總彙凡釐訂天下會計出
入之數甚盛典也若郡志賦額則異是徐文貞公曰吾
松田賦浩穰長吏辱臨于此文者厭其俗清者苦其繁

卽經賦一冊未嘗過而問焉悉付之左右飛洒那移莫可窮詰甚有因而去其籍者故復于會計外詳著賦額于篇附存志中以爲神明卓異之助特在耐煩一磨算耳非碎也松困于賦久矣所謂告司馬君實不得不多也

賦議利弊

吾松一郡之賦幾當大省之七古未有也陸士衡詩云余固水鄉士攬轡臨清淵若江浦湖泖居地之半昔人所稱吳之水如棊枰吳之田如川谷吳之民如棲苕葦之末而飄搖無所定薄地盡力亦盡矣況可橫加以無名之征不減之賦乎亦窮則變變則通之日也因集先輩憂時至論著于篇以俟仁人君子如周文襄其人者採而行焉

役法

三縣役重已極非獨當役難卽審役更難下則身家俱斃上則心口兩窮此豈細事哉昔溫公蜀公與蘇文忠兄弟反覆專論役法蓋處置得宜非獨安小戶以安大戶且欲便前官而併便後官也故十年編審催徵五年編審收解凡抱桑梓之憂獻芻蕘之議者詳哉乎其言之矣幸賜覽而講求焉無聰明射覆無鹵莽完局蓋生靈以合縣計歲月以五年十年計一不妥而倒懸可知也

荒政

古云救荒無奇策此言似是而實非也長吏盡心設處而士大夫以實心策應之何事不辦若議論煩多文移展轉其不索于枯魚之肆者幾希此口上救荒紙上救荒耳活數百萬生靈勝二十四考中書令如富鄭公之于青州何嘗不奇乎又聞陽明先生云饑民必救亂民必斬荒政之奇更盡括于此矣救荒如救焚何可不載故特補前志之闕

鹽法

洪範五行一曰水潤下作鹹此管仲煑海富齊之法也吾朝召商種屯實粟于塞下而取償于鹽引則富商兼之以强矣自葉淇倡折色而鹽政壞邉與腹商與丁皆貧憊莫能支而姑爲吾松計恤窮丁清占產均攤偏重偏輕之額而庶乎稍救于萬一也志鹽法

織造

王者垂衣裳而治天下蓋取諸乾坤尚方天府歲供法服禮也第窮簷絕塞之下不有杼柚其空頻嘆于室者乎又不有臥牛衣之寠士褻鐵衣之邊士乎以此思寒寒可知也今　皇上踐祚初年首停織造三縣額設機編漸可望減　聖明儉德普矣哉

水利

萬曆戊子大水　上特命憲副許公來江南陸文定公語之曰治水者大約以神禹爲法以孔孟爲衡濬江導海孟子之水利也盡力溝洫孔子之水利也許公用[illegible]其言幾耗數萬金錢而迄無底績夏周諸公惓惓以修圩爲第一義其溝洫之遺意乎破先列　敕諭次列治策治績而乃以治田終焉

城池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春秋書城二十五城者盛也所以宅民而禦暴也墻止及肩水不沒髁金湯云乎哉凡郡城邑城以及沿海要害諸城版築之畚鍤之[illegible]府剝庶幾有扞乎議者謂城如斗大創議式擴似[illegible]府庫告單閭閻稱匱莫若尋前人之遺緒而歲加繕治之堞如飛雉濠類貫虹而後徐及于擴城之役未晚也是標是本以俟老成者采而擇焉

倉廪

人非城何以自衛城非糧何以堅守修城即修倉爲儲粟計也儲粟即覈有名無實之弊以飽待饑以無事待有事爲守城計也衣袽苞桑故即次城守之後

驛館

松地偏路僻輿輪蹄輻輳者不同名遞運所不名驛也牖仰郵傳之義年來多事走文移如鶩夕不留行矣厥惟艱哉

壇壝廟祀

尚巫尊鬼好禮君子所不道也然廟宇壇壝載在秩祀者實有靈德以庇我邦人祈禳報賽昭答如響地而壇屋而廟豈叢祀中無名之土木耶頃鄉氓無知曾不識海忠介瑞周忠介順昌爲何如人而革航爭輿以迎導之鼓樂繪旗所在而是蓋人心之神即神也昔石慶爲齊相則[illegible][illegible]相祠欒布守燕郡則有欒公社今得無類

是乎書之勸忠非以語怪

官署

叔孫雖一日必葺館而後行第五倫雖一宿必掃地而後去諸葛井竈謝玄履屐自古大豪傑之作用正如在微細處不滲漏耳而況官署乎一人向隅當有閉閤之思四郊多壘不無垂堂之懼徹戶牖以桑土嚴屋漏乎鬼神皆官署中大人事也不敢傳舍官署者還從不傳舍其官始

學政

三代以後人主武功定天下者往往緩于文字漢歷高惠文景而太學未建也宋歷太祖太宗眞宗而州郡學未建也我　聖祖未登極前之三年立郡縣學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學八年詔立社學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斌斌有鄒魯絃誦之風故余著學政并系社學而義塾兼附焉志　祖宗初制也

兵防

漢邊郡太守綰銅虎符得自興發討擊名為守實郡將也第當事者治錢穀簿書不暇而暇理兵事乎惟名守

典郡司馬共持籌而經畧之訓練世胄材官良家子而松有爪牙矣馬似游龍船如使馬而松有足矣多儲粮糗而松有腹矣瞭望明偵探信兵無虛伍糧無虛額陸路水路之門戶無所不詰火戰水戰之器械無所不具而松有手眼矣如是其能乘釁蹈瑕以撼我張虛駕舊以嫚我乎況帶江襟泖濱海外寇少內盜多松非百年無事之國也未雨而桑未病而艾豈鰓鰓過計哉

守令題名

昔楊文貞既為三公恨未嘗據郡典邑何曷[illegible]為劇縣

不願為臺閣蓋守令若斯之重也吾朝令著最績者下尺一召入臺省而守若以常調待之獨不聞永樂間黃公榦守松二十餘年乎宣德間楚公豫守松十五年乎　賜敕馳驛詣任　賜銅瓜得專擊殺　賜宴午門尚書陪席賚衣鈔皆有差近　皇上出臺省為郡守蓋規模　祖宗時成憲而更得兼行久任之法何憂百姓之不洪永若哉志守令題名

王霸治績

吾松江見禹貢自神禹疏鑿三江而震澤洩矣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秀治吳而被髮文身之俗變矣康王設衛以鎮海壽春築城以畜衆仲謀造艦以破曹繆平王騰假置營田其功德大有造于吾松歷歷載在掌故胡可罔也故首書王霸治績以志弗諼

名臣宦績

長吏一報殊尤之擢相與攀行轍碑去思士風近于厚矣及問先朝循吏捍大患郵大災砥大節鑿鑿著人耳目者至不能舉其姓氏甚有經百餘年而不登之名宦俎豆之祠烏在其三代近道也余故于臺察郡縣以垂一命而上無微不錄無隱不搜大抵後諸公而不亡者石也後石而不亡者文也石不言志言之矣

國朝名臣宦績

正已率屬察吏安民此臺察座右銘也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此博士座右銘也苟存心于愛物雖一命必有所濟此幕尉座右銘也郡邑長何銘乎陽道州曰撫字心勞然不若撫字心閒行所無事則閒矣曰催科政拙更不若催科政巧知所先後則巧矣神而明之有先朝已事在

選舉

呂東萊云取士科目不見于經然攷之魯論皋陶伊尹非選舉之始乎吾松嚴助舉賢良文學陸康舉孝廉陸績舉椽較去弓旌遠甚及 明仍隋唐進士科獨稱彙選士以此自好莫敢跅跎敗羣而前輩亦相與成就愛惜之以待國家緩急之用即天意亦若偏私偏重于科第諸賢而必不旁出于草野屠釣之內四科三立何其袞袞相望也夫 明主齋沐焚香求之于禁中又錄其名姓扃藏于 天府焚告于 祖陵此與成周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而受之又加重矣嘻是不獨為松告也

封贈

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此猶指敵已以下言也若 王者曲體人情疏恩及于所自出煌煌綸綍榮晝錦而耀夜臺則愛敬孰大于是至是而君恩彌深臣報彌重矣若封君宜何如大丈夫磊磊落落起倒自由中年以前決不欲憑藉父兄流而為楮為驕中年以後決不欲憑藉子弟流而為跼為俗斯言

也吾嘗聞于田野有道丈人云

鄉閭

語云去官而欲謀之于此必不得之數也士大夫晚節未能拂袖便行强半牽于一蔭耳先正有累疏堅辭者既不敢濫叨　朝廷恩澤亦不願以區區子孫之故遑心易面而事彈射之新少年也其識卓矣雖然李贊皇范忠宣皆當世如雷如霆之偉人也而以蔭君起家何詎出科目下哉松果有若而人乎請拭目俟之矣

封爵

江東閥閱推朱張顧陸四望姓而纓緌棨戟半出于松吾　明僅衛宣城一人耳　朝廷恐賞浮于功故弄印不忍畀臣子恐禍生于福故納履不敢遲如是而名器可榮亦可久也志封爵

賢達

初績顧文僖人物自正德已巳至嘉靖止而隆萬則姑有待焉俟論定耳俞彥直計偕歸更分析諸科其列名仕版者改名臣而稱賢達仍王屋張先生上海志之舊也先生曰後輩事鄉先達寧爲春秋調人無爲公穀輪

墨正直忠厚剤而東之庶幾善善長之遺意哉

篤行

蘧瑗不變節於昏行顏淵不改容于夜浴世尚夸毗矩枯株槁箨無有心幹善乎郲兆之言曰忠信篤行乃食之醢醬獨孝友乎哉不言躬行中多嚴慎如莊叟所云爲善無近名者斯亦慥慥之君子也

文學

漢尚經術別有文學掌故其次藻龍虎之章熠鳳鸞之羽抽毫拂簡智思入淵郡不乏才彬彬郁郁于斯爲盛

矣宋景濂曰文學之事身任者衆要以聖人之文爲宗濫觴無已軌諸仲尼其在游夏之徒歟

隱逸

天地閉賢人隱今刈楚求材掾罝徧野空谷幾無人焉則上有堯舜故也吾鄉舊多隱跡無慚箕潁而姓氏可攷率皆恬巳垢物懷璞自寶者流璞見剖爲珪璋一抵鵲即瓦礫耳可不慎歟

藝術

琴了無聲奕了無跡志士惜陰見而嘆息醫決死生卜

斷吉凶、司馬季主、扁鵲、倉公具載史記、志將無同、故有
醫俠巧奪神功、品超藝外、名在術中、

賢媛

鳥有鶼、失偶則不栖、魚有鰈、去一則不游、物尚如此、而
況人乎、故郡有節烈婦、志不絕書、以附于古者哭市崩
城、投淵化石之後、此女中張許也、其次養尊婞扶門祚、
辛勤數十年、手葬六尺之孤、復還之亡者、此女中李酉
于郭汾陽也、雖然、形管青編、必節烈乃錄、何異、見樹而
采其枯、見月而取其缺、可乎、太史公不爲婦人立傳、若

貞婞以俠、陵母以智、皆得書、則史法可知矣

游寓

彈丸峯泖、游者不鄙而辱臨焉、寓公客卿、館于是、粥于
是、聚國族于是、長子孫于是、其否否者、往來漸熟、兒童
牽衣而迎之曰、吾家先生至矣、清風古道、高咏微言、尚
在詩筒酒瓢間、寧忍以飄風視之乎、志游寓、

方外

世網如八陣圖、迷入輒不能出、泬波劫劫、寧知蓋宮裏
嶺、別有道人、在乎吾松向稱寂寞之濱、往來雲水、代[illegible]

遷跡、若神輿之游、際極、詣會不啻、嗣萬年、冰也、道在塵
外、夫豈欺我、志二氏、

第宅園林

郡內外第宅園林、雕峻詭壯、力窮而止、有秉燭一覽、眉
輿一登、而終身不得住者、又有俄轉眼而易姓、俄百年
而易爲蔓草寒烟者、華顛降吏、慨焉傷懷、而後人廣求
方幅、遑遑、問舍、如故也、今志書所存、髻之詹前燕泥雪
中鴻爪而已、讀平泉遺誡、乃知巢公巢壺、公壺未爲無
見、范文正云、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志

第宅而園林附之、

古蹟

志以志古也、滄桑雖變、往志可等、畫家揣摩、圖爲粉本、
騷人覽眺、採作詩題、或若亡若存、若承訛、若摭實、吾不
得而定之、則付之漁樵閒話、質之弘覽博物之君子、而
已、志古績、

災異

春秋書災不書祥、志戒也、古者遇災而卜、師有規、工有
諫、瞽史啇夫庶人、以奏以馳以走、蓋夙夜實廩廩焉、[illegible]

之意若曰、令人喜、不若令人懼也、志災異、

塚墓

墓者、暮也、長夜不復旦矣、古今墓碑纍纍、非賢子孫世守之、不得跡、而跡之村豎田翁之口、孰若反而求諸志中之志、猶可攷也、隋楊俊曰、人生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此塚墓所以記之志也、

葬外郡墓附記

昔范忠宣陪葬山陵、後人求之不得、痛哭數日夜、忽大雨淋漓、始得碑碣、墓之不可不志明矣、今錄郡人卜葬外郡者、以便百世後子孫訪尋焉、舊志無此例也、

兵燹

新安胡司馬曰、昔之防海、重防其入、今之防海、重防其出、蓋島夷與不逞之徒、皆能窺我圉、決我藩也、往自福寇蹂躪吾松、後中倭難、迄今八十餘年、無警、絕不聞兵燹二字、然老人談及寇變、猶惴惴有戒心焉、優而養之、迫而陷之、幾幾乎爲寇之所乘、若夫料理未來。繆綢善後而兵燹之始末。戰守之機宜、皆在目中矣。

寺院

浮屠老子之宮、金碧照天、鐘鼓動地、獨吾 先師殿則不然、正以淡勝之耳、顧老有猶龍之稱、僧有三代威儀之嘆、卽孔程且許之、人其人而廬其居、昌黎子得無過激乎、神道設教、存而不論可也、志寺觀、

著述

班孟堅創藝文志、列名氏、不錄其文、蓋文不可勝載也、吾郡自漢魏以來、作者代興、豈不家金鑄而戶絲繡哉、惜秘藏于笥櫝、而漏落于誰何手者、未能一一訪求耳、嗟乎、著述如野燒、草灰而根存、亦復如夜書燭滅而字在。故藝文不勝錄、而錄著述之名氏焉、讀其書、知其人矣、

詩品

志立藝文、多有玉石魚龍之混、俞彥直從前代以及國朝、其琅琅有聲者、著爲詩品、而餘則散見于山水歌中、爲先賢張憮在此、爲先賢不敢濫觴亦在此、卽題曰雲間詩話可也、

畫苑

王僧虔論書或以其人可想或以其法可傳夫畫亦然自來善書者必善畫畫法卽書法也古之蕭散韻士以此寫其性靈非積數十年精神不行書後人朝吮毫而暮索薦牘適以洗璽亦壁而已東坡曰退筆如山何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敢以爲畫苑書諧法

志餘

采書購訪以貲郡乘不惜輕舟重幣求之取信不取誕取常不取怪取其羽翼名敎而不取曖昧垢穢之詞蓋

幾愼言其餘哉昔徐鉉好異凡賓客不能自通與失意而見絕者皆詭言以求合洪邁急成夷堅多取舊事改竄首尾年月名氏雜投記中而不自知其罷雜至此也語云食稀者不肥況非稀乎抑亦稗官家者流志如左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序

佛說經初華嚴次鹿苑次方等次般若次法華而般若有五時之異謂大品金剛天王光讚仁王也金剛一經而又有五譯之異謂後秦後魏梁隋唐也秦鳩摩羅什創譯一本于長安城名舍衛國流支重翻一本于洛陽城名舍婆提眞諦又翻一本名祇樹林佛陀耶舍又翻一本名祇陀林玄奘又翻一本曰誓多林而流支所翻則兼帶天親釋論三卷天親得之無着無着得十行偈于日光定中出定而授之者也自釋論流通謝靈運

琛慧淨俱有註釋而道義法師參總之又有集註般若三卷玄義兩卷李長者爲之敘行于唐而晦于明今所見者僅圭峯中峯與長水刊定記而已吾鄉朱仲升日與張宿甫博採古往諸註汰其煩瑣剪其重復凡有玄宗奧旨悉部署發皇于分科之下明白如日月廣大如江海現同懸鏡拼解連環無論新學初進一覽易知卽使與經獅律虎揮麈高談登壇送難必能嗑狂解標正見仆旗靡轍于金剛王寶劍者未省屬之誰何氏余觀金剛經果報火可使返水可使出疫可使蘇厄可使脫

枷杻可使自釋、刀鋸可使自落、冥吏鬼使不敢近、五道大神太山山君不敢錄、諸天設寶蓋覆之、浮圖貯之、閣羅飾金軸琅函莊嚴之、金鈎龍頭幡、碧字金書懸颺之、其種種福德、即書寫誦讀、且不可思議如是、況以宿父仲升、且註且刻、血與天親無着羅什玄奘諸佛之精神血脈、遞相灌輸、天壤有盡、利益無窮、身游人間、名書帝籍、此經所在、當有八百金剛日夜擁護之、使誦者、因註解經、因經解、無所住、因無所住解、離生死、其排衆苦、永福壽、又直細事矣、某何幸得與參較、故歡喜踴躍而敘之。

本一禪院志序

松郡北庵、在妙明橋西北、舊名北道堂、宋宗室趙孟僩不屑仕元、托黃冠、游雲間、更名道淵、又五年、髠髮爲浮屠氏、再更法名曰順昌、號月麓、又自號三教遺逸、改北道堂爲本一禪院、其族弟趙松雪孟頫數來訪之、因請天目山中峯禪師至院、登堂說法、月公實開山第一祖云、月公七十餘坐化、其後延空林性空來嗣院事、緇素歸之、式擴大雄殿以及廊廡、庖湢畢具、有雙松堂、堂之壁、趙希遠所畫松也、有梅影軒、軒之壁、吳仲圭所畫梅也、有幻住山房、中峯寓室也、有得坐軒、月公燕居也、有古亳泉、中峯棲弁山之黃沙坑、漁者得雲溪片石來獻、刻古亳字、而入院鑿井、井水沸發、即題曰古亳泉、故以名也、故伽藍祠、祠周宣靈王、其神曾扞禦紅巾者也、有爪裏佛、纖細如髮、唐李昭道製也、有西洋簇錦被、駙馬太尉瀋王贈也、有呂樟、植自回先生、挂瓢辟蚊處也、有古錚古鐘古鼎、宋板大藏經、 英宗皇帝賜本也、其他不能臚記、或燬于兵燹、或攘于游衲、或散佚于本院住持、而院基亦半漁豪貴家矣、況能紀姓氏香火于永永

乎月公台之黃岩人少游謝南齋歐陽巽齋劉須溪朱
約山諸公之門文丞相開閫江浙辟孟僩與之偕抵吳
僅十日其環衛王邦傑以城降元授邦傑安撫使孟僩
吳江尹孟僩稱疾不就遠遁雲門後聞文相徇難燕京
撰文遙祭涕泗橫流臨終說偈曰文山之客千古忠貞
蓋至死不忘故宋如此悲哉今人但知月公爲開山祖
不知其爲趙孟僩但知建文時有雪庵和尚不知宋末
有月麓和尚余故屬超然特刻中峯月公松雪三像以
見緣起之所自而意則表章月公之忠義也余嘗考松

雪趙府君阡表出宋藝祖自秀安僖王後歷嘉定咸淳
由蔭官迪功郎至正議大夫沒十二年而宋祚易姓至
元二十四年召其子松雪詣闕拜兵部侍郎入直集賢
出知濟南府罷歸夫孟僩孟頫等之宋宗室也而幸不
幸乃如此嗚呼死生亦大矣死生徹進可爲文丞相退
可爲月公死生未徹即官至學士書畫至趙松雪兄弟
間未免尚負慚色今月公以大忠大節薰蒸之中峯以
大徹大悟鞭錘之松雪至是必且泫然流涕始悔其從
前仕元之非而恨其逃禪之不早矣蓋松雪以兩公闡
遁非兩公以松雪借名也此志外之微旨也月公著湖
山汙漫集惜不存容購訪之

丘氏壽言序

余授經秀州丘伯畏與余甚暱伯畏所居近東禪寺余愛寺門梓樹可以招涼伯畏携床巻箪相與箕踞樹下所謂斗酒娛樂奇文共賞兩人皆有之比時原禮多在侍至樹陰轉徙猶未別余目原禮可以歸矣伯畏謂兒善病且不令應舉不若以清言淘寫之是秋原禮入試名在第七伯畏嘆曰僕性素知足今若此復何求遂選金華博士弟子師已拜長沙令滌除煩苛與民休息其治狀皆著有聲實而以簡淡不能順當路旨遂辭官歸

閉門高卧者若而年伯畏六十矣而原禮成進士歸適與壽會原禮曰吾父廉而某又廉吏之子無所佐百歲觴則謁名公詩若文踸而奏之伯畏笑曰吾昔與眉公坐東禪寺梓樹下誠不意我遂稱六十老人又不意兒有今日君家言太侈何敢當盍請之故人眉公一言以壽我余謂原禮曰君行當拜令清慎勤是而家理縣譜更有進此者曰清不律人慎不傷體勤不露才孰斯三者可以壽國壽天下又可以壽家夫家疇有壽于伯畏者乎舍此無所事祝矣原禮曰善請弁之簡端無敢負

庭訓且無敢須贈言諸君子

送大中丞懷曾周公序

歲戊申廷推應天巡撫周公總河事一時士民將吏走相告計所以挽留公者駢皆溢巷詣臺使鄧公請而公移疾志不可奪乃爭謀俎豆公十郡州邑皆有祠正人君子居恒簡重不出戶庭者至是越疆而送之其他兩岸之哭聲方千里之謳頌聲如沸也公由吳達錢塘軸轤蔽江香氣燎天老者呼稚兒女前視曰是公當以吾曹為孝順百姓訴之官家者。錢塘人轉相語曰是公嘗通江東米數十萬活汝者。又堵立而望公曰吾非欲議都御史要議所傳周公何如人耳。夫德公之救荒者遺公之軍政恤公之軍政者遺公之吏治師公之吏治者遺公之立朝敢言諷說公之敢言者遺公之好賢樂善曩公之按中州也首上疏自元儒許衡而後薦道德之臣二人自銕鉉許逵而後薦節義之臣八人皆名姓幽潛子孫微冷而公表章不遺力此豈有分毫要結而然哉既撫吳中吳中道德節義最稱一時之盛公踴躍不自勝曰此吾築堂而事蓋公時也于是正人君子始聽然洞悉公意表行事咨諏獻替兩無隱情而四履以內亦無有盤錯處矣公既樂與賢者游又推心置腹以能其屬吏未嘗盡用其苛與察也第密操之耳目而微伺其機竅有睫旋動而颼舉撤旋下而霆發者然而公竊心亦太苦且難矣公謂小亂大亂之積也內盜外盜之蔓也。初擒薛卞父子再擒劉天緒或剪伐其根株或縱舍其餘黨則甚難市儈如蔡成朱大倫徐有成恣睢殺人莫敢忤公縛而磔之市無脫者則甚難假尼未發而神人先以夢告則甚難熟審不已寒審隨之而圜扉為之屢空則甚難中涓參錯織造榷征鬪與之爭是非易而使陰撓我調御則甚難倭聲屢聞安之如巢燕幕雀而迫之且魚駭獸走矣申飭防禦則甚難海以上江以下震澤以東諸險要將吏有逸者卒有不歸什伍者公用飛箭法稽之而給餉必以時殿最必以實則甚難水災請蠲請賑請留計臣束手非大笑則大哭而公竟得請則甚難請之而荒熟必核饑飽必分則甚難既哺饑民又立甦亂民則甚難催科之牒公緩下[illegible]司而有司又不敢以災為解前有逋賦後有平糴[illegible]諸臣貴則甚難麥秋多兩岐而視歲心怦怦焉不遑寧寢也則甚

難公之難如此恨不即時釋肩歸而總河之命下吳人驚且嘆曰某等無歲死歲稔而奪公某亦死泣走關下不得請又泣走鄧公而或者乃以公不忍遽去吳直未覩物情皇皇與公艱難萬狀耳當公初下車神明清炯內斂而外腴久之面且槁兩頤垂垂削矣頭顱瘦不勝冠矣晚得見不暇抱即抱投袂起矣朝而焚香祝天暮而篝燈視草不知掬幾斗淚涸幾腔心血而白盡幾莖鬢髮也公頻身勞苦之中而獲脫身于謇諓繒弋之外即頂踵尺寸皆幸餘生一中丞故節何有哉公五載以節儉率下但飲吳水不曳吳練有胡威之清而不願以介名爭東封爭建儲有長沙之通達而不願以痛哭名案牘文移有陸宣公之筆而不願以麗藻名便宜發粟有汲長孺之敢而不願以戇名剿盜銷兵墨債解綬有張乖崖之威稜而不願以搏擊名辟舉秀禮逸民有范希文之風而不願以吐握名名心淡故交道孤交道孤故表暴少凡公前所為艱難萬狀者百姓知其五將吏知其三遠方士大夫知其一而餘則悠悠之口與耆耆之天遞分其明若昧而已自古大臣身任天下之難者

寧使天知有餘而人知不足寧見信于正人君子而不急求信于當路顯人寧鳳翔千仞鴻冥九霄而不與爭懸門腐鼠之得失此公之所以堅意必去去而不復辯也公行矣送公者自錢塘而返胥江之濤有怒而山立者其為吳人士攀留感憤之意也夫

賀司理毛公內召序代張君一

郡侯張公以計典入覲不使迎勞燕邸中握手而嘆曰等松耳往者彌望一沼也不意遂化為樂國穀積不垣矣器遺不收矣曩公所散錢而哺糜者今且式歌且舞飽嬉里門矣即忘歲寧忍忘公請酌酒以賀張侯謝曰否否翳惟吾司理毛公之力初余奉命出守松松東壯郡余一人惴惴不克荷是懼詢之吳士大夫皆曰有毛公在必能坦中以贊公既由家度錢塘適聞郡大水粟價翔踊富者閉廩饑者掠于市余念之寢食不得怡詢之從吏則又曰有毛公在荒政悉辦第挈而行之無難公者余下車次第叩所以具如士大夫及從吏言而毛公亦得余甚懽恨相見晚自是傾心同事余始無大戾以干邦議余嘗官西曹頗留心讞牒公寬慈多與余意合每相對嘆曰刑者侀也新發之劍所傷必多又曰刑者型也型一成而不可變矣慎之哉公數以郡讞奏余于得情審于刑判核于參律合于定案確而于留生路甚寬熱審之外復請中丞行寒審法他郡皆稱是民賴以活者甚衆吳人告凶公請且蠲且賑且停且留而又謀之三邑令曰田有上上有下下盡劑而衷之寧核熟中之荒無核荒中之熟寧移飽補饑無移肥例瘠于是東南全輸而西北水鄉追呼屏跡矣計所活又不下數百萬余以是信公真仁人也公五載攝三邑篆有贖鍰悉錄為公家費一再理鹺筴到旋掣不以四季為斷有進佰例者立叱去又以是信公真廉吏也臺使者密屬公偵伺他吏短長公推轂惟恐後否則覆露湔洗事寢而諱之不市德亦不市權又以是信公真篤行長者也至與吾曹二三大夫出入諷議推心置腹無所不委託名位可忘苷苦可共肫一旦以治行高等徵不急左右手哉余聞張侯言而嘆曰若司理者非獨吏治難和衷又難凡為理臺察以耳目寄之寮屬以翼齒借之稍有褊心鑿氣見之眄衡顧盼間無論吏若民不敢平面即同事者且以為伏鈹為衷甲翔視而內疑其何協恭之與有甚者以此訾議中考功法而公獨才誠兩合身名俱完進無忤色退無後言執此以往即指南臺省可矣方今　天子之待諫臣似急而若緩似重而若輕非故輕之緩之也爭殿之虎戰野之龍得無有倦色也歟

哉公坦衷直腸旣見信于同官而事日練勝日小以長
者之行又輔之以英雄豪傑之戰競有不言言必破的
有不諫諫必轉圜能使臺省重而前理官亦重當自公
始張侯曰善余還郡度在春夏交不久毛公必以循良
召子爲我屬詞與儆書同來余得藉手以賀不佞某于
是草一通授急足郵而致之且趣燕市酒候司理于金
馬門云

賀監漕顧公得子還京序

往顧公爲清苑令著有聲實以直道許人不樂請補文
學官至則棠邑許公爲松郡守許公風裁峻整好言其
鄉李文人則濟上于鱗先生也時綜核政事不欲以詞
翰與文墨士爭長獨與顧公上下古今及朝野掌故意
甚合而清標孤暎亦相等許公自喜得顧公晚公忽念
父母春秋高投檄請去許公持之急屬諸生堅留有泣
下者公勿顧許公高其義祖于郊再拜而送之握手叮
嚀曰吾不視公官視公子以娛老人公終養起官國子
以司農郎監漕江南復至松肅衣冠拜廟畢則召故子
弟談論經義如司教時因訪漕綱利弊槩之軍民其他
一切供帳燕饗浮文不經者悉汰去鄉父老走相告曰
是嘗爲松博士者不有其官廉不有其名來若槁葉去
若飄風者非顧公也哉去松數年而簡儉猶若是天何
以報公唯有舉丈夫子耳余曰公必孕子必孝且賢世
之責備廉吏者彼且謂敝車羸馬藜羹布被而外無復
有聖賢豪傑寒士叩之不應親故迫之不動國家以覲
大投之不受非矯而亢已則劇而傷物譬如寒泉瘠石

理不能潤草木而又加以秋風之勁挺霜霰之蕭颯頑果不食其餘幾何余獨謂此言似是而寔非大抵清者必任則扣馬而諫是也清者必和則不念舊惡是也清者必有後則叔敖寢丘之子是也而又何疑于顧公今與弟子語及名節學問斷然必本于不屑不潔至于慷慨任事和氣喉人胸中浩浩隱若東風至而萬物怒生者吾且以不朽之業無涯之年卜之而豈難一丈夫子哉故曰公必子子必孝且賢公笑曰有是哉某幸今五月舉一子[illegible]如況者言[illegible]我謝多士并謝於[illegible]

然吾憂時按冠歸兩親喜以予爲念今抱兒恨不令見之且許家邑握別時亦豈知有子眉目如畵宛轉啼笑膝上耶盡寄語許公賦詩以贈我某某等曰諾請先授簡于陳子以賀之因灑酒而送之江滸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三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

記

漢陳太尉廟記

汝南有先賢曰陳仲舉漢太尉也仲舉產于蔡未有祠祠太尉者新蔡令潘昭度始昭度之言曰太尉扶忠賢之轂辮腐餘之腥計延炎劉而不免于難毎讀史悵焉心悲今幸宦茲土爲考室祀焉夫天下叢祠野廟禨出于山厓水瀕之間刑羊豕刲酒漿土簽田鼓歲事鬼不絶而于先賢故老未聞庀一楹荐一菽者鄉氓不足責責守土吏耳潘大夫治蔡有異政因以采風弔古而存仲舉之風節也仲舉與竇武同心輔政徵用海內名賢以清君側之惡而卒爲曹節王甫輩矯詔所殺陳氏謂其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身被淫刑禍及家國而余獨謂此天也非人也假若天祚漢炎仲舉得行其志大猾橫璫豈敢與趙夫人十女尚書塗面亂天下朱穆不憤懣死劉瓆成瑨陽球不獄死楊喬不絶食死巴肅不逮死范滂李膺不考掠死門生故吏天下豪傑及儒

學有行義者不徙黨死夫此諸賢者在朝爲正人在天爲列星而一旦駢首對簿于獄吏之前屠戮族滅于刑餘細人之手何慘也此其間似有机焉陰符經云天發殺机移星易宿地發殺机龍蛇起陸人發殺机陰陽反覆殺机者天也猶且懼之而況人乎此機一動初發于仲舉竇后幽再發于何進天子走自此分而爲三國裂而爲六朝四五百年間靡歲不干戈靡土不介胄縮縮乾坤沸同鼎鑊而操懿諸輩業已早生人間如伏薪之火矣曹節王甫特爲之聚新揚灰而仲舉不幸首觸其烈焰耳吾故謂此天也非人也嗟乎天下有道當造化之生機賢者不躍則飛天下無道當造化之殺机賢者不亢則戰仲舉荷桓靈竇太后之知前爲李固所表荐後爲群賢所倚望欲潛類巧欲惕類怯八十老人更欲何爲而惜一腔中玄黃之熱血哉諺曰大直若曲余曰不曲乃直又曰太剛則折余曰惟折乃剛等死耳殤死壽死七日不汗亦死死自漢以來如敫蚋相似而惟陳太尉則猶傳至今且有潘大夫創祠而俎豆之則太尉何嘗死也太尉被難後故人朱震哭葬仲舉尸匿其子

逸于廾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毒楚終不言逸后與裴楷會于王冀州座上欲乘帝巡幸河間刼誅諸常侍以報父仇志雖不遂孝子哉請刻震逸王配享太尉而鑄曹節王甫像跽列于庭以著天下後世殺賢士大夫之榜樣則太尉亦可以長慰于九原矣

重修海忠介公祠記

肅廟朝直言極諫者無如忠愍椒山楊公忠介剛峰海公楊公死東市而海公久繫理賴　穆皇帝奉遺詔出之已賜節江南先犖所至墨吏望風解綬去特疏請濬吳淞江與工之中兼行賑饑之法于是高鄉亢旱田悉成膄壤所救溝中瘠且百萬計其後拂衣歸復召爲南總憲臺綱嚴肅馭所屬御史如子弟無假借毫髮歿于官不能斂六卿以下紀綱其喪事始得還御史郝杰嘗建椒山祠于保定賜額曰旌忠而海公未有祠公薨三十年餘吳淞四面皆塑公像僅尺許置之笋輿中牧笛漁鼓裂緡爲旗而前導之所至捧土築祠禱于公禍福如響而青浦南郭外不百步亦有海公祠其像稍偉然儉止一屋耳前令某改作河梁館以迎客撤像倚壁間塵土掬面幾不及叢冢野廟真異事亦異胆也獲嘉賀公令青浦嗟嘆良久卽日更新之且同王博士伯滔率諸生饋奠惟謹春秋列祀典莫敢廢墜公謂陳子曰區區荐蘋酌水未能爲海公重輕第獲人毀之而獲人修之亦足爲同鄉懺悔耳嗟乎楊忠愍論墨相故欵海忠

介諫　聖主故生海忠介遇俗吏故祠毁遇廉吏故祠得復全此天意勸忠假手賀使君以延一綫之廟貌以永數百世之烝嘗公雖亡不亡後雖絕不絕前爲父老慰後爲令君勸豈獨以名巡撫尸祝于江南哉賀公名仲軾中庚戌榜河南獲嘉人

陸大宗伯祠堂記

古吏于茲土而遺去思者有祠其爲鄉先生生而社稷之者自畏壘之于庚桑子始也庚桑見于列御寇之書說或不經其爲鄉先生生而眞社稷之者則吾松之子陸宗伯公始也祠之堂曰見賢其前爲門曰高山景行益其歲迄于今十有餘載矣今春諸君子裒其値置田二畝餘命寺僧復稍式廓之將于見賢之南敞中門翼左右廊鑿池治梁廣蒔名花修竹之屬而斥其餘材結禪堂三楹于左偏以待公之出而憇焉公三朝之達尊

也四夷慕之如文潞公兒童婦女知之如司馬君實乃其壁立砥柱之操久而彌固雖天子不能以蒲輪相煩長安公卿王欲私其片語尺牘而不可得則邦大夫之式廬與遠人之僕僕焉瞻禮於其門而歎息以去者其難可知也進無以亟見公退而問其餘風猶能銷貪頑而袪鄙吝况公一瓣香所在耶昔東坡與叅寥游游者曰蘇來堂歐陽公飲泉而列樂之山中人遂名六一泉復競度曲爲醉翁引賢者所至如火獵焚原蛩濡素練到輒留跡而龍潭又公車音履聲之嘗從事于斯也其

宜如諸君子請故僭題數言以記之

勵齋方公祠堂記

蓋聞新安有方孝子親亡廬居猛虎嗥其墓不動聞孝子哭甚哀徙而去山中自是絕虎跡則勵齋方公是也公殁于萬曆己亥歲有孤太學明性明恒祠公于毋龍山之麓制度宏敞后十年所而公配吳孺人謝世兩孤奉柩與公並厝祠寢其先后祀禮一轍云公少受書産拙舍儒而賈累槖走數千里所至以信義傾其名豪俠策擀難得片言立解貲浸饒所潤姻戚故人無算擲秉家政整而有法閭師鄉三老至今誦說之既返里門以

病殁兩孤廼而號念無可以報公者于是立祠祀焉祠負崇崗峻壁山脈壘壘其前則平原如砥羅為明堂三台拱于戶外衆流繞于堦下左右諸峰錯列如繡以厝靈輀則有寢室以肅遺像則有層樓以率子姓饋奠則有正堂三楹以蘋晢則有左腋小軒以童子洒掃庖湢則有隙地耳房數椽以備祭典則有祀田若干畝其餘則偉木千章修竹萬竿名花奇石不可名狀每當佳果初熟則擘井荐新風日清妍則鈎簾啟牖拂署焚香春秋上食芟除堦草顧眄庭柯真有來如慕去如疑卽睦

步不忍離祠之側者孝哉兩孫乎古者天子至于士皆
有廟祠者廟之遺也江南士大夫好侈宮室而略于祠
其最不急者又莫若園圃千金葺石縋城破垣而入之
不再傳而付之不可知之子孫與誰何之豪客跡其墓
童如也祠宇數歹塵土匝地湫如也益縉紳之忘本廢
禮如是而吳爲甚觀于方氏之祠而人子可以赧然類
泚矣大抵世家之尊尊而親親者其鉅典有四建祠以
祀先修譜以統宗置義田以贍族立家塾以教同姓之
子孫四者缺一不可而惟名家之孝且賢者能舉之今

方公既有祠則其他次第舉行何難哉余故書之以爲
兩孫重且以望吳士大夫之風聞而起者

德星堂記

養心程公汝川之隱君子也乙卯六十有一其從子稱
東錦內璧壽公于德星之堂公引觴加酌眉舞髯舉而
顏甚酡旁睨者謂得無歲星游人間乎陳子曰公德星
也往者九峰先生得七丈夫子公居季以孝弟調昆弟
閒四世同居食指累五百不聞有譙讓鬩閱聲莊事伯
兄無銜命無違言寒暑易險惟力是視稍涉齊鬬輒逡
避惟恐垢蓋廩廩斷石之風而恐之訓即近世故家甲
族殆不敢望公焉公年盛氣壯其精神能鼓舞萬人不

脛而走千里不疑而營四海而公故退然其若下也與
之處和氣可沁人與之談肺腑可揭諸日月與之告緩
急可倉卒踐諾釜不待洗驂不待脫也遇宗長鄉三老
恂恂左讓甚則歲儀不絕遇少年子弟鮮顏好語相勸
勉惟恐其傷之也委巷鄙語或非意相呵者掩耳如不
聞卹眷返而杜門不與之較也歌妓舞優不入于堂也
樗六博五不延于室也鮮衣怒騶竹肉嘈嘈相與爲遊
冶佻蕩者惟懼其形影之及也結豪客捍文罔其氣盱
盱揚揚者非獨性不樂且不近也縣大夫施公臨鄉社

長與公以聞則大與賞曰一鄉善人延賓飲邦不御退
六十始應張令君之請識者皆謂公不愧鄉祭酒云夫
寔行不階珪組而貴成名不藉甲乙而顯木實自根臺
累自基故名家所不足者非財也難在德耳有如養心
公撫養孤侄不啻家兒而稱嘔心報公亦不啻慈父其
他百里誦義千里誦聲者迄六十如一日公眞隱德之
君子哉昔陳太丘詣荀朗陵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
餘六龍下食太史奏眞人東行五百里內德星聚公之
堂得無類是乎今二子則叔慈叔明也其六孫皆龍也
公德星也余異日將車持杖訪于汶水之濱度公子孫
皆成名公亦龐眉皓然稱百歲老翁矣公肯勑應門下
食以俟眉道人東行否故董太史題曰德星堂而余爲
之記

寳夢堂記

吾友程尚甫淸襟素抱去鄉卜築殆同客卿弃念烏成
者沈休文讀書處也乃從西溪建一草堂繚以短垣階
以高梧修竹紙窗繩榻琴尊劍塵三教之書具在焉嗒
然卧遂然覺寢不數夢夢輒靈即千里以外數十年以
後其吉凶皆懸合甚則讀人間未見之書拈意表未探
之句忘者半省者半或旋脫于口而隨屬于筆其詩篇
不勝記然至今了了也尚甫日請以寳夢顏其堂可乎
陳子曰淸明在躬志氣如神尚甫之謂也顧以夢驗乎
則可以子執夢則不可豈惟子夢自古治亂之相尋賢
愚之同盡譽誹菀枯之更相羡更相笑亦夢也獨就夢
之中有短長有淸濁然而亦夢也夫夢則又奚擇也周
太卜之官以三法掌夢黃帝以十二盛十五不足之法
醫夢浮屠氏以四法判夢列禦寇以八徵六候占夢彼
以爲盡夢之變矣而假令執愚人至老而告之則未有
不掩口而却走者何也彼皆無夢者也又使遇西極古
莽之國其民不辨寒暑晝夜衣食多眠好睡五旬一覺
以夢之所爲者眞覺之所見者妄則又將誰徵而誰驗

之而至此夢覺真妄皆窮矣故得相者不必皆夢說得
將者不必皆夢望得子者不必皆夢熊仲尼周公始而
夢既而衰非真衰也正仲尼華胥之境界也而尚甫能
進于是乎適與尚甫談而忽有奇客突來山中余詑謂
尚甫曰命子矣客爲誰乃武林徐無夢也

來章堂記

程氏自晉元譚守新安唐澐御史中丞家汉口遂爲休
寧甲閥凡數十傳而某代孫紫川公玠建來章堂于紫
雲溪上其堂負乾向巽岐山九龍諸峯蜿蜒飛翔若拱
若衛鳳林亭界于空青翠微之間二水縈廻合流檻下
是曰汉川郎端明學士産時紫雲生處也環望古木蒼
藤修竹恠石雲霞之所暄染日月之所虧蔽攢奇織秀
莫可名狀而此堂如居画圖中其它樓閣亭榭館庫庭
廡聯絡于堂之左右前後者皆稱是蓋紫川公之言曰
是堂也吾將祀先像課子孫屈指六十旦與群從觴詠
於此堂未成而公捐館舍公之子復初君旦莫趣竟之
追壽公六十于堂中次第饋奠如上觴禮陳子聞之曰
孝哉程君子也夫蜂有房蠧有室巢公有巢壺公有壺
細而虫介幻而神仙猶戀戀不忘其居況厥考作室厥
子弗堂構可乎甚矣復初君之知禮也公以癸卯經始
之復初以庚戌落成之其繼述孰大於是雖然願更有
進焉詩曰莫念爾祖聿修厥德保障州里則請師中丞
公澐博學好古則請師吏部尚書公大昌才華無敵則

請師端明公珌累主師席則請師勿齋公若庸忠節指軀則請師忠愍公國勝子孫有一於是即使不墉不茀不斲不剪君子入其門如聞部濩之樂登其堂如游鄒魯之鄉而況此堂聿然一新映帶之以山水陶寫之以圖史鍊習之以孝友忠信來章有慶有勿信然者乎復初君試倚檻而望之紫雲且冉冉復起于溪上矣

陸宮保適園記

東坡云山川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此善適山川風月者也余謂園之界限不在大小以目與足所到為界假令瞽者兀者扶携而游目不及赴足不及領雖有園無園矣設以常人而埒夸文之步離婁之睫則園於項刻判為大小非園之能大能小也目與足之所異也然園之權在目與足而目與足之權在我在我者不適則雖大士之千月韋駄之日遶四部洲而行不止于目與足何有哉先生解學士之綬東歸治園二畝以息躬樹無行列石無位置獨一小閣出於樹杪竹篠之間玲瓏翕張以收四面之勝先生籃輿造之日偕魚鳥相與咏歌以共適其中蓋世之琱鏤奇麗之觀先生淡而不御如逃三公而其雲物之變幻草木之鬱蒸則若先生之學問名節日引月長所謂生則惡可已者也先生以我適園而不以園適我故杖履所至雖撮土卷石宛若五岳礪而五湖帶焉今先生八十餘矣垂老而神明不衰其目與足猶若少年而又與性之善適者會則先生之婆娑偃仰于是園也豈減香山之池上司馬之

獨樂哉噫古今之園多矣然皆化爲落葉蔓草而惟二公之荒坡遺跡至今人稱之將無爲世欣慕者不獨在園乎知此而後可與先生談適園矣

陸君策畸墅記

園居當山中巉厓複洞于地較奇然篝壓捫索與猿鳥爭道而進則太疲返而就市城鑿石疏池于游人較便然市儈田髭皆得狎而跡之則太涸吾其季孟之間是在九峯左右乎去郡北二十五里爲盧山與鍾賈山並峙長川貫之石梁跗山趾據其上遵石梁而東溪澗磬折與村塢田塍回互楡柳中渡橋叩扉曰畸墅則吾友陸君策所卜築也君策初考室曰鐵樹山房梅花梧竹具體而微其左藩以薔薇繞以曲池其右爲盧山草堂

小廊西折曲室設几僂入雪洞偉木數章交蔭洞口巨石當門不見行路脫石得坡則青桂繽紛正負盧山草堂之後一亭寶之藤架桃溪荷香柳浪錯繡于巢青閣前矣余嘗與君策登巢青轉竹樓比時花氣鬱蒸玉蘭亭亭如素霓罷曲海棠二樹如飛燕合德倚醉爭妍夭矯如數百紅綃排筵當隊與海棠作狎藤花修竹如粉面綠衣護侍四十里紫絲步障覺金谷銅雀中諸人尚帶酸餡耳君策笑曰海棠奇艷未若梅花老帶風骨請爲闢地種梅以章德素于是巢青閣外又益以竹數畝

竹外又益以池數畝建蔚映堂臨之而堂左則瑗列紅白梅數百樹清流怪石約束通亭之下通亭吟賞如白衣宰相坐絳霞丹嶂間草木皆生天香無復人間一毫塵土氣由通亭渡板橋小屋靚潔栽竹限之通片玉居其前以太湖石撐拄爲壁壁竇砱牙昏黑陰森䆗面麓暮行二十武號冥竅㬉然與讀書臺臺畔循級而上則取徑巢青竹樓循級而下則小溪叢篠高梧矮垣直達空諸室其徑多名種古梅梅點時花藥幽草弄妍和風轉梵薟清韵澹蕩處也空諸室穴而西爲艶香亭屋臺牡丹撩出垣上亭西橋柚離庖㕑扃而客履不得跡矣吾郡九峯曩皆付樵牧手及今好事者相屬次第奪精舍余山寮凡四千祇白石幸與畸墅隣近笞籬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驩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吾兩人庶几近之獨君策與余行游之暇每念吹君君羽低徊泫然乃葙室于池右題曰夢池余哀吟春草之句以招之月寒夜靜如聞花有數聲焉置歌罷爵而去君策家貧秫田不能供釀杖頭錢不能買花獨性好泉石巧心雋腸又足以輔之無郭橐種樹書而移徙大木輒活無薛翁黎鳥法而珍禽來集生敬無算無郗嘉賓贈山貲百萬而亭樹橋島靑蘭溜庫儉于輞川而侈于樂天之池上登者不疲游者不溺余且老寄此中願爲吾家灌園生舁研花底足矣

逸圃記

荆溪王女潭自溧陽史太僕玉陽先生疏土劚石映帶之以名藍精舍其雄與善權張公二洞相鼎足然率與遊豪麋狖共之終非籬落間物于是剗滄嶼於溧陽縣中去鄉差近而未免以剝啄妨高卧有史修之者俠西文骨相眉宇古之烟客也家居下庄不三里營地四十畝芟翳荆輿汰巇驅礫徵偉木于他山移美箭于別墅鑿池種魚積壤種花分畦剖畛以種蔬蓏而逸圃遂成其俛仰向背聚散廓明悉修之所部署也甫竟圃有石界道有竹欵門蒼翠嫩陰步步近清凉國中矣東啓雙扉花屏菊田縟繡錯綺徑盡得擷芳亭枕古槐老榉之下前臨方沼沼中則荷花采采沼外則林樾鬖鬖其清流可以措杯其密蔭可以布席亭后輦石壘岡延袤諸曲者以數百尺計洞門岸崒樹偃花欹曰谷口穿洞而出突見長松一株類渴猊獰龍鬐甲爲動攫于連林之表倚松結秀野堂堂極軒敞瞰空波睇梅嶺散策芙蓉堤畔翠羽素鷗雨坐晴眠對人頗有傲色逶迤遲靜深堂濠梁魚孤山隺彷彿如在衣帶間更由水閣過赤欄橋寔坐寂照庵又過飲光渡佳叢繽紛黃雪冉冉亘芙蓉裘上覺淮南八公雞犬去人非遠初當穀雨牡丹時花光四照姸態百出其中爲陽春堂堂前樛木蟠參碧荔青蘿上縈下綴幾成一片錦模糊似有香瓔寶網曳風捎雲而下者由陽春堂右轉竹廊有屋如舫經顏曰陶嘉敞戶軸簾以吞水月卻勝張思光牽船岸上住尋綠堂後石徑抵柏子林雙柏夭矯飽霜拒雪搆龕以事薄梵伽林以南寒香嶺在焉孤梅篤老貌肖古尊宿鷲臺供養肅爲羣梅之長天花散空恰代梅道人說法嶺東隅詠茆縛亭曰最勝幢罨嵐潑黛歸鳥飛帆往往與細流平楚相糾織亭雖小吐納頗大其趾陂陀石甃而投竿藻荇可數曰釣月灘從最勝幢東折而南復折而西土阜回互且起且伏且峻且夷松杉芃芃橫石梁亘之曰霞標其下即谷口窮岡轉徑芊眠葱蒨卓庵三楹曰悟言室滌游氛栖灝氣遊者疑入深山密林焉大抵逸圃水以近攻山以遠交野航艤岸即是園門分門直入即居竹堂堂後即凝香寢寢西循修廊達佚老齋庭戶靚潔皆叢植上藥濃花綠醉紅迷與園亭隔絕迴

然別貯一洞天矣更向堂寢后刱叢雲閣凡大石石門銅官句曲諸山攢匝睫前而風亭月榭之紆回竹嶼花源之蕭爽亦鮮有遁形者主人擁蝌蚪書拂發猊鼎三雅而醉三商而起擲浮名如塵甑拋俗累如棄飄此亦可以逸而忘老矣余讀文徵仲玉女潭記復洞秘穴非揭水跣行欹仄傴僂不得入奇則奇矣將無足且詛我目滄嶼栖闤闠中市聲嘈嘈近則近矣將無目且詛我耳獨逸圃疎快宜人耳目足悉受職既無履組攀摹之勞又無俗子唐突與魚鳥狎眷李太白孔巢父韋高隱徂徠有竹溪六逸修之得無類是乎第邇來建氛甚惡下尺一徵師四方數聞介馬刀槊聲戛戛摩道上豪傑憤歎不中夜蹶起慨然有橫鞭遼左之意修之宿衛世臣又壯年磊落負俠烈節義逸圃中恐未能遂學曲肱老人也修之其何以復我

綠野池記

李翺論山居以怪石奇峰走泉深潭老木嘉草名花爲勝而葉少蘊又言虎丘池水不流天竺橋下無水峽山少平地泉出無潭則山居之樂又若挾地而後勝者充山汪氏世以科名冠冕東南鄉其文行尤蔚曰叔昌先生先生所居之上流三水交滙決而爲渠于是綠[illegible][illegible]池綠池點樹叢桂抱其陽高梧幕其陰翠竹黃樹老檜湘竹映帶左右而主人日擁鼎彝圖史嘯歌堂中又有南樓半月軒可以延素光有北窻垂雲之木三章可蔭清煩暑有堂後之環碧軒泉聲淙淙悽絃哀玉可以浣俗塵至於香風徵來紅雨狼藉錦鱗數千頭噞波鼓鬣與荇絲花枝离縱上下先生顧而樂之不知身在空青冷翠中坐也其友邵明卿題曰綠野池而因并名其堂如此爵裴晉公解相印歸而私丘壑以老天下高之然公嘗灰心恐事霜鬓談兵至于太原題壁之句所謂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者則此公胸中亦未得全爲無事人綠野游豈易享哉今叔圖先生經明行修將以高第顯而又華裾舄奕幸際清朝出無淮蔡羽書之勞入

無憂讒畏譏之苦花明雲暗泉甘酒香卽晉公且不能
享有今日之適而况李翺葉少藴之所難於諸名山者
公皆坐而置之几席之下其樂顧不大勝與余五岳人
也竹林蓮社久落夢中而世無郗生又不能辦山裝十
萬之具則幸兖山緑野烟蕪秀色燁燁如在眉睫間而
主人又以長者好士聞天下我將叩叔圖而訪焉故先
草記一通以訂之他日支筇緑野堂前庶不為生客也

醒堤記

休寧之世家商山吳氏為最商山之勝醒堤為最堤介
郡邑之中東達浙西通閩赤山梅溪藍田諸水流會而
出于北山之麓每當潦輒水駛故堤卑弱不能與悍湍
旋渦敵旋築旋圮行者愓涉者懼風雨晦冥則有馬及
腹有瓠濡尾而已吳季君曰水不可以力爭也其勢故
而險度費不萬計不可徙衆不億計不可工不歲議
不可于是捐重貲購旁壤鑿壤土甃長堤堤延亘里者
五防高尺者十橫廣丈者三跨橋者六分堤而蔭者有
花木千行夾堤而繞者有藕花數百畝堤八面有亭曰
長春曰無他曰眺遠曰帶流曰印月曰天語曰香雪曰
飛虹曰觀濤有祠祀父曰孝子祠祀祖曰理問公祠祀
里中節行曰烈節祀三元曰三元祠祀關將軍曰漢壽
亭祠有菴以祀大士曰冠松有居曰樹下有齋曰仰山
有書院曰明善有浮屠曰華秀有廣沼曰天鏡有山曰
靈山有閣曰達觀閣閣后有臺曰屬引清遠之臺恍闌
一望心開目明凡黃山白嶽赤水紫陽皆飛現𨻶畢峯
奇獻秀于衣帶眉睫之間前遠望香雪亭梅如鶴雪照

松亭松如潑黛觀濤亭瀑如拖練或紫沙分界或碧樹斜連或明月生岑或涼風度水或芰蘋帖岸或菀李藏蹊或紅亭出沒于翠微之中或素壁隱映于朱霞之表名藍芳沼朝烟夕霏無一而非堤上客矣是堤也一舉而數善具焉古者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此有司事也而季君代之善一不藉官帑不括民鏹善二材必中度工必中程善三進不虧簣因高爲堤山不讓壤因深爲池善四行旅無病涉郵傳無稽程晴無碌确之煩雨無塗潦之苦善五獨任不辭費勞不告疲始取諸大壯終取諸既濟善六六善具而此堤足與白公蘇公鼎足矣即名曰吳公堤可也雖然今海內素封之家沉夢金山銀穴中何限若使一游堤上亦知世間有節俠奇男子如吳季君者是不亦一喚而使之覺乎倘終于不醒雖黃金如北斗究竟與撮土何異雖終日堤上尚未開眼也衆人皆醉而吳君獨醒異日君老當更稱醒翁爲季君作醒翁亭記以刻於壺山之頂君名懷貞字復季號知白授文華殿中書舍人剛正好義有父風醒堤特其一事云

卷三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四

記

都御史丁公去思碑記

武塘敬宇丁公以中丞節鎮南都貪最深望最重初晉南少司空未幾而北大司空之命又下矣命下之日文武將吏以及坻㡿商賈無不額手爲公道慶而傾城[illegible]公攀轅留公者不得已其去後之思於是翁某等倡義塑繪公像特廟穹碑門敞而墀㵎祭毖而禮莊猗歟[illegible]矣公起家縣令邑中稱真父母既治行高等擢北臺[illegible]入侃侃稱真御史堅卧數載始由卿寺特簡留都留都負江抱海中控震澤凡五陵六軍三吳數千里之喉[illegible]寄焉當事者非自托於坐嘯畫諾不輕見其短長則相與口侈鬣張緣飾威稜刻日遷公卿以去獨公則不然公調文武將吏吾子弟也歲當京察公爲政汰斥其不肖而護持其賢者秘不使之聞而且騰剡當路使得以真才品見効於時其愛惜人才有如此者謂江海吾藩籬也裁僨帥汰靡軍繕樓船訓組練士卒無虛伍糧餉無後時其振刷軍政有如此者謂三吳方千里皆吾

家也當戊申大潦市粟翔踴公發帑金佐以歲俸遣强幹吏出糴境外境外有厲禁者移文告之又爲[illegible][illegible]疏于朝所請蠲賑甚厚其他帛布價以救飢立條鞭[illegible]顧役通溝道以瀉水而鼓舞更生者浹遠邇矣其關[illegible]民隱有如此者謂商賈輻輳至亦我比隣也恐其傷於盜而莫可窮詰也則船數有號以便稽查又恐其傷[illegible]風波而收帆駐檝之無所也則濬龍江關上通於江以便艤泊靜風有旗以定舟值舟尾有環以備援救[illegible]尸坻道殣上苛須除羨征其惠愛遠人有如此者[illegible]在事時南中亦多故矣大潦稽天稅監旁出飢民與亂民睥睨相伺而動公以一人當六曹晨星之時言路水火之際非特主議難即協議亦難非特用法難即用恩亦難非特我喻愚夫愚婦難即使賢士大夫喻我亦難公相與以坦中相劘以古道相可否以一時之長便及百世之堅久始而信既而悅既而感且泣下無問識不識皆曰公父我師我如來普濟我說者謂公清似胡威儉似晏嬰竹頭木屑似陶侃救荒似富鄭公至誠不欺似司馬光余則一言以蔽之曰其子游之所謂學道愛

人者乎公素負學一體之學家世積善當戊子己丑水旱所發義倉米幾萬石解衣推襦亦無算及戊申皆然他人家於官而公獨官於家他人傳舍其官而公獨傳舍其家故所至一絲一粟未嘗取諸民間而一切公家之費愛惜節省凡可以為民把搔痾癢調劑甘苦者皆閔閔焉無所不至否則食不怡寢不甘也此眞所謂學道愛人之君子也千秋而後即置公孔庭廊廡間度無愧色而豈區區藉一祠為重輕其所以特為之記者夫亦見吳人輿論之公風俗之厚而後有學道君子推公

愛人之意而引申可不待頃而具而公之澤彌長矣公名賓號敃亭辛未科進士浙江嘉善人

松司理畢公去思生祠記 代

萬曆間白陽畢公理於松垂六年擢為司寇郎松人不忍公去為挐車縶馬以留之不得則父老子弟以追輿臺婦女皆執香前導擁數萬人以送之又不已則摹畫公像及送者號泣之狀付諸梓以傳之又不已則伐石記去思以志之又不已則相率搆祠塑像以祀之余老矣自辛丑入仕以迄今庚子凡有六十年矣後先所睹良吏非一而質之人情所口許而心服者誰則皆應曰惟畢公蒞官兢兢以清慎勤為主者誰則又應曰惟畢

公余曰公何以則又屢指而條對曰公門無筐篚鄉無追呼出納無耗贈讞獄無贖鍰可不謂淸乎稽覈必綜以精訊駁必詳以緩出入取與以至言色韰咳非特不輕假于胥隸即士大夫罕得而親疏公也可不謂愼乎寅而入酉而退案牘不留行訟庭不寃繫而公忍飢忘餔如故夙興夜寐如故可不謂勤乎余曰淸愼勤父老子弟所知也若公之淸不律人愼不傷體勤不露才則惟余老人獨悉之公理於松者歲凡六行部鉤校治狀者郡凡四攝府篆者一攝縣篆者三其治狀著白於吏

民數而稱之不足以盡公。廬記之不足以盡石。大較仁心質行。以慈和輔三尺而行。不顯顯以威稜厲刻博刑官名者。恂恂然恭慎如書生。檢柙如處子。綜覈如老吏。而博大凝重則綽然如名世大臣。余嘗操文送公以本朝嘉魚李康惠武林胡端敏望公。而今日士大夫謳歌思慕。相與捧土築祠。以尸祝公于永永。則又非二公所敢望矣。祠在某方之某隅。有門翚然。有堂顒然。有碑屹然。有像肅然。凡父老子弟入公像祠下者。其以爲壽以爲肥。其以爲惟肖。其擁肩而觀。搏顙而退。欲行反顧而拭淚以出者。無異於送公去郡時也。嘻異哉。公勞於郡理。催擢司寇郎。一時公論屈于王爵者。而終伸於郡人。六年飲冰茹蘗。不索民間片臠。不敢拜暑時一粒一果。藿食於六年。而血食於百世。蓋其理不可誣。其精神亦有不得而强者。此真足以証去思矣。是役也。郡邑搢紳士民踴躍捐助。而光祿顧君諸生陶君實克襄之。以觀厥成。公名自嚴。號白暘。壬辰進士。山東淄川人。

松郡名守李公去思碑記 代

是爲萬曆間松江名守師弦李公去思之碑。余九十矣。自從仕以來五十年。餘請謝歸又二十年。餘所見從先郡守。逼有賢聲若蒞官。淺而得民深。留則惟師弦李公。公之左遷也。士民乞留於兩臺不獲。請則擁公於明倫堂。請肖像以祀之。傾城之內外家列牌位。焚香楷以送之。龐眉老翁捧明鏡酌清水送公車於郭門以獻之。香烟繚天。泣聲振地。是時天大雨。郡人淖行泥濘中。至萬計。且甚有追隨數百里外不忍別者。去之日行橐如樵葉。二三童僕短衣藍帽。蕭然有自得之色。士民見之。益爲感動曰。此吾松二百年未見賢守若李公者也。公奉母孝。檢身潔。其秉心以誠。其敎俗以禮。其御左右不肅而嚴。其愛士民不言而信。故三月之政未嘗有纖毫違道于輿之念。而士民之攀挽而願爲公死者。乃皆公平日所未嘗識面之人。嘻可異也。郡人之於公請留不得。請祠不敢。其氣鬱勃于五年而去思益甚。然間有一二忌者之心。終不勝千萬思者之口。垂今日而公道大明。亭石斯揭。此豈可以聲音咲貌爲之哉。公之父弦所先

生爲長樂縣令有郝金亭故公所至動有家法由吏部忤冢宰出爲參政以致松守然三黜而直節如故二千石而淸貧如故則公之莅官淺而得民深固有本也余嘗嘆三代以降斯民之直道而行凡不可再覩而史載扳轅卧轍之事或出於一時描繪傳寫乃今覩吾松之於公則今人去古非遠而苟有古道如師弦李公者雖三代不難復也余九十矣未嘗以此筆許人公名守也且幸身親見之故樂而爲之記公名多見號師弦甲戌進士福建莆田人

松郡繩齋許侯去思碑記 代

繩齋許公守松郡五載餘以治狀高等擢河南兵憲瀕行之日郡人攀車繫馬不可得居者市列公神位然燭焚楮供以明鏡止水行者執香前導卬風雨載途靡有一人忍散去者公之得人心如此公解郡半載父老欲生祠祠公東功令不敢請則請伐石以志去思乃持王學憲章工部諸公書走都下屬余爲記公初下車卽以文誓神詞甚危悚已而徵其行事無片語不讐者而大要廉爲倡周禮小宰一聽官府之六計弊郡吏之治一曰廉能二曰廉善三曰廉法四曰廉辨五曰廉敬六曰廉正夫彼六德者殊用矣而皆傳於廉以言者豈非以天下之善皆生於無私而廉固諸德之根柢歟如許公者眞足以當之矣吾松以名郡當三嚴邑兵獄錢穀之事千里輻輳質成於長吏而公精綜博大能取辦於談咲指顧間目再見輒名之無旁詢也手再舉輒署之無屢牘也濬城河建水閘抑漕卒歸遠夷調權稅公選舉其他一切水旱與罷利病不待三邑請命而飛符騰牒先之矣是曰察能下里孤嫠攀案與公爭公一一頫首

而聽無所忤敢吏甚嚴顧未嘗以呵喝罵詈捃束之左右皆懔懔自好而鮮犯法是曰廉善分別服色剪鋤惡少晝不聞博塞聲夜不聞城柝亭鼓與群飲游狎之跡是曰廉法鋪戶有所指取輒與平市不抑直公家之具悉出羨金次第需置之無尺繻問質庫無片札下亭長是曰廉辨風裁峻整議論和雅端坐郡朝竟夕日無倦容無滯令真所謂屣屣得任舉吠必愛者是曰廉敬與士大夫交不喜重茵累豆之接軒車過從杯著荒率相與咨詢吏事商確騷雅而語不及私郎間欲私請亦往

往禁不得發爲內愧而止是曰廉正夫世之所謂廉者卻餽遺謝賄鏹戔戔自飾排取時譽而已才與德不足以輔之非世諦相牴牾則吏事或不免於枘鑿公以六善調其廉潔故五年來將吏憚公爲神明諸監司臺長伏公爲畏友百姓望公爲慈母察史間師三老蓋既去而謳吟思慕不減痛哭聲留時也非廉吏何以得此哉公居鄉齊眉間以聖人目之詩文高簡與于鱗抗衡後先退食之暇不廢咏歌其風格皆出時吏上乃知公之政緣以道德經術其廉又有所本也幷書之石以告來

者公名維新號繩齋己丑進士山東冢邑人

松海防燕公去思碑記

今國家筦庫仰給東南而吾松漕粟百萬所自出故
高皇帝特遣信國築海塘以固扃鑰又環列兵衛以控
鎮之至重地也郡邑之吏得將吏以爲喉領而將吏則
倚海防郡丞以爲腹心　聖天子威德暢於重譯島夷
梯航獻琛者惟恐後於是縉紳大人浸言禮樂而武備
稍詘焉燕公甫下車即慨然以軍旅自任曰無以安[illegible]
忘戰無以文而左武無以內寧而弛外憂於是請諸[illegible]
臺取一切更始之徃者兵餉不繼至枵腹而怒目矣公
議救附海之糧悉輸軍儲而以春秋四時如約給之[illegible]
敢後徃者將權不重士卒輒挾口語以弁髦其上公[illegible]
縛刁橫陰鷙者悉置之法無敢縱徃者桀游而上或[illegible]
以承其嬉笑喜怒之節其下則襟裾喘息不相通矣公
御下廉明而有禮羽翼之湔洗之輒見輒嘔肝胆而人
亦以至誠待公無敢欺至於稽軍籍汰占役修墩堡以
嚴斥堠選壯勇以扼要衝陸營則益練士著二千水營
則益艅艎五十餘艘以遥援於馬蹟陳錢諸島嶼之間
而東南隱然一金湯矣夫海上之武事綢繆整搠於[illegible]
事之前而寇警適來至於旌旗變色士氣飽騰寇無敢
以隻矢半鏃相加遺而公又適去蓋諸將士莫不驚[illegible]
洒涕爲兩臺請命而　天子遂以姑蘇鎖鑰授之方今
島夷稽首欵貢大司馬閉關謝絕即議撤朝鮮之師而
識者猶以蜂蠆狼尾爲憂今公在可以遥折海內之謀
即萬一鼓鬣相向公出其胸中之甲兵而殲之於談笑
樽俎之下豈惟姑蘇之人士藉以長城公又將褰裳[illegible]
以餘波及我詩不云乎方叔顯允蠻荊來威公之謂也
又曰魴魚赬尾父母孔邇諸將士思公之謂也余以[illegible]
君鄉書相請敬題之崇碑以志去思且以見三軍不忘
公投醪挾纊之恩則平居不遺君父可知矣

郡司馬尤公去思碑記

郡司馬尤公嘗以母老乞休松人士請之臺使者得慰留既内艱解郡攀車曳輪者追送幾百里外憲副朱公大行陸公曰此古之遺愛也郡大吏以上考異擢則碑賢司理與邑令徵入臺省則碑若司馬確有民譽而久之貞珉缺焉直道謂何於是請陳子屬以辭且曰從司馬郭宜人之銘不他徵而徵之于謀野則獲非司馬意與余惟郡之大政實儲與戎儲責司農戎責司馬司馬十九在外司馬十九在内以其内故無論海防即臺察郡長之尺一以月至俗嚚訟嚚游民白徒閧於晝不逞於暮夜者以時至車騎竿牘以日至司馬稍見威詐且立起稍用械則巧瞯者輒以械進而弊吏滋多尤公下車嘆曰吾無事弔奇第程身廉處事簡御物誠而已往幕府祖自裨帥至什伍以次漁食其中公鐫其恒例給餼必及額而餼亦無役時齋居泊然而物不外索問有需必厚與之値賸鍰必牒爲公家費士大夫歲時篚必報罷亦不置厚薄疏數於其間僚屬致啓於公必條析其是非進罕忤色退罕隱情將吏有過者覆露湔洗

之必不欲以一青銅人百姓有訴於公如訴於家必使之盡喔膝前而後已故公至之初當路倚若左右手久且以爲腹心矣將吏士民倚若神明久且以爲察父慈母矣同寅妮若良友久且以爲嚴師保矣大抵公凡事寧使大化小小化無凡訟寧解無結凡聽訟寧晝無夜凡罪寧失出無失入凡與人交寧淡無甘凡與上官處寧緩而見知無急而求合凡取舍寧廉於實無廉於名公真古遺愛無疑也公曉暢兵事手創海防志志草殺不示人客歲郡大滌公部署荒政本之兵法居多當公守光州以救荒致疾先人禱於寺且爲公祈子誦白衣經三閱月旋舉一子而疾亦頓瘳今松人德公豈從光州而公又以内艱去所以匿匿思戀悲慕而志公弗諼者惟七尺代言之石在

晴符蔡公去思碑記

昔江蔡公以司農郎出守松郡凡四載餘著有聲實拜江右勅兵使者一時兵師將吏以及士民舳艫相屬追送三四百里外公駐節慰勞數四乃反袂拭涕拜辭以去久之又醵金伐石以志去思而博士等徵余文爲記予惟松最爲東南巖郡苐潮汐驟衰驟旺而諸山又無刺天之峯東地之阜以鎭之故士子喜通脫無遠志縉紳士大夫譽誹自口不衡是非而以衆寡爲公私無定論百姓好訟好汰外腴而中枯無本計大要吳俗病輕

而松爲甚非得當世重人撫而鎭之未易治也蔡公甫下車凝然坐郡朝不遂爲矜章峻刻以挑時譽踟躕四顧省括持衡而后發蓋三邑之膚理脉絡隱隱躍躍全具於胸中矣臺使者委牒下公公衷而裁之下無瀆交上無撓旨務使情與法兩劑而后巳否則百牘爭不懼也否則百檄下不聽也是曰愼重催科之令迫於羽書至則公輒匿之匿之不得則下令於民曰民無恐我且以官爭公恐官民不恐公故逋賦往往無后期不能禁人訟而廷讞則寧晝無夜寧緩無急以聽其自倦倦則

宿胥之爪筆能徵之爪牙與游宦之頰舌其權兩輕而事不得不簡是曰安重閭里道路錙兩之奸海販江介尺寸之瑕文牒簿書隻字之隙文武將吏纖介之善惡與夫勾校庚藏之出沒贏耗公未嘗不知知未嘗盡用其苛與察第審操先覺於聲色之表而巳是曰沉重延見儒生耆老問疾苦退而就寮屬咨訪治狀開誠布公綴接溫洽然一步趨一咲語始終不以尺寸假人而人亦無敢以私溷公者是曰威重公受知於學憲泉甫方公蒞郡拜墓去則刑牲告像而后別凡所以護植方氏

之子孫者靡不至而絕不以私昵昵之座師且然而他可知也是曰厚重公自御儉薄于三邑無旁擾節索俸鍰以修學宮以賑士之貧無饘者瀕行至不能治裝而居恒又不欲以淸市人既去而始知公之槖若洗也是曰廉重有愼重而后可以剸劇有安重而后可以養福有沉重而后可以鎭浮有威重而后可以辟邪有厚重而后可以敦薄有廉重而后可以正俗公具此六德故在則謳歌而久則悲吟有去后思項者三邑水災士不徙鄉吏不恐輕去其官百姓儲一鍾半菽骨肉相保不

至探九揭竿牖林塢沸潰池者皆公所藏調護之元氣
在也公解郡之日秋毫無所憾獨惓惓以修郡志淼矣
淼為念夫河則可以乘荒寓賑而志非物力豐稔人才
充牣之時未可以輕議公不敢輕議而猶引領后賢以
成公未竟之志此亦見公不忍遽忘松人而松亦何忍
遽釋公哉故勒公豐績登之穹碑以志去思大抵公氣
局端凝辭令簡確張弛卑苦多有抄裁而獨拈重之一
字雅得公神情相近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公之所以獲
上治民也不得而親不得而疏公之所以推誠御物也
以此思公公重可知矣抑他日出處係安危顯晦司衮
鉞天下翕然稱社稷重臣曰蔡公者蓋自松太守始

司理孺初毛公去思碑記

郡司理毛公以治行異等擢解郡之日父老子弟擁車
下爇香前導而送之送者自吳門達京口舳艫相啣它
舟不能行又未能釋然於公之行也築祠郡東隅繪扭
塑公像以志去思而屬余文為記余惟司理秩
官也多嚴而少慈其出刷旁郡以月計還視本郡以日
計故士民親不勝疏愛不勝畏而譽不勝謗若矯為自
雄異挾臺察之耳目而復假史胥之爪牙擊斷從武富
見秋毫非不嚴立威名而元氣則稍然矣毛公理郡甚
久而於事又最練習案無留牘獄無滯囚此士大夫能
能言之獨公倉蓄其神明抑持其威鷙下以其身為乳
為保為吏師而不欲皦皦然刻深為名其苦心隱行
非特出于先后部章之外即公手條讞略十萬言亦有
未足以盡公者公嘗曰吳人鑿空好訟吾則以實心求
之既得情實吾則又以虛心衷之不敢鍛鍊不膠成案
不峻為詞色加于孤勞使得循牘舉案嘔所言而止於
公之世郡中之家無殘破者又請寬審法行之十郡公
不市恩也公御左右嚴肅鏑慎勸咲吏無所窺瞷而於

者亦無所事吏短長有事召署則洗手奉行文書而已公不市威也公出則旁郡就之質成入則所部倚之聽直如山之牘與流水之轍旁午車下而公委蛇曲折大事斧斷小事理解恢恢乎綽有餘地公不市才也吳大潦郡邑踟躕方削牘以請而公飛牒先之且面陳災狀凡賜蠲賜賑賜停賜留以至煑糜散粟酌盈濟虛皆出公條議中亂民不譁荒民不莩其伊誰賜哉而乃曰某局外人耳公不市功也臺使者屬公察吏公推轂賢者即寸長尺能皆采擇以聞否則湔洗之覆露之故僚屬

俱有聲稱無挂考功議者其宅巨室寒士捍庇實多公不市德也公攝縣篆議總書倉吏運兌及無名之供虛報之額皆甚悉邑有贖鍰付之公費鹽有恒例歸之諸買瀕行不能治裝僅槁櫜耳而公不市廉也公兩入棘闈所拔多知名士延見子弟談論經藝而外皆以忠孝節義爲主捐俸刻文正忠宣公集正學先生旌議爲張許二烈婦立祠其意表出俗吏上而公不市名也大抵行法者一有好名之心非伺候上旨則刻轢豪姓爲小吏必凌其長上爲人上必操下急如束溼太史公蓋嘗

嘆之所謂與勢家爲游聲治敢往無蘊藉而已公惟名心淡故酌情審而用法平不惟使人忘公而且使人忘公爲法吏不惟不欲人知而且不欲使當路要人知之然而桃李無言蔡藿不採下信爲神君上信爲畏友久而不勝去後之思則公之若心隱行真有萬分不可磨滅者在矣漢于公高其門閭子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卒如其言第不過曰治獄多陰德耳若公于治獄之外其苦心隱行尤不勝記非勒之穹碑則父老之輿頌臺察之計牒何足盡公六年之治狀哉因語祠者曰

高大門閭公他日且以中丞建牙至又自慶曰公以忠厚行聰明正直間爰書如此諫書可知吾曹皆有指南矣於是勒付文學范君碑之祠左且以上之惇史氏公名一鷺號孺初嚴州遂安人甲辰進士以治行第一拜廣東道御史

郡司理龐初生祠碑記

郡司理毛公以治行高等徵旦暮需次爲諫議士紳父老欲維縶不得則捧土建祠肖公像而祠之而內商某某又走相告曰公甞一揖理鹺筴有大惠於吾曹敢忘尸祝於是鳩工聚材擇地於郡之巽隅繚垣築堂刻日而就請伐石以繫去思余惟司理法吏也其氣嚴肅而商亢上與臺察之耳目近而下與士民之肺腑遠若與政特傳舍耳使公有傳舍鹺賈之心彼亦且如事遊旅貴人足趦趄而唇稽詹面咫尺即釋然忘之詎肯捐一鐶半菽禮瓣香於去後之祠哉蓋鹽賈之言曰兩浙年額鹽引四十四萬有奇而松居其一葢九大鎮儲胥在焉邊賈輸粮料於邊而支庫價於浙邊引之疏通藉於內賈而內引之疏通又藉於當事之掣法何如耳往歲松郡鹽額屬分司其後兼屬之司理第司理出刷他郡務動淹旬月一季既爾後季復然諸賈人欲守不能欲去不可欲訴則乖隔不通引日壅利日削惟有蒭視鹽立相對飲泣耳毛公既受事不復以四季爲斷隨投隨報隨報隨掣商無躭延守候之勞而引有導滯決淤之

利即使文牒堆案車轍踵門臺察檄召公迫如星火公必掣銷而後及之不他奪也於是諸賈人皆大悅服而公又清嚴廉介確然有不可賦者甞曰大丈夫曲木不息盜泉不飲焚玉投金此其時矣葢終公去日不敢以銖黍恒例溷公而從吏之供億措索亦因此剔別都盡或疑公矯矯不無束濕心非較量權度則峻立城府諸賈人惴惴或屏息逆嗉而不得言或重足捩眼而不敢近階前尺寸地者非必至之勢哉公曰鹽而市利與刻而市名是兩途者去賈無几耳故賈有罹于三尺者如法法之可矜者平亭之祓除之事不拘方善不執局務使其勞苦有所必申弊利有所必悉其他恤丁清課刷豪禁奸且不遺餘力曰今御史奉璽書督鹽非鹽臣實邊臣也余孜孜惟惠商是務商策行而大司農邊儲無窘非獨爲邊臣地而又實爲計臣地也鹽御史上便宜公從中贊畫居多皆秘不示人即鹽筴一事諸賈人知公十之五而不盡知公者尚十之九譬如俎豆祀公者能肖公之貌豈能肖公之心哉公苦心隱德拮据於五六載甚多非獨鹽策爾爾也其秖能爲公暢言者則又

有頌有歌有謠有合郡三邑士大夫之德政碑在

華亭井懋聶侯遺愛祠記

往華亭聶侯以治行高等召瀕行治裝不取民間一絲一粟老稚度不能借公爲執香魚貫而送之遠者及常鎭而後返久且思公不置則考室塑像以俎豆公於永永歲戊申公下車東南一望彌沼富者閉庾饑者掠於市公請賑請蠲請停請設粥局有尼而止之者曰莩廛多斃人且聚盜公曰民飢而死與飽而死孰善民以飢盜乎以飽盜乎於是召義民畀之薪與粟而擇士大夫之赴義者爲監督公親稽吉否至麥熟始罷公賑凡兩度雖村落必入雖風雨必赴雖孱弱寒書生必次第面唱給務使人活實飽餼無漏籍而後已其勘荒寧核熟中荒無核荒中熟其均荒以半折與半熟以全折與全荒已又省訟清獄禁奢汰法亂民如是凡朞年而穀價不翔踴萊色不溝壑矣荒政甫畢適當編審十年里役之期里役甫畢又當編審五年大役之期公下詢縉紳上調大中丞而中實以休養小民爲主往年役田僅十有餘公清花詭以七十萬計上戶出則下戶甦新役前則舊役後蓋於法最平于巨室亦最便而于畝剤亦最

苦公勞且病几蹙蹙有歸志賴臺使者交挽之薦牘旁午遂以卓異第一聞若使當路程煩簡廝其苦則毋公一年可以當他邑之十年毋公一考可以當京朝官之九考而又恩不責人報清不使人知不苛碎凝滯不含蓄摘發不挺險而走不捷徑而趨至今士大夫與鄉秀之子弟想望公之丰采真所謂中行之君子而愷弟之父母也在禮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夫大災疇有過於荒大患疇有過於役者乎自今以往飢者公所哺當者公所留是皆毋父之子若孫也尸祝而社稷之人無後言公無怍色雖百世不遷可矣公名紹昌號并愚丁未進士四川合江縣人

郡博士愼槎沈公去思碑記

古郡邑長吏有功德於民則攀轅卧轍以留之不得則伐石以志去思志去思無及郡博士者有之自愼槎沈公始夫士最難諷其口多誹而少譽進有唯諾而退不無後言喜私和非類而責備於賢者靡不至松人士獨于公心口俱服既擢北京國子監助教瀕行拜別於兩涯之間者若而人尾舟送者若而人不再宿而覩公於家者若而人及今伐石贊文以志國士之感者又若而人公文章名家博綜經術掌故而又家武塘去松一水便習其士風曰博士清曹耳誠無庸論守然官貧則率輕守輕則文章箧篚錯進而士品雜請首謝贄儀更請謝童子之問奇者於是月課諸生之文甦因以陰察其賢否而并詢其疾苦死喪不給捐學廪賑之又不給則捐俸又不給則家槖繼之矣居恒相戒無得入公庭走要路暴長吏短長有之面詰無少貸而當路以不肖徵則又不忍應也賢者雖至貧書其實登進之則又不忍秘也公為樂安今有聲治狀甫成而以水土病謝官歸歸數年而始拜郡博士度且望宮牆猶傳舍耳乃諗長

吏則步趨必恪待僚友則肺腑必折服創鈐檢簿書發願咲其他修宮修河一切以公私緩急之公大約以簡靜樸重為主毫髮不敢自輕其官故士無輕心而有剛長養教訓其待士之體亦日益重乃知士無賢不肖顧名師之去留何如耳古之名師莫如范文正胡安定兩先生文正掌南京郡學其後以文學有聲於場屋朝廷者多出其門安定教授吳中以侍講入太學其徒登第禮部所得士十居其四隨才高下喜自飭衣服容止翹類雖不識皆知為安定弟子也公曉習國家大策細論古今成敗隱微如指掌有文正之風以經義及時務策局通敏酷類湖學異日諸君子出而應世共成名公業之業吾不知轉思沈公又當何如矣諸君子曰善某不敏敢忘大數以負沈公請列名碑陰以志去思并為異日報公左券

滸墅關長王錢公去思碑記 此係改本與見香堂刻不同

庚子耕白石山中有客稽首以碑請余釋耒而問曰何碑曰以碑錢公余曰錢公権滸墅有廉名礱石而志之固宜東吳三拔之士五方之民而琢碑無異詞何也答曰答之關使者通商惠民公為關使者通商救荒雖司権實司命也甲子公以司徒郎入滸墅時方仲夏霖雨徹旬月米粟湧踴當事下遏糴閉糶平糶之令富人扃廩以覬數倍息饑者僵於途悍者掠於市聲聞遠近豪商大賈壅上流之粟莫敢前吳越且蠢蠢思動公曰吳越腹也滸墅咽喉也咽一梗雖有粟腹得而飽諸於是刻木張諭懸於蕪湖京口之間遠商有販粟入境者寬料一尺以招徠之土商有買粟出疆者給郵符以護持之去無譏訶來無盤驗粟舟不待召而集粟價不待壓而平而公猶未已也飛章以控朝貴洒涕以勸兩臺請賑請蠲請改折請設粥糜又請官游度關者連下湘楚豫章之粟而公猶未已也捐七百金以賑饑民又捐三百金以濟寒士且欲與守土諸賢盡截關稅共濟時艱而籲天無從唯有仰屋嘆耳至于征商免量料免耗羨

免回空之撿詰免矛會之供應免冗役之詐冐苛索不
攝訟諜不抑市價不縱大駔惡少年善政種種視前使
者則加寄視穰歲則加寛關政荒政遍枏灌輸於其間
公之言曰救荒非權貴也然司徒事也在周禮荒政十
有二聚萬民首散財次薄征舍禁去譏遂居其二今目
擊非常之重災而恐以局外委之膜外置之與其蒔萬
楖髮剝商以自肥毋寧通商以起溝中之瘠與其筐篚
餽牽媚貴人游客毋寧以此活餓殍而杜亂萌公識甚
卓公心甚慈而亦甚苦行且驅車往矣今年自春徂夏
雨霪霪復不休菜麥糜爛士民牽衣而啼如兒索乳如
母顧兒公一朝挈付後人懷抱中度飢飽何如哉公少
年高第脂膏不染能早透義利關米粟流行又能度億
萬姓於人鬼關闢吏如此事事皆可楷模雖司權實司
命雖司命實導師余故許之碑揭石五達之衢亭其上
以告繼公而來者

太倉州守順山王公去思碑記

順山王公之守吾州也最稱神明而忽以内艱聞士大
夫與父老走相告曰神明如公恨不借久任長庇於茲
土今且跣而行此非若入覲赴召時可以攀轅卧轍留
也無已則請摩崖一片石以志去思可乎於是太學楊
君謁余屬爲記余惟吾鄉之俗有近古而可貴者三搢
紳雅自好不敢操州邑士大夫權民間游冶或猾吏市
儈不使聞於上聽其自潰而後已公私之役急公惟恐
後而罕異同其皎皎者愼許可卽師保之語不能面從
而有當於心則誦述其言行吏事至傳之口碑以爲後
事師盍讀先司寇集所載州守之賢者不恒見及令順
山王公指僅再屈而已公初令夏津懲惡旌善不五年
幾至刑措考最擢太倉其治狀類夏津而精明神采則
更過之州邊儲最急向爲老胥漁食至三千餘金根堅
穴深公摘發其奸置之辟博徒不除盜不止訟師不除
獄不止公擒治其最有聲者不悛則并其比鄰父兄法
無貸白徒惡少年拳勇好闘所至不逞公捕治其首惡
重懲之民始大恐二三游冶兒鮮衣怒馬捍剛破義三

老莫敢訶宗黨莫能禁此不可令良家子見也公械而榜之市悍僧募施不如意則以死要挾公手示之徒出之境外乃曰稂莠去嘉禾生大憝去良民活於是與縉紳約曰若有直吾代爲若理無得闌入庭與縉紳約曰有不逮子大夫其忠告我無以簠簋及我門故限田之役悉絜于令而鮮有規脫者漕軍之粟悉及于斯而鮮有譟宄者自公下車以來士大夫進無私交退無私謁百姓弱者安强者戢以共成公勁挺正直之風則公之以也州人濱海多植木綿客歲颶風大作花無孑遺公

謂停新舊逋最爲苦心而不以告人太原王相公之喪遠近弔唁者輻輳至賓客委積費百倍恒時公毫不見詞色而護其遺孤獨至是皆有古人風此豈俗情可得而窺其涯涘哉假令公得竟其神明之政案無留牘類移之市無醉人類孔明囊無一錢類劉寵惜乎其以艱奪也余故采輿人之誦而樂識其事非獨以慰父老之思將使有志于民者推公之所已試其法可不待頃而具而公之澤彌深吾鄉之俗彌近於古矣公名萬祺號順山北直隸廣平府永年縣人中戊子科其父某嘗爲

州牧有吏聲益州人士世飲其德法得並書

崇德令周侯生祠碑記

周侯金壇人以春秋中鄉試第一成乙未進士文聲馳兩都度必且虛館局待公而公竟謁崇德令以出曰士之入官猶金之入冶㯼鋤鏌鋣惟所命金躍冶則不祥士擇官則不恪於是識者翕然知公為國器公為令十月奔喪還里父老傾國留公至絕韓棘轍不能奪乃退而捧土聚祠肖公像以祀之志思也祠成伐豐碑書其事而徵余為之記余史官凡文苑循吏例得書且習公治狀甚悉公邑綰孔道使軺絡繹什九治客什一治簿書卿才諳者低迷抑騷迫日夜不暇休沐而公至獨財治之公之治崇也損供億自身始清厨傳自行部始謝筐篚自賓旅始希謁見自邦大夫始酌虛實自鄉賦長始掃宿蠹自隸胥始穰旱潦自露禱始敦詩書自諸生逢掖始蓋行之期年而部使者以下無不恨得公晚也既去而父老子弟無不人人恨釋公早也世言文人不習吏事公下車以千里追鋒之才奏期年臚頟之治至使人咏歌謳思私憶公之短長肥瘠以告像者務期於如見公而止藉令積朞年而至久任轉其宰一邑者而宰天下吾不知又何如尸祝公也學則肉食仕則血食大丈夫顛背之事畢矣古文苑循吏未有合傳請為公書之祠下為文人一吐氣焉且使後事者知一年可以樹政一令可以自樹政不必久惟其官官不必擇惟其人。

劉河游擊張公去思碑記

劉河張公以游擊將軍擢東粵陽電參戎聞命之日父老將吏請之兩臺慰留數四不得則軔車縶馬萁綏公行又不得於是公屬施君某函書幣而請曰吾曹欲頌而短於口惟先生之習公而詞之孅也請碑道左以志去思余曰異哉世久承平右紹紳而左介冑文士短賣操空言以束豪傑豪傑瀕首裹足而氣不振因相與翱翔容與飽嬉以老甚則傲視其屬虐使其衆使人不敢平面視在則赫赫去則巳焉詎有繫思如張公者哉公初關圻郡再閫眞劉既拜劉河游擊將軍河當婁江尾大海之首最爲東南大𨈆處總戎鎮其南備兵控其非御史中丞建節於西聲勢相倚如左右手非名將不可辦而張公饒兵略膽度識量迥出人表有八面受敵之才萬夫不可奪之勇初受事先以廉次以和而中約之以節制任隸尺籍者大概紙上空名遇挍視倩市人相欺而軍士糧得充腹者無幾或遠齎於私橐或影射於要室伍几空無人公議汰議簡士不慮廪伍不虛士而公不市剋核名請餉必以期授餉必以額無染指

無吮髓自得廉將軍而人人衎飽飫而公不市矯激名海多島嶼亡命窟其間鹽盜出没與波上下公牒則藏歸也如卸繪象罕有倫力聞者皆相約莫敢犯境上而公又不市搏擊名奏功幕府輙以分予其僚屬其遇誤者覆露之甚則陰爲之地而不使聞其它卽步卒舟師皆與之同甘共艱而公又不市惠愛名公具此數善其廉威能令偾帥落胆小兒禁啼至於赤心自許使人人背以公爲親已則不忮不求不矜不伐得之閒野洗生疾訓者多矣公今去矣而軍電白電白在保障山谷中民佪寇苟宜無事名將才獨以公才守爵然置之寶玉之地酌泉知廉焚玉見性非久　上檢部使諸廣牘特懸方千里節鉞授公赳赳桓桓以竟韓白衞霍之業石崖天齊可磨可鐫但將士畏威懷德者不勝悒悒去後思此峴山所以有墮淚碑也故喏施君之請而伐石書之非特志遺愛且以勸後之來者公名可大號扶輿世官南京羽林衞萬戶侯中辛丑科進士

丁大司空四賑亭記

青浦邑城中之南新建丁司空四賑亭司空嘉善籍而亭青浦者何曰司空四荒四賑捐金錢米粟以萬計遠近流亡聞而爭趨之吳江青浦地勢窪下與公泖居相接壤其食公之德爲尤甚往萬曆戊子大水庚寅大旱戊申甲子又大水而粟價翔踴極矣當事下遏糴閉糴平糴之令富人扃廩以覬數倍息飢者僵于途悍者掠於市豪商大賈壟上流之粟莫敢前民且蠢蠢思動此吳越何等時也公謝絕諸事閉閤以救荒爲第一義搜

括先世之遺貲積粟先賣糜次給米乞米者擠擁不得前則令泊舟於數里外公載米唱發之又爲其風雨計則施以葦蓆爲其寒慄計則施以木棉布襦不問浙直不問男女老幼計口關支務使人人各饜其果然之腹而後已其他齋禱於神明上書於朝貴請折請蠲秘不使人知亦不望人報公豈有分毫市恩要譽之念哉公每賑捐米二萬石再賑捐一萬五千石三賑一萬石四賑六千石其全活人不可勝數浙直請碑公公辭請祠公公又辭竟不意爲吳江所先青人俛而嘆曰屈指戊

子以來吾儕之死而生骨而肉者其誰非丁公所賜也子而子孫而孫復得享有一錘半菽之飽者其誰非丁公所再造也今不祠將無爲吳江父老所咲上狀於郡侯方公孫大夫鄭公朱公皆曰後矣至是醵金召工鳩材陶甓而亭不半歲告成茅官師士民僉悉公之救荒一端耳公筮仕句容令廉明精察理縣如理家愛民如愛子七年不謝薦舉兩覲不餽京儀力止胡中丞會題吳士期而其後胡得免於清議人稱公爲真縣令。已擢其臺張江陵修隟所劉公之怨屬公按逮鍜鍊其贓事公

辭以疾江陵怒抵其揭於地公歸而江陵敗然未嘗翹故相之過以博名高以希速化家食二十餘年寂寂也人稱公爲真御史。已薦起南廷尉歷奉常操臺憲拼門更顧役定妖寇治橋道濬河渠疏錢法凡爲民節省爲民諄諄排解勸諭則家庭爾汝布帛菽粟也人稱公爲真中丞。而義倉救荒則天若以此擠專授公。皆歷歷有奇兆焉。公二十時曉宿書樓夢見程明道先生遂行四拜禮及宰句容入上元縣後署東偏則明道先生神像在焉故上元簿也公肅衣冠而拜之儼如夢中遂有志

於聖賢萬物一體之學此公學問之所自始也又在縣夢義倉二字覺而異之後經滁州鎮忽見太僕寺懸義倉扁即心動遣僕建倉於宅右以應其兆尋夢纍纍建䟦而號者若而人公嘆曰吾此生得無有賑飢之責乎此公義倉救荒之所自始也往歲兩臺上䟽請詔表揚特加公子太保賜扁建坊以示風厲而公辭愈堅奉旨卿捐貲賑飢原非博名加銜建坊義當示勸乃懇辭至再准成克讓以昭無所爲而爲之盛心該部知道青人走相告曰詔書以義許公以誠亮公而未嘗過抑吾

儕之俎豆公也大恩不報計莫若建祠祠不許計莫若改爲四賑亭公將何辭以拒我陳子曰爾曹何知我將告汝公辭宮保正當魏璫爵賞濫觴之時辭建祠又正當魏璫稱功誦德之日迨海內璫祠盡毀而后始服公之讓再讓三且愧且懼穆然其有深思卓識高風先幾定力挽回士大夫廉耻名節於人間其功不在救荒下是亭也豈獨碑四賑而已哉

青浦鵬南韓侯德政碑記

韓侯以戊申春莅青溪歲潦力捍大災民復故業庚戌篤朝車青人請而獲免至是擢長洲令上書挽留者匯相齧而長洲吏民逆境上曰此吾侯也汝何有焉青人則又曰吾韓父也汝何奪之於是爭請之臺使者臺使者咲曰是安得百億化身使兩邑家置一侯哉青不得請乃謁予求記公德政樹之道左蓋青建邑僅三十餘年華上割田多瘠而少腴其鄉賦是上上者不能當中小豪而兩邑官籍田復居半徵稅則額詘逋讞則岐而

歷之他所臺察郡大夫朝傳至而夕不能應如坐村落蕭寺中所謂大要俱無耳尚堪無歲哉地本澤國吳淞久湮上流不洩震澤澱湖之水合流東北民且立沼矣侯齋宿露禱徒步風雨泥淖中指俸首倡遠近赴義旋即請賑請蠲請平糶請設粥糜而侯且曰飢民非特用威難即用恩亦難救荒如用兵要在分數明法令信簡而不苛整而不亂乃克有濟其散粟也侯入鄉令民坐田塍間隨舟散給之民入城侯令民列城上隨車唱給之粥設八局侯至親臨焉視爨汲嘗旨否撤局之日復

散錢以助耕者而民自是始得贏来耜播穀種矣侯曰
未也吳民所恃耕織耳猾賈乘災射利布價不登侯禁
何其贋鑄金者而又召諭使少昂布值青以外皆受罰
侯又曰未也乃稽擒渠稽解宇繕學宮而市人有耕手
以飽者侯又曰未也傳徒不除盜不止訟師不除獄不
止爲捕治最有聲者捕其門徒出境而後已又擒白徒
惡少年立斃之民始震恐侯又曰未也大蠹雖除大猾
未定於是手書條令裁公正均荒絶開津貼匙賭夫[illegible]
邑覩荒熟爲重輕而荒區又覩消長爲重輕有居閒[illegible]

張其書通衢而不數日皆悅服侯又曰未也吳最苦[illegible]
兌而青爲甚因與漕弁約曰粟不良責在令約束不嚴
責在弁軍無得擇民民無得擇軍採策泒之公平而止
其旗軍橫者請之當事械常平前弁唯唯無敢譁而漕
耗減過半其他征科有法鰥士有思決訟無三思無再
宿僚吏廖拳綦足而不敢奸侯之一顰一笑又非部章
存牘所能盡侯也侯傳學精詞翰旁游百藝彎弓飛騎
燕趙客所不如以侯挾文武異才近可列障乘陴遠可
備國家非常緩急而侯落落穆穆未嘗少露鋒穎亦[illegible]

以疾言遽色加人舞滑挑之不應彊禦迫之不動懸鏡
而肝膽照迎刃而理節解其批決類穆之要路而能勤
勞民事又類公家韓忠獻故借侯青溪青不加簡借侯
長洲長不加煩譬如陽春花有高下而春無短長又如
獅猊搏象有全威而擒兎無偷力侯何擇於兩邑間哉
先是青荒甚當路欲移侯劇邑侯堅謝曰赤子臨危而
棄之不忍遺艱後人不祥爲拮据視事如故一城斗大
官署蒸濕日坐積霧浮水中出無佳山水與游居無去
大夫弦誦觴咏以爲樂而侯安之若一日晏然三時[illegible]

食不謂苦俯躬從入窮鄉不謂陋會計廪庾出入毫髮
經手不謂煩余嘆侯非學爲令乃學爲苦行道人也解
邑之日青復大潦侯奏牒如前至長洲又以吏折青賦
請之徐中丞其夢寐精神無一日不與青人俱今一旦
迎侯以去兒方乳而奪之毋病方起而奪之醫駕輕車
就熟路而奪之王良造父青人其忍釋然於公哉余故
代父老言以志去思且告後之守土者侯名原善號澗
閩丁未進士非直隷人

徐公碩庵德政碑記 代

碩庵徐公之理廬州也靖變有奇功㢸奸有勁節雖[illegible]削束還朝野震之已公論重明推轂銓謀無虛歲而公了無速化心但補理松郡而已公不先不後適當漕運之艱難不進不退又當功令之叅罰拮据奔走抑首而莫敢伸重趼而莫敢息屏氣於喉嗉之間而莫敢控太夫人垂八十而未沾一命榮役人見公狀爲寢食不安意色不平而終無以報公焦勞之萬一於是塑像代石俎豆而尸祝之卽今上海倉内之新祠是也公起家壬

戌進士官廬州乙丑春悍軍飢民豎旗聚衆焚刼於合巢和無四州之間公未經憲委矯節登車縛渠帥散脅從立消焚林燎原之勢布置精詳善後而返此郡理所未始有也汪大夫心淵徐賢守也崔呈秀掩其汙閣郜賊之功而横以十九萬贓坐之公奮不顧身反復辨難夾不肯殺人以媚人并與汪大夫同褫職然後已夫爲人辨贓而得受賄之名爲朝廷守法而罹枉法之報此郡理所未始有也公以天啓乙丑削藉崇禎戊辰賜環其臺臣荐者龔公萃肅宋公禎漢袁公弘勳科臣荐者鍾公炌陳公獻策部臣周公京或推起廢或推殘倖考選而公循資平進爲松理此郡理所未始有也任郡理但署官評以制漕弁之横而今且協催漕粟以刑獄而兼錢穀以刑官而代縣官此郡理所未始有也華上青漕額三十五萬上海居十一萬餘地不産米民且告饑公與方郡伯設法賑之力拒先七折三之說以補足三千六百石之粮乃大河弁李師靖以折兌洶呈而漕使者以公遲悞罰級此郡理所未始有也叅罰以後合郡之公呈公揭傾城洞野而出上兩臺上閣部當路又爲

之會疏題留此郡理所未始有也題留雖堅候旨未下委之轄舊事辭委之摒華象又辭此郡理所未始有也舊漕甫完新漕又接經營兌局者歲尾歲首凡四年僅開兩級此亦郡理所未始有也去年風雨彌旬棉花如掃漕粟半有半無漕賦長且日欺日玩賴縣大夫以軒頗好語慰且勞之公以嚴聲厲色趣督之跡若異同心期共濟此亦郡理所未始有也今東南無官不難而獨難於理官無地不難而獨難于上海甫當及瓜之期仍負積薪之恨凡父老之爲公寢食不安意色不平者

蹻雷蟠屈而無所之則請付之七尺代言之石倉漕所貯也倉之舊縣署公所憇也公茔宋在此則俎豆而尸祝之亦應在此父老某某等請碑之宿意也亦二百年以來郡理所未始有也若夫公之清如水明如鏡直如矢四郡誦之如慈父僚友信之如胞兄弟當道倚之如左右手其見於口碑荐牘縷指不勝書而書兖漕之始末獨詳蓋漕雖累公而松之士大夫父老終不忍負公也即日開倅復級以銓諫特徵亦還公應得故物而公年來遭逢之不辰俯仰屈伸之不如意此碑其左驗矣誠感慨而爲之記

郡司馬黃公署上海惠政碑記

我黃公仲石所至人愛所去人思蜀楚之政播在朝聽主爵氏推擢松郡司馬專轄海防蓋人與地交重也公起閩中世家與伯氏太史自少砥礪相師友博綜朝家掌故及三教方聞之書顧盼慷慨留心當世已而俯就一郡出其土苴緒餘直可乃游頡脫而不足辦者公下車分別將吏之勤惰蒐討阨塞之險易稽核軍伍之虛實酌調撫御之後先移権権理總釐釐治舉無餘便橐無餘私自千石以上兩臺以下皆交手受成以服公之才誠兩合而公亦廓落大度益發舒其所長或擘畫於數言或取裁於俄頃不吐不茹不懟不悚沛如也會當路檄公攝郡篆一署華亭再署上海華上老稚交奪於境上惟恐公後之上海最苦役役最苦花詭大中丞曰均役莫若均田公曰均田莫若均貼因計田以論貼之多寡又計役以論貼之重輕使小民無無田之役而巨室無不貼之田中丞之法伸而縉紳之體重此公之功也故事漕兌者左軍輒抑民左民輒抑軍自徐侯中漕備役事者惴惴有戒心公與弁約曰粟不良責在我軍不

馴責在汝請各嚴約束遵漕規相與平亭畫一而從之
單無梟譁倉有餘粟此又公之功也邑令之出入臺察
之送迎勢不能不具舟楫以從臨時責辦此曹非倚豪
家則竄而匿矣於是編及大戶而多金營脫者有之累
歲賠償者有之名雖埠頭實稱劇役公募以官帑不煩
民間而城野始得安枕此又公之功也上海城三面瀕
黃浦前許僉築堤護之水齧堤圮公見曰無堤是無城
無城是無民也及今不修後費滋巨乃捐俸召工畚鍤
雲集甃石錮鐵屹如金湯其長以百丈計此又公之功

也其他汰債帥擒博徒鋤治游手惡少年暴骼賜槥疫
民賜藥餌囚賜薑茗其冥德種種不一而公明不市察
清不市名恩不市德勞不市功不惟自處無事而且欲
使人無事不惟不使人知而且不欲使當路要人知之
然桃李無言蒸藿罷採士民信爲神君臺察諸大夫信
如左右手亦由公長馭遠略繫東南半壁之重若使朝
宁超格用公授之麾幢節鉞即周文襄海忠介何難屬
行哉與有頌口有碑士大夫別有記他日採風聽謠者
自當與伯氏文苑吏績並傳碑而屋之以代俎豆

戶部念劬劉公滸墅榷政碑記

楚念劬劉公宰永邑實政有錄去思有碑條畫便宜皆
可令當世法擢戶曹尚書郎司榷滸墅公難之大司空
曰金鍛百鍊而彌堅王炊三日而不變非劉君潔士曷
能當此者乎公下車咨問疾苦謂竭澤則病商漏網則
病國而稍以已與之則商與國交病計無若倡之以廉
廉則胥史膠拳馴驁斂手莫敢挾使者咸指名宣索而
長年賈客亦且安於故常而無所恫喝攫撼益榷政本
源之地清矣於是議蠲革若鋪家供應若行戶若加耗

若小港委官若白役若白攔是也議蠲免若船之丈尺
五寸以下若回空若農庄若醬蔬販豕是也故例一日
啓關者再公一日啓關者三不壅不滯不爭不譁遠近
聞之皆踴躍稱快恨不朝發而暮集關下而公遵時不
辰其艱難有十倍於曩時者當癸亥秋冬之間火星入
斗斗故吳越分野處也土燥水涸芥舟爲膠有司檄疏
鑿檄築堋賈客長年收帆駐檝數百里外則道塗之艱
一也妖言煽亂無風而搖而吳越爲最甚恐佈熒惑惴
惴然搖手相戒莫敢前則道塗之艱二也當此二艱頓

且大詘若更感之如夏日畝之如秋荼人實有心其肯熙熙穰穰而來乎幸春間稍雨水程始通而妖言不逞之徒擒薙强半故商旅稍來集公又去泰去甚多方以招徠之不旁聽詞訟不苛罰片紙宴會出自官帑市物與之時値加意節縮修官塘二千六百餘丈修吳太伯張太傅沈烈女祠三所期滿戒塗而公之槖若掃矣闗譏而不征古之道也今水衡則佐將作舟車則佐度支甚則必欲取盈以佐軍興巨貲非付之廉吏仁人鮮克濟者公捜剔宿蠹如拯湯火綏惠商民如護頭目避遠

金錢如畏垢賦此商之所以攀帷卧轍不忍一日釋於之行去而思思而碑實出於感激涕零而非可以聲音咲貌得也公前宰永時當　福藩之國力抗權璫當靈寶之變計散賊黨定亂以不殺為威權關以不貪為寶有人如此使之善算國用則張皙巧計運儲則馮勤執奏宜索則梛約按之銅山金穴中則伯夷也一關使豈能盡公之才品哉世有物色廉吏仁人者請質公代言之石公名應遇號念劬湖廣孝感人

姚太史風樹堂記

往乙丑秋携一葉弔孟長節母于婁門東之十里餘步月入村太孺人輿櫬猶在舟次肅衣稽首退而愴然久之詩以贈之時夜分矣猶聞丁丁椓木聲余問何以曰先慈營欲結茅墓旁而未之逮也奉遺命考室三楹其中龕奉父母主兩旁供如來置苫塊出入謁于斯春秋薦於斯食於斯寢於斯生於斯死於斯題曰風樹堂志慕也堂之四周長松數千章老梅數十本修竹數百竿雜花穠紛群羽翕集隱几聽巢燕之泥横渠下捕魚之

冠蓋濶希甌笠狎至望見者疑有僧寮農舍而不知為孟長太史公蛩吟鼠泣處也孟長居廬閟靜嚴潔酒肉不御國事不談非特精講禮家言抑亦得放士逐臣居貞儉難之體但恨不早搆此堂以娛太孺人耳太孺人而在或為介子推之母子遯綿上而耕或為袁夏甫之母子穴土室而視今兩者無一焉而以區區五斗之養母且病而殁于京扶三千里之喪至淮陰聞嚴譴母且震而匍匐於道老魅遣銀璫四出窮捕鈎黨人吳兒拴摧數萬餘捉緹騎撲殺之文起孟長莫能禁命在箕風

手口間太孺人有靈度且登于木牖于梁盻而祝曰尚慎旃哉而禍且岌岌矣笞劉元城終夜熟睡鼾聲撼牖屋徐有功殺之三宥之三而神色不變彼何人也孟長何人也徘徊墟墓有時定睛不相屬吁嗟不相聞俄裂眦作電光俄大吼作霹靂鬭一似飲重恨茹積哀絕未見虩虩震驚有索死覓活之意或勸之斷髮而逝夜登而藏弗應也丁卯見毋畢會　天子剪除元兇拔登眾正風木之堂蕭蕭翹翹卵不及瑕巢不及覆孟長行且告墓出山矣其言曰重耳以十九年霸晉勾踐以二十年霸吳老氏胎於腹中者七十餘年髮垂白而後始出世今某毓盤于乙丑賜環于戊辰雖之離毋也學道修行人之去死地也得無太早乎子何以教我陳子曰孟長鉄漢也廬墓之三載直抵重耳勾踐老氏之數十年良醫成於折肱神仙成於息踵名相成於憂患出山非早請爲脂車秣馬以壯君之行但願孟長坐中書政事堂如坐姚家村風樹堂中可矣於是爲記

白石樵真稿卷之四　終

記

五學學田記

大中丞徐公鎮江南甫下車檄四郡長吏曰今天下賦煩役重吳爲最吳中民苦田士苦無田坐是日益貧惟四郡爲最此皆我司土者責也甦百姓之困無素淸役田欲贍多士之貧無若置學田於是嚴查四郡花詭奉旨永著爲令勒石成書矣適蘇郡丞許君攝關務得溢壂羨金六千一百有奇牒聞大中丞大中丞質之直指易公薛公曰以此贍士可乎松郡郡守張公受命擧畫親履田必躬勸刻畫圖號使售田者不敢借瘠爲腴佃田者不敢隱多爲寡至是而大中丞愛民養士之心始兩快而無遺憾矣古者士有塾塾有田今高才生餼於官者循故額止矣而士之蚌窩不黔螢案不膏鶉衣不結鶉居不伉馬鬣不封者得大中丞而始克有濟善一履畝有籍徵租有程歲出有經歲入有會塞奸詭隱射之門杜豪强兼幷之竇善二非贖鍰非沒產非强富人之樂輸者取諸榷羨而自足善三以榷羨附之　朝則

恐開增額之漸置之公家則又恐那移飛借或化爲烏有子虛今不惟貧士沾恩抑且大中丞見節善四松郡田創自宋泰寧間又再創於郡守黃公潤歲久籍亡不聞有給自大中丞者有之自徐公始善五大中丞起家松司理人疑其義切幷州而推之偏及於旁郡邑子弟無公門桃李之私而有萬物一體之量善六一擧而衆善具大中丞足以記矣說者曰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爲然嗟乎士當以此自責上不當以此責士顏氏之貧也而簞瓢曾子之貧也而肘見子路之貧也而負米聖門且然而況後世之寒書生獨望其以苦節固窮是尤乃非人情乎然則大中丞之學田其關係於士風士氣亦甚弘且鉅矣雖然易之頤有云觀頤吉觀其所養也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夫士能養正而後始不負大中丞置田養士之德意請以爲記幷以爲松士勸焉

修松江府學記

晉江蔡侯守松郡安重廉明吏畏而民懷之政旣成則與郡博士沈君等謀所以維新學宮者工竣諸生訪余請一言記之昔者宋仍五代兵革之後開基四世歷六十餘年而海內之庠序十不與一真宗初即位好飾太平猶日州縣士滿二百始得立學其不及額者許立孔子廟而已故宋之名士大夫廟有記學有記而學無記之記無聞焉我朝廟爲主而學輔之其制度視宋加矣而人才猶少遜于昔者何哉高孝基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劉邵云觀人者必先平淡而後求其聰明夫器識不足則聰明皆爲浮氣所驅使于是內濃而外躁寡守而多營日盻盻長吏之庭以非分相假以不急相干有司望見引避惟恐後或謁廟而不登堂登堂而不横講席排列殿呵疾趨以出况肯徘徊嘆息于廊廡闕廟之間者乎即有好文長吏間欲修舉而監司不督責簿書不期會一切以迂闊視之相與刻日待遷如郵亭敗壁掉臂而去耳其銳意學校者老師宿儒挑之以堪輿不可知之事叢之以更張紛擾不可竟之功始而懼旣而疑不得不姑且議罷以俟後之人而後之來者又若是學其能久支耶蔡侯爲松守有經術待士寬嚴折衷皆有恩禮郡諸生以修學請侯即日移牒兩臺限日度材計時凡若干日計費凡若干兩其左右前後河工稱是是役也財以俸倡故其用給人以悅使故其工倍不撤他舍不鑿旁河故好議者服好動者止此皆侯之深寓不爭而教士以淡者也昔蜀文翁爲太守重學較蜀人用殿旁石室以像翁王沂公守青興學于齊守鄆興學于魯齊魯之學者祀之不廢今蔡侯有文翁沂公之遺未知郡學生洒掃一席地當置誰左請伐石記之以俟信于永永沈君經行潔修淡然德素雅與侯同心紀綱學事多得其力法得並書

修志始末記

郡伯禹修方公祖下車以來一塵不染百廢具興歲穰人和惟焚香披閱圖史而已展及顧文僖公舊志屈指百二十年人文漸覺凋落有感於大方伯七澤張公之勤請也申之臺察謀之寮屬諏吉告文於左正學先生而薦紳孝秀咸集焉約十日一赴求忠書院分曹議之久則或至或否又久之凡郡中零星故實亦無復有投牒掌記者矣於是郡伯敦趨不佞儒更亟儒逡巡避如前命彥直曰我將助予先大夫私錄志事秘笥中稿曾

欲稟承先志以成一郡之書鳩輿閒蒐佚藉移舟不憚千里挑燈每及五更今且傾笥授子矣儒大喜乃由山入郡不佞住東頭彥直住西頭繪圖雕棗始肇厥工而郡伯又聘章吉甫以匡儒之不逮儒謂吉甫曰自來修志者比擬於修史吾獨謂史易而志難史有起居註有編管章奏事繫歲歲繫月月繫日先後班班可考鏡而志有是乎一難也史不得求之譜令故家子姓如鄭予之能言其祖王弘日對千客而不犯一人之諱者誰乎堂構雖仍譜系不熟一難也先輩陸澄有地里書顧野

王有輿地志非郡史材乎目前了無可尋即楊潛徐碩張之翰孫冉諸舊本亦類龜毛兔角矣一難也倭奴躪內地轉餉徵師闕未書城上海邑青浦闕未書鄭僉憲均田林侍御均粮徐中丞均役闕未書張江陵下履畝之令縮弓溢額闕未書海忠介濬吳淞闕未書嘉靖辛酉萬曆戊子戊申大災大賑闕未書十年編里甲五年編收解闕未書諸如此類書之則其詞不雅馴雅馴矣而情形不必其精核洞達一難也史臣秘在禁廷監以勳戚總以公孤雖外僚不敢妄窺著作尺寸之地今圖

史縱橫於蓬牖賓朋剝啄於衡門一難也儒以七十四老人荷擔一百二十年曠典狹書細字複界重行曠曠行霧露中耳且才者遜之而拙者任之上衮遜之而布衣任之又一難也志之難如此可奈何吉甫曰是不難項奉郡檄人物如史例生不立傳矣郡伯留 覲得從容設處以觀厥成干旌不時至矣廪餼不時餽矣舊志徵引書藉寥寥無幾今采輯至三四千卷餘如 累朝之實錄及省直郡縣之通志括出無遺儲蓄多則排纘便矣同事者或工於考古或敏於濡削或嚴於訂訛或

密於收納部署少者助若老健者助若鈍同事踰年俱
銷歸於太和鑪冶中矣志何其難之有陳子曰善乃與
諸君子尅期竣事稿甫脫而剞劂隨之視顧志卷帙頗
多歲月頗速而整齊精簡以補隆萬之遺則俟彥直歸
而謀之而余志始無憾余力已止此汲深窘於短綆道
遠躓於疾行志雖不工不愈於今人而姑待後人今歲
而復待他歲者乎若其中役法荒政郡伯謂東南民力
民命所關不惜饒舌盡言之而小敘之似諷似諫則匪
匪徵寓錫羨倘亦司牧者問織問耕師蟻師馬之少助

哉此崇禎庚午辛未修志之始末也是為記

上海呂侯疏河碑記

上海澤國也百餘年來縣不得水之益城中市民麗礫
苴礫襍投而豪家大族漁閭井小利岸日益拓河日益
狹久則屋其上無故跡可尋不久則更相傳更相售以
為固然子大夫有議疏者顧盼不敢動輒議輒止故市
民旱則涸滴無所求潦則溝澮無所洩穢則蒸厲火則
延燒此城中腸胃之大害也城西某河漸成平陸郡邑
往來者非步即騎不然取道龍華轉黃浦始得達潮退
則一芥可膠風橫則萬斛可覆此城外咽喉之大害也

呂公甫下車顧而嘆曰古者居民立國必通川澤之分
今海上水利久淤司土者泄泄然略不經懷父母恐乎
哉非無良父母直無醫師耳請為父老疏城中河河淤
有屋其上者不問單赤豪貴立撤之如河故址而止凡
百日而工竣乃疏城外河城西自肇嘉浜至新港涇十
八里城非虬江達嘉定涇十五里丁夫雲集又值歲晚
冬暵凡百日而工又竣自是郡城之舟直泊縣門夾涘
者舍浦而城矣行者舍騎而舟矣步夫爭担者息矣疫
厲不作祝融無權矣怒風暴雨沸波狂瀾莫復為梗矣

赤田高壤耕者有溉灌矣舟可夜行捕盜無所掠矣脫
有急水泉足輸輓便不苦渴不苦飢矣是數者近則貽
目前之利遠則垂數百世之利目前之利利細民利商
賈利豪家大族數百世之利利人文利城守其初刱議
常人難與慮始今里曰呂公街河曰呂公泉一二悠悠
之言終不勝億萬姓途歌巷舞之口禹鑿龍門而聚礫
西門豹鑿十二渠而曰百歲後令父老子弟思我今視
呂公果然矣海上洋洋大國通來百度廢弛幾如郵傳
莫知稅駕公修贇庠修城櫓以及衢路闤壇囿圃亭長
亭等皆綜理之制作煥然如更闢東南一樣禾巖邑而
無若疏河工尤最鉅公腸無媢骨故不懼心無嗜好蘇
不染目無塵翳故用人得盡其所長而不敢欺而總之
皆行所無事也公嘗曰易卦鼎之後繼以震震之後繼
以艮凡勢不得已乃鼎革革不得已乃震動初與民更
始今與民休息其惟艮乎疏河以後諸父老子弟可以
長無事矣博士王公某沙公某曰公言善請記之并記
疏河之始末以碑之石

重修泖橋澄鑒寺記

澄鑒寺與洙涇楓涇東西相望前後皆空水而有甫田
居其中溝塍環匝于四旁泖橋橫擱之于巽上今橋圮
岸斷不可行獨僧寮佛閣露于菰蒲竹樹之間景與地
僻游人未嘗過而問焉此寺建于唐天寶六年者爲鑒
禪師歿而重建者爲宋本一淨慧禪師入吾明至嘉
靖困倭困役寺頹僧孤自筠所果林二公至畚土礫薙
草萊募修四殿而後敢葺靜室栽蔬種竹稍稍有一枝
之安自是招集緇侶爲慧燈梵儒空外梵儀紹初了鐵
廬岳一音經營拮据殫厥心力日諷誦水聲中絕不與
世緣相附麗余聞其鐘鼓分明又見其僧儀嚴肅就之
談無秋毫塵土粥飯氣嘆曰此浮屠中避世隱君子也
因信信宿宿朝朝暮暮或泛月放棹或聽雨聯床慨然
想慕白牛居士之高風船子夾山之古德而不及見猶
幸有寺中本色道人可與聚頭磕膝作無生話耳因相
與商略指點按休咎顧向背漸次部署整頓之由榆陰
逶迤而入爲山門額曰泖上第一山由門而入兩天王
踞于左右額曰澄鑒禪寺又入額曰大雄寶殿供如來

歷尊由殿東南實一門額曰小補陀其內曰大悲同曰
觀音殿由西北實一門曰牧給禪又實一門曰清音堂
清音堂之後曰竹君堂竹君堂之左曰香印齋香印齋
之左曰竹篠東偏頭其他靜照軒拄笠軒庖庿場圃之
屬不勝紀東南竹扉濱水而居舍筏登者自此始曰渡
錫渡錫而外無橋可接無市城村聚落人往來其地以
水勝以月勝以竹勝其僧以戒律勝以詩書勝以幽淡
枯寂勝其內外榜書以刪峰海中丞元美王司寇荊石
王文肅思白董宗伯凡夫趙徵君署題勝此皆綠主稱
上慈而下孝前恭而後儉好莊嚴聖像門庭而不好私
藏好文好潔而不好求人知故士大夫樂與之游顧其
地絲淨不敢吐入其室如見草衣木食之高流動色相
敬周旋從倚而不忍遽舍去也今筠所梵儀果林巳侍
影堂而諸弟子念其權輿之所自始如燕壘如螘窠
泥撮土一一從口血咿啜中來廢剎中興厥惟艱哉後
之繼者辛勤善守之大檀度宰官長者悲憫而擁護之
此寺世世金湯不朽矣故陳子諸照白之勤請而為之
記

嘉興東塔寺免役碑記

古者佛法付國王大臣故唐有裴休之輿黃蘗宋有蘇
子瞻之輿了源辯才張無垢之輿覺率悅其名位勳德
如雷如霆皆當世號稱巨公偉人而獨好方外奇衲之
游擁護叢林如衛頭目以三昧力搏取梵釋龍王之宮
置于人天摩霄戛雲駢星麗日末法敎衰無復大搃持
出而羽翼之而里胥狡猾者耽耽睨于其中巧唆橫索
甚則困之踐更鉢貲不繼則悉齎長住物應之又不繼
相率鳥獸散屋殘寵墮如村落逃亡者往往而是嗚呼
彼獨非王民也歟哉嘉興東塔寺漢會稽太守朱買臣
之墓在焉肇于蕭梁而盛于唐宋爲華嚴五山之一唐
中宗文宗之御贊宋孝宗之奇跡以至名公卿高僧之
題咏不勝紀頃者陸冢宰五臺馮祭酒具區包學憲瑞
溪孝廉心弦捐貲創助凡多寶塔普光明殿毘盧寶閣
禪堂悉次第修舉頓復舊觀爲浙中第一名勝地也寺
址僅一十六畝餘里猾以僧籍涸報坐坊廂之役者十
之六奔走疲命衣鉢如掃其欲控而無從者久矣婁江
陸侯令嘉禾聯稱神明編審寺中平直如砥巳顧寺僧

而嘆曰僧佛弟子也披緇髠髮而與編民肩摩訟堂中一宜免地額不滿二十畝二宜免導春東郊自此始三宜免爲先賢漢臣塚四宜免漏澤會龍城隍欝秀有故例五宜免吾且以手勑印帖給汝凡以後一切無名之征不急之賦悉與蠲除此非及我而止也且以告後之賢者寺僧稽首臚拜雨泣而謝曰侯豈惟再造我寔再造漢冢梁剎及諸賢聖像也念無以報侯請勒石爲記舊禪堂之東爲廊廡其西址可十丈許今議創屋三楹曰金湯別室中以祀侯而陸馮二公及包公父子侑食

其間世世旦晚薦一瓣香一杯水可乎余曰善哉若陸侯者乘慧力作宰官乘願力爲嘉禾福星又以餘力爲汝寺之金湯大護法此裴行儉蘇子瞻張无垢之流復生人間蓋東塔寺一奇遘也觀于東塔而士民之謳歌思慕侯又可知矣是不可無記請記者爲明道玄手書華嚴經一部凡塔殿堂閣經營拮据爲多心精戒潔故能寘慈陸侯如此侯名獻明丁未進士蘇州太倉人

觀音庵記

南方衆生目不能記舌不能憶者耳能納之久而靡忘六根之中耳根最利大士以圓真實進于聞思修故觀音大士獨與南方震旦有緣而南方稱揚佛號者亦惟于觀音大士頂禮不去口雖然音聲生滅皆從耳起耳若憒聽聲亦無權如無心者耶亦物等乃知聲不托于物而托于耳耳不托于聽而托于心心之變化周流六虛恢張萬有觸目成觀在耳成聽以一精明分兩和合觀即是聽則目即是耳耳目可併則音聲可觀此心體

之秘藏而大士三鉢磨之第一義也顧公子方爲德于鄉修梁建祠種種殊勝而又爲大士崇祀香火相與祝帝釐所禳歳年豈非仁人長者之心乎余謂大士所在爲烈緇白膜拜以求福曰大士感之如燈取影如水取月彌响彌應而無有說觀音二字法者故撮楞嚴之餘以記于此并以記子方功德云

華嚴疊海閣記

華嚴閣者烏戍密印寺之子院也梁昭明蕭統讀書烏戍創密印寺后宋崇寧間有晉水法師講華嚴寺中天花飛下花瓣結成晉水二字遂建此閣西去密印寺不百步煞環匝市廛中莫爲拔除者久矣有僧祖芳與程居士尚甫結人外之契往來閣下慨然久之居士曰先子貞靖先生授經孺子燈光熒熒東壁間自辛亥捐秘榻后已三周矣願謀所以薦冥福者祖芳曰不慧有私誓願乞當代名流書寫華嚴一部永鎮此閣居士亦有意乎居士欣然捐施經帋三部并助往來資粮自壬子至戊午歷六載始竣居士精延戒淄轉經禮懺以資貞靜先生冥福經三部合二百四十三卷寫經者宰官十一人白衣道士十五人比丘三十三人名媛四人董玄宰顏其閣曰華嚴疊海昔人云不讀華嚴經不知佛富貴夫華嚴豈侈言富貴妙在四種無碍耳龍勝菩薩以夙智通力誦此經實叉難陀以入世間智力譯此經清涼國師以遠佛知見力釋此經晉水法師以夙淨願堅固力講此經祖公程居士聯無師智自然智專用衆智募名筆書此經夫攝龍勝叉難陀清涼晉水之法力諸善信之筆力祖公之願力羣力輻輳運轉程居士孝踰如鵾鵬乘風蛟龍挾雨何幽不照何脆不堅貞靖先生從此解脫八十地四無碍直一彈指間耳古今翰墨家甚多而以筆墨作佛事者甚少自有祖公程居士募書此經使一切名人賢媛洗濯從前文字綺語之習五色筆花盡散而爲晉水法師之天花其利益豈特霑溉程氏父子哉故不辭而爲之記

重建文昌閣記

嘉靖初泰州如皋縣𠡠有文昌閣並學宮之巽隅歲久垂剝縣大夫高安李公既修學廟復念是閣圮甚議撤而新之傅士呂君謀諸士紳及形家僉謂乾當天門奎壁二宿躔于乾亥此天上圖書府也法當從巽向乾吉乃經始于萬曆乙卯仲夏竣工孟秋八月余君大美遂登魁選諸縫衣勝踔踴躍始有蓬蓬天眷之意是舉也材中度甓中陶工中程陰陽向背中禮費貲八百金有奇率取給邑中俸鍰及縉紳協贊未嘗損民間半菽一鍰而此閣儼然迥矗雲霄之表猗歟偉矣按文昌星載在天官書其靈異之跡又載在常璩華陽志而詳見于蜀曰張亞曰仲子者其姓名與字也曰生于越嶲戰歿于晉武帝朝者其生卒之自也曰修髯隆準酡顏體肥碩目大而露齒方脣朱額廣而方耳大而朝口者其相也曰葬梓橦縣東之二十里者其墓也神在六朝嘗援如意于姚萇在唐迎玄宗于萬里橋在宋吳曦僭號則裂其祝板于几下旋就誅夷累朝親賜御讚及王音加秩名躋南極之尊禮絕星聯之上特以其司祿判桂籍故文昌帝君封號最著我　二祖用武定天下以文守之國初命禮官刊定百神祀典文昌祠獨不芾廢　肅皇帝又賜神像于二三閣臣使得崇奉香火此非神道設教實欲明示右文之德意耳葢文昌大指首重忠孝祝六經約祝二氏精其言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未嘗虐民酷吏周人之孤濟人之急憫人之危容人之過如此聽命于天必降之福信若神言眞可揭爲多士法又曰世事日非數不可挽無地可居有天可依信若神言又可揭爲多士戒法戒具備心子必孝思臣必忠落筆必緯地經天救世必移星易宿文昌不在天上其撥行人間乎若謂文昌能司祿判桂籍以此歆動多士而士以此禮一瓣香則上與下猶市心焉非建閣本念也棟強能文人強能任吾　朝劉王兩文成有如此閣龕文人云乎哉呂公曰君言大請著其關繫始末以爲之記

徐氏尋樂公五圖記

今天下推江東望族首吳門徐氏徐之先由南昌徙虞川自永始其亢宗自尋樂公始公自少工書負儁執甥三老目屬之比長不能婚抱伏雛出贅里中投筆客游梁轉入楚拓業于三洲卜居于金閶生平犯風濤掾盜賊出必經年動必數千里其且仆且起且死且生以幾一日之安者亦良若矣垂老倦還乃屬周東村寫圖都南濠先生撰記記中第後公勝而未及其往來行役拮据之狀于是太僕景文公復倩名手吳宣遠重摹五圖張之堂中使後人觀者習知祖父之艱難云耳昔劉裕嘗以葛燈籠拂及耕耨之具盡藏深宮文帝見之有慚色孝武見之曰田舍翁得此足矣大抵由貧而富者恥言其先自賤而貴者不錄其祖而庸詎知晏安爲疚毒美好爲不祥勞筋骨餓體膚乃聖賢之所由躍冶者乎是故甯戚不諱牛梁鴻不諱豕百里奚不諱扊扅尋樂公亦不諱伏雌公是時特孰孰一孤童贅婿耳不三十年而擁上貲又不再傳而一門九列兩世重綸子孫衣冠而朝于墓者且以百數譬若泰山有雲俄而瀰川滿谷俄而鞭風走電而其初特自膚寸起夫尋樂公膚寸之雲乃徐氏之子孫所爲霖雨天下者也若之何其弗思也太僕公居安思危在未謀始瞿然有剝復損益之感焉是畫豈直與王令箱魏公笏並傳即謂徐氏一家豳風圖可也故樂而爲之記

朱世甫楓野圖記

朱之先。分派徽國、其後有宋工部侍郎贈顏公、封爵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諭葬楓林之野、族冢祔焉、楓野公因以自號、志本也、楓野公捐館時、長者家祥能受書、次家祚、字世甫、才二齡、呱呱襁中啼耳、世甫稍有知、從家人鄉父老問狀、爲彷彿訪公媼長肥瘠及生平孝友義俠之事、輒飲泣不自勝、每行游楓林、躬巡丘壠、蘿草畚葉、未嘗不悽然掩袂以返也、于是復繪楓野圖、裝卷自隨、曰庶幾如朝夕起居吾父云、夫感風木而興哀、讀蓼莪而罷講、世甫其有古人之心哉、朱壽昌七歲失母、長大追求、刺血寫經四十餘年、乃得見母、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沈后、敕睦王昇、平公主及大臣行訪天下、而高力士女以假后聞、索驗詞屈、帝涕泣貸之、曰吾寧受百妄、冀得一真。歲月推遷、迄無影響、德宗竭天子四海之力、不如壽昌窮匠夫一念之誠。父母豈有貴賤哉、直視其精神有至有不至耳、朱世甫追念楓野公、方展畫圖、涕泗交下、其一刻足當四十年、此圖即壽昌之血經也、特壽昌之母失可復得、而世甫之父死不可以復生、同一朱孝子、而世甫則更悲矣、今人居喪草草、素冠紅袖、叱咲錯出、始則僕妾睨、且嘆久則禮法正人比肩而爭席、甚者又嘉導焉、噫怪哉、此豈可令世甫見之耶、故感楓野圖而題數語于後、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超然圖記

超然圖者秀州名士孫弘範圖其父儀曆先生讀書處也先生為簡肅公仲子頎而長美髯神觀玉立自綺歲博綜羣籍願得一高第以佐兩尊人懽巳卯簡肅公七十恭人六十賓戚慕履錯堂下而先生正以南都荐報至羔羊斗酒傾閭巷簡肅公謝不納第顧恭人對酒一再行而巳里人慕其榮壽而艷傳之比後屢上春官以數奇罷免而簡肅公亦以壽薨先生遂不樂仕進營一廬曰超然地不求方幅樹不問位置咒彝圖史具體而

微暇則與昆弟故人拂拭酒壘以自快客去則召諸子授書其旁曰恭儉溫文無忘先公之遺訓弘範跽而受教至今凜凜紳帶間也先生既捐館弘範哀思不置既繪超然圖復請余題數言以記之夫世之親死而遂忘者多矣或外苴杖而內錦綺或哭踊未絕而歌舞旋作或藏書付之蠹魚酒鸮或斬丘木捐田宅不易世而轉輾于子虛亡是公者何限是皆弘範之罪人耳夫先生才高不售手撰家譜有良史之風而弘範孝謹雋拔其才能繩簡肅以補先生未竟之志是何孫氏之多善人君子也故樂而為之記

白石樵真稿卷之五終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士

壽言

壽汪太公九十有一序

新都汪叔圖孝廉君以明經登壬午籍癸巳謁吾鄉邑博甲午江右臺使者徵君入棘所得知名士極一時之選而君又嘗奏余以公車牘部擽雄爽似其爲人余子華亦得飲君懸河之潤以自飽叔圖豈匏繫一官者哉余退而疑以放君君亡翁春秋高矣昔人負米捧檄凡

以爲親屈也親老敢捨仕耶余聞而心奇之而叔圖又爲予言翁狀甚悉公新都兌山之名家子也今以九十稱鄉祭酒少時嘗三致千金悉散去振其族黨故人之貧者性嗜俠不耐苛碎以氣誼然諾折里中老而裴馬休休丹輔碧瞳飲噉步趨往往猶能踸踔少年上即古者修羊公與祝雞老人無以過也翁有二丈夫子伯氏賈而才仲氏以文行昌于時諸孫玉樹珠玗暎帶左右而翁若長庚太白灼然獨耀于衆星之間由今大耋以邇期頤直頃十屆指耳況叔圖君次第榮顯進冠服以壽翁首稽之餼易而大官屬文之璽易而畫錦郡國守相且將賜几授杖式翁廬而請焉豈特爲一鄉一國之瑞哉夫箕範以九宮隷筭以九章少室之面壁神仙之大還皆九也造化之數陽老于九而返于一自一而變以至三百六十有四之不可勝窮翁正九十而更一矣雖有巧厤誰能窮之新都初屬丹陽自吳晉而下號爲東越奥區黟川如龍蜿蜒欲前而黃山紫陽諸峰南北縮結又若翔鸞後先挾霞霧而起故其中多隱君子異人翁之老而游于斯也倘亦一遇之則必有瑯函蘂笈

之秘能却老而長視者余敢因叔圖而請焉翁其有以許我否

壽大宗伯平翁八十有二序 代

往先生八十時　天子採御史大夫言拜先生宮保于里第巳又遣郡縣行羊酒存問禮維時海内士大夫輪琛輦璧登樂獻歌布武先生之堂天下無不聞而艷之去丁亥至庚寅先生加八有二其子伯達君成進士以行人歸覲公於家披錦衣舞而進觴諸孫如玉婉孌膝上先生綬紫鬚白笑更三爵喜可知也巳丑楊焦太史而下凡三百人以與公之子有兄弟懽于是徵文獻言前介公壽而勗青溪吏君司執觶之役諸君則灑酒再

拜遥賡南山之詩以頌古禮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則卿大夫率其吏與其衆宴國之大老而賓禮之以示型焉今鄧使君儼然卿大夫也而諸君率又彬彬以賢能起家則今日彷古鄉飲之制而惇大賓之享舍宗伯先生其誰當之是役也禮也獻生晩幸爲先生之邦人甞甞妄窺先生之學本于六經而公家敬輿及金谿兩見弟則又從千古之上啓關鑰而授之故其傳獨並晩而游衍于竺乾之書與裴相國白香山㟁讓同堂敵其神情獨曠嗛分宜而避其濁稅江陵而遜其横詔三趣而

三辭之故其出處獨高若是者是亦足以仰窺先生之萬一然皆貌得其粗而未睹先生之神者也甞聞先生居朝高冠獨步令人凜凜不霜而寒乞歸十五年京洛之下竿牘如山卒不得先生片言隻字其危峻如此至于告政家居召布衲爲上客呼漁樵爲老友所以提獎後輩膝語而耳囑之者靡不肯竅中心得所欲而去甞譬之其立朝如泰岱峨眉雪中雲半可望而不可登逍而遊于鄉社之間如甫田平疇芸夫牧竪皆得以嬉笑而托足焉先生以伯夷之風而兼下惠之量者耶夷清

如秋惠和如春春秋相成萬物化生吾于先生得壽原矣夫至人而躋上壽非特身係天下安危者數十年即後生晩達亦得以有所觀型而銷其塵鄙昔人有言遇伯夷展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先生一日而在則人人遥制惟恐宗伯陸先生知媿無以稱先生之子同楊兄弟也記曰式黄髮下鄉位三百諸君以之詩曰我有嘉賓君子是則是傚先生以之

壽大司馬楊震翁八十序 代

大司馬楊公以萬曆庚子蹐大耋。邦大夫與臺使者。以公宿齒耆德援雲間宮保陸公例。特疏以請。上深居法宮。卽他請或不得俞旨。而獨于國家意老故典欲有所崇重以風示海内。旦暮度且下。凡一命守臣勸公于家。三吳父老。艷以爲勝事。而不佞某宜有一言以壽。當嘉靖初。公由進士授司空郎。出歷藩省。輿名城著有勞績。所在俎豆咏歌之。方伯入覲。加賚金綺。于是建節江右。陪佐邦土。聲寔煒然于朝野間。余在内閣。嘗孳孳向

意公。而公亦以言官疏荐起爲南京御史大夫。一時清聲峻格。不在公家震緒后。余解政還山。公亦挂冠以去。天子累召公爲大司馬。不赴。公春秋高。或不可彊起。乃今八十。矯步徒嗽。聰明精釆如壯時。則其請老蓋有所托。非淺夫躁士所可測識也。自項朝習一變。豪者揷眉枘領。鑽骨置羽。以譏嘲凌侮務得罪爲高。其次則陰陽委虵。修繞掯帖。𦢊之態。以希合當世。上不成狂。下不成愿。是二者皆非迓續吉祥之齒。而獨楊公不悠悠而和。不皦皦而介。立朝居鄉。一以坦心直道衡之。而天下無

不稱其爲寬然大臣長者。此不獨可薰薄敦鄙。爲國家陰釀和平之福。要之不茹不吐。不虧不崩。則斷然大臣相也。公與雲間陸公同籍登朝。陸公九十有二。公亦八十矣。其名位相埒。子孫賢孝亦相等。天子之恩數加禮于二老者亦且后先相映。燿有如集會名園。圖形僧舍。則公非香山洛社之冠哉。昔潞公以耆英招司馬君寔。君寔辭以晩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后。而王宣徽則貽書願入會中。今申公與余皆未七十。亦不敢肩隨事公。但其知齒乞閒。幸不爲少年所描畫。抑或勇退如公

者所樂許而與游也。若否否者。請無援君實而援王宣徽例。斟百歲觴從公而後矣

壽太子少保楊震野八十存問序 代

吳門少保楊公以萬曆庚子爲公攬揆之辰凡里黨賓客無遠近謀所以斟酒上壽于公近者布武遠者傳觴益履錯珠而人鳴玉矣公委蛇謝客戒謁者無得內庭寔而顧謂孫偦徐子子爲我乞言于華亭陸公以贈我陸公我老友也壽九十有二其言信而有徵余惟 肅皇帝辛丑與公締綬登朝皆在綺歲公由司空郎歷踐藩省所在祠石可紀既而方伯內覲帝賚金綺以旌其能出鎮江右入佐邦土特進宗伯再掌司馬令子已遐[illegible]公亦老矣稱兕八十矣天下士君子咸幸公[illegible]竟維持世道之志而因亦幸公永錫難老以助天子億萬年無疆之厤乃以謙著循墻功成納履雖名賢推轂聖主賜環而乞假凡數十章家食者凡二十載颺馬可旋門雀可羅騶謁之不知公三事九列也屏城府揚歷膽不飲醇而醉不挾纊而暖久習之亦不知公剛正練達侃侃名世老臣也其少知公者以爲公勇退類疏傅知足類香山獨樂標園投閒洛社類君寔而余獨以爲公家二楊先生近之楊震清白却暮夜金楊綰入[illegible]者減騶從輟聲樂墨吏望風解綬而去則庶幾公之[illegible]標峻格乎哉然而事亦有不能盡公者嘗 肅皇帝[illegible]殿災公于郎署經營拮据日夜不交睫所省費甚鉅有中貴人意欲染指增金至八萬餘大司空不能奪公爭之詞色俱厲中貴人踧踖謝罪而止此余所目擊至今縉紳尚能道其事項者兩宮三殿肇舉大工天子遣中舍人鑿山截河礦稅四出當事者疏上不報莫敢誰何假令有強項如公則此曹豈能盜旋續之明竭山川之觴一至于此乃知老成耆德退而在野則獎恬抑競砥柱回波進而在朝批逆鱗落奸膽其功眞有出于少年流俗之上者故公之嚬咲飲嗽海內聞之以卜公之盛衰公之盛衰海內聞之更卜世教之輕重然則公今日之壽而且康也豈特一家瑞一國瑞其天下之瑞與太史占星者言壽星照牛斗分野間吳越人多得壽予長公十有二年兩勤 聖問今臺使者援余例走牒長安璽書駢繁行復自天而下予與公一唱一和並歌帝力于永永矣況公孝廉君善養能文章所謂楊氏累世爲三公者將在于是余雖老尚能携杖酌酒相賀公能進

我于九老堂否特書一通付徐子曾孫書之屏以質之

壽大黎暘谷王公八十序

往癸巳余有天台游因訪公于永嘉公下榻客余者一月餘出則窮披諸勝入則臥名園飽聲樂往往漏至四十刻猶相與高談抵掌不少倦公如太白長庚獨殿衆星之末而余亦如孤竹之當長松請得白首侍公爲烟霄物外人即百年可期也計甲午公春秋八十矣余過公荐千秋觴且復問津于天台桃花以一言爲祝公永嘉之名問也以才識見賞于張文忠文忠不敢待以甥禮而嚴事之在師友之間東崖公事無大小悉諮其峭

岸憤壯者以寬大佐之其苦心隱行不可勝數而嗣后一舉西華公再舉暘谷公伯仲先后以進士起家而公尤倜儻濶大樂善好施立族約拓義田建鄉塾嚴家訓又爲設粥糜以賑飢築城堡以禦寇此數者公皆與西華公推東崖未竟之緒以垂數世樂利之澤而永嘉父老所爲稽首以願公長世者也公出入郡縣荐歷藩臬所至以恩威著稱江陵操切時公絕不喜爲煩絃急狝之政陰以希援當路惟務從寬貸至有與兩臺面折而不顧者吳中以是絕不聞桴鼓聲而公又精青烏家言

凡一經指畫科第游他類士民至今無不進而思者甚
所為稽首願公長世者猶永嘉也公負百鍊不回之才
萬人必往之氣習中落落僅一再試其奇旋出而旋斂
之乃飄然投劾托陽湖之濱以自老其囊中之穎斂而
不試而以試于養生家謝其所謂進賢者而削籍以為
冠衣之緣更以鷩皂之囊更以塵其經世之略姑試之
以部署于家園山水花竹臺榭之間其名位不大著公
志而子姓玉樹琅玕秀映左右皆能揚家聲而嗣國寶
耤吟公資適逢年以黃髮服宮闕下雖能謔笑而操偶
負鐘銘之業然烏能如今日碧瞳丹輔卽八十猶灼然
童孺之色乎夫八者數之始也天道以八節成歲功地
道以八方正疆域音以從律風以宣氣咸八也伏羲作
易始畫八卦重之為六十四演之為四千九百六十過
此以往雖有巧歷誰能窮之公今正壽域之始也公所
居剌天之峰其巔有吹臺相傳為子晉吹笙處子晉故
王氏飛仙之祖而公又吸神仙和齋其用世之具以從
事于逍遙遊其東海諸山又多異人隱君子公之老而
翔于斯也倘亦一遇之與遇則必有琅函蕊笈之秘[illegible]

以却老而長視者願因壽公之日而請焉且烟霞物外
之盟公業已許余得從杖履間矣

壽觀察張受所先生八十序

往太史奏壽星照斗牛分野。間斗牛吳屬也。其下主多壽。余謂星翁曆師之言浮誇而少驗。意竊自戊戌以迄庚子辛丑間。而後知天意降祥在吳。又獨鍾于吾吳之貴且賢者。陸宗伯九十。兩動璽書。其次郡守蔡公。京兆馮公。相國袁公。及今觀察使受所張公。皆相繼八十。而張公尤矯徒壯旺不少衰。張氏爲江東四大姓之一。莊懿公以名位勳伐冠冕一代。而公以進士起家。由司馬郎出歷藩省。典名城。凡更楚更江右更滇南又更齊魯。而歸歸臥山中二十二年矣。當徐文貞柄政。一時郭大李鏳之徒繞指矣。面揣形附聲。惟恐盻睞吐辭不及。既而虞卿印解。翟公客散。桃李化爲蒺藜。衷甲起于入幕。閧倏變遷。莫可摹狀。而公以肺腑密戚。前不爲苟同。后不爲求異。能使佐文貞者心無所置其疑。而詔新鄭者口無所獻其譖。豈非公之推誠任素。素信于士大夫間哉。公居家孝友有禮法。遇子弟不肅而嚴。遇賓戚不言而信。遇出處怨恩醜好嗔笑不辨而皆不習而忘矣。然如定僧高士。渙然如春冰釋而秋籜解也。貌日以閑而望日以重。后生晚進禮之爲庚桑。而郡國守相尊之爲祭酒。敦社飲則社牲。敦賓筵則賓筵往。甚則布衣窮巷吉凶之禮。郤巾車不御。挈子弟徒步往。路人狎習之。不知爲觀察張公。即知公亦不知公于文貞新鄭時。嶽嶽中立。有萬夫不可奪而九折不能回者。昔樂天處牛李交惡之會。身名泰然。其退休早也。子瞻上可侍玉皇。下可陪乞院。其晚年摧折多也。公于二公之所遭兩無譏焉。而生平素風大節則甚近之。然樂天無子。今遂公勝前者。皆賢子孫。且登賢書矣。古籍一編。殘棋數局。所在休休。又無子瞻儋耳遷謫之若。至于八十大耋。壽而且康。又非二公所敢望也。彈丸峰泖。黃髮宿齒。貢相望于里中。公與馮京兆諸先生映帶宗伯。若曉月之輔長庚。真足侈東南一時盛事。何必羨耆英于畫圖史冊之上哉。余往矣。不及登堂爲公斟酒佐觴。乃授言于猶子維熙獻之。而遙望壽星在牛斗間。則請爲之灑酒三祝。

壽鍾封公面溪先生八十序

丁未小春。爲面溪鍾封公攬揆之辰。荅八十矣。余獲與公游。而又與繼甫最婭。公以小友遇之。嘗陰識公生平。類大儒。類俠。類尊官。類處士。類禪。類仙。類三代以上人物。公少習經生言不售。肱其書盡授之子黄門公。黄門爲名臣。授之孫。孫爲名士。間談古今成敗。援據經史。卽通人皆讋不能難也。類大儒。解紛排難。片言立決。里中不之官府而之公。又好爲德于鄉。所振給甚衆。而公略不介一毫顔色。類俠。車騎冠劍。雍雍甚都。監司而下。爭虛左引重。公爲嚴客。類尊官。退則閉戶吟誦。從里社長老婆娑市中。類處士。名僧古刹。所至留連。解脫自在。獨往獨來。類禪。性好游名山。行必千里。出必經年。卽猿鳥漁樵。不能迹公。而公彌老彌徤。讀其詩若紀。皆以爲楊許碧落中語。類仙。坦中直腸。遇人無貴賤。面折無少遜。所撰雲間史。有董狐孫盛之風。此眞直道而行者。類三代以上人物。公其龍乎。吾不得而相矣。吾松風俗日薄。封公憑藉子弟。衣馬騶奴。赫奕道上。或關說長吏。以爲里閈雄。一旦移菀爲枯。翟公客散。輒閉門自絶。出則謦

折傴僂。不能向人吐一語。是皆公所羞也。公遇變無窘容。處盈無泰色。公不假黄門自重。而人亦不敢以黄門有無輕重公。今已八十。飲噉聰明如故。被服淡素。議論慷慨如故。吾松得公。而炎涼之俗一變。布衣之權始尊。豈不大快人意哉。繼甫有道君子也。請以余言質公。公卽拒客觴。能不爲我一引滿加酌否。

壽龍江董公八十序

龍江董公以甲寅季冬壽八十矣遠近東錦蓋壁者酒里巷而公堅謝曰無以鍾鼓駭我往者七十眉公有壽言實稱知己至今庋之笥中不敢忘垂十年而奉天竺古先生之教于學道更有得予盍爲我更徵之于是孝廉次公再拜而請之陳子陳子返其幣而告之曰余與公游凡三世矣公曩者隱委巷陋室中炊烟如縷門揵不閉里父老過戶外輙聞讀書聲不絕識者曰此中故丁人丹輕睨之而公亦以此解嘲曰吾二孺子非久貧者蓋一謂長公一謂次公云公坦中直腸淡面鈍口與人交魚魚雅雅自王公大人以至韋褐下賤悉以平等視之胸中不識有涼燠目中亦不記有菀枯得喪之變一獲而得長公中甲午榜再獲而次公繼之中丙午榜公無泰色長公夭次公貧公無窘容公嘗曰吾由吳閶入松每見貴者十輪九戟接轍傳圭而今門可張雀矣富者左朱右頓田園甲一郡法書名畫走四方而今皆化爲飄風冷雲矣其少年埸之歌舞傀儡埸之啼笑千迴百變日化日新而摠之博不得非窻一夢是故月之

魄有盈昃潮之朔有往還花之候有開謝天地不能逃晝夜之運聖賢不能逃寒暑之數而蚩蚩者迺欲挺險走捷角而留之是皆爲學道人所笑也次公凜凜庭訓故所居僅庇風雨童子犢衣頭帽僅供掃除負郭無二項秫田無十石進能以狷潔見重于長吏而退亦孝悌能見信于公薦公酒則飲薦公山殽溪毛則餂荐公輿則舍輿而塗大布短笻遨巡僧舍田叟之間不知其子爲孝廉即公亦不自謂孝廉父也齋居謝客賢子孫滿前而公顧日稱佛號喃喃以萬計無論門外事即一切兒女之情緣閭史之臧否多付之垂簾塞兌中死然一龐居士王龍舒矣余嘗嘆雲棲老人與吳門申少師皆八十申公于世福人願其日增而雲棲于世福自願其日減及今較算而增減之味不言可知此公之學道所以度越世人而壽不可量也夫公方無意于我相壽者相而以此勤祝于達人之前將無爲公所笑雖然文行如孝廉公雖欲却世福而亦有不得辭者矣請無引古先生戒而姑爲我一醉大斗何如

壽陳公八十序

我朝二百餘年民間富庶頗類漢之文景然每讀文獻詔書孜孜以孝弟力田三老爲鄉縣師即武帝雄才大略狹小前代制作然養老之典往往歲下民間賜牛酒賜黍粟賜帛絮其八十以外者則遣長吏閱視丞尉致其家益猶有古意焉今世俗務末詘本大賈撤計倪之書入則牙籌嘈嘈出則裘馬休休志敞意得莫可誰何而里中白首孝悌力田者顧反出其下坐以不急之征無名之費脊脊焉竭蹷重繭而不得怡是周之幽風丕

如漢之鹽鐵論也余與子大夫語次富家巨室休養而生息之可以點綴太平支吾緩急而乃使之化爲子虛而後已竊爲扼腕者久之而鑑川翁獨不然翁之言曰奉公故樂天而不倦守分故退讓而不爭惟謙乃益惟敬乃老惟儉乃長天之道也翁自少精敏善心計不喜忮求亦不專爲積著能以拮据摧上貲田廬日益增陂塘水堰日益拓家僮以千指計紅腐之粟以百庾計遠近鄉父老拱手遜爲素封矣乃翁無重采無築肉無園亭歌舞無闒少年場無逐大人游每晨起單複親視麥

權稻場與漁師農丈人卜水旱話風雨不知翁爲鄉賦長也郡縣召之役則身詣郡縣繳之督賦郡門則身詣郡門短褐蹇騾躋躋往來亦不知翁爲鄉賦長之祭酒也當戊子大旱公捐粟數百石以賑飢民戊申大潦亦如之所活生靈無筭郡守南昌喻公四明張公邑令西蜀聶公兵使者俞公先後旌廬特奏冠服以章其善督學楊侍御建正學方先生祠翁又捐金鳩工祟祀廟貌最爲弘厰其他增城堞刻蘇集憩縣額會計無大小皆騈責于翁如浮萍之散而復合落葉之掃而復下翁旋

責旋辦又幸而施賴無事其飢不及餐臥不及枕行不安步瀝盡數斗汗血枯盡數莖白髮者又不知幾矣迄今日而徒武善嗷尚得稱八十老翁嘻厥惟艱哉夫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翁之所以勞也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此翁之所以能壽也朝臣八十致政翁有子如吉生倜儻嫺文多賢豪之交是不可以弛担而樂乎而翁故爲彼不爲此者吾以是知翁之識過人遠矣昔會稽五雲鄉陳氏惟力耕給足凡兼并之事抵質買販以取贏者一切不爲器用皆朴質堅壯不加漆飾蔬食布

行之四五十年如一日陸放翁曰耕稼之業一捨而去之復其故甚難予本曾墟農家祥符間去而仕今且二百年竟無一人得歸故業者聞陳氏事未嘗不太息[illegible]懷也吉生誠念翁積累艱難收斂元孫恭儉恬素耕[illegible]並傳豈特豪賈人挺險逐末者不敢望即士大夫求[illegible]問舍汲汲皇皇進無銖黍以急公家退無尺寸以庇[illegible]梓視翁父子得失何如哉翁少年曾郄奔文其寘德[illegible]多天之報翁大年以祚其子孫者未有艾漢法徵孝[illegible]方田三老翁其人也徵賢良文學吉生其人也公[illegible]且近長吏丞尉行至家又不徒如放翁之嘆羨于五[illegible]陳氏而已請以壽翁并以爲父子好善者之勸

壽荆石王公七十序（代陸平翁）

太子太保婁江王公以癸卯登七十中外士大夫肇[illegible]輿璧登樂獻歌於公之堂者屨綦相錯公卿門生某某不敢以筐篚進而請得余老人一言以壽公王公聞而止之曰華亭老矣　天子憲老而不敢乞言無以言[illegible]陸公余曰吾雖髦業爲郡人士與吳邑諸大夫一再[illegible]觴矣無已敢效華封之野人而祝公者三昔孟氏論相業而曰養氣羅豫章論王佐而曰無欲夫世欲不足以難賢智賢智之難難于名耳故孔子之論平天下而[illegible]本之以無他技技者名之謂也大凡士君子一有好名之心則胸中決無剛大必伸之氣視其氣之屈伸以察其人之躁靜即賢愚修短禍福十不失一焉寧獨事業而已乎余曩在史局每數公科第文章壓倒一世然進而逡巡士大夫間神清而貌溫才高而心下隱若出衆人後者及新鄭柄政公嘖喈不合而出江陵奪情公正言而折之又特請省侍以愧屈之其氣之必伸者一江陵敗公拜相田間羣少年彈冠易租以趨公公嶄然[illegible]絕壁斷崖人無所附麗俄劾其一二借事鼓衆者相[illegible]

罷去其氣之必伸者二禁詔禁侈禁貪禁殘禁擄掠[illegible]
餽贖鍰禁河工無擬開臣不三月而精采濯濯矣其氣
之必伸者三極論死操力剪鯨宦其氣之必伸者四清
白一心以風有位有囊金壽公者門人故吏劾無貸其
氣之必伸者五公念　皇上深宮燕居宜使數聞民隱
河南水旱畫圖屬冀直達　御前　上爲之親降　宸
翰　中宮及貴妃爲親發帑金而公復以捐俸倡之河
洛之白骨而肉者無算非公能感動宮禁至此乎其氣
之必伸者六　儲議未定　皇上且疑挾制疑樹功疑

離間公密疏陳請甚有手書手緘同官不見左右不聞
者至是而始下出閣之命始定長幼之禮其氣之必伸
者七公六十移疾請致政　上遣鴻臚內官宣示又遣
金籲于藥王三日以祈公疾而公意終不可竟歸其氣
之必伸者八夫匹夫負氣不能得之乎交公入朝以來
其浩然剛大之氣無幾微小挫　天子英明神斷每事
委心俛首而從之何以得此于君父哉善乎廷篤之稱
曰束修以來爲人臣不諂于不忠爲人子不諂于不孝
莊周云舉天下譽之不加勸舉天下非之不加沮是者

者乃公養氣訣也公方　召對時親承　皇上面獎忠
孝退而質公之生平微獨毀譽不能撼公即公亦未嘗
以毀譽徇天下士獨斷獨行不吐不茹能爲大容而不
爲小忍能爲面折而不爲腹藏雖　朝廷之奏牘四方
之筆札必暢其喉吻之所欲言而后止譬之雷霆無[illegible]
聲黃河無反勢其胸中剛大之氣鬱勃而不可遏者如
此而曾有一毫顧忌爲市名地乎故文章傳大臣愿而
不欲以文名清德可師而不欲以廉名進而入告出而
焚草而不欲以忠告名辭會典訓錄玉牒之世瞻而不
[illegible]以讓爲諫臣調護爲地方請恤援解而不欲以
者名孝行若曾史家法若鄒魯而不欲以道德名此蓋
相中無名公也龍之爲物潛見飛躍變化無窮然劉累
氏可以豢豫且可以困則以尚有龍之名在公無名則
無欲無欲則生平無不伸之氣氣伸者神活神活者命
固公之壽其可涯量哉余九十有五間隱几而讀長生
之書蟠蟠神系似不無小證然養氣不如無欲無欲不
如忘名則吾於婁江王公更有進焉公家編修君聞之
甚早試以吾言質之

壽靈泉許太公七十序

靈泉許太公七十時遠近視者布堂下琅函寶軸纏而進之太公謝曰此以加老不駭則走惟有折枯松塞主賓耳客前觴如初公堅不得辭則大集賓客者數日夜始得罷太公笑曰吾行遊匆見鄉父老七八十時南面坐場圃菰飯狐肉子婦捧䙴而進祝曰願見長有賓賧歲得上壽如此日嚙決未竟而曾孫男以束脯擁頂領上至口不及受噴案相視笑益嘈嘈歌舞笑開也今所善客壽我多厄辭盡吏之高閣為我饋傳史氏稱則進曰謀野則獲無若陳子于是介張宿甫而命陳子言陳子聞靈泉許太公者廬山谷中其居多偉木古藤清泉奇石最為蔚映太公隨時單複行不拄杖日與農師宗老修詩書耒耜之業有市言挑者掩耳走遨遊燕豯退讓有道君子也前是求吾翁少食貧太公從祝孺人居于祝巳太公娶董惠文女則又從董孺人居于董既補諸生戰秭三北左次陋巷祝孺人殁結一椽以奉求吾翁而后獲有寧宇公嘗夢龍出懷得子為稱則使君君初令上饒又令無錫皆西南壯邑迎太公官邸莅則聞多異政號稱神明為解顧久之已竊嘆曰將無姤者目攝何既中說歸太公迎慰曰兒來乎泣民大飢得汝歲無害其鄉多賢者有延陵季札之風皆以孺子為可教不汝瑕也而汝槖又槁然吾何以求多孺子哉且千金壽何如廉吏一杯羨河陽花何如柴桑柳折腰令何如強項兒兒誠善事我公引滿大酌又分瀝以勞稱則皆盡醉益父子間自為知巳乃如此假令太公少違人之觀或對案不食或蒙袂而嘆稱則雖一日三朝禮而百拜以謝無狀太公能洒然樂此大年否稱則生平磊落意甚豪視一官如蟬翼視名宿重人如海鷗鳥不知者疑為傲吏稱則知太公寔不願以俗吏望我也客曰太公郎賢達獨不為冠劍車騎地耶太公則大笑曰曩癸卯見舉于鄉督學檄衣冠授我不受還進吾父以佐九十觴今吾年視吾父尚遠燈下能讀書飛步山坂攀藤葛逐麏兎甚徒亦甚樂也章服非所急若九十捧綸以娛老人為孺子一再御行當揮鋤松菊間不復問塞上得失矣陳子聞太公言而善之命副墨勒之野史而且以覈許氏之月旦云

壽竹御奉公七十序

萬曆庚寅八月海上鳳樓先生壽七袠凡鳴玉大夫逢衣先生咸捧巵而歌南山以壽公為引滿加酌已子若孫及從孫進士國士鴈行庭下復手斟酒者三公又引滿游神蓉為上宗人賓客咸退而喜曰公壽至此乎豈其得海上遊遙而從飛仙者游故若壽壽若康乎余聞之日月也夫修短之數不制于司命之手而常制於人人能攝其有餘不足而善為之詘信張弛則所謂出土苴以治天下歛精實以治身者皆悉率而聽至人之掌握

雖造化莫得與焉余持此以徵鳳樓先生而知公之善為壽也公以進士為名御史所上封事 天子赫然改容出而按部則紛紛出聲樂解印綬去者若風之偃草公以百鍊之才挾之以百折不回之氣故其丰采獨露而亦終與吏議左飄然挂其冠歸公乃掀髯自謂主爵實知我是將置我於春申之濱而逸我以老也於是選勝築莬裘其中召故人為香山洛下之社署其園曰鷗適以揚揚栩栩示止足也皂之囊白之簡還之臺中而塵尾羽扇日不去手鋏矛驄馬放而之乎無何有之鄉

而身與玄鶴白麋影相隨性相安也故公七十矣方瞳丹輔飄鬚甚鬒嬌如童孺望見者以為神仙稱令公資適逢年雖能談咲而探門食鍾銘之業若契然烏能如今日坐不憑几行不杖策者乎造化欲嗇公之遇而公獨借造化之意以嗇其神欲公拙于御時而不能詘公之巧于自衛進為名臣退為鄉先生公之為公亦得矣豈待杖于國已哉公濱於海上海上之客多長生羽衣者流秋月如璧天高露凉剝安期之棗而咲金母之桃其佐公紫霞觴白雲謠者當接武于公席矣公其許我

以執爵之役予請騎青雀而過為公歌明月之章

壽繩翁何老師七十序

吾師何公巳未登七袠遠近祝者纍纍以戊午歲先期至三邑孝廉計偕南宮則請堂酌大斗而後別此盛舉曩時所未有也某束髮受經吾師今巳六十老書生鬚眉垂雪而吾師碧瞳丹輔灼然有童子之容蓋嘗思其故而不得巳而悟曰戶樞不蠹流水不腐豈吾師養生主乎先儒曰人之精神謂之聖夫金經百鍊而愈剛玉炊三日而不變此非炊與鍊之力乃金玉之精神本如是耳吾師自少工文章試必冠軍六館之士勝望舉衆中不知以爲何如人壬午魁捷北京兆中外額手稱慶而師又匹馬南還省覲兩尊人于家不謂難巳拜紹興理人疑天相鄉逆之則易吐順之則易茹師笑曰太尉之祖無左右吾行所無事止矣不謂難師居官抗權要洗冤獄胥儓嚴之如神君士民愛之如慈母臺察倚之如諍友流水之轍如山之牘談笑而應之不謂難既中讒猶可量移至通顯豈能遂擲雞肋師飄然挂冠不復出不謂難歸則依鳳凰之麓行營高敞卜壤坎親而餘乘老梧修竹之際位置磵戶岩居刻期而就不謂難士一詣山十九居園花竹水石擬於輞川平章又時時帳而疏之月異而歲不同不謂難園成而客躡屐者至土問奇者至輶軒使者干旄至師新樽折俎取辦咄嗟[illegible]吉且嘉甚整而暇不謂難良宵十五上客三千華屋張燈星懸斗燦使人如度中秋月如入不夜城主客勸酬申旦不寐不謂難里有曲直非特親知即當道率取平於師甚則大疑不釋累結不解者出片言立決以去不謂難與人無町畦無城府無老稚貴賤恩怨待之如砥不解人間有反覆事亦不解人情有操戈衆甲事稍一忤理輒赬面戟手呵詈無所隱久之而權如平生不謂難緩急借力推轂游揚借舌借筆自五屬以及四方自門弟故㞳以及浮屠老子之屬雖非時請雖不識面請人人應之如響不謂難師集業巳藏名山府羣玉頂又著何氏類鎔手不暇停月不暇給書成數十萬言如珠淵玉海不謂難吾師之精神幾近于聖矣精神等耳特他人分於牙籌握算而師獨否分於孌童季女而師獨否分于宦途之走捷時局之挺險而師獨否分于賢愚心太察恩仇心太明而顯獨否[illegible]雖[illegible]十實赤子心[illegible]

不備二千石貴大人相推之官爵而渾金如故也試之三火而璞玉如故也出則以循吏勝辞聯處則以鄉祭酒重賓筵保元吉享上壽不亦宜乎夫有餘不足天之道也吾師于諸生受知于鄉袞徐文貞已受知於許新安張新建又受知于朱山陰申茂苑王婁江皆一時宗工庠人目師館局之器師出諸公門未嘗以登龍祈懇額亦未嘗以羅雀懷二心一經守心三尺守法雖科名稍遜同社而風節無愧古人今者天報之以長公元翰孜孜好學廉廉好修宛然吾師家法也吾師之精神廣

大如當南滿盈元翰之精神約束如霜月澄澈如是而後家法可長德澤可久晚景可移大年可永父子張弛之間天若巧為調劑以報吾師之真德者一門之富貴壽考寧有涯量哉師精神不難應世豈難今日賓客觴幸浮大巨羅無讓

白不樵眞稿壽言卷六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七

壽言

壽肖坡莊太公七十序

陳子與赤雉先生游蓋心異之先生力修古學以明經
魁辛丑非讀中秘書且得拜劇曹郎顧退而就吾郡博
士鐍戶讀書晏如也既補南雍擢司空怯于獻酬而勇
于求同心之賢者不務爲聲章又不樂刻急峻削以鉤
穎射天下第與古人黜覆相師友而已余蓋聞而心異
之及是得習太公之風格甚詳而後知先生蓋有悳行

焉太公綺歲稱博學大儒既壯謝學使者與終養盡肱
故書授先生成進士封如其官服被淡素儀止愿樸童
隸膠拳奉教勑宬無言聲屏機械遠嚚競自圖史山澤
而外城市跡可月數也公府跡可歲數也余嘗嘆晚世
衰薄子弟垂纓帶綬父兄不相裁量日擁舍人兒齋沐
鮮怒呵嚇坊陌旁獵他事則旅進旅退蹲候于郡邑馬
廐折腰重趼而不知疲者余嘗見一二老翁矣子弟不
敢諫托之賓客賓客不敢諫諷之以省事寡欲積德會
神而彌老彌瞶以至于六鑿相攘百年須臾者又嘗見

一二老翁矣是皆太公所笑也有司追太公見邀之賓
飲曰觴酒豆肉有老母在先生除舍迎之官曰祝饌壹
播疴癢有汝祖母在今年已酉元旦之春王太公壽以
耆母洪安人壽以耄合子母春秋共百有六十矣赤雉
先生官司空以課行得觴里門親知近者頌遠者禱太
公謝不納先生遺書謀之陳子曰吾太公居恒覩茸言
卮辭如爰居之駭鐘鼓何敢以通人之姓名奏則請徵
子言以勸陳子曰吾聞之親在不稱老太公遜巡三讓
而不受觴夫乃爲洪安人地乎若然觴無踰太公朱壽

昌七歲失母長大追求刺血寫經四十餘年乃得見母
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母沈后迄無影响今洪安人
安坐善啖左右流盼視不知爲九十母太公膳甘百拜
而進之雛戲堂上又不知此爲七十歲小兒以此視德
宗苦樂奚啻天壤且孫曾繞前衣冠舄奕司空郎掬卮
酎酒鳴玉垂魚鏗然委地朱壽昌母子有此孫否太公
即不忍稱老獨不爲母子百有六十一加酌也先生曰
善請持子言以報太公暨余王母陳子曰樂哉此非余
創之莊生有云可以事親可以盡年葢本之而家南華老仙云

壽敬新杜太公七十序

杜太公有伯子以給諫持節益藩還覲太公于里第手
子當杖國之辰出而介圭入而介觴鳴玉佩魚鏗然委
地遠近聞而艷之于是邦君具牛酒鄉紳具羔雁太公
謝不納曰無以巵辭諛我文繡組我無已姑賜之一言
傳示世世庶幾杜氏之天球河圖哉開陽施君乃以屬
陳子陳子曰不佞閭史也習太公隱德甚悉太公初舉
時其父夢黃衣公抱而送之五歲篤行有孝童之目以
傳士弟子上公車罷免會伯子仲子後先以科第顯遂
謝去鉛槧一以孝友為政而大約本於收斂元氣為主
伯子初令楚再令浙太公曰爾無以刑書累百姓既以
卓異拜給諫則又曰爾無以諫書累賢士大夫伯子謹
奉教歸而檢其橐橐如洗讀其所條上封事在官言官
無若請停刑請釋詔獄諸臣為大在鄉言鄉無若請賑
請蠲救東南水災為大太公聞之曰是兒不走名不樹
黨不叛師友不詆君父其庶幾獨復哉吾杜氏元氣尚
在此眞吾子矣杜氏自東黃公以名宦聞而夷夌與給
諫繼之仲孝廉季茂才又雅負競爽之譽太公俯仰泰
然兩膺綸綍略怨恩置寵辱過里門必趨遇故時父
老傴僂卻步而後敢進所居多場圃所談皆先世艱難
與詩書耒耜之業兄弟雍睦諸子皆樸重狷謹望而知
其為古人亦望而知其為杜氏之子弟也非太公世德
世教曷克臻此自古國家之興敗視元氣之盛衰門戶
煊爀則祖父勤儉之意無幾矣權勢薰灼則國家忠厚
之意無幾矣兩者無如今臺省為甚而給諫君獨不然
吾以知仁人之言其利溥哲父之教其澤深也元氣所
在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漢在人為鳳麟着于槁木蒸
而為芝含於美石蘊而為璧而況父子君臣之際乎父
以此教子可以保家以此事君可以保國可以保身太
公之元氣具矣豈惟百歲無有害即世德世教日引而
月長之安知杜衍如晦不出諸子間哉太公直端委坐
之而已施君曰善請以此奏之太公酌春酒介壽而退

壽鴻臚程翁七十序

歲巳未一水程翁登七十凡鄉袞宗長巨儒豪姓率餞酒簇樂賁相望于堂新安人洄巷來觀詫爲盛事而啓明兄弟子姓獨徵陳子一言以佐觴啓明入山中余出近所譔俠林序示之啓明鬚眉開張輙指某某曰是頗吾父巳又指某某曰是又類吾父時晚酌甫罷啓明櫂蚊剪燭具顛末千餘言明發跽而進余則皆一水翁生平義氣男子事余竦然受之此異日俠林中張本也翁少習制舉博綜典墳𥨊言微動悉軌于孝弟而時時飲轄之客齊魯燕冀荊襄吳越間五載始歸爲諸友弟娶婦又極無方之養以怡兩尊人其族梅軒公心偉之[illegible]賈策翁舉吳與對梅軒公乃册雁里湖北二質庫屬翁爲揔持不數年拓貲數倍梅軒公大喜置酒寶善堂觴血矢誓曰愿我父子世世無相忘安樂患難共之翁雖唯惟力是視不私秋毫梅軒公以此遂甲素封某歲徵稅起

上遣大璫陳增來而新安人程守訓爲增幕客怙勢敢食人垂及程氏曰程以三千金壽我禍立解時梅軒長公少軒君强項不肯賂翁請再三畀加數旋竄之翁手書貽守訓守訓不敢匿悉輿歸少軒君見之且喜且怖不一月增上疏得

嚴旨以欽罰坐名矣少軒君走金陵與故所善貴人謀悉提手莫敢應第曰而家一水翁曉練杖信義度足辦此少軒君負疾歸增璫業巳遣游徼索少軒君急少軒君邀翁密語翁至則在門扃久矣翁問何也曰恐緹騎至也翁笑曰緹騎至寧[illegible]鍋可拒乎是召之侮也翁挺立必洞開重門乃入入則舉家迎拜翁翁笑曰無恐某在斯因與少軒君定計輦囊金及其子某俱陰求所以紓禍者聞增甚貪又聞增且飛疏中之不法翁遂至河西務邀歸進見增言詞慷慨無所屈撓增意折削其五之四納金竣增厚賁金帛贈翁翁倍加金帛亟還之增感愧交集且私詫曰程氏有人不可動也巳矣自是守訓莫敢復披猖肆[illegible]屏息程氏安而新安之巨室舉安故曰俠也若夫[illegible]墓撫孤甥剖股以起親疾置妾以廣弟嗣捐百金以脫某之縲絏焚血券以完某之夫婦走京都以全某之冤弟其潛德隱行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寧天知有餘人知不足然而義塾有瑞蓮新居有巢鵲拜日則日爲[illegible]

拜風則風爲反火蕙四葦麥兩岐穜穜吉祥一似通天地而格鬼神者今春秋七十猶瀾步勇敢與士大夫抵掌三教之書旁及青烏養生主衮衮不少衰客歲跨驢朝太山夜半觀日出與七十二代封禪處近爲遼左畫策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才識軒雲霄精神透金石雄談如古劒客飛行如古列仙日月而往大年何可量哉翁嘗與黃無心張邋遢游與象冢廓了無一物挂胸懷牙頰間即縣大夫以賓禮旌廬引爲鴻臚丞重非翁之志也而況數十年一切俠腸熱血更從何處暴乎蓋稱其能不伐其德有翁之道義在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有程氏之盟約在今二子孝謹辨博嶽嶽有父風天之嘿報翁多矣無爲問往事矣

壽佘太公七十序

新安山磊砢而水百折皆外朝故其人好游游者或以賈或以舌賈游則修卓鄭計白之策而舌游則秭駟聯轡隱然如魯仲連劇孟者流其游不同其好義重然諾任俠一也余于新安善履康汪君因善從謙從謙爲佘言佘太公七十矣其人慷慨喜爲德于鄉而退然不嫌爲聲章引繩而趨畫地而蹈遂遂粥粥蓋古之吉德君子也太公事後王母如母撫後王母之子稚而孤者如子伯有寡妻在三十年吉凶倚辦無僁容舅氏諸兒則卯而翼之迨長爲之婚且授之資斧其他建石梁葺宗祠卜親壤動費數千計太公捐橐惟恐後拮据蹩躠寒暑中不顧也太公初爲中下賈已復䠱身南汴涉江踰河經數年而拓貲與上賈埒節腹約口克意爲業[illegible]一切光車駿馬鳴琴粘屣貌爲棄擧者皆恥不爲亦不樂與機事人同綴處質行仁心與物無競而已太公[illegible]秋高碧瞳丹輔疾走徤啖不類七十翁其約謹亦不[illegible]新安故習今有一二名豪以舌爲市所至都邑盡[illegible]使宰相施床上公倒屣度其氣誼才識原足以雄[illegible]

有許武仲之高而汰其臨風弃瓢之癖處不違親貞不絕俗公之隱居也與子言孝與父言慈公之教授也余侍公二十年餘雅以隱操自處上不屑金馬門下不能青山白雲稍傚公意以授經他里而終不能自固其匹夫硜硜之節倈公百歲酡顏童項如君家游龍老柱史余請授文如先生故事向公乞五千言公其有以許我乎棻也鄙請從靑牛而後也

壽殷太公七十序

余鮮知交而交有忘年者爲隱君方叔故余于方叔父必稱太公云辛丑始冬十一日爲太公七十攬揆之辰余步往壽之時南面坐一繩床案列鮭菜三四器方叔持箪孫志伊捧斝相率跪進太公曰願兒常有貧賤歲得奉觴如此日太公喜爲受飲飲未滿而曾孫男女以東脯擁項上爭佐太公酒余遂以次入拜且問太公所由致七十者太公曰老人有田一隅屋一楹不解耕處弃之他人直以無用生活七十年耳余乃嘆曰眼前四世已是眞樂而無用一語復是眞壽壽何眞贋之有亦在有用無用之間余即此一朝暮頃所稱富貴人七十如太公有子若孫稱壽如太公不知凡幾要不過築肉流飲唱竹吟絲四座親賓以喬松欵慰而已至其所以取貴攫富必有七十年不能自解于中者在凡以有用故也是雖齒登大耋終屬贋年孰若太公生嘗人負我未嘗我負人其心閒閒不爲用擾眞有日作足以當人旬夜息足以當人晝不翅子瞻所謂百四十者况復後七十而爲年者乎此余眞壽之說也且無用之壽不獨

太公方叔以賣藥讀書豈取貴優富有用之徒哉然當今不易有太公而有之有太公則不可無方叔既有方叔不得復望志伊而更生志伊未郁詩書一門三葉其素風高躅惟濤陽翟氏足與千載方駕而眞壽一語又不足爲太公重矣

壽徐太公七十序

吾友徐思曠綺歲時目鬚開張欲風而上邇杜門如伏鵠枯蟬每相見嘿嘿不能吐一語即吐輒逆嗉而止一似腹臆間有介介者曰念太公老且善病耳太公由經生入國子性簡淡寡交居恒匡坐莊語或挑以機事輒笑不解謂何與人處無腹背而好行其德于鄉今年七十患心氣飢飽倚思曠手索啖梨棗餅餌如嬰兒然說者以爲壽徵而思曠獨不解于懷入則委蛇侍言笑出則對賓客頻而嘆或擲書不竟讀曰余孺子豈獨太公飲啄所仗益一書生雄飛雌伏之日太公之小年大年繫焉往太公聞余試不人後輒津津喜動眉睫否則食不怡曰唉孺子何以報許太守某聞之恨不能穴地入也脫也孺子一朝策賢良書太公即老耋罷曳偃仰在床當蹶然投枕而起如猛獸鷙鳥之發其腋而受觴非太公旨也陳子曰思曠不讀易之困乎困之未遇也曰有言不信曰三歲不覿既而君子以致命遂志則曰來徐徐困金車困赤紱昔溫子昇博覽百家廣陽王深賤之困辱馬廄中其後梁武使張皐傳其文于海外夏陽

守傳生使吐谷渾見國主床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士之遇不遇乃如此思曠言語妙天下不減子昇直須致命遂志以俟之耳思曠曰孺子數窮百六敢不坐而待歲奈太公何陳子曰昔趙熹篤疾粉子立碑道左而壽至九十餘丙吉臨封愽陽侯疾甚宣帝以爲憂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吉未獲報無恙也後果愈由此觀之太公不爲熹則爲吉即臥疾尚當食思曠之報且伯子醇謹諸孫環侍姑進一斗慰之曰叅且起金車赤紱行且至易所謂來徐徐者意者思曠徐子當之云

壽顧涇陽先生六十序

涇陽先生之學道也不知老之將至垂六十而先生通家子陳杭之微文爲壽先生將無反走大笑而不受與杭之云聞命于先生矣他筐篚庭實不敢内信以陳子言敢不拜賜余嘗憶己丑歲先生儼然相訪以不朽見屬既明年復邀同舟至秀州談甚快嗣后書問遄至邀入東林而余以疾不得往然每嘆天下有偉人先生與南皐鄒公皆以文章風節鎭天下望之如二曜麗天而皆砥礪聖學爲后進倡先生恂恂自將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退然如寒書生而至于抗色立朝清言格衆一時權要能以嚬笑喜怒榮辱進退人終不得引先生自助先生獨往獨來凡所以批其逆鱗而摧其角距者甚力至褫官削籍以歸無幾微見顏色讀易杜門晏如也十五年來國家老成彫謝幾盡而碩果不食者惟南皐公與先生尚在先生忘世世不能忘先生凡遠近執經問道士大夫東西行禮于其廬者舟車相屬郡縣監司以不識先生爲可恥臺省諸曹郎不首推先生名則啓事皆指爲故常而不足重激揚聖賢不得先生印可

則不敢自信而私以其學術行于世世之歸心先生眞如川之赴海山之宗岱其盛茂以加矣及今甫六十耋孔子耳順之年夫所謂耳順者謂其無復有逆耳之言也不佞請以龍德之言獻先生壽彌多名彌高而責亦愈備蓋灼然指爲天子之龍首矣神龍見首而不見尾非無尾也尾之所在即英雄豪傑之末路也没者欲得其珠旱者欲得其霖嘘雲御風而隨之者欲得其騰擲變化之勢而先生何以謝天下六龍之爲潛爲見爲飛爲躍爲亢摠之皆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爲主武公年髦箴警不忘于國召公告老敬德猶愼于身盖古聖賢之致儆末路如此而龍谿子乃謂孔子舍七十而進必將舍矩而就規此言似巧而寔非也佛氏圓通以規言儒者敬直內而義方外以矩言此聖賢二氏之辨也規則少年借之以行其無忌憚之私而矩則約之即爲禮絜之即可以平天下日老則日就規矩中即使夫子耄耋而望期頤安能舍矩而更有他適哉何也易之所謂乾乾夕惕若厲者矩在是龍德亦在是先生居龍首見龍尾一惟以夫子龍德爲師日新月盛必能挽回天下之文章皆正脉培養天下之風節皆正氣唱和切磋皆正學處同林出同朝聚頭磕膝皆正人君子以此壽身壽家壽國壽天下而寧知老之將至乎先生聞之曰善不佞有小心齋劄記雅與陳子之言合小心者乾乾夕惕若之謂也陳子無事祝我矣

壽洪九霞太守六十序

戊午孟秋十七日九霞洪公登六衮矣賀者函書馳觴諸公闔公逡巡辭者再四生平門不入庭實耳不納諛詞無已則屬故人陳子侑一言此野中惇史也且實知我余惟公嶔崎磊落人也少孤事母孝事兄友撫二妹悉具裝遣與朋友處坦直無他腸爲諸生試輒高等不屑與曹耦乘熱噉名既進士起家領壯邑岩郡長所至臥轍立祠終不通京洛書走要津路官南司馬去淮去梁溪僅一衣帶水不屑爲附和已局稍更又不屑爲異同居家屏屋療田不屑治家人產其貧如故也落落穆穆如故也獨往獨來如故也公嘗憤風俗如蜉蝣人情如蠛蠓是非如蠓蠛啾啾迄無定論故杜門半讀書半而時駕一漁刀訪余于山舍余把酒問之曰吾老矣已痼煙霞公才大非槁山澤者今日暇請爲縷而問公闢公在歸化案牘閒暇每魚服入村墟慰勞諸父老且率村先生引子弟見與課文稅論孝弟聚而聽者堵立如家人垂髫兒摘蔬獻公公倍與之直然乎公唯唯在台台生女不收視公嚴爲保結民間一女生輒報公公給月廩弱者罪厚嫁而破產者罪而俗爲之一變然乎公唯唯台濱海倭漂至不能擊往往擒商船指爲倭掠奪之又論死公廉得實力控諸當路釋還鄉活者以百計然乎公唯唯公于台捐俸置津度鑿石通渠造大浮艦以濟陸者不病涉然乎公唯唯正學先生之裔寓於松自淇園楊侍御搜其後得忠枝忠奕由松至台煢煢無依也公爲之買田娶婦築室給章服又請助於臺察而忠臣血胤始獲有寧宇然乎公唯唯聞歸化有妖狐台有羣虎公齋戒操文告之神狐雷擊死黑虎黃彪去渡河又有自斃死者然乎公唯唯公職方南曹汰老弱不懼謗當戊申歲飢南御史疏請預借來歲餉以餉軍得旨而大司農持不發且譟而脫巾公星馳諭散得無事然乎公唯唯公恨南軍積弱別募浙江三千人曰陸兵摽營擇名將訓練之親爲操閱朞年稱勁矣無何中讒歸竟未有明公苦心者然乎公唯唯語至此公且浩嘆罷飲而余亦爲公躑躅數四而不能問也項者奴酋狩食遼左覆軍殺將督撫與經略倉皇四顧動以千里徵師爲萬全之策廷議南都陸營兵尚可用移咨調發第

不知當時誰創之誰募之而又誰練之同事者已去後
事者又罔知追求其所自始積薪不謂下從薪不謂功
勞薪不謂苦蓋志士之心灰而國家求奇材異能之網
亦已疎矣假令得公三四人樽俎羽書之間居則握兵
如老种出則持節宣使如公家洪忠宣何遽出兩公下
而惜乎冉冉且老有鳳筬驥櫪之嘆則天生豪傑初意
竟何爲乎雖然公爲老种凡未免據鞍示矍鑠若爲洪
忠宣使塞外則十九年氷山雪窖固不如今日岩居川
觀之爲適也公咲曰是乃浮大白醉陳子爲長肅而出

壽冏卿申公玄渚六十序

已未仲春冏卿玄渚申公春秋六十尚寶王遜之貽書
陳子曰先文肅與申文定同籍同詞垣同政府其歸而
蒙　賜存問又同每憶文定過婁東丹顏素髮望之如
神仙冏卿顒然侍其后所謂豪士如王山千人亦見萬
人亦見也今冏卿已周甲髭鬖鬖垂雪矣冏卿護視我
敎誨我某事之若父師焉敢徼子一言以爲壽余惟申
公自少嫻家學擢第歸即有志經世大略上則列聖累
朝之故實下則宮府六曹九大鎮之情形皆一一網羅

胸中指視掌上官司馬郎居職方最久時邊歷多故羽
書無虛日公居中調度或猝裁片語或立草封事數十
通能使債帥華心名王稽顙　皇上且下　特旨以大
中丞擬公矣積資晉太僕疏兩廣制府賞格太濫疏折
馬價十萬餘時雖諱之識者已知公實心報國非優游
養望以覬換節者公門地如此才地如彼顧乃粥粥類
寒畯恂恂類弱書生其意色常下其中常悒悒不自怡
此其故難言之矣公爲相公子義不得外交又明經起
進士不得閉門如寒蟬噤不發一語公置身出處潛見

間則甚難。文定清如水。介如石。求者不能。往往假律梁于公。公吐之。則何辭以復友茹之。則何辭以對父。則甚難。言事謫者。逐者。詔杖者。文定百計經營。如得回益高之聽。而人且責文定曰。曷不䇿詔裂麻。爲諍臣。責公曰。曷不痛哭流涕。爲諍子。則甚難。文定既歸。門戶曹起。操戈而秉甲者。非起于親知。則出于二三名公。不得志之君子。公嶽嶽中立。鮮所詭隨。寧忤朋友。不忍誤君父。寧左時名。不忍右時局。則甚難。凡公所謂數難者。有一于此。皆能使人心膽俱碎。鬚眉爲白。而公茹荼食蓼六十

年。非惟無世家錦衣玉食之習。并不知有田夫野老嬉戲躬臥之安。里中緩急告者。非時至戶外造請投謁者。不識面而至。公隨叩隨應。日不暇給。而比爲文定乞䘏典。建特祠。徵文于四方。宗人巨公。事事皆整暇而辨。又舊目逐左。上書南北樞。謂客兵不可調。海運必當復。搖筆數千言。反覆論利害甚晳。才勝人。識勝人。精審神用。又勝人。豈非難之難哉。然此猶未足以盡公也。初文定當晉楚門革之會。大約以避事權。收物情爲主。公夾袋所正人。推轂引後進。苦心密計。調護居多。已文定雲臥方

酬遺簪絕响。鄉里惡少年無端塗面而彈射之。一時門生故吏。多飲恨莫可誰何。公發憤上疏。判白功狀。唾罵詭夫。某某氏且進且却。且悔且慙。俄化爲異物。而公父子之心跡光明洞達如故。余以此難公。亦以此服公之孝而俠。有百鍊不折之剛。仁而勇。有萬人必往之氣。孔子得顏淵而門人益親。得子路而惡言不入于耳。其公侍文定之謂乎。遜之曰。冏卿前所難。先文肅父子所同也。後所難。冏卿所獨也。請以是轉而壽公。公感慨往事往人。可以灑然而進一觴矣。

壽司空陸澹翁六十序

六朝重門第其江左四大姓曰朱張顧陸垂千年而無若陸氏爲最顯當湖之陸接笏連圭排綸比戟不獨甲越實甲天下而無若司空大夫澹園爲最賢大夫者太宰莊簡公仲子也自少傅學能文章爲聞人鉅公所賞識而以莊簡當要路逡巡公車不獲售退而考論朝野掌故及二氏九家言倜然以李贊皇韓稚圭自許曰爲人子而不負家聲爲人臣而不負國恩斯亦足以老矣公倜儻伉直最得莊簡公心莊簡收采人物吐握名雋公罝夾袋書姓名以進而不使人知莊簡好爲德于鄉公荒施糜疚施餌吉凶施助紛難施解浮屠老子之宮施護義廪以外善事非一能使人歸德莊簡而又不使莊簡公知莊簡薨后抵燕上疏特給全典歸與諸伯仲拮据大事而后即安蓋公之不負家聲者如此參軍後府有勾婿實伍者公請之司馬戍絶則削其籍旣補水衡郎督理通惠河政議城隍治河道建橋梁甃義井修學校賑貧生而最鉅者搜獲先朝大木于潞村泥沙之中以千計所省鏹金以二百萬計所縮隴蜀樵採之顛

水陸舟輦之費其道里又不知數千計生靈又不知數萬億計蓋公之不負國恩者又如此自古賢達之論莫亟于世家莫危于世澤故王氏之璮魏公之笏世不以爲榮而瓜蔓而枯桂老而蠹有識者竊竊然憂之不得不傳火于薪盡之初疏泉于井渫之后然後元氣日益培引年日益永子姓紘誦而處衣冠而朝者日益昌以大則今日司空陸公是已以陸公之忠孝世家與才識經濟豈宜老之丘園山澤中第世方以資格困人以閥閱窺人以巧妬中人即稚圭贊皇復生度不能度越超拜以爲我所欲爲而孰若公左拍兄弟肩右引子孫膝讀先世萬卷之書守百忍之訓樂善好義爲里中庾桑爲陸氏鄒魯豈不大愉快哉昔張栻位未半其父而世稱之曰賢張釋之長公不能取容當世官僅大夫免歸而識者反多釋之有後士君子豈以爵位通顯輕重人顧視其承家報國若何耳項太史孟璜曰君言善請傳而獻之婦翁以庀一觴且以告賢人君子之能世其家者

壽奉直大夫褚孟汀六十序

昔兩漢重行誼。廷舉孝弟力田者。詔禮官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或遣長吏致羊酒詣家。其優勞異等。加明經上。唐宋去漢遠。甚僅賜粟帛棹楔。其齒隱者不獲登之史書。吾朝非賢子姓敬言于當路。作者則老而泯泯山澤中。故壽言非獨佐百歲觴。即不朽亦繫之矣。海上奉直大夫孟汀褚公。少倜儻。以儀軌自居。豪杰三老。目屬之。性孝友。刲股療父。夢神人益筭二十年。家中落。遂裹千里裝。游燕趙韓晋閒。盡傾其名豪。拮据三十載。以此起。上背歸。與諸昆弟均分。絕不潤私橐。此皆古人所難。假令引漢廷故事。公且應明詔。不次需擢。爲上卿大吏。乃僅仕廣東鹽課司提舉。署市舶司事。居官敏練。著有聲績。臺使者下檄交旌公。公飄然解綬東歸。杜門課子。斛酒召客。其爲德于鄉日益甚。說者謂公孝友如姜肱。薛苞。善策善聚如計然白圭。善急公家如衙史式。而余獨喜公善散如范大夫。夫天下惟能用物者。不爲多寡有無所制。不爲多寡有無所制者。非謂其以無爲有。以寡爲多也。能盡物之用也。能盡物之用。則淮陰之飯。

桑下之食。蘆中人之盎漿。與子敬二囷。全琮千斛。其爲義無以異。苟不能盡物之用。銅山易崩。金穴可破。雖爭籌百萬計。一戛羹嫂耳。公性慷慨。不侵然諾。又多緩急人。其他賜藥施糜。以至橋梁道路浮屠老子之廬。藉公而振者何限。公眞以散爲聚。不爲有無多寡所制者也。余嘗謂范大夫爲千古任俠之祖。置之貨殖傳中。大是負屈。然太史公非以三致千金重。以三散千金重也。若使公寸鎩尺楮。刓腐不忍予。出而有市心。退而有難色。豈能好行其德。聲施遠近若此哉。甚哉公之似范大夫也。公聞之笑曰。孝友是人子事。爲人脫緩急。觴樂施不倦。是男子事。何足以侈君言。第諸兒孝謹。能文章。余無所他慮。但今六十後。冥心收息。日與山農野衲。翻蓮諷貝。修乾竺出世法。以爲快。覺范大夫覇越之后。拮据千金。乃公未免多事。余則請拊髀雀躍。遊矣。余曰。公且擬秕陶朱。而余乃引漢孝弟力田以爲公重。無乃爲達人所笑。雖然。以此佐百歲觴何如。

壽沈母陳孺人七十序

往予讀書瑯琊太原所因得與司部游諸兄弟雁行而隨之凡竹林蓮社詩壇觴政坐無司部不盡歡司部飲屋在西城闤闠園澹圃左右列修竹名花參差墻垣籬落間諸兄弟過從司部甚數司部見必留留必醉往往月白霜清歌嘯振林木宿鳥驚飛以去司部未聽客歸傾釀割炙復如初余笑曰吾與子皆貧士投轄猶可而乃欲效石季倫咄嗟辦乎司詔曰子無慮此吾母氏稱受餐也我雖貧奉母甚謹朝而叩門以詩文徵者聯不當古人一字一縑然時時有所潤市豐其而進之吾母食之輒解顧既而撤案咲曰分其半佐孫讀書貯其半以佐客庶不至釜戞而罍恥耳余曰老人不耐齒決嘗啜糜子以客故而奪母供奈母何司詔曰否否吾母養性安之往先君子鳴遠公喜客而最又喜擇名士教兒凡境內外以孝秀者吾母悉出其橐藏至簪珥釧佩衫襦之類皆以餜先生酒食至今沙谿市稚知有詩書師友之力者則母氏以也鳴遠公中道背母氏泣撫藐孤外支門戶產雖落所以侍白首翁者宛轉萬狀每[illegible]肯曰大父在無爲老故廢禮貧故廢其不肖唯唯即一萊一鮭手揃上食春秋八十餘爲州司察舉飲于鄉鄉三老過翁翁命具斗酒宛然道故吾母未嘗不應聲而至故曰母氏性安之于無慮余大咲無以應司部性愛直與賢士大夫交意有所不樂如含尾石必吐而后已少子垂髫纍逢掖負雋聲伯子雖未遇才穎翰墨照映婁東父子皆以文行重遠方名士輻湊歸之雖童僕頗衣頭帩欣欣皆有好客之色余每嘗以貧孟嘗目司部司部笑曰子無慮余孺子能爲茅容而吾母不欲以草蔬飯客不能爲陶士行而吾母必欲以截髮銼薦供客予之得與二三兄弟匪朝伊夕而毫無間言者其母氏之賜哉余曰審若是吾曹安所報母母春秋正七十請酌大斗屬一辭授司部跽進堂下而還報千金則請俟異日何如

壽張母洪太君序 代

往明州張公由西曹拜松郡守初命下松人士走問絽與理何士抑士抑云張公事母孝其愛我松民也必篤且稔聞其里人云馮方伯爲女擇佳士得公丱童中馮夫人既爲姊每食必念姑蕯公之孝刑于家如此已酉公莅松松大潦公遣迎洪太君太君曰我方徙啾翔覩疾走無以我爲念汝哺飢且不暇而暇顧老人爲俟歲癸我就子廕養且以觀政成與否客冬洪太君渡江來公端冕郊迎扶輿就道辟除子舍甚潔每晉馮夫人沃

盥上食太君食之甘眉睫間津津有喜色已召公前曰試爲我次第奏治狀公謝不敏已而進曰松自大潦后斗粟至千錢兒徧謁當路爲民請命還發儲庤通市糴爲賑飢弭盜之備復設粥局者十八餘所客有言食麋多民且斃兒曰斃于飢與斃于飽孰是又有謂流民聚易而散難者兒應曰民以飽盜乎飢盜乎比時躬走窮鄉覩㸑汲嘗旨否又繼之散錢給粟而民始無大恐是歲改折之命下檄三邑平亭之西北得其十東南得其二而恩澤無偏頗者太君曰善歲不汝虐矣士大夫皆

自好間有以歲時筐篚相屬者兒一切謝罷之相安于簡靜而干造請送迎又未嘗敢廢禮太君曰善士大夫不汝瑕矣兒出西曹頗留心讞牒其聽訟寧速無緩寧晝無夜即大吏顯人不得置重輕出入于其間太君曰善民不汝譸矣松士子嫺文學馴行誼者不時延見與之討論經術又月課其制義定爲甲乙使小有所勸懲否則雖名雋詞色無假焉太君曰善士不汝讕矣里中節婦二楊其俎豆之所曰女中張許方遜志先生之血胤在松則爲之復姓立祠其門生故友保孤仗義者皆

祀享于燕寢之后春秋饋祀以爲名節倡正學其有典乎太君曰善人鬼不汝恫矣公委蛇謝曰孺子不敏是皆奉母氏教以庶幾夙夜于天子之成命頃者三載奏考而母適至又且與壽辰會母無棄孺子其尚有令乎太君曰吾深居官署中烏知民間短長度此時民且播種而曠月不雨幾有旱徵有如循故事露禱民心驟然粟且翔踊其姑靜鎮之盍無停半月之訟緩舊甲之征而清三邑之獄乎若是則和氣薰蒸氓庶歌舞政孰有急此者而壽我孰有過此者松人士聞之曰此太君所

以有吾公也昔張輔位至三公其父歲來省視公卿大夫皆上壽今省視獨太君在公以此爲歎然獨不聞張齊賢母乎母八十餘封晉國夫人每入謁禁中帝嘉其福壽有令子手詔存問加賜絡繹今有公如此洪太君何患無此日請以此慰公而并以介壽觴之祝

白石樵真稿壽言卷七　終

祭文

祭荊石王相公文

古云、千人諾諾。一士諤諤。自余事公而始味此語之無作。憶當乙酉、公批余文。疑有仙骨。恨羽毛之尚薄。時與王同應南舉。同罷公車。辰玉有志於再戰。而余則決意乎蓬藿。丙戌、辰玉別余入都。予裂青衿而招之云。盍歸乎來。相與逍遥。從楊許于碧落。公聞而笑。是子也。不鳴不舞。無乃類羊公之隺。戊子領解。辰玉向亨。余遺自若。既而辰玉且譽且誹。且戰且却。乃寄書戲余爲李[illegible]靖。而公亦嘆余之不爲名縛。辛丑辰玉上第。馳　語故鄉。金羈玉絡。公也笑迎。幸衣鉢之有托。何期冢孫云亡。辰玉病劇。種種衰相。如青天之忽散爲氷霰。而春花零竟隕爲秋籜。晚而司馬再相召命入洛。人以爲慶。予以爲愕。未幾不祥之事。與不解之詬。遂彌天而大作。晉者登龍。今者羅雀。余再詣門。慰公寂寞。餘波及之。幾不免躭躭之饞嚼。然而心本無他。豪傑所覺。積霧浮陰。漸解漸駮。而公已騎箕尾而游冥漠。嗚呼痛哉。公忠孝簡于

帝心。羽翼定于　儲幄。社稷大計。非山澤之所能圖度。獨其門無四知之金。室無姬貳之樂。不市恩。不修郄。不入才牢籠。不名譽雕琢。殘花數畦。枯碁數着。公自謂機心機事之盡忘。人亦許世情世法之太略。而不知者猶猜其退而營進。坦而藏鍔。老而强飯。病而不藥。及今葢棺。而果信公邯鄲之夢。絕不及於平津之閣。嗚呼竟哉。嗚呼痛哉。夫老臣心迹不明。猶望有朝議之是非。如昨是非不明。猶望有常情之恩怨。如昨恩怨不明。猶望有天道之善惡報應。如昨今天以摧殘。人以詆詠。門祚凋謝。子孫單弱。三者一無憑焉。豈月盈必虧。果碩必剝。咷不共笑。畜不竝角。即公且不能逃盛衰之數。而幽明古今。原如此之混沌而舛錯者耶。帝閽茫茫。坐視爲塵。鬼神憒憒。似復相譃。物情三變。刼運五濁。夫何言哉。不如夜臺。

祭馮烈婦文

余拜檇李丁烈婦墓歸甫小憩讀易而客復有以新豐馮烈婦事報者余曰此一部咸恒易也夫易之咸而必繼之以恒者何也咸爲艮兊少男少女夫婦之卦也故恒之六二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吉一而終也夫夫婦偕老最爲吉祥善事若馮烈婦二十二而自縊殉夫恐言吉哉余曰此正易之所謂恒也忠孝節義乃人道中之風雷何地蔑有烈婦不幸而得恒之蹇耳烈婦嫁裔道貧且病病且就殉非夫子凶乎夫死當萬曆丁未五月壬申而張氏就義於六月辛丑從母命終非恒其德貞乎烈婦一死而郡人奔走告駭以爲青非震雷象乎邑大夫與鄉袞孝秀爭爲文若詩詠之而遠近賢媛聞之戚戚心動矣非巽風象乎雷則震動一時而風則巽入百世雷風變而恒道成矣非吉乎嗚呼此馮氏一部咸恒卦也吾曹終日講易而不知有心易易乃在婦人女子可愧也夫可愧也夫

祭餓死張烈婦文

維萬曆歲次丁未朔日癸亥謹以首陽之薇娥江之水致祭于明故張烈婦陳氏之靈曰吾聞古之節婦或毀面引鏡或劈耳握刀或割髮表心或截鼻見旨非外迫豪强則内迫父母耳張茂才彌留之際烈婦以節許之父母不忍傷烈婦心慭然以白頭守節許烈婦矣豈不能須臾忍而竟死耶夫程嬰未死以趙氏有朔在張世傑陸秀夫未死以宋氏有帝昺在今烈婦誰倚乎有孤則保孤爲重孤無可立則殉夫爲重等死耳溺死畏死排牆死盜賊毒蛇猛獸死五日不汗死七日不穀死詎若烈婦今日之死爲快哉村嫗竈婢以緩死勸節婦此若以蘇屬國洪忠宣勸人夫屬國十九年而歸漢忠宣十八年而歸宋要自有天幸不當與人臣道也藉令數年之内不幸以他故死即不忍爲逆劉豫所留亦將爲降李陵所笑文信國被執就義稍緩太學生王炎午作生祭文以速之謄寫百篇榜之水陸通衢曰丞相欠一死耳今烈婦飲毒飲金繼之絕粒必從張生地下而後已既不覬蘇屬國洪忠宣之生還又不待王炎午之生

祭則烈婦之死加忠臣一等矣一死而後不辱張氏[illegible]一死而後不辱陳氏女一死而九峯若首陽三泖若[illegible]江使見者心膽皆慄談者齒舌俱香感激義烈敬莫一腸非止爲閨閫勸葢將廉頑起懦告諸男子慎無負七尺之鬚眉而蔑百代之綱常也

再祭張烈婦文

嗚呼伯夷薇仲子李蘇武雪豈不矯矯絕粒哉然而夷也猶寄命于薇也仲也猶寄命于李也武也猶寄命于雪也且武則胡婦爲之左右仲有辟纑夷有叔齊夫婦兄弟一鼓一舞烈婦煢然獨身而已有勸生無勸死則烈婦之不食殉夫又非伯夷以下諸君子可以同日論也嗚呼奇哉嗚呼痛哉

祭檇李丁烈婦文

余讀嘉興郡志志節婦僅兩人耳葢嘆而悲之夫禮義之鄉度必有奇節而委巷窶人婦或闕史不記國史不書式廬表墓闕如也人固有幸不幸哉丁烈婦端平巷中窶人婦也夫亡葬火烈婦年十七投焰者三父母救之堅不死數日翁與姑將强嫁之烈婦伏刀自剄不死傳以藥手掣之不死皮肉綴附一絲許譁哭震裂疾斷竟死矣嗚呼異哉方烈婦之死也翁姑駭而走有小姑來視屍鄰里父母㩦其髮屍上椎詈之不聽出業訟之官吏暑烈婦不得斂吾友賀伯閣聞而義焉身詣巷中問其事事核爲解諭呼翁姑來釋小姑去凡紀綱襚襟幕旗悉無憾郡邑長與士大夫爭爲文以祭且醵金爲壤葬之烈婦非特身名不辱且不朽矣夫檇李自二百年來節婦湮滅不勝數丁烈婦年甚少家甚貧一時老稚奔走告語郡邑士大夫哀輓而表章之者獨甚著人眞有幸有不幸哉語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烈婦其何以報鄉之人大抵愚夫愚婦之死生如飄風游塵何關聚散惟節義之精靈英爽非歿爲神明則轉爲男子將無驅厲鬼吞妖魅以清此一方民不可知將無再世更生爲孝子忠臣湯火唯命不可知將無生他方更于故鄉爲監司郡邑長整齊綱常捍恤災患如同室之救不可知嗚呼是皆爾丁烈婦死後之責也雖然西子沼吳随范大夫買臣妻去更嫁閩吏檇李至今羞稱之有丁烈婦慷慨殺身以張越勁則烈婦之報檇李多矣且以丁烈婦之故里中聚談或旁引某婦某女或嫁或未嫁或死或尚未死或不及旌或待旌或貧賤格不得旌者纍纍追述其年歲日月里居并及其父母夫之姓名死如昨日事一丁烈婦死而衆貞女烈婦皆生則烈婦之報檇李又多矣豈必徼靈於烈婦之身後哉嗚呼深閨寡婦拭淚而施脂珥立朝大臣易姓而拖青紫下玷丹書上汙青史彼何人哉死而死矣

祭吳江張烈婦 崇禎九年

天王聖明責重司牧日照覆盆春回黍谷無使民間含
冤夜哭吳江張子才高運促陳媛孤潔抱嬰餌粥何物
鷙鷹飛而攫肉輸賄群兇百方圖局中宵擄歸義不受
辱詭託禁嚮曾許疥兗巧計難施送返父族邦君誤聽
速歸于獄孤憤填膺訶罵詆觸甫出獄門遠訴請鞫佩
刀斷喉項刻鬼錄直指捐金含殮良木拷掠朋謀稽顙
蒲伏一息游魂萬姓踏蹴祭奠如雲香烟滿屋行且疏
聞入告輦轂表墓旌廬特祠尸祝或爲明神冥司禍福

不旱不潦豐年雨穀或化厲鬼提兵水陸奴酋可殲流
寇可逐何恨百年何愁萬斛白骨馨香青史瞻矚歆耶
嘱耶安施面目

祭陸文定公平泉

天有元神罔有元氣儲與磅礴百福攸萃德位名壽難
曰合符古今疇兼惟公耦俱前茲辛丑爲士冠冕煌煌
人文奕奕天選後茲辛丑爲國老更寵以命使享以大
烹閱世則九閱歲實百現宰官身過神仙曆維公道宇
岳峙淵澄維公局度月皎風清不得而親不得而疏既
遠釣餌寧挂網罟不爲名尸不爲智府朱弦爲君玄酒
爲毋退也進基不考而最歷官七年生致卿位虛而實
厥功在不言啓沃密如寅清穆然六十罷官人謂太早

圜而善藏不喪厥寶六十生子人謂太遲共保歲寒及
子未衰天之福公可謂善巧公之承天翼翼小心偃仰
林泉四十年多鬚眉皓白冠裳巍峩一茗一爐三豆三
爵燕居游息執事亦恪邦君國人負牆以趨半面爲師
片語作謨間演三車以溺四教德返嬰兒群狎鷗鳥比
聞藍筍時出近城子孫祁祁觀者闐闉以公神旺占國
有慶以公寡言疑國則病一旦倏然乘化以歸神輿尻
馬杳不可追亦有壽者蠢爾木石維公之壽如泉滙澤
霖雨之膏厥施一時泉深土肥百世賴之公今仙馭或

駐斗旁騎箕再來功業詎央所嘆然者貌予後進是薦是携寄印先正予何人斯敢比老彭冀與吾黨勉奉典型

祭陸平泉宮保 代

人擬吾公鍾靈峰泖愚謂不然斯言太小五岳之光含為大老非國非鄉天下之寶麟經魁士鶴髮如童年踰百歲位列三公立德立言朝野所宗廉頑起懦尸其功出處相時進難退易心迹雙清身名無累一子晚成諸孫繞聚天不忌盈人亦稱瑞大瀛海中真如游戲釋曰吉祥道曰蟬蛻儒曰沒寧三者何愧觀公之化易天而歌所不忍公有女匪他如攀高松而附女蘿松既蒼矣蘿可奈何遵公遺命不考鐘鼓飯僧千衆以代東楚

瑤草仙都蓮花淨土惟意所如爰得其所

祭董中條

鳴呼洛陽年少賦弔湘纍長吉嘔心錦囊夜摧古來文人動惟茲禍抉秘抽玄真宰亦妬區區一第過眼浮名君家故物何至忌盈厄丁陽九年在龍蛇天實爲之君其何嗟勿謂無年名在天祿勿謂容死魂依輦轂大隧融融見爾祖考或壽而康或文而夭玉石俱燔蕭蘭同擣毋問彭殤總歸幻杳二三兄弟燕市悲歌白衣送襯遂涉滹沱不爲楚詞而爲齊諧奠君聞之長嘯夜臺

祭朱封公

天錫名山乃挺人豪若麟聚趾若鳳吐苞揆厥所自惟嶽降神原原本本端縣先生酣歎典墳綦組雅道引繩而趨畫地而蹈辨折鹿角名播鷄林黃流玉瓚竹箭筍金牘滿公車抱瑟而竽郢曲寡和亶數則奇數奇且厄難以券得勉就一官卿蘭雞肋絳帳春風青氊夜雪古有吏隱何妨宦拙高標獨行本以逃名有子令望譽歸先生簪笏我我恩綸奕奕旋晉而躬俄報而德床頭一卷花前一觴鄉之祭酒魯之靈光既臻五福胡靳百齡載乘黃鵠載游太清南國上公東方歲星千古不復白雲亭亭太常之政朧穎練川潔已養民折節下賢某辱宇下以施則先遂附末光道誼惓惓數年以來跡雖暑地肝胆可合手足奚啻格外相期國士見遇豈直遲塞實列子弟末及登堂陡聞報訃若翁即翁朐臆摧挫爰摘溪毛爰潔粢粢臨風遡奠雪涕沾裳

祭張封公

落落宇宙心膽罕同唯都諫公事予猶兄爾壎爾箎爾商爾宮嗟哉先生若翁吾翁敦禮蹈義金精鍛鍔蟬蛻塵氛鴻冥丘壑金之在壙璧之在璞能令少年立回淳篤能挽頹波立返淳朴至德未耀厥後克昌人倫麟鳳名世珪璋直言勁節青瑣名揚天生聖明推恩自幽[illegible]誥煌煌錦堂舄奕身被異寵得之若驚巾車恭履[illegible]平生有鶴者髮有鳩者杖清酤長盈名花相向萬石家風羲皇以上壽登八袠捧觴侍養黃竹紫芝舞面[illegible]何期春風遽掩蕙帳嗚呼哀哉先生家食覩澤[illegible]以子弟時從起居都諫言旋顧我則咲躬親斂含天[illegible]純粹某因先生追痛先君匐匐閈里莫展寸心負罪[illegible]曠予寧匪人注奠一觴不知所云

祭唐抑所宮保 代

追維闇茂之歲公酋是對自玆而後東壁文章蘭臺著述大者雲漢小亦黼黻㮚厦疇咨承華啓沃且領宮[illegible]且貳宗伯既殫厥躬且以人事三分餘照以作人一闢大冶而造士蕤極人間之榮貴窮詞林之盛事而人尤咨咨惜公操不見之功而未顯其施立有用之言而未符其券所尤恨者三年東朝不夙則夜病不賜沐勞[illegible]予假淑問峩峩社稷有彝如海洛日若星從月日升[illegible]沉月出是沒將來歌龍蛇而莫報未岩氣而無憑有[illegible]不實有梅未羹則公二十年席榮履盛不過虹光[illegible]而何足以慰公於九原也耶當公始進予典試役余之知公則以平日弟見公爲諸生時呴呴讓言循循讓步好不旁錯交不外騖則以爲處子之守面似削瓜行類瘦鶴時慵筆硯長避觴酌則以爲山澤之癯迨公之登仕也而朝磨日新全歸十年耳之所聞十倍于前有[illegible]公雅志經時于一切朝典世務如亦遊大郤車驟熟路者有謂公屬當大計深居養晦而苞苴遂屏於萬里之外者有謂公綢繆親切竟日咲熙而自不敢干以私者

此其爲處子乎。大人乎。山澤乎。廟堂乎。余無得而相焉。殆智員而行方形弱而神旺者耶。今物望孚矣。夢卜交下乃一旦藏雷畜雨於名山大川之中。而余願以無窮之身久留于天地未補之過轉望于後人此余之所以戚然而長嘆也

祭唐元徵宮保

嗚呼人生何常。造物茫茫。廿年事業。一枕黄粱。總憶曩昔。隨兄雁行。兄僦城南桑戶葭牆。蘭入東薪。誰知國香。貧有泰色。咀宮嚼商。寒氊濁酒。語必昏黄。相視而笑。富貴無忘。剖玉三獻。人驚夜光。垂翅之翼。化爲鳳凰。錦衣東歸。四牡乘黄。彼其之子。蒲伏道旁。名位愈灼。賓親滿堂。觥籌咲語。爭道吉祥。顧而事我。兄色猶莊。我亦道義惟兄是匡。宮箴鄉譽朝典國防。掀髯抵掌。狂生不狂。兄謹謝教。書紳以藏。旁及片語。錄付奚囊。兄之重我。豈直文章。同心之言。各有攸當。兄有正氣。如三秋霜。兄有堅守。如百鍊鋼。兄有冷面惡員喜方。兄有熱腸。植弱鋤强。兄照當空。魑魅潛藏。兄眠升天。野鬼跳梁。安危所繫。豈獨故鄉。假兄相位。度必見長。正直忠厚。造福無疆。爲范仲淹。爲司馬光。天胡不仁。殲此棟梁。

祭楊石間太史

嗚呼人孰無友心知實難寸心苟與離合多端外雖膠漆內實沙摶和合之土終必破丸唯我與兄終始金蘭當兄未遇蠹死螢乾公車載牘屢罷春官憔悴低迷仰屋而嘆餅罄櫐耻對客損歡余時過從慰藉歲寒代兄教子漿藿共餐涕咲鉶背徃徃夜闌逮兄再貫視草金鑾故人千里我及覩翰匡以道義毋受世彈兄謙謝教書紳及釐吏議摘評罕索垢瘢兩人名龍或飛或蟠兄撫我驕我撫兄干鍾再山林彼此俱安病捐之際彌覺盤桓苦言藥石余心先殫猶冀神明相予衰殘何期別後竟戢一棺新堂未登素幃改觀氣象慘惡道路洸瀾余何人哉痛殺心酸

遥祭李思弦太守

惟侯言慈貌慈心古行古三月政成奪我李父卧轍攀車以義得禍借寇不能樹碑道左之子東來如見明府哲人云亡自辰及午今始知之山川間阻設位而哭繁粱藿俎萬姓傾家同余此苦透骨清風隨車甘雨遺愛在民侯或瞻汝

祭沈侍御石樓 代撫臺

憶昔先朝　帝重翰墨華亭二沈入侍西掖伯仲巨卿天寵駢錫人得片楮貴居拱璧數傳及公實世其澤志纘祖武才高數厄壯心無堅飲羽没鏃卒以名儒脫穎通籍拜官大行飲氷嚙蘗駪駪四牡每懷靡及十年不調六月佩息氣恬意銷雅忘失得望重資深爲邦司直直道如弦能補袞職神羊觸邪驄馬避跡出視玉關風行電擊墨吏胆寒債帥股栗　帝難厥任廷推屢格借重豫章先聲砰易衣繡鳴騶光滿衢陌何期中道二豎見廹法星麗天隕而爲石風雪殘燈凄其古驛嗚呼宦至侍御退若逋客仕宦念載家徒四壁兒衿半青鬢髮已白數卷遺書寸心捧檄傷哉痛哉山陽短笛

祭董宗伯文

嗚呼兄長不佞儒四歲少而執手長而隨肩函蓋相合磁石相連八十餘歲毫無間言山林鍾鼎並峙人間登也吾兄未登賢能之籍儒已脫屣于青山白雲之巔兄不我迂我不兄癡戊子己丑科第蟬聯屢進屢退游書畫禪　神考拔之中秘　光考列之講筵今　皇帝擢寀臺以備顧問掌詹事而寓傳問上書告老腰玉歸田正席八座之上疏恩三代之間兄之祿位備矣赤心耿耿在麾黃髮皤皤蒲顏馳驛三千里郡邑拜迎于車[illegible]介觴千百歲親朋填噎于道邊兄之壽榮矣揮毫捧壽筆大如椽瞱瞱夏電簇簇春蠶四方借贋筆以衣食者養妻子諸金錢傳播于外夷絕域流通于廣廈細旃而藩王中貴曾不得其數行之墨與半幅之箋兄之名尤矣大矣乎上公而進退不愆享上壽而福履不[illegible]嚼上壽而香山洛社直與不佞平分清風明月之權所未至者宰相耳宰相如小兒緊鞋襪外雖可觀內實不快[illegible]九璧碎十一瓦全而兄不然枚卜命下追鋒召之前[illegible]閒之錦而入繡而完素旌丹旐而旋哭別于春明門[illegible]

者累累滿長塗大川而兒不然瑞祠穢天下狼貝入衆山之衆虜騎薄都城倉皇烽火之煙而兒不然古之遺命或分賣香履于銅雀或垂戒木石于平泉為達者姍笑為識者痛憐而兒不然兒亦何戀兒亦何牽祖京年踰未婚而歸翁如王太常者夙聞其家範之端嚴雖子衿未青而名師教之名兒輔之豈難一博士弟子員賜郵　賜謚諒　朝廷必有者舊簪履之惓惓而寔儀子孫陳乞與東帛之戔戔道裝入木道貌如仙朝上帝于九閽謁祖宗于九原其生也順其歸也全老友號杯擧告几筵高山流水琴斷無弦嗚呼痛哉

祭其公

客歲乙未再震者地客冬木妖火發神樹占史狐疑予嘆且喟邦人當之其應先萃俄報訃音翁騎斗去耕年彌第艾歲懸車出有民譽歸有道書不琢不彫若冲若虛憶昔高堂子夜清輝花籠步障香印耀榆灯光破玉客履連珠公倚而咲光映鬚眉退賦百詠以序屬余公之憐才舉世無兩氣誼彌敦遂成世講嵬嵬鵠冠蕭蕭鶴氅樂哉東山抑何軒爽拂尾飾頭幸隨俯仰長公次公雖立人上龍鱗長斷佩紱絕响草蟲之鳴亦復見賞嗣予授經越水吳臺公亦高卧門掩蒼苔鷄犬相聞不相往來庶幾近之彼此無猜室邇人遠跡疎心密尚擬龍門載瞻鳳德何天不弔白日竟夕落梅在庭愁雲擁城風褰素幃淡無春色先慈棄予公更捐客生我知我一朝永隔萬痛攻心百憂刺骨公有哲嗣于霄六翮順予山癯酌水何日洒酒公前彈淚欲碧

祭潘浙厓

浩滔東溟淑灝停泓四公以生於皇嘉隆登明顯公四公以庸隆萬之間貂珥蟬聯四公以還廊廟休休石畫弘猷公讓一籌從躬廉慎有忠必盡公無少遜越石楚金不言躬行無閒厥聲孔踏酥醍並爲世珠亦佩華瑶鍾鳴門食孝友雍穆是謂萬石拓落一官半老湖山是謂考槃坐而履豐没而哀榮是謂考終以祀于鄉以範于邦以歸于藏泉臺之上三光無恙想見揖讓落日晶晶悲風寞寞公其居歟

祭歸季思

嗚呼季心初聞君名疑鬼疑仙繼得君實可聖可賢讀君之文煩憂以滌挹君之度鄙吝盡捐如空中雲如淵底泉雲歸無痕既妍以靜水流無聲既茸且令依依若親黯黯若避不衣自煖不酒亦醉一試公車再傳童子未能免俗聊復爾爾葬毋以還逐與世絕木榻一匡蘆絮百結紙窗呼風圭竇捲雪囊無剩錢壞無遺蔬案無退筆庋無藏書兀然一身神明與居誰應門者長鬚累頭人謂君苦君神休休人謂君矯君行油油所貧既廉致用弗酬斯人斯命天也曷佹念此人世顛倒五濁火豺啼骨蟯蛔競肉誰策龜靈實槁蟬腹迎風而蛻承謝世福清虛之府別有縣邈

祭吳江沈母

百川東折滙為太湖誕生邢媛女而丈夫曰嬪德門令
儀孔多聞雞蔦蘋蘩馬刈芻鬼神維歆賓客則邢閨門
之內履爻蹈矩嘻嘻不聞穆穆風軌澤及矜孺物勤筐
筐倣爾司箴用對女史國香入夢文彤代昌丹穴哺雛
鳳鳴鏘鏘伯也主爵啓事有章仲也秉鐸士罕留良叔
也執殳衛我封疆文武晝繡雁序一堂珈晃琉珠帝寵
未央望雲陟屺相繼懸車花明石暗二子扶輿飛絲麥
肉駐爾春暉彼居巷者寧無慝而方夢永麟餓驚獸[illegible]
宗媼隣嫗走而聚哭我遡徽音嘆毋不復鱸炙亂茸尊
酒初絲酬酒吳江殘楓漠漠

祭常熟趙叔度

嗚呼曩兄期我信信宿宿何以留連虞山之麓何以供
養香清茶熟爾時青院冠蓋雲逐我謝令君退守空谷
令乘素車乃拊兄哭遺言在耳遺容在目松影泉聲傷
心感觸嗚呼痛哉余憶庚子授經瑯琊兄亦避諠寄迹
外家一見驩然兩心則遐我實兄瑜兄不我瑕始而論
文賞嘆靡已深造之言心精詞綺嚼徵含商飲羽沒矢
吐沸咲談可拾青紫既而論事如石投水抵掌古今洞
徹骨髓屈指交游推見清穢奇岸磊砢偉哉男子久義
論心幾忘爾汝為人急難靡憚風雨泣血相明義格神
鬼惠周布諾懸於片語吳閶客歲夜談扁舟鐘殘霜冷
兄不得留豈期此別遂訣千秋嗚呼傷哉人生實浮[illegible]
惟少宰手摩豺虎投荒召還有讒　帝所忠憤填胸[illegible]
無一吐未了之事待兄而補何天奪之氣竭三鼓猶賴
伯季振其遺餘衛寡及孤泣血漣如城有故廬篋有藏
書清白家風亶惟菑畬嗚呼傷哉乾坤草露勳業荷珠
古來賢聖誰其久居況此末世對面九疑煎若周[illegible]
若劫棊皤皤黃髮蒿目攢眉疇如兄哉神馬尻輿

祭王元美大司寇

我明攘夷。頓還二曜。獨於文章。殘氛未掃。奈何崛起。金力芟夷。譬之勝質。斬木揭旗。以待龍隼。非公其誰。公與于鱗。焚舟而濟。初爲敵國。晩難兄弟。公之盧左。亦有[illegible]意。以大事小。萊羹必祭。侍玉皇案。遂稱黃冠。公不黃冠。胡寧不仙。遊金馬門。遂稱司寇。公不司寇。胡寧不朽。[illegible]亦無意處。亦無心。若空嘯風。若山吐雲。至人之迹。孰得而尋。儒者治外。二氏治內。爾縫其間。兀然一醉。香山予瞻。差足聊類。香山老矣。猶恨無兒。公之家庭。玉樹參差。

子瞻半生。頭白窮海。公擁弇州。得大自在。斯文行世。大不可量。地峙五岳。天揭三光。旋及重譯。以暨梯航。家[illegible]戶誦。公亡不亡。采蘋采藻。稽首中堂。公乎歸來。來自帝鄉。

祭徐文貞公

相公之生。騎日御月。鞭雷策霆。前翼後衛。下離天門。相公之度。春風孕和。冬月遜溫。木豕者璞。不雕者金。相公之學。飲流酌源。披華茹英。洙泗之壇。濂洛之庭。相公之文。吐納雲霞。杼柚星辰。金匱丹書。石函洞經。相公之功。心繫　九廟。德莫三靈。龍衮補闕。麟閣繪形。相公之子。嗚鸞佩玉。綰紱垂纓。三槐奕葉。五桂繽紛。相公之孫。衮舒白雪。翱翔青雲。繩爾祖武。世其家聲。相公之歸。[illegible]圖書。洛社栞樽。巍矣國寶。卓然鄉評。相公之壽。豹文[illegible]

變。雀算彌尊。黃封紫誥。飛錫玉京。何不昊天。億萬其齡。爰揮羽翰。爰曳霓旌。躬返赤霄。神遊紫清。天地震悼。神人涕零。林木若號。禽鳥欲鳴。某也宮牆。私淑几杖。親承摳衣。梓邑憑軾。棠陰竊乃。聖矩剽其。德音揭月。而示莫喻其明。懸河而流。孰究其深。拜謝公教。敬以書紳。玉函既倒。冰谷無春。感深國士。淚洒喆人。澗毛匪茹。江尊可歆。酌此清酒。奠於歲星。

祭韓懷愚給諫

古人定交厥多古道得一端人告於禰廟余與求仲謳亦非淺拜父登堂未敘斯典曩翁八十客徵壽詞余言不腆以佐酒卮公醉點首是實知我隱德若心得子而吐知公何如爲吏而循有三不忍格於鬼神不忍屈法以戌罪人不忍曲筆以汙正人不忍黷武以殲狴人善積慶餘聲聞帝座求仲兩元職斯之故賀者在門公蹙不驕妬者入朝公咲不咷時駕鹿車時撲魚舠花香月白水溢山凹事久天定公論洞燭青編之矢棄玷拱[illegible]

玉有定價玦化爲環環賜在邇翁去何遄吳興素封[illegible]翁也甲檢點道貲充橐橋葉生畏人知殁乃見廉凡百君子無信人言我是酹翁莫敢筐篚清白比德一杯[illegible]水

祭顧仲庵司馬

嗚呼將相公疾草腐葉零伊誰七尺繫國重輕於鑠顧公實惟干城九重毗倚四夷知名目若閃曜貌若天神高談雄辨能驚四隣沉謀英槩能奪萬人聲色不動嘿殲浙軍公曰肖甫有張中丞七子詞場跳跋縱橫公曰弇州有王先生建節遼陽談咲胡塵半臂不動斗極長尊經略朝鮮肅清海氛後事之師以付諸君鼓刀而[illegible]口不言兵帝則咨汝無踰老臣爲馬端肅爲王文成天何奪之失此巨星基本布衣恥謁公卿公乃先施手札

相聞生死一面終負幽冥嗚呼哀哉誰能如公應敵設變指揮若神誰能如公胡雛異種厮養家庭誰能如公財帛糞土分賑親朋誰能如公位登制府産謝中人[illegible]德則偉食報未盈以嗣以續端藉二卿

祭王阿伯吏部

今游内屈指世家曰瑯琊文苑曰弇州而前未有擢解額者自兄始未有官吏部者自兄始兄非特不愧科名而抑亦不愧司馬公之孫與司寇公之子節俠塡胸交情透髓片言懸合則頸可刎肺可揭傾蓋而遂稱知巳若其不然則霹靂戟指不能少忍如下坂之丸脫弦之矢蓋習兄者信其無他而驟接者疑其一意孤行而無侶故甫登要津遂放黜於田里人望益歸三召尚璽若幸而咫尺之命下兄必援茅連茹進群龍而驅狐鼠朔

天不造遽奪之紀朝野皆嘆兄惜兄而不知兄之溺於死者數矣昔在儀部爲 東朝爭冠婚爭册立幾欲滅血闕下以成希世之舉兄激欲死妖書之禍斷頭脫而履虎尾兄怖欲死恩遣爲民短衣蠒帽策蹇驢而同窮旅一飯數驚一夕數徙兄愁欲死同心諸賢連雞不飛寒蟬不鳴而皆圉圉馬贄伏於蓬蒿兄憤欲死欲死不死而今且死吾不意兄之壽遂止於此皤腹盎背帶腰不移聲洪而狀偉可以不死經營乎花木臺榭旁及於鼎彝圖史心僘而志得可以不死小物克勤壯心未巳高談生風落筆散綺神王而氣揚可以不死可以不死而死吾不意兄之壽遂止於此魏夫人未入土兄不當死李安人未卜壤兄不當死弱女未嫁託孤之子未婚兄不當死性負剛氣多皎皎而錚錚腹無媚骨恥諸諸而唯唯天下想望兄之出以扶正類以定國是兄不當死不當死而死吾不意兄之壽遂止於此嗚呼豈所謂慶弔相伏盛衰相倚豐其枝者弱其幹與其角者缺其齒者乎幸而有子丈夫直腸快語以赤手治喪以苦心事毋交廣則金湯有人族大則鼎鐺有耳含飴則家有

芝蘭典棘則門多桃李何目不瞑何事不理兄亦宜長嘯於九原而追隨乎二美况長安如奕棋人生如傀儡何愁何怨何嗔何喜何彭何殤何仙何鬼又何必紛紛於是非之蕉鹿戀戀於功名之槐蟻請浮白大笑而罷凡生平之交盡於一訣

祭袁非之太學

維我非之可友可師生若故常歿乃繫思少紓父難館
斯橐斯羊腸虎口奉全以歸晚錄父集朝斯夕斯蛛絲
蠹腹卒全以遺新安新建爲公祭酒方拜三公書不一
走元徵開之爲公社友既歸九原時挂其口公節而俠
公正而厚公狷而狂公孝而友才高不售數奇不偶于
上公車人涉卯否乃課菑畬乃投山藪較雨量晴占河
望斗凡君所至無問鄉城老稚攢匝側耳以聽望而知
之必袁先生以公之雄入對　九重備箸畫笏必移

聖聽以公之餘出使虜幛口折舌擊必申國威公將朋
非公人則是州郡之職未獲少試公不問天天則公[illegible]
其生也奇爲天下士其夢也奇爲闇老子客歲之言今
猶在耳不遇何悲不永何畏公乎有靈許我一醉

祭郁伯承太學

四月纖棹石湖樹杪得君衆中喜出意表揮手別去各
自山行明發遇君支硎太平君鬢着霜我髮如雪感嘆
踟躕向晚難別誰料此時遂成永訣嗚呼痛哉世孰如
君孌孌事親粲肉掩豆製采重裯世孰如君友于兄弟
去必分甘來必設醴世孰如君性癖異書抄寫護藏若
寶璠璵世孰如君好客不倦投轄傾釀挫産靡恕世孰
如君赴義如歸椰鼎魯矢人賴解閫世孰如君多聞直
諒片語違心眼裂鬢向初與君者似亦難堪久而有味

若蔗爲甘勁而靡他若松耐寒時露風流中多檢押高
談善噉無一死法胡疾而逝星飛電霎曾不待簀劉不
待鍤嗚呼痛哉浮生若寄修短何常君本達人長嘯帝
鄉吾不釋者知已難忘誰護我短誰容我狂誰定我文
誰聯我床久要之語竟委道旁靈兮歸來歆此盈觴酸
風夷笛腸斷山陽

祭包偁甫門生

吾於病中[illegible]聞子訃浪傳得真捶床幾破痛絕心肝酸淚無數瘡疾轉篤三月僵卧哭子遲遲職此之故吾昔與子蓋有三願願子元魁子取如券願子廉吏子其蔬飯願子名臣子官鐵漢循良之譽自楚遠來意子考選非省則臺子視功名如風中埃子視權貴如灶下孩豈惜正言閶闔可排豈惜任怨車輪可埋進能致身退能乞骸用物甚約天不子裁與世靡競衆不子猜何期中道摧天下才客魂旅見明野纏哀嗚呼痛哉昔與子別握手虎丘三湘一去僅托書郵子祝我隱齒剛舌柔我祝子出寧紘無鉤愛惜景光爲千秋謀反窮性命爲二氏游咲指青山相期白頭白頭未終黃粱已熟咲乃轉涕老反少哭九閽安知百身莫贖子弟實佳子當瞑目包氏有人堪繼孝肅

祭楊洪園侍御

我公居鄉則淡泊寧靜立朝則忠厚正直臺中呼爲真御史吳下推爲真導師急流勇退於璫餤之先講學談道於湖山之下出處無玷心跡雙清吾無間然矣頃者聖主乘乾明時開泰識者方將推文章之宿老禮樂之明卿以展八面之經綸以備　九重之顧問而不意脫屣辭世騎箕上天寧獨鄉邦之不幸亦朝野士林之不幸也若某之痛心則有更進是者某本小人未聞大道公於巡方之日特疏薦揚願其連坐幸而留章不下某亦得逭餘生不然且將披髮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自來天道忌盈人情責備忽以不急之事加於至不才之鄙儒衆目睽睽胡可掩也衆口呶呶胡可扞也無過之獲謂之禍無實之名謂之盜公推轂過情其獨不慙欲死懼欲死乎數年以來公與某踪跡甚疎而洞察本懷甚悉嘗謂董思老云今而後知眉公絕意進取無所緣飾白駒不可縶黃鵠不可馴也至是公稱真知己而某亦不屑以感恩待公矣昔者徐孺子嘗謝太尉黃瓊之辟瓊卒孺子負糧徒步走江南炙雞絮酒設薄祭而

去崔司徒欲屈睦亭投詔書於亭懷中亭不顧崔[illegible]
素服受鄉人弔唁此非古人報知己之已事乎其[illegible]
開門受弔雖未能遠同睦叟而炙鷄絮酒亦庶幾不[illegible]
南州自今以始惟有袯濯餘生保全末路無以國士[illegible]
公無以知人累公此某之終日若惕永矢勿諼者也余
如有靈其式鑒之

祭陳滬海觀察

往公春秋七十八十余操文而祝之曰如元城不通政
府之書澹臺不溷子游之室公以竹素堂集徵敘余操
文而敘之曰公三鼓而氣不衰百戰而鬭尤力老筆紛
披如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帝之劉夢得公哄以余爲
知言而余亦自附於通家知己之籍其未盡公者公能
散千金活溝中瘠公能掉三寸解里中阨公能急窮交
解衣推食公能引後進倒屣設席公能傾北海尊公能
延南州客門停米家之船園卧到公之石載詠載觴匪
朝伊夕其氣則萬人必往其介則三公不易雖是非太
分明賢愚太揀擇口不諱雌黃眼不移青白而實則鼓
鋏錚錚使纖鄙爲之汗顏脂韋因之有骨其抑古之[illegible]
漢而邦之司直乎公之存也可以砥末路之風波公之
没也反以叢不情之鋒鏑更何怪乎毁巢之梟與同舟
之敵孝子孤甥憂心戚戚尚其相之以保元吉天定勝
人終成完璧

祭殷方叔

古者六十不越疆乎我來哭公厥惟同調憶昔丁酉投經秀州如蘭之交邂焉寡儔側聞高賢曰殷方叔栖寄西郊揭裘草屋杖策訪之讀靈光賦爛然天眞居然德素旣得其父復得其子父子挑燈丹鉛經史隱德升聞多長者車生皆立傳登邑志書遠近男女延以視疾窮巷陋居傴僂以入沉疴立起淸譽益章肅之賓筵祭酒於鄕温温恭士謙謙吉人身名俱泰洽比其隣友愛諸季孝養太公諏日卜壤窆之玄宮是咨是謀則惟我[illegible]

公醉我山我醉公室折俎作尊累日及夜忽別三年公作逝者嗚呼哀哉伯承郁子號貧孟嘗二三兄弟畢集草堂郁旣蚤世子復繼之落落辰星元雅該師叔祥懿親南北各半觴咏之會幾不可盼我亦老矣齒豁頭童袖手炙背爲圃爲農死非不朽生亦何適得全全昌公實罕匹亦已焉哉歆此一滴

祭包心章

我之交兄孫兄大夫忘年忘分小兒見呼兄遂買棹訪我蕪蘆人生之樂莫樂新知兄之知我非止文詞親之所愛兄亦愛之從此與兄咲而莫逆兩無愧心亦無愧色歲寒之盟庶幾無斁何期須臾奪以暴疾考鐘鳴鼓叩神露禱不獲所請中道而夭人孰無死兄死何早人孰無死兄死於孝兄乎足矣夫復奚悼所可痛者兄有遺書塵積滿床所可念者兄有遺像影乎空堂性喜義俠解紛息爭誰如兄者爲俗干城性喜好施賑孤恤寡

誰如兄者爲人外府以兄之器芙蓉寶鍔千金未售神鋩光落以兄之才桃花寶騎千里未馳髯枯纓墜客歲仲秋落羽南旋我來慰兄手䟽一編歎息不遇壯士無顔我心許兄梓之以傳剞劂甫就竟焚柩前嗚呼哀哉兄旣先逝長踽復歿朋好幾何零落殆絶譬彼中天疏雲殘月感念君子百憂中結

祭何太老師

相彼時雨膏沐人寰孰隆施是雲出名山相彼流泉以灌以漑孰委輸是源從大海吾儕小子事師有年孰開先是教本家傳於穆先生心古行古吾師得之性禀鄒魯畫地而蹈循牆而行吾師得之溫溫恭人早擅一經曉酣六籍吾師得之鵲起鶴立誼敦老友澤急窮親吾師得之熱腸如焚无妄笑言無輕臧否吾師得之黃中通理不設城府不立藩籬吾師得之光明坦夷獨秉直心邁種隱德吾師得之以昌世澤世澤方滋草木始孝良果垂實克大厥家惟師與仲爰及名孫五色鳳彩千里龍文花照金罍月籠玉樹舞袖翩翩式歌既醉爲嘗靈光爲鄉祭酒樂哉未央百歲非久何爲忽忽日迫崦嵫匝腸攻骨哀絕吾師凡吾及門淵源道重後時舉觴忍觸師痛荒日淡淡寒風綏綏酸涕入地靈兮來歸載翕載張彷彿舉帷紙錢不散逼信葭灰

祭學憲包瑞溪

嗚呼吾公竟至此耶悠悠人世其足恃耶憶昨客冬別公言歸徘徊中庭霜月滿衣問余來歟燈以爲期十三之日猶動手書何知訃音旋起須臾何知永訣乃在河湄嗚呼哀哉知公如此恨不當時抵掌促膝知公如此恨不在坐嘔心盡出知公如此恨不同遊青山白石知公如此恨不徵歡朱絃錦瑟知公如此恨不逍遥扁舟竟日知公如此恨不咲談清燈彌夕嗚呼德無全福仁無全壽賓黨驚疑余哀獨疚孰知吾公忘年而友孰知吾公忘形而久孰知吾公知余不苟孰知吾公望余不朽家人國士知己感恩乾坤落落罕見此人鍾期絕調鮑叔孤坟一腔血熱千行淚零何以報之皦日寸心實聞斯言賢子若孫其以微忱告諸恭人

祭孟澤夫

嗚呼藏舟於壑孰之能守夜半有力負之而走所負伊何澤夫分手訣絕以來月四十九憶昔好古縱討二酉憶昔酒後烏烏擊缶憶昔捻髭肝腸欲嘔憶昔附義互內可剖憶昔談禪若獅子吼憶昔窮玄若猶龍叟憶昔賑施心必應口憶昔論交要必白首請事斯語昔者吾友何期今日椰生於肘賦作子虛化爲烏有以奠以泣澤夫知否君而有知見我一觴其恐舉之君而無知即此一觴酬亦何爲我將求君於延益堂素帷朱旐空靈[illegible]翁張我將求君老親之側但聞悲鳴不見其跡我將求君谷水西園野烏哀啼桃李不言我將求君金陵白門六朝絃管嘯歌無人嗚呼哀哉君竟何去上下求之贈終天地徒有遺書蠹魚章句徒有遺胤雪涕如雨嗚呼澤夫而今已矣

祭黃貞父學憲

六橋三竺辟若園池不有主人孰領略之平泉輞川非粉則脂公於湖山狎若綸綦一壺濁酒三百枯棋風花雪月日日有期客來公出公去客隨名僧揮麈名士執箕琴簫畫船閒擁皐比生斯長斯歌哭於斯宦路難平夌者自眉炎炎易冰切切易緩雖有濃羶不如簡淡幸公當時不爲臺諫南曹建禮西北秉憲徐步周行自牧竹箭桃李不言蹊成自見良玉耐焚純金耐鍊長嘯歸來烟雲滿面福者洞天靜者得占繡虎文昂換羊書擧[illegible]弘獎風流在其月旦紛紛世局屢戰玄黃公也旁觀獨濯滄浪不知田竇曷問金張鷗閒鶴懶鷃峙鴻翔愛時有淚江湖恐忘勿弔張讓何損和光勿訕南園始遂清強斂還正氣歸之浩蒼荏苒改歲公在蓮鄉有劍未挂有絮未將素交之誼老淚千行其淚伊何凍爲雪霜狐山梅畔欣我一觴

祭徐孟孺

世有良驥實惟龍驤乃不騁乎康莊世有俊才實惟棟梁乃不搆乎明堂世有隱君木之豫章馬之飛黃乃不遇乎匠石之與孫陽漢有孺子魏有偉長合二子以並駕蜚清名于四方如鵲之起於菰蘆如鳳之鳴於高岡如天半朱霞之掩映如雲中白隺之騫翔何期黃綃竟秘青箱少有志於金馬晚闇然而豹霧黛眉如月入室見妬操琹吹竽數奇蹇步畏風塵若含沙不敢厝足於當路慨雞豚之不逮草結廬以永錮泌水衡門焚香高枕偶寄典於蠹編終下揵而熱寢方聞龍卧忽驚蟬蛻騎箕尾而上征望玄扉而策轡何二豎之不還極三尺之永祟通德之門雪消蘭蕙高隱之廬雨埋蓬蔚瞻仰清風孰之可繼方干旌之在郊乃溘焉而仙去用君家法生芻陳祭恭言悟人臨風結涕

祭王和石 代

震澤之脉蜿蜒而東滙爲婁水靈秀所鍾譬如大川必生蛟龍蟠結人文聿生次公公與吾師兄弟師友節義文章千秋無偶金溪二陸眉山兩蘇求之古人庶幾其徒立幟麟經聯鑣鴈翼蕙吐蘭芬金相玉質含香儀部握鑑銓曹斗山愈重月旦靡逃視學中州清標外著桃李無言蒿莪有譽忽思衲服遽爾懸車載壎載篪其樂何如君子道長尺一屢下縉紳拭目行不俟駕公乃家食堅卧如前雙枝玉樹旖旎當筵甫抱神駒遽殤國寶公亦隨殞徽音俱杳嗚呼樂天伯道莫恨無兒夜臺女子猶及見之名位壽考莫恨早嗇封樹鬱然而寢孔碩白楊瑟瑟黃日荒荒送客如雲幸舉一觴

祭王太夫人

嗚呼。衆人之母。賢不出里。宰相之母。至聞人主。若賈黄中召母禁庭。賦詩賜坐。頒賚頻仍。若張齊顏母亦八十。手詔存問。帝歎福德。我嘗以此壽太夫人。詎予相公。眞社稷臣。金張絕援。丙魏同心。外朝減樂。碁餽却金。無令聲名而各借名。務涣小群而成大群。婉詗衆心。曲回睿聽。陰霾忽開。斗柄期正。飄然拂衣。假給歸省。公謂東山可以長請。家席未煖。使者屢宣。首柄國杓。召對 御前。天光下霽。喜動 聖顏。扶母遠來。忠孝兩全。溫諭如此。恩寵爲極。賈張二母。瞠乎莫及。相公感奮。繼之以泣。翊冀 帝儲。旋乾夾日。言路肅清。邊海寧一。功成脫屣。謙著循牆。板輿東旋。爲樂未央。何期婺宿。中夜無光。公亶孺慕。擗摽欲傷。嗚呼。有子名相。有孫列仙。若太夫人可以解顏。辰玉名行。卓爾千古。若太夫人而氣亦吐。誰無百年。或訃長安。素帷丹旐。山霧江湍。凌兢雜沓。千里間關。惟太夫人而袭孔斗。又若潤州。忽遘百憂。熾炎下灼。石折金流。如問水濱。而駕膠舟。惟太夫人。樂哉首丘。某等世忝通家。國士見齒。聞母之喪。哀不能已。絜酒家風。

有徐孺子。梅花一枝。以代湘芷。

祭王文肅元配朱夫人

兩宮溺教南國化覃夫人叶運德耦太原 慈聖上賓驂侍列仙夫人摯馭溘然人間婦以夫貴則惟相君寵以 綸音火藻龍文毋以子賢則惟辰玉天半朱霞雲中白鵠毋以女親則惟曇爽環佩珊珊麗於家庭事靡專制或贊或規誕彌吉祥為仙為儒五疇萃止四德攸宜生榮死哀夫亦何悲余所悲者辰玉至性三婦早亡未展溫凊弃捐諸孫劬勞毋動定若聲犕耳若燕哺雛恩斯勤斯愛心孔多上相之家菽水非孝辰玉北征洒淚

就道言念病毋心動肉跳秣馬脂車以懈倚閭曉而問毋支枕月餘朝夜暮撫計出靡所願謁上帝為厲殺我請代不從奄爾下土嗚呼痛哉辰玉寡交久而暱余十年之間蛩蛩距虛予之所愛毋亦愛之遺言如在餘德可思昔與辰玉細語夜央燭花欲燼筐果頻將夫人傳命言多舌枯雞既鳴矣早寢則那昔與辰玉讀書支劍仰卧松影俯漱泉聲夫人傳命山風易寒尚慎旃哉重裕加餐聞余至門醴酒盈尊聞余還里夙戒行李拜別非久騎箕西歸今來堂上風戰空幃痛我先慈忽先朝露辰玉繼之亦遭大故兩人同心命亦同度生何不辰並此摧挫辰玉賢者永耀九泉維余孺子報毋何年泣奠一卮閔默無言

祭郁太夫人

古人定交如子姓行擔簦千里拜毋登堂維太夫人若毋猶毋不及捧觴竟陳絮酒嗚呼哀哉吾哭夫人徵獨閫德有厥孫子爲余金石氣誼節俠千五色雲才鋒朝略空千里羣初以風雅頗稱同調旣披腹素習毋陰教聞鳩治績雞鳴荐蘋相彼君子循吏儒林秉禮蹈義肅如朝典有穀貽孫瓜瓞斯衍燕謀奕奕霍髮蕭蕭安期之棗金毋之桃何不百歲或歌或醉鸞鵠未來軿車忽御白雲謠冷黃竹歌沉迷離殘雪慘淡冰燈嗚呼哀哉齒踰八旬不爲不壽身閱四世不爲不久玉樹琅玕參差戶牖況其長子尤稱不朽毋目已瞑毋袞已苷桂花在几明月在簾蒼顏老骨清香滿天

祭徐毋王孺人

木必有本水必有源不知其毋請視千賢伊子云何絕明行修衡門泌水耻千諸侯有雀在羅有駒在谷孺人曰足生子不辱有羞匪嚊有衣匪斑孺人曰安食吉且苷嗟彼縉紳髯眉楚楚與貧賤仇如撼猛虎豈意孺人而氣則吐豈意今人而心則古風雨機絲雪霜燈火髮若飛蓬心無荼苦方將令儀指不再數黔婁之妻和靖之毋採西山薇僅堪一豆酌南山酒僅堪一斗晚而進之爲孺人壽何不百年柳生於肘青鳥西歸白雲東走在南岳頭在瑶池口某與之子嘔肝露腸宜如昔人拜毋登堂乃從訃後竟眞窆觴唱薤葉歌蒸栢子香靈其可招來格洋洋

祭王母魏夫人

我思古人交不易得一言千秋比於金石拜母登堂起居而息其於諸君誼亦匪淺布衣之交未敘斯典然聞徽音毋實賢媛惟雍渠公名德令聞而我淑人爲其女孫惟琅琊公列仙文伯而我淑人爲其元匹能以鵲巢贊助羔羊坤厚載物元吉黃裳再以樛木弘衍瓜瓞庭下參差蘭芬玉茁世祿之家鮮克有禮而主蘋蘩惟筐及筥庶人之婦賢不出里而德升聞　綸書至止劉蕭

給客挑燈課兒視子猶子恩斯勤斯駕部長君上書請告非擬宦鴻志在烏鳥婆娑綵服逍遥板輿爲樂未央遽爾言歸嗚呼痛哉其昝仲春先慈見背鷄骨半枯鶴唳盡淚今聞計音感動五内進謁几筵泣無乾地凍雲不解春暉已斜紙錢戰風寒掠窗紗靈帷翕張遠耶近耶獳子酒薄侑以梅花

祭顧太君

余讀家人卦而有感也曰閑有家曰嗃嗃終吉夫閨範無事他奇一嚴重足以盡之而後世明粧袨服好爲艷媚靚嫌語好爲佻寶車畫船好爲冶游以一輕而失百重勢不可復反始則識者歎繼則咲已則里婦習爲故常甚且慕而效之矣如顧太君者千萬姓而不一覯也太君繇吳江鄒氏曰嬪清宇公清宇方以素封豪江東而太君節衣約食彬彬以恭儉德素先之自少及老不聽家樂不窺家園不御樓船不登山入廟爲結隊踏堤

之游即里有懷璧賣珠師尼巫覡及見鬼人等直扞之戶外而已青衣侍女直課之札札弄機杼而已此其難難在正風俗弘關雎之德以逮諸副而後嗣昌昔鳲鳩之恩以撫子孫而恩禮一此其難難在齊家庭清宇公捐數千粟賑饑捐十萬金之義田贍役而太君慷慨無吝色從臾無後言此其難難在救桑梓吾故曰如顧太君者千萬姓而不一覯也昔漂毋進一飯於韓王孫其後王齊而贈之以千金草澤老毋進一豚於劉道真其後爲吏部郎而超用其于至富貴今太君清宇公交相

爲德豈直飯豚而已哉而飲德者何以報也松人莫能報而其敢代報之以斗酒杯羹太君其咲而來格來歆乎

祭錢太夫人

曩毋七十客徵壽詞擬俟明歲八十爲期不腆之言請佐酒卮輔賀爲弔忽以計馳嗚呼哀哉武塘名家錢最爲奕爰求良耦毋實世德卜云其臧納以雙璧來嬪君子且讀且績豈無紈綺身曳大帛豈無粱肉口饜疏食折節恭儉嫺於內則程督文孫遂振六翮次公先登能軾隼輿治兵督餉節塞尾閭長公廷對鄉雲爛如玉皇香案金馬秘書紆青拖紫車丹轂朱轂子食子原本慈闈靈萱晝永寸草春暉帝謂毋賢雝雝肅肅清類懸魚

介同疾風錫之恩綸以介景福有赫龍章有儀象服德矩教家素風善族人外華胄閨中名宿女憲毋師日月未央何不百歲溘然云亡停歛罷杵遠近興傷剡余世好涕泗難忘斧冰作糜累絮漬漿白雲去遠青鳥來翔西池南嶽縹緲微茫

祭范長白學憲元配徐安人

三吳之族范最爲奕文正忠宣難乎其匹學憲繼之賢
皇義澤爰求良配曰徐世德有女君子納以雙璧少共
虀鹽如貧縫掖挑燈下帷遂蜚六翮爲司馬郎老將執
戟爲滇中師諸生滕席所至冷然飲氷茹檗則惟安人
勗以清白大祭大賓寸田寸宅米鹽酒漿筐篋刀尺外
無耗費內鮮佚籍檢括婢童廩廩受職時分餘晷遊於
子墨妙解文章尤工詩律桃李無顏芙蓉奪色晚工書
法晉唐入室其秀可餐其翠欲滴亦有家山禅如萬笏
乃構仙居重開夜壁古松流泉盤礴其側白玉鏡臺朱
砂筆格氷繭新箋綵鸞妙迹字值千金花蒙九錫逍遥
人間胥賓煙客去歲己未春秋六十祝者奏詞鏗金戛
石何期靈馭遽返真宅道韞罷詠茂漪擲筆風咽紫簫
塵緘寶瑟嗖花絕種蟠桃留核絡緯遺音一誦一泣

祭琅琊王敬美元配章安人

瑯琊二王主盟當代兄弟之國龍門所在勝流如雲連
軫接蓋余非賢者頗識其大家風之美安人是賴憶昔
司馬爲相所鶴孝子叫號聲聞於天義不反顧遑問舍
田安人拮据百責攸肩澳洗嚴姑餘納槖饘朝論日中
公起郎署督學奉常俱强人意安人相之永有終譽爲
文苑宗爲清白吏公之好客不減弇州畸園別墅酒政
詩籌安人相之傾釀具羞取辦咄嗟無慾乾餱亦有詹
士亦有單族特公舉火不一而足安人相之解襦推果
旁施二氏以望其腹有丈夫子鳳毛陸離疇問已出鳲
鳩視之先教後食先莊後慈毋也而父毋也而師豈惟
徽音見於帝書寬大顯信庇及里閭安人云亡停舂罷
飲余視猶毋禮豈後趨聞訃之日病卧枕席百日支吾
扶床捫壁迫此窮冬酒淚一滴斧氷作糜靈兮來格

祭王太安人

太安人自入太原以來蒿目攢眉者幾半世尚寶公辛勤報毋惟是五通之綸而太安人不加榮惟是三釜之養而太安人不加旨翟冠象服不加華甲第名園不加喜則何以娛太安人但盼盼六十初度之期耳父老具牛酒伊邑日羔雁上自王侯將相六曹九列之長函緘刺繡負相望於里門鐘鼓沸天五孫羅拜而前爲傳觴上壽然而計者已及途矣哀哉太安人處富貴而若寠貧當康樂而若拮据刀尺筐篚米鹽潃瀡必躬必親詔

尚寶無敢佚也機杼扎扎牙籌嘈嘈毋錢子錢不貸餘黍部尚寶無敢侈也不知者以太安人爲過儉過勤余獨以太安人爲養德養福昔公父文伯之毋績文伯踞而諫之其毋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味斯言也太安人其文伯之毋乎太安人以勤儉檢括其身故尚寶不妄取亦不妄與不妄交亦不妄動口吻無雌黃之評朝野有清白之譽皆太安人從禮而靜以成子之有令德也往尚寶京都歸如鳥脫籠如魚脫鉤將乞身侍毋不復出矣余曰今　新天子御乾開泰朝士莫不結綬彈冠盍不脂車首途請差還里尚寶謝曰舍病毋而就一官與吳起齧臂而盟溫嶠絕裾而行者何異吾寧奔走群望以徼倖毋氏萬一耳而詎意其終不起也稍可幸者猶及親湯藥視唅襚毋子握手訣別此天憐太安人未享人間之福賜之孝兒又賜之考終之報使其毋子無憾而後即安也尚寶亦何必觸頭搶地叩膺呼天不爲生孝而爲死孝乎棘人欒欒太安人其式靈之

白石樵真稿卷之八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九

傳

陸文定公傳

公諱樹聲字與吉華亭人學者尊之爲平泉先生家世習農公稍長獨嗜書族人毀其書驅就田跣而耕蘆刺入足趾中歸則挾書遊人讀之忽從竹白間習爲文拾殘紙錄文以呈族兄驚以爲奇勉就學公父未之許也公灑涕跽請乃遣就里師授經同舍生望見山衣田冠姍咲之久乃愕服出試補諸生高等嘉靖[illegible]春秋應天第五辛丑會試第一以庶吉士授編修久之晉司業右諭德太常卿署祭酒再進吏部右侍郎公筮仕至老頻告歸頻召起家壬申今 上嗣統首召公禮部尚書凡一歲五疏懇辭得俞允賜乘傳抵家歸後臺省交推無虛歲 上優異 賜輿廩加太子少保遣官詣里第 存問者三冢孫景元伏 闕陳謝特 賜入監讀書乙巳九十七無疾薨手書遺命無請䘏兩臺以訃聞 詔所司治葬 賜祭三壇贈太子太保 賜謚文定

公前後立朝徐文貞以鄉袞秉軸推挽天下知名士爾不得引公自近其他分宜江陵雖視士大夫如韝鷹棧驥繩索寄手中公麟鳳不可馴擾所在寅引提正不少下然以名德高無所中公退亦未嘗不心服也公居長安時閉門養重日與海內正人砥礪名檢一切車騎詩酒徵逐之會悉謝絕之掌國子屏去苛碎以弘雅博大爲宗著汲古叢語及訓條十二篇以式士在禮部守法嚴勁請托格不行大司馬議增俺荅歲幣公力主罷之瀕行上十事報謝公宦業鄉行始終以敦大體重清議堅晚節爲第一義其教子無超捷徑無靡催也[illegible]下書不問戶外事知足寡欲卽減獲省廩粟[illegible]凡慶公貧時邑令朱公賜以鍰金堅謝之生徒從公游不竟業者却其贄不受既貴尤慎取與不喜問生產又不喜故爲敝衣糲食以市名且性好捐捨迄白首不倦所餘山田數頃居廬僅庇子孫而已公豐頷竦肩長七尺有咫目靜深含光內藏當日中抗對不瞬眩每入 闕昂立朝行中姿表特異 穆廟登極久趣公不赴趙文肅公寄聲云我輩豈敢以机務煩公第欲 主上一見耳采知 先朝培養得如此偉人耳嘗奉 旨宴朝鮮陪

臣使者望見公拱手斂容曰此陸公也耶吾老家居臺
臣郡邑長首謁公度且艱於酧對及見公衣冠甚偉麗
眉皓白精神注射人更端伸引惟吏治士風閭師鄉三
老之事語不及私當　存問端笏跨馬郊迎朝使拜趨
翼如事竣踐步無失禮皆詫歎以爲天人不可及公少
年善病後益神旺踰大耋髮白加黃兩輔如渥丹能作
蠅頭字月下視夾註書鬚髮間復生黑毫數莖鼻息閑
不出入者可兩時許旦晚卧起飲啜步履皆有常終身
不見袒裼竟日危坐亦絕無疾遽跛倚之色御子姓和
而莊客至更衣肅入初見未聽客拜輒稱民久亍[illegible]
坐復凝視如初稍就溫洽始相與纚纚道故或旁論他
事隱若中客膏肓無不意消而去文章原本理學尤邃
於易談笑題詠必關於世教或時以二氏徽瀾助之其
稱說古人成敗得失及本朝掌故卽二三百年官爵里
居歲月姓氏滾滾不爽毫髮使人聽者慨然踴躍若接
其會余毎恨國史郡志不及成公手假公三朝見聞載
以獨斷其是非豈謬古人也公雅志恬澹精力克壯登
意求退甚於人之嗜進弟中丞公解節歸尚未老遂

秋履人擬之二疏公艱嗣五十八始舉大夫子彦章及
見成進士官行人乞終養歸又及見曾玄孫者兩代鐵
子孫出游卽老雨甚風俄頃開霽毎聞公至聚觀者如
堵墻凡田童野老以及緇黃者流莫不愛慕而樂就之
公下車閱耕問俗咨便宜疾苦間遇水旱必移書議捐
賑民藉稍甦生辰之日攜香楮爲公禱於塔廟者甚衆
繪画公像徧遶近名山薄俗好訾議或少年趨捷喜凌
侮責備先達至語公皆斂衽嘆息無間言歿之日悲號
交屬會葬者萬餘人里中幾于罷市上縣當路已將祠
於龍淵置祭田郡縣春秋報享不絕公生正德己巳歷
穆二廟及今　上以身繫國家重輕者幾百年身名俱
完父子兄弟皆以遠聲利樂恬退爲家法大行君嘗[illegible]
仕爲文誓墓以見志孫五人恂恂恭謹有雋聲
陳子曰余聞之溫公云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最
愛者父子其次祿位人或老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舍
非勇者誰能割之　肅皇帝端居西齊宮大僚競撰玄
文以希　上旨公遜謝不預是不畏天子也分宜壽貴
者皆衣緋公獨否庚戌廷試分宜　寘私人上第公坐

泯故混之分宜捽無所得聲色厲不爲動入都江陵首謁公公接對殊簡還報謁引席正南不少假尺寸江陵餞公公倨牀見之抗手而別其後恃勢奪情不弔江陵者亦終公一人而已是不畏執政也公宗伯求去江陵以微言妮之公曰一史官二十年始出山豈爲收門生覬宰輔耶公弟中丞公則又挽公曰兄卽倦游宜爲孺子恩澤地公曰大行曰吾得首丘卽此兒行歌負薪亦任之矣是又非父子祿位所能動也公眞可謂大勇矣余生晩公以小友遇之每相見命几置座隅援筆爲謌圖寫文象錯綜反覆皆古人所未道常手書示孫覆[illegible]歲寒之交遺牘至今獨然笥中也及是大行君又奉公命屬之傳余惟公立朝大節炳若三光其生平歎小物謹細行世未必盡知之余故識其小者以備公四時之氣而已然無如吾友周子紹節之善狀公也周子嘗謂公高風漸逵似陶元亮而無餅粟之窮耆老宿德似高伯恭而無夷主之危祿位名壽似郭汾陽而無朝恩之譖游戲禪宗似白香山而無伯道之悲潛神義畫似邵堯夫而無冬夏之苦忠信篤敬似文潞公而無子劢之

辱守正不阿似司馬君實而無介甫之爭遂爲古今完人知言哉

孝子高公傳

余里有兩孝子垂四十年而始知之其人爲誰則孝卿高公子宏祚是也先生没其子號慟幾殞不入内不內食凡三載如初喪時是皆人情所難而居恒又皆廪廪篤行君子也余幸從君游益習公又得其銘狀于王侍御及雪峯太史詢之鄉父老皆合乃作孝卿高公傳公諱承順始字於理自少開敏大父謇菴公奇愛之爲摩頂志曰是兒吾家玉樹也亢吾閥者其在斯乎無何謇菴及張孺人捐館先生未笄哀泣動道路少長與伯氏同受經伯氏以病廢公父南坡翁矍然止公曰休矣還予雞骨不堪與蠹魚爭飽漢科有孝弟力田者吾家法也公唯唯謝去課督臧獲墾蕪土成上腴所入悉以致修洩灑於兩尊人又旁斥餘畝列名花修竹實之南坡翁山冠田衣時行游圃中每聞机杼桔槔聲出籬落間坦腹而笑何如兩書生伊吾下帷作寒蛩語哉南坡翁於是始大樂凡取辦於公皆咄嗟立應而翁亦居恒謂客曰吾曩歲產中落賴兒間關拮据以有今日而使我忘貧即歲祲調甘而進之使我忘無歲嘗視余長安所紀綱淯事省十之三而使我忘役客淛困疾兒爲露禱于神恍若大士授以刀圭霍然起歸舟幾覆又叩舷籲天得免而使我忘多難嗟乎兒如此可老矣客於是起壽翁翁復泫然泣曰吾老人安能至有今日不聞曩余壬子事乎至今魂夢皆戰也壬子歲者島倭躝海上先生踉蹌奉南坡翁走入城猝與倭遇南坡翁幾剸項矣先生延頸請代群倭相顧更爲勸解南坡翁股栗不能前先生負而渡河至滅頂倭更引手援之竟釋以去既歸父子且驚且泣高氏聚族而觀之更其字曰叔卿云公執喪皆柴毀不欲生所析箸遜其肥者而一切治丘塚祭葬慨然獨身任之歲時饋奠雖斑白猶泣伏几下起而覆視地無乾土矣南坡翁有侍兒矢節自守公禮而養之伯兄貧四時餽給不絕從子失父懽公力爲排解繼之以泣父子感動懽如初唐氏姊嫠居無所倚侍公終身以老塾師病且殆醫禱含襚悉出公手又收恤其孤舅氏尹疫旅中左右莫敢近公日候床第閒手爲調藥竟藉以無恙公事諸父甚莊即小燕集手爲斟酒袒割不敢以齒齊也有緩急告公不敢以難謝也當

南汀公沒其子尚在襁褓不任漕公請以身代南石公能任漕矣迫戶內不能發公董其事而歸歸之日橐無私裝人莫不義之公笑曰吾答脫徐生曹生於獄又脫衛生於漕茲三人交臂友耳吾不難捐貲以急他姓而難同室之人乎哉且不省余便漕錄何爲者公性質淳無鮮怒之好家居篤不貳褻不重也至於慷慨赴人之困雖傾廩無所憚遇人恂恂馴謹一旦劈畫大事即武健不如視世俛仰以恬熟取好者茂如也余生晚不及侍公言笑其子引繩罥矩歷歷可師法嘗聞公喜聚[illegible]彈碁比其子出就外傅輒屏不御曰此王謝家[illegible]子孫事也嗚呼此足以觀公教矣野史氏曰士風之日薄也其高者溺聲文詞其次徵逐于俠游裘馬之集以爲快孰有不言而躬行如高氏兩孝子者乎公與余同里閈垂四十年知公乃自今日始殆類于老氏所謂[illegible]犬相聞不相往來者然余實心敬公父子有隱德每引以教子弟且恨未遇有力者聞之於朝如南宋旌潘綜父子故事表其家爲純孝里則余世世無所事卜鄰矣

澄川李公傳

公諱登亨號澄川其先洛陽人宋南轅徙武林再徙上海王渡至五世晟家華亭晟生枰枰生義烏訓導霆霆生五子長曰宣曰春樓公仲曰章曰海樓公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副使春樓公與徐文貞才名頡頏游成均年六十有一而舉公恣愛之異于常兒公拱手斂容絕無少年之過既就塾博綜六籍百家言歲治制舉文以百數會父沒伯兄冉冉垂暮公私交謫輟鉛槧應之公咲曰火傳薪燈傳火李氏書種獨不有兒在乎家無藏書手抄課之讀不丙夜不休文不中尺度不休甚則奇寒酷暑老而甚風以至出入荊溪白門之間無跬步喘息必俱即慈姆祭師不是過也伯子素我公嫺經術甲辰成進士令諸城已擢非臺已拜大理丞封公如其官而公遜遜善下與田夫野老游粥粥如也與薦紳先生數於社與郡邑長吏飲於賓筵隸隸如也性恭儉不喜數名市德然能量力緩急人賈人貿米遺數金而去召還之佃戶租稍溢額給與之有究而麗法者公代爲贖鍰某編城旦公助之資斧始得歸其他掩河津之骸瘞猶

瘝道廬久暴之櫬修東楼祠楚橫涇石梁凡所捐施㑺
臺皆從節縮中來也居恒庭訓近情而不苛大較以去
泰去甚知足知止爲第一義素我公初令公詔之日行
濟人利物事加省身克已功此我座右銘亦而今日理
縣請御史按閩三年不獲代公曰人臣義不顧家若數
數以家報遣閙安知一紙書不儆三尺法乎尋聞兩浙
之命素我公以地近疏辭公大喜比通政請告公迎門
咲曰兒歸乎此正合我意是時朝局已更張漸露芽甲
矣一時冢宰御史大夫臺察之長皆海内名宿偉人瓣

葦異類不遺餘力公竊竊爲世道憂之已大璫從中㪚
盡收太阿之柄彪虎飛而食人矣建祠媚灶腥聞于天
至使父不願以此名其子子不願以此名其父獨素我
公超然脱楮弋而去之不以旦晚節鉞之榮換晨昏無
秫之樂拭面目捋鬚眉父子故吾無恙也人以此嘖嘖
歎服公之先見云公長身玉立神明炯然兩頰丹如童
斂步健啖衣冠整潔無倨侮草野之色慶弔不失禮出
納取予不過度俯臧否罝恩怨輒言溫語惟恐傷人望
而知爲吉德之君子也庚申公與配金宜人齊眉稱觴

羔騶牛酒賁相望公痛念　二帝賓天謝不納即家庭
亦不復舉觴識者謂其謹而有禮壽七十有六考終于
家

陳子曰往公嘗與余夜談干將歲寒齋曰僕與適庵蔣
公少莫逆指腹爲姻蔣公以女妻吾兒今爲御史婦矣
衣紡木綿如故也吾歲入田租均分兒曹即御史兒亦
如之稔知其夫婦清苦雖官僅空囊耳吾不欲以此累
寒書生與廉吏也素我公晚年得子郡中歡聲如雷某
相國欲以女字之謝曰先君有言婚娶勿求高門况盛

甫拜相乎此事細然公家父子之德素可紀也亦可風
也

范牧之外傳

余宅隣牧之少聞牧之以情死不敢問父老比十年來化人之教略已定情乃始許牧之子必宣作牧之傳范生牧之名允謙伯父太僕父光祿爲文正忠宣公後牧之以庚午舉鄉進士生而頎廣額顧頰而下小削目瞳清熒骨爽氣俊不甘處俗華亭世家子出必鮮怒錦衣狐裘舞於車上童子駢肩而臨簪玉膏沐如婦女之靡牧之見之往往内媿肉動毛孔蝟張輒障面去牧之居恒單衫白袷着平頭弁與諸少年頡頏而游遇豪賓

人生之欠抑唯諾陽慊不敢言衆以爲是生也寒酸不上人眼意輕之牧之乃快或坐客小覺則拂衣疾趨出急遣追呼者問牧之牧之飄風逝矣性嗜書無所不讀能跳梁于翰墨間有才子之志客非韻斥門者不納納必以名香清酒爲供或宴語夜央喜不嗜寐童子更燭割炙復張具如客初至時屋下雞鳴猶鬬鼓琴落子聲及醉而鼾者至是四方之客日益集牧之恢張心胸厚往薄來故雜賓亦稍稍得進而未幾杜生之事起杜生者妓女也以風態擅名慷慨言咲自題女俠與牧之一遇于閶門目成久之退而挽手嘆曰吾兩人得死所矣君勝情拔俗余亦俠氣籠霄他日桃骨而葬太湖之濱誓令墓中紫烝射爲長虹蓋作酒淟女兒下指鴛鴦上陳雙鵲言罷大泣衆驚其不祥嗣後淹繫旬月無復顧禮致頓精神廢輟家攻客乃有爲文告神以絕牧之者牧之答曰僕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諸君子俱當世賢者僕雖不才忝惠莊之遇舊矣諸君子一旦攝齊東帶矢之神前擊鐘伐鼓以絕鄙人一時觀者莫不駭遽狂走謂僕當得夷族之禍以至於此甚而造作端末飛流

短章筆之牘隳付之尸祝無煩檢考遽定爰書不須左驗遂成文案是忠告之義同于擿抉措摭之過近於文致使僕不能舍生於覆載強息於人世辱云甚矣僕亦何人其能甘之唯有蹈東海而死耳牧之既深情膠粘不解而復爲諸客所激若圓石遇坂轉觸轉下勢不得不與俱盡會太守窘杜生出辱之庭牧之忍愧以身左右翼多悲辭太守徘徊不令下鞭然終不許牧之以一妓女燼黜賣杜爲賈姬牧之佯諾陰使人贋爲山西賈得之以藏於別第俄載而與俱長安居長安邸不三月

牧之病肺欬牧之既欬杜生劾家人裝治其喪歸而以身從杜入舟忽忽微嘆間雜吟笑如無意僨范者至江心命浴浴罷更衣左手提牧之宜和視右手提棊楸一躍入水左右驚視不能救初見髮二三尺許沉浮旋瀾中已復颭起紫衣稀半捐復轉睫間而生杳然沒矣余聞牧之事光祿公泰淑人及遇弟允臨斤斤孝友名教人也因緣爲祟卒耗俊娥何哉漢高項羽英雄絕世劍鋒淬人眼不能眨乃心銷神枯終不能斷虞戚之愛夫二公賴有此舉小足破俗不然項乃偪强老卒龍準公一村亭翁故態耳語云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世無眞英雄則不特不及情亦不敢情也牧之者得無老氏所謂勇於敢則殺者歟定盟旦誓永焉勿諼沉恨幽疑泮然渙釋兩人可謂誠得死所矣使杜遲回獨生或不欲生而無幸以不汗病死寥寥千古含怨何期今而後知杜生之有以謝牧之也或曰君家纂首倡風流而唐杜牧之奇宕挑達半卧粉黛中以老君於牧之則諱姓於纂則諱名垂二千年而合爲范牧之也嗚呼然歟否歟

贊曰余與牧之子必宣遊生駒俊髊抓何其似牧之也必宣入國而遇乎康里則疾回其車市有倚門而挑者趾若面黥惟恐唾沫形影之及必宣少孤心不能記牧之短長肥瘠而能不失尺度如是父豈必身爲教哉夫曾子子父之相反而趙括之讀父書也爲人役者其異擇也

張聖清傳

張聖清諱積源上海龍華人按察使七澤公之仲子也君生秀慧弱不勝衣十齡誦詩騷十二嫻經術神阿態令君淇園楊侍御試而器之補諸生高等舉體無凡骨倩不近堂見者如鶯拳秋水鶴唳寥天莫得喻其意也七澤公以秋官出守姑蔑尋憲粵西壬子入賀挈君北行俾游國學以便往來省覲母徐淑人患中滿君稱藥量水揣色聽聲惟恐跬步離左右禱醫得虎頭人語躬延顧叟三劑而瘳禮諸伯叔如父撫季弟孤侄雁如良友功如導師見緇素貧隱匿不急爲噍讓涕泣引薦密祈改絃七澤公廉於官君鮮餘鏹客有以緩急告者以法書名畫售者强半質貸應之否則惘常累日性度淹雅能與物無忤而德矩湛然絕不見縱情誕節亦不闢以嗜黃堅白鳴至於謁長吏游大人華裾細馬追飛逐走於少年之場君非特堅塞耳輪且不欲安之眉睫上矣嘗借余手批南北史爲丹鉛塗乙不輕放一字其他摘錄異書不勝紀構竹安齋又構兩隱軒因詠雨中三友詠間中好其詩清真娟秀做陶白詞亦不減柳七娘

規造一舟名自在天凡釣竿詩卷薰籠隱囊以至罍洗管絃之屬畢具客至命酌清酒一觴枯碁一局醉則命侍兒迦陵弄新聲君按牙以紫簫和之渺渺度烟際而去七澤公有小舟曰載石父子常相尾出游而君獨時時入東佘訪余揚搉典墳討論桂木申旦徹夜彼我忘疲辛酉適越次皂林遇舟子爭道篙穿君頰旁暗二齒君嘆曰此宿業勿創之投謁雲棲塔受殺戒過十八灘買瘦藤磊砢多奇數之正得十八節遂名杖爲十八灘扶此復游草蕩中央夾山漾而歸時七澤公移家龍華故里君築室三楹嚴事栴檀古先生像一似浮圖法俄匝歲困肺疾嗽嗑嗑喘不續吁迦陵宛轉抱掖者百端請代請殉君不起歿於樂無知齋中有遺令曰肯休錄錄云擇壙勿太急立後勿太早經營兩親壽藏勿太遲家産半贍宗人半作善事生平玩好分贈親知而笠杖杯筯則以遺眉道人爲訣眉道人捧次哭失聲見曹鶩怪數年來不彈此泪久矣嗚呼痛哉君事七澤公有至行又有苦心橐耻而不使見窘容神倦而不使見病態情深而不使見悼亡詩一痛也蹴跛名場三戰三北雖

乖沮功名而徽抱牛衣貂裘之感二痛也詩文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不敢名不市交推重于吾曹而遺賞于通都大邑三痛也中郎有女伯道無兒四痛也閒廣窜夜岸幘紋衣彎弧學射於山下氣吞并州健俠兒而不意命脆蛛絲蛇同蝍甲五痛也君嘗戲謂我洞曉聲律類戴顒若遇宋文當給聲伎一部好鼓柮鈕綸類張志和若遇唐玄宗當賜樵青釣童今釣童無恙而樵青化爲彩雲隨風颺去吾豈復有意人世哉君蓋指白下姬幽妍也幽妍予別有傳傳成書一通并焚君柩前諾乃載拜三酹酒洒泣而後行

唐李公子傳

余下第歸抱幽憂之疾以道書淘汰之心猛氣深强抑不下乃搜讀稗官家得李公子傳唐書言鄴侯之子繁不甚賢今公子頗有奇韵想繁之兄弟行也但不知爲鄴侯第幾子耳錄之左方

李公子者父泌爲唐鄴侯侯既老謝事辟穀公子官襲侯封不願侯願詞賦科時肅宗新復兩京以兩京賦試進士御泰清殿親臨之公子立就萬言未嘗加點賦上上方午膳太常作樂命輟樂讀之愛其美也袖入宮中擢第一人勒石刻兩京賦於殿前公子方十九眉目清映紫衣白馬宛如神仙上一見大喜謂侍臣曰鄴侯實勞再造邦家曾不肯剖粒自飽今其子雖不願侯授官宜與侯等以集賢學士授之公子謝曰臣實不敢當此但乞告身一通便宜山水間縣伯不得追呼足矣上嘉其志御寫敕札并賜宮嬪兩人曰一以掌書一以煖酒郭汾陽有女曰清明君者有殊色喜讀離騷古陶謝詩嘗刪詩去其鄭衛者手錄一卷日日批註閨房中以不

室廟祀舜二妃配饗以晉共伯之冊黔婁之妻春秋祭之以文其高閒如此汾陽王難其配以李兩京賦視之清明君慨然嘆息曰可矣既歸李李年少謔浪醉時微以謔語侵清明君不悅見其謝過乃咲曰妾之天性栖栖藝文若欲濡首酒杯從公頫矣閒乞媛熱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無已願以黃金千斤爲公子置妾數百以任恣討汾陽王聞之也遣人分馳四方四方有奇女子以詩名顯者搜訪殆盡而其中曰織織曰白娟曰鸞翮曰春荑曰紅草曰暈兒曰綠綠曰碎桃皆骨柔氣清

熟於古文奇字而織織善箏白娟善歌春荑善鑒古器善笙紅草善彈鳥善鼓琴暈兒善嘯綠綠碎桃善種花花經二人手無不活又善騎馬鸞翮善丹青善舞公子樂之以酒酒必以詩詩成諸美人起而和歌歌無襍聲其他修竹清泉細簾嘉樹月出之時鳥啼絃亂相與牽衣抱袖紅白低迷起視草頭蕉葉之上大都墨漬酒痕而已清明君無問晴雨毎候山果新熟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或書史有奇事可讀者以綵線識之則遣捧進公子或成新篇或偶得一二佳句不忍獨賞則遣捧進公

子故美人人人得覩公子也而清明君當其酒半嘗爽紫帷小車臨焉公子率織織以下短謳長歠彈箏鼓瑟次第上壽酒已則各以平日所賦詩獻清明君焚香綏坐細加品題稍不安者爲改點數字毎點一字輒以一觴罰公子曰君老於詩者也不爲美人更之乃舍捌作影子過耶是必容香火情美人皆笑曰善誠如夫人言是宜罰如此者連罰數觴公子竟醉矣公子嘗游於蘇州時有新進士選名妓百人浮於荷花蕩中衆進士本措大骨相驟得此足高志揚畢露醜態公子更布衣坐

小舟往來覘之有進士呼曰是小船中秀才何爲者汝能飲酒乎曰能能賦詩乎曰能曰若是汝且過我公子岸然據其上座執酒巵睥睨雲霄不爲禮衆進士以爲狂生也俟其酒乾欲以詩困之及分韻公子謝不能曰頃固以謾語誑君一杯酒耳實不曉詩爲何物衆進士顧諸妓大咲曰吾故料狂奴未必諳此吾輩且自作詩詩許久沉吟不成一語語出又村鄙可咲者乃手舞足蹈互相傳示嘆賞不已已而悉出金玉寶器以揀富貴耳語諸妓曰是秀才曾見此否傍有一黃衣妓者秀齋

楚楚態態萬端。公子叩之曰吾覩汝一似有憂者汝有
心事可訴我我爲汝料理不難一進士掀髯大言曰汝
欲了此君心事但恐酸秀才正自不堪是嘗負我千金
分毫無所償今見我不覺斂容耳公子笑曰此細事何
足憂於是衆進士又大笑轉以爲狂生也頃之公子之
樓船適至鼓吹大作公子呼進士與各妓過船羅列食
器酒器皆以五色寶玉明珠翡翠雕鏤裝綴之奇麗特
甚公子見之斥曰何乃陳此俗物亟撤去悉付黃衣娘
子今日一段心事爲汝結證了也已命更席則陶鷄尾
彝無非三代物最近者亦秦漢銅器隔簾女伴隱隱偎
樂曲譜俱内調及公子新詩人間無聞者進士目視不
敢問使各妓拜而請詩欲因詩尾得公子姓名已知其
爲公子也皆紛紛向前奪詩公子令曰汝輩且置酒予
此若酒冷而詩不成者罰我詩成而酒熱者罰汝往往
酒未及温已揮筆滿紙矣紙盡無可奈何乃裂帛綢綢
盡則裂帷幕屏褥之類又盡則各剪裙葉或絶長袖以
進所得片言隻字如獲奇寶貼身藏之衆進士誘之以
酒酩酊多半竊去妓有啼者公子以爲可憐也公子遂

立作樂女伴乘間說之曰汝輩盡肯落籍從公子游乎
有别院在湖山之上門前朱樓一帶覆以垂楊松篁中
粉廊紅榭高臺短橋宜雪宜月四面遶以梅花五六十
里深秋之際則林楓萬株擁若霞氣楓樹間有高樓翌
以堂廡其正中以奉藏經其兩旁以貯古今異書左有
酒庫凡天下名酒無不藏右有泉庫凡天下名泉無不
具若此者可以休汝矣諸妓唯唯乃盡從公子歸公子
悉召酒人劒客高僧道士曉夜酣歌沉浮此中賦詩之
暇非細談釋部則酬論兵符燭盡酒空醉而後已賓客
既散時與絲絲碎桃高裝駿馬游入深山中過平原曠
地着鞭奪路抛閃如飛樹叢邊聽山鳥聲則命紅草彈
鳥偶不中皆拍手笑浮以半觴轉入幽險處美人車不
得度攀蘿挽石欲上欲下笑啼雜出忽到荒岡崇嶺之
上天風四來暈兒淸嘯一聲木葉亂舞裙裾飄脫步立
不定公子懼其傷也乃徐返焉天下聞公子名饑寒之
士輻輳來集候其將歸皆匍伏道左叩頭大呼曰非公
子無以活我公子轉盼間賞勞都徧日費千金無几微
顏色一日就中忽有執公子衣者曰願辟人臣有所言

公子不億於陵時乎。汝所謂於陵陳仲子者也。上帝憐女貞苦。故今日置汝李家。涉獵世味。清明君即向時辟纑夫人耳。夫日之光有短長。月之魄有死生。人之福有任還。公子宜早決。且汝父鄣侯及婦翁汾陽王皆爲清微天帝君待女夫婦來久矣。言訖不見。公子大悟。以家產萬億計悉散之。與清明君入洞庭石公山修道。不知所終。後陸贄之華亭常見公子往來三泖中。

楊幽妍別傳

幽妍小字勝兒生母劉行一在南院負艷聲早歲落籍去歸陳氏陳之姨董四娘挈往金閶習吳語遂善吳歙董笑曰是兒甫八歲如小燕新鶯不知誰家郎有福死此雛手陳歿撫於楊媼媼奇嚴課書課綉課彈棊妙有夙解不督而能女兄弟多方狡獪嘲弄詒侮終不能勿其一纇也。庚申楊媼避難吳越載幽妍與俱年巳破瓜矣。薄倖難嫁有心未逢俯首叩膺形於咏嘆一日遇張聖清於秀林山之屯雲館群碎滿前席糾無主。獨幽妍兀坐匡床旁無轉矚掠鬢舐袖笑而不言私禱云儻得耦此生死可矣。張聖清者才高筆雋骨采神恬造次將迎。粥粥慰帖人莫覺其爲廉察使子也。舟中載圖史茗索。悉付小青衣排當小青衣能射主人意中事兼工竹肉。聖清曰此西方迦陵鳥以迦陵呼之。每携入竹嶼花溪。遍作新美。而最不喜平康狹邪之游。謂此輩正堪與髯頭奴大腹長鬣賈相徵逐豈容邪魔入我心腑。至是與幽妍目成者久之。明日遂合鏡於舟次焉。于時溽暑。晝則布席長林。暮則移榻別渚。疎簾清簟縈繞茶烟。

管朱絃淋漓酒氣幽妍自謂十五歲以前未嘗經此韻
人韻事卽聖清亦曰世豈有閨中秀林下風具足如勝
兒者乎昵熟漸久絕不負劲語媟詞兩人交相憐亦復
交相重曰吾曩過秀州草庵外聞老尼經聲躍然抱出
世之想自慚絆縛不能掣韝奮飛今昵君串珠纏臂持
戒精嚴同心如蘭願言倚玉十年不死請事空王[illegible]
流螢實聞斯語聖清飲涕而謝之七月應試白下幽妍
送別青溪注脉撓音屈指歸信竝爾杳然及重九言旋
而幽妍先驅渡江去矣自此低迷憔悴瘵疾轉深[illegible]

帶圍骨見衣表王修微謂余曰吾生平不解相思病何
許狀亦不識張郎何許人今見楊家兒大可憐始知張
郎能使人病病者又能願爲張郎死郎不顧立枯爲人
腊矣聖清聞之遑急足往視幽妍開緘捧藥涕泗汍瀾
嫗媼怒閉絕魚雁消息不通幽妍典簪珥賂侍兒屬桃
葉渡閔老作字以達意焉扃鑰斗室不見一人卽王孫
貴游剝啄者指刀繩自矢而已媼卞怒竝甚揭詈無人
理取死數四救而復甦不得已復載之東來聖清偵狀
義不負心有俠客徐內史就中爲調人殫歷悍媼撫得

故懸高價殺此錢石兒媼唯唯聖清乃納聘迎爲少婦
稽首廉察公遥遥如女士且覬宜男勿詰責也比入室
病甚猶强起薰香澣衣劈箋滌硯聖清手書唐人百絕
句授之讀皆上口又雅能領略大義每環回離腸斷處
之句掩抑不自勝真解語花也病中解脫了無怖容能
號喃喃手口頻相續忽索鏡自照不覺拍几慟哭曰勝
兒薄命遂止於斯又好言謂聖清曰君自愛切勿過爲
情痴旁招訶笑妾如有知當轉男子身以報君耳又曰
妾命在呼吸假大人新宅不祥盡移就郡醫寮之[illegible]

除夕聖清歸侍撫膺別去幽妍懨懨喘益促侍兒問有
何語傳寄郎君但瞪目搥胸不復成聲矣蓋壬戌臘月
二十七日也聖清奔入城且號且含斂延僧修懺撤葷
血者兼旬雕刻紫檀主置座隅或懷之出入衣袖[illegible]
閒食寢必祝祝必啼啼曰吾欲採不死藥乞返魂香起
幽妍於地下而不可得又欲金鑄之絲繡之倩畫師寫
照百回而未必肖也何如微傳眉道人爲逝者重開生
面乎余曰傳且就恐挑哀端俟君病良已乃敢出而觀
料君之終不及見也幽妍墓在龍華里聖清選地結[illegible]

龕祀文佛如來償其始願修竹老梅環映左右淸芬疏
影颯如有人畫眉郎散花女其將比肩挺臂踏歌而歸
於此乎古有廬江吏華山畿歐陽詹秦少游之義娼解
結夙緣一慟而卒初疑出於誕妄今乃信爲果然如幽
妍聖淸者少判在鳳窠群鶯鶵隊中豈死於情哉死於
數也余不忍以介靜辭爲作別傳付子墨墨娥相與流
通之死乎不死矣

潔潭翁傳

潔潭翁鄭姓名景濂古歙人里有龍潭其深不測其精
可鑒鬚眉公常游而樂之自號潔潭翁鄭之初居長齡
村自宋文顯公始文顯公登王十朋榜進士官廸功郎
爲諸王宮講今王龜齡贈言以及符璽誥勑一一寶藏
於家傳及勝國公卿纓綏纍纍不絕至　洪武首科鄭
道同登第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復與其叔徵君參政鄭
居貞同殁建文之難詳雙忠祠記中爾時潔潭翁之病
祖痛念同堂兄弟忠而受戮遺戒後人舍讀而耕者幾
百年至潔潭翁始以詩書課督其子若孫焉公少習春
秋以父嬰錮疾輒弃去游廣陵年弱冠橐裝廉薄不任
賈而翁獨謂鹽策可以起家饒智略幹局坐籌貴賤贏
縮之徵如指掌上諸曹耦輻輳歸之悉聽部署而但賈
心害其能釀爲訟端百方跆藉翁久之訟稍挺背漸拓
翁乃捐百餘緡封壟先壠松楸厚撫婦翁程氏婦毋翁
氏之亂又擇宗人近屬授之生計俾有成立妹未嫁翁
曰于我乎婚津遣奩具甚設兩弟未娶翁曰于我乎娶
食之敎之自髫髻以逮駢背卧起必與偕資斧出入必

與共迄今五世子姓食指以千數同堂共爨幾毋張公
藝陸子靜之義門本翁孝友敦睦有教也公雅慕儒而
為胃奪每聞誦讀聲輒屬耳聽之曰籯金與腹笥孰多
卓鄭與鄒魯文學孰重於是訪延孝秀除館抱孫子孫
斌斌庠序間皆藍田丹穴而一孫元勲登甲子榜一孫
元禧登丁卯榜恨翁已前逝然天理之報善人不啻左
券矣初翁逼歲南歸車徒遘疾公不忍去也聽同旅先
行為暴客所掠呻吟草野間翁次日見之大具酒食助
之歸又曾以千金脫一貰郎於獄不責償後以他事過
其門貰郎夫婦望見羅拜迎翁入留彌月始發舟至中
途夜半蛟出雷雨怒飛昏黑莫可辨一葉飄蕩逗入廬
隩中電光翁張照見山有廟廟有石案甬登案而水勢
大壯自趾及踝矣水退爭來認浮尸貰郎奔訪獲見翁
且喜且泣曰某幾死長者幾死長者各執手出滯見者
駭嘆聚觀曰豈公家世有冥德耶翁之父良舞歲暮拾
遺金數秉于下方渡口宿逆旅旬日必待亡金者還之
抵家元旦矣弟曰遇雪擁不復前耳翁曾載典衣二斛
過玉溪河颶風覆舟百人東齒相噎僵且死公急出其

衣衣之皆復活其他息券解結折毀不責償者無算夫
天下但有積善之人而無積善之家翁家父子祖孫踴
躍好義天道佑善其脫於暴客免於陽侯豈曰倖哉晚
年不問生產釀名酒遊名山即聚雪然燈吞花鬪草以
及紙鳶竹馬之戲悉與嬰孺共之日偕汪孺人誦竺乾
先生書精信因果不市德不市名子孫滿前婚媾皆江
東名族春秋八十有二歿而君子惜之小人思之真可
可謂樂善不倦寬樂令終者矣　陳子曰吾往緝建文
會編三十餘卷每嘆忠義之後子孫湮滅無可攷心竊
痛之嘗求方正學先生之血胤于雲間上之督學洪園
楊公檄張郡侯毛司理為建求忠祠衣冠其子孫使奉
俎豆今讀潔潭翁狀又知歙長齡鄭氏為建文死難鄭
居貞苗裔凡數傳而元禧元勲相繼登賢書好俠嗜義
能文章俱磊落偉丈夫此非獨潔潭翁善人之報抑亦
天不終絕居貞之忠而錫之賢子若孫以亢鄭氏之
宗祊于永永也續遜國紀者尚其有徵于斯文

白石樵真稿卷之九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論

井田兵法之祖

井田者古今老師宿儒習稱之而少年迂而諱言之諱者固未知姬公所以致太平之遺意其傅會之而習稱之者亦非深知井田者也井田兵法之祖也蓋其事與田獵相表裏從論井田而不兼論田獵則井田之精神不備而公經緯姬氏八百年之苦心亦不明夫姬之所

繫繫乎垂東遷而後絕者則井田之兵農合也其兵農合者則田獵之法聯絡乎其中以黜夫富強之名而陰收夫富強之實也聖人之治天下其慮長其謀遠其法度似疎闊而實精嚴其事出乎此而意實寓乎彼蓋不特近可以籠匹夫匹婦一時之耳目卽後之老於周官者日以井田爲聚訟而終不能名公指所由寓卽儒者猥云寓兵云爾然亦終不能舍子輿氏之故聞而暢合所以寓兵之旨王者鎮國家撫百姓欲以長子孫而杜姦宄則不得不用兵兵不祥之器而授之血氣好勝之

民則勁悍難使勢必至於毒民而後已聖人以爲以兵毒天下不若以兵教天下以兵教天下又不若以兵藏天下故井田表裏田獵乃聖人之善藏其兵法於不窮所謂合之則雙美而離之則兩傷者也夫有兵則有營有陣有食其屯聚有地其按閱有時其春秋夏冬蒐獮夜戰有法其興師振旅有禮凡此者皆兵之大紀也今使民由之而不欲使民知之故後世莫得而詳然其井田之神巧變化則散見於車攻七月諸篇而微隱於周官田獵之制夫方里爲井井九百畝自箕子之九疇始

也八家皆私百畝自伏羲之八卦始也公田居中爲大將握奇居中央私田居外爲正兵以居四正爲奇兵以居四隅對敵則正兵迭出犄角則奇兵互張止則大營包小營行則大陣包小陣斷之而爲三則吳璘之三疊出之而爲六則李衛公之六花全演之而爲八則武侯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法止矣雖然此猶兵家之營陣圖耳有如授之以圖而不教之以法與無兵同其民日引月長於爭鬬殺戮之事而不潛耗其雄心移易其耳目與教盜賊同聖人於是因祭以用獸因獸以待敵

悉匿其坐作進退之名而更創其說曰田獵吁公之心亦良若矣使公之井田止於截溝塗而剖封植則其制誠迂惟其以田獵輔之而行則所爲導民於富且强者甚巧而不露而千古兵家不傳之秘法悉藏焉公何迂濶之有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以明四時不失職也質明仆旗後至者誅以嚴信誓也假蘭艾之草以爲席置通帛之旃以爲門以懼傷馬也車之入門礙以車軸以試其能御也車執塵馬候蹄以試其能馳也旌旗金鼓以晝戰也選車徒讀書契辨名號以夜戰也過禽不逐以示不逐奔也面傷發毛不獻以示不殺迎降也不成不獻以示不戮幼穉也出則少者在前以示趨敵也入則少者在後以示殿師也有聞無聲以示師克而和也酌禮獻賓以示告廟飲至也夫公之神巧變化善藏其兵法於不測如此當是時車輿行三司馬缺而不備雖蒐輿獮夏盜賊姦宄則竟付之士師若曰兵者凶不過刑法之屬不以教我民也而周之民亦且泄泄爲若相謂曰公以稼穡飽我又放而角之原野帥禽之血[illegible]獸之卑以優我甚則感嘆而歌咏之曰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又曰言私其豵獻豜於公至於公田則思君獻豜則思君而百姓之願爲公死可知也常人之情或反唇於室而不容不披髮於鬬隣或搆仇於酒杯而不能不卒然匍匐於拯水火之際何者其所居之習然耳令二井之內婚娶喪葬老死不出於其鄉歲時則相藉子孫則更抱人諳其名姓里居而世共其生死緩急以此思戰戰寧有不勝者乎況溝洫川澮相錯如織則不必設地網以制戎馬比屋皆土著則不必立保甲以稽姦僞民二十而受田六十而歸田則不必汰老弱以覈軍籍田中有廬疆埸有瓜則不必裂地以處師徒我耘我耔我黍我稷我倉我庾則不必乘千里之芻輓萬鍾之粟以給廩餼轉饋餉夫今日之國家其漸趨於貧弱者爲其以東南之民罷而養西北之兵也卒之首與尾兩敝而富與强俱困公惟借民以足食旋借民之食以足兵無召募揀選而技良無營堡斥堠而備設無更番屯戍而居處寧無牽制觀望而肝膽壹規獲理爲營陣揭竿梃爲干戈轉用其所以獲獸者以爲獲敵之法上不害下不覺百姓日馴夫狠戾不肖之心而國家坐享夫數

百年全勁之利老氏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易曰寓参
下至險於至順嗚呼公之意豈亦本諸此歟蓋嘗譬之丕
井田奕局也田獵之闔闢縱橫屈伸進退其變迄于丕
可勝記皆所以按其局而布之爲勢也後世若柳宗元
之封建林勳之本政其井田純用局者也存於郎兵務
崇丘講武於平樂觀陣兵於驪山之下其田獵純用勢
者也時異勢殊必舉三代之法以困人主是又執死勢
而覆故局者也改阡陌恣游畋是局殘勢敗者也新莽
以井田飾亂漢諸帝長楊上林以田獵飾治局非局勢
非勢其不知奕均也嗚呼寧獨漢唐以後諸君子哉乎
輿氏之論井田弊矣公猶得以農事之說籠而掩之況
其下者乎微獨子輿氏即當時但稱師尚父爲善將兩
不稱姬公爲善兵嗚呼聖人之深於藏兵一至此哉夫
善易者不言易善兵者不言兵而後知兵之所以莫測
也故曰井田者古今兵法之祖也

佛論 大養濟院

佛氏一教歐陽永叔有正本論胡康侯有崇正辨此佛
氏之攻輸也李純甫有鳴道集張天覺有護法論此佛
氏之守壘也馬鈞陽欲驅之以充戶口此以佛氏富國
者也丘瓊山欲籍之以實軍伍此以佛氏強兵者也王
文康著大同論此又爲佛氏調停者也余獨曰佛氏者
朝廷之大養濟院也我明設養濟院以養無告也然州
縣不過一二百疲癃殘疾止矣其外少壯而貧終身不
能溫飽婚娶者不知幾千萬人幸佛教一門收拾無告
耳夫今之僧非真忍於離父母去妻子叛名教而愚
易天下也大都貧賤無聊計無復之真所謂天下之窮
民而無告者窮漢而欲人人婚配能乎賴彼教設爲出
家以清淨之人人授廛能乎賴彼教設爲寺院以散處
之人人鮮衣肉食能乎賴彼教設爲披緇托鉢以淡泊
之人人誦詩讀書能乎賴彼教設爲諷經說法以曉暢
之人人裹糧以游能乎賴彼教設爲十方接衆以津致
之又恐群處易囂則清規以肅之狂心易熾則苦行以
練之血氣易爭則慈悲忍辱以下之僧俗易溷則髡髮

刈髮以別之既代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教此窮漢若使此等窮漢而無佛門收拾天下還要増却許多乞丐許多盜賊國家還要増却許多賑濟許多隄防蓋佛教得力處正朝廷省力處也天地所重重在活人活人之門無過佛教此若有天意主持其間不惟學士大夫闢他不去即自古帝王亦剗除此教不得往往生出禪僧敎聖激揚宗旨簸弄神通化愚成信轉慳爲捨無非善巧方便主於活此窮漢而已况此窮漢中其最上者原能打徹心性直與聖賢齊肩其次雲行鳥飛火耕水

種信因果護戒律又其次則白頭黃項衣食老死于其中蠢且弱者無殍餓溝壑之憂强且黠者無嘯聚潢池之禍人相忘於僧魚相忘於水藏僧於僧乃所爲藏天下于天下也嗚呼三代以上聖人多百姓少即王者憂法不用而又何藉於佛法三代以後井田學校廢而民輕去其鄉宗法廢而族無以相統黨正族師之職廢而比伍閭族無所聯吉凶緩急無所賴則不得不投佛教以求生路而其徒遂至于日盛一日非其徒之日盛一日以百姓日多一日也聖人少百姓多雖天地且不能

人爲之歷處而家爲之經畫故以衣冠文物之子弟使儒家任之以鰥寡孤獨之子弟使佛家任之道家又以長生延年之說歆動乎其間以收佛氏之剩餘而窮漢依託以就活者不少佛家分儒家之勞道家又分佛家之勞蓋天地之苦心而聖人之神道設教無以加矣是故窮土木飾金玉以佞佛非也毀坊寺誅沙彌以滅佛亦非也以儒闢禪非也以禪謗儒亦非也但日佛門者朝廷之養濟院也而一味歸於天地生人之心爲主則不惟不敢爲我敵而反爲我用豈非與小群而爲大群

者哉至其大差別處則東華西竺之教判然各爲一家如文字不相知西方文字横行從左至右東方文字直行從上至下是也如聲音不相通西方以宮商角徵羽平分五音東方以平上去入直通四聲是也如語言不相入西方從合一音中有一合二合至六合者東方從離一聲唯有一字是也如刑法不相揖西方以呪誓爲刑東方以笞杖爲刑是也如天文不相習西方日道從緯以南北爲度東方日道從經以東西爲度是也由此觀之佛自佛儒自儒彼而爲我亦不能我而爲彼亦不

易其所同者不過借西方眼前之粗跡以傳區區之窮活計耳而說者謂佛教入中國其勢必至于率天下之人盡化而爲夷狄禽獸則亦視之太深而憂之太過也夫無父無君誠無容於盛世然世衰民窮不得已而俗遂求活於佛氏是亦君父之所憐而許之者也

眞四皓

晉留侯招四皓從帝酒間調護太子帝與戚夫人爲楚舞戲嘘流涕醉歌鴻鵠數闋而罷俗儒謂此四皓者良教之僞託以劫帝者也予謂四人者非神仙亦人間人也是眞四皓也當秦坑焚時魯兩生背負禮器輕千里逃之海尉繚亦曰秦王蜂準鷙膺豺聲狼心得志則輕食人不可與交游乃亡去垂五百年至晉而猶有桃源避秦諸人乃知秦之迫天下之士而老於深山斷崖者非獨四皓也四皓即魯兩生尉繚之徒耳良少年志在報讐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散黃金收海内客客有奇伏在草莽如四皓者良必歡然投結結爲死友友天下士而不知商山老人何以稱子房哉博浪一椎祖龍褫魄掉舌入沛卒爲帝師四皓胸中亦有子房久矣水濕火燥鐵子磁母大丈夫意氣相感千里神交片言調合四皓不爲漢屈獨不爲子房屈乎圯上黃石一遇橋下傳書三卷赤松居崑崙上下風雨乃欲從之辟穀爲汞眞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竟得力士授以椎法此三人者神仙也而子房從容委蛇如交人間人了不爲異

況四皓采芝行歌迂在商山之間者甚俗儒齷齪僻觀四皓以爲鴻飛鳳翥不可網羅即龍準沛公馴習蕭曹韓彭之骨如降犬羊而飼鷹兎獨難狎一鬚眉皓白無所事事之老叟令子房一布衣耳招置四皓譬若操舟隨左而左隨右而右此無他葢良之報讐天下豪傑無不諒其忠義感憤之心而憐其間關匍匐之苦黃石赤松滄海神人且相與呵護而擁衛之則四皓可知矣酉逐秦鹿南京楚獲良皆爲韓而不爲漢皆用帝而不爲帝用至于一旦志行讐雪功遂身退良之意終未安也

旣借漢以報韓讐則必欲借四皓以報漢德四皓不出則儲不定儲不定則漢之天下存亡不可知不可知則良之辟漢不決四皓而念及子房始終之心事及子房之固以請也亦何恐入山深入林密哉伍員之報楚也蘆中丈人浣紗女子至覆舟沉瀨以示無恐要離專諸嬌妻斷臂死而不顧子胥讐在父數君子慷慨俠烈不難殺身以左右之子房讐在君讐獲伸而德未報四老人安得徘徊上東不爲子房一出也陳留風俗傳言圈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

圈公爲司徒宋時商山農鑿地得漢石數種有隸書圈公角里先生姓字圈公者葢東園公云則四皓之非假托斷斷可知矣大抵高帝以亭長起家漢事多得諸父老力若董公及戾太子壺關三老是也三老遊說時子房去漢久矣此又誰爲之吾故曰四皓者是真四皓也

圖書

昔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龜書。而伯禹之遇河伯也。曰臣河精也。授君河圖。於是後世言星者昉於圖。言土者昉於書。而紀曆井地之法興矣。河洛之未有定說也。左於漢者班固楊雄鄭玄孔安國劉向之父子也。左於宋者堯夫端明元定晦菴明道之兄弟也。數先生互相異同。不爭于象之方圓。則爭於數之多寡。不搜考於讖書古文。則徵據於通儒隱者。夫圖書亦何異同之有哉。圖書而有異同。是理之有異同也。象之為中為左右為戴為履為肩為足也。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象理之象也。數之自一而九與自一而十也。非天地之數理之數也。理得而圖書為過客。象數為逆旅耳。不[illegible]殊方之卜乎。或青應於草木。或取數於瓦石。或以雞[illegible]或以兎卦卒之吉凶之兆。不異著龜。蓋著者尋數之[illegible]數得而著廢焉。龜者啓兆之質。兆著而龜忘焉。圖書者聖賢之借理。出而圖書休焉。是故表裏可以符契。方圓可以參合。時代流行可以經緯相襲。先天后天可以予毋相生。縱之橫之而無害其為同。奇之耦之而莫病其為異。不必泥其九為圖十為書也。不必追其河圖之篇有九。而洛書之篇有六也。不必推其即太乙下行九宮法也。不必據其乾吐天苞坤吐地符也。不必究其出受青城隱君也。不必溯其受之希夷种放穆修以上之諸人也。不必實其與太極圖合也。太極之理。碎而為陰陽。陰陽之理。碎而為四象八卦。衍之為大衍。範之為洪範。以至頫仰聚散。河洛未嘗不寓焉。三光五岳披我以圖。八索九丘聚我以書。魚躍鳶飛呈我以靈龜龍馬[illegible][illegible]尚友接我以大禹宓羲。卷之而促文象于一瞬之攝。放之而敷乾坤于六合之內。大之而聖賢就于鑪冶範之。而[illegible][illegible]歸于文章。此非三代以還不傳之圖書哉。[illegible]曰刪后無詩。書前有易。儒者不知。而嘵嘵焉終日爭之。[illegible]執書以合圖。執河以配洛。家是其見。代是其書。譬之水月然。一人以為月繫于天。一人以為月繫于水。兩人東西行。月亦隨之。此兩人者。又以為各私是月。而不知月之無分於東西也。是諸儒之論圖書者也

十三經註疏

經之不明也。其故有三。經生之與諸子角。一不敵也。轉而與二氏角。二不敵也。宋儒漢儒之自相爲角。三不敵也。何者。經生之家一。而諸子之家百。吾以莊諂。而彼以譚笑。衆寡勞逸之不相牟也。一不敵也。人情好生而惡死。以不死劫之。人情畏死。而緇衣以無生劫之。即儒者能跳於死生。而又不能終跳於嗜欲。乃二氏又以清靜寡營勝之。二不敵也。漢儒網羅百家。收拾遺文。以爲宋儒地。而宋之諸君。徑徑操戈而襄甲焉。劾不朗論而宋。三不敵也。嗚呼。儒者操三不敵以抗於世。日戰且幷。且傳日負。而經幾于亡矣。夫經之初有六。迄于今而附以公穀三禮。又附以語孟孝經爾雅。蓋十有三焉。經多矣。何以亡也。不亡於雄之擬易通之擬論語也。不亡於叔孫通之禮樂曹氏父子之詩也。不亡於蔡謨之不熟爾雅王莽之借周書安石之廢春秋也。然則經何以亡。蓋始於尊聖人之經。而終於自尊。不知經者聖人之跡。跡存而人與骨蓋已朽矣。其不可得而朽者理也。是故得魚而忘筌。得月而忘指。則性情不在聲。典謨不在篆削。不在蝌文。象不在龍馬。苟其一饋十起于蟲書蠹簡之中。一辨十難於牛毛繭絲之際。則無風而波。舍兵而爭。家樹幟。人樹舌。即金溪新安之間。日紛紛矣。夫必關洛洙泗之爲是。而諸子之爲非。則拘執太堅。立門戶。聚生徒。則張皇太過。執拘則人疑。張皇則人懼。此經之所以日亡。而終不能與諸氏角也。竊嘗私論之。諸子之汪洋自恣。近于狂。二氏之恬淡無爲。近於狷。世無仲尼。故至此耳。仲尼而在。可以鎔鑄而爲金。揉鞣而爲裘。集諸瑣屑而爲竹頭木屑之用。而況漢儒爲哉。大抵諸氏二子。譬之黥布信越。來則爲帝用。而去則爲帝敵。故其於王降漢儒。則陳勝胡廣矣。斬木揭竿。以倡濂洛之數君子。數君子不以爲經之功臣。而至詆爲經之叛臣。漢儒之所以死不服也。

古今大帳簿　史論

天地間有一大帳簿古史舊帳簿也今史新帳簿也人家儘有聰明俊慧子弟父師失教專以時文課之竟不知通鑑綱目二十一史為何物所以往往有揹眥讐書之苦若教之讀史以聰明俊慧之資遇史中可喜可愕之事則心力自然發越貫串治亂得失人才邪正是非之源流與財賦兵刑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則眼力自然高明以古人印證今人以古方參治今病則胆力自然穩實曉暢大局面大機括大議論大文章則筆力自然宏達今予弟史學一切廢閣其有質者反教之讀子書佛書即粗粗問他作子書佛書者之姓名出處已茫然不曉況能得子佛之精髓乎余嘗語子弟無論綱目二十一史即一部通鑑乃萬卷書之關津若未曾過得此關則他書必無別路可入或讀之而不能解解之而不能竟竟之而不能徹首徹尾者皆史不熟也此舊帳簿不可無也內外有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事宜遵祖宗法勑令修撰編修簡討、番直史館編紀時政各管一類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每尾書某

官某人記藏之櫃櫝以待纂述庶用紀錄之間亦得練習政事他日任用不致杜撰鹵莽是於循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若謂館局儲養異才不必煩以語言文字則未免以光陰志氣空擲於交際詩酒之間即有意講求故典者恐同儕猜異只得隨行逐隊而不敢周咨天下之務及至開局修史亦不過掇拾完書無暇聚頭磋磨仔細討論宰相須用讀書人竟成虛語此新帳簿不可無也又有講學老先生專意六經而以讀史為玩物喪志亦恐非得中之論昔伊川先生凡案斷無他帙惟印行唐鑑一部朱晦菴先生云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胆隨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冊何嘗不留心史學今子弟不讀史史官不編史舊帳簿新帳簿皆置之高閣豈不可嘆夫未出仕是算帳簿的人既出仕是管帳簿的人史官是寫帳簿的人寫得明白算得明白管得明白而天下國家之事瞭若指掌矣故曰史者天地間一大帳簿也

論卷之十　終

策

宗藩

古今之宗藩厚自周始也秦鑒之而弱其枝薄自秦始也漢鑒之而掉其尾唐之降疏屬之王而夷於公也降其又疏且遠者而夷于民也所爲薄秦之亞也宋之聚而養之京師也散而處之都邑也所爲厚漢之亞也

國朝稽古定制廣樹懿親參酌調劑以處於不厚不薄之間爲萬世準祿萬石冠九旒位諸王上法漢而不得

置吏握兵郡王以次議裁法唐而未嘗不食餼冠帶大旆少帛磐石錯繡拱手以衛神京法宋而曾不敢嗾也于闕庭輦轂之下郡縣以防蜂螫法秦而終不廢周封建以樹麟趾法周而終不得不節取於秦煌煌　聖謨似無容進一籌矣第愚所憂者不憂天潢之不長而憂在於窮地之毛磬地之產不憂朱門之里第而憂在于白屋之王孫不憂遠而燕吳近而寧毗而憂在於百姓之磬懸有司之戹漏夫天下之法惟其兩利之爲便也今上見費而下不見恩宗子弟不盡肥而民日露其脊欲更制則以爲生亂欲坐視又以爲養亂欲加恩則以爲游說而不當言欲斷恩又以爲離間而不忍言然則奈何語曰親盡則遷服盡則祧義也親疎無間內外均勞仁也親親賢賢仁義並用其惟今日乎故請于奉國校尉而下裁其歲祿可也鎮國諸將軍中尉而下停其分典可也又不然而輟其扃禁寬其兵衛使不肖者得衣食於技農賢者得以玉牒之親而隸名於金閨之籍若周若召若耆若向若彝若勉若汝愚可也嗟乎良家子負矢累粮翱翔八極抱關不呵津吏不問而神明貴

胄反不免坐畫地而泣向隅引旌輪車日下名山掞討兎罝鴻逵之彥而同姓子孫使之匣鋒而不試囊穎而不出眆眆然望長安如天上而竟不能稽首于天子閶闔尺寸之間可嘆哉

周禮

昔人有言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始未嘗不驚怖其言已讀周禮而後知言之當也秦舉先王之六籍束而投之烈焰之中此時周禮亡矣垂漢二百年河間獻王猶能搜諸李氏之家藏而上之秘府則書固無恙也自後杜子春及鄭康成父子專門特業遍沿於唐宋以後之諸人凡四十有六家而愈不可詰矣雖謂周禮之絕於諸儒之手可也禹鑄九鼎紀山川殊怪之類用以鎮不祥而告成功如使治水者負鼎而趨以逾

河而窮源人未有不咲其狂且愚者矣周禮雖公太平之書也書豈其所以公哉周禮之家聚而戶訟者以冬官缺也然五官固具在其倣而行者誰也即五官互見而冬官未缺缺而尋以考工補之其倣而行者又誰也蘇綽用其五六而不足以治周蘇威用其八九而不足以治隋我　明田不井刑不肉子孫不封建秋冬不獮狩而天下熙熙如矣大抵周禮之一句一字鳳之毛而麟之甲也然必句句而比之字字而櫛之則魚之筌而兎之蹄也求筏於渡河之後索經於煨燼糟粕之餘反覆辨難既不足以爲公忠臣而傅會牽合又不足以爲公孝子是古之亂周禮者漢儒而今之亂周禮者又删之以宋儒古之逸者官之一而今之逸者又無故而并削其官之六也然則周禮何以辨哉說者以莽之托名於井田歆之托名於泉府安石之托名於國服也以爲周禮罪而不知此非周禮之罪也盜竊孔子之履絇之而踰人之牆燧人火攻以利天下而始皇乃以爲烹儒焚書燧人孔子亦何過乎竊周禮者亦若是而已矣

曆法

余觀周季天子不協時日御不分朔閏分乖次而莫識孟陬失記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蟄虫之不藏也於是孔子作春秋司曆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曆者天下之大典也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尚體以綜數尚文以考類尚象以作事尚時以占往尚源以知來尚流六事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重之爰命羲和分主四方其器則璿玑玉衡六合三辰四遊公輸子所儼揹而不敢進也其法則土圭正影

律管葭灰離朱之所閉目而不敢窺也其人則夔龍稷契伯夷皐陶之所比肩而友也其位則四岳九官十二牧之所接武而班也甚矣曆之重且難也非難於理而難於數非難於常而難於變也以理馭數以常馭變斯不可易之曆也三代以降漢之曆更二十二家而不能易司馬太初之起於黃鍾唐之曆更二十六家而不能易一行大衍之根於蓍策宋之曆更二十有二家而不能易堯夫元會運世之本於圖書元之曆更三家而不能易許衡郭守敬之主於歲次定朔此授時曆法我明之所因而爲大統曆者也迄今二百有餘年矣第恐法久而窮時窮而變積杪忽以迄毫釐積毫釐以迄分寸積分寸以迄尋丈將日月若斷璧五星若走珠四時若亂轍萬物若驚塵嗚呼豈細故哉略觀漢書漢興世以司馬氏爲太史而今者顓門之裔安在御史大夫倪寬明經術上詔寬與博士共議正朔遂改夏正亟釐泰舊而今者明經之儒安在太初始作星官奏不能算乃更募治曆者于是唐都洛下閎出焉而今者精算之士安在夫紛紛曆家高之則欲使大撓握籥隸首執籌獨

步三代之前而不知卑出漢下遠之則欲躡影天路飛奔日月而不知石室靈臺之上所爲神而明之者誰其人哉昔者 高皇帝嘗徵龔教諸臣分掌曆時置爲四輔且升告 太廟以重其選嗚呼恭早見至矣

樂律

古人有言議禮家如聚訟嗟乎寧獨禮云乎哉施於今而論樂者棼如矣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夫人者兩儀之播氣而性情之所起恣其流湎往而不歸是以聖人作樂標舉人倫削平淫放大夫不撤懸士不輟琴瑟所以迎和氣之始也記又曰樂者樂也樂之所極天地氤氳雷雨滿盈是以聖人作樂見昇平之冠帶王化之原本所以養和氣之終也無傷和先無伐和後移風易俗象德告功皆舉之矣而世俗之儒奈何其棼棼也

聚而議五音則元聲中聲變聲半聲后夔之所不能齊也聚而議黃鍾則清濁多寡進退奇耦季札之所不能察也聚而議候氣則築室布灰篇石秬黍子雲之所不能占也夫瓠巴善歌能令馬仰秣魚出淵劉琨一嘯而能召太守七世以上之祖此二人者以聲用而非以器用也今之精於聲氣者多矣目窮於秋毫之末而耳竭於絲粟之細然而鳳不翔於庭麟不遊於郊異類莫以從鬼神莫以格者何也將以爲無專門而樂舞諸生能執籥具秉翟矣以爲無專官而宗伯奉常及協律都尉具矣以爲無專籍而上至於六經下至於蔡子之新書朱子之通解已汗牛而飽蠹矣上古之世搏土鼓削葦莞考蕢桴擊野壤可以啓萬物之情通天下之志而中古以來聰明伎倆自謂目空古人卒之甲乙雌黃若蜩若螗迄無定論蓋器者所以發聲聲之邪正器勿與焉曲者所以名樂樂之哀樂曲勿與焉若使君子樂得其樂小人樂得其欲則金土不鳴絲肉不奏鯤弦不張鼉鼓不伐可也君政荒而驕人心鬱而苦雖農之瑟虞之琴晉之鍾和之磬女媧之笙雲門之舞亦何足以致不

祥而留亂亡之轍哉昔者南郭子綦隱几而聽天籟葛天氏操牛尾而歌八闋之風無煩均節不廢比排而至樂出焉故易之有象雷出地中迅動流暢先王以豫爲易中之樂而太史之爲律書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而言兵之偃於文帝寢鋒息民天下和樂三致意焉有味乎其言之也

水利

今天下畫大江而談水利江以南腹心也淮咽吭也江以南不治不足以給淮不治不足以達不給不達邊吏士不足以戰則水利者又天子邊事之要領也今御史中丞幕淮泗上矣憲大夫董三吳矣而臨河報水激之入旱潦相嚙也則何故哉治河之難也其難有三若東南不得與河較也齊魯伊洛之間亭障相錯一欲濬閘則王孫勳畹諸貴人中撓之禹之空而授諸水者悉爲我所實吾無以容水則水無以容我勢也難一轉而濟

濟轉而徐州則虞漕轉而汴省則虞宗室轉而鳳泗則虞帝陵左支右吾前顧後盻難二河之徙決有鬼神不可以力敵築堤塞口與蛟龍爭又不可以金與帛敵功未成而主心動功垂成而廷臣以樂羊之書尾之又不可以百口敵難三故新河之役議者紛紛欲疏月河以分水洩蘇伯河以導水遷城以避水修閘以防水上亦日下奏牘與大司空議以望河工之告成而匏子之歌禾黍之頌尤寥寥也至江以南則百倍易之矣江南之流輸於震澤震澤輸於吳淞吳淞輸於海特其支

河之不治若有毋而無子有腸胃而無脉絡旱則鮮畜而田爲之龜拆潦則鮮洩而禾爲之㒺没此其故易講也不必接溧陽之五堰疏荊溪之百瀆以殺其來勢也不必於江陰驅而泄之江也不必於夾苧與塘驛而洩之於運河也余以爲視田之高者其流可濬也視田之畀者其呩可築也戶上者可聚也戶下者可力也不上不下而中處者可相督也水衡所捐數十萬之金錢流移可募而賑施可寓也此吾所謂百倍而易於治河者也

鹽屯

昔者姬公寓兵於農制爲井田而其后管子修內政以寄軍令卒以勁齊吾　明之兵與農分矣然借鹽以屯邊不至盡驅東南之農而養西北之兵者則鹽屯爲之灌輸也今天下策鹽者曰若課重若守支若私嚮若攤派存積也策屯田者曰若牛具若溝洫若課稅子粒也二者大司農與徵算郎相與日夜借箸而籌而繡衣使者亦乘車出退而側牘奏利害者日上迺左顧問鹽政民貧不能辦課而商之子孫老死不見度支右顧問屯

政武臣不能營葺而士卒不倚耒耜蓋天子以米鹽爲羞大臣以富强爲諱於是一莖於縣官再奪於貂璫感晚再持於鄭卓之徒佃漁其間此無他以鹽屯之未合而　祖制之未復也往　高皇帝召商實粟邊下商爲之募衆墾土以鹽而狃集商以商而蟻集屯有兵農均輸之遺意焉自葉淇倡議而商所輩者更粟而金矣金不之塞而之鹽局矣大江中畫而東南挽芻西北坐食矣余以爲非復　祖制而令鹽與屯相爲表裏未可以國也夫鹽與屯合斥鹵千里化爲桑田一利也農不輸餉兵不嫌飽二利也商旦受粟夕受鹺券交於左筦盈於右三利也邊實虜虛即淮揚有梗而咽喉自在四利也且耕且守人自爲戰里田戍行敵氣自震五利也生齒繁烟爨集戍卒無鄉國之悲而流移有土著之樂六利也商以邊爲陸海虜以田爲地網七利也嗚呼七利舉而即使劉大夫握管趙先零繪圖何以讓哉不然江以北窘言兵江以南窘言農盻盻然枵腹相望而兵則虜且薄之農則水旱薄之惟鮮衣大賈洗手堅坐以享攫天下之利何不召而爲鹽屯委輸且買者半燕趙走

客地如鶩蓋其性然而又引輕而鹽倍賦輕而粟倍客四面方駕出矣

馬政

甚矣今天下馬政之不講也凡有三蠹而大耗不與焉太僕馬歲無慮十餘萬內以奉衛士而外以奉邊戍邊戍所予金粟半以輸債帥自啖不暇而何暇以其餘飽馬馬不任勞苦遇戰則悲鳴却走矣蠹一漢初天子不能具淳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今衛士得馬以便鞭乘而已蠹二縣官割其芻中涓外家割其地馬所從產則責駒所從秣則責肥甚則家破而人繼之蠹三今天下幸踰安耳有如海內多故無敵望八駿十二閑及數千如雲之錦即大將軍何以驅使監閹僕寺何以數馬而對嗟乎此所謂名存而實亡者也夫名存而實亡者猶未若害存而利亡者之足以懼也如咸寧鸞爲政驕且畏議通馬市以中虜欲自庚戌以迄今四十年矣國初之市馬雖稍倣宋制然特創於關蜀未聞以九邊爲市也以茶縑爲餌未聞輦金而出也以爲獲良馬而虜且以下馬獲上直矣以爲馬衆可與虜敵而既市當無事戰矣以爲羈縻之而陰修戎備而將相以市便高枕矣以爲虜無他狡而慮且邀賞往歲東西之鎮叵測矣夫天下之財止有此數不在上不在下而在夷狄則往如逝波敵至如風雨有如圖窮而匕見皮盡而毛落進不能掌犬羊溪壑之心而退不能恃熊羆將士之氣陽以托長沙表餌之智而陰以伏咸寧和好之憂嗚呼如是而欲譬天駟卯房星供御飽饌司馬巡邊其何益于國故大耗之不去而區區於振刷三蠹雖有龍壯無以御之矣李克用以馬上立國不過七千猗頓窮士耳聞陶朱敎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息無算而況以天下息乎請罷馬市以歲市數十萬之金帛轉而付之秦非毛仲其人必使官與民兩利以坐實天廄之種生且爲　天子歌在坰駟鐵以獻也

白石樵真稿卷十一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二

賑荒議 計十二條

踏荒

縣公踏荒東踏則西怨西踏則東怨舟車所至擧摊𠰌號里排總甲有伺候之費有送迎之費有造冊之費有愚民買荒之費不如一槩以全荒具申上司舊規奏報夏災例在五月今已過期似難復緩直待兩臺題請朝廷旨下戶部覆行然后輕與寡從踏勘未遲今不必沿鄉履畆也

勘荒

得錢做荒出錢買荒其弊種種不一須令該啚里排開報得分明啚書造冊得分明如一保之中某區爲熟區某區爲荒區一區之中某啚爲熟啚某啚爲荒啚一啚之中某圩爲熟圩某圩爲荒圩俱用印鈐記訖然后行抽勘之法勘圩則刻勘區勘啚則寛又然后行抽問之法或問事或比較問過去前甲之里排則公問見在挨甲之里排則私大抵種田全荒者卽是上貧之飢民也種田半荒者卽是次貧之飢民也得一圩之真荒田若干真飢民若干而衆啚不敢欺矣得一啚之真荒田若干真飢民若干而衆區不敢欺矣勘荒在此賑飢亦在此本之以惻隱不忍之念頭參之以神明不測之作用寧過仁無過義寧使得便宜在百姓無使得便宜在朝廷此勘荒之大指也

儘荒

勘荒固難而派荒尤難說者曰縣大夫不能千百其化身而方圓于一手何如一槩攤荒使荒熟皆霑恩典此爲熟鄉作說客而設也夫東南與西北非特地勢之高下不同抑且有災無災之截然迥別若幸而有恩應盡數派與荒區惟荒區有收折惟荒區有停徵帶徵惟荒區有粥賑米賑而高鄉不得望焉夫荒區菜麥不及收矣秧苗不及栽矣卽栽腐爛矣卽間有可救者皆數十百人共踏大朋水車男罷耕女罷織甚則皮穿脚腫矣今高鄉有是乎富戶見田荒誰肯借貸債米業主見田荒誰肯接濟工本米啼飢號寒賣男鬻女今高鄉有是乎租米既不能還錢粮安所從出佃戶苦業戶苦里排苦縣官苦今高鄉有是乎盍當道之請命爲荒不爲熟

也朝廷之特恩爲荒不爲熟也父老之拖泥帶水匍匐攀號正恐以荒作熟也縣官之暴日衝風親行踏勘正恐以熟作荒也若不問苦樂高低槩行攤荒之法似於官吏覺便而于救災則甚不均甚不服夫低鄉溺泣而求之高鄉談笑而得之膏粱而欲坐享餓殍之食孟獲而欲分奪嬰兒之乳此豈鬼神之望吾良吏者乎士大夫無以此曲動上聽可也

禁亂

夏秋之交舊水未消新水復横正如舊錢糧未足新錢

糧復徵三吳百姓之苦未有甚于今日者也且大暑而徵夜極寒大雨而浹旬不止天時可怪歲事可疑自古水旱必相仍兵荒必相繼即極盛太平之世且不能免而況以好奢之世界當易動之物情可不爲寒心哉昔蜀道寇作臨汝侯嘲羅研曰卿蜀人何樂禍如此研曰蜀中百家爲村有食者不過數家貧迫之人十常八九束縛之吏十有二三若今有五母雞二母彘床上有百錢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于前韓白按劍于後將不能一夫爲盜矣古來亂民常挾飢民而起如王仙芝黃巢之類不能枚舉必須當路者先服飢民之心摠亂民之胆而後可以永保於無事何謂服飢民之心如非衣惡食教民節儉緩征停訟與民休息任怨任勞怕因怕果如切自家痛癢如救自家骨肉披髮纓冠廢寢忘食所謂服飢民之心者也何謂摠亂民之胆只今大水滔天姦人借事生釁或有裝駕快船以割稻爲利者或有搶奪篙櫓貨物以增築圩岸爲名者或有聚衆鼓譟以借米糶米爲名者此皆亂法之民若有此等倡禍即刻前往擒拏首惡輕則繫獄重則捆打此所謂摠亂

民之胆者也葢救災恤患之中專寓防微杜漸之意飢民必救亂民必斬舍此八字別無荒政矣

禁張皇

夫上人要有救荒之心而不當有救荒之狀如銀賑米賑粥賑此爲無田者而設也而目前庫中之銀幾何倉中之穀米幾何此不可遽言賑也如蠲免如改折如停徵帶徵此爲有田者而設也而目前之荒疏未上朝廷之恩例未下此不可以遽言蠲也大抵飢民如小兒不恐用威又不敢遽用恩挨得一刻不啼哭則一刻之餅

餌且止挨得一日不啼哭則一日之餅餌且止留前貯後相時而行屆指七月至十月終有一百二十日之期幸而高鄉成熟則新米可接濟矣又屆指十一月至明春四月終有一百八十日之期幸而春熟有望則豆麥又可接濟矣獨二熟未至接濟何人萬姓嗷嗷命在呼吸前則以設法預備為主後則以分頭急救為主中間則在閒時忙做忙時閒做勿促之告急勿挑之使動如遏糴抑價之類是也

請改漕折

改折一事近雖奉有明旨但時事多艱拘攣當破議驟則倉庫空虛議遏則金花難免獨有漕糧一項漕糧每石輕齎蓆板過江水脚折耗等項計費銀二兩若得幾分請折每石止徵銀五錢則餘米存留地方有田者明沾實惠無田者暗受恩波計無便於此矣查得改折事例被災十分九分以上者改折七分又查得被災八分以上者不分正改充每石折銀五錢此定制也今三縣災傷正當十分九分之數則改折漕糧正當每石折銀五錢之時前有萬曆十六年及三十七年水災奏准文卷歷歷可查申請道院援例乞恩亦寬中之寬恩外之恩而未知可得否也若復請今歲停徵太過則來歲帶徵益多姑息於目前而鋤楚於日後不惟難為百姓抑且難為縣官且看部覆何如耳

禁遏糴

以官救民不若以民濟民以民濟民不若以商濟民我既遏糴鄰亦效尤寸寸節節皆是死路當聽其自相灌輸較是兩便蓋本方之米有限日用則米日消四方之米無窮日來則價日減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若云米

在外者則欲招來米出境者則欲嚴禁非惟用情之不恕抑亦立法之難行此猶士大夫半明半暗之說也

糴米

救荒之法無如設處粮食為第一義揀選大戶領銀轉販給付印批勒限回縣似矣目今庫藏空虛官銀何處撮借愚謂使大戶糴米不如使大戶積米如不願遠糴而願積米者即將本家之米自貯本家之倉積米若干時價若干但取結狀印信登冊訖後月價賤原照前價平糶幸而價不甚昂米還大戶而官無與焉在官府許

境內之米留之境內不必處糴米之銀在大戶以留之在家者聽之在官不必增遠販之費此不過之過不糴之糴也揀選積米大家只將屯戶查明量田之多寡酌米之重輕如千畝五百畝之家或有餘蓄下此則不能矣若開報殷實徒生詐端請託營求易生煩擾其不便者一領銀糴米銀一到手豈無花費之子弟侵刻之家人其不便者二我遏我糴彼遏彼糴口語鬪爭關津阻隔其不便者三遠涉江湖擔延歲月其不便者四遠方價高回鄉價減查驗推委多所支離其不便者五華亭

八十餘區試選區中大戶召而問之願積米乎願糴米乎其情實可以立見矣

禁抑價

抑價之說行於官糴則可行於民糴則不可葢官府設法銀兩遣官遠方販得粮食略有頭緒矣然後發與良善大戶平價糶與飢民但奸徒或以低銀至者以低錢至者以短價至者受之則大戶虧本拒之則喧嚷相加甚則詐告小升小斗詐告插穀插粞而添出詞訟無已時矣況抑勒減價則積米之家閉廩不出販米之商閩風不來本欲抑價而價愈增此立斃之道也

平糴

官糴官糶其名甚美而徃年奉行臺諭幾至大亂葢强梁者得之軟弱者不得也附近者得之遠僻者不得也衙門之狡猾臧獲之親厚者得之而鰥寡孤獨疾病顛告者不得也詭名詭姓假爲藍縷之服者得之而真正飢貧者不得也或擁軋或叫號或困踣或鬭爭或聲言以減糶告以拌和告以小斗斛告本家不勝其煩但求糊塗苟且了事而止有平糶之名無平糶之實若不需

貼設行則區處錢粮之艱難遠賑粮食之辛苦俱付之兒戲一擲耳可惜可惜愼之愼之直待舖行十分踴貴之候始付好義大戶平糶饑民但許升計不許斗計自城及鄉然亦可暫而不可久也

散賑

夫用衆宜在狹處不宜在廣濶處如在廣濶處唱名時一人而千萬人俱擁案前本人不到而他人冒應冒領者有之應去復來領去復應其誰能一一而稽察哉太抵散賑不散米而散票此常法也散票之法莫如晴明

上城安排布置每啚分作十甲第一甲以至十甲每甲將水牌開寫饑民姓名挨甲編定有一城垛靠立饑民一名縣公乘轎門子執票有一名即將一票付之得票者從轎後陸續過去未領票者從轎前挨次前來散過一啚又是一啚散過十甲又是十甲饑民執票就倉倉吏認票發米先後亦以此爲次第兵法云用衆如用寡分數明也此即散賑之法也

田主賑佃戶

查得華亭田一百九十五萬畝若田主各自撫救佃戶種田一畝者付米二升種田十畝者付米二斗共計米三萬九千石即省出官米三萬九千石矣即使官賑有如此之直捷乎即使官糶有如此之均匀乎人自爲給無强梁挤軋之弊家自爲賑無遊手冒名之弊平時借作工本米凶年借作性命米工本米至冬月補償性命米至豐月補償各立劵爲準不還者告官究追此官府不賑之中而民間暗寓賑濟之法比之報名分賑執票平糶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其孰便孰不便也乎且賑飢之事官府既不能遍及

鄉村又不能確定災傷之重輕與饑戶之真僞惟田主與租戶痛癢相關情形又實凡田之果荒與否家之果貧與否不待踏勘而彼此灼然莫可掩飾者今能照依前議既報其平日胼手胝足之勞又救其目前逃亡饑殍之苦此安插佃戶第一義而當事者又且賑之以濟其窮庶不立稿矣況士農工商惟農最苦比之游手閒民及素不識姓名者休戚萬萬也田主置之度外彼田相率而去其故居拋棄屋廬誰人看守明年菜麥誰人下種田主勞費豈不多於今日哉是說也無田者田少者皆欣然以爲可行而轉展阻撓倡言不便者必出於多田富戶之僕輩獨不思田多則易於轉移人饑又易於爲德決不分外多求亦決不因求生事仁人首倡轉相勸諭由城而鎮由鎮而鄉由吳而越繇吳越而推之他方被荒之處豈非根本簡便之良法哉

救荒煮粥事宜十七條

一早煑不如遲煑

煑粥最宜慎始慮終須計量倉穀多寡可食若干人可支幾時然後起手若驟然輕舉一時數盡又驟而已之令老弱者轉死强梁者且生他心不可不慎

一城郭不如鄉村

設粥於城郭則游手之人多設粥於鄉村則力耕之農衆聚則疫痢易染分則道里適中設粥城郭十之一鄉村十之九則較得其平矣

一委官不如委好義

大戶一心以奉委官又一心以救饑民精神既分事事苟且惟敦請賢士大夫爲地方素所信服者監督煑粥朝夕無供應之煩左右無需索之苦柴米不能湊手可以猝請猝應于當事者又無扞格不通之虞昝井愚弄公嘗行之而効矣

一搭廠不如寺院

搭廠費竹木費柴薪費工食既防火燭又虞風雨又少遮攔惟尋訪地方寺院一便水漿一便造竈一便寓房一便貯柴積米一便容民畜衆

一土灶不如磚灶

土灶鬆鬆易敗磚灶潔淨可久其大鍋鍋蓋水缸等項即從地方鎮上店家借之編號登記訖若火鈴擔桶絢籮簸扁諸小物類大戶領價置之

一執事不如選用饑民

選用饑民須衣服洗淨精力健旺者每人給米二升許令執事煑粥如有不好潔不聽命因而偸盗米粮物件者逐出更換

一糊粥不如米粥

往時糊粥多有半生半熟者間有拌和石膏者饑不擇食往往食後致病而死若米粥則無此弊故煑決以白米爲主

一草柴不如木柴

官既發米隨將買柴銀兩同時給發每日用柴百束先買二三千束備用坐柴可以代凳餘炭可以煑茶日逐劈柴最爲煩苦飢民待粥空閒者即以劈柴委之劈完加粥一碗

一吃粥不如帶粥

凡煮粥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奔走道途倘遇風雨尤覺艱難若願吃粥者許令自帶碗箸以便就食若願帶粥者許令自家帶鉢并給二次以便携歸咎嘗行此法願吃者少願帶者多蓋吃則止于一人帶則歸分老幼不妨生理不失碗筯不成羣混擾不竟日奔馳饑民既得安閒而執事者亦少休息矣

一給粥老人先於童壯

前鍋粥熟即貯缸中遇老即發蓋老者尫羸不能久待童壯尚可待也

一給粥婦人先於男子

婦人領粥出自萬不得已來即發之蓋婦人廉耻最重不能久待男子猶可待也

一童子壯男各分一處

凡童子頑狡溷入粥塲最難馴伏須擇一人管押或吃或帶擊鑼引旗五童一隊挨次散之凡壯男須俟煮粥有餘末後給散擊鑼引旗亦如之大約以巳午爲期馴良生理者不必先來久候强暴梗事者不致屯聚後留亦分別調馭之一法

一丐流毋得混擾饑民

丐流溷入饑民非特不潔亦且不茸另遣乞丐頭領置之粥塲遠處別設粥賑之

一饑民日登記籍

錢粮出自官府苦心區處得來一粒一毫俱要着落拋撒者上干天刑侵漁者難逃憲網凡每日男女領粥若干每日煮過米若干執事工食米若干一一登記簿籍以呈查考

一修道路橋梁

大水之後岸有低窪者補平之橋有橋板橋欄腐壞者修好之無令饑病之人因傾跌致斃先宜周密預爲之

一另籌領粥

凡遠近有體面之人如學究如里排如醫生等類以領粥爲恥而實以絕粒爲苦另置竹籌烙鐵記色分籌領粥不必到廠

一煮粥須要掌粥

凡粥之生熟厚薄有揮和無揮和須要監督與大戶親

者親掌則執事自然用心而饑民亦且心服矣郡侯張
瑞海公祖親臨天馬山粥場散粥之時予進饑民粥三
碗小菜八碟欣然飡罷而去萬民合掌頂禮歡呼送之
如此光景歷歷尚在目前甚有寫圖以贈張公者此萬
曆三十七年間事也

祝染南劍州沙縣人也遇歉歲爲粥以施貧者後生
一子聰慧請舉入學榜將開忽街上人夢捷者奔馳
而過報狀元榜手持一大旗書四字曰施粥之報及
榜開其子果爲特科狀元

慶曆八年大水歲飢流民滿道韓琦大發倉廩并募
人入粟分命官吏設粥食之日往按視遠近歸之不
可勝數

田賦八故見松江府志

查官田民田糧重之故

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收天下田稅每畝起科止三升
五升有三合五合反輕於古昔井田之稅此之謂民田
國初有因兵燹後遺下土田無主者有籍沒張士誠者
有籍沒土豪虐民得罪者此之謂官田查得弘治十五
年松江府民田止七十三萬二十八畝官田有三百九
十八萬五千六百畝則官田不更多于民田乎召民耕
種輸租于官此租額非糧額也小民送納各倉遠涉江

湖極其煩苦以致累年拖欠逃徙拋荒乃復轉責官田
於民間又將官田租額攤作民田糧額雖有上中下三
鄉之別而摠之賦極重不可及矣松郡糧重始於此

查力差銀差聽差之故

太祖洪武元年定法每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三年置直
隸應天均工夫圖冊每歲農隙其夫赴京供役每歲率
用三十日遣歸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其佃戶出米
一石資其費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其資費每田一
畝出米二升五合他如府州縣雜差亦如之其後分力

差銀差聽差三項係力差者計其代當工食之費量爲
增減係銀差者計其扛解交納之費加以贈耗又其後
派銀僱役力差變爲銀差而聽差并罷之矣初弘治元
年令各處編審均徭但于均徭人戶丁糧有力之家止
編本等差役不許分外加增若貧難下戶逃亡絕戶聽
其空閒不許徵銀及額外濫設聽差等項違者聽撫按
等官糾察問罪此力差聽差銀差之所自始

查絲綿折絹之故

吾松徧栽花稻不種桑不養蠶而歲賦農桑絲綿折絹
若干載在夏稅額中松民既有細布粗布之解京又有
內號外號之織造則絲綿折絹一項似乎可以奏豁也
查得金時之田制凡民戶以多植桑棗爲勤少者必種
其地十之三又少者必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
不缺元太宗丙申年始行絲科之法每二戶出絲一斤
并隨路絲線顏色輸于官五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
顏色輸于本位此金元之遺制而相沿猶未改也其有
農桑絲綿折絹自此始

查馬草豆料之故

國初光祿寺犧牲所御馬監并象馬牛羊房等草料俱
于民間照糧科徵解納官軍草料亦如之洪武二十
五年以百姓供給艱難令非平等處衛所官軍自採野
草備用自後遂有秋青草事例宣德以來通命在京在
外軍衛有司量派軍夫采打置塲收納與民納草相兼
支用而其因時制宜措備支給法亦不一其黃黑豆等
料即于稅糧內折徵不更載此馬草之徵所自始

查一條鞭之故

牲時夏稅秋糧及丁銀兵銀役銀貼役銀種種各色家
一或分時而徵或分額而徵上不勝其頭緒之碎煩下
不勝其追呼之雜沓自嘉靖四十年侍御龐公尚鵬按
浙改作一條鞭法最稱簡便直捷但于平米上分本色
米折色銀兩項里排徵之於納戶而縣官派之於各色
孰是起運孰是存留孰是額設孰是加編孰是宜後宜
先孰是宜增宜減孰是朝廷曾赦而猶存如故孰是戶
漕撫按曾減而猶增如故其算數在縣總那移亦在縣
總而摘發則在精明之縣大夫是法行之七八十年矣
此一條鞭之所自始

查加派從糧不從畝之故

隆慶二年巡撫林潤奏言江南諸郡久已均糧民頗稱便惟松郡未均請乞暫設專官丈之吏部題原任本府同知鄭元韶陞湖廣按察司僉事須勅專管丈田均壘斗則丈得松江三縣上鄉算平米一石准共田二畝七分三厘九毫中鄉平米一石准共田三畝一分二厘五毫下鄉平米一石准共田三畝六分三厘凡有不時錢糧加派俱照前周文襄所行則例無分上中下三鄉一槩論糧加耗貧富適均官民兩便此一定不易之法也若從平米上每石加派則所派輕從田上每畝加派則所派重今遼餉亦宜準此俟遼事平後并原派除之蓋派糧之輕重易見而田數之多寡難明耳此加派從糧不從畝之始

查錢糧瑣碎易眩之故

賦額如海見者望洋況米之數則曰升曰合曰勺曰抄曰撮曰圭曰粟曰顆曰粒銀之數則曰釐曰毫曰絲曰忽曰微曰纖曰沙曰塵曰埃此項積之無補於丘山而算之甚眯于心目惛惛悶悶得無爲豎龍之壟爭龍斷而盜者攫其珠矣前輩云銀至釐而止米至合而止其下悉宜抹除之不然墮入奸人雲霧中可恨也此錢穀混淆之所自始

查青由之故

嘉靖三十七年奏准天下正賦戶給青由先開田畝糧石仍分本色金花折銀使民周知輸納其一時加派不得混入亦不分官員舉監生員吏戶人等一例均派給印信小票與民執照事畢停止此青由之所自始

三大役議

布解事宜

查得細布之役起于正統八年周文襄公念松江賦役煩重奏將闊白三梭布一疋准平米二石五斗每疋加車脚船錢米二斗六升闊白棉布一疋准平米九斗八升每疋加車脚船錢米一斗二升布每長四丈二尺五寸舊例每疋重三斤率以紗粗驗退又奏不拘斤重止取長濶兩端織紅紗以防盜剪至今行之此松江布解之所由起也華亭布解四名細布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五疋每疋價銀六錢二分內要織黃線三線布二千四百五十二疋每尺加贈銀三錢五分二線布一萬三千七百三十三疋每疋加贈一錢五分粗布四萬八千九百三十五疋每疋價銀三錢又每疋加銀七分四厘通共粗細布銀三萬八百四十七兩餘向曾搭派非運白役兩役人甚苦之以後遂點客商買布即有光棍串同保結充作大商銀一入手視為己物浪費不經化為烏有有此改簽大戶大戶本欲領銀買布或曰待驗布後給銀及布已驗矣或曰待解布後領銀及布已解矣掯廻已銷矣領者愈迫給者愈遲或以現總而推[illegible][illegible]之錢糧或以前甲而強求新甲之償補或有十不得六七者或有干請求給僅許對支者一年如此累年可知此何來二三年前布解之所由困也布役之苦若賃房聽驗印解布袱油紙包索舟車關閘掛號劄批到京門單稅鈔內相庫官吏書司房保識庫夫長隨廚役見面後手擺飯茶果土儀磕頭復求雇夫交納等項每疋除鋪墊外賠銀四錢二分稍不遂願任意揀退兩次三番千辛萬苦即使盡發現銀尚多賠補而況布解而銀給不如數乎通計華亭布役四名上海二名前滿十名一年即破七家若朋充者又不知破碎幾家矣今年方從祖下車八月痛掃前弊不染秋毫先要調停細布此局文襄再見於江南也請言往時官解之害官買官解本官既不諳物價又不能賠價衙官委之衙書衙書委之行戶加昔年饋較叚金郭殷邦與史余和皆以解布之故監死京中至今痛惜況官有去留而布未了局錢糧干係誰則任之至細布之大要有二先發銀而後解布則布不足先解布而後領銀則銀不足惟以大戶解布

則無包攬侵欺之患如數解銀則無稽遲短少之患[illegible]
必官解之復蹈前弊也須鄉父母飭令解戶設櫃給串
先收布價銀隨收鋪墊扛解銀驗印起批信爲良法
公祖又例行之上海青浦而布役之困可甦矣別有可
提條陳用標布客解布者商非土著旣難托銀又難細
土勢難簽役役一及之則客商之布標散而鄉鎮之布
庄亦散矣其關係三縣之命脈非細故也夫三線細布
勢不容折閣白粗布濫惡稀粗非人最所厭棄若照原
價三錢七分改折給散彼旣利于得銀銀又可以轉買
商布比之二線旣堅且有[illegible]利可省墊貼銀四千[illegible]
百兩減去會計徵額此一舉兩得也若三線五千疋扛
墊銀一千二百五十兩帶在金花船解船不容官亦不
便此項尚要商量惟細布即發現銀粗布將錢改折[illegible]
不易之定論乎

北運白粮事宜

天下大矣白粮獨責之蘇松常嘉湖五府何也國初[illegible]
南京取給五府其勢甚便自　成祖定鼎北京而白[illegible]
相沿不改者二百五十八年矣在直省不知五府之[illegible]
累在一府不知董漕者之獨勞今已無可奈何矣白粮
之若不獨在軍强民弱不獨在軍先民後不獨在過淮
過閘不獨在過關過鈔不獨在僱船僱車不獨在帮斛
帮磚不獨在稽查盤驗不獨在各倉各局各衙門之刁
頓留勞而尤苦愆期守凍出于意料之外白粮守凍一
年而兼兩年之船錢一年而兼兩年水手之工食千[illegible]
萬孔借貸無門藉守凍以春辦之不先也春辦不先以
收米之不足也收米不足以荒區與頑戶納米之不[illegible]
完也若使納米旣足又即將之派脚價船戶水手[illegible]
奏集正月開幫豈有愆期濡滯之患哉今鄉父母欲[illegible]
使北運者先儘本名隨儘本區以收白粮置櫃給串以
收脚價方公祖又例行之上海青浦北運之困其解倒
懸乎白粮中又抽出　惠桂二王祿米二府共米一千
石耗米五百石車脚水脚共銀三千兩向者由南解北
北運順帶猶可言也今者自吳解楚跋涉艱難不可言
也盍行就近附近賂派湖廣田畝上合許九牛一毛似
不爲過以楚中千石即解楚中　二王何如更不然將
千石改折幷同脚價銀齊解以便自糴自辦豈必從[illegible]

流而逆遡上流越長江洞庭之險又豈必舍賤米而運
貴米多交納往來之煩乎此項幸舊撫李公在漕一時
也機山相公在揆地一時也臺省方上賦煩役重之疏
一時也方公祖正當修志士大夫講求在此修救亦在
此一時也　明君留心民隱可與深言一時也時乎不
可失推而行之蘇常可乎

收兌事宜

收兌者糙糧也謂粮長收于倉而兌之軍也統計松江
府華上青三縣兌運米二十萬三十石改兌米二萬九
千九百五十石改兌粮運納通州倉每石正糧外加耗
米三斗兌運粮亦運納通州倉或撥京或撥邊京粮由
內河六閘盤剝然後到京為此每石正糧外加耗米四
斗邊粮入泓船剝至鞏華城寄雲然後到邊為此每石
正粮外加耗米四斗已上二項正耗也每臨兌時又于
每百石正耗粮米外加幾擔名曰濕潤以補沿途蒸折
之數此又耗外之耗也正耗若干淮撫派之外加濕潤
若干府縣主之　一某衛所粮船一隻僉點旗甲一名
運軍九名運軍撑駕旗甲總管每人一月口粮八斗共

年共九石六斗縣官給衛官衛官給各軍編入會計皆
於彼處地方支領于華上青無干如松江府官軍派運
別處則于三縣支領行月二粮亦于彼處無干　一查
得淮撫議單一款每年漕粮俱限十月開倉十二月報
完粮船限三月終過淮四月終過洪近因漕政久廢萬
曆四十年又立漕單開兌之期船到水次大州縣限十
日小州縣五日兌完不完責在有司兌完後即限過淮
日期江南限二十日漕院坐京口催督運船運官有能
如期過淮者淮撫印給蔚票廿張或獎票十張統候粮
完如期獎薦如有司無粮軍衛無船督粮司道及府州
縣掌印管粮官并領運把總指揮千百戶各罰俸半年
此題准事例也漕規雖嚴或以空船未來或以勒措耗
贈遂至躭延日久蹉過漕期運官無所藉口捏稱倉厫
無米米色粗惡又捏稱有司故意抑軍毫不加耗觸怒
各臺希脫已罪故某衛所空船以某日到水次當報也
某衛所船到而某衛所官未到當報也某船某日兌完
當報也某船兌完開幫或未開幫當報也如此十日一
報則運官無所容其諱而府縣之賢勞者明矣　一濕

潤之外又有所謂綱司話會此向來套名盜收兌糧長與旗軍私相授受每米一石出銀二三分以充酒飯之費此府縣雖知而不問者也但向有倉老鼠慣在中刁唆攛掇爲强軍之向導細作先期訪出此等積棍分調監候俟糧船開完乃始釋放昝年毛司理掌印常行之矣、

往年收兌稱中役僅費百金四五年來費及五六百金以至破家者一年六十名收兌豈堪破六十家之產乎此無他舊派太多每倉收米一千七百石故耳糧長承役修倉磚瓦蘆席竹木有費雇募斛手有費雇募倉書有費工食有費僱用有費自十月至五六月費已無經而納戶尚多拖欠收米如此其難也已而漕船既到縣總倉棍賄通漕卒正耗之外嚇詐多端明加踢斛淋尖陰講綱司話會每百石米增十擔外每一石銀增一錢外稍不遂意凌虐糧長侵侮縣官不滿其欲不已兌米又如此其難也至于大保大區借改折之名倩貧人代枝延挨不肯納糧直待旗軍催兌比較通關之時於是有折銀減價使之不得不收名曰搶收有先賒糧若干方納糧若干使之不得不賒者名曰賒串若不搶不賒且并其搶收賒串之銀米而無之矣派額米缺一石糧長自賠一石缺百石糧長自賠百石米價日踴賠價日多米不能賠而借債鬻產賣男鬻女隨之矣雖欲不破家亡身得乎若使小則本啚收本啚行啚運法大則本區收本區行區運法派額既不至及千收米又不至隔區寫保頑戶既不至藉口荒區奸民又不至觀望搶收賒串此亦清弊實之一策也又聞之運軍與淮上漕書搆同揀擇用賄派船派江北淮泗之船至江南四郡之內撫道不得彈壓則氣勢必定咆哮往返二千餘程則官弁反多違限何如常鎮蘇松自相更調以近附近視以遠調近者果孰便孰不便耶此特在撫按倉漕一斟酌間而收兌受福不淺矣

吳淞江議

書經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葢宣歙茗霅諸大水皆西注震澤東達於海震澤者其腹三江者其尾閭也一曰婁江卽太倉之劉家河是也以婁江訛而爲劉也自震澤從吳江縣經蘇城之婁門由崑山轉入太倉此蘇州之水口亦常州之大水口也一曰東江卽松江府之黃浦是也以西浙水來故曰東江也此松江之大水口亦嘉湖杭之大水口也一曰中江卽今之吳淞江是也自東及西横亘七八十里海忠介開鑿而後歲久催成[illegible]

影響之乾卦但有外二爻而無中三爻譬之人身似大腹而無尾閭蘇州之下流不能洩而蘇州之低鄉[illegible]矣松江之主流不能洩而松江之低鄉困矣于是吳江常熟常州崑山嘉定太倉以及華亭青浦水勢漫延無不受其殘滅者屋廬塌毀田地拋荒錢糧無出敲扑[illegible]停此緣旱無灌輸潦無洩浸故耳頃今 上登極召對時出禮部陳懋德吳淞奏疏面問可否豈非東南第一永利乎以愚計之度非千夫不可非設處八萬錢粮不可錢粮非協濟不可非專官責成不可非衙官分督不可非大戶催償不可六七十里之遠道非立標分界不可非藍廠分棚不可又須巡行如海忠介公布袍草蔬帶星出入面給錢粮不遲緩一刻不扣除一釐隨官人役不横索人一錢不巧賺人一飯而后事可舉也或曰海忠介開而復塞何也曰以海潮之東入故也海潮進潤潮退則泥留矣泥厚一箸一日兩潮則一年七百二十箸矣日積一日年厚一年雖欲不淤塞得乎識者云自西徂東開至盡頭處留里許不開以壩海口旣無潮退泥留之患又省防鹽防盜之虞若逢水災洩潦請開

閘壩衆鍤如雲里許不日可濬水洩復塞何畏海潮之傷風水此開吳淞之妙策也但以銀米召募因救飢[illegible]其利大其功速派撥民夫因累塘長其害大其功遲知此而禹蹟可成海忠介可以並享而血食矣不識東南萬萬姓果有此大福否肯此以待救時之君子時崇禎二年

建州攷

頃遼左之役覆軍殺將撫順清河業已殘而去矣皇上
赫然震怒褫罪臣召宿將捐內帑徵客兵賜劍經略凡
偏將軍而下不用命者誅今草澤中豈無秣馬屬鞬磬
不與賊俱生者乎某書生頗習遼事遂左建首曰奴兒
哈赤卽女真種也女真古肅慎之地居混同江東後漢
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唐隋謂之黑水靺鞨靺鞨
歷號渤海渤海浸弱臣于遼遼與宋諱更女真曰女
直至阿骨打始大國號曰金金亡歸元元改萬戶府遼

以總攝之永樂初遣邢樞張斌宣諭于是海西女直建
州女直野人女直悉境來附詔選其酋長授官爵任其
耕獵如故朝貢以時征調惟命永樂末建夷數入毛憐
相攻殺　宣宗遣使招降遂以老營地居之名爲東建
州此建夷之所自始矣建酋土極寒或穴居而處或棲
樺葉爲屋行則馱載止則張架以居或穴屋春梯級出
入或掘溷廁四面環繞之是其居處也冬塗豕膏禦寒
夏裸袒裂尺布障體婦人帽垂珠絡衣緣銅鈴衣豕衣
犬衣貂衣魚皮是其服也嗽吸生肉嚼米爲酒醉則擲

而鹽面席地歌食以爲樂是其飲食也男少女多女始
生十歲卽嫁父母春夏死立埋之秋冬死投尸餌貂又
有剖腸胃曝日中負之飲食必祭三年而後棄之是其
子姓父母也無市井城郭逐水草山谷射獵爲生自推
豪傑爲酋渠是其君長也俗不識五穀狗解耕田解鬼
車解繫木馬行可及奔馬是其制作也弓長四尺矢用
楛一尺八寸青石爲鏃是其器械也獻馬獻貂參獻珠
角獸兎鶻黃鷹海東青是其貢物也春草未青馬骨立
不能來五月青蠓起八九月雨水溢冬月河冰堅不能

任是其出沒時候也邑後酋數數數盜邊掠生口漢奴
教之板竹以爲居緝綠蘭爲衣炊食以爲食又掠漢女
以奪胡婦之權而睥睨上國之念起矣正統巳巳野人
女直因也先爲亂賴侍郎于謙處置得宜而遼境安天
順中建州女直都督董山寇邊賴武靖伯趙輔都御史
李秉擒山送京師而遼境安十四年建州部落欲雪董
山之怨賴兵部侍郎馬文昇招撫而遼境又安又其後
陳鉞汪直王越等[illegible]誕建功以中官爲巡邊以武官爲
參贊僅俘老弱論功有不貲之賞建夷倡號復仇長驅

四百餘里賴御史强珍劾越越下獄汪直敗復召馬文
升撫遼而遼境又安此載果朝實錄不能稽指數而今
之遼非昔之遼矣遼地南臨大海西起山海關東抵鎮
江延袤二千三百餘里虜酋奴以百計子姓部落以數
十萬計直前屯者爲賴蟒等直寧遼者爲猛兎拱兎等
直廣寧者爲小女青以兒鄧黃台吉等折而西北則虎
墩兎憨爲虜王而東西部皆屬之北則煖赤伯言他不
能等折而東北則卜言顧等又折而東則炒花等此河
西三面虜也除三岔河則獨伯華打大成等直海州

西孛兒敗伯言等直遼瀋西煖兎孛賽等直開原西而
北則惚恍大哥東北則北關東則南關遼瀋之東則奴
速等此河東三面虜也面面環繞如處重圍而三岔河
斷遼爲兩虜又掐入其內據心腹而居之益無地無虜
焉往虜故窮餓近皆耕田刈草人馬得食而又無重關
峻嶺爲之限隔朝入則朝獲夕入則夕獲益無時無虜
焉大抵馭虜之法日合日離離則其黨可携合則其熖
難撲而建酋之合有二東則虜其與北關合也西則虜
其與西虜合也何謂東合往建州諸夷主兀堂王杲阿

台輩常分矣阿台之婿曰他失則奴酋父也他失之父
曰教常則奴酋祖也初李寧遠誘阿台于城下襲而殺
之并殺其祖父而酋奴請死不暇奴是時一孤豚腐鼠
耳寧遠請爵之以龍虎將軍於是號召東方盡收各家
故地而奴始强五百道貢賞入而奴始富而南關灰燼
諸部併矣北關婿宰賽又與奴婚好而岌岌乎又將併
矣此所謂東合也何謂西合開原外有北關非東西虜
咽喉骨梗處乎奴圖遼必與西虜通西虜通必吞北關
而去其梗萬曆甲午錢武之役宰賽父曰伯官兒箭死

矣邊臣誘殺宰賽奴因密報之宰賽肮矣宰賽恨北關
之不以告也德奴酋而念北關者又非一日矣二十四
營惟宰賽最强宰款則諸營不敢動宰動則諸營不敢
款若奴與宰合則北關折入于奴而西虜土蠻拱兎等
控弦鳴鏑而起此所謂西合也東西皆合西虜大合矣
虜無所不合則我兵無所不分而全遼之累卵可知也
自古虜合則强離則弱弱則戰强則守而朝三莫四于
强弱戰守之間則有款款非媚虜也非納歲幣也非羈
臣削地也特取　文皇帝所剿爵號市賞之例而操縱

與奪之而漸以修備斯要須得矣今建氛甚惡奴酋擁
欵理惟有決戰而用間諜以遠衡宰賽遣重兵以擁護
北關則東合者可離也北關旣便則建夷不得越北關
而西西虜亦不得越北關而東伐往來之陰謀破勾連
之黨與則西合者又可離也此馭建酋之定局也先手
也而市賞則其坊子也夫市賞非自今始自　文皇帝
始厲有爵秩則飢飽遠近在我馬有御轡則張弛整控
在我市賞者其鷹之鞲馬之轡耶昔野人女直勑書爲
也先所奪其子孫遣使入貢自署曰舍人在道不得乘

驛傳錫宴不得登上席乞哀守臣守臣請給勑書十數
道三五道始得貢李寧遠襲殺他失等勑書無所屬盡
畀之奴酋而奴始得假名號盡統諸酋之部落乃知有
封號則有市賞有市賞則有羈縻約束而說者乃曰華
賞踰年而旋復復賞踰年而旋犯賞不如勦撫不如戰
以矣然以此張先聲塗耳目則可而可一撫再撫以危
邊爲孤注乎奴酋之性狡獪無常俄而人俄而犬羊俄
而豺狼俄而蜂蠆俄而鑽刀說誓俄而傳箭會食俄而
零竊俄而大舉俄而恫喝以恐我俄而弭帖以緩我俄

而減夷人革車價退故地以嘗我然橫江新地二百餘
里不以歸獨鶻關七十餘里不以歸而歸以佃子之一
峽峽以內箐密難入峽以外險峻難守而揣其所以退
地者何也北關奴世仇也南關奴心腹也北關白羊骨
革嘗曰我畏奴步奴畏我騎力相抗也技相敵也奴占
南關而又誘宰賽併北北以此懼奴若宰賽與北交好
而天兵從南擣其穴卽奴後山可奪矣奴恐南北起腹
背敵不得不以退地見餌而豈其恭順之本懷哉局外
朝臣俱與邊臣爭尺寸之退地非請勘則追尤邊吏

避議論甚於避酋奴而避事益掣肘矣他姑置勿論論
避事目前之急者按遼兵額有數萬其存者皆孤丁獨
口及四方尫怯雌懦客寄不得志之人弦未响而矢先
落刃未拈而指先傷敵未見而股先慄曰遼無膽則請
選精銳教騎射而使之將與兵相習旣知其姓名矣又
記其年貌旣知其年貌矣又校其本藝一隊之中誰弱
誰强誰生誰熟誰工誰拙抽一兵而問之伍長而伍長
不知伍長可汰也抽一伍長而問之將而將不知其將
可汰也卒被創者賞將退逃者誅所以練其膽也部寺

歲發遼鎮馬價一十一萬七千餘分貯十之一以資撫賞又貯十之一以資協濟馬數已不足而馬又戰死病死驛傳死役占死隆冬沍寒繫於氷簷東柱之下死曰遼無足則請查故實牧田五千五百餘頃匆安在苑馬有卿治事有監王簿監正圉長有官分牧有牧軍牧厂馬子毋安在載以考成定以分數年終兩臺奏繳過數者紀錄不及者罰處即不爲生息計獨不爲考成計乎而又別請撫賞費請協濟費則馬價不甚節縮所以練其足也遼偵虜曰使烽曰傳炮諜報某部來某路入虜未至則報旗呼于野以收斂人畜爲主虜將至則堅陣待之境上以犄角拒截爲主今皆反是曰遼無耳無目則請修老邊新邊以衛堡修堡以聯臺多增臺軍以明斥堠嚴瞭遠哨扃閉固守待鎮兵之集明與約曰賊至而不能守一晝夜者罪在爾守一晝夜而鎮援不至者罪在我所以練其耳目也將懦將貪將欺將橫士卒不敢言士卒搗于外爲偷爲竊堵于內爲野爲狠將又不敢言曰遼無舌則請毋優容債帥以市德毋撲殺屬夷以冒功將有不法士卒有不服者得陳于當事爲列之白簡麗之丹書律法即軍法軍法即兵法所以練其舌也遼士幸未鬭脫特以居民畏虜去城三五里不敢力田即近城田作者巳而出未而歸盻盻然一人望一人耕畬秋成而虜騎薄之捆載席捲而去矣曰遼無腹往年鴨綠江以西九聯城以東李少保屯田一百三十餘頃廣寧遼陽常平倉熊侍御積穀二十八萬石不尚可稽核乎則請及今整頓所以練其腹也遼千里而遥今日一發明日一札以秘密之幄算呼吸之軍機而欲傳吐于舉端往復于道路往往多滯多隔多誤多咎多遲責曰遼無脉則請豫撫大將軍時時從遼陽而廣寧[illegible]聯絡巡方不以三岔河爲限廉將吏之勤惰洞虜情之虛實而道鎮以身從以兵從所以練其脉也遼有耳有足有耳目有舌有腹有血脉矣而又有水火以旣濟之嘗考典籍唐宋無火罷獨我朝有之若能精我之所長攻虜之所短此火攻也遼邇登萊漢武遣樓船將軍從海東下以及孫權之于公孫度隋唐之于高麗我朝之於哈納皆由此道入自弘治山東民運改爲輕齎而海運廢海運廢而遼藉一線于山海關若行登萊之海運

以達金州不惟遼兵之腹果然而遼民亦不淪爲[illegible]
之鬼此水攻也遼臣謀之薊臣援之樞臣討臣協贊之
相臣主持之而言路之臣寬假之遼雖危其有瘳乎且
奴酋乃市夷非生夷也乃刧虜非宋之女直阿骨打大
志之虜也宋時燕雲十六州先爲遼所據今神聖都燕
天子自爲將何如宋宋召金滅遼自詒伊戚今奴酋犯
我而我未嘗挑釁速禍何如宋宋以納遼之金幣轉而
予金故日瘠日貧今上征寧夏征倭征播未至焚林竭
澤也何如宋蔡京父子爲相童貫爲將今群龍滿朝慶
[illegible]有[illegible]岳薛范其[illegible]者由何如宋宋女直自燕入汴
汴入淮由淮入浙如破竹拉朽然今堂堂　天朝全盛
無缺𡘋𡘋建酋不能當漢一郡縣何如宋而竊有慮者
非宋之憂而隋唐之憂也遣調客兵人情之所大恐也
夏秋之間表一尺一之詔調兵吳越兵惴惴有戒心托[illegible]
寄于賣男鬻女譬之牽羊入屠肆步步就死地而[illegible]
議家原則原薄議行餉則餉薄奈何其不怒且譁也兵
先募而後選將以統之將且以蹈脫以脫免將無必[illegible]
之心而責士以有生之氣得乎哉千里而趨易者幾[illegible]

者掠入衆則勢益悍路遠則力益疲兵多則餉益詘甚
與召募土著土著中又收土俠之爲便或曰遼本無患
一壞於朝鮮之應援再壞于稅璫高淮之蹂躪遼人不
復知有生趣而將更護兵不護民民掠不報仔不報荒
而廷不報故民有謂生于遼不若死于胡者又有如近
日武臣某某等叛而降者遼人果可用乎余曰叛者當
繫其族屬下詔招徠之有能反邪歸正斬奴自効者爵
以世官否則族無赦使奴酋與叛臣自相猜貳而叛可
還也　遼人之怨慢奴酋已入骨矣吾聞奴破撫[illegible]
婦兒　或縶或靳或舂或擣或炮烙或長纍四五十人
如連雞罝網駢馬鞭驪疾馳而數十人俱與之痛哭奔
鬼以去則遼人何愛于奴何仇于遼哉因遼人之怨而
募之以報遼人之仇土俠一倡賈勇且百倍矣故[illegible]
斷不如堅守助兵斷不如助餉徵客兵斷不如募土著
若舍此而紛紛調遣如劉文靜詐爲僞勅發民兵擊[illegible]
人情洶洶又知知世郎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
避征役者多歸之往事之鑒可爲寒心吾故曰非宋之
憂而隋唐之憂也况更有最可畏者河水血日下懸[illegible]

奴酋遺謾罵書上所甚諱而下故張之搜括帑藏情形
署柬下所甚諱而上故張之請兵請餉下所甚急而上
故緩之督撫出關二將出鎮上所甚急而下故緩之報
本隱憂不在邊鄙而在　朝廷敢以此代杞憂之獻
年務　三

淮兌議

漕法有司專管催糧收米者役人兌米者役人凡糧之
有無美惡責在有司而軍無與也衛弁專管運糧撐船
者旗甲修船者旗甲凡運之虧損遲速責在衛弁而民
無與也頃奉憲檄欲僱民船以就淮兌官民皇皇手足
無措猶幸來文尚有商量斟酌之意此作事謀始而慮
貴萬全也夫旗甲挾衆成驕勸諭之不聽習慣成性驅
策之不前落得藉口民船逡巡規避此將來變軍運而
爲民運之漸也輓久計生則又變短運而竟爲長運之
漸[illegible]禍大其[illegible]而[illegible]來忍深言也且以糧長言之
但照顧倉以內不能照顧倉以外如收之于倉而運之
于淮是收兌之役而兼北運之半矣其不便于糧長者
如此以募船言之淮揚江廣之商販一聞此說不日[illegible]
船而且訛曰捉船惟有搖手跺足相戒莫前前者先[illegible]
京口常蘇截留又將何法以招來之其不便于客船者
如此客船避匿勢不得不用農船農船不出官批牌票
付之皂快搜求于鄉鎮河港之間船一入手或得錢買
放或捺貨立空路人不平佐之格鬬況又有朱筆假票

雜出來可詰問乎白日如盜賊公行太平如流寇[illegible]
地方激變督將誰歸其不便于農船者如此即使幸而
有船矣裝米矣板脆底薄能渡大江乎糧多船小能載
千石乎糧長募一船能復募一船乎額此不免失[illegible]
皆不免失尾能保胥守無零竊風波盜賊無損折乎[illegible]
不便于押運者如此從來水次交兌有臺察彈壓有軍
令持平尚且議聚蜂屯喧囂萬狀若迫之遠就強畢居
腸斛淋尖鼓躍勒措其魚肉莫敢誰何加耗不勝而
叙尊一所耗外[illegible]挾譟半而當餓虎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遲之又于交兌乎如此各省修船齊集淮上或先到
而匠役欺之或船多而材料未克或米到而船不修或
船修而米不足那移借貸推調躭延本欲速而反壅本
欲快而反遲一縣如此四郡可知即以蘇松言之爲漕
糧正耗百五十三萬石計爲運船三千艘計爲經收糧
長萬餘人計則其艱難錯出變態叢生又不待言而可
知也何如停廢淮兌查回空趕回空仍遵祖制以免軍
運中滯之患乎是不惟方便目前即後日且無民運代
軍運長運代短運之漸而國家實受其福矣

卷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三

讀書十六觀

昔人嗜古者上梯層崖下縋窮淵凡碑版鐘鼎之文皆爲搜而傳之薰以芸蕙襲以縹緗其典籍之癖如此余也鄙少秉伎好頗癖異册每欣然指讀子弟云吾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吾性樂賓客而憚悔尤庶幾使此其可老而閉戶乎乃於竹窗之暇抽憶舊聞纂讀書十六觀[illegible]釋[illegible]氏之[illegible]　有十六觀經而觀止矣

呂獻可嘗言讀書　讀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書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讀書者當作此觀

倪文節公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灑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爲最聞他人讀書聲已極喜更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矣又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故曰有全利無少害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書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沈攸之晚好典冊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孫蔚家世積書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讀書者當作此觀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

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也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讀書者當作此觀

董遇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遇不肯教之云先讀百遍而義自見欒城云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讀書者當作此觀

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齊王攸就人借書手刊其謬

然後返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孔奐讀論深相難乃執奐手曰伯喈墳索悉與仲宣吾嘗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集尋以相付讀書者當作此觀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密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徂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掌嘆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黃涪翁云蠹書覆瓿裂史粘窗誰不惜之士厄窮途陷落宛弃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而仇腹中之文哀哉讀書者當作此觀
蔡君謨嘗書小奧箋云李及知杭州自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郎基清慎無所營嘗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讀書者當作此觀
陳子兼云讀竇灌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讀書者當作此觀
朱紫陽云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憎所以苟簡讀書者當作此觀
趙季仁謂羅景綸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讀書者當作此觀
顏之推云吾每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衣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溫公謂其子曰賈竪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今釋子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吐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讀書者當作此觀
余寫前觀罷投筆而夢有老人撫余背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正爲文害詞詞害義處下一轉語耳余

心開其言問之自稱斷輪叟乃覺而志于紙尾以爲

十六觀補

仲醇才情睥睨一世其于書無所不讀乃取昔賢語有槪于衷者做大士觀法次第成帙題曰讀書十六觀夫讀患其不能觀耳觀則萬卷非多隻字非寡口耳書簏書于何有趙清獻公云早陶稷契有何書可讀雖倉卒應對語實爲不二法門仲醇作是觀否 黃洪憲跋

仲醇作是觀已以質不佞不佞云達磨西來不立語言文字何書可讀然達磨九年面壁仲醇終日睇昔會心處便是無樹菩提仲醇應作是觀 方應選跋

余少困章句比長稍知好書而老且至矣日不暇數行行不得一字每覽書而起既起又思之偶見李琰云異見異聞心之所好並爲聲名勞七尺也爲之灑然以後讀書如貧數富財意逐日飽天下之如余者寡矣請同作是觀 王衡跋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孔門直下了手語也讀仲醇十六觀亦何必空語言文字乃爲妙乎如云所讀者古人之精粕此老胸中猶覺有精玄一義在願讀十六觀者通作此觀 黃汝亨跋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四

墓誌銘

瑞溪包公暨配曹氏合葬墓誌銘

檇李瑞溪包公者喜遊遊多在吳中凡松之峯泖以及吳郡之洞庭諸山無歲不到嘗一至天台鴈蕩留連永嘉及期始還其出省貲裝郤騶馭一二童子褁書襆被從之便能盤截崇峻穿雲嘯風而去所至喜詢謠俗問疾苦脫驂棄舟故人往往不忍釋公歸歸則手一編高枕矣公又喜書聞有異本即僻巷環堵必徒步相訪得

是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摘錄垂丙夜不休客至甚[illegible]縱橫凡案間幾無所布席而公了不為異余聞公之風高之然公生平敦氣誼重然諾自宗黨故人以至四方遊士生死婚嫁皆緩急仗公而公又能酹知人痛癢即嫌謗有弗避者其埋殣廩餼藥疕之事門無虛日日無虛晷殆所謂吉人為善唯日不足者歟公年二十三成進士三十督學貴陽三十八致政家居五十遂已析産授二子蓋古之蚤聞道人也公事親盡歡居喪盡哀與人交不為崖異喜奬掖善類而恥闒人過胸中通曉貫

穿如九逵之衢萬家之市而含楂瑕纇嘿嘿如絕無知識者居恒急難而人負之或籠之以機械傲之以德色挑之以仕進之遇合中之以難曉之語必不忍之訴公皆不以屑意至於與上官風指異同持論侃侃則又毅然有所不欲不為當新鄭為禮書公以儀曹郎執法新鄭不悅送公及階而止公正色曰尚書送屬官具有故事毋令他日言壞例自其始新鄭怒遂以此出公貴州尋罷官此事公終未嘗語人而公行遊他所士大夫輒能道公風節及郎省魏縣邵武之治初以弱冠為魏令

擢入比部皆以平恕稱日與同舍郎參詳法律亦不過詩酒會所平反甚多丞郡邵武三月平黨斗之亂去之日士人爭為謳頌榜之市老稚泣送擁車不能前其旌表節孝如張漢張濟及王友能之女意皆出俗吏上晚歲里居識益沉才益老排解酬應以詼諧譚笑出之面人必解順事必中窾公以此自信覺為善之樂子孫以下皆化之無不以公利濟為念者公笑曰此豈我一老人所能哉吾有曹安人少而能治家長而能教子其性喜振人之急尤與余忘相語睫相應也余嘗謂善人可

幾而積善之家不可得積善而極於一家則夫不謀婦父不謀子臧獲不謀于其主孳孳汲汲如塊帛積麻同堂共爨時日雖勞而久必漸食其報則公今日之賢子若孫是已公美鬚眉宇刻畫神觀甚偉望見者無不以公爲大臣器與公譚汪洋有胆度不可測識久之瑄肝刳腸盡見其底裏不惟公忘人而能使人忘公青英之社少年之場浮屠老子之宮無所不委蛇而盡皆以得幸公爲快益公黑頭解官其感憤用壯峭岸不平之氣鉏治殆盡又陶汰之以山水薰習之以圖史不三十年

陋其學遂成故曰公蚤聞道人也雖然公無曹安人則必不能逍遥恬曠以老何處無名山何日無異書但無賢助如曹安人耳銘曰賢哉包大夫而有二癖名山異書老而不釋緊誰成之唯乃婦之力以其力餘相幸爲德子孫繩繩以光世德於無斁謂余不信請視窆石

太學同叔陳君墓誌銘

往滬海陳公携同叔訪余白石山余迎咲曰郎君此來得無類元方將車季方持杖乎公咲曰僕舉此見於太名官邸今十三年矣奇㦑見不令出門前百步外敢幸以見子亦猶太丘之詣荀朗陵也嗣後君弱冠徵像賛又奉公書徵竹素園集敘又公捐館後君來謝文專見舟次則雞骨儽然矣余勸之曰君無多食酒無雜長藥侯神氣小挺然後出應客未晩因唯唯别去及春則聞君病狀日甚未幾以訃聞余奠曰孚虎邪乎墜以爲[illegible]

斯爲善陳公善人也而剪焉殄其血胤天可問哉天實問哉初公由大名視中州學政抱同叔往來山川驛舍間不震不悚已得痼疾公上書直指云再暮之年僅此六歲兒脫不幸即晦台鼎何益寧以雞肋易我骶犢乎遂決計挂冠歸遇兩翁下以真青黛痏病霍然去六歲出就外傅日誦數百言不煩塾師口授九歲受毛詩十歲旁涉五經十一專治左氏春秋十六補邑諸生家上自喜慷慨好施沾沾風雅厭薄博士帖括家言公愛恣之弗問也漸久遂分貲拍浮醉鄉中客來不辭舉去箸

聽飛觥斝沸竹肉蠲笈雞號猶未衰止鄉里自好者相戒莫入而譜人緣此遂鬨離間端公姦同曾母君幾類申生神理過傷病在不治賴一二正人昌言之公所公心動轉憂父子相向抱持哭歎如初已君篤疾强起治父喪且拜且扶且咯血且徧謝諸賓客怨毒攻其中鬱諜牽其外索逋者迫其旁益不病於豪而病於貧不死於樂而死於憤死于孝也哀哉彌留之頃執宗兄廷琛手願乞第二子宜生爲後非獨倫敘應立且我兩人耆鑿思雕文耳君發不仞月勢家子錢家噪於門膌田箕宅瓜分矣園眾雀鼠耗矣藏獲單掉鶻鳥獸散矣圖籍石不脛而走矣法書名畫酒槍之屬羽化矣嗣子所獲百無一存而廷琛善於寬白吾聞之夫子喪不若速貧之愈南宮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散施爲今吾親父父子之積亦如是自古多壘必墜多藏必亡人自不察耳智者代我散積所以散禍也楚弓楚得人弓人得曷靳哉君詩花木燥濕性非時移植輒復活即花鳥弗如也簾籠窮究岩洞玲瓏即山師弗如也少善吟章青即能道用又能別識古器物即會稽舊鑒家弗如盍

京山李宗伯稱爲汗血金陵朱少宰呼爲小友吳間文太史敘其詩而傳之惜乎長轡未逞短綆中絕梁木摧前蘭玉摧後天難諶思豈可理測昔張溫有盛名被放孔明思數日乃曰吾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嗚呼公豈爲道家所忌耶而同叔則何以見裁於造物也故憐而爲之銘銘曰

弁州文章九命以夭折無後爲極烈哀哉陳君殲此良哲芙蓉寶劍未剸而缺桃花寶馬未試而蹶豈先天之稟薄抑後天之福劣古有衛叔寶王子安皆年少之儁入而未能盡逃乎短劫猶子即同君子金穴總是[illegible]何親何冤何彭何殤請付之天地之一吷

而延不顧不妬而生青文帝王中也英雄人也而有妬。若受制獨孤。不惟不許高頻妾生男。而公卿凡有妾孕者斥之。有庶子者錮之。其尤可咲。如晉苻妬婦之津。好婦壞衣枉粧而後敢渡。不然風浪立至。人化爲鬼而猶能巧妬若是。豈婦人之妬無貴賤死生一乎。故易垂戒于睽取象于貫魚而尤致意于坤之厚德載物若使吳孺人而在古昔其必錄于聖人之門無疑矣古以士入朝女入宮並言余竊以爲過而近聞賢士大夫閨有樊而樹雖者因慨然追嘆周召二南之化。能使樛木小星化行乎婦人女子而當時亦有言者反出于周公召公況今又不逮古人者哉。余故于吳孺人之不妬揭而書之以著朝野風教之所由繫。而非徒重君之敦義而近古也。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四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五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台鼎吉甫訂定

贊

釋迦文佛贊

釋迦老子慈憫濁世偶然心熱抛撒文字欲覓佛者莫從字求舟去劍移盲者悠悠

長耳定光佛贊

六根具足何獨耳長世人執相遂稱定光耳之爲門實通胃氣故祈男者所獲如意

接引導師贊

此心緣物如猱緣樹四大既離心何附處附之失厥毛角可懼是故彌陀津梁西去

觀音贊

南方之人惟耳最利所以觀音誦者彌熾音既可觀色亦能聽此何以故見聞無性

達摩贊

一雙履一根錫對面者誰應聲曰不識

布袋和尚贊

此老漢美謔諧不諷經不禮佛肚皮寬眼縫闊咲呵呵無聲歌真快活假快活假與真且莫說這布袋是何物

十六應真贊

第一尊者趺坐結跏鬈童髯頭簪插野花有鬼使者伏虯猾額侍見取書珠在象罔

第二尊者垂橫如意老人何來擎琉璃器傾器為出五色舍利光明熾然照天照地

第三尊者扶烏木籐千歲老猿雪髯垂臂跪頂珍果拔誠聖猶頷而受之長嘯騫騰

第四尊者壽耳齒坐眼如集捧腹如瓠聖凡好醜俱咲不嗔惟無所嗔故曰至人

第五尊者坐臨淵濤抱膝不語日瞠雲霄神如止水綠鬟素綃投函侍者兩頰紅潮

第六尊者右印雙趺左手支頤右手弄貓貓猊妥尾搖尾呼呼金繩黃環忖彼胡奴

第七尊者瞪眼猙猊松深草香睡熟始覺龍蹯掌心翕翕飛掉戲攫其珠雲霆雷雹

第八尊者額語相向並膝而坐加肘其上沙彌汲水神

涌𨁝出異寶滿盂賊等瓦石
第九尊者藍髮蝟鬚骨見衣表非仙非癯食已撲鉢揩
歷數珠童子構火烹紫琳腴
第十尊者年少橫經老胡霜髭頳首以聽生死無常日
月如駛摧黄高山道無老得
十一尊者短衣褌面目皺古如枯樹根垂足虎現不
異報胞童子怖匿却走逡巡
十二尊者鹿韓豹皮水晶軍持中插楊枝飄洒甘露爲
我來儀肇無凡音自稱雪兒
十三尊者爽魔膺見側坐栢下手屬三指荷葉田田其
花如蓊巢者神龜捕者童子
十四尊者頰若朱塗紫衫青屨裂眦鬈胡一臂怒張手
托浮圖登惟浮圖大地山河
十五尊者披笠覆鐙牽臂褰裳浮涉大海世外之徒豈
有風波示相宰官公無渡河
十六尊者童頭豁齒修眉桂笏長尺有咫有客問道不
言哂陋五百年來懶鑽故紙

雪山修道賛

桂耳多修眉支頤半呫睞衲子目飽眠邪得思維力耑
看雪山人一心似墻壁

文殊菩薩賛

吾之說法如獅子吼百獸聞之腦裂而走若文殊來一
棒打出汝自文殊無怨無德

普賢賛

普賢願海無物不納故修行者不遺一法一法具受如
寶車裝是謂無畏名曰象王

踏蓮渡海觀音賛

左執黃蓮花右執青楊枝稽首大導師普賜慈悲救
以甘露漿令我得慧性滌盪三劫濁兼持戒與定我定
慧亦空永無流習境化彼一切境泳遊於大乘

兜頭觀音賛

衆生墮八難判命呼觀音究竟能呼者八難爲飛塵

觀音賛

西來禪水月觀皆是兩重公案不如從人頂禮觀世音
一行一鳥不如念佛念僧

又

妙哉觀音能救諸苦如水底月應我自背若欲求那生
子鄉曾

達摩贊

一葦渡江九年面壁開丼露門廣羣生擇

踏蘆達摩贊

古推好奇踏殘蘆葉人道他夭巧手般吾道是木中[illegible]
二月

面壁達摩贊

晝行一生踉蹌凍雪忽見明星智枯[illegible]
忙百劫

達摩贊

路見不平把五千四十八卷一齊東付東洋大海却向
震旦尋還口尖舌快早是踏蘆西歸若遇眉公斷不許
騰挪千奇萬怪葉画神龍見真者自應胆碎此何故壓
捺這人只為後世野禪十度思量偷心猶在此之謂陰
符有云害生於恩恩生於害這老漢九年面守空壁閒
窠枯骨頭上覓什麽計若遇陳居士熱掌翻打潑皮只
打他青天白日如何鬼出

燄口施食贊

焦面鬼王施喜法食山魈木客嘯樹頭羅刹哪吒倚石
骨山僧持真言芘蒭仗佛力揚眉瞬息明月中龍卧鉢
巢虎卧錫須臾陰霾戰玄黃神燈半向蘆根出劃開鬼
門與鬼窟小鬼哭傷老鬼泣何以故般若波羅蜜

呂純陽像贊 像出純陽手筆

負笠懸瓢非釋非道此大庾孫氏之家藏而寫像出純
陽之手吾何以知其為呂公曰手握一錢上口下口

四先生贊 有敘

知希則貴身隱焉文雖差樹遯世之藩籬亦半
立藏拙之門戶既為男子恐與草木俱灰露盡
英雄乃以神仙退步斯所謂進則尺寸退非尋
常者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得四先生曰范少
伯魯仲連張子房李長源各繫以贊用存微尚
焉

范少伯

勁吳既殘越生裴西子浮海行耕於齊為上卿買於陶
散千金出見奇徙成名鴟夷子何童心

魯仲連

喜高節嗜奇策挫秦帝解齊厄棹富貴若雲烟鴻冥冥何慕焉吾執鞭魯仲連

張子房

眾之鹿推其足楚之猴烹其頭漢之馬得天下帝借箸公借帝爲韓來報韓去前黃石後赤松張子房真英雄

李長源

辟五穀相三帝衮對榻出聯響九仙骨一品衣功太高跡太奇如龍見如龍潛吾師乎李長源

東坡笠屐圖贊有敘

東坡先生居儋耳嘗於雨中着簑笠過黎秀才因流傳此圖比時遊戲中極有感慨余拈出作偈稽首以贊曰

問汝無風無雨何爲戴笠披簑不是脊樁打扮曾經兩地風波

三岐禪師像贊

立志卓然持戒凛然世味淡然大義了然憲誠僧中之龍象而終歸解脫禪也耶

澄源禪師像贊

受菩薩戒荷如來禪滴水滴凍有因有緣開堂接衆廣爲福田一味老實學古聖賢中峯之後汝曾汝玄文定莊簡曰然曰然

夜臺禪師贊

鐵杖瘦如骨衲衣不遮膝人間茫茫夢未醒吾師夜行到日出

蓮觀老人像贊

雲棲本色可以接直下承當之凡夫蓮老英雄可以斡向上不羈之豪傑舌如懸河骨如生鐵圓中宿識故孝前劫不可思不可說

雲棲老人像贊

德本龍象望之木鷄一句阿彌餘皆死灰還從師問念佛者誰

痴和尚贊

痴和尚痴和尚巷前歌街後唱回頭回頭疾回頭醉夢沉波君莫浪不說法不諷經赤脚垢面骨如檽碧眸深深髮根青牛領緇衣旷睛雪一枝竹杖懸春星和尚行

見葷走厖橛泥沙納雙袖雙袖俄然大於白高揚瓚清
澹綠蘋亂蝌蚪濯足秋水中照見形容醜形容豈足言
天地亦烏有有心欲動將奈何請以不二覲維摩和尚
但令現酒甕濁酒不醉眞禪那汝痴我不痴我痴汝不
痴和尚回頭向何處大家同入甕中去

吳仲虛贊

彼美丈夫權丹髯紫行有宮牆胸無營壘朝誦暮弦含
商嚼徵名理獨超心辭雙綺蚤謝塵紛縱游法喜結想
檀林渡香海水三寶皈心萬劫彈指衣不重裘食不兼
簋朱季一諾曾遵一矢長者之聲走於遐邇孝友陳荀
篤行曾史修齡則炬修名則美天祚爾後厥惟豐芑鳳
必五苞駒亦千里不知其父請視其子

王文肅公像贊

浩然剛大之氣蒼然奇古之骨沛然江河之文挺然絃
矢之直報主心丹憂時鬢白其建儲寧緩無激其禦倭
寧絕無餙其處播因寧諭而招撫無勦而窮極其籌西
虜寧欵而覊縻無戰而很藉其人才寧推挽而無潜抑
其言路寧救解而無任德故能際魚水之奇逢消宮府
之微隙渙朝廷之朋黨養天下之全力勞臣感而頌謝
聖明恕而齊色功遂身退暫托五湖之遊避寵懼盈歟
於六月之息人以爲不貪不淫公之隱行不驕不伐公
之卓識而無若天子之召對則曰忠孝兩全召用則曰
時懷名德此眞吾公之知己而廷臣之所敢望而不敢
及者耶

暘谷方京兆像贊 有敘

大京兆暘谷方公許相國狀之汪司馬志之蕭
太史碑之王大司寇傳之吾友董玄宰復爲墓
傳手書像後而未有贊也其仲孫思膺奉一塑
先生之命排纘逸事以授陳子謹再拜贊曰

河東薛後學稱正傳涇野先生得其大全公守紳訓研
深攻堅經行修明入對臨軒司榷荊州橐無一錢司讞
魏郡獄洗三冤築堤河汴減額億千築堰昆明裕積十
年分宜曰介新鄭曰賢雖則曰賢公不喜祿留滯退荒
六載雲滇二月京兆放棄林泉此何以故客瑯相權公
咲解綬採腴釣鮮公性孝悌出於所天力舂養親食其
而儕貸環給兄易卞而歛少保下趾公納槖饘莽四創

亂公靖烽烟兵不挑釁吏不敝奸學不市名官不慕擅
清不隨雀直不避鶻仕雖人後品則人先居鄉俎豆居
官涕漣帝懷舊德祭告九泉淳德所鍾瑞蓮生焉乙酉
麟荐養勿嬋聯子孫無垢有如此蓮

葛實甫像贊

君有道類甚玄君無心類葛天身栖山澤詩麗雲烟古
之賢古之賢竊比於我老彭

杜完三像贊

其骨清其神肅其取世淡其操行櫟其立朝則正直敢

厚其教家則孝友淵睦其荐賢使萬人必往其糾邪使
一路無哭筆墨干霄之勢蟠結心胸忠義貫日之氣發
於眉目斷斷乎不走捷而抵險侃侃乎其中行而獨復
者耶

吳伯實像贊

世五濶君無垢人三燮君崇厚千金諾不待叩五族事
貧而走好節俠樂存友誦義者無間口游秫林擅談數
洗壘塊全於酒伸其德屈其壽天祚吳錫爾后徵名言
君不朽

上海令著泉劉公像贊

吾聞上古之宰號稱神明螟不入境鳳儀於庭及其衰
也蒼鷹乳虎怒掣橫行民無去思碑不留銘穆穆劉公
沖和體平履謙允吉中孚篤誠洗汰涯族奬拔秀英水
既灌輸賦亦均亭海氛頓肅村吠不驚此父老子弟所
以生爲之建祠勒石而去爲之卧轍攀輪孜之古人惟
劉昆以長者名劉古以不煩名劉寵以一錢名而合則
爲著泉先生不聞漢之謎乎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
復來安此下民

梅顛子像贊

仙人之冠裳佛氏之心腸吾與爾歸去來以侍乎玉宸
先生之旁以游乎金粟如來之鄉

張黃雀像贊 像在松樹下

文心老松骨勁詩魂清松風靜子雙璧書十乘名九州
蓬三徑誰式廬守若令

閔康侯小像贊

落落經笥森森武庫氣吞目前之才子可以橫飛相儀
天上之貴人可以獨坐何爲乎生朱門心蓬戶衫尚青

髮垂素蠹魚遊萬卷而欲仙老驥志千里而如愁吾懷一瓣香置先生於孔北海鄭康成之間奚其過奚其過

監二先生像贊

經笥武庫賀循之儒者宗也排難解紛魯連之豪杰雄也諸子才磬欝欝葱葱半荀氏之六龍也坐客常滿尊酒不空曾國男子之孔融也洪飲無量山谷之澆磊塊胸也清談不倦本行道人之函蓋箭鋒也逃名息影王君公之避牆東也他人見金不見人聖人為腹不為目蓋尊生如老氏而長生如河上公也

李玄白像贊

松陰下蘆花艇披奇服釣秋水伊何人吾知矣貯胸與十萬卷搏角則九萬里一諾則楖下卨片言則魯連矢不冠不履似漁丈人而經世出世乃天下奇男子蓋長吉才太白胆長源龐合之為玄白先生而其姓亦曰李

房海客像贊

堂堂大人落落男子戛石鏗金倉宮嚼徵聳鐵壁之難攀咲冰山之易毀忤權寺與兜包身破陰謀直聲灌耳持斧則百鍊彌剛賜環則三仕無慍飛風霜於簡端懸人鏡於筆底見夷吾而何憂幸裴度之足倚名重如山心清似水豈容寂寂寞寞於金粟座下之蒲團終當烈烈轟轟蹈玉皇案前之舄履

孫濱瀾像贊

百年積德九歲通靈知名舞象拔俗雞羣孝廉兄推為縣騎同社友遜為冠軍賢宮品題於督學胄監賞鑒於司成公車屢格司命見衡乃退居於林樾因枕籍乎圖經口中之雌黃不挂眼中之青白不形締符清遠爵莫飲冰拂衣歸去送者如雲為德閭里自疏遠親燔券勿問侵地勿爭嘉言懿矩銘座書紳課兒諭族卓有鐘郊天錫冥德蘭玉英英績文修行價埒連城君算非泰泰像猶存謙謙君子藹藹吉人合而贊之其斯以為賓瀾先生

周希允贊

口無疾言腹有傲骨學道尊生著述是力言言名教字字藥石寡悔寡尤匪朝伊夕千秋孔廡請虛公席

貞靖周先生像贊

豈於德屆於崗然自衆下惠合而為公公則不死公之

流風能使後人行已有恥

繩武何先生像贊

青天白日稟性陽剛和風甘雨處世溫良行立壇宇文作珪璋孝友爲政淵睦孔彰授魁神京司理名邦解綬恢恢與誦洋洋腹無媚骨腹有熱腸拂衣仕路杲園故鄉大夫則問政諸門諸生則問字滿堂排難如魯仲連息爭如王彦方姜桂之性愈辣桑梓之景彌長賓客不拒流羽飛觴著述不輟充棟盈床養尊義以養其神於正直而得平康其吏而隱儒而仙歸然魯靈光也耶

高起元像贊

性情真率不耐大人避志慕高賢常卿少年場時而灕默時而揚揚時而蕭境時而靜鄉時而如公西華之先子處若朋友時而如曾朱家之俠客氣或微慷壯則美哉周郎晚則頹髮蒼蒼非傲非狂且樂且康衍千年老古栢看孤隺之飛翔

康隱西先生像贊

氷雪肝腸烟霞骨相不激不隨彼我玄暢我識其人蓋古之阮嗣宗陶元亮

王小顛贊

王小顛七十矣自舞還自歌不衫亦不履有時孤坐秋露中有時斜睡炙日裏童子呼得來王公推不起去后令人思醉後令人喜雙眼何曾着名利短竹還教付山來人道是闍蓬頭老漢親傳我疑是東華山人鐵拐李

友像贊

清泉白石名畫法書時而蕭齋飛如老隺時而游泳如壽魚人以爲俠飾如文成高潔如倪迂而當其嘿然枯坐即子孫莫能窺其杜德机也

華宗贊

言本世教而談咲可以狎鷗鳥行本中庸而呼吸可以馭游龍我冠我冠不必鵝髮翩翩乎如素雪我裘我裘不必鹿目燮燮乎如碧玉坦腹非愙而傲羲皇抱甕漢陰而稱丈人封矦醉鄉而何慕乎黼黻文章宰相山中而何羨乎火藻華虫嗚呼吾師乎吾師乎其在而翁

張雨懷贊

佛不必禮金粟而齋戒有餘仙不必禮玉宸而淸虛有餘游不必裹五岳之糧而坐嘯者有城隅之修竹古麘

文不必發二酉之秘藉手勘者有先世之斷簡殘書口不必挂是非交不必擇賢愚而一杯之酒足以入混沌之門戶窺醉鄉之藩籬嗚呼噫嘻吾不知其謂誰歟所謂今之貧孟嘗古之富伯夷

朱伯登像贊

油然與偕渾然若處胎人以為列子之忘老氏之孩吾以為葛天與無懷槐宮已覺蘧境方佳有子大賢優哉游哉

范侃如像贊

我生也後曾見偉人則惟先生有膽益身身若負山臥若閉竈筒經之腹懸河之辯握麈而談差差峩峩括囊而處委委佗佗名噪詞場問者踏趾老驥蘩足竟後騶齒三鼓未衰我舌在此晚刺海邦一官萬里黃綬朱旛民歌樂只輿櫬東歸哭者罷市里無錦坊囊無名香生為大儒歿為循良俎豆於官畏壘於鄉帝曰報公厥後永昌

霍太公像贊并序

金壇霍令君迎養景尼先生於官署中其神明之聲微遠邇先生咲曰吾耳食之何如腹食之仙仙乎樂也茅絜武有云江南早濕四十早濕吾雖飲廉吏水而耳顧不能耐此早濕耳令君堅留之不能奪先生曰孝哉吾子吾留小照置汝左右以代省覲可乎令君夙夜祇承岦若庭訓及屬陳子為之贊贊曰

於皇哲人穆穆風軌行有宮牆胸無營壘引繩而[illegible]畫地而處少讀藏書長躭故紙霍歟九霄驥困千里偃蹇廿年壯心未已經術世務洞骨貫髓千金委凡一揭子禮種德滋竟獲文梓有美令君摶角而起其氣如春其清如水水自何源厥惟翁始翁來官叅遂憶故里挽車不得肖像繪史既晨既昏勿咕勿吡慈孝令聞終微泉几蕙帯荷衣易爾劒履

晏懷泉像贊

腰無媚骨面無怍顏清似素絲直似朱絃是嘗承明而決如山之牘飲馬而投酌水之錢朝拜官夕能奏疏晝所為夜必告天獨立獨行不黨不偏勁節則凌霜傲雪昌言則轉坤旋乾其嗚也鳳其冠也蟬甚氣也浩其神

也全皮相者魏斋據梧之南郭子而習公之勳德名位者謂當圖像於麥烟之間

程聖修像贊

素心如黃叔度奇俠如魯朱家其藏也書五車其游也界瀨車吾將與子焚小宗之香而鬬君謨之茶其樂也無涯

王笠雲遺像贊

桃花綬紫荷囊環珮鏘鏘是將肅袍笏而朝未央嚣子大夫也我嘗遇之於西湖之旁其胸次汪洋如黃叔度其面目姣好如張子房惜哉魁南宮而不登館局令晉江而不為臺省權司馬郎而不得鎮節於一方其神遊帝京而其尸祝如畏壘之庚桑真君子古循良亡而不朽

鍾伯敬先生像贊

長松之下枕者安之吏耶隱耶吾不知為何誰其思路微其行徑畸其吟如萬年冰其鈍如無字碑而又能一言定國是之邪正百戰決古人之雄雌是子也立三不朽舉三無私舌有骨筆有眼而又有一肚皮不合時宜

者耶

蔡嘌齋先生贊

筆無塵胸無滓骨無媚舌無矜孝如閔直如矢心如冰門如水是嘗却餽金拒奔女又嘗祝虎虎匿祝泉泉起石借其邊略邦謨竟付之栗里之歸來香山之知已為循吏則俎豆於桐鄉為鄉先生則尸祝於畏壘三已不愠三仕不喜胆識堅明學術粹美故洞中猩夷有公心天老之稱而海忠介諸公有易進難退之許有人如此是宜為山中太史之父而王文成豈能置之為弟子公如可作請隨鞭弭

顧默孫像贊

草深一丈松大十圍伊何人哉心素衣緋其貌也臞而肥其才也怒而飛其盤礴三教之中而橫絕一世之上也出乎機而入乎機其味淡其聲希其與天遊與俗違殆長孺之孫登而坐忘之司馬子微耶

沈朗倩贊

是道人也我曾遇之於寒山之巔塊然一室茅緯蓬編形如土木而不受人憐聲出金石而不爭世妍而誰知

其爲劍中俠詩中仙畫中禪盍上行先生而又獨行之
大賢也

熊于庚觀察贊

介不易三公而寧坐一瓊書能破萬卷而猶手一編其
足嘗四海才敵八面而不欲自賢不敢爲天下先而慶
沖然而言愾愾然其光明磊落僅見於放歷之文如戲
肴雪三峽奔泉而孫行一意忠義夢動者尚未及揣寫
於心胸面目之間之人也殆以聖賢豪杰爲師友而我
與我周旋者耶

劉斗墟像贊

凜若氷霜蒼如松栢負大儒名建循吏跡賑饑饑活理
冤冤白禱雨雨澍祝火火息祠龍龍見檄虎虎辟弭盜
盜止論苗苗格或歎呼劉佛現或傳誦神君出而不知
公嘗以探木抗侍御史以丈蔭州勸誠意伯顛倒於獄
卒之手談笑於鬼方之窟然而朝野服其才華夷信其
直起九原而無從空爲之撫遺像而於邑

守溪陸公贊 有跋

髯先生何崢偉屏城府撤營壘擺乂真勝終始柳下鼎

魯連矢長者叠走遠邇胠藏書付豈芭通德鄉鳴珂里
不知父視其子

董學士歎服二陸孝思以楷隸寫竟陸太公傳此數
年來未始有也昔鍾尚書紹京破產求書計用數百
萬錢僅市得右軍行書不能致真書一字今陸茂才
所得董書侈矣若僕老不燗此正如孫騎駝何堪與
神駿並駕

姚仲陵像贊

清膚如洗馬之衛玠風流如步兵之嗣宗其揮翰如春

蚕之抽繭其談笑如黃鵠之摩空吾知其爲名家之子
秋苑之雄至其放情山水寄言一室猶堪拾青蓮之江
月坐隱居之松風者耶

自題小像

讀古人書識古人字淡然無營屣脫名利不出戶庭短
褐茹糲爲聖人氓如此而已

喬方伯贊

卓爾道骨冲兮素心濯濯氷壺皎皎玉繩有千仞翱翔
之氣而守之以盈有百鍊不折之身而御之以誠哉

是寔夙夜惟寅其謀國也先幾於蓄艾其居官也後困於積薪未老懸車借莪干城廉鎰一書作我儀刑

張受所觀察贊

人嗇巧公任質人鶩辨公守默處賢愚有容德當權要象定力淡兮佛心冲兮道骨不特驟而詞公者無取進名利之言卽老而侍公者亦終身不見喜慍之色公蓋一代之良臣三代之遺直也

殷十峰像贊

口不掛雌黃心不置城府遇鄉里之孺子而態不驕當權要之貴人而色不沮有受敵之才可文可武却四知之金是子是父其清白之世傳而丹青之稍露者耶

范象先贊

烟腸霞骨望而望之如神仙屬衣斗笠近而卽之如老禪逈孝弟忠信能讀父書爲象先世之賢噫嘻范君庶不愧文正公傳

陳少隱贊

生清時享安居抱隱德待期願置臧否忘賢愚內浩浩外嬉嬉召客有釀課兒有書我求哲人舍君誰歸

周州憲贊

與物無競胸無荊棘與道逍遥窗前草色吾何以名之曰濂溪以後世有隱德

劬晉見垣贊

隸世於巢懸壺於市其和如春其直如矢人以爲泰越公眷擬諸蓬瀛日護諸童子

印安贊

一把茅蓋圖蕉數尺槿編籬落遠公來自東林子慕同隱南郭

了一子贊

羅襟盤石兼鄰國珠無肥草莽嘗膠桂林圖懸五岳囊貯一粟枕漱鴻寶劍學龍吟山水既痼煙霞轉深枯棋對戲美酒獨斟撥郭下簡笑淮南金博綜譬訣徧訪知音自稱了一子吾以爲章吉師孫思邈合而爲利濟之心所謂伊人可見伊姓難尋者也

割股孝子贊

欺咻吹簸芒刺壯士驚不假藥汝割股父疾愈孝格天鬼神衛生如飴死如寄嚴顏頭要離臂堅此心下城壘

銘

木瘦爐銘

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如死灰乎惟吾與爾有是夫

筆筒銘

中虛外圓遊文士之筆端吾法乎以自全

又銘

虛其心實其腹德不厚

玄原墨銘

出浮提國瀉金壺汁石黛松脂麟髓麋骨小兒初晴遊士幻質以一寸墨當徑尺璧

汪霽之書室銘

雕欄回互寶几精研縱橫圖史玉軸牙籤摩挲彝鼎香爇茶烟床頭龍劍石上鵾絃泉水活潑花竹澄鮮鳥獸奇韻魚泳文漣老梅吐月影露清邊簾櫳如畫主客皆仙或飲一杯或吟一篇樂哉清福天授名賢

郭烈婦練銘

蘇武塞上帛子虔桐江絲紋作頸中練之死終不移堂堂男子空髯胃郭家有婦知不知

楊亭亭芝柱堂銘

一畝宮雁湖湄中有人樂青詩挺雙璧產五芝蒸異彩攢秀奕飲玉杵餐瓊飴八公友四皓師楊夫子豈小兒

圖書匣銘

上印如月印水中印如足印沙下印如馬印泥匣而藏之印斯無迹五丁何所庸其鑿是莊生之所謂立於不測

龍尾研銘

鵾之眼屏之紋詎若神龍之宿於研池其尾噓風而御雲

墨銘

豈其翟之子者是以不盡則不止

琹匣銘

柱以玄圃之玉屑以荊陽之金其徽以翡翠之羽其絃以鵾鵬之筋張以松風鼓以秋月匣而藏之爲據梧之仙南郭先生爲無絃之柴桑靖節毋狎而授之於爨下之烈

徐無夢琴銘 有敘

徐無夢有琴曰無塵每入林澗輒一弄而去所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者也眉道人銘之曰

在青男子非樵非釣樂道鼓琴以代長嘯視而泛之獲啼雀叫暢而醉之魚溜馬嘶蹄鯨度霄超越邁鎵蘇蘇神明翕集衆妙非時召者不敢奉詔

林淇清淨齋銘 有敘

林淇清淨齋銘其言不雅馴余爲删定作三字偈補之山房亦有真率道人風味老兀蠹開

田童習之可供田父一飽滌醉也

一間屋六尺地蒲作團布作被日可坐夜可睡燈一盞香一炷好人來惡人避髮不除葷不忌不談禪不說偈不貪名不圖利清淨緣解脫計閒便入忙便去即上歸三昧日復日歲復歲畢這生任後齋

書燈銘

武子聚螢孫生映雪雪固易消螢亦易滅惟此銀釭不昧其光畫簾夜永煌煌經史在右子集在左如不動負此燈光

許方谷天然硯銘

會稽太守夜夢拔仙旦日鑿土有石出焉洗而視之不雕不琢丘壑天然覆而視之不言不笑幾肩宛然文明以止開必先太守得硯天司權恨不持此挑米賴家春謊取空流漆

鐵緪銘

於穆玄武非坎之星爲世福神爲天將軍有頂禮者稽首辨香若涉鳥道若蹐羊腸上刃鐵緣下挽猿臂歷陸幾無生趣道人姚嵩百丈鐵緪頓令地上而勝踏人無喘息神從斯喜鐵石難消福亦如此

募修井露亭銘

鍾賈山南井路僧與俗往來過遭風雨遇日暮眠者坐者坐歲月深棟梁腐牆壁傾門窗破欲裝修仗擅度方便事歡喜做天龍敬鬼神護善根長福田大

贈伯玉銘

天高清地厚重不得已然後動備御煩寬得衆謙皆麟乃訟先木蓊後鳴鸞鳳利喙鳥不賓麟利角獸不

懽而筆丞乃舉聯詩縱度淺深古聖語必兢兢真英雄必小心發爲覆在典墳多其輔在賢人界功行長子孫惜精氣報　君親慎旃哉昌令名

頑仙廬座右銘

爭不急忘辯不如養默處不切之事不如養靜助不盡之舉不如養正恣不禁之費不如養福好不情之察不如養度走不實之名不如養晦近不祥之人不如養愚

閒前山銘

不闗與不謝展門前由進咫尺清溪底見白石水寺疏

背秋色數畝田七弓宅菊可摘杞可食列柔尊設圖籍小結樓出松脊毛骨青衣裾碧五岳圖對空壁

印宗銘

生從何來死從何往生死之根根於妄想閉眼攀緣閉眼成夢萬別千差皆心戲弄廓然湛然不青不白物着得之動生得失水中撈月空中打撅卜度商量馳求愈歇舌頭無骨髓子無筋枉自立境橫自生情情生境屬遂分凡聖凡者趨穢聖者趨淨各見一邊皆輪廻柄吾道摒棄何知賢聖胡來胡照漢來漢現解釋凡情關鍵

聖辨若聚猛火觸之即焚若淬利刃攖之則崩死而後生亡而後存佛法悲智豈容人情百尺竿頭三寸鈎譚轉身如毬說法如雨塗毒鼓聲震撼萬里獅王獨行氣奪狐鼠擬議求之又成過舉之乎者也不屬道理心路俱絕死生亦銷無明煩惱處處逍遙不戀熱鬧不守寂寥不貪佛國不懼風刀邇來禪和慣尋宗派鼓弄口皮品評勝敗揑目生花白日見怪好男好女賺他多壞又有邪師守住一靈身如屋舍心如主人却將佛法半死半生此等惡業黠於火坑又有外道黙而常照黙與譚

對照與昏靠觸景遇緣水動蝦跳不聞經乎萬法心道又有鈍漢雙証雙修將佛覓佛頭上安頭若降逕竄不得自由若賊赴燭畢命相投傷乎悲哉舍心而求心之一字雖有名相內外中間多無影響心了覚空皮盡毛落參須實參如睡求覺勘問識情何處安着生死誰招因果誰作朝搜夕討用盡將略驀地一碎性命喪却乃知功業皆成戲謔切忌平居無病服藥

性與長孺入山探梅從袁非之墅上說禪因令長孺握筆命信舌吐此一銘比時落梅紛紛如天花散空

迺也。長孺非芝憥得此。皆倩書史錄之。而孟元頭陀原稱飽參岸然有吞啖須彌襲服野干之氣因手錄跡之比他客是爲殊特諸友人若以例相煩不敢如約似優曇花所謂一現不再現也。

贊錦卷之十五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六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台門吉甫訂定

題畫

題便橋會盟圖

唐文皇與突厥便橋會盟圖顏師古創寫以示後世劉松年復摹文許此卷乃真跡也初隋煬帝征遼人皆斷手足以避征役突厥始乘間騷動唐文皇時十六歲應募遁屯衛將軍從父淵討之淵後稱臣借兵突厥遂問隋門甚則突厥以喪告舉哀長樂門輟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吊其謹事之如此已數數犯邊建成元吉裴寂等皆勸亟遷都避之文皇曰霍去病漢廷一將志滅匈奴況臣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繫頡利之頸致之闕下傳位初年遂有便橋會盟之役又五年遣李靖李世勣分道破之突厥內亂頡利來降文皇帝御順天樓語之曰汝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寇以是得不死頡利不得意數與家人相對悲啼容貌羸憊上憐之以虢州多麋鹿封刺史不受上皇聞之召文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淩煙閣上皇自彈琵琶文皇起舞七年又置酒

漢故未央宮上皇命頡利起舞南蠻酋長皆咏詩此古帝王未始有也余謂便橋之盟猶近城下宜寫淩煙閣未央宮二圖鋪張胡越一家氣象此千古太快事故識卷末以俟後之劉松年其人者

題香山九老圖

香山九老圖當年傳寫已徧京洛李唐劉松年又嘗奉旨圖之載在畫史可証此卷位置顧盼咲語之狀覺眉髮間有雲氣非李河陽不能到也樂天往來裴晉公元微之間絕無左右袒與白敏中反覆二李黨人者不同此公真可生入虎穴何止游戲九老會耶臨卷三歎

跋小李將軍畫卷

李昭道山水妙絕名噪開元天寶間其父即師訓除衛將軍昭道官中舍明皇以大小李別之未嘗云小李將軍也昭道妙跡永絕獨此卷精巧煥發流傳五百餘年而神物猶在應有呵護之者余嘗見仇寔父海天落照卷益摹昭道筆正與此卷相類當時籍分宜入禁內隆慶初小璫竊之朱惠僖領緹騎詰責之璫投之火王弇州云是癸酉秋事今僅留天壤者獨此一二尺烟霞耳弇州極喜臨本購以重貲不若此卷為隆準非虯髯所敢望也

跋米元章書文德皇后遺履圖

余讀書秀州項稱玉閣中、姚叔祥出覩唐文德皇后遺履、爲米元章寫圖、左方有小跋、稱臣米芾度是元章爲傳士。召入內庭鑒定書畫奉命所作。其跋云、右唐文德皇后遺履、以丹羽織成、前後金葉裁雲爲飾、長尺、底向上三寸許、中有兩繫、首綴二珠、蓋古之岐頭履也、臣米芾圖并書、按唐太宗皇后長孫氏、武德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立爲皇后、貞觀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崩於立政殿、年三十六、謚曰文德皇后、葬昭陵、因九嵕山以成后志、咸亨五年八月追謚文德聖皇后、天寶八載六月加尊號文順聖皇后、此履不知何緣傳流宋朝、又入秘府、或元章別摹他本、皆未可知。屨類有屣有舄有屐有屧有鞋有韡有鞵、男子貴賤皆躡之、而婦人見於記籍者頗[illegible]、史貨殖傳云、趙女鄭姬揄長袂躡利屣、此婦人屣也。東昏侯宮人皆作綠絲屩、此婦人屩也。汝南戴良嫁女布木屐、風俗通云、延熹中京師婦人始嫁作漆畫屐五色采爲絲、襄陽盜發楚王冢、得宮人玉屐、異苑云、麻姑能著屐行水上、此婦人屐也。西施響屧、臨川王宏潘妃寶

屧直千萬、此婦人屧也。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著五綵織成靴。北齊王諧爲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鞾而去、此婦人鞾也。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影纓長戛鳳凰釵、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脫錦鞋。章仇公有眞珠之惑、或上書以諷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應知子建憐羅韈、願掌褒衣拾墮釵。此婦人鞋也。漢武元封二年七月七日夜、西王母投於殿前履鳳文舄、貴妃每十月從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遺鈿墮舄、狼籍於道、此婦人舄也。太抵單下曰履、複下曰舄、舞屣曰屣、草履曰屝、小兒履曰鞁、履中薦曰屧、花生鞮曰鞋、鞾始於趙武靈王、屐始於晉文公、總之皆履之變耳。徐乾撰古履儀、或駁之云、古無履、但有舄、不知履人掌王及后之服、黃繶青絇素履葛履、已見於周官。太子妃絳地紋履、已見於東宮舊事。同心七寶綦履、已見於趙飛燕傳。龍虎組緹履、已見於秦淑與婦書。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已見於陶潛賦。足下黃金履、手中雙莫邪、已見於張華輕薄篇。足躡承雲履、豐趺[illegible]綦錦、又見甄述女詩、而謂古無履而

有髙然歟否歟擿爽德履長尺底尚上三寸未審元章所據漢銅斛尺耶梁表影尺耶開皇木尺官尺耶宋太府布帛尺耶淮尺浙尺耶唐尺不可考獨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合之文德履似唐履皆以尺計也然古樂府既有雙行纏漢雜事祕辛周視堅足底平指斂約縑迫襪收束徧如禁中漢桓帝及李後主時已然則不應唐履乃爾尺中惟周尺當省尺七寸五分弱司馬端明朱考亭皆謂允有依據米老得無以周尺衡履乎楊用修王元美各載履事漢履婦人頭圓男子頭方晋大康

後士卒百工奴婢傖賣者一足白履一足黑履永嘉元年始用黃草履宮内妃御皆着之謂之伏鳩頭履梁又有分稍履南宋則又有重臺履而獨唐之岐頭不載得無未見米氏書跋耶余憶於宮論唐元徽所見客售孔子遺履圖一卷乃宣和庫中物題跋甚多客有邀余題者余止寫二語云君子所履小人所視陳繼儒獲觀謹題但孔子履與王莽頭並藏晋武庫中大是不類令文德履爲元章所圖又爲才子姚叔祥所得十襲褁之不敢褻視即有請觀者輒出數萬錢叔祥不許曰文德皇

后履非楊妃錦靿也無得俾玩以馬嵬下老媼視我

題雲林書

倪處士自稱懶瓚又自稱倪迂又稱蝸牛廬道士又稱淨名菴主又稱荊蠻民此書乃荊溪所作處士愛山水數與陶九成共宿漢里往往經月忘返故筆法幽淡無一點纖塵亦荊溪一片雲助其墨瀋耳

題洛神

李龍眠以顧愷之寫洛神圖趙松雪以王獻之書洛神賦圖則兼帶離騷位置賦則兼帶褚柳筆法此又兩公變化所出也天壤之中央無第二卷

題仇十洲桃源圖

靖節桃源記或云寓言然漁人姓黃名道眞似確有公據東坡云桃花源乃避秦人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葉石林問湖湘間人又云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無雜禽惟二鳥往來桃花觀中每有貴客至輒先號鳴人率以爲占余咲云當時黃漁父入山此鳥可曾報否若近爲貴人先鳴武陵源混沌鑿矣請以秦人二丸一丸封洞口不得通客一丸彈去二鳥不爲貴人作典客

題鬬茶圖

古人屑茶爲團餅故以綠塵不如玉塵翠濤不如素濤皆未得茶中三昧吾朝更團餅爲旗槍風味如全此卷出松雪筆又錄范文正詩諦稱雙絕山水蔚映人物清暇摹寫太平氣象見於毫端蓋鬬茶良是雅事惟許玉川志和輩可爲之非俗漢忙人所能解也

題孫雪居寫猫奴

鼠翻盆放不捕花上捉蝶花下坐詩問長安肉食人罷過不罪過

題雪居畫冊

漢陽竹倣文湖州蘭倣鄭思肖府寫人物兼帶梁楷寫石兼帶米芾寫水兼帶馬遠縱橫點綴皆有根據非畫史市官苑中者所敢望也

題漢陽畫卷

漢陽寫生古則趙昌黄筌父子近則沈石翁陸叔平皆能抗衡至于文房諸玩隨意拈寫不肖不止十指間其有陶冶雖宋畫苑名手未能夢見也所居東郭草堂多列法書名書于秋琳閣中盤礴觴咏客至如歸退則游戲為此無纖塵留于胸中此卷尤其得意壯年之筆今廣陵散矣一嘆

題米仲照石卷

米元章相石法曰秀曰皺曰瘦曰透今米仲照所藏靈璧更有出四法外者雖百方窮態十面取姿圖與記僅得彷彿耳仲照得此石終日摩挲相對体疲為之起意悪為之快度其有情之痴行且化為石矣仲照聞而咲曰昔吾家元章袖中卷石恨太小寶晉齋前夫犨致一品石恨太大惟此石可几可案可置咫尺可隨千里尤如鑑鏗如玉黝如石墨潤如山川出雲其羣峰如漏月割天其積雷如漬氷暖雪其洞壑岩竇如有毒獸怒猊鬼怪出沒其中不肖何緣落吾手昔者牛奇章李贊皇相業如水火而獨好石無異蓋石公之羣而不黨如此吾居輦轂下非獨友石友其德也陳子曰善遂題數語歸之

題蘭花

古人以蘭爲香祖。余欲結茆四面。雜蒔蘭花。題曰香祖菴有柱聯與人常在漁樵裡老寉多眠蘭蕙中

跋徐光祿南州圖

檇李范蠡湖。東坡三過草堂。樹老烟寒。無復好致。項游徐光祿南州書院。丘壑䢴主。水月來賓。放寉灘頭。釣魚枕上。讀書談道其中。所謂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第蓬蓐天蜚恐未能遂許堅臥。何得分南州一片席。然先生德行醇備。著于人聽。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化。宛然一獨子矣。士大夫須有退步。則功名之味淡。而去就之想輕。先生乃人間鐵漢。此圖良有深意。若以嘲弄挽激求之。是吾輩事。非名世大臣事也。

題書竹

寫蘭取姿。寫梅取骨。寫竹直以氣吞之。若不通六書。謬托氣勝。此又如屠兒舞劍。可哄也。孔孫竹從湖州眉山發脉。而又剪松雪叔明梅道人輔之。李衎夏㫤弗論也。

題過庭章書竹

曾見文與可竹於王敬美項子京家。純用漆墨。皆帶篆楷法。子瞻純以怒張爲之。益顛旭狂素也。吾朝夏太常竹亦擢秀。顧不如此卷猶有湖州眉山筆意。竹中飛瀑掀舞。極似吾家初夏雨後時。豈庭章爲先布粉本耶。

又題畫竹

寫竹通于書法。梭節學篆隷。布葉學草書。孔孫之竹。篆隷中皇象。草書中張長史素師也。李君實父子奇重之。贈以長歌。巻筆硬手。蒼蒼莽莽。酷有少陵骨。此後簡竹譜不必求之石室玉局兩道人矣。

跋丁南羽畫羅漢

余所見阿羅漢像。貫休最奇險。如坎雪石。如支種老樹根。梵隆輩不及也。獨丁南羽白描。酷似李龍眠。絲髮之間。而眉睫意態畢具。非筆端有神通者不能也。東坡家藏羅漢。每設茶供。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芍藥。肯可指名。此卷賢聖森然。狰龍劣虎。當復出現。護持之。

又

世外之人。豈有風波。亦相宰官。公無渡河。南羽先生嘗賞余此偈。巻題渡海羅漢也。因爲補圖。大有龍眠筆意。遊絲飛揚。泉美多具。豈現神通於筆端耶。珍重珍重。

又

畫羅漢者。盧楞伽展子虔爲上乘。其次貫休。又其次梵隆。余皆見之。以粗筆作鐵鉤相似。益半用篆隷法也。此卷精細秀潤。所在之處。當有神光出現。宜以燈花香塔禮之。

題赤壁圖

東坡前後赤壁賦余刻之晚香堂帖中又見趙千里赤壁圖恨不合一卷此卷宋初晹盛行甫兩高士合作[illegible]風月平分白雀一點橫江而下卷中矣

題藥草山房圖

藥草山房圖視竹林七賢少一視竹谿八逸少二皆[illegible]中絕代人物此中着半個屠沽兒不得展卷翫玩想見肅廟時太平風物之盛雖與西園並傳可也

題范寬畫

范中正渾厚有大度。目爲范寬。寫山水時。危坐四顧以求至趣。予徘徊凝覽之間。剛古精細。觀此幅信然。

題春門先生畫卷

檇李吳仲春後。有姚侍御重向書苑演法。今春門先生繼之。雅道不至蓁蕪。皆其力也。先生杜門高隱。沉酣宋元名畫。往往盤礴。遂寫數卷。不欲出示傖父。留作子孫衣珠。求見此卷者。先以數斗薔薇露盥手。方可相對欣賞。不然。寧餧之長康廚中耳

題畫册

唐開元時楊升與張董齊名。米定國藏蒲雪圖。正與搵相類。没骨山自此始。非獨僧繇也。

題趙文度雲山

米虎兒雲山在似山非山之間。趙文度雲山在似米非米之間。余曾和玄宰一絕。欲出不出雲山巔。欲斷不斷村樹烟。欲見不見林中僧。欲渡不渡林外川。可謂與雲山傳神矣。

題山靜日長圖

雀林玉露中山靜日長僅一二百言而岩居川觀之樂摹寫殆盡每欲倩名筆圖之若無霞外人此卷爲吾友姜松石所作溪深山杳卷不盈尺而點綴如太古小年眞筆端具有三昧者若名字不署賞鑒家必以爲黄雀老人無疑未後小篆更稱雙絶恨君時爲五岳遊不能置吾家丘壑中若揩第一求須仙廬不讓景綸山居也

題癸卯同年畫册

晋蘭亭竹林蓮社皆有圖獨西園雜集王詵爲圖米芾爲記余見其眞跡僅縮一團扇中耳高宗寶愛收藏秘府後散人間展轉摹繪幾數百本直以蘇黄諸公重耶此卷皆吾鄉癸卯榜同年兄弟一入畫圖衣冠鬚眉奕奕有韵態上能肩隨王謝稽阮下亦不失蘇黄諸公而余所望更有進此者昔宋尚書張詠云吾榜中得人最多謹厚無如李文靖沉深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斧則詠不敢獨辭諸君子異日舉鑣聯轡能如張忠定諸賢則此便是一卷名臣錄矣諸君子曰善兩相期無愧心兩相見無愧色有否否者請出故吾面目証之

題董宗伯玄宰畫雲林筆意

杜浣花翁詩云高簡詩人意又衡門詩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此雲林老人畫法也子久叔明梅道人及雲林皆從董北苑筆而三子猶有門庭間雜縱橫家意惟雲林虛和蕭淡酷類其人余列倪書於三子首座玄宰甚心開此論今此幅可謂莊子之郭象矣玄宰不肯為人作長幅又不肯為人作雲林筆法以識韻人少也乃以贈晉卿亦把臂入林之意耳

又題董宗伯書煙江疊嶂圖

煙江疊嶂圖乃王晉卿都尉所作後有粉箋書烟江歌為東坡先生筆此卷在王元美先生家余得之已摹蘇跡入晚香堂帖獨晉卿圖未傳人間後又見項玄度藏煙江疊嶂一卷則文徵仲沈石田悉力以倣元章筆意未若玄宰之瀟洒出塵也

又題董宗伯畫

此卷初展實倣大李將軍及伯時後段微帶趙榮祿筆意無專以困學齋圖求之玄宰在長安時有權要乞畫者玄宰咲曰一連阜豈肯即為肉眼人拈却今獨為翎

水公破例橫出如許江山孫過庭所謂殉知是一合靈臺由此楊公讀書行臺長夏綠陰環迴再四覺雀研松花鹿囊酒氣撲入衫袖間鄭使君曰徵獨畫故關西公公在此中伯夷去人非遠

又

玄宰此畫倣趙千里寔祖北苑筆裴旻虎與葉公龍不同釣船紅樹不覺秋色紛來撲人也

跋玄宰畫冊

玄宰乘小艇出入余山中輒以小冊自隨如李戚尹奇處即出豹囊中紙筆圖之率然而作率然而已遂成數翻此即董氏畫筍稿也非賞鑒家勿眎之

題玄宰畫

東坡以書法寫一木一石柯丹丘學之不能彷彿正爲坡老氣韻勝耳玄宰按賈耘老故人公據寫此相贈如有烟雲風雨出沒其中恨不使老坡見之

題玄宰畫扇

雲山高尚書方道士皆不及老米老米以書法寫之故蒼老高古耳余與玄宰談及此未嘗不作點頭石也此扇自楚中官舍寄來此老賣伎倆至是大奇

又題玄宰畫

雲山以皴法爲主自然氣韻高古今人山似死灰樹如野薺南宮父子不免叫屈文人之畫不在谿徑而在筆墨李營丘惜墨如金正爲下筆時要有味耳

題沈子居畫册

子居畫全摹宋諸家正如宣律師無一破戒筆然後縱心與元人摩壘相攻此册有十幅爲伯雲奪去其一山水缺陷何時属補之不然僕遣一片白雲封其後

題自畫

儒家作畫如范鴟夷三致千金意不在此聊示伎倆又如陶元亮入遠公社意不在禪小破俗耳若色色相尚便似富兒持籌握筭旣僧以鐘鼓禮讖此何足汚我筆神

又

中岳外史米元章好寫雲山時於致爽軒游戲盤礴余亦偶爲之飛雲排空蒼龍下現于几上研山水皆如沸耳

又

余以十月捜山黄葉滿鞋白雲爭席一點疎淡幽冷之致惟倪高士得之不知此亦有小似處否

題柳

宋待詔宋顯祖以顏眞卿鐵畫書法作柳幹以遊絲白描作柳枝余亦倣此具眼定能賞之

又

落落落落蘆葦蕭蕭誰與同此萬卷一瓢

題梅

唐張藻寫梅雙手並下一寫枯枝一寫生幹生者榮潤澤枯者乾烈秋風余似兼得之偶倣楊補之筆記此

又

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此華嚴經語可作梅花小題

題雲山

雲山不始於米元章蓋自王洽潑墨便已有其意井花好作烟景烟雲變滅卽米畫也余於米虎兒瀟湘白雲悟墨戲三昧因布小景

題自畫

余少年戲同玄宰弄畫頼復罷去且筆力懦鈍正如猕猴騎土牛鞭叱不前耳此册乃少作見之不覺掩面幸弗示玄宰

題顧原之畫黃叔明筆意

黃叔明爲松雪甥居吳興最近太湖屢遊東西洞庭兩山嘗見其溪橋玩月圖又名具區林屋圖皆摹王右丞石穴嵌空樹梗刻畫爲未發唐法也吾友顧原之閉門讀書不聞十步外事而吟咏之暇精於繪理自出筆意一洗黃鶴老人氣習蒼莽秀潤君家顧長康真種耶黃鶴老人以洪谷子爲師原之直與之同參非臨摹也吾家山中秋霧濛濛草樹微現排窗曉坐彷彿畫中矣

題顧原之畫雨花臺登高圖

江南重九惟金陵雨花臺吳門石湖橋最勝石湖景文衡山沈石田皆有圖而雨花臺無有拈及登高佳會者今得原之畫宛若士女塡道簫鼓沸天大江横亘之不必寫紫萸黃菊矣

題顧原之畫扇

右丞之畫妙麗之中實帶清悟所謂着一毫粗氣市氣不得也原之胷中無一點塵故下筆皆與古人抗衡此扇豈惟出入懷袖可藏也

題偶萍畫卷

趙公師住本一禪院影不出門正如祖師活埋菴相似餘事乃作畫中詩詩中畫然非詩畫僧也諸道侶各寫殘山剩水贈之遂成小卷携過茗帚菴中幾欲剗雲鋤石而不可得爲題二語留信宿而去雀欲住時同住住人難行處再行行

題馬姝畫蘭

畫蘭不在肖要在筆勢游戲溫日覩葡萄通于書法文與可竹得之左氏此非深於繪事者不能馬郎以閨秀名娼風流乃爾非特校書避席若操筆入宋院當作女待詔矣從秦淮遠寄振之振之寶此勿與桃李共擲溲頭也因代題一絕云畫蘭不在肖寄郎郎知否非無桃李花貴出儂親手。

雜題畫

鼓琴動操衆山皆響此中無抱琴者何以山水清音潺潺吾耳應是畫作伎倆

題燈下畫扇

撥燈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亦文章家法也

題文先瀟湘

此帙類分八種奇趣若林水玲瓏烟雲飛動觸處無非快境披之可作臥遊秘出枕中光浮紙上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六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七

跋帖 附書

跋九成宮帖

九成宮即隋之仁壽宮唐文皇避暑宮中乏水以杖琢地得水而㓊勑魏徵撰文率更令歐陽詢書之皆出陜碑獨此帖無毫髮剝斷正如深山至人瘦梗清寒而神氣完腴能令王公屈膝非他刻可方駕也

跋歐陽皇甫碑帖

歐陽名跡入宣和内府者凡十四紙皇甫碑其一也余得見於陳渭璜所藏所謂筆畫險勁若鑄鐵所成真不虚耳

題快雪時晴帖

快雪時晴帖乃王右軍眞蹟向藏王百谷家已爲新安吳江村所得携入雲間見示眞神物也項子京有松雪所臨快雪帖眞堪合璧余欲以快雪名亭云

跋柳公權眞楷

碑板之書歐陽詢尚帶媚弱獨公權一種諦是當家李括蒼顏平原伯仲間則此帖是也松雪能爲李書不能轉公權一點一畫顏筋柳骨眞是胎中帶來縱服九轉終不能變本初面目正謂此耳

跋懷素眞蹟

素師書多帶芝旭。余見刻本字行頗大。狂怪怒張。不意見此眞跡遊絲裹帖。别有純氣之守者。宜和載御府千字文四卷。有絹素一卷在蘇液家。後歸章惇。不云王駙馬都尉物。後觀老米記素師雜書絹帖。後人分剪爲二十。王銑力求。始足元數。晉卿篤好如此。此卷宜爲所藏。昔藏晉卿。今歸王季重使君。庋是翰墨緣。終當在山陰耳。素師此帖。宜勒石行之人間。奇縱中有規檢。正如散聖作宜律詩。懷素不可無此帖。正張旭不可無郎官碑楷書也。

題晩香堂蘇帖後

陸務觀云成都中和勝相院。有刻蘇帖一卷。皆蘇仲虎鑒定精審。無一可疑者。又有成都西樓下汪聖錫所刻東坡法帖三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爲一編。號東坡書髓。嘉泰三年癸亥九月重裝。自務觀去此。又已四百餘年矣。成都吾不及至。常訪之宦遊於其地者。不復能悉其有無存亡。爲之浩歎。吾自少喜長公書。丙辰閒居。偶檢篋中數十年所積。屬衲友蓮儒古水蕉幼及兒曹夢蓮等手摹之。始於中秋。刻成於陽生日。共得二十八卷。若豐樂亭表忠觀醉翁亭羅池記及滿庭芳等類。字太大。金剛經字太多。别有醉翁亭草書字太贋。皆不入選。初長公在元豐間。以謝表被讒。中使自彭城舟中逮吏追攝。公遺書老幼驚且恚。搜其書悉毀之。宣和間禁蘇氏學。并跡零散。甚則東坡易傳。學者私記之曰毘陵先生。而不敢名。至紹興中。詔求蘇公書。常州報恩寺老僧告之郡守。有公所寫堂壁。脫而龕之以獻。高宗大喜。賜度牒。其韓平原閱古堂壁後。亦移入秘書省之著作庭。公當時翰墨。禁省已不常有。何況今日。然以余耳目之外

或爲神物所呵護或爲世家所收藏不論石刻眞蹟得約摹見寄使長公翰墨之氣不至毫髮稍遺亦藝林之大快事也敬爲之拈瓣香以請

附題東坡祈雨文帖

東坡祈雨文載集中寥寥數言變態百出眞風霆手也當時有坡仙何愁無隨車雨不從土龍出當聯人中龍耳五月十六得甘雨爲簡前帖題此

題東坡帖後

東坡亭未成先取亭額此帖在是眞亭也他人名園在花落殘英中者至與鳥鼠作窩視此何如耶余得顏魯公巨川詰眞蹟一卷欲結小閣題曰寶顏又取晉魏人詩句集爲閣上聯長笛吹清氣高柳隔微聲惜余力未能也

題帖

松雪翁購得鮮于伯機字。輙焚毁之。恐奪吾名耳。今觀後赤壁賦。藏鋒歛鍔。全法王大令。即松雪所書前赤壁刻在黃州者。未免低首。惟東坡可與困學雁行。若合作一帖。行之海內。餘皆可抵鵲矣。

題册

此册皆宋元銘心絕品。而元人尤多。足與右丞抗行。無半幅馬夏闌入。所謂一切善人皆會一處也。

題溫飛卿卷

溫飛卿本名岐宰相彥博裔好爲側艷弦吹之音湖陰曲已刻金荃集中此卷是其手筆有字學又有字性直與顏平原抗行當時溫李齊名法書苑載義山不載飛卿幸不幸如此善卷汪先生携此見示始知老米晚年一變宿習蓋發脉于溫飛卿也

題哀册

余於王元美先生家見哀册真蹟頗怪其波策太佻極類南宮老子已於項希憲處見元章大行皇后輓詩如與哀册同出一手後讀元章海嶽書史自記云摹褚河南册行於浙中葢數本往往亂真故知余目中有筋耳

又

此册在元美公小祇園閣下撲潄亂葉中正如明妃落塵又若陸士衡素衣爲緇矣真跡已售之嚴氏元美所藏鍾繇季直表褚登善枯樹賦與此寶爲三絕今皆无一存者子孫俱賢能讀父書而不能守先世之藏何况他氏乎哉故賞鑒收藏鈌一不可非特古人之功臣亦古人之孝子也感歎感歎

題帖

王元美先生有來玉樓爲汪伯玉題也董玄宰先生有來仲樓爲余題也兩人登此樓除法書名畫別無閒雜事彥京與竹林之遊累積成帖百尺樓下客勿出示之

題邵復孺書稿

邵復孺此稿如溫公手書資治通鑑無一字苟且先輩矩矱乃爾邵顧文信重裝題識以傳今幸落張聖清手未脫蛛絲蠹腹之劫亦可喜也復孺縣至正丙午及洪武戊午出入兵燹復獲睹漢官威儀想見此老墜驢大咲時爲引滿一酌

題沈孺休書詩評

楷法如九宮法以稱量爲主又如漢人凌風臺邦在銖兩適均即孺休所書詩評是也吾朝大學士度小學士粲皆以翰墨被知遇孺休負堪昇足今老衡門呻吟[illegible]礡士之遇不遇乃如此一歎

跋周貞靖先生手蹟

零星雜草中寫及先輩皆提行寫之此見大儒小心處乞五斗米與元亮五升同一家風韓滉顏魯公有借米帖與此卷而三矣

又

此卷萊峰先生手書先儒格言正如全身入香海中無處不透入香水非望洋者可同日論也畫格高簡直與倪元鎮抗行而爲德行所掩士大夫以書畫流傳天下者亦宜回頭一省矣

題范牧之臨蘭亭帖

臨摹古人書要在聲色臭味外若從縣書上作活計便是臨池中能言鸚鵡耳牧之風流真得晉人衣鉢生平未嘗弄隻腕至倣蘭亭一帖其稱量結集大有掞韻其子象先乞之宋仁卿裝家實昔趙文敏臨河南枯樹如出兩手乃評者謂爲得虞家之骨以此論牧之帖庶得之矣象先其護持手澤勿恭野鶩而失家鷄

跋手書金剛經

米元章在無爲州苦池蛙鳴聲聒耳以書投之至今池蛙有形無聲顏魯公多寶碑載法師寫經筆端舍利聯出數十百粒錯落不絕今之寫字寫經者不聞有此余以此自愧爲玄宰道之玄宰笑曰勿作是觀以生退心但有經處人以翰墨讚歎而入信地者能續佛慧命即是舍利一斛能度衆生離苦得樂即是卵生濕生道場余心肎其語爲寫金剛經一卷軟懦離披再閱掩面雖然要在受持誦讀者此一卷如一大藏

跋書金剛經

柯亭融先生既有三十二分金剛經、又有四十二章經、皆海内如掾所書衰集成就。則出之奇陽王公父子、背乾元觀百碎碑有三道士湊成之化霍冲天而去。道家且然。況佛氏金剛不壞力。而諸公翰墨之氣如霓此何必蘇公玉帶鎮山也。

跋趙松雪碎金帖

往余授經秀州包氏、曾渡泖過崇福古刹。見梁棟楣柱。多松雪手書。寺僧寥寥。不復如元時蜂房蠡室矣。宋末泖西多巨室、好賓客、嗜圖史。故避兵者歸焉。如曹雲西子弟、園林、庄舍、見於貞溪海編可攷。今丁氏、蔣氏、鄒氏相望、猶有雲西之風。碎金帖爲鄒元愷世藏家塾。此亦松雪之功臣也。流通人間作泖上一段佳話快甚

跋張東海鐵漢樓帖

吾松書院推宋仲溫陳文東二沈學士、自東海先生出、而聲價過之、其書本之芝旭、出入素師、而不離二王法度。識者擬於太華三峰、黃河九曲、非虛語也。當時品格嚴重、即上袠中貴入求之、不能得一字。今五世孫以誠、六世孫安磐、七世孫世雍、出其家藏及散見人間、合刻之曰鐵漢樓帖。張公守南安時、祀張九齡劉安世李綱諸公於鐵漢樓。公眞可以配享不愧云。

跋沈學士自樂家書卷

沈學士楷書、御猳義獻、不知行草之妙至此、蔡端明書專倣二王。此卷抗衡、寔無愧色、且扎中交道簡淡。仰見先輩典刑、若舂金羞壁以媚通人、即有稿草如顏平原、子孫不敢出示客矣

題莫廷韓書卷

臨古法書如看寶玉磁器不在形類相肖要在黯然色韵耳莫廷韓自少時便於古帖摩挲晚更彌老彌珍不肯爲人輕弄指爪此卷爲彥履凡寫三道今廷韓腔血已冷彥履爲裝褫以存人琴之感莫方伯於書獨貴蒼心故廷韓亦得其家鷄一派方伯病時諸筍零星諸子爭艷得之獨廷韓先逝不能承方伯絲粟之藏所得者方伯一隻赤手耳今此卷是也展玩間無限感愴

跋王文肅公帖

太原王文肅公解相印歸絕不與賓從子孫談立朝事跡手自移花接菓翻古帖摹書數行此册乃少年寫香艷詞摘草堂花間殆徧書法遒邁俱從黃庭發脈來王烟客購得之焚香展玩吳光啓更鋟石傳於人間正如宋璟鐵石心腸作梅花賦大有風味乃知蘇黃好弄小詞亦此意也

跋崇蘭館帖

今天下墨池一泒推重三吳而吾鄉獨以工書專美前有二沈後有二張沈公度至學士粲起翰林至大理寺少卿張公天駿至大司空電至少宗伯其後如張南安東海以草書勝得顧素筆陸學士儼山以行楷勝得李括州趙吳興筆自莫方伯父子出并定亞赫掩其上今展玩崇蘭館帖神采煥然眞莫氏之山陰羲獻也我鄉書家如任子明仁發王伯靜黙朱孟辨芾陳文東璧衛立中德辰章共辰弼曾心傳遇顧謹中祿皆名載書史而以子孫凋零無從簡括其一贉一書若後有賢者如君全兄弟豈至化為太山無字碑哉吾故表而出之庶幾托莫氏以不朽云

跋李舜卿帖

舜卿夢吐筆花。岷伐汗竹。逗漏陸家之半壁。狼籍謝氏之碎金。允為二王鳳毛。羞與兩沈雁序。流傳蕪苑。且作獨孤長老之屏。呈賞名公。知免涿州民家之礎。

跋董玄宰帖

董宗伯帖、人間不下數十種、晚年移居海上世春堂。避
世翰墨中、如昔人教授田橫島者。故其書縱橫變化。氣
吞古人、所謂天馬一出凡馬空也。賞鑒家當具另眼觀
之、

又

董宗伯林居學道、幾二十年、極得三教滋茂之力、舉筆
發言。一似逸少與晁文元公。語生平結撰甚多。不復留
稿。此皆次公仲權所藏、褒刻一帖、使習書者得見道人
光明照世之說、非止謂碧落碑無厭者也。

跋朱氏世恩帖

余家藏顏魯公所書朱巨川告真跡。自題曰寶顏。但徐
浩書巨川告未見耳。敬韜水部為　三朝孝郎。累徽
綸書光昭烜赫。乞董太史書之。太史生平慎重墨妙。輦
上君子購得數行。不啻吉光片羽。今為敬韜分體四家
應之。此亦水部忠孝之報也。王晉卿見顏告背後紙。欲
以劍換易不可得。異日朱家　恩綸帖聲價亦復如此。

跋馮白水書卷

王獻之以尺牘送謝太傅。謝輙批牘尾還之。馮元父殘煤斷楮。象先裝褫如此。葢亦元父一段廣陵散也。余每過寄寄園。元父得晉唐碑帖手爲摹拭。屬余題之。荷花中。剌小舩。採蓮子。吸獅乳泉。吽嘯彌日。暮乃散。今轉眼風流盡矣。

題沈伯姬書卷

此卷書古詩十九首。作疑以為歐陽詢。禮乃沈伯姬所書。曾納黃履素聘。惜十八早亡耳。昔衛夫人茂猗書。紙取東陽魚卵。硯取煎澗新石。墨取廬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膠。筆取崇山絕仞中八九月兎毫。若使與伯姬並舉。無池。未知鹿死誰手。衛夫人外。而有郗愔妻傅氏。王洽妻荀氏。並擅書名。遺墨永秘。豈兩公表章之。方顧出履素下乎。嗟嗟。紅繩繫於生前。綠字見於身後。若成讖爾。知白練之孫。滴先已。鸞飛痛黃絹之妙絕。環迴手跡。夢棲[illegible]情痴。何處尋返魂香。即此代書眉。筆五絲續命。願結再世之緣。一紙斷腸。化作三生之石。此履素所以酒涕而壽之刻也。

題韓夫人手書樂志論

韓夫人手書樂志論。雀林玉露字字皆有德矩人間罕得見之。爲周公美甥女。遂得輟贈。昔文湖州第三女善寫竹。貯爲匳具。此幅遠接衛夫人。近接管夫人。又聞日日寫經。當有天雨散之。不獨敵湖州文氏竹也

題楊媛書

昔女子能誦秋水篇。及連昌宮詞。皆詫爲異事。未必能工書。今見楊媛所臨蘭亭帖。筆勢浸浸抗衛鍾李。止生復購永興鈌帖。歸作導師。此後散花卷上。不待言矣。近來吳門范夫人獨步墨池。若以示之。當爲下涕。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七終

題詩文

題施公仇詩稿

十月二十日有客入白石山訪眉道人不遇轉覓於郡之東郊道人方抱孫雛偃曝聞之迎入坐溫文靜深則才子施公仇也讀其已刻未刻詩雋拔類韓翃流便類白香山豪類放翁蟠屈不解胸中一似有五嶽者類陶元亮之咏荊卿其易之有憂患耶不然何爲凄凄切切蕭蕭騷騷名駒嘶於櫪下哀雁訴於絃間變徵變商一至此極耶第君年少而才甚武三尺青萍一領青衫何足置之懷抱請撥其觸喉嘈嗦之音不發之詩而發之公車業功成名遂尋君家眉吾先生學出世法生平情山怨海碎爲百劫微塵豈不大快宋時采藥人入青城崦嵫處見眉吾至今讀書不輟也

跋聯句詩卷

賓之李少師送陳汝玉聯句詩百年前宰相風流文采如此今尊重如無口匏不然如小兒着緊鞋襪終日不快耳

跋周蓀峰新婦行

新婦行此若爲科第新郎君下一頂門針若作婦人觀者先生未免負屈王梅溪羅一峰報家信直以高科爲惧周氏他年得雋便當焚香作護身符不煩家訓矣

又

王荊公逢髫見韓魏公魏公疑其早飲勸以讀書荊公心恨魏公不知已後作畵虎行譏之此新婦行婉而不直極得先輩忠厚愛勉之意甚詩中諷諫也

題谷響錄

小崑山爲二陸讀書處已更爲中峰五百人道場晚復落落半穴狐兔至濂上人剪榛洗石具敞人天之觀因奏請雪浪和尚演暢法華陸宮保先生八十五矣藍輿之迹久削山境至是扶笻藏閣親與和尚激揚酬答麈尾所及如雷如霆緇庶讃覩得未曾有昔蘇文忠黃文節從佛印晦堂以箭鋒針芥之契結方外交今先生獨此一段佳話於小崑山便是坡老涪翁重翻舊案濂上人乃以前後宰官居士及和尚零星法語皆從蕉葉上識之甫撤經期遂與諸弟子共梓題曰谷響夫雪浪和尚據丈八講座說法五十餘日直坦胸懷盡意抛撒如迦口懸波峰頭藤花相似而猶以筆尖些子露聲藤繞不特堍石點頭頓令崑山片玉無色雖然谷鳴響應本自無聲若作響會雪浪講經翻成饒舌若又作無聲會則何不掩耳斥聰却又從雪浪法華會下又身髣采之經聽法何也既未能跳此兩窟外則亦未能出此谷響錄中不妨拈取

題詩集

癸丑春王十日看梅玄墓回棹虎丘讀諸君子聯舟[illegible]日之詠使人眉舞肉飛聲嘶氣奪俊矣快矣當其靜[illegible]閒門古寺芊冷淡于抑鬱鐺中及其動也艷舞清歌[illegible]豪華于點頭石下天涯兄弟偶墜有情之癡魂死[illegible]不讓無遮之會昔人云名士嗜立紅粧成輪置華[illegible]殆欲仙矣其諸君子之集乎眉道人艷面傳之載[illegible]左。

題快雪堂歲寒盟

沈司馬純父先生撿衛人網代與耗苑文章節義朝野震之解印歸田性耽蕭簡樂愷墳素以刷心寬居貞曉節等護頭目德矩彌峻風日自娛式閭者有行庭之[illegible]拔帷者多望崖之嘆僅所綏接則二三文人逸民而已丙午窮冬欵余密坐寢弛兵衛心清妙香先生對以醴酒佐之未言非執正督世之談則死生蹇譽之故回環感愴主客泫然既而一變成驩三爵復又先集維霰[illegible]不留行亦忘其冬之夜也先生咲曰昔人論詩如玉[illegible]角藝須勻五言律詩如四十賢人着一屠沽不得此會庶幾近之盍記姓氏以矢勿諼爾時司馬倡韻属和則方叔殷子叔祚姚子子逸王子孟璜項子而陳子繼儒以浪士來自華亭

題孫世聲詩稿

流連光景。非胸具丘壑。骨帶烟霞。未易辨此四字。世[illegible]之詩。出入唐人長城。而三世以清白禪業。草廬枕於[illegible]邪之濱。細榆繁欉。雜石碎花。映帶左右。孫郎日扃戶[illegible]勘古書。客至則以綠葵青韭出餉。使人頓浣俗腸。是[illegible]有靜心逸骨者。但恨雁洲驢鳴。不聞樹間耳。

題曾生詩後

不因餞擾世容吾咲人間鳴磬烏空集。懸瓢鶴半慳。倉新餘雪瀑。看飽足雲山。詩骨如枯葉。誰能味此。閑此曾生辟穀詩也。今縱髮爲名士。豈能作休粮道人。取三根茂束肚耶。且詩骨甚瘦。又豈能腰石夜舂。如曹溪祖師耶。三脚鐺長腰米。不得不仰給人間。賴有晉叔允兆兩先生爲導。異人異書。曾生皆兼之。何論三年。當飽死作蠹魚可也。余嘗榜山居云。誰能十年讀。使君一事無。命願與曾生共勉之。

跋章邑侯德政詩

章侯華亭卓異之政、冠晃東諸侯、手答耳受口應。類劉穆之。能使市無醉人。如諸葛武侯。操行潔白、似胡荊州、關西夫子。救荒同富鄭公、種種治狀、墨海所不能書也。衛茂才首作長謳、以代七尺能言之石、六十老人、夫復何求、蓋三代直道。自不容作無口瓠耳。頃者米粟翔踊。居者閉廩不出。販者聞風不來。章侯出罪人郁氏兄弟、立斃縣門。飢民震悚。膽不敢放。手不敢滑。而緜城之萬姓始帖席矣。王陽明先生救荒止八字曰飢民必救。亂民必斬。吾侯學問作用、寔近之。其今日之王文成乎。謹記此以補歌後。此亦捄荒一奇策也。

題花朝唱和詩

唐伯虎咏落花詩、至五。更。風。雨。葬。西。施。之句、不覺短氣。今吾策存人兩君賦花朝詩、又清又綺、又香又艷、宜以碧玉簫白玉笙、紅玉板、屬紅兒雪兒和歌於錦襆綉幕幛中。花神有靈、應分霞觴餘瀝、犒兩君、余山中與子野有花朝會、子野有樂府、可與此册並傳。

跋新柳詩社卷

昔魏文帝傷懷作賦。桓司馬涕泣攀條。余夙心痴。[illegible]當春目乃賦近體七言律十首。今社中君子欲賡斯盟。非特呈才子之巧心。亦欲排昔人之沉悶耳。舜卿既賦[illegible]章。復羅諸繪。若使柳枝有神。便當以青眼相盼

又

白樂天晚年。以妓楊柳枝。與駱馬。俱録放籍中。欲同日棄擲。而舜卿爲新柳作詩。又倩名筆繪圖。可謂於柳[illegible]太覺情緣

題孟元踏雪艸

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獅子遊行。不求伴侶。孟元平生是透徹禪種。故其詩直接大曆衣鉢。如析旃檀。片片皆香。百和波斯。皆成下品。今且繫爲衣帶球矣。

題王修微草

修微詩類薛濤詞類李易安此稿的是公據無論粉黛兒郎鬚眉丈夫皆當愧殺今獨移贈周公美先生其殉知之合非吾曹所敢望也宜以浣花箋再書副本古錦囊貯之盥手薔薇露方許開褶

題遊鴛鴦湖詩卷

子芳君忽騎雀舫暫駕鴛湖在彼鄉煙雨皆非在我里風光初借於是太常兄弟各敞綺席賜畫錦纏驚鴻允已無疑洗馬幾乎看殺若酬白璧豈止一雙欲換緑珠定須千斛恐食桃之寵漸迫而擲果之車不留乃莪吐筆花共刪詩草以志一時之盛云

題小崑山聽經詩卷後

小崑山上。癸巳春初。雪浪老僧演法華。經如獅吼。雲間居士聽眞義。羣若鴈行。甫撤講堂。言旋名刹。偶向水村江郭。放不繫之舟。還從沙岸草橋。吹無孔之笛。筆床茶灶。具體而微。桂槳蒲帆。順流而下。遠公蓮社。雖禁酒未敢攢眉。稽叔竹林。且賡歌因之放膽。時後端陽一日。人皆菰菀。千秋綵筆。鬪花罷流。貝葉機鋒。活出猶馳競渡之舟。續命絲殘。誰馭調心之馬。莫論魏王五石。休誇船子三橈。請從此共坐團圞。看風把柁。又何必踉蹌歸去。帶月敲門。各賦律詩。共拈天字如左。

跋茅孝若輓詩

余嘗謂吳非海類三鴻。獨行類陸鴻漸。奇策類徐鴻客。高隱類盧鴻乙。其餘乃作詩人耳。孝若哀輓詩。絃絕痛絕。當與孫太白並祠山中。懸枋祠壁。又何必墓前一片石也。

題葉熙時刻秋潭詩

熙時與秋潭老人遊最久喜誦其詩能分別其少年轟時所作見他人詩第閉口過去不復置雌黃胸中飽蘊書史視人間淨名淨利如薊斛蟣蝨耳近携潭公詩遊余白石山止宿三日余謂熙時云凡詩文汰之嚴則傳之必遠因聚磕批閱一一皆泉香歸矣後唐龍輝殿安山水一具沉香為山薔薇露蘇合油為池丁香為林樹薰陸為城郭紫檀為屋宇白檀為人物榜曰靈芳國今黃葉老人詩以之此中不許傖父鈍漢遊目惟熙時護司管籥可也

題扈芷詩

扈芷詩清雋高邁品亦類之性好五岳而貧不能辦千里資糧往往望山青雲白欲緊絆芒鞋倒拖籐杖徒懸想耳故取至遊處輒乞名賢繪圖以代臥遊華藏竹林寺皆在卷中矣幸諸子假筆端膚寸墨以烟雲供養之

題雷聖肅詩稿

余棲于蔣山讀書、得雷聖肅詩文、讀而異之、世乃有不嗚不躍、如雷聖肅者、君好讀異書、意落落千古。故格調沉雄。香艷兩絕。余見之、正如河朔少年、橫鞘馬上。病道人不覺退縮。又如邢娙入宮、尹夫人望而泣下。況其他哉。聖肅曰、審若是、為我題數言、弁之、余遜謝曰、豐城劍氣。已干雲霄。正不必張司空賞識。君、今之雷煥也。請撫拭以出。余從于蔣山隱隱望斗間五色光。便知雷君詩文所在。

跋徐道克詩後

道克本性慧、以舊青浦諸生、舉壬子鄉薦、晚為長寧令、不久歸隱。逃於禪。好為詩。不屑治生產。遂以貧老。友人贈詩、有丰姿不為獻詩瘦、生產還從作宰貧之句。與緇衣黃冠。夙有緣契。佘山沭堂慧日院、廢而復興、公之力也、

題顧得之草

顧得之從余授經、其人淹雅忠恪。其讀書能洗發鴻實彔緯之文。其大言。如名法家入規出矩依經斷律。小言。爲僚之丸、隱娘之劍。顛之草、益進乎技矣。昔顧虎頭作畫樓三層樓、解衣盤礴、不欲俗兒見之、故其神韻高雋。能通神靈、得之、今之長康也、文成而傳之通都。度必有具眼賞鑒。第尚欲更舍虎頭之三層。再入吾元龍之百尺樓耳。雖然長康畫穿壁飛去。何如得之文無翼而飛哉。雪中題數語弁之、

跋戒殺文

孔門以慈使佛氏以慈悲。道家以慈寶。慈者華也。生生不息之謂也。三教大系同。請從戒殺生勸放生始。孝初刻此以廣同人、其利溥哉、

跋記傳卷集

跋韋臯西川鸚武舍利塔記

荆南居客麻城、忠淳間、有一鸚武在雕籠中。見長老誦普來。忽鳴曰。望慈悲解脫。長老曰。小畜誰敎爾能言。鸚武頓悟。自後不復作聲。數月、麻厭其不語。縱之。徑赴僧側。啾啁致謝。僧戒之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指敎。僧令誦佛法經。八年、僧至桃源王家巷、一小兒來謝曰。吾昔麻氏鸚武也。荷方便。今在四巷蕭家作男子矣。驗之。左脇上。尚有翅毛。夫鸚武且有後身。則胡僧謂韋臯爲孔明再世。當不妄也。

跋沈簡菴榮賜堂記

東坡欲結楚頌亭。終身不得。晩年買屋荆溪。復歸老媪。米南宮海岳菴。僅以研山易之。不爾。是終身無居耳。小學士恩遇、歷侍 太宗 仁宗 宣宗 英宗四朝、始構此堂、其榮君之賜。勝蘇米二先生多矣。中間寔紀締造工料。艱難百端。昔裴晉公綠野、轉屬之張齊顏相國、如丁卯橋之咏是也。兩公勳名德望。原不以堂之有無爲重輕。況梁叔充荷析薪。光復先業。故自有在。正不煩平泉衛公遺令也。

跋春柳堂記

余耳熟楚才子王公瓚久矣。恨不一見之。今春渡江來訪余山中。清悟簡舉。不以才地自負。讀其春柳堂記、及制舉文、乃知名下士果有眞耳。公瓚之才、思路微。蘊理確麗。致靈布局正。以扛鼎筆與斲輪手叅而出之。而大人莊士之氣象自在。使見者近之意消。望之容肅。蓋其文正與人相似。夫人有生來從星宿中者。文人也。而柳之奇。根獨在二十八宿中。故縱横倒直。無所不宜。他木則否。公瓚名在列宿。甫爲春柳堂記。而眞柳遂生。不足怪也。試持此文叩柳神。九烈當爲彈指而出矣。

跋甪里先生傳

予近買舟載書。作無名釣徒。每當草簑月冷。鐵笛霜清。覺張志和陸天隨去人未遠。

題姚平仲小傳

人不得道生老病死四字關誰能透過獨美人名將老病之狀尤爲可憐李夫人馬伏波是也夫紅顏化爲白髮虎頭健兒化爲鷄皮老翁亦復何樂西子入五湖姚平仲入青城山他年未必不死直是不見來後一段醜境耳故曰神龍使人見首不見尾

跋陶德望傳

往辛丑重九日余遇君爽於婁江因指目曰德望并學士乃道人也君爽非兄弟乃道伴也至是讀德望傳歎謹確苦有少保公家風歿後二年而遊仙西川其言如響玄宰謂假令得中壽可以超釋越薄神仙不爲余謂成佛在後升天在前皆大覺中漚生漚滅耳德望有同志如黃輝在蜀中得道死豈德望往尋之峨眉耶試有人向老水古雪中叩之豈惟見德望即鐵菴歇菴可呼而出矣

題真率傳

古今真率道人。惟晉寧與陶潛耳。讀滁川公傳、寔可與
兩先生同堂配食。僕野馬海陽。恨不身請見。今與[illegible]
當亦呼我入真率齋中。必不置昔人打乖窩也。

題西蜀鐵菴道人卷

萬曆時有二菴、曰歇菴、曰鐵菴、其言語妙天下。而厥形
土志。似絕不識字人。歇菴為會稽陶望齡。鐵菴為南充
黃輝。同己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斷酒肉。精禪理。其[illegible]
金馬。其心木雞。吁、皆亡矣。六月峨嵋僧以鐵菴卷求[illegible]
余題一偈云。四周天下煖如春。六月峨眉雪尚屯。若[illegible]
撥爐聲一爆。老氷堆裏鐵菴人。

跋陳無功十友卷

昔王無功以仲長子光爲友。今陳無功以十友爲友。此外皆百尺樓下客耳。此卷不特志意孤高。即詠物格調。極得詩人能言之旨。但余更有三友。進之無功。曰茶。以其苦口也。名爭友。曰酒。以其不離手也。名執友。曰香。以其不離左右也。名密友。若無功許可。請賦三詩遺之。

題孫文簡公集後

文簡公平生立言。類其爲人。直項不苟詞色。廉靜寡慾。獨以忠信結主知。當公宮詹時。疏請建儲者三。出閣講讀者二。昔宋陳恭公入相。學士張安道草制麻。獨叙其首請建儲。謂功在納忠。公即不究用於時。公之集無愧色矣。

題樂志論後

長統此論每欲圖之頃余年來考室白石山中不意遂成活粉本修能兄弟與楚中取長偕來信信宿宿但所謂陳酒肴以娛之烹羔豚以奉之差爲羞耳淵明云聞多素心人因來卜其宅修能讀天下書友天下士何且倦遊結一把茆着我修竹間榜其堂曰卜素似猶勝鼎坦翁神樓圖也

題袁石公缾史後

花寄缾中與吾曹相對既不見摧於老雨甚風又不受侮於鈍漢麄婢可以駐顏色保令終豈古之缾隱者耶郁伯承曰如此則羅虬花九錫亦覺非禮之禮不知石公之愛花以德也掃花頭陀陳某識

題陳還冲詩卷

還初先生詩極高邁，置之初唐大家中，莫能辨也。故一傳而有飲冰，再傳而有元章諸孫。古之至人得意者，其氣有餘，能布氣以與人。況先生父子祖孫乎。然弄賢子孫寶此，則殘煤斷楮，已付酒家瓿，或剪作襪材。誰能展卷若新，見一斛明月珠乎。

題遊黄山卷

天都峰在雲氣中，其雲五彩異狀。今人見空山白雲便足怡悅，此下方浮氣，僅賢於敗絮耳。自普門開徑後[illegible]勇而登者，獨武林玄津師。忽作雲霄領略數日夜，歸[illegible]而還，山之奇在詩中，詩之奇在山中。玄津即時呈似人，人亦不易解。非沐過快雪時朱砂湯泉，生破天都峰[illegible]尺厚蒡苦者，未易讀此詩也。韓子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免華山之哭。要之此際，非大笑則大哭。不然，寸雲咫[illegible]七聖皆迷，即華山履半尚未夢見，何從得絕頂痛哭。或來知此，可以讀玄津黄山詩矣。

題鮑元則拜梅記

新安鮑元則初產時母夢大士授梅花一枝遂生元則元則少岐嶷以文采氣誼豪江東讀其詩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宛然梅花風格也君遇梅輙拜所見無非梅者因自稱拜梅居士徐積父名石終身不敢履石未嘗拜石也米襄陽袍笏而禮石丈又直游戲耳王徽拜蒲重其節元則拜梅重其孝若鄭儼之拜魏宗室潘岳石崇之拜買諡此膝一屈辱親莫大非直元則罪人即使梅花見之且將吐而不受矣

跋相鶴經

神仙以鶴為騏驥海外有黃鶴又有朱鶴齊魯多見之項希憲嘗屬仇生摹之屏幛間此相鶴經所不載也楊伯大喜此經屬蓮上人書之楊大年初生遍體皆毿毿鶴毛伯大豈其後裔耶

跋茶錄

樵海先生眞隱君子也。平日不知朱門何物。日偃仰青山白雲堆中。以一甌消磨半生。蓋寔得品茶三昧。可以羽翼桑苧翁之所不及。即謂先生爲茶中董狐可也。

題飲茶錄

陶學士謂湯者茶之司命。此言最得三昧。馮祭酒精於茶政。手自料滌。然後飲客。客有笑者。余戲解之云。此正如美人又如古法書名畫。度可着俗漢手否。

題吳渾之印宗老

吳渾之得漢印三昧即篆[illegible]則律以漸入蓋鏡刻時而
剛相遇着些子粗心猛氣不得此巽兌之卦也老氏[illegible]
舌壽於齒漢文以柔道治天下皆是法耳故曰其道[illegible]
曲又曰拙速不如巧遲好俠好義好名節往往以剛[illegible]
入而敗殊可歎息安得以渾之手中三昧印印正偶有
感題此

題張孝媛私謚議

余既爲程尚甫作張媛傳尚甫復累其孝行數則私謚
之曰孝媛以質之陳子陳子曰謚者天子之春秋也古
者天子謚必于郊其謚后夫人則廟議之婦人無外事
故不于郊也郊以明其不得欺天也其次夫貴于朝婦
貴于室卿大夫妻爲命婦者始設謚吾　朝獨否否者
謚以易名婦人生無名則死無謚謚而更及于婦德[illegible]
子孫不勝所請而太常太史不勝應不勝書而況私謚
乎尚甫曰此後世私謚之所以起也按姬公謚法釋[illegible]

云一曰慈惠愛親曰孝吾妻自少婉順聞垂嫁吳[illegible]
曰吾嫁女失一孝子既嫁姑黃與陳曰吾娶婦得一孝
女蓋生盡養病盡力歿盡禮其慈惠愛親有如此者一
曰協時肇享曰孝吾妻當歲時饋奠濯錡釜溉筐筥
夾夙夜無憾而後即安其協時肇享有如此者一曰
慮行節曰孝吾妻以廣嗣爲念選擇勤遴本自名家[illegible]
德格天夢北斗胙以隹兒兒曰勘者是已其大慮行節
有如此者一曰秉德不回曰孝吾妻居恒無翔視無[illegible]
言無狺鬬無閱墻無踰閾無詈市嫂遂女君子也其秉

德不回有如此者一曰五宗安之固老其容爲成其宗
黨疏屬雖在千里外時通瑣瑣之問有以緩急告者則
傾囷掃橐惟恐後時故期袒之下聞吾妻之亡多累累
唁吊相繼也其五宗安之有如此者夫具此數善而幽
懿不章則某之過也荊私謚之曰孝媛何如陳子曰唯
唯婦人之謚孝也高乎公李順妻有之其謚貞孝女[illegible]
也盧元禮妻又有之則孝媛之謚非自尚甫始也[illegible]
根荀奉倩之言曰婦人才德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信
斯言也[illegible]薄子之罪端而夫婦乾坤之大義絕矣
取傷逝悼亡潘安仁孫子荊之流猶未離乎情也揆之
禮義當以程尚甫之謚爲正柳下黔婁布衣耳曰惠曰
康妻可以夫謚則夫亦可以妻謚雖聖人復起不能易
也今本寧李先生天下惇史也其攷謚也審矣尚甫其
狂而質之

題船牕聯語

宋彥爲名御史孫而貧甚早吾黨中最少而博學聞亦
甚早此書皆霜降水落時語即老宿虎皮後流塵尾且
不能箭函相當況少年醉夢者耶余向錄之私爲枕秘
客有驚余談進者出此篇授之眞筆瀉醍醐者也宋彥
迈山水間挾蜻蜓子焚香意得則以片楮書授篷[illegible]
故名船牕聯語

題林下盟

雪廬居士夙秉幽尚彌敦淨緣閉戶絕轍外惟鳥聲供養而已遂於竹林小阮戲拈前語以榜鈍漢斯亦風流儒雅之一佛也昔盧企自號癡玉陸務觀自名怪魁者之雪廬居士真堪鼎足

跋何元禀遼左六忠述

遼左之役金甌之一缺也徵師轉餉幾空天下巧將進卒皆得生而六君子獨死縻費金錢以百萬數非能私橐則葦而餽要津而六君子不私一錢又不得保其首領即覓首領於顧山血海草青燐赤之中而又不知尸在何所士大夫翱翔容與橫議空談或責其輕進或誣其深入或罪其剛愎益責備無所不申韓而六君子有冤莫招有口無辯生為勞臣死為冤鬼非何元禀如椽之筆表章而發皇之六君子死而死矣六君子而外忠義之士甚多再加購訪補續闕遺文人為之立傳天子為之立廟六君子有知必且獎激同志風馬雲車從空而下遼左一塊乾淨地豈終為羶奴所汙染耶吾蓋有望於元禀其人者

題像

題程文叔像

吾友程尚甫工易補博士弟子員其易寔得之文叔先生先生好古多從諸儒雜論異同中輙有所折衷洗發而不及博一第以顯竟困國子生老矣今遺像鬚髮垂縞氣和而貌莊有古先輩德矩遺意旁出一孺子爲尚甫俛首帖耳圍圍受易猶在十二歲時也尚甫失怙已九年先生時時道之夢寐以河圖衍義授之忽忽如有所得寒風射隙青燈熒熒每一展及聲淚俱下乃乞曾波臣追寫傳經圖又乞寒山趙凡夫題識於石尚甫可謂孝矣余嘗歎易學莫盛於漢儒率授之高才生與知名弟子遞相講習以博公卿徵侯而已而鮮有家傳者家傳五世易惟會稽虞翻翻郡吏陳桃夢翻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翻翻盡吞之猶不若文叔父子自相師夢寐自相感其傳易更有出古人意表者尚甫即日以明經顯無疑矣故并題像後以望之

題葛將軍像

葛成匹夫而擊稅官葛之不死天留之也顔佩韋五人擊緹騎五人之死天成之也此論出於朱平涵相國今葛以十月廿六日死矣往五人墓立碑半塘之上議者欲延葛居守買田躬耕可以終老余告之曰君非名始似當以無名終葛點頭唯唯而貧窶如故今孤兒寡婦泣于柩側但埋骨一坏土足矣冢就當揭石於村落五達之衢題曰葛將軍墓將軍者吳人罷稅而德之繪將軍像共焚楮而祀之祠中生也血食没爲神明無疑也

題詞曲

題施子野夜雨曲

昔有令人作水賦以千字爲限止得七百恚曰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生發此文家三昧也此詞頗窺其旨不須宇宇訓詁自然語語生動子野曾於秋梧雨館令小童以單箏度之文既悽然聲復哀怨遂覺窗外蕭瀟點點是淚

惜花詞

春江花月夜最能愁殺人況一旦粉憔脂冷如虞姬趙舞綠珠墮樓妃子葬馬嵬時有不黯然傷斷者耶倘得老紅粉飛殘香銷歇處提鞨鼓唱子野詞可以招月鬼之不歸吊芳鬼之無主矣

蓼花詞

從來文人借花事作文章每每吹影鏤塵而要非本色如子野此詞曲寫柔情刺心入骨及觀其敘跋夫豈流連感溺者哉人謂子野爲墮花業余謂子野爲証花果

楊花詞

古人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爲漸近自然袁中郎虎丘記云比至夜深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爲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余謂子野楊花詞每於聲音句字外別有神韻政須付若輩歌之區區俳場伎倆未足傳其妙致也

旅懷曲

吾松弦索幾絕統近來諸名家始稍稍起廢然不久便散逸樂天詩有曰歌舞敎成心力倦茲此事亦大費心力矣宜付散人遣興以閒中日月搜討逸事庶幾有成耳子野避地空山絕跡城市日撰新聲令宗工名手商榷審度著爲絃索興滅繼絕時率諸童過余頑仙廬絲竹嘈嘈隨風飄揚村姑里叟皆負手憑扇而聽亦山林快事也始余開徑東余得奇石戲名曰絃索坪每月底花下有狎客携紅裙坐此吹洞簫彈琵琶適子野塹土西余得石平直小童六人恰好盈坐子野請於余願乞此名名之余曰子但遺我一鐵笛我便當以此名爲贈茲余有童子善吹笛而子野諸童善絃索各得其所應有也

情詞

道人也說風情話。正王辰玉所謂毫素箋上寫相思。[illegible]仙眼裏滴紅血也。從來有根器人。每於粉黛叢中。認取本來面目。不知者便以爲火宅矣。

題筆花樓新聲

詞家獨元人升堂。沿及國朝。則楊用修、祝允明、庶幾擩齊廓廡。若近代諸家、非不有白雪聲、然核古、寔則乏才情、工藻繪、則鮮本色。非字懸千金。胸富五車。未易語此。今仲方先生此詞、皆從長安沙烟塵中。以綺語破愁思羈況。故片言落人間。賈者紙爲貴。歌兒舌爲爆也。惜哉仲方之生也晚。籍令馬東籬關漢卿諸君。與公角逐而赴詞場。未知鹿死誰手。

題李丹記

吾家希夷嘗攬鏡掀髯笑曰。非帝則仙。趙韓國問僊山欽禪師弟子欲出家得否。欽喝云。出家乃大丈夫事。豈將相所能爲。說者謂具帝王福然後可證神仙果。余謂不然。漢武帝何人也。西王母且以骨濁胎濁呵之。則下此將相又可知矣。當時東方一歲星耳。在殿廷中嘲侮調笑。武帝眼中不識。而乃從文成五利輩索長生不死之術。非濁而何。今眞人列仙。無日不遊行人間。而士大夫爲黃白兒女所愚。未嘗學生先學造死。轉蟯丸與屠羊肆。豈不相去萬萬哉。浙東有英雄曰海日先生。夙具靈根。最堅道念。嘗以建言出部曹。又以神明宰名邑。旦挂冠神武。逍遥山水間。每見冠劍車騎貴人。輙障面避去。有以學道至者。爲聚頭磕膝。經月彌旬。室中所置。惟經案藥爐。一衲一瓢。與二氏之書而已。痛憫一切衆生。沉五慾昧三生。痴如赴火之蛾。危似嚙藤之鼠。此非莊語格言所能覺也。乃借裴湛王恭伯故事。作李丹傳奇。從人間唱演一番。其中汪洋恍惚。滅沒出現。非凡夫思路所能窺。非文士筆端所能狀。蓋遠示之淨土遙機

源之蹊徑。淺醉鄉睡鄉之日月。促徐天池四聲、湯義仍四夢。又無論矣。其傳奇中之南華經哉。先生令合肥數夢左思放授以至道。因於虎林創祠立碑以報之。清虛恬淡。裴湛輩中人也。雖托寓言。寔亦自道。若使大風飄颻吹入碧落紫虛。即雙成飛瓊。且將洗耳拍手以聽古有天上無憂人間可憐之曲。庶幾與此譜並傳矣。

題徐文長點改崑崙奴雜劇

雜劇戲、類禪門五家綱宗、最忌直犯本位。如琵琶記蔡中郎之牛丞相、西廂鶯鶯之張生、何嘗毫許與本傳相涉。自古詞場伎倆、偏要在眞人前弄假、却能使眞人認假成眞、偏要在痴人前說夢、却能使痴人因夢得覺。插科打諢。方是當行。嚼字咬文。終非本色。近代徐文長老子、獨步江東。又有梅禹金崑崙奴一劇。亦推高手。文長揩開毒眼。提出熱腸。不惜為梅郎滴水滴凍。徹頭徹尾。刮磨點竄一番。知者謂梅郎脊出骨董。不知者謂徐老子攙奪行市。眉道人曰、此崑崙奴。非仙非鬼。粘附霸肉上。故暗使梅郎舌頭有骨。徐老子筆頭有眼。更喜劉秀才手中有刀。重向劍俠場中。轟爆一聲霹靂。但恨虬髯插入南詞。悶殺英雄。如雷霆作嬰兒啼。相似誰人出頭補此敗闕。請為拈一瓣香。問之臨川湯海若氏。

題壁

題梅墟屋壁

昔鐵脚道人狂吟披髮。手捧白雪、和梅花大嚼、曰、欲寒香沁吾肌骨。予擬其三生、豈與梅花作無姻夫婦耶、往往撫掌對人談咲其事。晚得周逸人、逸人故有梅癖、亦自號梅顛。所居環植一二百樹、雜以海棠叢桂松蘿竹石。蓋梅花狎主夏盟、而諸卉紛錯、如繡為兄弟之國。逸人則周天生也、坐擁花城、其與遊觀者、率羽衣緇衲、悉茶魔酒士、花開酬以壺觴、花謝予以詩句、至於雨晴夕、以短簫老雀、助之相與酬歌長嘯。或箕踞嘲謔其下。不知壘盡燭空、囊橐如掃、其今之貧孟嘗富伯夷乎、不然、終亦鐵脚道人化身耳

題清微亭

余考室九峰中欲種枡橘爲游客杳至多爲耨剝生人我相極冬霜雪清刻不免爲木奴衣薪着裘慚道人不暇也清微亭架修竹老松間差堪棋位顧此道偏劣僅勝孤山遺翁耳頬先我藏拙者有子瞻先生在辛亥極旱忽得廿雨噫欠風雷書此志快

題鮑醒生壁

長興鮑先生字稚弢號醒生長於春秋介然有道君子也縣歲荐歷官紹興訓導松陽敎諭致仕馮節之兄事之茂遠師事之節之爲娶名家女始有五丈夫子類孫明復遜百金精舍始有居類邵堯夫茂遠三十年執禮彌確類顏子之三盈頃者築室於耘廬之巽隅迎先生讀書問道其中先生雖衣食者也不妄與人交不輕受人恩自廣文俸錢外獨取資於馮氏父子無愧色耳昔子房爲圯上翁强取履彊項未銷惟邵堯夫掃除於李挺之門幾仝廝養竟得其先天秘傳今茂遠之迎鮑先生得無類是乎故陳子題數行於壁間以詔世叛師[illegible]友者

書范象先壁

象先時與余相對如遇桃花漁父黃葛野人乃余是謝不敢惟當風日蕭淡焚香一爐從紙窗木榻旁婆娑舊碑殘墨或得韻人小幅懸置壁間臥遊數巡便覺不履不杖烟岩在袖好花初開臙脂注之漢水剪枝無風生韻兩人如此度日勝於清涼國矣詩不云乎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書花塢壁

小崑山花塢一九土。自余與長孺夷其草莽。爲平原祠而名始出平原得諸名花及瑯琊王司馬記。而又成一番熱鬧公案長孺歷基天馬貌爽骨癯啼泣之聲出於荒楸徐去而塢頭花事悉以委我第老親戀城社父老余與婦日事酒脯以從又不能懸瓢着笠終歲花塢之間間止宿三兩日或半月而已然花枝竹篠草菴土室几几無恙特平原兄弟不得數見徐陳兩郎差覺蕭[illegible]寂寥耳待長孺服除終當徙之共課花鳥辟穀[illegible][illegible]極間瞌睡漢也

題梵儀臥處壁

小春忽釀新寒念高閣厰房酸風夯射無如密坐置木榻竹爐羅列書史香卉叢菊點綴几上南榮照窗暖氣逗入與逸民高僧共憩其下向晚懸燈燒茗作團圞坐此冬餘處士尋常供也古人以偃眠為白醉高臥為黑甜因題一對於楣柱云天子容白醉賢人送黑甜可謂寔景惟淛橋香印齋不負此數語耳

青壁

大丈夫以五岳為芥子黃河為衣帶今人壘石作山穴地作池不亦細乎昔人云會心處不在遠花明月白與一二同志相與頹倚於長松亂雲之間吹笛彈琴烹茶掬卷有談塵市者則麾而去之

雜題

題贈奇峰上人拾字紙

倉頡製字天雨粟鬼夜哭正謂種三界是非人我根耳奇峰老人拾拋撒字紙投諸水火此與伏羲未畫一畫以前吾曹叅取

題孫世聲紫藤

雁洲孫先生曾手栽紫藤僅如寸許爲隣兒摘去幾無萌芽郎君侍洲公乃復引之而上今將六十餘年遂能蔭及半畝乃孫世聲搆一室於藤下大可圍四掌其根如瘦鉢其枝如懸錘其花如絳雪紅霞其客踞而坐者如飛猿宿雀其主人翻經如壁觀僧飲酒如醉道士積琴如黄葛野人肅客如桃源漁父往往皆倚藤爲勝余每造藤下彌日忘返徙倚凉陰香欲寒而余不去直覺主人真堪晏坐是藤又借主人爲勝也寒山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轆轤廻車夫豈在物

入山題

登臨須風日晴爽杖屨無恙柳花燕子貼地欲飛書扇練裙避人欲進此春游第一風光也若罡風卷霧正堪閉門手譚耳

題張聖清玉章

小玉章鐫積源兩字張聖清諱也生時貽幽妍繫肘後作書郵照心符幽妍亡後流落白下有閔翁得之授程純仲純仲授程季遠季遠陳玉章為位而哭之陳子見而異焉拈印聖清幽妍二傳後而歸之嗟乎合璧雖在而璧人亡矣

題王子賢筆

古人筆或用鼠鬚或鷄毛或胎髮嶺南至以髭鬚作供率皆好事但得古法代山中兎材足矣梁溪王子賢造筆精妙書家得之似如意珠恨世未有盡知之者壯士千金買駿買劒不閒千金求國士況筆乎子賢唉曰今文士力能扛鼎我不惜如椽授之又何論值若否否者即向夢中索取不輕畀也

趙氏家乘跋

古者公卿大夫有世祿庶民有版圖而家法盛行故子弟不輕去其鄉邑桑梓丼棠有相戒勿剪之意則族譜之不容已非特恐文獻之無徵寔以昭示前後聯百世為一日合子姓為一人彝倫攸敘蓋原於此噫茲譜之修無侗於趙氏不特為孝子抑可謂功臣矣

蹠蔬隱

禾亥隱於屠不如沈師善隱于蔬山花野草一經師善部署便成蔥韮膾脅以此養親以此餉上客之食雖五侯鯖安成鮓無以過也李贊皇一羹雖和寶石朱砂幾費萬錢東坡食王參軍菜咲云今日與何曾同一飽恨世無老坡師善但向菜根窩中細吟細嚼頂見眉道人洗鉢淪泉作信宿談話皆賴此蔬爲之津梁師善不恨不見老坡矣一咲

偶題一

亥不游白龍潭新夏吳君得伯仲邀余輩鳴榔那杖小舠橋畔黃鸝罵人綠蕪如髮相與褫帶解簪盤跚水次有客訪紅綃遠近滅沒且望且卜正如水晶宮探數丈赤瓔樹未知落阿誰手也

偶題二

庚申自春徂夏老雨不止山中雲物百變眞可娛老人也飯念南宮女子猶落書境中不若吾家風雨時書林牙當以二六字 話雨二字

偶題三

梅聖俞有馬曰鐵榻頻平原有青衣侍兒曰銀奄作耦入我竹林也

偶題四

余嘗謂棊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棊類耦耕之沮溺缺一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獨來昔俄希夷獨得其解吾老睡鄉矣

白石樵真稿卷四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

疏文

重興毘盧閣疏

高郵乾明寺，舊有毘盧閣齋堂，宋昭慶禪師所建。南渡時，宿重兵此中，業已散爲劫灰冷風矣。今可攷者，僅見秦少游二疏耳。寺僧懸文欲重興寶閣，臨殁囑徒廣琳。廣琳成厥志。廣琳者，能詩復能書。昝秦少游絕愛政黄牛書，問其筆法，心畫也，作意則不佳，故喜求見黄字以觀其。惜少游未見琳公書，若見之，不知其點頭當何如也。經云：造書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蓋書法源派，原出于沙門氏。故唐有永，有素，有高閑，皆妙翰墨作佛事。或種蕉至萬本，瘞筆至數石冢，甚則一字値五萬錢。琳若此，何難一閣乎？琳公曰：其不能，但乞眉道人爲我疏。疏：昔有土木于神僧井中者，今且出眉公硯池中，幸偷片時風雷，假我眉道人咲題數語以歸之。

慧慶寺緣疏

門慧慶寺，創于延祐時無瑕祖師，重興于正德時琢雲長老，屈指四百載餘矣。澄公乞王百谷疏，逡巡一坏，未嘗向人募一椽一瓦。每云：老僧高枕青山中，覺易；襯裙朱門，覺難。其孫朗如云：若是，佛弟子將坐而視其傲可乎？先是兩殿相啣，建瓴雨下，沮洳蒸濕，白蟻橫生，既餐經文，復餂楣柱，勢不得不撤舊而更新之。於是走雲問，乞言陳子。陳子笑謂之曰：域中有素王，爲仲尼氏，其經世之書名曰，此秦始皇焚書之遺毒化而爲鼠也。有法王，爲釋迦氏，其出世之經，又見嚙於白蟻，以及其隨身宮殿，此三武滅佛之遺毒化而爲白蟻也。掃蟻者，其在施捨檀那乎？不然，數百年慧慶且將轉眼而折于大槐之宮，恐乎哉。諸長者不得作夢中放過。

藏經閣疏

生有是病佛有是藥佛醫王也諸經醫方也衆生負病不瘳或得病不覺或欲去病而醫不遇有子孫焉千甕蠹笥篋擬其鼠殘蠹食之餘得祖父一二抄方跡而試之沉痾霍然頓去其體則方之功也衆生繞生死海不特病也佛之慈感悲憫不特良醫也今潮音上人掃鉢資造經特募刷經閣庋而藏之非特甕蠹笥篋之免於鼠囊也嘻世有勤空言曰佛不立文字何用經佛有無縫塔何用閣是得病不覺者也佛之所憐憫也此居士之所以亂也

送子觀音閣疏

正集福菴守菴上人欲建送子觀音閣以便祈嗣者但佛法未入中華往往多天下奇男子漢明以後寖不如前豈大士所抱無揀擇差別相耶抑種德積善又在此不在彼耶雖然觀音經云應以童子身得度者即現童子身而爲說法佛無誑語寧不可信但願長者布施後吾佛觀音抱取聖賢而豪傑者送之上護國下護法堂堂獨露從人間雷轟電射一番使天下親見本朝有真正第一男子其快心注目何如也稽首大士無此論顯揚矣

修馬耆寺疏

經有六波羅蜜。而布施居其一。云施一椽一棟。皆能長養功德。滋培福慧。吾松珠林相錯。然皆蹲峙闤闠。枕肘田野。不便游覽。馬耆倚城東之隅。古衲老宿。往往挂錫。四方白衣居士。亦無不攜瓢捉笠。負槖曳杖。寺門清幽。溪樹層映。而殿廡廊屋之下。暮鴉灌木。秋幢燈火。非空非色。與水田城草。低回上下。蓊鬱闃田野之勝。合併四出。今瓦落石圮。鼠號烏啼。世尊菩薩。俱若顰蹙。吾輩幸生閻浮。若能喜捨一絲一粟。無論他生福田。即今日德慧無量矣。

沐堂建殿疏

沐堂為余山名刹。多老木修竹。徐文貞、陸文定、常往來其中。與真空師最稱方外之契。文貞留袞衣。文定留衲衣。皆有詩題衣械上。士林禪林。至今傳為佳話。其山有殿閣出樹杪。一瓦一木。出真空手擔肩負。壬子、為游客入山不戒于火。大殿竟付烈焰中。此時有支谷長老、住徐叔文茶園中。見沐堂峰頂幡幢麾蓋。簇簇入烟燎間去。意甚怪之。而未幾諸佛化為灰燼矣。真空每捧瓦礫。輒痛哭不自禁。曰、吾向荒山創殿。如蟻咐土。如雁啣蘆。辛勤四十年。今竟成一夢。雖然、吾髮雖短。我心甚長。昔士大夫之遊此山者。活草馱具在。老和尚雪顱。不減壯少年。請持疏涕泣而告之。安知無文貞文定其人者。為師前驅。余且拭目而望之矣。

定海招寶山疏

招寶山在定海東城一里許山勢拔立舊名候濤以潮流更集其下復名招寶遠望海中諸山或連或斷出沒雲烟地氣之表者莫可圖狀即朝鮮日本諸夷皆在指顧中古詩云登高山而望大海惟此山獨爲雄快舊有觀音大士像傳自大士手塑于補陀者倭奴焚山此像獨全于烈焰中於是緇素迎入招寶復有游賈挾妓褻狎像傍忽有白衣老人謂賣酒家曰汝其庇免顧見殿角烟起即抱大士出而殿俄已成劫灰矣山僧如月弘

發悲願重興此殿供像殿中本境禮大士者不復截海賈勇風濤一利也禱水旱祈疾病者群望祠下二利也幡幢燈火懸於雲霄鐘鼓經唄震于林樾隱然若烽堠營陣舶賈望影而至倭奴聞風而逃三利也三利具而大浙之金湯在焉故因如月上人之請而樂爲之疏

龍華建正殿疏

龍華寺兆基于典午之永康起廢于吳越之忠懿歷年綿遠正殿摧頹老衲雛僧破床墮灶出沒于荒烟夕照中頃後谷長老弘發誓願經始于嘉靖之末年迄工于萬曆之初載業已具體而微矣後谷謝世募料尚存若不接工將化烏有爲此清鑒等奔走拮据懸創正殿以承師願此亦必不容已之一大因緣也但工價浩繁惟仰施于檀那善信富者出財貧者出力勸者善巧方便纖涓起而衆毛成裘千里之水本發于濫觴六合之靈

寶起於膚寸衆始之衆成之即以龍天梵澤之宮從空而墮人間直彈指頃耳吾松諸剎無北藏北藏自龍華始亦無賜藏賜藏亦自龍華始若使正殿告成延肅名緇檢藏于此中上爲 天子祝釐下爲衆生懺悔兵荒不作疫厲不生東海之濱真作龍華會上人矣

千墩延福寺修殿疏

千墩塔自梁天監元年始也，敕賜延福寺，寺自宋祥符時也。從三十年前，與衆雲公，事中直詣僧寮，僅見破壁仆牀，如逃亡屋相似。頃過訪瞻月師，則煥然改觀，僧儀整肅，有叢林耆僧風格矣。獨殿久無地，山門未立，市聲嘈嘈，淨穢相溷。瞻公力發弘願，懇募之遠近檀那長者，蓋自瞻公以戒德調衆，生爲緇白所皈。丁亥初建法堂，則地湧靈泉，一奇也。己酉塔邊忽產靈芝，一奇也。鍾不叩自鳴，一奇也。庚戌請冥師衆講法華楞嚴，雀洗塔集，龍蟠塔頂，一奇也。癸丑中秋，塔燈自現，村民焚香駭觀，一奇也。種種妙好瑞相，有開必先，况瞻公諸弟子皆文而賢，此功度不日而成，余且彈指待之矣。

題宣妙寺疏

住山人嘗以山爲寄，山花山鳥皆與游客共之。住寺僧不嘗以寺爲寄，若作寄觀，則肉僧醉髠與狐兎爭席矣。此宣妙寺日就剝落，慈上人不得不跰足以請也。

小普陀疏

普陀山在大海中如浮芥然四方頂禮焚香從蘇背越以逑前鼓濤拍浪望星斗柄涉山麓得焚一片栴檀蓋以四大與烟雲爭生死于寸線之間大是悲苦今心鏡上人發弘誓願于塔院東隅剏建一閣崇奉大士如來閣下空洞以容雪濤砰擊如潮音洞狀而總顏之曰小普陀祝釐祈福求見青蓮白毫相者咸得手剌一舩若航蘆渡杯至止閣畔使諸佛子脫龍髯覩鬣以臻光明界水月觀邊不必遠叩普陀自然獲聚沙福德矣

修非禪寺疏

馬嶧寺昔多耆舊雪菴雪泉駐錫于此陸宗伯莫方伯袁韓父子及四方名勝多結方外之遊張嵋崍中丞且移騶從訪之蓋佛法風雅之窟宅也今大殿已修整獨弘悟堂淨居半爲風雨白蟻所剝蝕及今不扶後費滋甚故霞林上人募之名德長者幸相與隨力捐施一起此堂于吾什之中不惟佛像安養即往時諸先達笻跡履聲猶在古樹老藤間也余蓋幾幾望之

修天竺疏

往巳酉、余與王辰玉遊西湖、日暮。憩下竺橋。捉藤攀澗石。聽水聲。晚宿山樓。醉後醮墨題壁間。有醉後猶堪弄虎、雖之句。明發遊上竺、歸謂辰玉曰、三竺中、下竺爲勝、蓋葛洪井可斟、三生石可坐耳。迄今三十年、寺已垂剎、居者愧、過者嘆、有王貞仲先生、慨然任之、曰、起什舉墜、是實在我、客曰、貧孝廉發大猛力、何爲乎、先生曰、余丙辰春、計偕歸、染疾且殆、忽夢羣孝廉攢簇成隊。如唱試狀。內識三四人。某某在焉。其上爲觀音大士壇。指曰、予非其儔。尚當濟世二十年。挈置之座右。驚醒。汗雨背。疾遂瘳。比抵家、訪夢中所素識某某三四人。病歿矣。次日禮大士、見下竺頹落。遂發是念捐數金倡之。顧念工鉅費廣。非貧士所能辦。又非寺僧之所能募。乃走雲間、徵陳子題疏、請助于巨公長者、而身自督課之、陳子曰、是不難。下竺不在空山絕人之境。衆衆瞻拜上竺者。必自下竺始。其易一。基不初拓。工不始刱草。不人齊礫。不出林狖。不宮兔不窟。佛不披蓑。其易二。楣柱雖蠹尚可易。瓦埴雖缺尚可補。丹堊雖敗尚可新。僧衆雖貧尚有戒

律多賢士大夫之遊者。其易三。以此三易、而俟以王先生之悲願、貫以王先生之餘勇、天人慫僧俗、輔其興也、必矣。異日莊嚴之後、余遊下竺、請先生徘徊葛井三生石、敘始末而爲之記

修華嚴墨海閣疏

烏鎮寶閣晉水法師講華嚴雨天華處項寺僧道琳發念四方名士名緇手寫華嚴共成三部凡二百四十三人經卷亦如之展卷時覺筆端天花紛來撲人此目爲第一希有事但庋經閣中閣已垂剝自慶曆至弘治僅一再修整而已吾友程尚甫既捐經貲此閣之費似難專任故請之四方檀那長者夫買珠者尚愛其櫝况華嚴經所藏之閣乎法寶而兼墨寶是經所在即同塔廟若協力振什嘗必有吉祥雲五色覆之不獨雨花一再現也

婁江報本寺塑西方景疏

余聞雲棲老人淨土之説曰人生有識神因有識業有識業因有行業有行業因有行果欲臻三淨先除六塵欲種八德先消五惡欲消五惡先懺地獄欲懺地獄先修西方此理確然無可疑者報本寺僧永齡夙有戒行緇俗皈依今于本寺西南舊址重建大殿塑西方景使善者頓生信心塑十王像使惡者頓改舊習即此一念非目連地獄不空不願成佛者耶　高皇帝曰佛説因果所以助帝王刑賞之所不及此殿是已遠近檀那幸相與助成之

坐化菴十方禪院疏

生不知來死不知去堂堂丈夫爲生死所轉可憐哉幸爲男子復産中國不度此生何生可度萬一眼光落地四大分張前路茫茫依誰依據何者自無始以來此心與境曾不相離如猿緣木如魚緣水試觀生時有夢定知死後輪廻此理無疑全憑心死一切法師講經說法但拈枝葉未拔根株惟有達摩初祖直提心法門暗擊旁敲痛癢熱喝絕見解斷聖凡如燎毛火燄如攖命刀鋒但立峻絕門庭並無纖毫情見如此人天眼目往往[illegible]拖走他方或尋訪知音或埋藏踪跡幷有十方禪院供養行脚彼旣不來此復不遇悠悠醉夢喚醒何人直至臘月三十日死轉几榻之間頓足搥頭求出生死太遲已無及矣自來紛裂文字始于宓羲不立文字始于達摩宓羲造也達摩化也文字造聰明之所自出也文字化智慧之所自出也有聰明則爭毀譽有智慧弁銷思慮禪宗之義大矣哉捨地建閣以拓禪林非迂非腐彼亦非獨爲敬州風氣設也尋大夫之意念深遠矣

天馬山修塔疏

天馬山塔現一現于辛亥之四月一現于乙卯年之六月九日或現三四塔或現兩塔或旁翌小塔爐斗欄額光明色相種種映發于烟霄中遠近道俗見者幾千萬指奔走駭嘆以爲奇瑞父老曰此古塔重修之兆也曲天馬至張黃門墓不二里閣中有金山師六時諷誦法華經不輟余指曰塔之現得無爲是乎多寶佛誓願十方國土有說法華經者我之塔廟爲聽是經故現其前今天馬塔已作証明矣師老僧不敢當但願[illegible]軍專誦法華衆檀施舍一切不問塔成乃下山耳[illegible]寺大寧海淨踴躍請曰若是某某請助之因乞疏留公居士問曰塔有功德乎居士曰阿育王造塔八萬四千今有十九塔在震旦國中明州其一也治故塔者生白身天其身鮮白入珊瑚林掃塔者生意燥天其身淨潔猶如明鏡去塔中草木者生光音天衆寶宮殿光明晃煜不可計量以花香供塔者生兜率天諸毛孔有栴檀香具三明六通及八解脫道嚴供養塔廟壽一百五歲道卓建塔三龍護之拾得龍毛長三尺許修空慧寺塔

香金甕相對。修擅臺山古塔。有古窰熟磚三十餘所。蘊黃塔、有水底蓮花瀰滿三日。長干塔、有石匣中爪髮[illegible]利旋拳如螺。雍州塔、有夜雨寶屑天花。芭蕉椶櫚皆[illegible]魏州塔、有降金銀花。小者如火精。大者如榆莢。靈鷲寺塔、有群燕共啣綉像。智門寺塔、有神龜黑蜂。連理木。其露降。開居寺塔、有白雲如大蝶。色似青琉璃。翱翔而下。栖岩寺塔、有火照二百里。遠望者皆言燒山。鳳泉寺塔、有基石漸變盡如水晶。其他病者能起。攣者能行。瞽者能視。鼻不聞香者得聞香氣。諸凡功德。載在佛藏中。[illegible]

難爲諸君悉之。特以衆生心量狹。聞見窄。未能透入不可思議中。故疑信各半。施與慳亦各半耳。若不信者。請展法華多寶品。一熟讀之。更不信者。請更問天馬山前後老稚。曾見辛亥乙卯年間。虛空現塔否。

小崑山重建浮屠疏

九峰自天目發源。而小崑山爲第一峰。蓋天目之脉始[illegible]。由此一起一伏。自干將遁及于北固。而首尾盡矣。堪輿家謂九峰。龍也。其龍南窟滋。北宅泖。而龍首固不可無角。蓋一郡之文明繫焉。小崑山自唐宋皆有浮屠。至隆慶時始廢。今寺僧寂光。欲重建以復舊勝。山在郡治乾隅。乾峰立而天門開。豈獨建赤霞之標。横白霓之氣哉。余以僧是舉甚鉅。頗艱之。僧謂童子聚沙成塔。談咲見戲。皆有勝因。阿育浮屠未立。其下遂聞鐘磬音。今龍

山固其時也。于是因其請、倡之以作天人觀

重修雉兒塔疏

吳門半塘壽聖寺、晉生公講法華經處也、時有馴雉聽經。雉死葬之。俄有青蓮花生于雉口。遂建雉兒塔。也義熙十一年、建法華院、及宋賜額壽聖寺、由宋及明、遞相興廢。向有殿閣出古松流水之間。而今且垂刹矣。寺僧覺所驗心、發大悲願、袒肩赤踝、衣洸茹素、誓將扶仆起廢、還厥舊觀、余曰、爷衲大師影不出山。能使施者塡門。不十年而瓦礫之地。化爲梵淨龍天之宫。此豈異人。亦方袍圓顱道人耳。即杌棙知巧不如。何遠出雉兒下乎。

二僧踴躍曰、善、雉兒塔銘、王百谷先生供養久矣、今且復華而度、開後此塔再還、是本寺青蓮再生時也、其寺之重興無疑、故樂而爲之疏、

遷三茅眞君疏

余嘗厭世俗喧沓。毎欲黃冠白麈。相與蜉蝣于山青水碧之間。招栁縩之丈人。呼桃花之漁父。爛醉寒霜。碎踏明月。豈不甚快。願言斯盟。同志者寡。及毎思古人。如茅仲初兄弟、舉家修煉、共入名山、崎曲青山、華陽琚草。至今二山。如雁行蟻附也。道里頗遥。水陸跋涉。貧士或困于餱粮。老人至艱于杖履。往往卧對白雲、空瞻紫氣、而已。今城中舊有眞君法堂、在廟中之東廡、金銀黃碧、宛然茅峰之像、雖其地一隅。不足以當地肺之請[illegible]。

方長者若欲瞻謁祈禱。則不必擊槳牽車、從事數百里之外。固可以一褰衣相就也。但像居樓下、所處卑褻、四方賢豪。負短筇。着高屐。以登斯樓者。毎爲悚顏禁足而退。故道士龔君欲徙而上之、仰占星辰。俯瞰城闕。浮埃不到。聖馭可招。庶幾所謂神仙好樓居者耶。況龔君修髯玉骨、有山猿野隺之致、又余所雅信、而許與之雲朋霞友者、是以喜助其事而爲之請、

建佘山三官玄武祠

禮三官大帝者走謁雲臺禮玄武聖帝者走謁武當今有三二像在施相公廟傍披蓑帶笠不蔽風雨有淡如老僧辛苦募小廠覆之供養之此三教中絕無炎京世態者也若得善信量施以成其願願成之後併供關聖以鎮一方共禮一瓣香勝于累粮跰足走雲臺武當往返數千里道途也幸爲勸導喜捨焉

東嶽行宮疏

松郡郭門西有東嶽行宮前[illegible][illegible]致自宋元祐至正創修以及弘治郡侯劉公捐俸莊嚴之後毀于嘉靖癸丑重建于隆慶丁卯正殿以主太山尊神兩廡以主閻羅天子垂幾十年鮮有掃除而丹雘之者及今不修後且傾圮于是黃冠某某入山中請疏于陳子陳子曰太山封禪者七十有二家卽以秦皇漢武之威率千官萬騎從祭告天或裂幕折柱或傷左右趾或積遭暴風怒雨不得上而況白骨之子孫赤縣之內人乎雖然太山之靈異載在簡牒可得而攷也山名岱神姓圓名常龍又姓玄名目陸太山將軍名唐臣總括東嶽宰上卿名茅盈太山君領郡神五千九百又治死生爲百鬼之帥世俗所奉鬼祠耶精之神而死者歸太山受罪拷焉其山參雲霄百里三宮蓬立空洞之天周三千里山高則神必靈神靈則拜必遠故岱有三觀周觀者望見齊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吾松者會稽之所屬也故老人不能逃生死則不能逃太山君明矣經云東嶽是所以爲岱者代謝之義陽春用事除故生新萬物畢

聖相代之道故俗爲名益于象爲龍晝玄枵于時爲青帝于天爲歲星之精歲星所在福德隨之此東嶽行宮之不可不修也

角菴關帝閣疏

角菴漢角里先生棲隱處也手植四季山茶益千餘年倘遇遭梨花又六十里香雪雲濤空濛蔚映新月冉冉如坐氷壺中中有五皓上人能詩喜讀書又精戒律客過洞庭必尋角菴過角菴必訪五皓上人與之唱韻分咏而後快上人之師爲永川建西方殿面湖風射佛塵積衣裓中上人乃乞募山門闌殿中建一閣以祀關將軍旁爲廊輔之夫四皓定漢儲三分定漢鼎角里先生與關將軍其心同其功同其稱祀典亦同此余所以題題崇爲表彰也上人初號慶恒後以隱處角菴與四皓齋更稱五皓云吳伯霖韓求仲沈虎臣吳凝父極許其詩蓋皎然之流也

建城隍後殿疏

恭讀 大明會典禮部劄付國家治民治神已有定制內念冥冥之中有等鬼神命彼處城隍以主此祭先期合遣諸將召集鬼靈等衆悉赴神當欽依 勑命控鑒壇場一府境內人民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天地六親者有詐僞奸盜不畏公議者有枉曲作直欺壓良善者有躲避差徭靠損貧戶者似此奸頑不良之徒神必報于城隍發露其事使遭官府輕則笞杖斷不得號爲良民重則流徙伏辟不得生還鄉里若事未有發露必遭陰

疏文

譴如有孝順父母和睦親族畏懼官府遵守禮法不作非爲良善正直之人神必達之城隍陰加護佑益會典所載如此又讀葉文莊公筆記云郡縣並仕入境先誓城隍尊神而後臨民朔望拜廟申前誓故也蓋葉文莊公所載 祖制又如此由此觀之城隍者官民之耳目禍福之權衡也吾郡威靈公最稱顯赫正氣烱如日月報應疾如雷霆呼其號者肥寒瞻其像者股栗但正殿久已莊嚴寢室尚未剏建今願氏捨地合廟同心若得良善助工刻日新可待韋蘇州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

清香郡侯尚爾神明何不然此吾郡張公懸示而爲然相與從民願也 尚

疏文

修施相公廟疏

古者鄉必有社。社必有神。豚蹄斗酒。祈年禳凶。擇田老爲祭酒。而群壯稱從焉。登蹈上下。傞傞然鼓舞以爲樂。蓋歲時無缺。而東奈施相公最稱靈爽。方四十里禱者如奉天帝。今廟宇榱棟未堅。墻宇未樹。故里人亟請修建。不惟妥神靈而父老子弟歲修俎豆于此。村旗土鼓。前迎後導。解憊寬力。婆娑醉歸于山溪桑柘之間。亦太平晝圖也。幸量力助之。

修利濟侯祠疏

松郡治之東有蓬萊道院。院有利濟侯祠。侯當洪武初封金元七總管。萬曆改元勑封專掌痘司。俗傳侯吳人。有二子痘殤。因叩天有心誓曰。吾不能有兒。斷不忍人之無兒。願歿身而爲神。請之上帝。凡有危痘。轉死爲生。遂以七月七日赴周涇河死。顯靈民間。而吾松爲尤著。每當醫技告殫。輒向蓬萊侯祠下露禱。禱輒應。應而祭謝者趾相錯也。祠偏處院之東偏。向有工師鑄錢于旁。幾無香火地。賴金羽士力爲修理。而傾圮湫隘。侯神不寧。故敢請之善信。式廓廟貌。此亦爲人父母者之所樂助也。況郡邑諸公如保赤子。士大夫慈幼懷少者。如菩薩之護諸童子。其捐俸推貲。踴躍于是舉者。知不待予孫疾痛而始號呼于侯明矣。

修呂純陽福濟宮疏

呂先生游行人間如苗善所載一百八事而吳郡福濟宮靈花異跡尚未及書今宮已垂圮先生之像上雨旁風披簑帶笠卽神仙小遭鈌陷得非邯鄲夢中又一夢耶先生舍十二樓而落落一亂宮其身能綰實蹈虛躡風雲而上下而不能庇垂剎之土蛻恐先生見之度不能控雀而過也逸則陶君具仙骨而有道心故倡緣募修者以此

修孔宅疏

肅皇帝易像而主獨孔宅遺像尚存儼然有生氣相傳爲熙寧間二十四代孫諱禎者宦游至吳立家廟肖焉程明道論祖宗畫像若有一毫不似便拜他人辨者曰若有一毫僅似豈可遂謂他人孔禎崇祀聖像必有所本況顏淵井及七十二賢壠歷歷故在此吾鄉第一希有蹟也佛氏禮大士不能航海者有小補陀道家禮玄帝不能涉山者有小武當吾儒望闕里洙泗如在天上不能至鄒魯斯其小杏壇乎俞陸兩君勉之無令二氏弟子以秦無人咲哉

鄒陸宗伯祠堂疏

古吏于茲土而遺去思者有祠其爲鄉先生生而祉稷之者自畏壘之于庚桑始庚桑見于列禦寇之書說或不經其爲鄉先生生而眞社稷之者則吾松之于陸宗伯公始也祠之堂曰見賢其前爲門曰高山景行葢迄今十有餘載矣今春諸君子裒其直爲置田二百餘命寺僧復稍式廓之將于見賢之南敞中門翼左右廡鑿池沼架廣蒔名花修竹之屬而斥其餘財結禪堂三楹于左偏以待公之出而憩焉公　三朝之達尊也四夷慕之如文潞公兒童婦女知之如司馬君實乃其壁立砥柱之操久而彌固雖　天子不能以蒲輪相煩長安公卿至欲私其片楮尺牘不可得則郡大夫之式廬與遠人之僕僕焉瞻禮于其門而嘆息以去者其難可知也進無以亟見公退而聞其餘風猶能消貪頑而祛鄙吝況公一瓣香所在耶昔東坡與參寥遊遊者題曰蘇來堂歐陽公飲泉而列樂之山中人遂名六一泉復鼓琴度曲爲醉翁引賢者所至如大獵寒原墨濡素練到輒留迹而龍躍又公車音履聲之嘗從事于斯也其宜如諸君子請故僣題數言以倡之

養老堂疏

徐稚不食非力梁鴻不因人熱此僅可得之古高士豈能伺青披緇擎鉢者乎和尚影不出山即土到地爐尚能與一二道伴作老活計若放脚參方頭白齒豁望望空岩破寺中見者非閉門即戞釜矣至人能離生死而不能使老病不相隨此性善上人養老堂之所由建歟昔曹大家爲班超上書曰超年衰長今且七十迫于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誠可哀憐養老堂不設將使中華冠帶之國遂如蠻夷如來子弟張口捫腹而遂爲蟻之宅是可恐也孰不可恐也且行脚少年妄心未歇惟老尊宿情識智枯如乾禾相似學道最切古人以老爲僧寶不虛耳

修佘山竹院疏

佘山塔院宋聰道人棲隱之地出入有二虎隨行虎曰大青小青虎死埋樹底因題虎樹軒聰道人詩云多少遊人看明月誰知反被月明看因題月軒其西爲竹院竹陰娟淨孫漢陽所書余嘗訪雪壑于此擷荳煮茗徘徊綠模糊中流連不忍去今屋老欹傾竹亦蕭蕭如帚矣爲此倡緣整頓莊嚴之當掃一壁倩名手寫竹其上使見者心地清涼聰道人有靈度一笑曳筇而出也

寄緣結茆疏

寄緣名真觀又號枯道人關西士族也薙髮爲沙門性行純粹心地高潔好遊諸名勝因過雲間與之談詩詩奇與之飲酒酒可中上戶不飲亦不問與之論画則仙佛山水花木鳥獸與奇譎詭俶之怪無不出現毫端蒼古者巨然惠崇貫休梵隆之流胸中無一點俗筆下無些子塵土氣寫長卷或數丈雪壁斷落兎走石移海飛董宗伯與余極愛重之每欲飛錫他往陸公美韻士也堅留之不聽去結茆于文定墓田之西安頓緣公籬落溪橋雜花叢竹使公解衣盤礴其中昔天如搆獅子林馮海粟倪雲林爲担泥漉水運瓦羙石吾曹豈敢後于古人且不令公美獨爲君子也有樂施者列名左方住此者寄緣助此者隨緣本無定法多寡惟命

照公結茆疏

照公結茆于黃山之中原亦自與文鳥老猿作伴經云聚落比丘六時精進行道不及山中無事比丘打眠照公之謂也但茆廬未就更仗檀那助之天如祖師建獅子林幻住菴倪雲林馮海粟諸君爲擔瓦負石漉泥葺草新安學道上士如雲度更有好施如古人者照公所居題曰雜花菴若客來止宿煑瀑斫水引筧入光明頂回視此菴便如故鄉乃知自爲本色穿築屋房非止爲照公辦道之資也

結茆疏

慈濟上人初叅紫栢次叅憨山晚叅雲栖老人受具足戒其他往來于天目徑山廬阜之間或孤頂結廬經旬脅席又不知幾年矣今見武林北新關爲南北之衝車馬困于孔道緇素疲于津梁欲結一把茆爲行人一宿覺壺漿飡飯實續命丹也上人親經三大知識爐冶中來知果知因即有信爲決不虛揭余故拈少貲倡之且題其菴曰續命菴古偈云誰人带釜炊誰人頂屋走飢渴施些些黃金直一斗敢以此爲四方長者勸

吳無爲結茆疏

東坡云吾年五十外區區世味已略見矣若復悠謬于此真不如人古有脫迹深山出使絕域飲氷齧草復何如哉已結一廬真禪榻于明窗之下三更起坐平明乃櫛沐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無爲居士中年悟道掃除舊習與衲僧逸民結山澤之遊性愛秀州平疇回溪可以終老黃白二嶽付之健兒而已婚嫁已了欲了性命于竹床土剉間念族多賢豪撮土脊茅不煩外給若[illegible]面目仰視異姓此袈裟衣下事居士自血氣男子不屑也無論居士且使海内謂泰無人太伯季札爾吳氏實有讓德吾度無爲子草菴如化人之居一彈指間成矣戴安石欲隱剡嘉賓贈十萬錢杜子美創高齋詩云爲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居士廉不厚望吳氏之君子然必有歡然樂助在季孟之間者

寫華嚴經疏

昔張安道寫楞伽寘金山後世轉生覺爲已書東坡屬公書完藏爲家寶坡寫一卷藏之山中蓋寫經堅固力如此今有尚甫居士喜施經貲則又不煩皮紙血墨骨筆然後成就此經矣經成當題曰華嚴墨海

募寫華嚴經疏

南禪了因上人發大宏願願沐心手書華嚴八十一卷期三載竣業第人以佛寶難遇剝皮爲紙折骨爲筆不恤身命願畢此念今上人欲寫龍藏之文諸長者爲之左右使紙墨應手如水映月如鏡應象因地下種果折不差世世生生同轉法輪游華嚴海矣第居士尚有一問禿管未握文彩未彰處從何下手速道速道

題淨宇上人閱經疏

四天下微塵偈河百沙河光明身雲聚爲秘密之文傳之震旦之地二乘所不能了解衆生安得見聞此淨宇上人涕泗而發悲願也上人住虎丘鐵佛房精戒飽参絕無他嗜斷滅算十年閱徧佛藏不悟不休不徹不止但若禁足之後背養無具護法無人故請之遠近檀那長者若使五天秘軸三藏微言結藏龍宮之中通流此地之內上人雖畢命展經析肉報施所甘心矣故眉道人憐而爲之疏

化梁皇懺疏

華嚴云譬如暗中寶非燈不可見雖有智慧人非經不能了是以古人折骨刺血曾無悋惜昔達摩不立文字然開口動舌已成逗漏諸禪宿以經爲拭膿紙所傳語錄普說等書多于龍藏所載此何以故一月印一切水萬水一月所攝一心印一切經萬經一心所攝因水可以見月則因經可以見心斯固迷霧之指南廣洋之大筏也世有經坊廣令傳布使人緣坊尋經尋至無經以前墨板不能印處則一大藏教頭持登壁分明實所謂寂上希有功德今梵音素向信三寶念吾松不立經坊如取水不得方諸取火不得陽燧亦佛法中一欠事也乃乞諸長者隨喜布施施板施經施墨施工使經在在流傳如燈化燈則持受誦讀擎禮供養皆此坊爲之倡導人天神鬼且爲護持況因經而得無經者耶余故喜而爲之疏以作津梁

九幽懺疏

九幽懺撰自葛孝先敘而傳之者爲李含光大約總括于上清靈寶諸經拜爲十卷其法使懺主散花燃燈上自三清九霄二曜列星以至五岳四瀆之高真無所不頂禮貫自后王君公帝族官屬以至普天下匹夫匹婦無不代爲之露惡首過生大愧悔希大慈憫大約規摹浮屠氏蕭梁懺十得其九此必後世托之葛孝先而非漢人語也孝先傳載道藏璽字函亦載九懺似非僞托但孝先本傳不雅馴蓋出于浮雲山趙道士所編纂此懺之作得無趙生黃冠之流與然懺語悲悽弘暢當與蕭懺並傳即使儒者讀之有不心懺神怖泚顙及匯者幾希矣秀水張君稱陽倩名家書之永藏名山此即道家之瓊函寶軸玄文紫字也所在之處度必有神靈呵護欲使之廣傳人間一洗發吾輩耳孝先超度幽爽解諸究對有明真齋悔過請福有塗炭齋此皆與九幽懺法相表裏而惜乎世莫之見張君倘得之道藏中幸書以示我

龍潭講經拨米疏

泉松師講法華于龍潭聽衆五百餘食糜而有飽色蓋泉公純行所感也若更一月將竹筏匝肚幾相從于陳蔡間矣本郡緇流若能攢三斗粟少助常住此緇教中負米之子路斷薤畫粥之范希文也聽衆中有此出頭漢否

烟雨樓鑄鐘疏

堪輿家相澤國地宜鐘鼓鼓鎮巽隅又主金爲水母金鳴則水清水爲地脉地應則文旺故曰維天穆穆以雷霆遍昭天聲百物以生維士濬哲法天之烈大牖斯揭元氣噴洩至于宣肺鬱辟耳聰周六虛教百二猶第二義也乃借題數語以請之

建萬緣橋四十八願疏

余聞舟里有雙溪陳公者孝義人也郡縣旌其閭閭里緩急事不能辦者則以煩陳公陳公如萬緣橋其一也然公之建橋而未能再成者其難有九徃給帖募衆題者滿籍而核所施金錢米粟十不得一也名存而實無難一索木石者踵至而不能以空手應則皆陳公一人肩之難二無以應則揖貨揖產又不繼則貸子錢難三忌者貪者或游談無根且疑且謗覓能人喻而家曉之哉難四波太湖貿石則風波粘天幾葬于魚腹者再矣百死一生難五務求堅永沒木石于重淵之底者無恙視他橋百倍過之徃來者見其上而不見其下難六估價料價司出司入皆心計之不敢失尺寸難七有司查勘不免有雞黍酒餉舟楫送迎難八父老公同扶持伺候謁見難九陳公掃橐而出者凡三百餘矣誰復以斗粟一錢償者欲止則橋頂未盖欲别委則遺艱後人欲頃刻奏功則心力委頓盡矣於是識者倡爲四十八願之疏每願一錢每人各施一願四十八願則爲一簿以一人領之總共四十八簿所謂積毛成裘積雨成河此橋庶

乎永觀厥成也橋成之日勒諸姓名以垂不朽有好義者請前爲陳公賈勇

渡船小疏

橫山口漇水澗蕩不能建橋往往望涯而返甚則怒風積雨曉霜暮雪褰裳企足乞靈于山鬼水伯可憐也今議造渡船一隻買田四畝以贍操舟者諒好義諸公決不在竹橋渡蟻之後請施慈航以永普濟

施茶小疏

金陵報恩寺雪浪上人每欲飯僧十萬苦無因緣願於人烟輻輳之地行道摩擎之時揮汗如雨渴疾如焚募施香茶等于甘露若能滴水滴凍知因知果只此便向人頭上親灌醍醐不復更充趙州老子茶也

題泊如上人疏

洞庭諸峰在震澤中微烟空水如在世外故真人隱士往往息躬于此自泊如上衲爲東湖住持勤修爲衆面壁種花洗石延客四方名僧聞而游焉每每結夏過臘至有老不出山者顧山中課柸橘辦櫻笋爲稅不能聚蓄儲粟作客僧供不得不藉四方長者余貧亦擬斗益鼠餘之粮應之但恐他日扁舟出胥口訪之鷗背鷺頂之間却又分諸僧數臣供如何如何

斂賑孟友疏

友人孟其中庚戌榜孟華禮先生之仲子也先生仕宦清廉諸子家傳孝弟其素攻舉業雅有雋聲時作詩歌直支古調今貧身無地寄食空門夜半較書借佛燈之殘燄天寒炙手撥神罌之寒灰路人靡不傷心吾黨豈無愧色今告諸郡中大老少推囊槖之餘一振縉紳之後與其極饌宴客孰若垂盻同袍與其捨粟施僧孰若熱心寒士嗟乎人生未遇如望穀于石田長者好施若取毛于牛股所謂做而無憾余實望焉若云愛莫能助愚不敢請

許逸雲助賑疏

許逸雲字祖希墨池中老班超也今七十矣無妻子無屋廬五官俏故獨癈聽耳今寄居超果僧舍交游有氣誼不問識不識少出米賑之使得終老寺中直分賢者庾廩間鼠雀耗之一耳王荊公素不識人痛癢却爲故人輸粟不乏山谷老人咲之曰此是前緣吾輩于許君五十年之交請于今緣了之許生貧而老傭書自給世人以痴目之勿辨也乃造物亦若以痴待許生至極困勿顧豈造物與許生痴等乎吾輩與許生故人若復佯痴不爲緩急皆痴雲益覆矣請爲賑之

孫侍州葬親義會疏

侍州公三世以清白傳家種竹養花自雁州先生以詩立盟壇足所至兒童隨之士大夫倒屣迎之自雁州化而其孫世聲翩翩制舉獨超上駟若詩歌古文詞特其餘技一承雁州先生衣鉢耳今貧無擔石家有三喪恥乞助于麥舟惟枕籍于花影夫令賢士君子坐享受倩之餼皆吾黨之厚顏也今約百人同志者各捐金三錢計百人可得三十金或一人而居一會或一人而居十會五會惟悉心力使侍州公得緣此買東郭數畝以漸理家中一腔冷血豈非良便善事哉噫此不過宴客之半餅捨僧之斗粟而得同附義籍各成善因諒諸君子必欣然也侍州公性至孝雁州老不能行每風雨深夜從鄉社酒宴後荷負以歸宋初陽爲作荷親圖父子廉重深恥于人余故代爲之請

修梅花道人墓疏

梅花道人即吳仲圭先生也名鎮其墓在嘉善城中巽隅直一抔土耳墓前有斷碑鐫梅花和尚之塔勝國末兵起所至椎冢燔鄉獨先生之墓貌疑其爲僧塔蹐去先生常與兄元璋師事毘陵柳天驥得其性命之學尤邃于易故言禨祥皆中其死而獲脫于兵燹者以此先生節俠交遊氣誼豪天下一時吳越之雋楊廉夫顧阿英黃子久倪雲林張句曲皆以翰墨抗衡殘楮一出人挾爲寶今戢身撮土市廛相區僅以一二長髮僧雜栖其墓傍水嚙草枯即狐兔且無所置窟宅先生剎膚可知已昔符戴常以歲卯襄陽樊澤曰故處士孟浩然丘隴頹沒公欲更築大墓久之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人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材寵其墓至今襄人以爲談今欲封梅道人馬鬣敢援此例告之邦大夫工竣之後酌幽蘭泉以酹公并種梅花一枝于墓上招其魂而歸之

題吳氏修譜疏

休寧蓮塘吳氏初自太伯六十九代曰晉公者從歙州休陽縣宅居西隅卒葬邑西七里石舌山之蓮塘後遂名蓮塘吳厥有族譜其重修則太定甲子裔孫庠祖公始也又重修則我明成化裔孫文起公永寶始也又再重修修而壽梓則正德十一年丙子冬孫正隆公始也正隆後屈指百年無紀焉燭宗尊祖非特文獻無徵即舊譜且將化爲蠹魚枯竹而漫漶不可讀矣吳文而暨者曰尚默尚恭慨然三歎曰古者公卿大夫有世祿民庶有版圖而家法咸行故子弟不能輕去其鄉而桑梓毋棠有相戒勿剪之意今吳族滋大或合或離或散處四方異日慶弔不相過尊卑不相習甚則見宗長而坐車不爲下子姓不收卹而路人而吳越皆自此始此由族譜不修之故也弟貴人鞅掌于王事長年大儒又爲公車言務而奪之無排纂之暇是惟在我後之人于是尚默尚恭挺身任之願尚默不能一人獨肩而恭又貧惟相視仰屋嘆耳夫家有譜猶郡有志國有史修志者闔局修史者詔尚方具膳備筆札而譜何獨不然且吳氏圭紱連床旗㫋蔽宅而素封好禮之家且以百數若各量豐儉捐貲助之必將料集故聞遝次名閑使吳氏之祖功宗德揭日月而暴之海内斯非蓮塘之天球河圖哉木實自根高堂自基吾爲吳氏一抃一舞矣

雜書

書上元觀燈

余家白石山山中老稚每於上元日遠近迎燈村簫田鼓賽會於施相公廟俗曰鬧元宵余醉後曳杖往觀退而讀書梅菴惟一燈熒然耳嘗記楊用修元夕桐梓驛詩云戴石孤峯古驛門青菴吹笛報黃昏三家村裡無燈火千樹梅花作上元此詩酷有風味若爲余山居設者又記東坡從九曲觀燈去從者獨行入可久禪師堂

了無燈火但聞薝蔔餘香仰歎題詩云不把琉璃閒照佛也知無盡本非燈有客從豪門來夸詡燈事若鞠余冷淡者余唉曰我有二燈惜君眼不見一曰楊用修梅花燈一曰蘇東坡無盡燈客聞之意消而去

書鱸魚蓴菜

吾鄉松江鱸以張翰得名然史不載其秋風歌也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魚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初齊王冏辟翰爲椽冏執朝權翰遂命駕東歸其識度在陸平原清河上又有贈周小史詩云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東香膚柔澤素質參紅團輔圓頤菡萏芙蓉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車隨風飛霧流烟轉側猗靡顧盼便妍和顏善笑巧口善言此詩太惑不若二陸祖德詩豪士賦尚有德行吾

所難者南陽處士鄭子回耳子回聞冏專恣發憤徒步詣洛陽自稱荊楚逸民露版於冏冏含恐答之云孤不致五關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遂遁去世知有江東步兵而不知有荊楚逸民如吳中草木虫魚何限而鱸魚蓴菜獨傳士大夫幸不幸皆類此

書責李邦彥

往己酉歲遊洞霄宮探大滌洞最奇有醉道士迎余繇塵落葉縱橫庭圯廊所謂無塵殿者亦垂剝矣旁室廟祀朱崇陽先生而不及李忠定綱亦是缺典戊寅進出丹徒兩中拜少陽陳公祠舊聞鑄黃潛善汪伯彥像跪於庭下過者鞭之數百乃去而余最恨者李邦彥宜與二賊而三當幹離不軍抵汴城聞城中有備欲去而李邦彥獨主請和金人索犒師金五百萬銀五千萬牛馬萬頭表段百萬疋尊金帝爲伯父而以宰相親王爲質綱堅執以爲不可獨李邦彥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從之其卒使張邦昌爲計議使者邦彥也使康王構往質者邦彥也割三鎮者邦彥也括都城金銀娼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十萬兩民間一空者邦彥也种師道姚平仲勤王之兵已至而使散去者邦彥也謂金人曰用兵者李綱姚平仲之謀非朝廷意僉議縛綱詣金既而罷綱又既而罷老种者邦彥也勤王既散使粘罕再至都城破二聖走者邦彥也此時但知黃汪而不知有李邦彥黃汪壞於後李邦彥壞於前此三賊者肉可醬尸可鞭像可鑄也而少陽上高宗之書獨不及之何哉吾鄉陸文定平泉曾與唐荆川共謁少陽祠因指祠額曰此額曰秘閣修撰何不榜曰太學生陳東之祠使後世知太學中亦有此等人荆川云不如此不足以見高宗悔過之美邵二泉作少陽祠記云天下之勢重在夷狄者其始也勢必重在小人小人夷狄皆陰類也小人重則輕在君子夷狄重則輕在中國三先生之言雖不同其補於世教一也

書崔詩來歷

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此鶯鶯與元微之詩也不知乃出於桃葉及謝芳姿詩中桃葉王獻之妾有團扇歌云團扇復團扇持許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中書令王珉以白團扇與嫂婢謝芳姿情好甚篤嫂箠撻過苦王東亭聞而止之芳姿最善歌嫂令歌一曲赦之芳姿應聲歌曰白團扇辛苦五留連是郎眼所見白團扇憔悴非昔容羞與郎相見乃知鶯鶯多讀書下筆無一字無來歷故是女博士耳

書趙子昂不如鄭憶翁龔聖予

子昂山水直取六朝五代唐宋名手攬爲醍醐畫學中可謂集大成矣問一寫馬寫蘭風骨神采高古駿發但輸鄭憶翁與龔聖予耳憶翁名思肖聖予名開憶翁宋太學生應博學弘辭科宋社既墟坐卧不北向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矣疾亟囑其友曰我死矣煩爲書一位碑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耳自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洪荒荒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榜樣又著大無功十空經一卷亦寓宋字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巨眼識之精墨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曰地爲番人奪去汝不知耶龔聖予嘗與陸秀夫同居廣陵幕府秀夫死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至立沮洳中坐無几席一子名後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風鬉霧鬣豪軒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餓然竟無所求于人而死余嘗見鄭憶翁蘭於婁江沈生所旁題八字純是君子絕無小人其卷不能盈二尺而龔之畫馬

所謂風鬟霧鬢者已不復得遇矣隱翁有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詩一卷自叙一百二十卷聖予議論奇偉文章如班孟堅司馬子長而兩公著作皆不省流落何所今使人但見趙王孫龍種草草數筆蘭有無限委秀之感可歎也

書畫家南北派

寫畫分南北派南派以王右丞爲宗如董源巨然范寬大小米以至松雪元鎮叔明太癡皆南派所謂士夫畫也北派以大李將軍爲宗如郭熙李唐閻次中以至馬遠夏圭皆北派所謂畫苑畫也大約出入營丘文則南硬則北不在形似以筆墨求之

書禪本草

余拋舉業後，寒熱不入於胸中者久矣。宰物姤之，遂以癃見撓。自夏徂冬，其寒也如凝冰，每思趙州七斤半布衫。其熱也如焦火，每思一口吸盡西江水。於是移臥讀書臺山，僧野雀時來問疾，而平泉先生八十有九，亦數數遣訊不休，以匡廬慧日禪本草、湛堂師炮製論見示。夫此方非特可以霍然起余，凡有血氣者，恐不能出兩禪漢國醫手也。余故拈舉為大衆同之。

附文定公東

數日諗承道候，靜攝高居精舍，密邇僧寮，嘗資禪定，證大安樂矣。咨廬山慧日著禪本草，謂禪之一字，性甘凉，能安心臟，祛邪散滯，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惱，善解諸毒，調衆病。故凡聖尊卑服之，能脫除苦惱，如縛得解。自來佛祖以此一藥療衆生病，號大醫王。而湛堂禪師復著炮炙論，謂一切藥當明其體性，如法炮製。先須選藥物精純者，以法流水淨洗，去人我葉，除無明根，秉八還刀，向三平等砧上剉碎，用性真空火微微焙之，入四無量臼，舉八金剛杵，杵八萬四千，以大悲千手眼篩篩之，成塵塵三昧，煉入波羅蜜為丸，不拘府候，煎一念相應湯下，前三三後三三圓眼藥。後除八風二見外，別無所忌。此藥非世間方書所載，後之學醫上流，試取禪本草并依此炮製服之，功効不可盡述。右藥不載方書，不假炮製，若依法服之，不瞑眩而一切病當脫然去體矣。此儂所為嘗試而有効者也。右上仲醇徵君文几，八十九翁陸樹聲頓首啓。

書藥局

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各書其所治入於醫師知其愈不愈以爲後法今吳俗尚巫而賤醫鬼不効則謁之人其孤貧者偃卧呻吟待斃而已直指薛公檄醫師分治郡國効則賜章服寵之吾郡張君其一也君世家多顯人而能留心岐黃鵲意之書項與賽生指背採藥分服村落如漢涪翁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又如王彥伯列三四灶于庭老幼塞門無不効者君其布衣中之藥師乎昔慶曆中范文正建言自京師以逮四方學醫之人皆聚而講習以精其術當時採其言編輯名方頒布郡國爲天子好生之耻吾朝置惠民局實倣周官遺意而士大夫不鄙爲纖細則咲爲迂闊非特望文正難即薛公亦不易也

書張賓樵

洞庭山有賓樵張翁者老儒也嘗遊華亭而性嗜茶每訪余挈竹爐蒲扇及松皷煤炭置筐中少頃便搖扇煑茶飲坐客丁酉市藥嘉興東塔之寺門門有梓樹多濃陰丘伯畏元禮家寺旁余時讀書包氏去東塔僅里許數就翁談伯畏父子各雜坐梓下間出酒餉進余而翁以茶繼之及冬余病瘧翁從洞庭來視余跣足大雪中留宿不肯去一别二十年癸丑歲余遊西山自林屋洞轉棹候包有僧云欲見張賓樵否余驚曰是吾老故人也尚在乎喜不自禁因同秋潭師郁伯承入曲徑得翁于荒塲間草屋垂仆陊牆無烟翁冉冉七十外矣塲中六七株大杏樹地可四五畝僅一婿躬耕給薪水而婿更馴謹有古風翁指云吾撰季婿碑可讀余唯唯已坐杏下相對如夢秋潭師浥然涕淚者久之余薄餉以酒錢翁暮送余入舟借村居共宿明日余欲遊石公山翁贈以短笻曰老不能從矣翁山中終日諷法華經在東塔當生日每登塔一層誦法華經一卷至頂而經畢風貌古樸意色蕭淡此亦穎昌杜生之流也

書周師

吾師周雲汀先生吳閶人也父爲明涯公嘗客於文榮袁相公所代撰書詞性骯髒不善事貴人拂衣歸寓居華亭與中江莫公南湄李公南洲高公爲詩友公死吾師教授里中兒得糈供母三十外始娶四十外而終余少時負笈就句讀輒於衆中奇余時指以詫客師善詩工書僦居委巷中窻前二三弓地結荳棚覆之乘涼其下足跛口歌好歌詩歌聲往往達籬落外余童子時即知有蘭亭稧帖古文及七才子詩師教之也余戊寅補諸生始得從家塾設席祭之惜師與明涯公遺稿皆散逸不傳至今以爲恨事余嘗念蒸夢得載其師達州人樂君類與吾師同故拈記以示兒曹使知我好古之所自也

書遠僉人

語云當官不接異色人又曰不應與小人作緣真名言也項士大夫風俗一變求田問舍則牙儈滿堂請托居間則胥吏入幕怙勢作威壟斷財賄則輿臺厮養倡優下賤皆儒裝士服列爲上賓爾汝酬歌徹夜達旦不復知有人間廉耻事矣蔡興宗自荆州刺史被徵還都時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中書舍人弘興宗爲宋文帝所愛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邇弘還依事啓聞帝曰官人我所得命士人故非我所得命唐文皇讀春秋至見殺吳子餘祭問昆何人耶衆不敢對李調曰國君不邇恒人以爲輕死之道帝曰朕邇恒人多矣得不慮哉今吾所見士大夫之門非特無士人氣且又出恒人下之下者詎可令蔡興宗王球見也

書山中二事

余好古山中無法書名画每見之收藏家反覆諦玩手錄其題跋以歸歸則展轉思之累日夕不得怡至輟飲食余方塵芥一切而猶戀戀于古人之殘煤斷繭何也然有遇焉昝者華原人鄭元素温韜甥也韜發唐文皇昭陵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爲多搆椽剪茅隱居廬山青牛谷凡四十餘年華國人鄧公之父以提

舉監修画壁見背工以舊絹山水揩拭几案取視皆郭熙筆中使云此出内藏庫退材所也神宗好熙筆一殿專背熙作即位後易以古圖退入庫中不止此耳提舉云幸奏知得此退画足矣明日有旨盡賜命與至第中無非熙画二事皆千古非常奇遇功名富貴可得此不可以倖覯也然郭河陽画終是北派尚不敢與董巨卿作屏脚何敢上擬鍾王二者不得兼寧失鄭無失鄧寧使山榻上無一卷鍾王不忍使昭陵中有掘坆賊王元美先生戊寅歲夢至一友家頭袖趙吳興數紙歸醒而懸之自此不復再購書畫見與孫太常書中史載鄧廉妻李氏守節六十年忽夢一美男子求與李偶李不許自後夢數來李以爲精魅乞符咒禁莫能絕李氏歎曰吾誓不違節而爲此所撓葢容貌未衰故也乃援刀截髮麻衣不濯蓬髩不理垢面灰身鬼遂謝絕嗚呼昔書畫亦有精鬼耶書之以志我戒

書避暑

我有一草堂。南洞庭月。北峨眉雪。東太岱松。西瀟湘竹。中置晉高僧支法存八尺沉香板床。浴罷硃砂溫泉湯。投床鼾睡。以此避暑。樂不樂也。此方不敢獨享。奉獻雲棲老人共之。雲棲云。古宿傳下更有一方。我自向鑊湯裏去避。何者。衆熱所不到。

書杜詩

語云、武庫中不無利鈍、余謂有利鈍。乃見武庫耳。此惟杜少陵詩可以當之。夫貴若山川草木。利也。而大地是其鈍也。聖賢之光輝。利也。而篤實是其鈍也。高岑王孟之詩、無一字不膾人口、然皆能利而不能鈍。若少陵、利可及、鈍不可及也。昔有族人蘊櫝者。客咲之曰、我家無此、乞相主人。荅曰、君之族得無未大乎。客慚而退。余嘗題杜集後云、兎脫如飛、神鶻見、珠沉無底、老龍知、少年莫謾輕吟咏。五十方能讀杜詩。

書示門生

吾輩能讀書而不能用書。正如劉越石之爲將。長於招徠而短於撫御。能用秀句而不能去累句。正如張魏公之爲相。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又有師心自用。護短不前。正如蠕蠕公主。一生不肯華言。又如胡沙門顧爲王珉兒。珉生阿練。便解外國語。此似有習氣不可化也。

書朱竹有無攷

孫漢陽好寫朱竹、或云蘇長公在試院、旁有丹筆、因拈筆戲掃之、其實天壤間無此竹也。睽車志云、紹興中、四明有商泛海、攀山頂、得梵宮焉。一僧獨坐禪榻、窗外竹數箇、幹葉如丹。商堅求得一二竿。還就舟中截之、爲杖。前至一國、有老叟以寶珠易之。因語商曰、君親至普陀洛伽山。此觀音坐後旃檀林竹也。商驚悔、寶藏棄餘、藥病者輒愈。吾鄉去普陀千餘里、春月風駛、士女禮大士者、往返不五六日。有僧曰大成、曾往洛伽山、三月風雨、斷飲食、普陀海潮兩寺僧移舟餉之。已大成飯僧三塔、余問之、未嘗見有朱竹也。四明商所見、度是化成耳。又聞峽州宜都縣飛魚口產紅竹、大者不過寸許、鮮明可愛。則此竹似亦有之。余謂卽有之、總不及綠竹菁葱媚人。正如竹以清凉瀟洒爲貴、而有云大竹長至三四十丈、圍至尺八九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丈許、葉如芭蕉大、可瓦、可楣、可臼、可甑、可刳爲舟。此竹中大是專諸骨也。置之子猷窗几間、亦何味。

書田舍

余考室東余曰匏舍僅二三十笏許所謂動以九州爲狹靜以圖堵爲大又所謂居然一畝宮寬於四天下也但數月不入城歸則如遠旅還家生客抵舍黃犬䑛衣似絕不相識者徐勉爲侍中經旬還府群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亡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邢子才有齋不居坐臥恒在一小屋嘗晝入內閣爲狗所吠撫掌大笑而出此事古人已有之余何足異但子才果餌之屬懸於梁上賓至下與共噉余則不暇待客客來隨噉盡東坡買耘老用邢子才前法日以画叉叉梁上錢用之余年來不及斷錢爲三十塊錢到手滑甚愧兩公耳

書北歸客語

有客自燕歸每專必稱北勝且云北方月大勝南方余咲曰南北豈有勝負哉北馬南船北塞南田北酒南茶北綿南肉北皮南縞北菓南花北寒南熱北塵南濕豈容置勝負于其間哉褚裒嘗論南北人學問支道林折之曰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此語似先有南北月于胸中非通論也客曰然則子何如議論余咲曰月一而已南北無黨

書避客

余畏客舍城而山客跡之山舍山而舟客跡之舟嘗戲謂蓮公曰能爲我出奇策有避客處乎是安身立命處蓮公咲曰有三策在僑梵鉢提比丘𪖙似牛甲食飽則呞以是二事嘗護譏嫌藏身天上此避客一策也迦旃延將欲撰集法藏爲人間憒閙精思不專遂隱地中七日結集大法此避客一策也大目犍連稱神足第一周行四天下如屈伸臂頃卽時得至使目犍連負君而趨此避客一策也余咲曰僕是人頭虫安敢望此蓮公曰近聞江陰有玉川子一日夜能走六百里請以此法授君此亦避客一策也余咲曰我嘗咲出岫雲多事卽六百里余將安之無已玉川子爲我授神行法兩家僮舁眉公坐藍輿內往來天下名山大川客何從跡我乎是夜乙卯六月十二日梧桐月甚凉與蓮公大咲而寢

書雲間詩雋

雲間詩俱散佚不傳間有刻者佑君張啟少負風流老就吟咏借栖費宮老於青衫有孫得雋先公而卒君琅球之裔工山水篆隸刻蘇長公外紀强項不少下詩骨亦如之希周孟養夫傲骨骯髒野逸自適嘗從袁峻陽章鹿苑西游秦晉詩與書皆矯健賓之宋懋觀久客燕邸其詩雋朗文度趙左詩畫雅淡明之宋懋晉畫贍于詩幼君蔡懋孝美髯多酒態季常葉之經歲荐恩公許身孝廉並終博士師好稱詩瞿彌陸釋麟聖淸張積源子野施紹莘皆韵士詩詞秀麗異常翩翩無豪貴習氣享年不若季常希周而俱傷伯道人甚念之

書服氣

有道人獨棲太淸庵夜坐橋上尾而聽之但云先天如何得死未發向壯立化不知何氏也彭幼朔近寄服氣之法可以還童家語云服氣則神明而壽無水爲烝先天也有米後氣後天也以先天換後天則長生矣

書參睡

余嘗謂棋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棋類耦耕之沮溺缺一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獨來善哉希夷深得其解矣余又嘗參見在心不可得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試勘將睡未睡時三者心却在何處若云在醒不應合眼若云在夢不應開眼若云非夢非醒不應一心半分爲醒半分爲夢吾家希夷嘗自稱眞睡先生恨不以此問之

書種竹

子猷稅地種竹、或謂人曰、何可一日無此君、竹以虛中
通外歲寒彌堅故昔人往往喜與把臂入林余之愛竹
獨愛其子孫玉立參差捧笏而拱青雲龍翔鳳舞直有
干霄之氣回視一切草萊花色僅僅脂粉媚人一遇風
雨闌珊狼藉不復有特出草莽之志今里中朱門子弟
皆此類也吾願以竹望之庶有長進蓋花歲減竹歲增
竹於世有實用而花以容事人故耳

書掃地

宋萊子匡俗洒掃一市第五倫夜宿必掃淨而去明日
有過者見之曰此必第五倫夜宿處也郭有道亦然古
人且爾況吾輩乎端居一室先掃地上塵次掃口上塵
筆上塵最上乃掃心上塵耳余七八歲時嘗見先祖怡
松公年已踰耋洒掃門外小逕中一日嘗數巡、降有負
薪遺寸芥於地上、輙動色詈呵其役負薪者往往避地
徑以去識者指先祖曰此翁後必昌予雖老而無聞然
所至必焚香掃地而坐怡松公之家風、猶未敢泯也、

書茗蔕菴

乙丑冬余結一草堂余山在戶流水遶溪東坡所謂歲云暮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中得少佳趣似我茗蔕菴畫圖也昔有佛弟子誦茗蔕二字念茗則遺蔕念蔕則遺茗如是三年忽然連續遂爾頓悟余之名菴者以此嘗讀堯夫擊壤語云布被暖衣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陸放翁作布被銘云公孫弘布被司馬相如亦布被布被可能也使人不以為詐而以為誠不可能也此皆與茗蔕菴主人相宜并拈此

書蘇子由語

蘇子由言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曰子宜置一曆晝日之所為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司馬溫公亦曰吾無過人處但平生所為未嘗不可對人言者耳

書酒上戶

新安有販木大賈善飲酒自詫天下無二插標木筏上云飲者能勝我取一筏去有京僧某聞而赴之褁一物小項背間曰僧酒徒也願就飲賈出銀桮約容三五升許僧一吸而盡既而笑曰此物瑣碎僕有酒瓢在解褁乃大銅磬也連飲三磬而別賈如數許之

青山居

余山居有碩仙廬有含譽堂有邁菴此在南山之麓者也有尚齋有清微亭此在山之中央者也有默易亭有水邊林下有磊砢軒此在山之西隅者也有喜菴道經山之上下必取道焉此依山近岍者也山有松有杉有梧有栢有樟有梓有椿有柳有桃有李有石楠有修竹其下有梅有杏有紫薇有叢桂有菰葉大率皆有之更多西府玉蘭石榴大柿異種芙蓉高柄大紅藕花石刻有東坡風雨竹碑米元章茸露一品石碑黃山谷此君軒碑朱晦翁耕雲釣月碑墨跡有顏魯公巨川誥倪雲林鴻雁泊汀圖又良常草堂圖黃隺山樵阜齋圖錢舜舉茄菜圖梁風子陳希夷圖梅道人竹篠圖趙松雪高逸圖吾明文沈以及玄宰不暇記山裝有漢鈎金鳩首槲葉笠碁笠楊鐵崖冠木上座松化石陛放翁松皮研米虎兒研山書山友有田父漢丈人且且先生阿誰公方外有達老漢雲栖老人秋潭和尚麻衣僧蓮儒慧解破道人時來作伴荒山向無兎今有兎矣向無畫眉今有畫眉矣向無客今有客矣遠漸桃源近漸子貞[illegible]

偶然樂書

書武林徐無書琴

徐無書有琴曰無塵每入林澗輙一弄而去所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者也眉道人名之曰有奇男子非樵非釣樂道鼓琴以代長嘯祝而泛之猿啼鶴叫暢而聽之魚淫馬笑跨湖度嶺超越遁鍊藻練神明翕集衆妙非時召者不敢奉詔

書廣琳疏

高郵乾明寺舊有毘盧閣齊堂宋昭慶禪師所建南渡時宿重兵此中業已散爲刼灰冷風矣今可考者僅見秦少游二疏耳寺僧懸文欲重興實閣臨發囑付廣琳使成厥志廣琳者能詩又能書昔秦少游絕愛政黃牛書問其筆法政曰書心畫也作意則不佳故喜求見童字以觀其純氣惜少游未見琳公書若見之不知其點頭當何如也經云造書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葢書法初泒原出於沙門氏故唐有永有素有高閑皆好翰墨作佛事武種紙至萬本蕉瘞筆至數石冢甚則字直五萬錢琳若此何難一閣乎琳公曰某甲不能但乞眉道人爲我題疏昔有出木于神僧井中者今且出眉公研池中幸不惜片時風雷假我眉道人笑題數語以歸之

書西蜀鐵菴道人卷

萬曆時有二庵、曰歇菴、曰鐵菴、其言語妙天下。而灰形土智。似絕不識字人。歇菴爲會稽陶望齡、鐵菴爲南充黃輝、同己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近酒肉、精禪理。其人金馬。其心木雞。吁皆亡矣、六月峨嵋僧、以鐵菴卷求題、余題一偈云、四周天下暖如春。六月峨嵋雪尚屯。若箇撥爐聲一爆。老冰堆裏鐵菴人。乙卯夏日書於頑仙盧、

書東嶽行宮疏

松郡郭門西、有東嶽行宮、前誌無考、自宋元祐至正創修、以及弘治郡侯劉公捐俸莊嚴之、傒殿於嘉靖癸丑、重建於隆慶丁卯、正殿以主泰山等神、兩廡以主閻羅天子、垂吾十年、鮮有掃除而丹雘之者、及今不修、後且傾圮、於是黃冠某某入山中請疏於陳子、陳子曰、泰山封禪者七十有二家、即以秦皇漢武之威、率千官萬騎、柴祭告天、或裂幕折柱、或傷左右趾、或橫遭暴風怒雨、不得上、而況白骨之子孫、赤縣之肉人乎、雖然泰山之

靈異、載在圖牒、可得而考也、山名岱、神姓圓、名常龍、又姓玄、名目陸、泰山將軍名唐臣、總括東嶽宰上卿名莽盈、泰山君領郡神五千九百八、治死生、爲百鬼之帥、世俗所奉、鬼祠邪精之神、而死者歸泰山受拷焉、其山參雲霄、百里三宮、蓬立空洞之天、周三千里、山高則神必靈、神靈則禱必遠。故岱有三觀、周觀者望見齊、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吾松者會稽之所屬也。松之人不能躋泰岱、則不能造泰山君明矣。經云東嶽定歸出爲嶽者、伏謝之義、陽泰用事、除故生新、萬物更始

相代之道、故借爲名、蓋於象爲名。婁玄枵、於時爲青帝、爲歲星之精、歲星所在福德隨之。此東嶽行宮之不可不修也。

書游黃山卷

天都峰眞在雲氣中、其雲五彩異狀、令人見空山白雲便足怡悅、此下方浮氣僅賢于敗絮耳、自普門開徑後賈勇而登者、獨武林玄津師、忽値雲霽、領畧數日夜、振策而還、山之奇在詩中。詩之奇又在山中。玄津即時呈似人、人亦不易解、非洛過快雪時朱砂湯泉坐破天都峰數尺厚蘚苔者、未易讀此詩也。韓子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免華山之哭。要之此際非大笑則大哭。不然寸雲起七聖皆迷、即華山腰半尚未夢見、何從得絕頂痛哭處來。知此可以讀玄津黃山詩矣。

書米仲照小卷

米元章相石法曰秀曰綴曰瘦曰透今米仲照所藏靈壁更有出四法外者雖百方窮態十面取姿圖與記僅得彷彿耳仲照得此石終日摩挲相對體疲爲之起意惡爲之快度其有情之癡行且化爲石矣仲照聞而笑曰昔吾家元章袖中奉石恨太小寶晉齋百夫輦至一品石恨太大惟此石可几可案可置咫尺可應千里也如鑑鏗如玉黝如石墨潤如山川出雲其羣峰如漏月割天其積雷如漬冰發雪其洞壑嵌竇如有毒斂怒猊鬼怪出沒其中不省何緣落吾手昔若牛奇章李贊皇相業如水火而獨好石無異同蓋石公之羣而不黨如此吾居輦轂下非獨友石友其德也陳子曰善遂題數語歸之

書二帛

帛道猷本姓馮山陰人居若耶山少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詠有濠上之風陵峰採藥觸興爲詩云連峰數千里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閒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按晉又有帛法橋是中山人少樂轉讀而稍乏聲每以不暢爲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于是作三契經聲徹三里許遠近驚嗟人畜悉來觀聽爾後誦經五十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于河北即石虎末世也道猷偏體皆鱗有肉環往來臂上號肉釧菩薩二帛僧奇怪如此

書王季重游喚

名山大川。特地水二大中之一隅耳。其旋轉生滅。多颶風輪。風輪何在。則文人才子之筆是也。王季重筆悍而神清。膽怒而眼俊。其遊天台雁宕諸山。時儒時壯。時嗔時喜。時笑時啼。時驚時怖。時呵時罵。時挺險而鬼。時虛蹈而仙。其經游處。非特樵人不經。古人不歷。即混沌以來。山靈數千年未嘗遇此品題知己。大抵山川有眉目。借人而發。又無口。借人而言。若游者非文人才子。正如醉夢人。夢骨以為丘陵。夢髮以為草木。夢耳鼻以為洞門。夢口以為河。夢舌以為沙。夢眼以為日月。夢氣以為雲霧。困極迷離。遊而不得出。囈語沸發。輒以一喚為夢。問其夢何狀。則欠呻呿張。莫能名其所以。俗兒見山迫欲歸。歸則噏噏如故者。何以異此。更有強作解人。漫無可否。每輒言佳。此山水中鄉愿。王季重掘強猶昔。遂爾逝。季重此記。原以喚舊游王謝諸君。豈喚此等輩哉。中

書渡海羅漢卷

昔山谷題渡海羅漢。謂此曹皆具神通。何至拖泥帶水如此。余謂龍眠筆端三昧火。方欲煮乾四大海水。驅雷鞭霆。移山排岳。何論風波。要是未肯入智者大師鉢中。故詭惟百出耳。此卷所在。如建塔廟。若設茶作供。或飛為白乳。或凝為雪花。桃李芍藥。皆未可知。如不信者。眉山蘇氏有故事在。

書楊侍御刻蘇黃題跋

題跋文章家之短兵也鉢底有獰龍靸鞋脚下有劣虎非筆具神通者未易辨此董逌黄長睿以辨博勝陸放翁洪覺範以韻致勝皆不解書畫難批駁萬狀而痛癢尚隔一層惟蘇黄乃具天眼耳余嘗見廬山寶卷書後有李龍眠所畫山谷及蘇氏兄弟像山谷骨面適立故蠕言微動皆有規檢類其為人東坡故髯而喜氣搏[illegible]使智愚賢不肖皆可近黄如秀鐵面非法不言蘇如灰袋道士張口如箕而五臟悉露此神仙中之文人非文人中之神仙也蘇黄之妙最妙于題跋其次尺牘其次詞題跋縣有合刻者合之自侍御修齡楊公始若更取蘇黄之詞而合行之或焚小宗香手書數行或摘取要櫟兩侍兒于紗籠閣緩十闋使後世知元祐碑中有此風流黨人亦足為童蔡輩一洗眼也故并識題跋[illegible]而請之林

書岕茶別論

昔人咏梅花云香中別有韵清極不知寒此惟岕茶足當之若閩中之清源武夷吳之天池虎丘武林之龍井新安之松蘿匡廬之雲霧其名雖大噪不能與岕梅抗也自古名山留以待羈人遷客而茶以資高士蓋造物有深意而周慶叔著為別論以行之天下度銅山金穴中無此福又恐仰屠門而大嚼者未必領此味則慶叔將無孤行乎哉

高皇帝題吳興山鳥啼紅樹裏人在翠微中又勅顧渚每歲貢茶三十二觔則岕于國初已受知遇施于今而漸遠漸傳漸覺聲價轉重既得聖人之清又得聖人之時第蒸採烹洗悉與古法不同而喃喃者猶持陸鴻漸之經蔡君謨之錄而祖之以為茶道在是當不令慶叔失笑慶叔隱居長興所至載茶具邀余于素鷗黄葉間共相欣賞而尤推茶勳于婦翁徐子與先生不恨子與不見此論恨鴻漸君謨不見慶叔耳為之覆茶三嘆

書慧慶寺緣疏

吳門慧慶寺、剏于延祐時無瑕祖師、重興于正德時琢雲長老、屈指四百載餘矣、澄公乞王百谷疏、逡巡一甲、未嘗向人募一椽一瓦、每云老僧高枕青山中覺易。檀福朱門中覺難。其孫朗如云、若是佛弟子、將坐而覩其弊可乎、先是兩殿相峙、建瓴甬下茹蒸濕、白蟻橫生、既餐經文、復蝕楣柱、勢不得撤盡而更新之。于是走雲陽乞言陳子、陳子笑謂之曰、域中有素王、爲仲尼氏、其經世之書、多見嚙于碩鼠、此秦始王焚書之餘毒化而爲鼠也。有法王、爲釋迦氏、其出世之書、又見嚙于白蟻、以及其隨身宮殿、此三武滅佛之遺毒化而爲白蟻也。掃蟻者其在施捨檀那乎。不然、數百年慧慶、且將轉眼而折入于大槐之宮。恐乎哉。諸長者不得作夢中放過、

書夢

東坡云、桃源未必仙人所居、天壤間如此洞者甚衆、夏日偶抵佛藏、正與桃源相似、北魏有僧照、以普泰年行至欒山、見飛流下有穴孔、入五六里、出穴外有微徑、東北上數里、得石渠、闊三步、水西流、清澈上下。藥草蔓延。委地青翠。渠北有瓦舍、三戶、形甚古陋、庭前穀穗縱橫、鳥雀殘食甚衆。東頭屋內有數架黃裹、中間有鐵臼兩具、亦有釜器、並附遊塵、都無炊爨之迹。西頭室裏、有一沙門端坐儼然、飛塵沒膝。茂林懸澗。非有人居。須臾遙一僧、眉長丈餘、繫掛耳上、相見欣然、傾慰若舊。問今日何姓爲主、答曰是魏家、僧曰我不知之、取穀穗擣作粥。又往林中、葉下取梨棗噉照。又問誦何經、照云誦法華、僧叩頭曰、大好精進。今東屋架上如許經、吾並自誦之、照合掌曰、唯敢聞命、誦之、聲氣朗徹、乃至通夜、照疲瞀睡、僧曰但睡、我自恒業耳。達旦、照尋路得還、結侶重來、莫測其處、高齊初有僧投鄴下寺中、夏坐與同房僧杵名欵、曲意得辭、遂曰頗聞鼓山竹林寺乎、名曰聞之、昔來虛傳、竟無至者、客曰可從鼓山東面而上、至期與

好事者五六人依言東上庚谷尋嵩忽見一翁把钁斷地又見一僧舉钁逐僧並皆返歸唯名一人東北獨上翁曰放你上山乞蟲喫林木深茂聞南嶺上有吟咏聲名曰非住者客耶曰是也排榛而出執手造寺忽見崇峰邃日修竹干雲重門洞開複殿基列門外東西槽櫪鋪以金鋪似有馬蹤而無繫者行至門首曰且住此通和尚去須臾便出引入至殿前禮拜至廊外和尚可年九十眉長鼻高狀如西僧傍有官吏三十人執文簿判斷舉手告曰行來疲頓可將至房去歡笑逼宵屢求住

從曰待明爲許報日和尚不許乃辭出悽然行一里間數數反顧林竹依然頃則一無所見蓋幻化也唐貞觀中採蜜人行太泰嶺聞有鐘聲尋至寺舍二間大竹林可有二頃其人斷節以盛蜜可得五升許復往覓過小竹達崖下有鐵鎖長三丈許防人曳鎖掣之大牢將上有二大虎據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急返走則竹林似非幻化者余嘗夢入深山一老僧推門出面目殊怪如老樹根又似貫休所畫羅漢謂余曰此是竹林寺竹林恰可對桃源桃源仙所居竹林佛所居也予不知何緣

却夢到此

書解素草

余所遇時人二、曰吳孺子、曰郭聖僕、二君皆好奇癖山水。孺子所携多木癭鳩杖。聖僕長齋二十餘年、以舊玉古研。秦漢篆隸碑、及葛震父詩自隨。震父家洞庭、孤吟獨賞。影不出山。聖僕乘小舸犯風濤求之。留輒累月、靜嘿叶嘯。樵牧吁駭。不識為何如人。聖僕曰、吾毋笑禰生懷刺。不若井大眷未嘗修刺候客。震父曰、然則汝何以過我。聖僕曰、吾甚憐汝詩耳。震父詩以陶韋王孟為宗、如空中青。谷中響。無可擬議。惟孫眞人之嘯。倪處士之畫。庶足以當之。負時調者。非惟不能作。亦不能解也。即更有解者、震父亦不復索。索一聖僕足矣。震父曰、吾詩為聖僕初刻之。若上再刻之吳閶、正如避秦人為漁郎偏傳人間。不無小恨。陳子曰、君當怨桃花流出。不當怨漁郎饒舌也。聖僕曰、善。子為題數語以謝震父。

書改三字偈

林淇清淨齋銘、其言不雅馴、余為删定、作三字偈榜之山房、亦有眞宰道人風味。老瓦盆間、呼田僮唱之。僮可供老夫一餉薄醉也。一間屋、六尺地、蒲作團、布作被、日可坐、夜可睡、燈一盞、香一炷、好人來、惡人避、髮不除、葷不忌、不談禪、不說偈、不貪名、不圖利、清淨緣、解脫計、閑便入、忙便去、即上乘、即三昧、日復日、歲復歲、畢這生、任從箇。

書習氣

弇州公有文章九命、其夭折中、南北朝强半居多、不勝蘭摧玉折之痛。然余讀梁書、始興王暎爲吳興太守、常載粟帛游于境內、遇貧者卽以賑焉。及徵將還、有鍾離人顧思遠、挺身行部伍中、暎見甚老、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三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惟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暎召賜之養、食兼于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與所傳、擢爲散騎侍郎、年百二十卒。又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不復能食穀、唯飲曾孫婦乳、簡文帝賜以束帛、荆州上鄉人有張元始。年一百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止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又讀魏書、魏人有羅結。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文武以其忠慤、詔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馹馬詢問、年一百二十卒。高允歷魏三帝、出入三省、年九十八卒。比時南北朝、未嘗無篤老人、其半塗夭折、大要少年能文章者居半耳。文人好勝。好勝則難下。又好奇。好奇則難夷。又好名。好名則難淡。又好豪。好豪則難約。又好客。好客則難靜。又好酒色。好臧否。則難忍難默難入道。又難老。此皆文人習氣爲之祟也。悠悠文冢半是殤殤。落落頑仙定優才鬼。予何言哉。但爲不識字無名田父足矣。

書酒顛

夏茂卿輯酒顛、侈引東方鄭生畢卓劉伶諸人、以策酒勳、辦哉無以應矣、余不食酒、即飲未能勝一蕉葉、然頗諳酒中屋味。大約太醉近昏。太醒近散。非醉非醒。如[illegible]嬰兒。胸中浩浩。如太空無纖雲。萬里無寸草。華胥無國。混沌無譜。夢覺半。顛不顛亦半。此眞酒徒也。畢忘盜。未忘甕。劉忘埋。未忘鍤。俗人治生。道人學死。聖賢之教。生榮而死哀。是皆猶有生死在耳。然則將何、樂天不云乎、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書畫金湯

善趣

賞鑒家　精舍　淨几　名僧　風日晴美　山水間

名香　考證　天下無事　主人不矜莊

與奇石鼎彝相傍　睡起　病餘　茶笋橙橘時

瓶花　漫展緩收　拂晒　女校書收貯

惡魔

黃梅天　指甲痕　胡亂題　屋漏水　收藏印多

油汚手　惡裝褙　裁剪摺壓晒襪地　燈下　酒後

鼠嚙　臨摹汚損　賣定　輕借　奪視

傍客催逼　蠹魚　硬索　巧賺　童僕林立　代枕

問價　無揀料銓次

莊嚴

帝皇璽　五色玉牌記　奇彩粧褙　內庫秘藏

玳瑁琥珀紫金白玉文犀舊剔官窑軸　織成標題

古錦面　名賢題跋　金縷珠母石青梅檀匣

霜帶寶籤　奇錦裝囊

落劫

入村漢手　水火厄　質錢　盜　剪作練裙襪材

獸漾門　不肖子　殉葬　強作解

書修梅道人墓

梅花道人即吳仲圭先生也、名鎮、其墓在嘉善城中巽隅、直一抔土耳、墓前有斷碑、鐫梅花和尚之塔、勝國末兵起、所至椎冢燔榔、獨先生之墓免、疑其爲僧塔捨去、先生嘗與兄元璋師事毘陵柳天驥、得其性命之學。尤邃于易。故言禨祥皆中。其死而獲脫于兵燹者以此。先生節俠、交游氣誼豪天下、一時吳越之雋、楊廉夫、顧阿英、黃子久、倪雲林、張句曲、皆以翰墨抗衡、殘楮一出、人挾爲寶、今戢身撮土、市廛相匝、僅以一二長髮僧雛栖其墓傍、水嚙草枯、即狐兎且無所置窟宅、先生剝膚可知矣、昔符戴嘗以牋叩襄陽樊澤曰、故處士孟浩然丘壠頹沒、公欲更築大墓、久之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人員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村、寵其墓、至今襄人以爲美談、今欲封梅道人馬鬣、敢援此例、告之邦大夫、工竣之後、酌幽澗泉以酹之、并種梅花一枝於墓上、招其魂而歸之、

書生化庵十方禪院疏

生不知來。死不知去。堂堂丈夫。爲生死所轉。可憐哉。幸爲男子。復産中國。不度此生。何生可度。萬一眼光落地。四大分張。前路茫茫。仗誰依據。何首自無始以來。此心與境。曾不相離。如猨緣林。如魚緣水。試觀生時有夢。定知死後輪回。此理無疑。全憑心造。一切法師講經說法。但拈枝葉。未拔根株。惟有達磨初祖。直提心地法門。暗擊旁敲。痛棒熱喝。絕見解。斷聖凡。如燎毛火燄。如嬰命刀鋒。但立峻立門庭。並無纖毫情見。如此人天眼目。往往拖走他方。或尋訪知音。或埋藏蹤跡。非有十方禪院。供養行脚。彼既不來。此復不遇。悠悠醉夢。喚醒何人。直至臘月三十日。宛轉几榻之間。頓足掉頭。求出生死大路。已無及矣。

書二劉

劉無兢無似兄弟、丙丁程墨成、走銀鹿渡江、乞序陳子、余惟士居恒佔畢、揣摩百變、期以當主司而已、然才太高。膽太大。望太奢。則時跳而引於牢籠之外。稍見擯罷、如渴龍無泉。怒虎飲鏃。跳擲震悼。鬱咽而無所洩。往往舞筆破觚而出之。恐浮氣所憑耳。文至程墨。如謁帝庭。左監右史。如從法駕。前驚後衛。此豈可以一毫草莽與之哉。蓋真精神寓焉。昔魏武役劉曄蔣濟胡質等五人、濟質等每含亭傳。未嘗不講禦賊料敵行軍進退彼我虛實之數。劉曄獨卧而不言。濟問之。曄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知此而程墨之奇立見矣。劉無兢苦心此道、每奏一篇、與弟衡量而讀之、細爲品隲、自丙丁以來、諸作者之精神、無一足以適君者。舍程墨而別求草莽之語、此蔣濟胡質亭傳中揣摩語、無兢兄弟臥而不聽可也。

書虎丘詩引

癸丑春王十月、看梅玄墓、回檥虎丘、讀諸君聯舟汎月之咏。使人眉舞肉飛。聲嘶氣奪。雋矣快矣。險矣奇矣。當其靜也、闔門古寺、甘冷澹于折脚鐺中。及其動也、艷舞清歌、踶豪華千點頭石下。天涯兄弟。偶墮有情之癡。義施風流。不謙無遮之會。昔人云名士揹立、紅粧成輪、置筆投盂、殆欲仙去、其諸君子之謂乎、眉道人艷而傳之、載詩如左、

書天馬山修塔疏

天馬山塔現、一現于辛亥之四月、一現于九月、一現于乙卯之六月九日、一現于丙子之七月望日、或現三四塔、或現所塔、或傍翼小塔、爐斗欄楯、光明色相。種種映發于烟霄中。遠近道俗見者幾千萬指。闐咽吁駭以爲奇瑞。父老曰、此將來古塔重修之兆也。由天馬至張黃門墓、不二里、閣中有金山師、六時諷誦法華經不輟。余指曰、塔之現、得無爲是乎。多寶佛誓願、十方國土有說法華經者、我之塔廟、爲聽是經故現其前、今天馬塔已作證明矣。師云、老僧不敢當、但願端坐塔下、專諷法華。衆檀施捨、一切不問、塔成、乃下山耳、圓智寺有僧顒曜請曰、若是、某甲請助之、因乞疏眉公居士、問曰、塔有功德乎、居士曰、阿育王造塔八萬四千。今有十九塔在震旦國中。明州其一也。治故塔者出白身天。其身鮮白。出珊瑚林。營塔者生意燥天。其身淨潔。猶如明鏡。去塔中草木者生光音天。衆寶宮殿。光明晃煜不可計量。以香花供塔者生兜率天。諸毛孔有栴檀香具。三明六通及八解脫。道莊嚴供養塔廟。壽一百五歲。道卓建塔三龍

護之。拾得牻毛長三尺許。修空慧寺塔、有金甕相對。修檀臺山古塔、有舊窖熟甎三十餘所。臨黃塔、有水底蓮花。獮蒲三日。長千塔、有石匣中瓜髮。髮引旋卷如螺。雍州塔、有夜雨寶屑天花。芭蕉櫻櫚皆蒲。魏州塔、有降金銀花。小者如火精。大者如榆莢。靈鷲寺塔、有羣燕共啣繡像。智門寺塔、有神龜黑蜂。木連理。甘露降。閑居寺塔、有白雲如大蝶。色似青琉璃。翔翔而下。鳳泉寺塔、有基石漸變盡成水晶。其他病者能起。學者能行。瘂者能言。瞽者能視。鼻不聞香者得聞香氣。諸凡功德、載在佛藏中、具難為諸君悉之。特以眾生心量狹。聞見窄。未能透入不可思議中。故疑信各半。施與慳亦各半耳。若不信者、請展法華多寶塔品一熟讀之。更不信者、請更問天馬山前後老稚、曾見辛亥乙卯丙子虛空塔現否。

書種竹

眞誥載王觀香、字衆愛、周靈王第三女、與子喬兄妹同入陸渾山得道、受署爲紫清內傳妃、領東宮中候眞夫人、顯於夏世、簡文以無子祈禱、夫人與簡文書云、案九合內志文曰、竹者爲北機上精、受氣玄軒之宿、圓虛內鮮、重陰含素、植根敷實、蔓延衆多、公試種竹內齋北宇外、使美人游其下、當天感機神、大致繼嗣、孕既保全、君亦壽考、簡文如其言、果生二子、卽孝武帝、會稽王道子也、自後人家無不種竹、故曰庭有美竹。主利似續。又種植書云、人家庭內有樹。爲泄氣。惟竹苞茂聯給。獨爲聚氣、故能使人壽。

書邵康節詩

前有一萬古。後有一萬世。中間一百年。作得幾多事。而況人之生。幾人能百歲。如何不喜歡。將身自憔悴。此邵堯夫詩也。其詩自寒山變而為香山。香山變而為康節。康節變而為宋之理學。與吾朝之唐伯虎。而幾無詩矣。魏詩云。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魏武云。來日苦短。去日苦多。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古詩云。人生不滿百。長懷百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此意古人已有之。但此是詩派。寒山邵康節是偶派。香山老

子出入詩偶間。故作狡獪耳。

書吳興太守吳白雪玉笏帖

玉笏伏吳興郡齋後。自元豐宣和到今。堅捍草莽中。凡五百餘年。遇白雪守君。石始能言耳。昔虞愿為晉平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中。清廉守乃得見。惟虞愿見之。今玉笏亦具具眼者耶。守君清虛無事。退食日朝石曰。我恨牛奇章聚石為族。以甲乙品第。君南宮老子以袍笏辱君。吾則否否。請獨以貧太守對石曰可。

書桃源圖

靖節桃源記或云寓言。然漁人姓黄名道真，似確有公據。東坡云桃花源乃避秦人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葉石林問沅湘間人，又云自晉宋來，繇此上昇者六人。三十里無雜禽，惟二鳥往來桃花觀中，每有貴客至，輒先號鳴，人率以為占。余笑曰：當黄漁父入山，此鳥可曾報否。若止為貴人先鳴，桃源混沌鑿矣。請以一丸泥封洞口，不得通客；一丸泥彈二鳥，不得為貴人作典客。

書三開士

孔和尚無名，兗州人也，系出夫子後。庵居無門，農具縱橫，人來持去者不責，歸亦不問姓字。人與之粟，令自投盎中，聞數升斗聲，則曰：既捨，又何數為。乞食者至，命取盎中作炊，盎盡則同坐而臥。庵傍有餘地，編樹桃李棗瓜，晝夜鋤灌，次成熟，以筐樸置道傍，施行人食之。樹數千頭，不市一錢，歲以為例。人有問道者，答曰：汝不能道，何道之問乎。有善知識聞之，來與酬難，即舉典証義，如河決下流，罔不為之摧鋒焉。年七十，為石幢而自銘之，工訖即涅槃于北圻之後。

懶雲名照，山西安樂人也。祝髮于樂安之新寺，已而謁伏牛山，歸火厰練魔，居數歲。凡禮誦之暇，樵汲舂灌，罔不操作。又能補衲綴履，同堂人不論多寡皆給之。入山採薪，取直木為區扐，或為柱杖，僧之往來者不論多寡，亦皆給之。手足胼胝，日作日新。忽告歸，復居安樂之新寺，坐一蒲團上，或數日不起，或數日不飯。人飯之則食，不飯之則不食，如是者數年。告于眾曰：吾以某月某日逝。及期，咸馳往視之，端坐而瞑。

千江名圓山東人也依其師擇蒙山之椒結茨以居三十年不郎城市曾人有病母者身神女曰得蒙山和尚誦楞嚴咒病當愈曾人造以請圓不應曾人懇之曰且日當磬其裝以修齋供其師允之圓意忤因入厨下作炊遂入定于突前師因亦定于室中已而突火延出幾廬二人皆不知也及蘇師不能堅定訪圓于厨下圓蓋在煨燼中矣拂拭之衲履皆灰頂火微蹤而圓端坐如鉄石候七日師以木魚擊其耳徐徐覺曰吾御清涼世界受無量福師蓋爲曾孝子楽矣因他出不知所終右

三開士者往聞之洞庭山陸伯相其生也無所戀則其死也自然無所縛吾曹愛其身又愛身外物日積月累投入蚕繭蝸殼中四大欲離未離之頃求生不得求死又不得蓋皆含愛根膠粘堅固于其間也三開士者其我導師乎

書杖

余三十時天台生有寄余杖者即萬年寺藤也余答以詩去落落枯藤杖支予獨上臺借他時點綴不是老相催打果驚黃鳥疏泉破碧苔莫教龍化去辛苦自天台已年踰知命躋山攀嶺若得一杖如憑徒見然絕無佳者或寄邛竹或徑山竹皆靭而不瘦練川婁子柔鄭耆來索寄一以去頃年與江鳴皐子陶翁垂絕留杖一枝屬幼子贈余長七尺磊砢多節蒼潤可愛每欲作一銘刻之而尚有待也古銘云惡乎危于忿疐惡乎失道于

嗜慾惡乎相忘于富貴又一銘云輔人無苟扶人無咎適見閩中王而玄杖銘更出人意表曰人莫貴杖于鄉而貴杖于朝杖于鄉無錯履也杖于朝不知止也而玄名志遠爲蜀方伯其年方剛而銘如此度他日決非惠生耳者故書以記之

書三開士詩

癸丑余結夏太湖翠峰寺郁伯承挐秋潭師破浪來訪因游西洞庭出三開士詩讀石公山下已甲寅余聽經于郡西龍潭有僧從衆中出見余則雪竇明生也因挐入白石山談詩凡數日問覺明蓮生安在一住小洲一住小萍庵日與生明往來甚數而所居无鉢紙屏荻藤泥壁貯米長頸瓢堆衲折足床非精進定則吉祥眠暇則相與拈一詩歌半偈率意而出稱性而止其詩精微幽澹清遠空明如霜中月月中水水中山非火食人所得而領畧也蓋衲子詩擬宋山則俳擬石屋則俗除此二病而唐音近矣三開士者皆游秋潭老人之門故品格恬素而詩法亦清絕秋潭幽聲息影枯如木雞而賴有三高士惠我好音正如聽黃鸝聲使人不能忘情且以砭世之塵土俗情者

書閩游草

吾友周公美神骨道雅望之如巖窟圖畫中人未四十勒斷家務右子孝且文不遺世事經懷公美日與羣從讀書酒食爲名山游客歲游閩歸訪予于泖上僧舍出記與詩奏余鬚髮之間尚聚雲氣第詩篇中未見啖荔枝登武夷耳余浮白罰之公美俛强不肯服曰我見入閩者均以此爲題然非游以買則遊以舌獨余則否不借郵符不乞騶騎不仗地主酒錢此游之清者也手無鎗足無坎腰滕無絙帛買勇先驅置兩足于空外置七尺于死法外此游之任者也猿不易枝鳥不變聲樵牧如故識伴侶無異同此游之和者也游具此三德而時以詩爲政遊無定時故詩無定體余讀之其色香味雋于荔枝而聲調警快惟慢亭天上無憂人間可憐之曲庶幾次響焉公美之得于閩者儉而閩中江山得公美者奢矣公美大笑劇飲至夜分霜減燭跋猶娓娓談閩游不置余目公美曰寧惟游有三德即酒德亦稱是不亂清也不辭任也不爭和也公美曰人知我閩游而不知我更有醉鄉游汝何從得之盍爲我識數語以告後

之間持者。

書宋高宗賜岳武穆手札

王文忠公查考高宗賜鄂王手札在十一年月似矣惜未詳按十一年春正月乙卯金人犯壽春府丁巳壽春陷己未劉錡自太平州率兵二萬趍淮西乙丑劉錡至廬州還丙寅兀朮陷廬州乙巳命岳飛進兵江州二月金人爭和州張俊敗之是月復廬州皆一一與札中語合此十一年二月事也及八月甲戌罷飛矣九月癸卯王俊告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爲變張俊收憲屬吏以聞矣十月戊寅下飛憲大理獄矣十一月己酉始定和議乙卯以何鑄充金國報謝進誓表割唐鄧二州界金矣十二月癸巳賜飛死矣轉眼不一年所謂卿忠勇志吞此賊其手墨尚未乾也噫忍矣哉高宗翰墨志云頃自束髮即喜作字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捨筆研晚年隨意所適酒後頗有佳趣葢自負如此其書雖工顧豈臥薪嘗膽必報父兄之仇者乎武穆家御筆數十篋書不能敵莫須有三字獄可恨也

書黃大癡二十幅畫冊

黃大癡過板畫冊二十幅、爲陳彥廉作、承嘉張公子貽之檇李沈季山、季山出示余、飛動幽淡、大異本色、季山論江陵奪情、廷杖遣戍、江陵敗、起官至戎政少司馬、其人磊落雄快、酒後耳熱、嘗岸幘張拳、浮大白、不斷斷齊禮、初招余共修四六啓、見投已、贈余詩云、門多長者頻投轄。氣奪凡夫不下樓。余不敢當也、季山歿無子、董玄宰出四百七十金、從其繼子購之、今藏于家、余得以時飽玩、陳彥廉曾藏張旭春草帖、建春草堂、人多題詠、清鑒可知、大癡不惜拋撒墨寶如此、

書右軍詩

王右軍與謝萬書云、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燕、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常恨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于此也、此牘、米襄陽以小行楷書之、蘭亭詩云、仰眺望天際。俯盤淥水濱。寥朗無崖觀。寓物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他本皆刻適我無非親、便無復餘味、見柳公權寫蘭亭帖、乃知新字與誰謂一字無千金也、右軍又有逸詩云、爭先非我事。靜照在忘求。確然有道之言、置之楊許羣落間、實無愧色、

書葛道人

宋孝廉懋澄作葛道人傳云葛道人崑山縣人也當萬曆二十二年後西方凱旋東夷闕白旣死而征播之[illegible]未興海内晏安輔臣有慕神仙不死之術者思服食[illegible]青于是諷詞臣爲鑿山采金之說著之館課而不遑[illegible]徒遂以開鑛請輔臣從中决策于是命錦衣官挍董其事居無何而宵人言利者復以榷稅請遂易官挍以貂璫率人面肉視不能舞文因招亡賴與俱于是潞河[illegible]燕楚榷其淮泗榷陳增維揚榷魯賢齊魯榷馬堂所[illegible]分布四海歌行路難江南與越轄孫司禮司禮故掌浙直尚衣習吳越情稍稱安靜歲辛丑大浸五關之稅日縮司禮抵吳會計不足議嚴覈漏稅彌縫之會有參隨黄建節者通吳人湯莘徐成等二十餘家乘覈稅之令妄議民間一杼月稅金三錢姑蘇逵道凡六門水關各三二十八將分據之無貨不征又擬一段稅五分紗[illegible]二焉更擬羅綺非奉稅使篆緘不得貿飛語剋日開征市人洶洶相期于六月初三詛諸玄妙觀爲首六十[illegible]名曰團行明日不呼而集者萬人踪建節所在名[illegible]

橋建節方擁胡床指揮左右阻維檣遏貿販而萬姓[illegible]呼飛礫巳碎其腦復擊殺徐成等數人還擁入市火[illegible]湯莘家卽前二十人欲據關門網市利者也先是鄉[illegible]丁給貲于二十人奇貨蝟稅使約事成百倍酬丁[illegible]是亦焚如焉數萬人不持寸刃遇金帛悉投火中有[illegible]物者輒擠之火張空拳往來惟罪人是討四民寢食不驚歡聲沸溢當是時事起倉卒姑蘇守暨長吳二令欲問主者爲誰卒不可得蟻聚五月榜示萬端無一人[illegible]解散秪初八忽有壯夫袒肩播蕉扇突衆而出長揖[illegible]守朱前曰余爲葛成實倡是舉請戮成一人以伸國法餘皆縱觀人乞恐置勿問太守驚愕起謝顧司理解嘆者久之遂以名聞之藩司及兩臺撫臺曹公方急欲得罪人亟以成名上聞然當事起時道人尚居崑山里中初七聞變始借其兄入郡觀異事不覺爲義所激挺[illegible]以應上官之求非戎首也同事有王秋老人年八十矣玄妙盟神之日秩亦與焉道士張景和識秩面而聞衆團行但不知所盟何事及道人詣官自誣衆猶屯聚二令見秩年老因諭老人試代官慰衆秩欣然謂與人曰

府縣尊官諄諄如此我等何憂而不散去以貽賢明慮
乎衆遂瓦解星散有司初嘉其功故撫臺之疏不及巳
而景和逢迎秘使及承丁紳旨遂密揭秩與敖禎等首
倡秩坐死獄中禎亦遣戍盜出景和之讒口非其罪
也道人既自誣服兵使者杖之瀕死吳人感其義無不
流涕咸謂禍且不測應在不赦競呼爲葛將軍預擬其
死而爲神鑄葛將軍圖畫以賽之吳中名士張幼于率
闔郡士民爲文生祭旨甚激亢詞多不載復作書致丁
紳及當事巳更爲蕉扇記譏丁項之有盜駘垣幼于獄

未成輒乘間溺河死以自滅口事載幼于傳中道人羈
獄十餘年歷多官訊鞫第謝曰賢不恐姑蘇之遂爲戰
場而命監成危上官坐困故不難以死解之語載三縣
令爰書葢實錄也道人事得白既出獄猶未娶客有贈
之愛妾者道人笑而受之以歸同載不亂還其父母家
父母義之贈以二十金道人以金娶里中田家女與俱
事兩兄甚友愛兩兄每多求焉力有不及中夜涕泣而
巳噫非天下至柔孰能爲天下之至剛乎余識道人于
眉公家道人嚴事眉公嘗爲執爨竈下見人熙熙令人

起爭席之思太史公曰無不善書者莫能圖余于道人
亦云道人素稱將軍眉公與余議曰是人氣韻開明似
有道者非斬將搴旗之倫因呼葛道人本名成而爰書
稱賢者從撫臺原疏也或曰名其爲賢葢多方之諜隱
寓曲全云宋懋澄曰當楚寺被逐陳增投繯上意猶未
弛也及衆討建節始驚詫曰三吳亦復騷動耶嗣後遂
不復遣死不復補其計于今直贅麗耳而礦採亦竟絕
跡一夫語難萬里帖席厥績丕矣雖然奮拳兵譟顧法
自戕此余四諸卷卷于一一死也然道人卒以不死明

聖朝無冤獄雖古從容就義奚以加焉余獨悲王秩爲
衆拯死爲國解紛干戈禮樂萃于一人而卒斃狴犴敖
禎代肉食爲蒼生請命至不得與噬民之郭岩同死牖
下悲夫幼于以言取禍邦有道危言危行尼宣殆欺余
耶余讀撫臺以下諸功令知人心不死猶在縉紳
天子萬年之頌其在斯與其在斯與

書楊應龍殺人祭神報

播州土司楊應龍差要國聶把總張提調三人原領各名苗兵各三百名假稱清理播界一面偵探內地動靜一面刼虜人財其目把于本縣地名平澤河鑿一播字殺一人一猪祭碑又于本縣地名河坎石龍上鑿播州界三字又殺一人一猪一羊祭碑祭畢鳴鑼大吽各村俱要投播方許安挿居住不然定將房屋燒毀人民盡殺不留昔宋襄用鄫子于社子魚曰六畜不相爲用而況于人乎得死爲幸其後一年而執又一年而死蓋自古殺人祭神未有不死者楊應龍刑人心無天道未幾就擒㩀其土地亦殺人祭神之報也

書扈芷偶庵草小叙

昔石曼卿隱于酒秘演惟儼隱于浮屠皆最相友善扈芷自西蜀走吳顧獨與董玄宰章青蓮徐九玉眉道人爲詩友青蓮酒豪如曼卿緇素無揀擇而余畏客甚聞剝啄聲如避催租人及報扈芷至翟然喜挽之語不聽歸嘗與蒼雪匡雲休夏山中打松子作爨余爲煑蔬蒸菌留連者九旬始去去則本如吳司馬供養秣陵山居吳公長者具擇法眼不徒以其詩之能起予而已舉家云齊己以曠蕩逸羣之氣骨王侯將相之推譽而能役于石霜老人會下此豈專用意于詩者扈公與蒼雪背誦唯識論及天台止觀竟夜不放參恐飢耐凍不以告人游戲而爲詩則新意芽甲異趣涓流春雲秋煙蕩于胸臆筆墨之間每讀之如見峨嵋山五月積雪翁不覺寒氣透骨至于宛轉奇煥則佛現鳥一聲兜羅彌空莫可得而義擬矣謂秘演惟儼齊己後無詩吾不信也頃奢安二酋逆我前行西川稍梗青蓮醉睨扈公曰子休矣蜀道登天劍今日乎而玄宰獨謂是不足難扈公也贈詩云清標燦蕣華幽意同枯木五岳一枯筇三峩上

茆屋筆蒂錦江錦囊携玉山玉人言蜀道難奈此摩天碭扈公刻詩成袪之西歸試爲我印小尾屋中辟支佛午心山孫思邈果否尚在余與青蓮作詩一通以寄之

青蒼雪詩稿叙

蒼雪上人自滇遊峨嵋遇扈公裹包笠偕來入吳禪誦吟咏如天親無着兩兄弟嘗結制余山中余與之倡和甚歡其詩類法酒嚴勁有力又類獅子絃一奏百獸之腦俱裂至于威儀端重是法師非詩僧也余嘗謂吳中山水澹薄不如鷄足山有迦葉古佛公舍彼取此者何故昔有頭陀名羅岷自天竺入滇好作戲舞則山石亦舞而下後人過其旁唯恐石飛墜驚趨而過謂之催行石公之來也將無石催而至者歟蒼公云滇神皐奧區久托荒徼落蒙段氏諸酋手中雖天闢文明而文明不及中土遠甚中土之文人即如來文佛也陳子曰李洞不念佛而念賈島佛今目前賈島佛安在公反而求之有餘詩矣蒼公曰余之詩正如迦葉定中舞自覺習氣不除子爲我叙之此集行後一味宴坐了沒後生死大事若更作者子閉我于羅刹洞中若舍而之他子更雨鐵以止我

書伊尹皋陶

晉伊尹之于湯兮、七十說而乃信、皋陶釣於靁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此二事甚僻、見馮衍顯志賦、伊尹五就湯、而此云七十說、舜漁于雷澤、而此云皋陶、不知何所據也、

書郭子儀後身

金道悟禪師欲遊諸方、鄉人送者求頌、有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之句、至熊耳果遇白雲禪師海公、先是人問海、何不擇法嗣、海亦作頌、有芝蘭兮發獨出西秦之語、至夜聞空中人言、來日接郭相公、黎明海呼僧行令持香花、接我關西弟子、寺乃唐郭子儀建、令渠自來住持也、既至、一言相契、徑付衣盂、寺前有剽而殺人者、來告急、師呼衆擒之曰、即汝是賊、尋得其巢穴、賊衆請命、師與其要言而釋之、路不拾遺者數十年、人以此益信師之前身汾陽王也、大定二十四年、白雲既沒、師開堂出世、拈香鄭州之普照、復駐錫于三鄉竹閣菴、時着白衣、跨牛橫笛、遊于洛川、人莫之測也、按小說所載、蘇東坡爲五祖戒後身、王十朋爲閻闍黎後身、韋皋爲孔明後身、孔明化韋皋、減了分數、東坡梅溪、尚有成色、予謂一轉而爲道悟禪師、則點金成丹矣、

書相

高僧傳曰天子紹召六祖竟不往曰吾貌不揚此人見之必輕法高峰前世為悅禪師貌寢精修得帝王相衣布飄傳肌肉馮勤短小娶長婦生偉以子此皆以相為重者也

書後漢書

後漢書中有志三十卷乃梁剡令劉昭所補非蔚宗筆人知褚先生補史記不知劉昭之補漢書志也

書林雪畫卷

王修微寓西子湖，但與林天素作詩画友，天素寫此卷贈之，有朋松介石之意，此如文與可第三女黄樓障可作修微奩具矣。秋中舞棹，遊于虎山橋，因題一絶贈之，以代援記云耳。不學夫人乘錦車。太湖橋畔卓茆廬。清秋神鶻多豪健。飛鴿雖馴莫寄書。

書艮嶽

宋徽宗四年宣和十二月，萬歲山成，更名曰艮嶽，帝自爲艮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艮位故也。山周十餘里，初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折牐，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下，以萬擔雲母匣之，日光照射，蒸如雲氣焉。其後南渡，汴京爲金人所據，理宗時，約蒙古併力攻金，兵至龍德宫，造砲石悉取艮嶽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嗚呼，天壤間物之成毀，亦足恠者，獨成于道君，而毀于腥羶盜賊之手，良可痛恨。米元章以研山易蘇氏宅，名海岳庵，庵基雖不可考，而研山爲李後主所藏，刻圖于輟耕錄上，迄七百餘年，猶不朽，以此視道君艮嶽，幸不幸何如也。

書李德裕論冥數有報

李德裕云余乙五歲自荆楚保釐東周路方出城聞有隱者居于泥塗傳姓姜不知其所如也生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三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余者必因天譴譖余者必自鬼誅雖抱至冤不以爲恨矣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岑山隱者謂余曰君明當在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然須値少主余問之瞪眙洒然變色隱者似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爲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因緣是以嘉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纘緒召入禁苑及爲中丞御史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榻與語曰時事久非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亟請居外代公者受患公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鎭吳門歲經八稔尋又使越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鄴郡道士而至纔升賓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爲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言協不差歲月自後十年居相譔西蜀而入代余執憲者俄亦竄逐唯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之士爲余言之豈禍患不可前告神道所秘莫能預聞乎李贊皇又云冥報之事上哲不思報柔弱不能報報者皆中人耳如伯有灌夫强悍任氣之流是也德裕此言彼將仇視太牢之意漸化爲冷冰飄風蓋得三異人之力居多三異人不出于縉申先生而出于遁世者乃知隱君子之有益于炙手貴人也

書廬山寶書

廬山寶書、東坡寫黃庭内景經、贈蔡光道士者、前有李龍眠白描五丁像、後則畫二蘇像與蔡光像、各有短歌、秀州項庵虛太史捐一庄購得之、余讀書項氏、借觀月餘、已歸崇于祝融矣、惜哉、野史載蔡光少隸冲虛觀道士籍、宋徽宗宣和中召至凝神殿、試以道術、有七人從之、倏不見、上問爲誰、蔡光曰臣居山常有劍術、此七人者古松也、上異之、拜金壇郎、而東坡但以道士呼之、未必其幻異至此、然倘得東坡龍眠書畫、亦是羅浮一老樹精矣、

書後漢書

後漢書中用字有不同而可疑處、如光武紀寇盜鋒起、注言賊鋒銳競起也、而西羌傳論文言羣種蜂起、則言如蜂之衆起、與此字義異矣、有譌字、如光武紀初致青巾左校尉官、又復致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又復致函谷關都尉三致字皆當作置、又有羨字、如罷郡國都尉官、衍國字、又有闕字、如行某官事、當有事字、而多云行某官、少事字、又有字義未足者、如光武紀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生字宜作子字、其義乃盡、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讀者往往以意改之、似非傳疑之義、

雜書

酋耳、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有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之、錄奏、脩瑞應圖曰、酋耳也、不食生物、遇虎則殺、見虎苑、

龍毛、雒縣寺塔爲龍所護、側有三池、莫測深淺、三龍居之、人莫敢歸視、貞觀十三年、三龍大鬬、雷霆震擊、水火交飛、久之乃息、人皆拾得龍毛、長三尺許、黃亦可愛、毛一作鬚、見佛藏星宇函、

紫金掠、玉响盃、國初、都督左丞何文輝、初賜幼名朱道兒、太祖養爲義子、後復姓、娶夫人豐氏、常奉 高皇后、密旨入內、朝見于御廚、帝后俱呼爲媳婦、呼其子環爲孫、留宮中十餘日、辭出、欽賞圓寶四個、香人一個、墨玉五明馬一對、命與孫兒、承玩弄、 太祖又命皇后將紫金掠與媳婦帶回、面諭此物難得、朕常行山澗飲水、遇有毒蛇、井上漂花、將此掠擡過飲之、能解諸毒、如兒子何環都督出征、便與隨身帶着、又將甲龍袍、亦與將去、環後隨蜀王之國、奉 太祖親筆詔、付孫何環世襲指揮使、掌管印信、又賜玉响盃一個、玉掠髮釵一副、至今收藏、家傳爲寶、

文君甕、卓王孫家甕、今在邛士楊生二龍之書齋、後蘇其祖于卓居故址掘土得之、中實青蚨數斗、渙撒無存、甕製渾雅而堅、身高三尺五寸、口圓曰尺八寸、腹濶九尺五寸、足濶四尺、下有漢篆未詳、口面徑二尺、厚一寸五分、甕以時久、莨草積若藤花布繞、古色蒼然、眞博雅君子所不弃也、臨邛楊傳識、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二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三

外紀

紀西王母答問

漢元封七年七月七日王母降武帝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云王九光之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漏五臟不淳關胃彭孛骨無津液脉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亂玄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在人間實為臭濁然時復可遊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見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上元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籙者也又按老君中經山海經集仙詩諾皐記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姓緱氏名婉衿一云姓楊名回蓬髮戴勝虎齒善嘯與東王公共理二氣治崑崙西北隅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

紀二帛僧

帛道猷山陰人居若耶山少以篇章著稱性率素而好丘壑一吟一咏有濠上之風麥峯採藥觸性為詩云連峯數千里修竹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茆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閒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又按晉帛法橋是中山人少樂展讀而乏聲每以不暢為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徹三里諸道逆驚嗟人畜悉來觀聽爾後誦經五千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於河北即石虎末世也道猷徧體皆錄有肉環在兩臂上號肉釧菩薩二帛僧奇怪如此

紀卓文君

文君亡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後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云皚如山中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其一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其二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爲誰驕其三凄凄重凄凄嫁女亦不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其四長卿乃止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放誕風流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死文君爲之誄

紀大小戴

儒林傳戴德事漢宣帝嘗爲信都太傅戴聖爲九江太守德著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宮者小戴書也

紀酒泉烈女

玄晏先生曰父母之仇不與同天地共日月蓋男子之所為也趙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其女龐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仇會俱疫歿壽更兇豪娥親於白日挺身耆刃持壽頭詣獄守法辭色不變酒泉太守表旌烈義顯其門閭夫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感讐黨之兇言奮劒仇頸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以來未之有也

紀貴嬪左芬

左貴嬪名芬兄思芬少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為離思賦後為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莫不稱美及元皇楊氏崩芬獻誄咸寧二年納悼后芬于坐受詔作頌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為誄其文甚麗帝重芬詞藻方物異寶必詔芬為賦頌屢獲恩賜焉答兄詩及雜賦頌數十篇行于世

紀大山小山

何胤字子季點弟初胤二兄求點並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胤爲大山點爲小山胤仕齊領臨海巴陵王師拜表辭職以會稽山多靈異往居若邪山雲門寺胤嘗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鷄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于秦望後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胤在般若寺見一僧授胤香奩并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子撰亦不仕廬陵王辟爲主簿

紀劉隱士

劉虯初爲當陽令後爲南郡丞頃之自免始事拂衣將年三十二論者比漢疏廣焉遂辟穀却粒餌朮衣麻布衣草屩茅室土帳禮誦長齋六時不缺世諦典籍不復修綜碁書小藝一切屏絕惟研精佛理述善不受報頓悟成佛義當時莫能屈註法華等經講涅槃大小品等內固已決非復外物所動建武初徵爲國子博士二年冬疾甚移在江州白雲徘徊似入櫚戶有異香氣空中磬聲因卒年六十弟子等若喪父而無服道俗赴葬數百餘人餘論爲集二十四卷梁大通三年諸子稽於諡法高人庾詵曰道懷博聞曰文何進之諡也陳寔曰文爲世範行爲世則乃諡曰文範先生南郡太守任彥升曰余與先生雖年世相接而荊吳數千里未嘗曆行下風禀承緒論豈直發憤當年固亦恨深終古然叔度之叙黔婁韓卓之慕巨仲未必接光塵承風彩正復希向玄理長想千載然其人自高假使橫經擁箒日夜捐門會不覩千仞之一咫萬頃之涓澮終於對面萬古莫能及門故以此弔千載之恨幽貞子庾孝敬曰其子之

進仕梁太常與余善求其先人遺書次以爲傳云

紀徐則靈化

徐則海剡人陳時隱天台山絕穀養性惟資松水隆冬不服綿絮初在縉雲山太極眞人徐君謂之曰汝年出六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楊州知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六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言信而有徵遂詣楊州王請授道法辭以時日不便後夕死支體如生顔色無變帝遣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于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其子弟仍令靜淨一室云若有客來宜居於此然後踰石梁而去不知所之已後柩至方知靈化王遣畫工圖其狀貌令柳䛒爲之贊

紀宋氏五女

宋廷芬有女五人、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華、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昭文尤高、皆性素潔、鄙薰澤靚粧、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寒卿凡裔爲姻對。貞元中、若義節度使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試文章[illegible]、問經史大義、帝咨美、悉留宮中、帝能詩、每與侍臣賡和、五人者皆預、又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自貞元七年、秘禁圖籍、詔若華總領、元和末卒、後穆宗拜若昭尚宮、嗣其職、歷穆敬文三朝、皆呼先生。若憲次掌[illegible]以讒死、倫荀早卒、廷芬男獨愚不可教。爲民終身。

紀南北史

司馬溫公自謂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詞、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畧。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未成而歿。延壽追終先志。作南北史。其書頗有條理。時人見其年少位下。不甚稱許。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嘉其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祕閣、仍別錄以賜皇太子云、

紀馮小憐

北齊後主緯時有穆后從婢曰馮小憐。以后愛衰專寵。李長吉詩有云灣頭見小憐。請上琵琶弦。裙垂竹葉帶。鬢濕杏花烟之句。小憐固美矣。古者以妾爲妻且不可。況以婢作夫人。任其縱恣。不亡何待乎。穆后初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莫知氏族。小字黄花。後字舍利。入宮名邪利。云有幸於後主。宮內稱爲舍利大監。後主一時待兩婢爲后。其亡徵亦徵見於斯焉。

紀張愛賓書畫

張愛賓河東人。能文工字學。隸書外多喜作八分書。其家乃富有典刑。而落筆不愧作者。觀其爲論。以爲書非小道。本以助人倫。窮物理。神化不能以藏其秘。靈怪不能以遁其形。則知盤礴胸次者。固已吞雲夢者八九矣。其流於筆端。自應過人。矧夫歷代奇觀一一到眼。而手傳心授處。復有家學耶。嘗作法書要錄十卷。具載古人論書語。又以九等品第書學人物。自漢至唐。上下千百載間。其大筆名流。幾不逃彀中矣。更撰歷代名画記[illegible]卷。自敘其右云。得此二書。則書画之事畢矣。觀其編次之善。果非虛語。又嘗以八分書錄前人詩什數章。至其倣古出奇。亦非凡子可到。

紀顔氏世系

顔之推侍郎嘗著勉學篇。繼而其子名思魯以博學善屬文官至較書東宮學慇楚直內史遊秦較秘閣再傳至藝府長史贈虢州刺史名勤禮弘文館學士師古相時司經較定經史育德三傳至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名昭甫以至濠州刺史贈秘書監元孫暨通議大夫贈國子祭酒太子少保名惟貞遂篤生魯國公名真卿常山太守名杲卿與夫司丞春卿淄川司馬曜卿胤山令旭卿旋為司馬茂曾杭州參軍缺疑金卿男允南富平尉喬卿左清道兵曹幼輿荊南行軍允臧其後復生彭州司馬威明昆季佐父破土門同時為逆胡所害者八人又其後曾國五世孫名翊為台州招討使翌為丞新令是皆奕葉重光聯圭並笏。顔氏于斯為盛。謂非家訓所自不可也

紀輞川

輞川其處輞水合車轍頭。因以得名。向為宋之問別業在藍田縣鹿苑寺即王右丞輞川第也。右丞篤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潔居逾三十載。毋夫人卒表宅為寺今墓在寺之西北隅。

紀顏魯公得仙道

魯公官跡舉世洞悉其忠節素著文章詞翰特餘事耳
頗得仙道自其宿命所通年十八九時臥疾有道士過
其家自稱北山君出丹砂粟許救之頃刻即愈因謂之
曰子有清簡之名已誌金臺可以度世上補仙官不宜
自沉于名宦之海若不能擺脫塵網去世之日可以冊
之形鍊神陰景然後得道復以丹一粒授之戒之曰抜
節輔主勤修致身百年外吾期爾于伊洛之間矣別傳
云真卿將縊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修道以形全爲
先吾死之後但割吾支節血爲吾吮血以紿之則吾死
無所恨矣縊者如其言既死復收瘞之賊平真卿遷上
京啓殯視之棺朽敗而尸形儼然如生手足柔軟髭髮
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焉行及中路旅櫬
漸輕後達葬所空棺而已別傳又云真卿將往蔡州謂
其子曰吾與元載俱服上藥彼爲酒色所賊故不及吾
此去蔡州必爲逆賊所害爾後可迎吾喪于華陰開棺
視之必異于衆及是開棺果覩其異邢和璞曰此謂尸解
仙者也雖藏于鐵石之中鍊形數滿自當擘裂飛去矣

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家僮往鄭州徵莊租回
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佛
殿上坐此僕欲近前拜之公遂轉身去仰覷佛殿亦尋
者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步隨
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僕
公便揭箔而入僕遂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
公曰入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略問一二兒
任事了探懷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費仍遣速去歸
弗與人說僕家內鈌即再來僕還雍道其事其家大驚
貨其金乃真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來省觀
復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時人皆稱顏魯公尸
解得道焉

紀劉軻夢

唐侍御劉軻者、韶右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書、欲學輕舉之道、又於曹溪探釋氏關戒、遂被僧服、故釋名海納、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廬嶽東林寺、習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旨焉、獨處一室、數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學、逝於此室、以主寺僧不聞郡邑、乃瘞于牖下、而屍骸局促、死者從直、何以安也、君能遷葬、必有酹謝、乃訪于緇屬、果然、劉解所著之衣、覆其骸骼、其耕改窆于虎溪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將鷄子勸軻立食之。軻嚼一而吞其二。後乃精於儒學而善屬文章因策名第歷任史館。欲書夢中之事。不可自爲傳記。吏部侍郎韓愈素知焉、曰待余服、當爲一文贊之。愈左遷、其文不就也。

紀瓦官寺

瓦官寺者、鄉自晉興寧中、地在金陵秦淮之陽、古所羅銅官璽官之類是也、寺故有三寶、一爲師子國所貢玉如來像。一爲顧長康所繪維摩詰天文。一爲戴顒所損臂胛塑像。至宋孝武時、復以三十二金像益之。遂哀給爲四百八十之冠。此皆瓦官寺中物。未幾、所謂三尺玉如來者、宮中分製爲釵釧矣、惜無文筆如霞裳之記錦裙也者。

紀白樂天藏文集

樂天文集七帙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與錄三本一置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中一寘廬山東林寺藏經中一寘蘇州南禪院千佛堂內分入轉輪經欲使人天一齊擁護此老自負不小雖然若使伯道有兒中郎多女不作此言悲夫

樂天自杭州刺史分司東都有題新居呈王尹兼簡府中三椽詩云散邑須重葺貧家乏美財橋憑川守造樹倩府僚栽朱板新猶濕紅英暖漸開仍期更攜酒倚檻看花來乃知唐世風俗尚爲可喜今人居閒而郡守爲之造橋府僚爲之栽樹必遭訕議又肯形之篇咏哉

紀太白佚事

太白有書自敘其生平云昔蜀中友人吳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痛哭炎月伏屍猛火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于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于鄂城其與逸人東岩子隱于岷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其養高忘機如此而史傳不爲書之亦或未盡

紀蘇中郎妻詩

漢武帝太初四年且鞮侯單于既立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往遺單于作詩留別其妻荅之曰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凉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體移當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爲雙黃鵠悲鳴戲清池乃知不獨蘇中郎能文章卽其妻亦詞家也

紀竺僧度妻苕華詩

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求同郡楊德愼女字苕華未及成禮苕華父母俱亡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乃舍俗出家苕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毀傷宗祀不可頓廢令其顧世教敦遠志曜翹爍之姿於盛明之世遠安祖考之靈近慰人神之願并贈詩五首其一篇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巨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庭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綺可飾軀華冠可曜首安取自剪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妻區區但爲君恤後度荅書亦報詩五首其一篇曰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故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談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由已寧云己恤他苕華感悟亦深起信度于是專精佛法披味群經後不知所終觀此書非獨抗志堅勇而文亦藻蔚苕華感悟割情多有道緣真佛氏所謂無姻夫婦也

紀積公辨茶

陸鴻漸自傳有云始其家俘獨育于竟陵大師積公之禪院積公嗜茶非漸兒供侍不鄉口羽出游江湖四五載積公絕于茶味代宗召入內供奉命宮人善茶者以餉積公一啜而罷上疑其詐私訪羽召入翼日賜積公齋俾羽煎茗喜動顏色一舉而盡使問之公曰此茶有若漸兒所爲也於是歎公知茶出羽見之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三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四

辨

辨干寶

晉干寶字令升新蔡人也起家著作郎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嘗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名搜神記楊萬里曰晉干寶一吏取禮部韻書下注晉有干寶以進曰乃干寶非于也楊大喜以爲一字師然余所藏宋板晉書文選俱作于寶于令升及搜神記周禮註亦俱作于無有稱干者胡承之以爲字書相因之訛而取干子書爲証按春秋有干犨後漢有干吉寶豈其後耶然漢亦有于定國焉知寶之不爲其裔也陸法言廣韵止引干犨而不及寶何法盛晉書稱寶撰晉記及搜神記而不及干子恐未可據

辨二氏

二氏專言果報不知吾儒亦自不爽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敬人者人恒敬之愛人者人恒愛之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皆所謂果報也人舍此而談二氏可咲

辨春秋後無聖人

孔顏後不乏聖人自宋儒截取訓詁六經者皆得入廟廷而餘則擯而列之道統之外非公論也如漢有李善男子而生孔潼唐徐無功武后殺之十宥之三而神色不變管幼安四十年木榻范粲三十六年不下車杜五郎三十年不出籬落外此皆有聖人之品而不願有聖人之名程伊川靜坐如泥塑木雕便稱湯夸詡不去口以當管幼安諸君果誰難誰易耶余嘗謂春秋後無聖人蓋宋儒殊殺之耳

辨曹操周文石崇回憲

曹操云吾其爲周文乎夫文王澤及枯骨曹操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數十員掘鑿天下塚墓幾徧此一反也石崇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像歎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夫顏子屢空原思狷介石崇少時任俠無行簡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此亦一反也

辨風箏

高駢鎮蜀日以南詔侵暴築羅城四十里朝廷疑其跋扈一日題風箏寄意云夜靜弦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聲別調中旬日報到移鎮渚宮此吳中兒戲所謂鷂紙也清明後風力軟弱不復爲此矣元微之詩云四角吹風箏又連昌宮詞云啄風箏碎珠玉註云風箏者宮殿之簷鈴也齊文宣高洋時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高洋乃誅諸元以厭之强壯皆斬東市嬰兒投之空中承之以矟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五人悉投尸漳水剖魚者得爪甲都下爲之久不食魚彭城王勰之孫曰韶者幽地牢其從弟黃頭兒命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能飛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畢義雲餓殺之此戲已見於六朝其後五代時漢李業與隱帝爲紙鳶于宮中[illegible][illegible]爲風鳶引線長數丈至卷盡而止一曰風鳶一名紙鳶一名紙鴟此于駢詩意頗合項讀騰菴詩云飽看風[illegible]去情如紙强與爭將命抵絲莫得風光都使盡春風[illegible]有下場時讀之有無限感慨真可作警世歌但不當以風箏爲題耳

主人公辨

今禪和子挑七尺杖卧七尺單到處飽食鮓膳更不知輪迴因果却問是如何主人公便云開口者便是此輩之人真佛所謂最可憐憫者又問他既是開口者便是主人公如此現成受用則一切農夫牧豎皆已成佛矣何故高僧老道一味參禪便荅云農夫牧豎不會高僧老道却會得不會者尚不知主人公如何作得主錢穀者既知主人公自然作得主此輩之人真佛所謂最可憐憫者此何以故只令關的荅的着衣吃飯的都作得主人公是認賊爲子認奴爲主也假若開口者便是則飲酒食肉者亦是乎爲淫爲盜爲殺者亦是乎爲貪爲嗔爲痴者亦是乎彼又荅云從正者爲主人公從邪者爲非主人公却問他佛與祖師又何故云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也蓋禪和子所謂主人公者正是識神千萬刼輪迴因果之根全在此開眼時此識神沖沖應酬閉眼時紛紛作夢四大紛張游魂爲變此識神隨風飄蕩依草附木投胎換舍皆是物也乃知前所謂開口者便是正識神此識神有時戒有時定有時慧有時貪有時嗔有

時癡有時喜怒哀樂有時酒色財氣有時為聖為賢為仙為佛有時為鬼為神為禽為獸不過開口的改頭換臉撮班出色做出來也今禪和子認定此個識神為主人公便自謂已了大事已斷輪廻不知為此識神大事未明輪廻未斷何者據禪和子之意不過曰身如屋舍心如主人身如果核心如果仁既如此則主人已有去來果仁定有生死既有生死則明掉在輪廻因果之中如何云我得道了若欲得道須要認得因果真自然認得生死切認得生死切自然識神作祟定要困然[illegible]

遣斷心路方知就中消息乃知向時能喜能怒能[illegible]樂能酒能色能財能氣能戒定慧能貪嗔癡能仙佛聖賢能鬼神禽獸皆心路邊事心路起則生死起輪廻起心路滅則生死滅輪廻滅要知心路麼只在開口的便是只這開口的且問在內在外在中間生從何處來死從何處往將此一大疑團終日終夜尋思勘討不必向人禮問不必向深山枯坐不必向公案上追求不必向鐘鼓焚香時乞取不必向五臺少室飽參不必向教乘語錄上抄寫不必向靜處灰心捺念只將平日思量討較卜度之心盡行撇去單單追討開口的在內在外在中間生何處來死何處往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如在萬丈深坑一力要出如在茫茫大海一心要登岸如此挨併廝對自然到摸着鼻孔處摸着鼻孔處則喚他主人公也使得喚他識神也使得喚他妄想也使得喚他菩提也使得此何以故未悟之前如稚子看戲一一皆真既悟之後如優人上場悲歡離合皆自己生不妨衍弄未悟之前如猜拳射覆既悟之後方知拳中幾枚覆底何物不用問人不用請正所謂生殺在手張弛在心到

此方是真英靈漢子堂堂大丈夫也如未明者千萬勿認開口的便是他日閻王勾攝正是勾攝開口的東西此東西未能一棒打碎如粉花微塵虛空六合相似請一味追討開口的來處去處此便是五千四十八卷之經一千七百則之公案也莫負禪和子名色糊塗信口答人他日領取鐵丸團在此真佛所謂最可憐憫者努力努力時不待人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四　終

白石樵真稿目次

尺牘

卷之一

卷之三

附啓

目次畢

白石樵真稿卷之一

尺牘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台鼎吉甫訂定

與唐抑所太史

故鄉旱潦如循環然往歲禾頭短于兔頸今年田壤斥如龜文東郭半頃不復如曩時以足下且有東方之饑而僕安得索侏儒之飽也老父明年七十矣欲儆兄之文爲壽弟原德無他長顧我翁之婆娑鄉社晚年所甘舍肉而藿是人所難今人浮慕足下之清華而暎吾黨之清操請兄一言楴之足下文高艱選弟不必空乏第乎足下歌朱鳳弟不盟白鷗乎足下擁天祿著書弟不攎虎皮談易乎足下侍玉皇案弟不禮繡佛齋乎足下披五色宮錦弟不掛四時毳衲乎足下高車弟不高枕乎足下千鍾五鼎春秋饋享弟不有鷄豚之逮親存乎與兄比權量力較雌對雄此足以壽我翁矣兄讀之得無擊桌噴飯咲我爲不知漢大也

與王冏伯

別後不意雙履留滯吴江間至今寺中琉璃光耿耿在目秋來旱鬼相虐泖河如盆甕之口田禾半焦活者皆鬖鬖頭吒鬚鬚耳王先生高卧不干人仰餐明霞苦食翠柏若弟侏儒不能索飽柰何高什三篇清風穆如乃辱使者匍匐泗轍上來䘏感夙誼皆歲寒霜色也長公嘻嘻顧自鷗鳥文公婆娑宛爾兆率何時得嘯歌傾我家釀望之

與汪先生

客歲奴子長干還反承厚幣此古人束錦薦縞之義乎弟稻衣穀弁澗飲木食不復與海內賢豪長者游近者授經弇州北面皐比非其好也乃門下何所剽僕若以菰蘆有陳生者即蒲團灰坐不覺爲知己腸熱吾丈才情氣誼無可一世世無識英雄人遂使落落如故睪闍紅綃金題玉躞故是借此以降壯心耳友人諸德祖自嘆遊南都不識汪先生如泗州不見大聖清秘閣中故不可無此君耳

與其君

邇來岩穴風腥交游遠大如投兎飛鳥楚楚可憐不肖授經瑯琊以一丸泥自封不敢輒聞姓名于通人長者

不謂從太原闘綴接班行究若生平洞見底裏至于插苛碎釋疑滯如秋空雲如春沼水異日大疑大事直解衣帶結耳諸生得師其福小在社稷得人其福大幸愛嗔咲嗇精氣以副野人之望束縞定交明鏡照膽捧函循札高誼敢忘二扇謹承命書上真米襄陽所謂慚惶殺人也

復吳子野

不肖授經弇州者三年非壁觀老僧則廟見新婦見客日少閉門日多至吳興諸賢豪則又井底望北斗矣此中知有子野先生即知讀吳世家便知有季子令孝若修稱之約不肖以爲刻畫古人未敢即赴然以此不獲與君子相周旋大是欠事客歲讀扇頭詩味雋情永不勝纏綿之感每欲賡和來美往往因瘧而止然村謳田鼓終當以本色勸酬俟見時當面奏耳

柬米子華

前以一柬生務拜太夫人四顧蕭然苔花綉壁落葉滿門人爲醋鼻顧弟且爲足下頓足相敬古所謂蓬蒿三徑居然名士風者正爲足下發耳足下詩本性情絕不作當今塗神畫鬼面目乃就李不知有米先生何也且無論足下即秋潭一沙彌彥平方叔兩縫掖俱寂寂如木鐘石鼓大雅凋傷烟霞冷落一至于此僕爲老親浮沉人間既似在絲之鷹復如鬪穴之鼠思得清涼閒散如兄者相與以一鉢米一盃茗破之亦了不可得況海氛雜沓吾輩泄泄與蜉蝣燕雀爭尺寸之安何以堪之

與陸公

不肖髮覆額即知有陸先生今四十矣猶未得一望清塵蓋硜硜匹夫之節半爲白雲所綰視一切游大人者落落如飛鳥投兎心竊羞之遂至心踪曠若河漢老氏有云至治之世其民鷄犬相聞不相往來得無類是乎雖然長者堅飲氷之操而韜其清負恢办之才而欽其鍔至于咏歌翰墨種種不減古人而舉世罕有知者曾與玄宰談公所贈陸伯達詩一字一珠因相與論公如蛾眉出宮作米鹽新婦真可嘆息差有西湖作供猶堪與香山子瞻稱異代同調堤上紅雨撲面未敢遂以其經唐突花神頭言之私秋以爲期

與董玄宰先生

今歲館于包項二家其子弟相師杜門謝客㝠漸高之
日讀未見之書不惟資輔聰益兼可洗汰悔尤知兄聞
之爲一開眉睫也研北志言子昂在長安書画借觀凡
重複不能了了往往犢鼻濡墨宛然爲兄先立小像耳
前見画册斷然必專傳必價壓勝國之士無論文沈都
祝也年來勝心小耗欲畢婚嫁結瓢瓢峯之間獨不能
忘情兄之手蹟望以休沐之暇爲擘練染繭一寄野人
則草衣士壁樂死足矣張淸臣貧徹骨再遊燕山人情
不甚遠豈僕僕車轍者要爲貧所驅兄淸甚又半掃于

墨工惟三寸舌振之而已

代與鄒南老

客歲發二大頹一頹入洛壽座師沈先生一頹入豫章
謁南翁鄒先生洛歸以後車疲馬煩目病旋發灸火閉
關奉醫戒者四十九日而山中久廢之人自護其短不
能命千里駕信乎至人之難遇也先生出處非特關天
下安危實係士風邪正如星拱北車指南而潛龍不見
威鳳不下然則國是何由而折衷乎愚嘗有云衆好必
察此豪杰精明事衆惡必察此聖賢忠厚事毀譽失真
則章奏失體故平天下專于重好惡而愼于言語獨貴
之君子若匹夫匹婦好莠自口何益于人品之是非國
家之禍福哉當今擔當世教主持公論全仗明公以此
不能不惓惓于聖賢豪傑耳

復王崑崙

久不見慈道人忽得近耗知往返水陸萬二千里杏花
雪後長嘯太山夜半觀日出五月入淸凉臺采金蓮花
北走塞上上李藥師舞劒臺出薊門絕大壑歸而渡海
赴領司空上元燈火又扶杖六橋桃花雨中矣兄論先

生詩歌即三札娓娓千言又爲楊將軍道地老而意氣
勃勃墨瀋淋漓以此卜長者百歲未可量玄宰書画故
是趙魏公前身其書皆墨蹟中得來非若今人僅摹石
榻餘滓也至緒棠以勝國進宋唐如沙彌爲律師散聖
入莊嚴地正堪與古人爭衡矣往于夢中得兩句詩寄
益卿先生者有白猿親授山中劒青鳥時傳海上書之
語今却爲一片海相隔且息影鴛湖僕僕作村學究乘
桴之約未審何年青蓮舸北曲久負此債稍暇當乞東
籬微沫以佐酒卮主人堅客戒即先生至不能傾倒盞

書來之日正閉關初日也四月月圓時可以解嚴先生幸一報當買釣魚船祁從于新蘆雛燕之間耳

與葛雲嶽

先生今之葛仙翁也遐矚高軌不能捧劍𨽻以從夢想松桂與白雲俱渺矣每聞先生之門鄉邦後進執經問奇郡邑大夫干旌請益此去古人白駒青牛何遠弟則支离山澤無一狀可栽逸民傳中未老得病無罪得謗東坡先生已言之僕何品裁敢與耆舊並席乃辱賜之瑆篇蘿薜頓明猿鶴欲和不自知其感之無從也生平

介石又懶癖未能出門遥聞聲而相慕昔以為文人粉澤之語今始覺東海北海如比肩也山林道薄以空澗作眼月以堅忍作腰膝惟吾兩人交勉之

上王相公

家貧不能養親勢必藉館穀然無事而食人之食不無少慙故欲開家塾聚里中三四生徒為餬口計舉業之暇以禮義廉恥互相提撕庶幾少存人道之一二不肖生平恒心恒産盡在此舉動宛然村學究面目老相公想噴飯滿案也

復范光甫

不肖饑渴光甫先生久矣教授構李竊于文章政事外習知先生孝友忠信不言而躬行則又古人中吉德君子也自揣引分不敢遣問長者乃辱損札重以不朽見役得無謂田夫岩叟占歲驗候有謀野則獲者與則門下好奇之過也敢布数言幸賜郢削不肖為老親在侍未能遁影林薄偶爾行歌入山即黃犢白犬返而却走乃光甫盻盻望僕以塵世之事僕雖不能為東海蹈不懼北山移乎且今之朝野槩可見矣負罔孰與墮甑

運蹇孰與棄甑揣分度涯惟有三家村學究差有安穩本色耳題詩過獎一字一珠擬欲賡和來美而嬰瘧半年支離萬狀每負詩人伐木嚶鳴之誼心實愧之此不惟精神銷亡抑亦所謂侏儒一節之驗也

復孫貞伯

門下同文閣執而兼總異人異書撰續國史傳之來茲此蘭臺石室之彥頭白汗青所不敢望也披讀書函目錄條整耕辨而考志尤嘗江淹有云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蓋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繫人紀傳可以分授名

手志則必由自作故范曄陳壽能爲紀傳而不能爲表志今門下老於典故而又擅劉鄭七略二十畧之長其貫串首尾豈特如宗譜家書而已哉適病瘧未能詳述俟賤體小康當陸續以效他山土壤之助決不敢苟且唐塞明問也明年欲讀書西湖而無都養倘遂所願上半了湖山事下半了翁史事亦一奇耳

與顧冲菴公子

咯血甫平從醉李館中歸奉手教向來筆硯久作虞芮閒田矣重以使者渡海來不得不忍痛以完尊諭顧諸

掩袖之語也承訂會期顧匏繫下里不能以直經從牖歌之後延津有緣當從容一拭芙蓉之末鍔也

與趙方壺

谷棲澗飲老矣每結睇趙先生如客星臺外有方千隱居何時與翁散髮濯足向古木清瀨閒上談黃農下叙釣弋今且與黿婢坐塵上閒適之趣百無一二何敢以筆墨腥穢釣臺雖然當不令桐絲寂寂也年來弟復善病不謂亦瘧君子多病道心生當在今日古之至人當以生死爲遊戲猛火熾然爪髮如故吾輩未老得病未

病得衰精神流謝可爲感嘆踏蘆應在何日賓鴈寫空蘋花織游不勝伊人之懷拙作持咲當絕倒松下也

復郭青螺先生

某少而讀先生之制義長而編纂先生之論晚而購市先生之集然特函鼎之寸臠吉光之片羽耳今捧讀賜刻始收大全孔氏四科子桓三立明公之能事畢矣某往從弇州遊每謂不肖曰吾始以雪中峨眉推李以大海紫瀾自喻今泛濫宋景濂集而後服其學之大也若使今日得縱觀先生諸書則景濂一瓣香又將爲郭令

公焚却矣景濂用修弇州則足二百年而先生則又兼能扛鼎者也命世代興詎不信乎然恨山澤老癯不能出疆而叩先生但于草屋土剉之間日抽一編飲之食之夢之寐之雖十五城不與易九萬里不復上矣而先生乃以綺語爲多愍倘恨其少耳或謂老氏守中毘耶杜口此篤老養生之事不肖應之曰儒者不儒而能冲舉寸心千古是也不佛而能神通光燄萬丈是也先生心聚三花筆端雨數斛舍利即身後不朽已証目前不肖謹望風百拜執侯芭弟子之禮秘笈方恨其屢亂

行何煩齒及昔作數篇請正

答俞公元濟

適承傳王老先生之舉聞之肉動汗流以朝廷之大典而及最無行之人貽北山之謗促蟪蛄之年天人共怒神鬼交責恥莫大焉禍莫甚焉伏祈老親家愛人以德速爲婉詞莊語以寢之眞生我成我等矣弟即日且移舟吳門山中看梅光福不敢靦顏無恥以溷賓筵非特今日即幸而不死且老亦猶今日之洗耳相避而已歸時容謝王老先生今日則吾輩不當輕舉一步也易曰

无咎无譽此今日衰世頂門藥頑老親家深味此言苦切苦切言不由中鬼神殛之

與王閑仲

今日午後屈兄過七夕因思牛女之會當新秋晚涼故不熱女之外無小星故不爭亦不妬一年一渡故不老容把杯共笑也

與莊五修

二十年不入京口此行有二快事一得米南宮自寫像一得五修先生先生微言蠕動皆有德矩弟之師非弟

之友也前後兩度於中飲松葉酒覺而忘之不省何語大都坐先生塵尾旁耳家山多客多文逋屐屩相齧不復小有勝情天賜閒而不得眞閒吾曹求淸而不得淸何日追隨先生楷節鶴林招隱間飽吟細嚼瘦行硬坐作箇無事道人也

答項楚東

初堅客戒如棘籬護笋咫尺相隔頃者柳花如霰鶯倦飛小閣鬖帷殘爐尚燼此時恨不與吾丈共之二詩小兒塗鴉不堪一笑差有米家雲山少能媿垢耳

與鄭孔肩

兩度入西湖爲客所跡約畧翠微間如展畫冊一餉烟雲耳十年來願見孔肩先生不得僅于著書墨竹中稱莫逆交頃讀測莊諸篇與孺子圯上言不啻也太公隱丈人門下描寫不減子長而虞公傳之不朽矣僕稻服穀冠之鄙人焉能爲役念名父名子不忍辭亦不敢辭草草付子墨比于鄉老問史而已

答錢秀峯使君

前至湖上玄宰謂關門紫氣不遠一見錢使君僕謂君

子愛人不宜溷垢伯夷蓋門下在官嶄然正與鄉評合僕得之賢者剽論非佞也向曾游小輞川恨不援裴秀才故事牖咏其中闢命得近體四章不足擬黻泉石徒疥壁耳買之奇士寓顏圜鑿土窟而居五十餘日意雖沉嘿胷中滚滚若河漢也振之者是在明公僕何能短長得命惶悚

復某君

門下為青山公一片石犯風濤踐霜露以往返于婁江長泖間卽不得面見賢者然此中負慚為眠食不安者三日比來尊體想已霍然矣自揣三寸管甪甸文夫七尺軀僕

何人也而能勝此謹呵寒撰復縞紵定交度在白嶽下矣

與張衛所使君

臺下潔已愛民折節下士每擬從諸兄後望見神君頃辱明公特擁車騎賜兼金父老傳呼巷中子弟詫驚格外施恩至此苟非負義男子有不捐頂踵圖報者非夫也卽欲進謝棨戟恐瀆涉報施分同敵體以是逡巡不前又每嘆子賤師事數十人終不如子游滅明一士蓋近世士風與其多寧少與厭其不去寧怪其不來若藉口子賤則華競者肩摩踵接而至卽琴之庭雙鶴將掉翅而避矣明公其奚取焉俟明春增

秩袠衣自東當率先竹馬來迎于旗亭山色間也

與李本寧先生

先生文苑代興數十年願修北面之禮不意降節先施溫顏縐接昔見弇叟今見明公卽死且不恨矣邇來多雋眼中皆有鐵以此引避不敢數數拜履公之床登張華之榻然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此詩殆非虛語頃婆娑山中梅花飛白正與山僧逸民拈枝嗅蘂而負薪之孫忽作殤鬼使人痛絕因念雛者如此吾曹衰相已現僕僕乗稿于硯田間可奈何友人周公美承諾墓表與鄒

南老志銘傳真稱合璧此兄不能具一字一謙而迫欲得一字一珠其家雖貧至孝可念也

復沈雨若

耳目熱雨若非三年矣每欲過虞相約坐扁舟豹囊虎皮筆床茶竈共談二三日許而為青山籠鳥一歲不再出出過好風活水又復歸以此與四方名豪竟若河漢然門下人龍文虎未嘗不纏綿胸中也公車言語語透徹禪眞可推倒一世若有韻之語掀翻窠臼直抒性靈夫詩文能自為王者未有不鞭策時流接先輩者也拙

序祖得門下神情而以歲暮困文逋倉卒報命所恃門下有五丁之斧耳。

與袁使君石公

台下正氣干霄清風透腑其介在隣壤既耳熟之又心儀之矣每欲一通姓名念邇來游士好謁動稱臨邛其究不能卓王孫家僮五百何論客也以此園焦土剉門影不前而不意以贋集之事仰煩明公霹靂手處分得叔煕書且感且涕李卓老以筆舌殺身可爲殷鑒明公愛我所全實多千秋懸寄身後七尺近關目前若使贋書日熾則歌謠章奏皆可亂行域中士大夫語言文字之禍方自此始明公此舉極中吳下膏肓非止爲不肖一洗瑕垢也

荅閔康侯

久屏漁樵心奶跡醜然每當長松限日細澗流花濯足科頭未嘗不思與康侯共之古稱神交端非虛語允兆已矣生不入室死乃登堂四壁空蕭陰風欲戰一步一顧使人悽然本欲回棹訪夫而偶遇洞庭友人飽啖盧橘遂至洞塘而返遠嘶千里之駕俯愧十日之期悵然

比讀手教且有新創別墅恨不爲夫掃灌作吾家於陵翁若微吟清脉鞴鞁松桂弟之願也適瘧鬼横甚神理霍霍俟召還覓傀粗復故吾便當賈勇以命子墨新詩高邁奇秀珠聲玉價無以過之瘧鬼當從此遁矣

荅夏畦子

先生有道長者衣冠眉髮颯颯皆古意度竹溪桃源中人物不過如此夜堂燒燭披素相視山癯之姿一味本色若非吳兒栽培聲名高峻庭宇者不謂先生冷眼得標格之外至以崑崙老宿見擬此老與弟素交淳行幽懷恭劉遺民周續之流忝弟何敢望萬一也弟生平無意作文苑主盟而有意作隱逸添註其他非所敢言知先生愛我故博斬渠一咲耳

荅沈徵梅

不肖年來正如入夏反舌烏幾于才盡五丈至手書先之僕僕不及報又辱刺舟相訪于青荻白煙之間澤厚矣往談賢書指未嘗不爲徵梅先生首屈今芙蓉赤精坐嘯匣底使人不復以文行爲長太史公久卧田間殆類于右軍誓墓矣今世往往以口語碎人海鷗猜隼古

矣混下况太史身居姤婦之津者耶鑪脯可殘錫肋何物丈夫故自有千秋耳二扇漫爲塗抹吾丈須蒙面忍愧而置之

上總武翁

吾師慷慨直腸故是臺省中名臣近又委蛇曲折剛柔惕濟所謂何用不臧也别來知德感清肅不勝欣慰呂祖云能行三百善者謂之地仙吾師舌端筆端無限司命卽使口行一善事一年之間可了地仙功行矣况稍舉一念而可活數百人者乎望之望之祈令極明簡廉能

足爲地方砥柱想吾師所樂聞者外書畫二事乞轉致肅之司馬

荅張雨若司馬

秋得遠札風誼藹然及讀山東錄識透泰圖力損夏鼎玉冠珠弁山澤芒鞋人見之祗有遜匿耳吾丈以貞姬居姤婦津以真人居傀儡場未審何處書眉着眼弟十年來故吾猶在每爲仁丈贈鹿與黃犢驂乘梅花松影中見童拍手隨其後往往笑而墮地頗類吾家鴟夷子以此逍遥太平高天下地皆打乖窩兄謂弟樂不樂也

玆因陸君策北行附此以博噴飯

荅李本寧先生

曩老先生扶國之年欲擬一言奉祝而繪天圖海安所措思以此逡巡不敢作六合賦耳若不肖戀姑春秋何足當當世第一大人先生麗至六言侈至十二首字字皆神龍頷下珠亦字字不肖額上泚也不惟傳誦不置貽示子孫卽幸而掛名尊集中千秋以下羨慕不肖爲何如人可謂真不朽矣先此遡風百頓以謝

與陳君

不佞年近五十壯心半耗僅僅學孫登草衣袁閎土室作無悶漢耳飲氷陳先生何所嗜而翰惠先之無乃柔聽之過乎渡江以南多佳山水名士若公與五洩尤儁所急正以何師甫爲司理雅宜相成不敢紛紛逐遊客轍張司馬所贈异鹿尚無恙明年當控之湖上足下批我于空青疎翠中擁膝拍肩共談千古可也

與伯闇賀公

吾丈有道心傲骨此出豈博一官者今果歸矣清平疏不待忠厚正直而部院臺省與南都之計典皆從此

結局吾丈功益不淺但恐名等泰山終不能穩臥東山耳即欲另詣奉候會兒曹輩試事相牽久當就談一快心目明年弟亦買舟西湖中作無名漁父不令烟霞夜蕩丈能從我游乎一咲

荅馮大參文所

得報後日與友人遲候歸信因伏几嘆曰清風百世直道三黜固也憐才如春風拂面便消忌才如嚴霜一寒透骨信哉玄宰度馮先生脂車峭帆行必接浙某獨曰先生嶔崎磊落人也且以六官爲桑下宿以六路隹山水爲籬下物緊絆芒鞋未知所至度必不遂返里門今果然矣

荅朱先生

雨歇欲放洞庭之棹適接長箋如快風走雲先生胸次何其浩浩落落也知天之說一時狂談不意與知命尊吉正合然知天之說士大夫有安身立命者皆能之獨以知天爲知人作用較是目前要着耳弟甞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成字正指行藏而言行不成其行藏不成其藏爲不謀故也不懼故也堯舜之兢兢業業而謀者有十六相孔子之恂恂而謀者有七十子則行藏之局成矣先生高臥風塵正是此意世間膽大脚忙之流豈能測真人之萬一哉時方能戰非特飛見難即潛亦不易徐文貞相公云雨時便住晴時出難道人謀不勝天請以爲先生謀罷知命之助偶藏丁南羽先生布袋佛玄宰書老坡贊適在行笥奉寄供養一醆明月咲對憨和尚大笑尚覺世界猶寬也

與康季修

秀州一別兄如雪鴻無跡弟若摒鶴孤踪皆落落成蒼然老人矣屢見海內交游誦康先生誼甚高文詞扛鼎氣表籠霄丞相掃門將軍納履大丈夫亦足自豪豈向籬下婦蘇下騶局脊半生也昔年里中交知兄所解衣推食者俄且刻眉務面秋葉浮雲無復歲寒交道矣脫身去之出爲上客返爲文人此曹且當負弩而迎仍前就兄糟糠祓苴耳人生五十寧堪游堪病茶鐺酒壘歸與盂修共作竹床夜話何如第未省兄三徑之資能伴雙履否恐兄大笑以吾爲不知痛癢也弟五十矣近况許金粟冢跋中當令宰相公卿且無完膚何論處士弟

無復世念世亦不念吾矣九峯之中考室者四恨不使吾兄見之松花飯荷葉酒尚能醉兄也

答閔康侯

讀手札甚矣康侯之知我也昨一疏弟已付之耶耶老人夢中不謂尚勤賢者商量卜度夫聦高忌盈天道也吹瑕索瘢人道也若使逗入此網無論天人交責即對妻子勘寬夢其能安乎僕五十矣去年白石山已營埋骨之坎樂天司空圖吾師也此事已畢便當付壽夭于度外復問懸門腐鼠之得失哉甚矣康侯之知我也遼

與兒子了畣尚之累造次奉報不及多爲筆談

與馮文所大參

宗姪馳驅顛䟦步步傘腸非臺下賜之郵符且僵仆道塗作旅瘞久矣信使一至老親幼婦破涕爲笑然始終得生還者尚伏明公噓傴之力也伏接手教氣誼斐疊辭旨豐嫺即此一札不肖亦得掛名大集中千古而下擬于拜牀握麈之末豈直子雲之侯芭仲宣之中郎而已哉端州岩壑環异絲筆所及又增名山記一段奇話弇州至齊建而止不若明公馳萬里之途破五丁之斧

能使烟霞獻奇草木爭貴恨未得捧劍執匜以相從耳

與莊赤雉比部

往德祖歸奉手札布衣之誼藹然嗣後欲遣相候念山澤談話正如蔬筍不堪作綺筵供養耳臺下名世文章龍霄氣誼小憇南曹作六月息彼中不知見幾異人得几昇書僕五十矣負鍤營藏已無復朋從之思蔗境彌甘槐宮已覺但多文字緣未除更欲閉門謝客收召浮氣付之霜降水落之鄉不知何以教我

答李少參

某蟄伏林澤間惟孫登草衣袁閎土室差了半生即明公爲千秋循吏文苑中第一流人物不敢逡巡求見交遠游大其實恥之古人恥之友人張博士歸忽承雲天之翰何從得此國士遇也年已知命無復世懷台下乃以經世許之正如土龍致雨木鳶御風祇增具眼人破顏微笑耳以門公建節括蒼問津名山完厓山龍湫公案亦是快事弟居恒陶輿不百里管楊不十年緊斜芒鞋橫拖拄杖未審勝緣當在何日

與熊邑侯

臺下宰邑四年以飲氷之清瀉如矢之直履展得任重門洞開茲聞被召皆攀車絷馬願留使君政如嗷乳小兒去咫尺則彌號遇飢儉則投入懷抱中可憐也往者千旌賁臨禮出鄭重直指一疏端發明公又爲多方描寫宛轉噓護某未嘗有求于明公而明公施恩于不報此皆古人事也虞翻曰天下有一人知已死且無憾某今日非感死即愧死未省國士一腔血灑在何地耳自分五十年來不能勑斷家事縱游名山又不能隱迹夷門寄居梁廡好奇畫策前愧魯連望盧及門後慚王烈

直人間妄庸男子而已而臺下必欲避以陳吳之故事某嘗有云寧爲減塑之狂狷無爲增塑之中行卑拙講學無爲學講率簡任真永保元吉于願足矣故忌盈瞰高天道也吹瑕索瘢人道也非實斎名天人所厭若復游大人交遠張聲價拜齊東帶敵體明公無論對妻子勘夢魂即琴臺雙鶴且舐衣三嗅而去矣堅守硜硜不調不謝及今日而上下之交兩無愧憾第臺下上辭當路下調郎君心事如蝟蝶而捐倖垂情至此豈所謂逕同枯木朽株者耶茲行也臺下必且爲名給諫時事日

敝時哥引新匠匠部愫俟前旌首途當舞棹艤亭山色間竹冠松麈一吐百尺樓上語也

與韓使君

接台札耳目心思兩窮之語不勝嘆服臺下留情民事如此苟有一得而不以告者非夫也夫役原非細事昔東坡與司馬溫公反覆專論役法蓋小民安則大戶安刑清訟簡而上官之夢寐亦安今里排之役以合縣計以十年計其關係利害非淺淺也田糧派于各甲則少而易辦并于一甲則多而易侵且均絕均荒貼田貼米

里排可以少甦矣私擬易知單呈覽細數核之舊冊總數填之新單圖書有田號里排有實徵夫無敢毫髮以迯神鑒也

上荊石王相公 乞救荒

近來天變異常淫雨累月自五月端午前至今六月既望大浸稽天矣詢之父老言水潦之苦有甚于旱而今歲之水有甚于嘉靖四十三年辛酉之時何者蘇松偏處東南地勢卑下號爲澤國旱尚可醫水則難療姑無論田事即如旱魃之年屋廬不至塌毀圩岸不必增修

雜作經營可以易米而食薙草伐木可以代薪而炊今則通市如河。出門卽雨。鄰里不相往來。水火幾至斷絕。披蓑戴笠倍添衣食奔走之勞。恐濕受飢漸釀疾病死亡之禍此水之害所以甚于旱也。辛酉以前催科尚緩。風俗尚儉。民戶尚實。水勢尚殺。今則朝廷之會計。無年不增。閭閻之侈靡。無處不盛。百姓之財力。無日不消。風雨之惡聲。無刻不鬧。此今日之水有加于嘉靖四十三年之時也。且此雨在七八月間則稻穀漸實可以繫舟撈而拾殘禾。此雨在三四月間則秧苗未蒔可以留工

本而救餘喘。今不先不後。適值其時。卽使天色漸晴而苗根已腐矣。卽欲播穀復種而時氣又非矣。所恃者花荳花荳化爲朽枝矣。所恃者瓜菜瓜菜沒于草莽矣。獨有提岸一事。男女老幼以其日夜合併之力或可恃爲僥倖數日之謀。而霪雨不休泥土易敗築于此潰于彼矣。成于尺敗于丈矣。況西北大風不時起發。太湖苕霅之水滔滔東下。頃刻之間頓至沒踵則尚安有毫髮之望哉。京師財賦。仰給東南。蘇松小民全仗耕織。如使旱潦節調風雨時適則百姓猶得偷其耒耜桔槹之暇以從事于絲枲杼軸之間。今水變如此。舉家之中。非出岸田水則守蕪河堤。赤足垢體。惟恐不及。尚有餘暇及紡績乎。紡績無暇。尚安從易薪米乎。薪米無所出。能坐而待死乎。死期將至。弱者不爲丐。強者不爲盜乎。盜賊四散。有司不三尺乎。三尺相約。則進退皆死地耳。又安所他顧乎。此言之可懼可驚者也。爲今之計、　聖君賢相以蠲租爲第二義。而以賑貸爲第一策。則嗷嗷捋腹之徒。哀哀露處之衆。或可少恃以無恐。而勉強支吾以俟朝廷現年破格之恩例耳。今先生手握調燮之權。耳熟

桑梓之變。必至卧不貼席。食不知味。豈有以天下爲一家。而不以蘇松爲同室者哉。今兩臺具疏請題、其恩賜在　聖君。而其調停委曲則在閣下。若少緩時日。　聖誕長封在邇。地方災異疏不得上。如待　聖誕開屆而後發旨。則會計已定。民心愈急。恐非百萬生靈所以千里而號于父母者也。某近投影鄉村。目擊斯苦。故無志忌諱。爲先生陳之。幸急圖所以上挽天變而下救民窮者。

上徐中丞乞救荒

讀書山中守分不敢輕謁經月積雨水沒秧苗不獨爲
生靈苦而先爲司農苦不暇爲司農苦而先爲師臺苦
師臺當上下交迫之時在飢民不能使之捫腹而飽在
主計又不能與之空口而爭千難萬難何可言喻但水
災實狀已核見聞而道路喧傳又滿朝聽報災之疏非
止百姓望之即京師士大夫亦望之矣不審師臺有荒
疏見示否向年吳中不熟全恃湖廣江西今一閉吳下
水報彼處先已遏糴此販商之所以空返而米價之所
以日踴也米踊則富者閉廩只待價昂貧者望門無從
借貸田主不肯出資本以急救佃戶佃戶亦不肯出死
力以車救田水目前有民窮盜起之禍患冬間又有以
荒作熟之錢糧將來更不知費老師幾斗心血耳懇乞
師臺行文江西湖廣及淮揚撫按遏糴之禁一弛則吳
越之米自賤此通融救飢目前至急第一先手也師臺
既有荒疏又有隣省通糴文書鬼神執簿而奏上帝非
太師毋福壽之一助哉但疾痛困苦之詞描寫得十分
着忙僅博得廟堂五分動聽况今覩十六年實有甚矣
師臺限田所以救未然報荒所以救已然想今日台慈

必先有籲天之請决不使昔人專美于前也謹灑涕以
聞

答沈仲容

客歲辱詩攻命序緣縣大夫以賑哺二事日日數薪數
米作竈上老嫗耳六月避暑避客得縱讀詩攻渺若河
漢細若繭絲乃敢操筆而敘之世有儒宗如仲容先生
若使掌難者按經詰問不知奪幾十席又若論經定配
异日孔廟廊廡下亦當虛一席待公昔人謂易在蜀中
今詩在浙中矣小序惟先生以刪詩之手裁之

與尤郡丞

明公解郡時適王篠山遺書爲訣比五日遂成古人矣
河梁之役不及追送楞人老稚涕思真不啻神君慈母
而不肖硜硜自將乃蒙國士之盼惟有痛自洗濯留男
子面目以見明公耳春夏哺賑二事分派各鄉某承委
天馬山凡四十五日每日二千餘人米必潔白粥必帯
歸男女老弱各自爲隊不喧不亂粥完之日每人賑米
二斗其遠不及哺者總四千七百餘人心力雖耗幸不
得罪于人鬼大約以臺下光州之法倣而行之乃知仁

言利溥非虛語也。二麥登場。布亦長價。田野頗有生机。所愁朝士如棋轆轤刼不已。杞憂嫠恤。可奈何哉。

答韓使君

青邑目前有二事、水田無稻者畝數不多。若造冊抽勘。則徵比之荒熟易明。公正報役者土棍甚衆。若先示不用。則沿鄉之索詐可絶。此皆父老隱憂。敢附以請。

與韓鵬南使君

目前青浦水災。尚在可救。救之之法。有最緊二事。雖有大朋車不修圩岸無益也。雖修圩岸不壩小港無益也。今或救或不救。或築或不築。盍爲無塘長督率之耳。伏乞出示各啚塘長。以字圩之大小。分人數之多寡。鳴鑼鼓舞。倡率本圩。若待赴縣求僉水牌。則已晚。其中更有偷力不到衆勞獨逸。或唱言即車救無益者。即係敢群玩法之民。幷示呈名擒治。五月爲瘟月。乞清一獄之繫囚。以辟疫氣。五月爲耕月。乞停一月之放告。以便救災。至于徵比限期。或量免一二限。盍里排方事督率。而水鄉又非船不行。一面田中修救。一面城中申理。實難實若。懇乞仁臺轉稟道院。行牌被水之處。清獄停告免限三者施行。而胼手胝足之民。庶得救死於萬一矣。古有捍大災。恤大患。祀而稷之者。非明公哉。目當大浸。耳聽車聲一聲一淚。不覺饒舌。惟明公圖之。

上聶使君

雨晴水漲。父老皆云百年來未有。今秋禾已絶救矣。巨浸無門。萬民如坐水牢中。水退之後。聚而求食。尚多隱憂。正如小兒痘疹。又不知幾變也。撫臺移金。理應速發。五千事小。疑人事大。士大夫亦不復前議矣。惟斷而行之。至賑飢一事。一面處置銀米。遣賑地方。一面留至冬間。凍餒相逼之時。責糜平糶。尚可接濟三兩月。若前去後空。不能湊手。又無計可遣耳。搶掠四起。弁望轉諭各屬。以堅事處之。防微杜漸之中。寓彈壓安靜之意。倘小民無知。拒傷一二。題目既大。撫輯更難。昔人謂救荒定變如虎。啣子輕則子墮。重則子死。真今日事也。明公爲四郡指南。當路倚如左右手。焦勞萬端。故敢具區區布聞。

與朱公平涵

往承入京時。特辱手書。溫綿美紬。惠深挾纊。曾附札于

心弦兄奉謝未省曾到否世界如棋此是常語但澈盤轆轤劫何時事了移嗔轉怒至及局外袖手旁觀之人則先生與陶石老是也可嘆乃知孫登笑而不言叔夜悶然而返非出世法是深于處世法耳不風之波開眼之夢皆能增進道心况以門下讀易高人知命君子當之爲賈生哭爲接輿歌兩者安所取焉弟空山無事松風竹月不解負人近者代分爾賑之勞覺今年救荒外無功業利濟外無學問陳郡侯以包龍圖而兼范富活人之政恨不一識之門下助之爲德于鄉尤勝士大夫言戰于㳙堂也深秋月白或挐舟索晤蘆花烟水間共作信風人先生其許我否

荅蔡晴符學憲

明公在郡四載不敢私通一牘離郡不半年連得賜書三函又以氷倖遠餉古人下榻孺子倒屐逢掖者曾得此遇否東南大浸稽天雨晴三月而水進不止此坐吳淞未開圩岸未築耳吳淞者北則爲婁江之下流南則爲黃浦之上流吳淞既塞如乾卦三連中少一畫婁黃兩頭不盡洩之水不得不走入內地散衍平田合萬民俱坐水牢中秋風漸勁饑寒并迫乞貸無門流亡無地非盜則莩可勝寒心台臺賙刷時惓惓以吳淞未開爲憂今言已驗救荒興役無如此策朝廷若有賑與留四分之一而又兼以顧氏之三萬太倉嘉定崑山華上之協濟與所謂與百人之工活百人之命與千人之工活千人之命也次第修圩其功亦遲惟明公留意告之當路及今不濬則吳淞永無濬期矣及今不築則圩岸永無築期矣江右司文勝他省萬倍不喜得門生喜得人皆堅忍嗜欲慣習忠義名節有胎學問有根况以明公爲之指南躍金脫穎又當何如弟講學諸公多重經而輕史事外無理則史外無經惟明公率先倡之使門牆之下上者爲麒麟鳳凰次亦不失爲虎豹是所望也

荅戴悟軒使君

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物必有所濟兄拖水帶泥而心事如青天白日比之口淨而身穢者不同大約無不可與人言便無不可與閻羅老子言也王公欲刊未刊之書欲了未了之事弟無書可刊無事可了直直捷捷乾乾淨淨乃是解脫奇男子幸兄以此謝之兄東中行

三事卽就事中調御役夫清楚錢粮錢粮之散出得實得時役夫之調御不爭不苦正如以此接衆高僧則可以奉承上官而過于節省嚴于催督則不可事到將完越要加勤加愼加寛敢以爲百尺竿頭之勸

與龔惺軒

弟看一切蒭俗比三年前又一光景上閉戶次閉門前者常熟杭州皆以書院相招弟皆不敢赴會非有異同正爲賢人君子相聚一語之出皆有關意且縉紳多布衣少豈可厠足其間以招攀援之誚偶于東佘山洗石

硯竹且愚夫婦生壙已集久矣一徑之外不望他桀一書之外不望他事但書坊所刻秘笈之類皆僞以弟名目之念此曹病貧賈不能救正聽其自行多有極可咲可厭者弟之不好名此亦足以見其一班矣

答費無學

某山澤無所嗜好好林澗之游家貧不能買書往往手自抄寫又無草堂貲日負鍤披剔泉石撫蕪沐穢履綦嘗而跡之今買一舟轉展避人如老漁父耳門下年未四十選述巨麗宏博通及百卷卽楊用修王弇州少年度未能臻此其必傳無疑弟吾丈方攻公車言何不少忍以終燃藜視草之業囊括當代成良史使後世不恨二百年無子長孟堅非吾費先生而誰若樹笠荷衣芧焦土窟青山未嘗拒人人自拒青山耳英雄回首卽是神仙麟閣拂衣何妨鷗鳥願足下三思焉

又

岩栖序罷之文苑英華中不可復辨其六朝初唐之最乎秘笈幷弟書書賈贋托以行中無二三眞者此曹貧不忍督付丙丁終當整頓乞玄晏一言耳欲拱名賢而傳造次未能會冬逼志狀頗多了理如貧女夜績殊損

蕭閒之趣

與聶使君

台臺壽辰不敢隨鄉紳同祝茲以家藏桃源圖少致鄙誠一展卷或不減河陽花色也

復鄒吏

承手諭兵道處最爲吃緊近趣潛生凡再三解雪乃知毫無成心兩公手書奉覽幸容示賢郎鷟弦中鈞宜以爲懼不宜以此爲喜也擇交二字卽風波不生亦是儒

者家常茶飯若今日漸覺有味耳

答趙公子

古有遥聞聲而相慕者以爲實語耳今乃得之尊公與門下門下不委序于通人而委之僕此舍巧藥之和而以蔬笋餌客將無爲肉食者所咯咯否幸門下更調而狙之

與黄府幕

古謂凶年殺禮薦賓祭二事也頃遭大荒郡中家汰人修賓筵羅列倍于曩時不敢復論獨祭賽本郡城隍刑牲焚楮肅拜而退其亦可以已矣近有俚俗所謂太保者祭畢之後復用筈卜神歆否或祭此神而卜彼神或一祭不准而卜再祭貧民無識罄貲借貸名還宿願實則累窮搖其弊有四曰褻尊神曰惑愚俗曰妄費財曰多殺生此聰明正直者所決不喜也乞臺下懇白府縣公祖父母大張告示但許祭祀不許鑼鼓太保入廟妄言禍福別生支蔓有此等項地方報官懲治不惟神明之廟貌尊嚴而小民省一兩日之費以資荒年一二月之赦此尤正直聰明者必喜也其事若迂其救荒甚實惟臺下能爽然與不佞相合耳

與熊際華父母

某每念臺下國士之知欲通尺一相候如坐井底無由自達昨聞待詔者補曹郎幾百聖賢豪杰如臺下須袖省垣必能以冷眼覷人以熱腸報國以聰明正直輔忠厚而行爲擊泚笏不爲擊蛇笏爲子房椎不爲朱亥椎語至此想明公必鼓腹一大咲也某無端被譽亦無端被譏今已洞白矣年來以扁舟載書往來峰泖間無論傖父即家人罕得而跡曾占絕句云怕將名姓落人間買得秋江蘆荻灣几度招尋尋不見釣舟雖小即深山此不肖近況非以林澤自驕蓋欲以此酬慰知己小有安身立命處耳玄宰已請致自今真爲戲海鷗第憐才右文亦是昌朝盛事趙縮數稱師申公將無在臺下乎

與陶石簣太史

先生身居金馬心類木雞非宿劫洪爐中鼓鑄得來風雨名場且迷于大麓矣天懷師書經已竟精血耗亡粗留空殼而又以口訥行方戒殊之事面向人如上牆壁不肖爲之經營百端皆以遠方俠而爲謝歸槖蕭然

颯若槁葉可憐哉賢仲比肩而升經世則兩蘇出世則天親無着不肖不敢以世情賀所喜兩巨人日月麗天光明非淺禹穴一塊土又將爲洙泗乾竺矣

復馬仲良使君

明公好士傾天下容僕道人也一藤一衲合老山藪中春初承訂看梅之約嘗語玄宰云吾家籬落閒數百樹梅花儘堪傾白墮絆青騾何必遠游以此逡巡而止今冉冉秋矣空谷獨坐忽承手札氷俸自天而下枯木朽株何以得此于神交知己自喜衡門之下病不及身賤

不執役今明公又贈一萬酒錢便可作月餘無求老人矣前得桐雨齋集于不磷所極新極險此脉直從昌黎子美遡源而來見賀惟仝那所驂乘高文襄籌邊斷國類李贊皇恩怨亦差近之第贊皇過侈不如文襄之絲素耳明公爲鄉袞表章一叙恢岸博大客見先生之詩未見先生之志也琬琰錄弇州公排纘數十年今明公捐俸刻之一舉而使弇州之目瞑先達之骨肉史官之手使直河潤故人不磷而已哉代爲稽首以謝

與王遜之

昨見兩得温旨君恩浩大此亦地下之所喜也風波之世約束僕童早完國賦爲保家第一聰明先之以希富貴濟之以寬古人歷有明訓此老姪所長不待囑矣

復閔康侯

某少狂好談擊筑舞劍荊卿隱娘之術因家貧多病不任俠已舍少年場爲大人游則腰領鬚眉不任媚嫵已讀竺乾柱下之書欲斷影高山託命破鉢則不任食色約束遲回偃郤年届知非漸老漸實惟有低首三村學究中差覺無譽無咎耳吾丈何所取而先施及之札中

數言即使馮敬通劉孝標王無功自敘自銘何以加此世乃有知己寫照如康侯哉反覆著述無師之智深踵之息文人才子皆拜下風蓋其原本于經術道德而以九家輔之其必傳何疑顧不肖無能爲康侯重輕何如何如紅葉黃蘆或有舞槕逗霜月而至者小人某也此時可得叩徹雲舘作聚頭磕膝話矣

與蕭象林使君

宰翁歸縷述臺下不去口即臨邛三朝相如太白千金散客未若明公風流文雅無所爲而爲也非仙令義俠

斷不能破常格至此每聞弄珠樓脈韻悵不挾玄宰題詩楣社間傳之藝林項者東南水災七郡嗷嗷萬民洶洶若欲盡數請蠲大司農非大咲即大哭矣如何如何救荒之事全賴振古豪傑非心熱不能救萬民而又貴從容非膽大不能定亂民而又貴堅重當今豪傑非矦而誰若欲俯釆蒭蕘當錄末議以進

與朱平翁

孟璜歸知吾丈津津靡之矛頻問項長鬚至則琳瑯燦然矣狂夫敘現弄快爽真百尺樓上語又百尺竿頭語

信風記瀾熳曲折法度血脈無一非古人人間粉黛珊刻者久矣曾見此等文字否吾丈當今稷契却欲分玄真子釣竿恐爲白鷗所妬雖然以此勑斷家緣推遠俗氣熱腸付之泉石冷眼付之朝市俛仰典墳保練心性何必擁呵張弛在手乎弟知命之年經營一基酌酒封壙不哭而歌自謂陶潛司空去人非遠其他但追凉偃聯高枕讀書而已松兒乃辱長者施以五丁之斧飾以七襄之錦孺子過望喜浮大宅感謝感謝

與項孝廉

袁宇耕研以了殘日深山病道士祇堪與枯崖斫壁作觀顧心未灰者是中賢長者如孔耳季雅開士舌頻皆蓮花今與吾丈聯席壁觀僕喜從虎皮之末顧春來雪霰侵襲繭足不出戶未得望顏色飽聚花之論奈何

與蔡郡矦

某山澤之姿蠖伏蟄隱不敢求通于明公遽辱于旌顧之表宅旌廬重以粟帛鄭北海之于正平平原之于志和靡以加矣自覺四年間上下之交兩無愧憾未省烈士一腔血何日化報恩珠耳臺下重如山潤如河父老

皆能誦之至于清畏人知德施不報笑輩必愛屐屐得宜則某嘗竊窺盛餐焉以臺下莫可親踈之品入江右名節學問之鄉揜瑕存瑜上可備楩梓豫楠下亦不失竹頭木屑知明公有具眼在臺下瀕行不能治裝聞抵官又復儉苦焚玉鍛金造物未必無意弟吳人區區去後思所謂曷飲食之非虛語也文正集序呈覽某妄謂中行不得流而爲鄉愿鄉愿不已流而爲鄙夫反覆范文正傳真狂真狷也故以此命序惟台臺教之

與聶韓二使君

天降時雨。花稻勃然。田婦農夫。舍桔槔而就紗布。捣瓜茄而易薪米。又增一番活潑生機。皆仁臺子民之真心所感造也。昨見里排一論。新者少舊者多。主戶承役。客戶貼田。又且舉行均田均甲之制。此父老求之百年而不可得者。幸甚快甚。夫糧粮白銀。官圖代里排之苦者半矣。今每畨除官甲圖戶外。剩田若干。十甲均派。現年里排在官比較。其九甲在鄉分催。若派數錢粮不足。現年得呈某甲某甲得呈名下欠戶。此至公至平。至簡至易之法。第其間更有民隱二種。一曰均稍年荒田。一曰均無戶絕田。畨中有積年荒田。必十甲分之。不恐一甲獨累貼粮。所以均其害也。有無戶絕田。亦十甲分之。不許一甲占作己産。所以均其利也。里排利害切身。不攻擊而自舉。朝暮慣熟。不履畝而自明。得臺下先期示衆。聽官甲圖戶外。凡餘田荒絕在畨者。不追已往。只在現前。各自查出。各自派明。不過數日而報冊燎然若指諸掌矣。蓋均荒均絕者。正均田均甲之精神。而以絕田之利。償荒田之害者。又役米外之津貼也。千載一時。幸遇慈父母。採荒之妙。惟臺下定役之妙。惟臺下。豈庶利溥億兆百世且指南焉

與錢楚皷

楚皷先生。自束髮已知之。不獨今日也。往歲病劇中。遠辱損書幣。以尊公詩選命序。比時牀床而呼。捫壁而行。無暇問筆硯事。今神革甫還。敢勒一言以獻。李廣射虎。飲羽沒石。智者驚喜。是石。愚者悵恨。非虎。尊公之序。不屬之通人。而屬之山衣田冠者流。先生得無虛發一矢耶。

復烏程閔康侯

冬來奇寒。凍齒相磕。擁衾炙火。無處生活。文逋交迫。甚于責進。因思古人終餘之樂。秪虛語耳。使者至。堅冰在鬚。發信惶恐。即時呵凍作序。差不辱命。門下著述。精而可傳。僕得附名千秋。但沙礫居前。恐爲金玉之累。僕老矣。銷聲遁影。願作空山掃葉。不可得。栖栖人間。如驚雀拱鼠。足下乃以平易許之。僕非不能奇。顧奇者畸也。獨往獨來之謂也。若耦于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耦則二矣。二則能奇乎。天地聖賢寓一於二。寓奇於耦。觀于易而理燦然矣。弁陽老人周公謹。有志雅堂雜抄。有癸辛志

松雪翁嘗画鵲華秋色一卷贈之。鵲華、齊魯之山。故公謹有齊東野語。承教并附以請、

尺牘卷之一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

尺牘

與張爾之司馬

二月有鬚僧持居士書至刺促索報比時二孫皆病疹餓作下殤十年學道未能洗拭哭孫之淚已讀居士開山緣起不覺啞然笑曰劉處士齋二女以畢雁宕之役鬚張欲賣姬以開爐峯險道何其無兒女情也吾過矣吾過矣雖然此山去尊郡僅九里造物閟之數千年始落居士手近代勿論即王謝諸公最負遊癖竟從靸鞋

下失之今日仗居士掃陳洗腐出惡道險真堪作開山祖師顧弟所以重居士者點綴亭臺安立名字無一點脂粉氣亦無一點烟火氣若他園位置榜額非攢眉則掩口欲穢耳自來好事之家輦石鑿池者歲用衆以百數計畚鍤如雲邪許如雷然而石不暇黔木不及拱或轉眼易他氏或彈指而化爲烏有先生者多矣葢園有三難曰難成曰難修曰難守復有四易曰易費曰易俗曰易荒曰易奪以此三難召此四易總不如就山開山爲佳若因澤瀦泉因巖架屋因勢剪剔因境品題山骨

不斲山木不刊山花不貧山居不麗山獸不爭山賊不貪如是可以止矣不朽矣則吾張居士九里山是也弟五十時經營東佘穿坎作壙爲容棺之墟旁有餘山雜布松竹下有瘠田粗設廚䆫但恨山水窘縮貲力廉削無能如居士重闢混沌別置峨眉以此讀緣疏及顧江寧諸詩祇有嘆羨俟居士宦成歸里弟當揩笻入山率同志創開山居士祠于天隔之上因正祭器勑山僧摘寒泉荼折元章梅采越王蘭以供居士而檄鬚張配食其旁其遊客狼籍花枝者擲之鷗虎軒外與山君共之

刑花者服上刑張居士甫爲司寇亦添此條例否一笑來教記叙詩須親見此山面目而後爲之是邪非邪未暇於紗籠中寫照也

與汪泉州

臺下借重名郡友人縷縷述仁政不去口口碑在道則薦剡在朝矣貴治先達思弦李公向守雲間解郡之日父老閉城相留至獲譴以死而人無悔心陸文定四十年不入公庭庭見太守又大雨泥淖中送之西郊士林傳爲奇事聞其家赤貧伊子守分幾于若敖負薪矣幸

臺下念此廉吏後一慰存之若指李公嬌者。非佻則妄庸人耳。

復鄒愚谷學憲

次公夜光之璧不出家笥越四百里而問玉工。不肖豈能復加琱琢哉讀公車文心精而綺筆腊奇而大不肖已識長者之家風矣自省何人敢當北面請叙兄弟之禮而敬獻蒭蕘以別大抵吾輩胸中落騷雅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落意氣二字則交遊定不得力益騷雅既成新歡則舉業淡矣意氣若落故套則德性浮矣日前

惟有端居遵養熟繙古史兼閱新報洗發洞達肆力於場事作少年科第經世大儒是所願耳若千秋不朽之業門下文苑衣鉢自在古宿有云佛法不怕爛却也。

東項東鰲父母

臺下暫返東山朝常如沸乃知諍臣論金人箴當參而用之中涓方取精于蟠蚌而言路猶角勝于蠻觸非得臺下真君子者以正直輔忠厚以中立當雷同滔滔東逝之波孰挽之哉某伏蠖寒蟬與世耗轉逖且昔年佩服誾然之訓輙欲自放于松麋蘋鷗之末以是感恩負

知如臺下未遑通咫尺書乃辱千里而勤以翰言可謂鞠翫烟霞丹青泉石某何人斯辱此非分倘得藉邀寵靈虀鹽麥飯不至作無義男子便可酬報萬一鞭策之私至于拂芸簡登蘭臺非特拙劣所不敢聞抑且北山猿鶴之所嘲也獻歲竹𤋮試香啜墨宛如對氷壺使者倉皇敬報空函祇有慚色。

與韓長洲

十六日下春矣不宜詣門冀得解衣從緒風凉月間一談耳是夕宿舟次即往弔顧涇陽于梁溪今且峭帆東歸矣八月秋爽再卜良晤爾時臺下方典棘闈如何如何朱修能詩品深詣秀雋極有書癖圖章故自餘技今從名公游如李方叔得侍子瞻凡可借芬處應不惜青蓮舌也。

答鄒公履

今名士皆掇拾措束雖奇亦百衲衣非若足下獨運杼軸首尾千尺錦也關尹子云賢愚心愈明則交不雎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此非獨施之朋友寔家庭間混沌譜耳

復馮友

屏跡山澤門外事皆付之洗耳掉臂中得教始知有衣冠之閙鄙人不敢與亦不敢聞此中黃鳥聲甚佳恨兩君不一聽之伏枕初起援索草復

柬王季重使君

使君神明真父母也義田一事全頼四至刻圖令士民信服而當路亦得藉此以杜好事之口獨青谿一望巨浸祀三十六年僅留尺許米價未昂而薪價真如桂矣每為台臺籌筭出處宜請養而遲補官得雄以後相時

而飛今蠅聲鳩眼尚未寧帖即太公徒飯催督上車可以長跪請也不肖結夏太湖中洞庭暑可避而客不能避即客可避而僧不能避即僧可避而詩僧不能避頃子桑上人遠顧云與臺下外形内心之交其詩亦清快道爽生平淡而鈍口不解向人乞緣兹以王使君如西竺適軍多鳥不惜定僧乞一羽一毛然亦不敢望財施惟以舌施耳不肖五十外人日求滅塑而四方以增塑求之如何如何幸有以教

答張太尊

自婁東歸知台臺勘災登山不能率先父老一致壺漿為之悵然秋風漸勁饑寒相迫未省部議何如獨念報荒之時不得不以熟作荒派荒之時又不得不以熟補荒以華亭槩縣論之宜以東南之熟補西北之荒以松江槩府論之宜以上海之熟補青浦之荒此全仰仁人公論以先聲倡之耳臺下捐羨金祠烈女又捐羨金救饑民表風勸俗捍患恤災不獨倡義更以訓廉士民無不踴躍也

答長洲胡使君

某蟄伏引硜硜之拙竊從門生子弟間讀台臺公車言

于子桑玄宰間讀長安賦于練川長洲士民間讀訓民歌此兩漢文苑循吏合而為一人者也夫目今時局以爭殿之虎而兼戰野之龍以雌黃之口而灑玄黃之血惟有郡邑長得孤行一意鳴弦而治為宓單父積功累行為許旌陽公真其人哉向者枉重草堂兹又特頒氷俸禮意稠疊手書斐娓恨紙衣土窟中人無能効短長於明公而禽鳥報恩之珠烈士酹知之血不敢自後于古人也

與方公旦心

台臺爲郡司農不特官署如僧舍即左右皆如退院僧令又居此冷曹人以爲不炎不執不肖正謂此梅幹在氷雪中俗眼未及見花香時候耳富今中行救世不得狂亦救世不得惟猖者是向上第一路人然猖之有所不爲尚置之賢知過中則聖賢豪傑喜靜而不喜動喜冷而不喜執可知矣台臺以爲何如

與居赤水使君

久不奉清暉令人五內茀塞安得雕雲之筆霏雪之談之淘汰之年來多病早衰閉關埋影如在井底中不復聞長安事獨念時局未定如越鴻楚鳧先生慷慨滿懷經術貯膽坐令神鈞赤精匣而待老可勝浩歎雖然青山之業碧落之游丈夫亦可以豪矣徃聞太夫人僊遊情悰未申至今愧死無地獨以百歲謝人間比之西池南岳亦復何遠敬附生芻特向祠中禮一瓣香遥致區區通家子弟姓名而已若後時之罪幸長者原而宥之

又

前讀曇花記痛快處令人解頤悽慘處令人墮淚批判幽明喚醒醉夢二藏中語也徃聞載家樂過從吳門何不臨下里使俗兒一聞霓裳之調乎若近有新聲亦望見示㥧病之人得手一編支頤綠陰中便是十部清商也

與許郡侯

臺下解郡時河梁照影兩無媿色者獨有不肖儒耳不意長安中顛倒一至于此此于明公分毫無點夫以父子兄弟最親而同床不免異夢以衆生愛憎取舍各別故也臺下第付之夢中囈語而已區區之私每欲討澹江以謁明公入則拜床下相與理性命釣弋之旨出則從郎君腰弧騰騎縱獵而返相與擊鮮壓酒一吐胸中之憤今尚未能也年來爲先嚴卜葬經營一堀土辛苦白頭回視昔年烟霄鸞鶴之志轉眼漸成老翁第不敢作負義男子以辱臺下國士之知青天皦日實聞此言臺下神明精魄固自聖賢中豪傑必不久置閒地幸惟爲國珍重

復方旦心公祖

病中得台札及心問但未見北運便民書叙以此爲恨

白[illegible]樵集稿 卷二十 尺牘

記得先達徐文貞公云凡國家之事隨事而講真講學也隨時而習真時習也譬如臺下時任在漕即向漕政中搜括其利害痛癢毫髮無遺憾勒成一書或告之當路貽之後人使百姓顯受其賜而國家陰受輓輸之益事功在此學問亦在此此思不出位之正脉也天下而人人如台臺可謂上不愧天子下不愧所學矣

與李本寧先生

往歲聞有歸楚之信幾欲輕裝獨來送別江滸今喜客星炯炯正纒吳會問使不肖後學輩時禮一瓣香真靈山儼然未散也大集出世震動天壤如士林六籍賢劫二藏豈直奪五緯之光芒濯三江之濤采而已哉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盛德大業茂以加矣江孺人傳後数言畢竟捩眼別改上呈以副尊諭北面知已義等在三幸勿姑息而貫之享帚覆瓿取裁惟命語次不覺主臣

復馮文所大叅

客秋不肖出洞庭山先生又將入洞庭湖此時若使遂張楚帆覺至人與人不異聞游餘杭徑山兩天目登黃白二岳又登九華黃山草昧初落潘鬅鬙眼中不若九華秀絕青蓮多所品題故是老耆宿耳先生愛賞五玉何減阿咸阿惠履綦所至賓從如雲魚有龍鳥有鳳信哉憨山今之洪覺範也麈尾相難使人流涎不肖妄謂講學之地未免帶情識粘名位侈口而談遺心而應涉世味饒出世諦少不若宗門老胡無眼棒頭尚能撼諸君子十重步障與三十六州諸錯耳近者吳越之間雌黃之口玄黃之血盞焦龍矣先生去鄉一步便是上天百尺去鄉一日便是避世百年侯異日而後知鄙語之非謬也不肖邇來由中除教子讀書外百事不暇料理正洗手時忽拜数千里氷俸買魚沽酒便可作一月資糧餘則有常山長老生活具在以此謝臺下并以此慰臺下

復顧涇陽先生

先生之學非特見之名節文章寔見之朝野精嚴之踐履如龍文五采其外也能霖雨天下其寔也故不肖以龍德奉祝非敢阿私乃逡巡退讓而賜之遠札勗以交儆仰悉大君子接引之意真使人感不去懷讀當下繹痛快直捷而以史公之說終焉本體工夫一齊合下即

鏡本明就鏡施藥乃知以虛空為鏡以不染為藥者終落無罪福無聖凡無忌憚之知見甚矣先生之真有造于世教也承念及辰玉遺集言之傷惋初太原公得召旨弟書謂辰玉云人以為錦上花僕以為雪上霜耳今殁後一着果如此弟之心事惟悶伯兄知之可嘆

與張丈

吾兄遠行弟適在山中不及奉贐吾兄不驕不諂而賢主人不忮不求自是兩相得也新官如入暗室久而自明但筆底留人甚於刀上劍頭上念鬼神下念子孫則生路寬矣所賴夏公長者當無事相視聞所治甚荒覓得救荒諸書奉備採擇或當路咨詢或饑民仰望智無百慮愚有一得活得一人則一人陰德也行得一事則一事藥方也乞細細批閱與彼處地方可行者摽出以示夏公案牘送迎之煩不暇編覽精神線索則友人事亦方便事有便一勸按君停訟恤獄緩舊甲征皆救荒大義

與徐魯人使君

初詔明公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談塵俗事既聞新政如程不識之兵李光弼之將刁斗不譁旌旗改色英雄意表自是非常昨者駕至山中投以新詩轟月松風竟不及握麈相對清談清課皆從山水中兩失之將無造物者小為嘲弄抑更續後緣也父母孔邇快覩有期正恐非時入室不獨低頭潛子明公庭鶴亦將笑人如何

上方二府

別後兩奉札既即報謝想已奏記室矣北運仰仗仁覆體恤調停如良醫之救沉疴慈父之護愛子雖由清恕實出經綸謝玄履屐各得其任孔明寵井皆應尺繩今觀台臺而知古人之非遠也撫臺感服奇節特欲激揚而松父老欲築祠淮上尸祝臺下但恐北朝空席并州無復有贍哀之期若不肖盼望福星又以日為歲矣

與王復之

僕老矣一生素志已付劉伶鍤邉此豈復有世念年來病冗坌集不能低首受書蠹老螢乾乞作瞭背翁足矣而婚娶未畢時入城市客來跡者又復以著述相期所謂今之隱几非古之隱几也吾丈文虎人能北斗以南

一人耳公車之暇專爲眉山禮一瓣香博覽宏肆若使子瞻見之且當把臂四學士中僕何人斯而當北面之禮折心灑汗恨不穴地以避也士大夫正有二事太上出世以孝弟爲根本其次救世以舉業爲階梯吾丈公車言陸離精客語語皆逐貧請屏他籍一意爲之陰符云絕利一源用師百倍敢以爲名賢知己之獻謹奉玄宰真蹟草堂雲氣不散也

與張五鹿太守

黃載老自海上入松縷述台臺垂讓避勢之意相與嘆

服久之而澥墅氷蘖之聲至今猶騰道路即黃公有耳寧不心折也近丹陽王公有新政爲東南所稱凡衙官不許輕監一人輕枷一人稟命正堂有票方許台臺若發行合屬即他郡且將師而効之矣其陰功可勝道哉曹州學正劉允繩孝廉中麟鳳也不獨制舉擅場即古文詞皆可選入木天亦曾奏藝于大匠之門否

與趙凡夫

我祖爲人灌園不若僕得幸于趙先生若使稻衣穀弁日從寒山中[illegible]犢掃葉貴于王公多矣吾友王丈善寫

古佛廬陵伽居長卿贈以詩云得錢散與貧兒去只是焚香禮上清就其品韻居然人外幸分梧陰一片地小爲燕溫何如

答沈繼山

昔堯夫有言善人未合不敢急合故明公爲青史中第一人物至今日而始拜德門之床納孺子之履者以此非敢山澤自驕也伏承享以上客倡以名篇即無短序詩中已描繪盡矣至于紀律森嚴性情雋永又浣花翁餘事耳非久與叔辭商畧以酬來教

答熊公子

往聞大父母之訃友人陸伯生同不肖設位于郡城之南禪寺率同志奠敬焚一瓣香于位前鄉紳士民如喪考妣非獨爲知己哭寔爲一縣哭也忽承枉札遠寄讀之黯然初擢臺選海內方仗以爲言路指南國是士風關繫匪淺尊公之清天下所知獨其澳群觸邪之念百不試一雖朝廷無福未盡其用然生不媿三光死不怕閻羅老子矣況諸昆仲讀書清謹恪守家風未了之事後人補之乞示行實當爲大父母作傳以闡幽潛邑有

志國有史皆不可無此第一流人物也但門下家貧道遠資斧甚艱或遣一介持來即可報命且僕出入無時兩不相值千里駕委之草莽耳

答趙同知

王公不下士久不意千旌之重紆訪委巷中追憶老侯生使人娩死今征車前邁行李蕭然誰謂近世無范萊蕪但無當路道眼人格外物色之耳承委四箑四箋遵命塞白某守硜硜匹夫之介不敢通華下書見東里公煩致相憶

答錢受之太史

自吾兄天蜚輒有索書求見者弟堅謝之山澤老人不當通華下之信非分當爾即懶性亦爾爾也賴兄眼中有照膽鏡手中有降魔杵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一客不如少一客耳承諭讀書無暇此時豈能終日終夜鑽破故紙堆中嘗記得少謁徐文貞公云學而時習之何義對以不敏文貞云如國家有荒事即就荒時查考荒事如有兵事即就兵時查考兵事如有大禮大獄亦然此真所謂時習也至今佩服此言受用不盡又有因文見道者如送贈河南撫按河南何事最急如送陝西撫按陝西何事最急即此類推自然研究得切考據得真正如夏買葛冬買裘畢竟比平時買裘買葛不同若國朝之變幻家鄉之紛拏且端坐冷眼觀之俠客之不如英雄者俠客動而英雄靜也英雄之不如聖賢者英雄險而聖賢穩也若置身靜穩中即鬼神造化柰何不得況目前餘子哉

與許翁繩齋

巳知齋倅入都又逾年而得尚璽之命爲之逌然以喜

不喜明公初踐九列實喜朝廷得正人力尚未晚目前朝局一似刼碁方始冷眼旁觀以厚薄定心地以躁靜定人品以吉凶定事業惟明公與陸思勔耳某邇來十九在山山上有生藏山下有籬落溝池負鋤種菓抱水灌花蔬子弟有書聲客至有瓶罍嘈嘈酒聲但夜不能讀細字伏臘有責逋者三餘之樂惟雨聲差勝餘不足爲明公道也

又

讀鍾君傳及手札明公心事灑然且文中毫竅眉眼颯

颯欲動明公不獨吏蹟品行事事第一即文苑諸名流誰能爭席也

答包儀父

四月二十四日得手書蓋周伯孔使者捧至伯孔以病中道反頼此疾不至疲于津梁五千里風波莫看作易事如此舉止老弟何不阻之讀其時文詩賦真天下奇才僕勸其舍此而就舉業爲老親開笑顏爲朝廷出死力可也聞湘潭水災重叠何以救之饑民中亦有强民真盜中亦有枉盜更望大慈以濟大悲大悲以濟大勇

如勸借一事可一不可再可暫不可久言至此吾弟心膽碎鬚眉白矣饑民用威難而用恩亦難威過則胥恩過則驕驕則挾官府之命以要厚積之家不可遏又不可繼勢必三尺從事則胥者與驕者俱起此處又當一斟酌也

與包儀甫

聞吾弟由浙入楚度可錢塘江頭一送今知取道京口路遥天熱不能握談悵何可言弟出禮義公族又加以數年道養不扶而植不雕而錢無煩三祝矣聞彼中士大夫難處惟不親不踈乃處法也聞錢糧多逋不緩不急乃征法也使客若多則打報人要遠遠則可以逸待勞地方若奢則筐篚飲宴要辭辭則可以返奢爲儉告示不當早出左右始終以嚴示必當機則事簡矣嚴不罵詈則人服矣至于隨從諸人防檢宜密而衣食宜寛上司之詞訟宜先而自巳之詞訟宜後上司虚心請教士子弗拜門生牌票限期必銷則不至妄行勾攝囹圄不時清刷則不至獄底沉寃祈水旱夜宿于廟勸農桑親至窮鄉商賈使之情通同僚收之善養假公濟私者

民情也節外生枝者投狀也巳上種種皆弟所長但無倦耳

答吳司理

台臺清真簡靜事事古人諸縫掖不敢輕投一趾輕贄一文蓋士風之正實從明公指南始其蟄藏草野忽飛台札捧讀環回愧汗浹下嘗念古之隱者非避跡夷門則寄居梁廡今不狷不狂有靦面目故扁舟裏衲投太湖山中者百日矣複嶺千尋怒濤百變松深竹冷間寂無人粗以澡雪海尤退飆浮氣台臺比之徐南州則倪

不敢置對矣。

又

某嘗謂上下之交截然有等級。鑿坏而逃者。類于近名分庭抗禮者。似于越分。此皆非鄙儒所以事明公者也承台札下須。不勝悚汗。通番之禁一疏于操臺。夫復何議。但久客潛歸。則砲矢俱發。掠貨沉舟。誰敢登岸。竊謂此曹奉禁以後宜嚴其出海之防。奉禁以前宜開其還家之路。沿海則張掛告示。浙直廣閩則通行文書。將來。思歸之衆。與不逞之徒。決不至勾夷起釁。而海防可以萬全矣。不然如實錄所載朱紈族事。良可寒心。惟台臺明見萬里之外者。敢以此陰德事相告。不識可聞之道院否。

答張高士

昨承早顧。適睡味未起。不免帶吾家希夷餘習。長者不督過之。又以長歌見贈。獎許過情。汗且浹踵。遡風奏之。即松濤瀑雪亦當避此金石聲也。夕陽曳杖來聽黃鸝。請手斟悟道泉酌茗以謝。

答朱平涵先生

前者太原未堯時。射隼之夫幾中海鴟。仰聞長者調護百端。薇蕨無恙。遠惟機汜學恭之訓。近佩名公囊括之什業。已穿壙山中。考室桑下。一瓢一衲。数與山僧逸民往來陵澤間矣。畫道全身。是盲爲屢侍玄宰盤礴。小爲墨戲。何至敢應名公之求。先生聖賢豪傑中人也。社稷之擔。旦暮相迫。寧遽容鄉祭酒而已乎。

與耿使君

臺下治績則遠高卓魯。談易則洞入羲周。真本朝第一流人物也。即在乎里[illegible]而遜[illegible]不前者。嘗境內見熊父母。詎敢越境見耿使君。然布衣道義之愛。隱約流露於聞聲遥慕之間。雎鳩相視。桃李無言。其意味更纏綿深遠也。東南莫大於水災。西北莫大於建虜。畜艾徙薪。獨有起廢一着。而患得患失者又恐爲異論。赤幟忠賢袖手坐視淪胥。可嘆可恨。社稷重擔行及明公。幸深圖之。

與吳懷野

明公孝義揭於皦日。取與嚴於秋霜。不居間。不苟得。士銖一黍。尺尺寸寸。皆從惜福修德中來。此非獨里族學

校知之即鬼神皆知之矣今忽變產捐金以佐國家緩急之用豈齷齪小丈夫敢望萬一哉近者吳公祖創改金山衛州縣兵尊撫按業已鑿鑿允行矣乃聞明公此議曾倡於南中博謀於識者其為地方慮已久今又聞即移八千金為建立公署之費且欲挺身經理親為督造則大姓不差科小戶不繁擾差官不經手諸役不破冒一金可以當十金八千金可以當八萬金而事可立辦何也非吳司理首創不能發此機非撫道按臨不能決此機非明公捐金不能貫滿此機此天賜明公以捍

沿海之門戶又賜之各臺以成明公為范文正不為卜丈夫也夫助邊邊塞邊也邊海亦邊也與其獻之朝廷為太倉之稊米不若用之桑梓以為億兆之金湯事成之後將吏軍民報德報功特祠血食真名世大臣不朽之舉動矣若夫擇形度勢設官分土此特出明公八面之餘如視諸掌守土者自當式廬而請焉不佞非所敢與也

與莊郡侯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此古棄婦之詩若父母愛子則不

然雖當哀疢涕洟之中撫摩赤子之念決不忍頃刻忘凡可以救其疾痛去其呻吟者非熟告之乳母則緩陳之國醫今郡邑諸大夫是也台臺行矣幸留意焉

答吳司理

台臺審錄獄囚責必減半傳頌仁臺者載途矣今幸院道一時輻輳若議得金山衛分縣則華上青可以造有形之福通海商許歸則浙直閩廣可以消未形之禍陰功葢不啻萬萬也承諭三書較是史料可刻葢盐臺前啟云切于國朝掌故為第一目下窮冬更有寒審事件

創自周徐二撫臺而未必及于後日雖行自一方而未必及于天下諸郡不知可如熱審定例兩臺特疏一請否　慈聖七十將有大慶乘此上請度必朝發而夕下也惟亟圖之

復錢公

徃玄宰閭還僕逆之湖上不意明公物色及之硜硜小人不敢攝齋束帶抗同游客僅一通姓名而去客秋楊侍御垂顧草堂重以餽帛未展報謁尺書相約因有棲霞之游近慚明公遠慚僧明紹矣茲承書貺斐亹敢于

故交知己寔難感動情聽僕老矣塞耳閉口以度居諸師孔氏之循墻學彭篯之觀井捧讀諸刻重以慨然玉笏云未見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其明公之謂矣

復李觀瀾

山中接教知客宦清吉橐中雖如槁葉所過陳太守如龍圖老子又如閻羅老子足下親侍左右亦不枉此頭上烏紗矣百凡更加小心窮通有命雖官卑職小日行好事道路有口上天有眼決不相瞞也若以貧為苦則位至卿相原無舒眉寬肚時如兄素有達生之念者必能憮然一笑有當于鄙言耳

復王而弘

明公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此味甚覺悠長蓋眉睫政事間皆隱隱躍躍寓焉久之人且知之矣冊陽治狀載在萬姓往來口碑與曹丘生何與經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故恤民之長豈年未必見德凶年則見之本邑未必知恩他邑則知之項者大則山東之搶劫小則青浦之催科民情大都可憐也安得王父母百億化身分救百姓乎恭亭乃腳踏實地功德更得速賜料理發一刻一刻之甘露也

與沈天生

包使至知老伯已僊逝矣痛哉一瓜三蒂已摘其二賴兄仁孝一身支撑生死皆無憾然兄生者待哺死者待塟千鈞一線萬勿輕擲於哭泣中弟以痛極先遣兒子拜唁度月盡稍强即過慰兄當悉分炙之痛也

答蕭象林

扇頭蘭花宛然吾鼻子固家風雲山外重進此三昧恨雪老人不及見之大暑未敢謁謝當舞棹旗亭間相送片餉雪鴻之跡復晤何期讀第二牘不覺黯然矣

復王公

某蟄伏東海之曲如在陶穴墐户中不能從海內大人先生遊而竊於誦書知人事始知有天台王中丞此社稷臣也已矣不可復作矣思中丞不得猶幸有明公聖賢為目豪傑為膽者在第無從一聽風霆之談耳昨者藉手記叙此酸書生語何足暢武侯汾陽將畧耶異日建牙東南明公亦許其衣褐見否戴簿不修尺幅往者

死無敢收其尸彼獨衣狐裘夜行舁而瘞之土墻間今與還徑山其肉身龕而不腐皆藏生力也明公於吏事外曾物色否

答徐景文

往者授經瑯琊時承見訪和氣摶掬如揖春風中不復知御史公八面霜威矣頃承札貺重以圖記見屬竊嘆尋樂公昔以伏雌出贅今化而爲三鳳齊鳴六龍下食大賢之名德遠矣奉命勒記一通呈覽非敢貂續都南濠但願蠅附徐南州耳目下初凍十指如懸槌而又若拙書疥壁乞更付之侍史何如

復周伯孔

其屏伏山藪單衣負杖如田叟海樵鬚髮皤然又類十九年海上子卿矣老疾將至不恨不見名山恨不見天下名士忽使者五千里授書讀刻鳳篇此公車中逐貪文也讀秦淮竹枝詞則劉白低首讀三陵外集則江陸捧心讀花雪賦則宋玉復生子建未死已又讀花源詩爲儒爲隱爲秦爲晉吾不得而相焉每得數語如洞中流出數片落花沿流窮源朱霞青嶂杳不知其所之不意晚年復作老漁遊入伯孔集中嘻豈其夢耶包湘潭清真貞立不妄許人而書來獨爲伯孔推轂不置即伯孔不爲陽鱎而縣大夫以垂虹之線欲釣天下豪士舍伯孔誰兩邪扇頭投贈泚額汗背北面之禮尤不敢承若公不棄請返一瓣香作神交兄弟可也絹素塗抹幸勿疥壁使楚材遠笑吳俗幸幸

與劉夫

弟書中不能作蠹魚山中不能作麋鹿而行遊天下名山大川如鵾鵬遙飛未若如劉先生仰慚碧落俯[illegible]白髮然向往明公却又如火中爆豆不能按捺耳吾友隱而名噪貧而奇俠願終公車言爲經世豪傑豪傑非劉先生又誰爲忠孝指南也弟每與王季重訂渡江之遊訪王謝遺踪與劉先生草廬未審何時得果此緣難下懶夫惟有浩嘆而已

答沈幼安

久不晤言知兄閉關謝客作董生發憤不知花開花落此吉祥消息也僕老矣怕生客愛異書而剝啄未除澳惱日積且思拔花去草以求靜逸不識得此閒福否花

瘦笋肥斗菴與石翁何不撥棹也

與趙當世

海岳庵事玄宰賛嘆不容口即刻書像賛及神位對額此真可以不朽矣大約以蘇米二像刻石裝壁中其下並列東坡元章而以元暉旁祀配享淨名齋堂額也海岳庵門額也梁昭明劉義慶皆王孫中才子宜並祀北固山上皆讀書京口見鎮江志中幸兄主張速成之

復陳州尊

明公尚書第一人而不[illegible]天卓異第一人而不入銓

地凡有識者皆爲不平雖然某嘗有云美酒速飲而無味積薪在高而先焚有道者當不以此置懷抱中矣向守礎礎之節雖時稱婁江客卿而不敢望見顏色今台旌過郡又以山居穴處失迎何麋鹿之無緣也冰俸特頒出自尊察但行李匆匆而念及至此明公於冷人契做忭時鬧做賢者固不可測邪

與頤冲庵先生

不肖仰止先生山谷所謂如慕古人也乃勤手札真有饑渴下士之誠蒲團上腸冷如冰不覺爲感知契中矣

長江限南北非丈夫語僕不敢以江水謝先生第嘗藥先慈匍匐草莽明月之期願言異日俞君懸弧男子僕閉門鈍漢先生乃欲比肩而見之得無以飛濕望止水乎誓墓頗堅入林未客即白犬黃犢往往舐衣惡其骨與何所施面目而謁司馬門也雖然三寸尚在當望見顏色以畢終身之願不能卜平原十日飲領至人一夕話耳

與吳先生

往婁江時弟以寓公而吳先生爲客卿蕭寺論心高樓

抛酒不意得此天涯同志江干一別黯然銷魂矣嗣後忽得長箋娓娓數百言高誼薄雲遠誠透石捧次何嘗而承欲覓一便郵而赤鱗白雁杳然無踪茲遇故人劉宇成乃知以尊公小儒之故曾與定交敢附數行以候興居往者讀南宮書首查吳先生姓名不可得爲之惘惘累日此朝廷不得正人之力非吾丈數奇也然造化有負于公而公無負于造化萬里摶風即六月息舊鯤鵬耳弟年來十九在山小結茆蕉雜蒔花竹袁閎土室茅容草蔬詩與山朋溪友共之獨苦文逋相責不能作

熟腄漢以此相愧僕老矣吳先生經綸滿腹毒情精卷氣以待宇宙擔子目今時尚可爲在君子調其巳甚之行小人則化其未形之毒太尉之祖無左右武侯之稱無重輕天下從此太平矣丈其冷眼熱腸圖之太倉沈司部二子皆入庠吳長卿名震元者巳中鄉榜此皆江于送別人并以奉慰知必樂聞也

答印泉施君

士固有同床異夢而千里同心者印泉先生之謂也漢槎丈至得手札未省菰蘆中人何以受知于長者今年近六十不見生客不與俗事課兒弄孫左絃右誦迯虛而不能迯人又不能迯文適胸中湛然如青雲白石而不免雜以黃埃乃知安身立命大非容易翁考室深山多壽藤倚木坐管幼安之榻漉陶元亮之巾所畧遜古人者僅青衫黃粱耳世事不了如落葉隨掃隨有心事不了如春草隨拔隨出惟前思過去後思未來我復安在而見在之我亦復如之若著書之勞神讀書之障道不足爲有道語也雙龍有緣何日抵掌非五百里賫入聚乎念之

與王遂東使君

四月入太湖洞庭名山大川長林豐草蔑所不有百日後出山始知有人間每當怒濤粘天明月掛樹未嘗不念明公明公頃者魚服吳門亦當峭帆一至石門不可無詩若記及重陽後橘柚更佳耳聞太公徒嗷又巳抱孫明公萬事足矣侍養以後方可做官家食二年再商出處行年四十尚未有錄諸生者以此相較臺下何必于今日問腐鼠得失耶其嘗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所成何事盍行有行之事非謀與懼不成藏有藏之事亦非謀與懼不成臺下在行藏之間千萬與識者議之老夷門所以報恩者止此矣

與翁敏寰

弟之入山也欲省交際以避喧節宴會以惜福此念與吾丈素心同之山居雖狹尚可靜憩若酷暑時則借重指示一清涼界耳辱見招不殺生不嚴席爲真率會乃可若禮意鄭重何苦渡風波而稱觴客也少將不腆以定縞紵之交

與翁丈

昨見惟心上人、知翁有非意之憤。古聖賢當骨肉橫逆一味忍之、又忍而已。若一成訟、奔走暑月、天時不便也。往來風波、地利不便也。骨肉成仇、漸招外侮、人和不便也。不肖初相見、以學吃齡勸賢父子、交淺言深、實出道義、幸三思之、

與胡大參

往年避跡洞寺、青雀忽來、白鷗欲舞、竹林解帶、既清且和、先生真振古之人豪也。比時冒風暑、不能追陪信宿、上談王霸、下商釣弋。匆匆挂帆、渺如河漢。每讀環山記、先生撫柯擊石、洗盞濯纓、不知誰惠誰魚、誰莊誰蝶、功名蟻戰、毀譽蜩鳴、博不得真人壯窓一夢矣。頃避暑東洞庭者二月餘、長松限日、飛瀑如雷、盧橘楊梅、啜輒盈斗、恨不與先生共之。

復沈純父

天且暑、此時示疾維摩、正堪謝從祓子耳。東歸十九在山、負鍤之暇、半為客所跡、如出柴子、母鹿滚滚、草樹中僅撰數文、不足博笑、巨人在前、日畏日縮、非敢從也、

與張郡侯

台臺遠近賑荒、老稚感涕、適接秋麥、又得時雨、瓜茄大熟、客船日來、米價頓減、布價頓增、萬姓頓生、莫可言喻。此皆臺下夙夜焦勞、人事補天之所致也。目前只有開河塘長一事、合郡最稱勞苦、若差必歸于正堂、水衙不敢私擬、而豪家之討夫者息矣、役必主于本圖、別區不得遠調、而泥頭之包攬者絕矣。蓋泥頭倩人具呈開河動經數里、圖民窎遠、挑濬包價、動及百金、塘長派之該年、該年斂之人戶、今歲不已、而復明歲、此河不已、而復彼河、不過為泥頭飽溪壑而已。今當編審里排之候、伏乞酌議、永立成規、百姓息肩、各圖安堵。其功德真與救荒等也。此係民隱至急、敢附以請、

復李公開藻

追憶己丑冬、與徐孟孺會葬涇陽父母、因謁臺下於滸墅、今涇陽墓草已黃、而孟孺之木拱矣。彈指二十六年、朝野之譽誹菀枯、幾且百變、而明公當卿亥秉政之日、省侍丘園、海內望之若鳥有鳳、魚有龍、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其隱居教授、粗守故吾、曩五十時、即已穿壙作容棺之壚、旁結茆焦、雜以松檟、祀司空圖生壙、則不

足比之袁閎土室則有餘矣三子一補諸生餘習諸子兩孫小者孩乳大者四歲已解捉竿逐雀薄田百畝餘糜粥釀酒不愁罄耻但苦學貧而多文逋未若村童田老黑甜白醉之爲適也吾曹山澤人豈望他長但日就簡省平寔便是安身立命學問故海內正人如明公久不通尺書今翰扇先之借叙其草野近狀如此

答劉公

自揣拙鈍足了一生不敢與名賢通一耗問乃明公東帛緘素忽飛幽巖之中且以元君碑記見屬不勝赧仄

莊讀雄文金翅捕雲玉龍舞雪蠅鳴蛙奏何以聲爲門下清標飲氷直聲如矢海內屈指以顒望賜環之報蕨薇豐草此不肖輩所私明公安忍枕東山而釣北海如元君二語則隱然以宰官度世期之矣白香山樂天行院蘇端明紫府神衙鶴背馬頭原不相碍門下負異骨秉素心俟人間之殘局少完則天際之靈槎可駕其雖不肖願順風而請道焉

答揚州郭公

瑯琊報訃人歸知台臺拊膺大慟并錄尊柬見示真字字淚也淡老云生死不負我者郭揚州耳知言哉易簀之後家無餘財只此一種清白非特不愧明公之師抑亦不愧名父之子若使攬轡登朝其激濁揚清當何如也但吳中風俗薄惡台臺不惜牙頰于當路護以金湯目今羅雀之門尤賴有昔日登龍之客耳

謝陸文定公

承手書二帖精神酣徤見于筆端即少年不能員整至此非獨可占壽徵且以窺公教德謹什襲藏之永以爲寶

與莊禹門

兄行時弟在婁江不得一送及春始知之意常惘惘兄干將之器小試直補然數已前定枯菀淹通付之造物小兒惟晋心于利物所謂一命之士皆有所濟兄仁者自不待祝眼前儘有無限好事豈必三公九列哉兄萄淡温三長皆備獲上得民不言可知弟日坐深山不異木石兄勿念之但彼此各晋本來面目異日相對耳

復嚴天池

烟梅時得覩道顏真錦衣許由火食神僊也擬回棹一

訪林居而兒子已入光福矣田叔先生獨往如天際讀
山林經濟籍頗采鄙言得無腥煙霞而涴泉石乎適冒
寒擁卧未命墨卿當草数言以副遠托新詩描寫如畫
恨病中不及賡和然已藉手作枚生發矣

答王而弘使君

道樞至捧讀善惡感應説此三教髓也明公借官修行
亦復借官說法若解軍議二百年未嘗及之發之自令
日始即部曹與臺察未嘗及之發之自明公始他郡邑
未嘗及之發之自雲陽始今由一方而遍行天下仁言
利溥豈不信哉其嘗有云出自已生死是大豪傑知他
人勞苦是真聖賢今士大夫本分職業中誰無善事可
行但不肯細心抽繹親身體貼如此事未免當面挫過
耳若明公誠所謂聖賢而豪傑者也江南驛遞之苦莫
如丹陽丹徒高岸如山上下牽輓非黑夜僵卧死則雨
雪凍欲死炎日渴欲死若得十里置一僧廬夏施茶冬
施薑湯此目前第一方便事明公倡之而募地方之善
信者助之或間摘有罪者罰之可以不日告成比之修
路築堤其功德萬萬倍也蔣君謂明公酒色財氣俱無

可謂知言然以德論非以功論也陰功二字願臺下居
積而月累之爲東諸侯立一榜樣可乎佳惠鄭重水晶
罐岕承茸露沉水香以讀異書此神僊十賚中事也何
福以消之

與許郡侯

陳子有入晉欲附入行不果行忽承氷俸娓娓遠札發
自藥裹中環回研味意中惡那能有此此非賈勇強披
書也其知命外蒜髮齲齒衰相都見每念五六十人以
飲食生元氣所得甚少以元氣佐飲食所傷甚多年來
入山量腹節口止博得一活勝人但未能紙衣竹杖老
不入城耳玄宰翰墨日貴亦日閒章公覲三子清審貞
立能文章又攻詩二孫並作秀才清白不負人如此唐
長公子猶布衣鍾封君貽書訣親友而後坦化亦由胸
中尚有老農風味也去冬旱今春夏木棉花至四十五
文錢得斤許田家終日洗手堅坐如歲朝新婦俗呼爲
少年荒民間大袖尺八寸腰間白練帶至三尺餘甚有
爲詩畫者士民不揣良楷試少卻昇神明投郡閣前蜂
屯蟻聚数日乃已山澤之癯只合閉門面墻不忍見此

咄咄事琴川東林招講學謝不往知者以爲長大人不知者恐以爲遊大人也今涇陽遊俗矣比教欲悉近耗故附及之台臺居家如管寧居官如伯夷至人所居頑懦自別豈必故鄉方是鄒魯碩明公勿復以薇蕨介懷玄宰雲山酷得米虎兒筆意奉供清玩明公病後作書甚難某病目報書又難數千里欲覓續使又難以此三難并在少日吳兒雖鋏石人寧免國士之涕

復周丈

向承見訪恨不能信宿仰攀若賢所委肖翁詩旋附寄

律頗此何足煩既姑付之百花中作櫻笋會耳久盼蔓蘭消息昔聞之陸文定公男女止服健脾藥萬物皆生於土勿用勊劑恐傷元氣此言極正而有驗者敢以此効螽斯之祝

與王季重使君

性劉仲熙渡江曾作入行寄之度不作無情魚鴈也明公將父美雛天以完福相贈且約東鶯花平章風月不復向長安塲索髑髏熱血擁書南面高卧壯飽始知九萬里之飛不如六月之息也明公青溪諸政正有遺思

峴山片石不肖自當代爲父老揮涕不敢忘不敢後但以明公千霄限日之材而與勞薪積薪同事世誰有剖而以明王先生者言念及此未嘗不爲真英雄墮淚也方今浙中强人意然已開報復之門不無隱憂戰勝而不與同賀後日亦不與同弔尺蠖潛龍皆明公綽綽餘也屈伸寧在眉睫哉不肖山中築一椽半匝溝沼驅率兒草弟草種藥一晋擴此外惟閉戸飽晒東坡所謂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

答翁生

負復來道弟比常識見甚進舉動更端此真高備之器也而祖以勤理財而翁以靜處俗弟又加之以讀書則聰明日開可以愧世間俗子弟加以積善則根基自厚可以遠意外雜禍根如是而游山水嘯風月真地僊也但望操以小心答以盛友如松栢彌老彌耐風霜此非獨弟今日始即賢祖父亦相與安享于無窮也僕山中昔客三月一病幸而無恙若藏經到日乞一報當與玄宰共作記勒碑以代壽文目前筐篚尚未敢瀆致令祖意葢有所待耳聞藏閣德門[illegible]力任完好善如此六十

功德勝于尋常佛事萬萬倍也更聞宴會俱不殺生尤爲有見幸推廣此意而行之

與李貫之

存吾兄至知丈耕讀甚樂古人非遠高士無奇但一味真耳弟鏡霜蒼蒼百無所苦苦客苦文逋恨不入深山土室中蒸黍斫朮作一無事道人顧天殺未解達惭李公矣新結草堂三四椽于白石山欲藝名花性不喜賞燈種牡冊皆金屋紅綃事也聞兄有極紅西府海棠及奇梗海棠能見惠否人老樹小東坡翁見之不覺一笑

則有道可知也但得土碓堅大正月春和生氣與根蘖相迎今似可緩久欲特訪名賢并了芍藥緣度在明年也

答王而弘使君

二殤無罪罪自祖作乃承明公貽書達惻感涕不可言吳中解軍往往雜點里排不知祖宗良有深意如一都二都中出軍犯則差一都二都押解一則爲其平日不能訓戒一則爲其臨期不能首呈以致釀成凶惡貽累地方此亦地方與有罪焉故以本都人解本都軍犯蓋面貌相熟必無替身投到之情情意相通亦無道路難爲之弊後有潑賴行兇好訟好鬬者亦不肯互相容隱以致賠費往來之煩此解軍中默寓保甲法也今貴治但點本都平抑點別都平若申爲定例通行各邑則別都既省横差而本都之父老亦首肯心服矣

與蔡郡侯

向有一書謝復不至作洪喬沉浮否當今朝紳如沸士大夫寧爲積薪毋爲勞薪寧高不着之棋毋爭必着之劫含冷眼以覗人營熱腸以報國其他無可言者江右

有地師時過雲間極稱臺下造士至公至明又敏又確士論推服大恨得師之晚松人爲明公勒石去思皆以碑文見委某力辭不敢當而徵文甚堅正如繪造化者難爲工但肉食者未必知而知者乃在藿食人無能重輕明公耳

復馮文所大叅

七月初六日山中忽接手書捧次感歎吾松士大夫風俗一變非求田問舍牙儈登堂則請托居間吏胥入幕誰念及枯木朽株而勤施于數千里外者惟台臺一人

而已人生知足豈能作終歲計但檢料三十日粗具生
計便可作一月無事道人酷暑中正與田叟鄰兒刈竹
爲竿剥櫚爲拂隨陰轉徙釣魚濯足以爲樂而明公之
賜適至豈復更問結夏貲糧哉近得本寧書抱奬太過
而明公復有上品之目虞鄰知已某得其二惟有集本
履氷以故吾還臺下耳某嘗致書相知云當今文苑耆
舊惟華亭雲社及金陵而已二三碩果中具無限讀書
種子何有右文之時而使馮先生不登九列將來後生
輩得無楙殺五車十乘乎念之念之

與許仰亭

某山冠田衣不敢通京洛書即父母孔邇而久疏訊候
者止于分也台臺清嚴久負建牙吹角之望異日袞衣
自東率先竹馬奉迎江南臺下一顧布衣于蓬蒿間使
鷗鷺狎人猿鶴欵戶是所望耳漁家圖一卷海上烟波
宛然几案間并附博笑

答趙彦中

尊使至日即聞仲挂帆之日心緒甚草草賴滄生調停
之世恩圖兩人正相度此必幾爲子虛而賢者搜得之

得教果如料弟兩日爲鹽臺報書欲輕舟入山見訪山
澤何堪此褺閙不得已入城託一二相知辭之以此未
得作詩鶴來館會藝旹旗檀香而臺下以如來說法自
當攬山河都於光明正付兒曹快讀非久小暇勉搆數
言爲糠粃之導近見齊君求文極靈極尖恨不使仁犬
見之今寄送覽閑仲亦爲且駭且走世固有真飛將軍
也

答崔鹽臺

台諭列卿傳反覆諦觀葢其中有幸不幸焉或以墓志
行狀收則全譽或以野史採則多訾或以實錄書則譽
誹半如萬安張綵焦芳之類其罪惡灼然耳目者宜晋
原文以爲世戒此不必諱也如楊公廷和顧公鼎臣王
公杼之類子孫不能受名臣不能堪此爲賢者諱也此
書刻自明公則凡經闗陜之先輩尤當斟酌此爲親者
諱也其他訛字浮句則正之別有見聞則增附之一人
而見數衙門者則削去之削去幾已及半僅可得三十
册餘而止矣不惟便于流覽而且省于刻費此皆擇三
五同志齊集一處彼此換閱而其又從中一一商畧研

勸務使毫無遺憾而後即安此乃仰報台臺委托之苦
心耳

答韓来仲太史

往承魚服入山草木皆有清華之色恨不能絆晋道駕
又恨客衆不能吐衷悰然待言而盡者亦非真相知也
此菴粗有頭緒幸勿式勿擴楙無位置石無經營草草
数椽落落萬卷不特坐者清凉使入此齋者不覺退氷
壺中可以謝客可以避世想仁兄胸中已具䐉鐵二老
人風味不使泉石衣繡着粉餙黛耳以仁兄之冲淡臻
朝論之不爭餘無以祝太賢矣

答費無學

細讀家訓因傳示同好皆以爲顏柳不吐之語豈必二
藏經作濟人實筏哉大抵聖賢能事天故能回天豪傑
能事人故能使人以足下而欲北面僕真田將軍神道
設教耳孳不愧死年來如古井之波垂枯之柳一切世
念皆已抹摋避客峯迦客跡之轉避家居病跡之男兒
安身立命寔無地着脚足下不貧不病不俗不朽亦足
以抗顏人間矣

與包心紘

吾兄入深山真如雪山修道時不知更加何等精進矣
新作千萬寄数首見示近來文字只是靈之一字盡之
寧國有齊君求新做三十篇文真使人躍舞大都不敵
放膽于文且欲放膽于理武林新刻張無垢横浦集不
可不讀也何地無才吾兄得二三奇門生否就中極有
才而貧者幸爲一提携之世間惟有克已可以養人服
人餘無他法賢子廉明遠布雖以累荒績通然寧負倖
不負饑民其借単一紙意亦甚佳但恐米不足而借者
多可奈何或借而不借可奈何或荒而又荒可奈何或
前官立票而後官不追可奈何或指名多米而實廪中
空虛可奈何思害則知利矣幸兄便時一寄語之

謝送英石

青蒻白餅慢去賢者爲數項損米家石病子欲躍但不
能具袍笏拜耳何時再顧與石丈人同一話也

與王青谿

瘧後苦欲買參適接厚貺正如病蜂以花爲檀越耳臺
下赤誠步禱又復念山澤之癯慚愧感激又百倍于平

目矣劉生窮絕其文妙在水中擇乳空外轉身不衫不履不入作家伎倆真逐貧文也人心不潤而燥俱有炎上之意妙哉斯言勿謂天高地以上即天也勿謂鬼遠人以外皆鬼也臺下億萬司命如此血誠不化為霖雨乎比聞停刑釋囚皆在㢠審前先行之臺下無慮帝且鞭策老龍矣別諭云里胥車肙不暇臺下姑緩之何如

與蕭公觀復

僕知先生久矣不意今始見之竹徑欵扉柳陰爭席每當雄談之處明月停輝浮雲駐影退而謂二三子弟西湖靚娟賴此英雄一洗粉澤無不大笑以為知言邇來大雅道喪游名大人者如飛鳥投兎面目可憐某氣誼男子有求于先生而無求于今世念先生旅邸閒寂特此相訊非敢以俗態進也

與錢公機山

司馬溫公云立心清恕而體質穩重者乃稱德貴人也則吾丈之謂矣開卷有益積善降祥此八字弟常以此自勉并以此告知已國朝名臣言行錄及宋朝名臣錄當日置案頭以善養人則自無異同以豪傑自待則自然同中有異望之望之表弟某押運漕艇此職業中之認真者倘部糧交割時或意外督責例外雜費仰祈鼎力惟兄之清能感動人惟兄之恕能體恤人垂青推赤不特借愛于桑梓一線也昔徐文貞未當國時每遇同鄉親友公事至京者有求必應有謀必忠非獨受者啣感即故鄉同官者皆以此轉薄為厚化疎為親此中真有深味弟年來踪跡半在洳橋間也

答熊使君

一年未得明公書如久不就君平卜不向龐德公語適接手札喜而復嘆嘆而復喜嘆者長公三雛攫去喜者明公寸腸如鐵耳以宣尼而伯魚夭文王而二叔誅二叔宜也伯邑考何罪帝閽無虎豹行當續天問問之雖然明公倘平之累已去其四庸何悲異日立朝笏擊筆誅無復纖毫兒女餌戀當自此始若竹成行柳成陰尚未是明公向上事也不肖心灰智訖不願得世名并不願得遁世名收召游氣約束老骸但朝習士風如奕爭刼奕非國手刼復連環奈何哉春夏官餼哺饑不肖首事天馬矢神誓衆哺者五十日男女凡五萬有奇二麥登場

菜敀肉色此明公儲粟以待後事者之明驗也聶侯靖
靜惟畫一是師不孶不盜敢忘明德

白石樵真稿卷之三

尺牘

與錢抑之太史

吾兄鄉會二番未滿弟望入對裒然使古人吐氣但恨尊公不及見此聞報之日知兄必喜極而悲也吾兄志在忠孝不在溫飽此弟所素知且賦性介潔狷而不狂朝野得一正人所關非淺彈冠相慶又不獨在兄矣銜門官級元是雁叙而推非蟻附而上安分即是安命做人即是做官愛惜精神潛求經濟昔之擇交在論邪正

今之定交在論吉凶吉凶何在心地之厚薄是也舉動之跧靜是也不受投靠易不受門生難立朝之脚硬易處家之耳硬難簡通賓客易禁絕荐書難使門庭如冰易使族如寒畯難此須吾兄令弟令叔逅相約束撿括使斗大武塘卓然有三麟三鳳爲全浙人作榜樣乃不負數年前辛勤燈火之力也近來看得文史莫如文苑英華詩莫如詩紀閑時一批閱之葢爲其厚實中有藻繢也其餘名相文集希一留意見儀甫幷望書此示之

復李九疑

今長安不獨戰場幾于骷髏場矣足下侍親課子親高壽子高科皆可必也取廉於世自不得不取贏於造物耳方生持古硯不能售僕念其扶櫬之孝以三金與之貧措大太迂濶矣桂風潑香即日奉賀以悉

復米公仲照

先生身居輦轂而避世類東方生書類旭素畫類董巨類輞川好石類襄陽翁而詩若文過之此古人也心口自語何日得見米公相與拂拭尊罍調伏觚墨作敬日世外之談而老不出門怯不渡江計惟有衮衣自東乃

敢擁褐一見耳茲者忽墮遠札比于神交石卷大奇即造物狡獪不能刻露至此神仙有十賚文此天賚米先生也草草數語雖未盡描摹石亦當不叫屈承寄壁窠大書及山水挂幅懸之草堂覺風霆紛來日月重朗非止吞盡目前諸子即南宮筆法出現未必有此快心也傳示子孫永以爲寶著壺一具出自名手裁布一端聊存縞紵之意

謝友人惠芥

唐突風月遂爾疲頓賴庇已覺眠啖無恙承念遠將新

芥根不得邀翁蓀陰黃鸝中安排湯社詩壇共一茗戰
也

答錢抑之太史

風驕雨橫物價翔貴無荒之名有荒之實而家汰人侈
習爲故常管仲云貧國若有餘非有餘也皆欲多而民
心躁也今之謂矣民間外盈而內虛朝廷內盈而外虛
此病正相反亦正相成可嘆可嘆梅道人墓此武塘面
上眉得吾兄與令君弟除群穢點綴精舍一抔之土不
置落市兒牧豎手此老片紙價值餅金而骨白草青幾
吞若不識字人丘塚可咲更可憐獨生平未見遺集往
于項氏卷素間曾錄其一二載妮古錄中此外寥寥兎
角矣吳令君弟所延慕第恐褰裳而庭見之無論雙雀
舐衣覺有羶氣將無爲梅道人所咲經營位置鳩林之
日當送何郁二工至也此事賢者作創更須韵人稍爲
貼聊弟當任碑記而玄宰題墓門之額亦足以爲高士
結緣何如吾兄錦旋三月尚未入郡城如此幽冷嚴重
淸風穆如麟鳳之祥以其不見故也吾兄之謂乎

答許無錫

梁武云江南旱濕四十早凋如此黃梅信轉思入定耳
非惠扇頭詩畫雙絕使君隱德甚多此其一也俞本之
感恩眞望恩淺夷門老矣何以振之惠泉屢以口業相
累幸在君子之交不煩水檄笑笑

答馮文所大叅

台臺遠旋未及操斗酒綴拂纓上塵郎承頒書損貺非
夢寐枕漱豈能便及鹿豕人感切感切簡餐秀樓記使
人神爽色飛而文弱之作特爲奇秀雖百儒何能抗衡
還倚名公五鳳手壓倒之耳耳臣辨謗錄腸最熱心最
苦而辨才滚滚甚核耳臣猶子也不肖則小友也竊謂
先生爲當今第一者舊尊宿豈爭兒女子嘈嘈口舌此
不屑辨吳隱之在官不携一物周伯仁大腹可容數百
人此不欲辨自古雪謗訴枉之箋讀者半不讀者半解
者半不解者半此不必辨耳臣以書生署居而無事不
皆無言不酬事涉葛藤嫌同瓜李此不可辨蠅口正青
鳩眼尚赤或挑彼堅白之鳴決我玄黃之戰或推淵未
已下石隨之亦古今郄者之通弊也此不當辨咎高皇
帝命宋劉諸公撰閱江樓記多不稱旨嘆曰徐淑妃一

婦人耳唐文皇欲征高麗能上書極諫今紛紛撰記而無一人以諫止者何其不愛我也伏惟先生勉思鄙言姑賜停寢乃不肖辨謗錄之真跋耳高明以為何如

復陶太守救荒

目前百物踊貴而米尤甚大約禁搶第一平價次之益此曹胆不可使大手不可使滑若始則搶店家糴則及典戶又繼則及搢紳末流之漸必至於此此起於榜帖街衢尅期聚衆衆之所聚勢難禁遏遠近效尤遂指以為輿情為公憤而實二三横民為之首倡耳伏乞太張告示嚴禁搶奪則人情不至張皇此近憂亦遠慮也又竊計松郡之人鄉人耕種者居其七經營生理者居其三游手無賴者不及一分之半若有田之家照管佃戶佃戶種田一畝者借與工米五升及冬同租還納此昔舊例原非創設特以近日米貴并工本亦不肯借而緩急無可告臺示曉諭則佃戶可以藉口詣門而田主可以委曲應付是十分中之鄉人已救七分其餘經營生理者不難生活也又有各報積米大戶者徒增刁民索詐之端無益於事吾松錢粮有官甲為貴者而設有圖戶為富者而設其田畝載在冊籍一一可查按冊有田千畝者糶米一百石有田五百畝者糶米五十石平糶及於富貴大家而不及零星碎戶似亦法之可行示之必從者也又五月為農月為瘟月古人有洒掃囹圄洗滌枷杻者伏乞行文三縣清理獄囚造冊繳報既可生全民命又可挽回天和亮台臺仁同覆載必切如傷謹此稽首以請且復明問之及

與章使君曾齋

前讀台臺復變役書言言破的踴躍不容已近議擴城此真吾子容民畜衆之事不肖愚無知亦少有所獻上揭題疏全在題目痛快為主此擴府城非縣城也蘇松最稱東南壯郡而松城之隘去蘇遠甚若以府城為題目則錢粮可以協濟督工可以分委大戶役夫可以均差華亭三其半上青助其五而事有端倪矣鄉衮之議尚未及此故敢陳其區區

答楊臨院

某老耽章句自屏於海隅山曲間編蓬拾橡教授諸生以安命守拙而已忽承冰倖瑤箋超出常格至於搜采

昇書傳示同好嘗葛䕫非咨及寒人其嘗受聘於瑯琊太原兩家間兩家所藏率人間常㕞絶無天厨禁臠元美公撰藝苑委宛成編餘輒棄之而王文肅則謂親檢閣中秘書目存而書亡者多矣其少僻异者半爲前輩稛載以去嘗咲而嘆曰國家庫無兵食無粟不足爲貧惟以先輩懸賞購求之書而盡供後生雀鼠之耗乃眞貧耳夫秘閣如此他可知矣其老病不能出遊家貧不能借錄仰虛垂問但有慚惶所具未刻書三種一曰唐書會要二曰能改齋漫錄三曰弇州史料史料于全豹則未備於昇日石渠之彥采摭故實津潤文釆不爲無便也

答鄒愚谷學憲

明公歸辱賜手札又賜大集使其感死且愧死雕虫之笔豈不能效附一言然命之繪天地畫日月不覺蠖縮至此非敢有胸無心也久當三薰三沐而荐之古先生說法而不掛名於龍藏者非十弟子矣名園石日老木日拱此却易得但明公詩文日富不可以力爭異日詣門請教先生寧肯置我於聽歌魚蚪字雀中否賢子近復何如焚玉躍金終當見賓念之念之病目裂頭先此占謝

答嘉定胡中尊

頒曆知春分俸知飽盍歲受明德者兩度矣引分山癯不敢造謝以溷庭雀乃蒙明府百冗中猶記存布衣故人此何等高誼也貴治花租已荒米價又踴幸留朝天子轂活此窮民但彼處好訟好逋古人有卽押告狀之人先查錢粮完欠然後准狀此於催科之中寓息訟之意不知可行否若吳淞者蘇州諸邑之下流松江諸邑之上流也北曰婁江南曰東江卽黃浦中曰吳淞江三江做口以受西來太湖之水使之入海其形如乾卦三爻相似今吳淞久湮如乾少中爻故蘇松上下二流皆嗔咽奔潰而水患不可救矣獨嘉定借流吳淞不惟病澇而且病旱地方凋弊實坐於此今雖有開濬之議而頗類無米之炊仁人在上何以策之

答楊學臺

遼左之局大約虜合則强離則弱合則守離則戰使之離不使之合則機括全在欵他酋以制建酋楊經略嘗

爲遼道萬曆二十二年間李霖寰定武之役斬獲頗多
楊亦與賞大都戰非所長欵則素習借關酋牽制此奴
未爲失策如往年洮河享棘議戰者譁然而起鄭範溪
經略西事亦用此法惟有羈縻虜王以離火酋耳今遼
左撻伐非出將帥而出腐夷在主帥不宜全掩爲已攻
在廟堂亦宜徐責其後効則兩得之矣

復張公

屏跡海曲何異蟄螻寒蟬而明公札貺遠賁草廬實出
意外披玩圖記令人眉舞肉飛自古英雄之退步有二

非金粟玉宸收爲弟子則丹楓碧水澗跡幽人明公之
黃山其子房之黃石哉弟節鉞望重恐未遑日涉此中
矣他年功成不受賞獨步歸田廬不肖猶得負耒腰笛
叩兎柴而請事焉先以六言數章請正流烟霞疥泉石
度無所遊罪矣家刻蘇帖不敢濫貽交知謹上典籤以
代名園老友

答杜日章

明公胸中羅六合如膚寸西北函書捧幣直走江以南
雖無御李識韓之緣然天遊神交彼此如同床而卧大
丈夫何論縻頭磕膝乎太寢六籍如大海蒸迻蕃八詠
如兎率宮不佞何人敢厠名其間重以遠命不得不强
爲塗抹若所謂宋人善畫吳人善治百不得一也惟遼
面而置之遼左披猖令得仲父提戈躍馬而前度且胆
奪若以撻伐爲先聲堅壁爲根本而漸修海運屯田以
爲徹桑畜艾之計東事尚可紓也恨不得明公揮麈而
談耳

與友

弟屏空山如坐井底台丈榮旋榮行皆不及把晤但與

沐堂老僧仰祝得雄而已目前百物翔踴而米價尤甚
弟以爲平價不如禁搶禁搶然後可以平價搶奪不禁
以實禍論則內境之米不出以虛聲論則外境之米不
來其關係地方非細故也昝年浙中兵變民變賴張嵎
崍手辣始得戢寧救荒之中兼行防亂之意此萬萬不
容已者望與當路一言之

答鍾公

建酋披猖宿將戰歿爲大將軍心痛適接手札方屬春
初此時尚未有撻伐之舉耳讀四壁詩清真恬秀高邁

耆亮實當千古人中求之近代非叫號而傷氣則咿唔而損神得鍾先生可以指南矣四方多壘豈容大將乞身吾丈爲班仲堅亦可爲班仲升亦可大丈夫何事不可爲豈必向乾螢老蠧中束此七尺哉弟蠖屈龍伸齒先舌後非特立功之善物抑亦衛生之哲言也本寧公頃以江毋傳見屬束裝還楚馮元成數訪空山神情頗旺詞林碩果僅存此翁耳駱駝酥珍貴異常恨無以報惟有媿感而已

與白公

向往明德如慕古人以新暑避客小舟往來竹篠荻葦之間冀歸時至虞山可卜良晤而竟以兒試落魄挂帆東還未及與明公作百尺樓話至今忽忽如一欠事以明公聖賢豪傑之品勉而就斗大一城非特地方藉爲福星王使君實係爲益友渠夾袋中業已首識之矣自來談朝事則分門別戶談邊事則掃穴犁庭今竟何如耶明公高目時艱不知何策以寬發杞言之可勝慨然

答毛孺初漕臺

往京邸拜見明公嗣後僅一展問旋賜手書且知連得

四雄眞于公陰德之報也務聰孔邇襄日門生故吏踴躍望塵如覩麟鳳而其自揣名分遼絕不敢以褐衣見又不敢以魚素通忽承琅札氷倖此王公大人格外意表行事台臺董視飛輓恤軍察吏弊絕風清又憂深慮遠發皇于防漕大疏豈能復贊一詞記得軍運莫如孫拱陽公祖理漕政略爲詳民運莫如方旦心公祖北運便民總略爲切想明公必已采擇而衷之矣建酋披猖某查考祖宗實錄及先臣奏議原無擣巢深入之理血戰决不如堅守助兵决不如助餉調客兵决不如募土著懷柔非關款結西虜豈至决撒潰敗如今日今朝野錯愕輦上君子且有移家先出以爲民望者抑何其太張皇也昔庚戌北虜入犯烽火達於都門哭聲聞於宮府獨徐文貞大興土木改造第宅肅皇帝遣人偵覘內心始安今在京大老恐不可無此意若九門啓閉不時物價一時騰貴人心動搖關係非細目前宜以根本鎭定爲第一義而後講求貼防協守之策奴酋長於陸不長於水登萊雖與全州密邇似無暇及此也遼左自文皇帝改郡縣爲衛鎭而遼始強後因改海運爲

輕齋而遂始弱及今講通金州舊運饑者并食急則救
標餉孰便于此者乎明公江左夷吾也不識以爲然否

答杜弢武總戎

客歲河套諸酋悉就戎索海內稱杜家忠孝兵爲九鎮
之冠然明公之焦心勞思飲血暴骨亦已數矣乞身非
迂第　聖主不肯卧彪虎於長林豐草間耳痛哉仲父
老將軍之戰歿也人生殤死老死七日不汗亦死與其
咿嚶涕洟死于婦人之手與巫史紛若之間何如死王
事之爲快哉忠如仲父識者謂宜賀不宜弔若後日爲
身後不朽計僕區區野史亦足以發揮萬一流之來禩
也陳先生太霞記豈借僕爲重然不妨標出示之海內
使江南巨姓盡演之以廣其傳好事者纒頭不惜也弟
性癖喜新喜奇明公帳前降虜中有小胡女解絃索者
乞贈一二雛命力士馬上挾之而至僕教以捧書掃花
屬諸名家各爲詩歌紀之作山林一段佳話明公其許
之否

與方旦心公祖

台臺積貲重望文可借重松郡一洗近來議論嚣訛風
俗競奢之習卽不肖雖不敢唐突鈴閣然空山見訪尚
得衣褐見也頃聞甬東之命老稚怨忽若有所失差喜
尺書時得相聞又喜青谿賀使君廉恪節省實有休養
生息之意皆奉台臺之成訓在若徵粮分別荒區熟區
審役分別田多田少准一詞不如省一詞則人安家樂
出一票不如銷一票則弊絕風清此尤青人凋敝之後
最爲吃緊者種種民瘼特以揣分不敢悉其萬一耳明
公弁州所在能無意乎

答金公

明公出山非久長嘯遄歸不待爛柯而局勢已大變矣
遝環之刼行將與氣運相始終明公其至人乎今捄時
太急一切但用倒倉法而大藥王如臺下又使袖手于
君居川觀之間吾不知天生聖賢豪杰之初意竟欲何
爲沈德生摳侍門牆如往來雲氣中衣久久生潤此生
心口嘆服謹代爲之謝

答王奇陽

某邇年如饑鶴病猿棲棲頰枯松寒月間不敢叓通海內
賢豪忽接札既過奬謬悠不覺額泚而腸熱也每與王

青谿使君相約渡錢塘入會稽以求名山如太史公而一遇焉則生平結襪就如先生者不識可果此願否四十二章跋謹呈覽閣下從翰墨中作佛事此蘇黃再生但弟野牛之鳴恐不堪入龍象隊中如何

與朱直指

夢寐選閣真如百尺樓度明春可得買漁簑從短蒲閒一叩朱桃槎仙徑耳昨畫乞玄宰題上更許盤礴作長絹奉寄當坐索之不令禿毫作懶卧龍也

答錢公仲舉

承寄麗矚集友人索之如玉如穀幸劉孟肩見貽二部而無奈其不給也教貺忽至大副所請波斯胡巳上珍珠船矣尊集骨腦肉飽釆串英飛出之以堂堂正正運之以恠恠奇奇無論智愚賢不肖稽首龍門皈依牛耳其無思不服宜也自來東事改郡縣為衛鎮而遼始强改海運為折色而遼始弱今事難復故實同創始台臺披髮纓冠以救鄉隣之鬬其愚不可及也其功亦不可及也且由此撤兵還洋則沿海不患空虛停寇召募則臨岐不生他變大江南北實喉嚨之豈特遼左一方得

免於噬臍然眉而已哉若淮上總鎮痛意伤宜添設汰老弱宿以重兵革勳戚練以名將協董漕備彈壓首尾此正與海運相為表裏者昔孫權渡遼伐公孫度視數千里地勢直如一線然今畫地而謀戰守豈不為英雄所哄惟明公亟圖之

與郁季雅

往別時以為復有竟歲之盟忽得信為陳大夫披去夾夫鬚眉落地時便以此身屬長矢往矣豈若鹿豕終日相聚足下萬里之翮而為六月之息長卿四壁足下四

壁都盡便須尋一變更雀之化蛤也劒之化飛龍也英雄雌伏而借為九天九地也大都醯雞秋蟲則終止甕盎間耳足下之腹笥五經乃竟老於蒯緱不問陳大夫一吐氣寧何之乎且廣中雖古炎州乃皇岡芙蓉及九成臺皆供足下落日長嘯昔坡仙謫居彼中身負尨石而足下讀書官署卷簾隱几不廢卧游方之東坡又得為殊勝且時以筆花吐池塘春草之句即瘴烟蠻霧亦當為足下一開滌耳弟以野鷗之性暫居人間如寒蟬潛蝬相似每思足下曠俗之致恨不能縮地從山與足下

樊栢子擎竹葉消之適捧遠札斐然復面古詩倜美具見記存以足下一瓣香迎清風讀之不覺煩暑之頓流也使者督報良迫未能賡和來美愧與汗俱

與岳公季有

大䟫一鳴忽得異常溫旨頓使朝廷父子兄弟之間撥雲霧而睹日月在　先帝處分此事真第一得意文章在今日　聖明剖決此事亦第一得情公案臺下有功於正人正史多矣沈天生入山每相對爲浮白稱快而不敢通奉候奉牘仰知光明磊落不在瑣瑣寒暄耳惟

爲國自珍以承節鉞

答孫子長學憲

某遁荒以來如桃蟲處桃壞蟲處壞不知天地日月忽蒙明公瑤札冰俸自天而下卽蒲團間不覺心跳耳熱願得一當神交知已弟又恐涉於詞人游客爲恐情而止頃聞開原已陷卽熊芝老便難下手葢北關之不併賴開原爲擁護開原之不破賴鐵嶺李氏家丁爲之犄角今李氏被疑開原失守將北關折入于奴而東西之虜合矣如何如何初清河撫順特小堡耳殘壞之後本宜卽時修築多宿重兵以示必不可再犯之勢乃一味越境擣巢不知貽防堅守數萬之師驅羊就虎自古豈有如此廟謨如此邊略也卽今奴貽朝鮮書其計甚猾甚巧聲言入犯彼將自顧不暇何暇顧我我欲救之則分中國之力不救則分朝鮮之心一紙書頗具無限痛癢而我特泄泄然隨手而應其何以濟且大江以北四月不雨麥穗焦枯漕船擁於滿寧上下大兵之後豈堪大荒祖宗設立淮上總兵居重御輕控制南北正如車中之輪而不鮮事者奏撤之及今遵制添設猶可爲中

原他日緩急策應浙中募兵目前關係頗大而招來何法安頓何地督領何人安家行糧何措就中萬分調停使此輩不聚不譁使地方不驚不擾非明公江左夷吾又誰望哉野老杞憂臨楮不覺迂濶

與岳李有大參

弟屛跡空山經年不入城市以此久疎知已汝寧卓異之政耳剽已久僅藉手一序以獻頃者借重淮陽此節鉞所自始時事多虞咽喉尤急聞建酋降朝鮮二千餘人若使導之直犯天津登萊則水陸南北俱困而中原

之盜且有乘間竊發者淮上舊設總兵祖宗良有深意乞台丈與撫臺熟議奏請復之宿以重兵練以名將彈壓首尾權護漕儲且以接應不時緩急此目前第一要着也

答沈雲升侍御

空山一見名公便知爲吉德君子每接浙西士大夫又人人以眞神君眞父毋歸頌微覘其眉睫口吻間非扈辭也開鐵破後北關勢難獨存朝鮮自救不暇水陸之路步步可虞東西之虜日日可合新經略雖有三頭六

臂可奈何哉讀徐見可先生啖墨亭襍著其言遼事甚曉暢眞代與龍象也耆舊如屠田叔汪長文後輩如周斗文陸寶眉公子幸加物色以羅士心何如

與包心絃丈

彭翁服氣之法儘有奇効大約父毋之氣在臍天地之氣通鼻內氣後天不如外氣先天與其守臍不如鼻吸若吸至盤千自然可以補勞補損但不當守在一處聽其氣之所入渾淪充滿比之臨炊一口氣不來者其利害何如哉吾兄千萬勤而行之蓋氣來尋人人不肯尋氣氣包身外人在氣中魚頃刻不可離水人豈可頃刻離氣哉鼻吸之法正如桔槹取水車戽稍緩則水卽漏下此明諭也吾輩學道命在則性在且楞嚴鼻根圓通豈二義乎

答其公

自婁江奉晤明公屈指十年餘一時朋好落落如晨星獨老先生旣壽且康享有家食林居之樂子孫文孝環繞團欒覩金馬門車煩馬殆憂讒畏譏者不啻霄鳳之覩蜣螂也自今以往春秋未央不肖藉手介壽之篇以

侑康爵亦足以發皇明德矣

與某公

盥手讀諸制作紬繹百家淵洄千古此文章中宿老司命恨用修元美不及麈尾相難耳丹陽次公從輦下寄書者再策遼事如指掌若以撫遼守遼爲正兵款虜制虜爲奇兵要言不煩前有王竹塢之便已寄經略公矣陸路莫如北關水路莫如朝鮮實據北關聲犯朝鮮旣欲紐我又欲分我嘗我經略公兩手兩目而欲化爲千手千眼之用有將無相有君無臣兵餉兩詘內外不和

一能公可奈何哉明公江左夷吾想當臨食三嘆也

與某公

十五年前某細閱明公吏牘手爲丹鉛真所謂破山之斧照胆之鏡此造國手非百里才也已見省中諸奏疏則筆扛九鼎才敵八面雖與疿牾而一段神釆精光終不能掩抑埋沒於深山大澤之下今遼左多艱行且以社稷擔子相付豪傑無意於功名而功名不得不尋豪杰耳當今惟蜀中無黨而明公又天下第一有心人有心則沉幾不露無黨則群小不猜若得借宣慰以訓

練朝鮮因朝鮮以犄角遼左連衡山東天津諸當事遥相聲援擁護海運不至截奪懷柔外國不生二心而又請仍設總兵淮上宿以重師練以名將彈壓南北隱然有居重馭輕之勢非特防建酋兼以防荒亂非特控遼左兼以制中原此大局也亦明公事也須者山西諸縣蠢蠢動矣東南百物翔貴而米尤甚饑民掠于市橫民劫于江海矣種種杞憂恨不謁見明公聚頭磕膝傾倒一番而適以吐瀉二十日神氣未平月痛復發勢不能觸暑而來此無隱旅泊所親見者夫明公延攬心最真

先施禮最重人非木石恐負恩知倘後會有緣捫蝨老人尚能策杖一見也

答聶巡漕

向來論人才則分門別戶論遼事則掃穴犂庭何意末流之弊遂至於斯明公非但飲醇酒真所謂憂心如醉也僕妄意揣摩天地好生奴酋好殺遼人附建州則無命入山海關則無門有不得不死守之勢彼處山多田少所掠金帛多而米鹽少有不得不困之勢若激遼人以護遼救他虜以制虜即此便是省兵即此便是省餉

而豈必紛紛召募爲哉近見浙兵五千亦不過浙江百姓耳安家有費道路有費若移此費加之遼東之土著痛痒相關呼吸相應用親手護頭目與借他手護頭目孰便孰不便乎既守遼陽奴酋必且犯朝鮮截海運以分我力客兵千里而趨宜置之天津休其足力不宜驅之出關迫之血戰也長公筆扛九鼎目營九州恨不相對雄談以快彼我

與嘉善康中尊

不肖某諸生時爲公車詞賦所窘今老矣身心性命之

根蔕惜如也獨利濟一念似有微竅毋勸諸大家置田
贍族積穀救荒當戊申大祲稽天嘗奉當事檄分督煮
糜方四十里願覺沾洽縣大夫至老稚合掌謝毋人各
散粮二斗某曰此粮雖到家而未能到戶大夫曰何故
某曰尚欲負米贖取犂鉏農具耳大夫不覺浥然淚下
郡縣儲畜以救饑民縉紳儲畜以救貧族此利濟第一
義若蒙吳先生蕭結寒士耳捐魚沼縮戶食不得已而
又出募穀之疏此豈分毫有市義市名之心哉無爲而
爲此心可以告祖宗格上帝而昌子孫矣明公委遐邇

謳喜躍不恐辭非久呈稿請教嘉善窪下經旬霖雨便
成水災防禦水災無如修築低鄉圩岸今農工未興上
乘天時下乘地利而明公時駕輕舟往來督率少借賞
罰以示勸懲而人和具備矣圩岸爲本積穀爲標邑無
流亡官無逋賦此又明公推廣蒙吳先生之意自家而
國者也若芻蕘可採亟賜舉行第付之衙官衙役則生
事矣請質于魏錢兩公何如

答杜總戎弢武

東李西麻皆以武著獨關中杜大將軍胸蟠六甲掌運
五丁書窺二酉聯四海爲兄弟合三教爲總持即君家
武庫少陵有如此精神氣槩哉目今　聖孝格天端居
深拱以希黃老清淨和平之福似可干羽不試然人才
壞於黨議民力竭於征輸豪傑困於文法杞人嫠婦竊
竊憂之所賴徙新畜艾有明公萬里之長城在耳某屏
跡山澤樹藝釣弋而外少理著述娛此餘生不意翰貺
遠來托結神交特徵蕪作不敢久羈材官造次捉筆以
報來命視古人鐃歌鼓吹似難賡響若使青衣紫綃度
曲而奏之可以銷世諦汰雄心增長精進道力未必非

明公掀髯捧腹之一助也賫書賜玉　帝命方來更祈
爲社稷珍重

答朱平涵相公

明公澹泊寧靜豈有意爲黑頭公而中途被命恩數非
常雖有兄弟手足之喪宜效君臣腹心之報例辭不允
迫斯可矣國事如下碁原無預策勝負之理首揆正如
當局亞相正類旁觀多言不可坐視成敗亦不可惟擇
其吃緊一着最有關係者略點示之非特大服當局者
之心而碁有轉危爲安之處此明公入相事也明公清

如水能洗刷世界直如矢能剖判世界鄉愿求媚不能媚難悅之君子小人好動不能動不爲已甚之仲尼清到底直到底將來書帕之陋規調停之故套轟轟烈烈洗刷剖判一番以此報君父報朋友原還數十年前窮翰林本來面目異日作史與伯夷楊綰同傳明公真其人哉某一聞台鉉之報喜躍異常自分布衣不敢通稱賀書乃明公先施札既勤勤下問於故人此豈恐以世俗常情報者故因明公之清風直道而略申數語奉復知不以山澤損也吳興妖言煽亂精明搜討不可無杜公寬大收拾不可無方公水火相濟其若一也

答杜君遷觀察

吳興新政殊快人耳此得之士大夫往來之口甚真非阿也弟責治孤處一隅目前當路之線索新參之舉動未必朝夕相聞若以省城郡縣爲腹心以捷足偵探爲耳目其間不至遲速異同較是兩便若要人有交際不親不蹤巨室有疑獄不動不變諒神明照膽鏡中耳

又答杜弢武

兩鎮數十年伏台臺世世金湯戎索在手馴習犬馬蹈虎於尺組之上國家不至蹂踐如遼左者秋毫皆臺下功今尋樂賜閒婆娑膝下爍千秋之螢光探三數之秘典古來忠臣孝子爲洞天第一列則元老與台臺之謂矣不腆壽言謹如遠命試前奏而荐之度必掀髯微哄沃葡萄酒數十斗耳新集精麗遒迥字字可傳雖張樂洞庭譜曲閬苑殆無以過明公真詞場之飛將物外之異人哉嘆服嘆服胡女遠道恐不能挾之而東若有善絃索者得一二小雛置之梅花古松之下對客度曲亦是山林奇話而未敢必也

答潘朗士

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忽承名賢遠顧者再山癯老病叟而見客造次忘形即古者桑上坐桑下談不是過也披拂高巔罕見其儔素心則上行先生淹雅則儒林丈人不肖懷中一瓣香願爲朗士禮卻矣獨愧白飯青芻萬分溷蔡台丈不過督之前席未冷而後餉復至種種方物挑人指動弟歲儉得之尤折老農之福耳

與韓鵬南父母

海內聆明公圭爵久矣還朝佐樞若天留禁中頓牧以

符今日之還左耳還左之事撻伐但可先聲堅守乃爲上策行北關之反間防他虜之勾連停遠方之徵兵遏登萊之海運謀國者似無遺策若居中調度仰佐國家之急近絎桑梓之憂侍明公胸中有數萬甲兵在訏謨石畫幸示一二青溪凋敝已極此人累地非地累人告新令尹願明公不以未同爲嫌若不肖向來累足縣中即責役皆知之久不敢以芻蕘獻矣思老隱海上吾兩人如形影相似乃爲往事無端劃開可爲長嘆便間幸賜好音以慰空谷

答李本寧先生

今年奇熱極念明公應對之煩銀管鉄限間山谷所謂殊增暑氣也山中飽讀大集文章鉅鹿有耳有目者皆知之若詩歌數卷鑪錘經史括囊古今取之如寄巧若預設自來詠懷間未始有也恨瑯琊兩公未觀海若之大全耳頃承遠使重以不朽見委當今惟明公筆下能令死者生生者死其會稽雞豈能啼耶重惟長公純孝不忍以不文辭願以執管勉爲濡抹附列度公請正先此謝報不一

答秦藩伯聞君侯

儒屏跡山澤幾同槁木朽株不能通姓字於當世名公偉人乃君侯真龍之種豹虎之才則得之海內交游集中兩耳幾熟非特遥聞聲而相慕也某老矣遠望函陽如天上而君侯又端坐斗大一城不敢闚十步外獵押如處子清恬如素士彈琴賦詩詠歌先王以自樂而荊翁際清時享上壽瑶山青社隱然倚以重輕即古者東平東阿豈敢與君侯三代爭文苑不朽之權哉伏承札貺遠頒護書壽言附塵登獻履珠鳴玉賓從滿堂恐見

之未免粲然一笑耳

答蔡藩元峻君侯

伏處岩壑忽接君侯遠札及扇頭贈詩讀之飄飄有大人凌雲之氣國華家寶輝映西方卓爾獨行大雅不群君侯其兼之矣弟祖禁森嚴不能五岳遠游又不能萬言求試檻鳳筴麟良爲惋嘆然安城撰述類苑河南被服儒林任事之師近在衣帶君侯妙有盛年兼綜秘籍若與羅善長李孟超綱羅千古自成一家之言鼓吹聖明暢發忠孝黑頭三公何足道哉拙作請正聊見乎詞

然以視名公五言長城瞠乎後矣

與王公而弘

冬間承捐俸留別此一種道義風格皆近世紳裾所絕少夷門未老豈忍忘報耶古人云相時而動當今應局惟有相時不動四字明公法眼澄徹先已照見於不言之外矣舊資尚壅新資未必遂下借差歸省以待瓜熟蒂落似更有餘味也彭仙翁聞在江右鏡源先生已有人見之此是的耗頃敝郡有痴阿六者三年不言將暘事皆已剗破今始行乞市上作智作愚言有奇中大吉以收攝活子時爲主而以在外先天之氣扶旺之頗與彭翁同若勤而行之不必更劫劫他求矣明公近得何如并望寄示

答朱平涵相公

樞要問布衣自古難之惟寇萊公不忘魏野張忠定不忘傅霖今再見明公之手數矣長興奇變本是葉朗生餘黨如吳野樵輩杜太守獄案具在也今地方掩失事之嫌愚民惑屠城之說或徙或逃或越城而殞甚則移之石令之宗人此最可恨石令抗賊捐軀庫囚無恙守

土與守邊寧有異乎此當請卹立廟血食報之者也毛將軍牽制建酋正如彭越疲楚昔者伍子胥廢王僚立姬光而吳爲之用今毛將軍廢李琿立李琮而朝鮮爲之用觀其本末自根生枝定非浪戰者獨明公擁護朝端使得折衝海外此非緣桑梓起念實爲國家衛一奇男子耳某老矣頃先荊見背萬念灰心明公外諭云云非山澤所敢與聞惟處弟于无咎无譽不衫不履之間異日亦舍玉堂平分風月可乎偶有鄉飲辭箋附覽此亦見野人之微尚矣伯夷之門清風透胆毫髮無所私陳仰祈台照

答定海顧中丞

某老屏山澤不出籬落數步外雖耳熱明公而未嘗敢通姓名於左右前者寥寥數言藉手以報裒公若台臺四知不塵之手入而受敵之才猶未發皇萬一也忽辱札貺遠貽實出意表以忙官及冷人以忙時及冷事精神閒逸不几於蝴蝶飛上階乎吳越水灾米穀漸踴若遏糴平價勸借三者大戶閉廩不出遠商聞風不來米價愈高搶奪斯起大約救荒止有八字如王文成云饑

民必救亂民必斬此其大綱若請折請帶請留請賑聽之部臺停詞訟緩催科清囹圄省交際聽之邑長其餘瑣瑣迂濶之談非所混於識時務之豪杰也

答南京張錦衣

松江望金陵如在天際僅借息師廿南老爲雙魚即先縣騎未嘗一叩几筵今得藉手傳文以報地下惟大方斧正之時事孔棘聖主拊髀而思頗牧明公卧龍卧彪不令獨當一面且聞家甚貧可嘆可敬弟嘗謂駕馭驕兵莫如廉將軍可以服其心而夷其怒舍明公將焉往

哉逢人說項不覺爲公論熱腸矣蚊賦出往時遊戲頗觸人眼臺下愛我自愛幸毀板勿行至望

與東里

明公入朝止大兵寢大獄脫屣南歸承歡子舍出處極矣某年來十九在山雲氣花光差足度日獨苦客苦文通僕僕終日無緣爲閉戶先生然江河湛然之氣常浩浩於胸中服氣果有効清淨以之固躬房術以之傾命未省彭翁安往明公曾與之一通世外之耗否聞明公甚貧雖不至范甑塵幾類顏魯公借米帖黃門如此大是好消息當爲明公喜不爲明公愁也郡丞趙公席不暇煖門可張羅弟嘗爲閩無黨人而多廉吏信哉時惠好音以慰空谷幸甚

與錢抑之宮詹

前承往弔即欲走謝暑雨交侵不便衰老聞轉詹之信此應得不足賀獨辭省中主考抑何恬淡不惟少無數門生可惜少一本刮目試錄耳吳越大荒徐文貞所謂時有荒則習荒此正吾曹習荒時曾先爲料理否大都平價閉糴勸借此三件最爲荒政之累大戶閉廩不糶

客戶聞風不來召爭啓鬬皆由於此惟吾丈與當路講明除此三件默默調停停止詞訟節省交際如踏荒派荒倏疏下分別未晚差官踏勘地方有送迎之費造冊之費愚民又有買荒之費今一味以全荒報兩臺以塗荒題部中未必盡聽而真僞輕重可徐理矣曰賑無田者沾恩曰蠲曰帶曰折有田者受惠此須漫漫提起錢粮未儲而遽言及此數萬小兒啼飢索餅即慈母無如之何惟有閑嚷一番何濟於事有救荒之心而不必有救荒之狀遲得一日則錢粮省一月省得一月則留救

得一日若前去后空手忙脚亂此最害事如平價閉糴勸借吳越通共禁之方好一方不禁萬檣俱停米價日貴而搶日興其關係非止一縣一府也

上楊淇園侍御

某極蒙明公國士之遇自安山澤不敢通京洛之書唐突雲霄上瀆前者推轂海內名賢即葑菲亦塵啓事讀之感愧交集不知老侯生一腔熱血何日洒報明公也不肖買山穿壙業十六年餘寧復有他念者若鼓作聲價借隱爲通天道忌盈必罰之以奇禍人情責備必生

之以奇議惟置之無咎無譽之地處之不彩不履之間則陰受大人君子之洪恩多矣

又與楊淇園侍御

某揣山澤不通輦下書董思老有手啟則言明公與韓朱兩相公推轂不置此某之大怖也自古士大夫一歲九遷七徵八辟皆非盛世事惟爲朝廷借名器爲言路慎考選爲邊關節兵餉此謀國之大者而以不急之事加於至不才之鄙人人實有口誰能扞之願明公截斷衆流速賜停寢異日郡志中留數行隱逸傳以報明公

勝於纓綏多矣上海其父母愷悌廉明百姓實受其福通籍以後未嘗呈身鄉袞卓品可知而某則謂宜一登揚夫子之龍門有如物色鄉後進者日不識其人猶可曰不知其人則疑矣惟明公推愛而噓拂之以爲衆正之倡幸甚

答楊鹽臺

六月霜臺聲影俱闃趨者炎炎明公不異清凉山夏屋渠渠不異壺公壺巢父巢矣頃者玄宰傳諭客意傷鳥驚魚稀而欲走夫江東諸賢久頓積薪之下而不肯構

斷文以青黃雞肋鷄皮未卜死所台臺愛而已之所全不既多乎目前時局爭殿之虎野戰之龍近者竄遠者意故逃禍莫如逃名無譽乃所以無咎也手書二字寵及赧顏懇乞停寢非常之典改題行卷傳示子孫山澤老癯豈直衣褐而懷玉哉讀題跋弁語即蘇黃見之決當點頭明公一字一句出入六通即今端居百日宛然結夏老禪此具有宿因非凡解所能梦見也

答劉仲熙

客歲從西湖歸因入山了文逋無復冬餘處士之樂歸

見尊刺坐失天下士投轄下榻無緣哉讀新詩宛然袁石公也第就中多刺時之語不可令臨邛長見也詩以和平清坦迥然與世味自別若怨吻罵舌正與情性相遠王右丞孟浩然吾師乎小序即以屬草恐使者往返百里留之信宿以内典籤乞足下施以五丁之斧

與王東里給諫

吳門遣使京口郵書明公之于某真切極矣某非有胸無心者實不勝知己之感頃閲拂衣南歸大爲嘆服出則調朝廷父子兄弟之事歸則調家庭父子兄弟之事磊磊落落忠孝兩全真人間偉丈夫也前讀尊疏尊牘袞袞數千言此正論此確論此快論此又至平至易之論即董狐吳兢可以藉手執筆矣明公欲以遼用遼爲正兵以夷攻夷爲奇兵反之則釀疆埸敗亡之禍外寇大兵内寢大獄遵之則養國家和平之福夫言豈必多仁人之言難耳

答楊侍御

計部文弱公入山見訪言笑風度宛然明公也明發去宰與幼度自海上至相與袒坐老藤濃陰中凉風踈達

悵不可言但恨圑圝無多日耳頃讀壙記哀詞又悔小傳書寫未盡然孤忠孤憤現於筆端矣文弱奉差南來計欲少清一二以佐目前之急第催督舊逋理勢所不能辦也手板折腰體面所不肯徇也駐劄地主供應所不樂留也一味以虛套迎以空冊送大要内而戶兵以頑鈍應經略外而當事以頑鈍應部差如此情形光景使先太公有知非大唉則大哭天下事莫可措手矣奈何哉奈何哉

答楊文弱計部

山中忽捧手書及青鞋錄從樹陰轉徙間讀之因謂友人曰楊公以執正督世人而能爲野客語以弇州太函卓老石公之言行天下而能不爲四公語雖然使四公望而泣下者此記也不佞少負游興毎欲春裹出門輒以老病廢嘗自解嘲曰杜五郎范黎何人哉彼能三十年不出籬落三十六載不下車而吾猶冲冲往來何也以此局春卷撮中百念頓已今得尊記使人心凉更復心熱枕上數夕便與公相挽行奚待峯泖之遊矣臺下觴後入都然後敢通謝于侍御公祖先乞致聲

答蕭戶部
堂上有二老酌水戲花膝下有兩雄擘梨分棗台臺得此三公不易矣遼氛以後羣少年游談無根如淮南王言漢治則怒言漢亂則喜卽此風氣其憂當更甚于建奴者僕屏跡空山彼一時也不與聖賢講學此一時也不與豪傑談兵寒灰無燄凍鶴無聲一味杜口杜門而已玄宰近賞此言盤礴如故絕不以刼灰之事着毫許胸中餘無可爲明公道者

答某公

明公文章吏治落落人豪忽承遠賜手書以弁簡見屬某愕不知置對巳携尊集皮小舟中縛老梅樹下激口讀之四五日始竟眞可謂筆有眼舌有骨色身有胆藝苑中至人又化人哉不得巳强命子墨似作六合賦不知何處起手然少就尊旨發皇一番如近來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學蘇白不得變而爲卓吾又變而爲不典不文者可以投筆結舌矣第世路奇險閔閔有戒心公是先生公非先生則請拱手而遜之下執事明公剛而不吐敢而無諱若作史官必不爲囁嚅翁作諫官必不爲模稜手今雙伏吟曹百不吐一光怪摩蕩洩於詩文風怒號物怒生鵾鵬怒飛誠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得無造物有意以詩文不朽之柄陰屬之明公耶第談秋之筆覺清濁善惡太明陸子章云遠模仲尼之泛愛中則郭泰之弘濟此言雖小敢獻微誠異日對卧百尺樓方可吐碧落間語也

答洪惟一
某伏海曲日與漁丈人爲伍不復敢通問於海內名公巨人時與玄宰鬮茶淡話其心口俱屈者無若惟一先

生今得讀性問四書及陰符註批剝邪解發皇玄旨眞三教大總持也台臺衣鉢家學俯視群碎何當睫毫毛而乃遠勤札既垂問山稿若非面帶十重鐙甲幾至媿死當今墨池龍象惟玄宰爲政而令不肖操管步其後塵正如鞭策疥駱駝一步一蹶耳奉命塗抹幸蒙面而藏之

答袁崇明
某野人也日與釣徒樵兒爲伍不敢通四方賢豪之牘然明公聲實巳騰踔江南不肖嘗往來婁江竊耳聞之

以明公之才品穎脫亦游何所不辦而乃蒲蛤之與伍
烟濤之與處視古人乘桴浮芥者亦何以異所喜有悟
遺齋草時時向四大海水中現香光寶幢耳

又答袁崇明

仰承明公垂意岩阿置某於同調神交之末感媿何可
言罄又辱札覝雖未登龍門而明公雅意等於臨邛三
朝矣年來浮僞波騰文章吏治置之高閣獨明公援皮
皆真透胆俱徹城如斗沙如芥勞心如苦行僧潔已如
隱君子而猶時時不廢嘯歌此真非薄書期會者可同

年語也尹道尊詩文新異高峭字字當行明公若以悟
遺稿呈之度且恨把臂之晚耳

與蕭象林戶部

漢陽先生隴上送別以來每思明公吏治文章行誼談
咲種種皆古人典型而古道最與俗目相刺戾非闒茸
拙益拙於諧世也思老盤礴翰墨不復省有劫火事但
恨移家上海從中劃斷我兩人三四月始得一見風雨
如晦離索何如若不肖屏跡佘山賣文爲活惟有白醉
黑甜于茆茨籬落之間明公服何首烏已得一雄此後

更有二索三索否某諸子大都類柴桑少陵兒然不至
披猖也

荅尹道尊

小敘雖不敢附神交頗亦得至人神情之彷彿明公兒
之度亦且咲且嘆耳吳草酷類少陵讀至滿腹一歸字
此古人不曾道語亦俗人不肯道語水聲雲氣蓊滃滃
出没於胸中也儒老矣頭童齒豁不敢出事公卿未郝
之暇但願明公以玩世心行救世法今霖雨連綿如雨
刀仗花稻幾汲汲矣力請改折以救未來舍明公更誰

望焉

答尹道尊

台臺識超塵外垂意山澤既須飲氷之俸復費表廬之
輿遂延至今未敢泥首皆前而札覝又尋至矣不揣藉
手一敘以塞台委若酬恩報知老夷門一腔熱血故尚
在也台臺去就某何敢與謀野之末弟此時吏畏明懷
而明公正當駕輕就熟其宜留者一兩無成心何爭小
節其宜留者二當路之御李甚誠及瓜不遠其宜留者
三以鵷行彙征之時際龍飛綜核之始豈恐荒遁自外

維新其宜留者四死轉再思罩恩三代此外臣之曠典
亦千載之一時其宜留者五此其竊附於父老子弟而
以攀韓附翰請也伏惟明 公俯聽而采擇焉

復鮑青浦

昨承遠役徵取事實以復撫臺此皆出於台臺推轂之
過感悚不可言竊惟年踰耳順隱慝實多豈敢自獻自
媒妄希啓事嫫母以寫照爲慚鬼魅以現形爲懼此其
所以刺促逡巡莫知置對者也好事不如無古語良有
深味伏惟俯亮愚誠特賜停寢

答詹公

蟄伏空山不敢通姓名於當世作者然每有三願弄釆
石月摩敬亭雲見日至詹先生耳忽承札覛以太君壽
言見徵數十年神交寧忍以蹇拙辭敬賦短章手書貢
素弟詩字全拙如蟬噪蚓蟠無令履珠鳴玉之客見而
欲噦也其老矣未由聚晤傾倒河漢三立之業弟几几
望之

答某丈

前承長公銜寒至海上可東草傳始報一書迄今硬坐

荒山如在井底不復通名公之耗得教真跫然音也吳
興子墨家項背相望卒工詞賦而淹博遜之獨吾丈搜
討秘異如陸澄李琰之性之所好樂而忘疲真人瑞息
君子安雅具兼之矣讀董廣川啓從正字比合歎弄大
是奇文條示五則未遑研考年來纂集遯事先實錄次
志次奏議次文移次尺牘而恨家無儲書悉從友人借
閱倘得成編亦目前從薪畜艾之一助也草堂漁古錄
見所未見弟恐三傳諸子史漢無摘選之理詩賦無混
入之理堯源五柳連昌長恨古戰場等類嫌其太著滑

稽朱買臣阮籍等類嫌其太寒世有具眼人未可輕行
於秋死也弟之愚意宜斷自勝國而止明則別自爲錄
去生而存死蓋選者未必德而汰者易爲侻願仁兄三
思而斟酌焉

答吳道尊

遼東發難貂參斷絕何敢復問之京輦故人忽承遠寄
紫貂適在山居賞雪驚喜不自支有客笑云此更勝于
豹席庇裘何以爲報其哳而心識之茲讀素旻新集才
中宮商奔應節數精徵豐辦未見其倫傳何疑矣相不

用衆而用强將不用衆而用將王人之義例中齋自全
內操禍遠內批禍速若當事者拚官拚命以去就鏡亟
一番此國家最上要着第恐無此鐵漢耳疾當厭滿轉
局可駭今不當艮而止乎越中諸君寧靜無動寧憂無
喜可也台臺以爲何如知己實難願言曾路第明公門
庭高峻少所延納若寘之壁尾之旁但談風月不及公
事硜硜亦或能之無奈老馬何哉客卜期以請

答王丹陽

春雨連綿弟言果驗台臺加意于郵徒獄囚衣粮種種
令肉食者何嘗毫許念及此耶明公真所謂借官修行
冥德矣非特虛懷聽言係一人知己之感也臘雪盈尺
遺蝗無種但恐春潦秋旱尚煩杞憂耳台從過敝郡幸
先期以報移舟古松流水間作片時圖画中人何如

答吳學道茲勉

頃沈錢塘以武舉錄見寄讀台臺後序反覆陰陽離合
之間英辯沸發新藻群飛二百年來無此痛快得意文
字正與門生輩環回玩味而使者叩門賫札貺遠至奇
矣奇矣十年知己相望三百里內未通一書乃蒙明公

分俸於人所不知之人又推轂於人所不知之地誣飾
蚯蚓冀招神龍非感死則慭死耳往輦下有以實錄見
挑者謹謝之云某不願與鄉衮敘爵而願與鄉衮序齒
不能修史而喜勸諸君讀史今通鑑多束高閣故士子
全無忠孝之根水滸亂行肆中故衣冠竊有猖狂之念
若使先試論策而後試經以此爲殿最登陟彼將染指
濡首於涑水紫陽以漸及于二十一史及杜撰爲體認
補空䟽爲精實擯邪蕩爲撿括經正則庶民興史透則
名臣出非仗大有力者負之而趨哉時事玄黃殊駭觀
聽要亦不讀黨錮傳及元豐熙寧史書故也明公以爲
何如林梅已落蘇柳未眠函蓋之談卜在何日

答南二太

台臺追鋒入吳吳中將吏屬韃負弩於堦下者排如牆
堵而子大夫文學又繼之度明公應接不暇而獨爲山
澤老癯摘思七言二律讀之如玄酒太羮味之有青精
丹霞之氣明公真恢恢至人之應世乎至於手書厚貺
專使遠將更出意外稽手拜登便可作乘屋緝裘之助
第病瘧初平未遑賡和來美俟神氣少旺或併作悉圖

詩奉寄博笑也經略全河止求便一時轉漕非必建萬世長策得已有孟子之行所無事不得已有孔子之鑿用愛人目前朝野單空舍明公抹時豪傑又誰望哉扁聯力疾塗抹恐爲圜旂謹百叩以復召命淮流如帶屬鯉非遥容覓便郵以佈謝悃

與王季重使君

某循分守拙與樵童漁叟混跡於山巔水厓雖蒙賜顧城居僅一謁謝尚未登元禮之堂識荊州之面也猶謂父母孔邇所以酬知報恩者有日而今已矣寸心未死禿管尚在雪謗理枉竟後古人白來蠖屈而伸鵬息而飛非特造物之成就有機即聖賢之處困亦必有道願明公勿介介胸中則十五城九萬里故在也

荅季重

明公孝友之性通於神明文武之才可備緩急曾與夏許二公言之京中惟思老一人幾類碩果枚卜將近指摘必多第願其歸不願其留矣從來士大夫有鷸蚌之形則中官必收漁人之利今手辣手滑漸不可支其根荄皆從庇護汪文言而搢紳受禍至此比比之匪人不亦

傷乎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可嘆可嘆此時申屠蟠傳不可不讀想明公咲而領之矣別論云云大非本懷弟荅思老云山澤之癯與鄉衮序齒不與鄉衮序爵無以腐鼠嚇也繡佛一幅白衲布二端伴函呵凍草草

答沈雨若

吾兄公車之文沉雄痛快秀爽神奇自是百發百中之技願堅同此脈勿以多事疎勿以多病厭勿以詩歌詩人夾雜之究竟脫此鐵担可以揚眉千秋若不肖瘦馬戀棧飢鳥戀巢終非大丈夫事

答張公

驄馬巡方山岳搖動而明公式廬下榻皆出意表度外今復遺賜別儀綢繆宛轉恩知實難未審何日復作延津之合也目今邊事外呼而內不應下呼而上不應衆呼而獨不應部事內呼而外不應上呼而下不應獨呼而衆不應猶望宮府調和雨暘時若庶幾可倖斯須之安而加之以門戶堅牢水火暴作明公救滔天之橫流易救無天之橫言難爍金不壹完璧如故入水入火入群入行操降魔杵照胆鏡以觀物情之變明公真神人

也

與福建南中丞

國朝社稷臣推靖遠新建皆由經略蠻夷起紅夷跳梁明公談笑迅掃之全閩始有寧宇實與兩公鼎峙而三監府程書焉可誣也某藉手一敘以報神交知己覛碑記差覺加詳野史之筆即國史或有取徵焉近來人才偏枯於門戶非名相不能善用衆兵餉浪費於軍與非名將不能善用寡屈當代指舍明公其誰特山澤未敢深言耳時事日異月新聞之可怖若使去君子已甚之行化小人未形之惡何至披猖至此向來當路諸公不得不任其責也

答許惺老 議淮兌

舊淮撫蘇公奏請回空倉免守凍淮兌雖出一時權宜將來恐爲永例兩臺諭意索公呈不索公書以公書不便入疏也收兌之設向來發軍以就倉豈能裝米以就軍但晉倉以內豈能晉倉以外今收之於倉而運之於淮是兌役而兼非運之半矣民弱軍强有何法度可以彈壓米多船少有何錢糧可以僱募客船相戒不入有何巧妙可以招徠風波何以搭救損壞何以抵償守候何以脫卸盤纏何以借貸偷竊何以稽查爭鬪何以排解舟薄何以重載重載何以過閘非惟糧長無此千手千眼即縣大夫亦不能人人遙制有此千百億化身也欲通反成擠軋欲快反致羈遲其大不便於漕者如此惟有查回空趕回空不得隨處耽延故作守凍此淮撫遣官遣牌之事也公中之公也撥回空不撥守凍儘數先下松江船到即兌此朱雲老尅期尅限之事也雖私亦公也目今糧長之公呈上兩臺士大夫之公書致雲老則事體直捷而妥當矣惟老先生裁之

答熊經略

某屏跡空山每讀經略疏牘字字批點行行尋繹如秀才讀舉業相似因嘆曰天地千鑄百鍊生得如此忠孝奇男子有識者當仰承 祖宗 皇上德意愛惜調護以竟社稷之功而摧殘不遺餘力非特遼人哭京師人哭即不肖老愚無知爲飲泣不寐不食者數矣古今負屈無如岳少保于少保同時同志之友誰肯慷慨論列剖心瀝血以明之直待鋒歇平議論定恩典加在國家

曾無分毫之益而兩公已先受萬分之苦矣天乎豈獨一台臺困網羅哉不死卽是君恩人心卽是天意伏願平氣愼言靜需緩急宜召更有進者以素患難之學問參了生死之工夫四大非真寸陰可惜福堂之內恐不當作尋常擲過也迂叟報知不喜以兒女語進別有手書淸明曲一卷附呈博笑

答其公

任從沈令君處始通起居嗣後屏跡荒山削影城市一味如退堂老僧不敢以無情寒暄相啎于名公大人非忍有遐心也令任酒凡至始悉動定且聞有關中新命百倍喜躍所恨熊經略抵死一年匹馬不入卽古趙充國李牧守邊何異無端筆舌摧此金湯可恨可恨經略大章法全在懷柔西虜以離東酋令綱紐一弛將東西連衡而起千瘡百孔左支右吾及至此而復思用熊公晚矣明公爲國是憤懣又不獨在聲應氣求之間也令任彬彬德矩故是宗雷素心中人把臂數日㶊覺異趣惜此中館穀半爲有力先得之百口推轂卒無善地俾負遠托惟有慚愢耳

與孫三府

嬌鳥濃花空山增黛明公褰帷問俗或可乘間一訪野人第上下禮絕而茅容草疏丈人雞黍又不敢以獻故逡巡待耳適讀扇頭詩奇雋淸真色香味俱絕此大曆以來正始音也手書飛動深於古法玄宰卷得明公蘸筆數語便令烟雲拂拂從十指間出若非當行家不敢浪求也不肖拙朊何能塗抹謹如台命粗完箋扇正如見疥駱駝令人欲噦耳

復其丈

其山澤之癯不足比于作者忽承以二尊人傳見屬詞旨酸楚讀之戚戚心動當此堅氷怒風漉泥茀草雞骨無多鵠血番盡門下之仁孝何如而忍辭之也弟小緩時日具草請正倘先得志狀見示沾膏借馥亦可爲兔額之一助耳望之望之

與朱平涵相公

憂餉當先憂兵淸兵方可淸餉此真實富强語時平作倘有事爲勇將殺賊亦真實誓願語快哉非弟知之而誰也京師地震則臣道不寧江南地震則吳越大水今

七月水勢未消，暴雨數下，十路九斷，十室九空，粟價翔踴，無可告貸，枵腹之飢民，横目之悍卒，能坐而待死乎。幸而得生者，有救荒宰相在，則明公是也。有救荒宰相之門生，在則撫臺周公祖也。今萬姓嗷嗷，不敢十分奢望，止求查三十六年荒例，按而行之，而漕折帶徵，尤爲用恩喫緊第一義。諒明公必不引桑梓爲嫌，大司農必不援軍興藉口。此東南百姓呼吸存亡之秋，故特撰荒政一篇，奉塵台覽，葢實腹正以實邊，救荒即以救亂，倘蒙採擇，未必非人事補天之一助也。

答汪介如

讀倚劒亭草，想見先生之春容閒曠，胸中無一點事，故筆端無一點塵。恨不草屨相從，抵掌于石鼎松風之側，而以老怯出門，未曾親經至人棒喝，終是空山磕睡漢耳。邇來鄉飲溷雜，幾類墦間謀者，存者皆以孔方爲政。先生此箋，堤防世教不淺，弟有數語，頗覺傷時，乃知迅雷疾霆，不如和風甘雨多矣。謹錄呈覽，敢附同心，幸惟哂而置之。

答汪比部

尊嚴朱門，蓬戶啄啄，不輟聲正如深山道士，衣草茹葅，雖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近集就梓，已章一生苦心，此後便可登山掘藥，以希難老之助。其幸未死，猶能負琴腰笛，覓於倚劒亭前耳。昔老泉嘉祐集，皆以子瞻子由暴於人間。明公昆季正其人，其時矣。國朝有熱審，無寒審，凍餒并迫，慘於鏌邪。乞明公特疏上請，倘獲俞允，廣天子之好生，益尊嚴之上壽，其爲功德，如何哉。望之。

答潘公

東坡云：中年以后，何事不有，先荆之變，非衰老所堪。近始得孫，不見含飴大母，念之不覺悽然。李燾長編、北盟錄、宋遺民錄，弟未有藏本，曾虎臣能改齋漫錄，爲潘安期借去五六年，已作泥牛下海矣。聞明公整齊宋史，一洗胡元穢筆，大是快事。此后凡有宋遼金元說部，當粘之壁間，四面購訪，而弟則架上寥寥，皆行秘書之餘唾殘瀋耳。

復卓令君

鄙儒硜硜，雖盈盈一水，不敢荷衣蕙帶，以謁蘭臺之室，正恐類于山人遊客耳。門戶紛嚣，獨閩中無黨，今時局

稍更乃知明公立於四虛之地非有定識者不能以此衆正倡國家實受其福矣

答趙二府 時陞宗人府經歷

明公爲郡司農釜可生魚羅可張雀嘗與夏君言之而今且已矣時局一新使人咋指大老幾穼將相屬之譙氏人才偏枯於門戶善用衆乃良相也兵餉糜費於軍興善用寡乃良將也明公袖手而坐局旁當必有權輿宿具於度內者恨不能抵掌一快談耳

答湖州朱相公 時天啓丙寅

明公解相印正在斜風猛雨危湍駭浪之時把柂收篷氣力百倍古云負天下之望者求退良難今温旨放還尊以元輔非廉潔忠誠何以得此異數乎今士大夫不特昏頭昏腦僵頭僵腦且將國家事弄得癡頭癡腦無頭無腦若使君子不爲已甚小人不與作緣何至披猖至此屈指救時豪杰惟明公一人足以兼之其如鳳覽不下龍潛不出奈何哉南都宗伯度故人推挽居多若到任即請引年不至落惡少年描画手弟感懷有詩云急流勇退賢哉二疏多聞益者三益以明公望思老也附此博笑

答杭州聞子將

兩度得手書詞旨媚秀把玩不釋手須溪九種書洗發后學眼目惜其父子不載史俟冗過檢攷之此公讀書甚幽跡甚潛知人論世吾輩后死者之責若其玄解識者自能點頭領會不復切切也謹具稿請正乞以楷字梓之行草非古乃邇來惡札惡習耳左傳久閣筆恐不能作敘世說妙在敘事如画不止微言冷語若老莊林註却俗刪之快人而老氏註尤帶學究村氣讀之想[illegible]作噦也舍親張昂之令盧陵乞寄一部示彼轉索未見之書或須溪有緣借力縣大夫窮搜力購鄭浹漈訪書之法因人而求因地而求正此類矣弟老作赴應僧語何堪实曩時事日異月新使人浩嘆弟昝年寄書楊淇園公君子去其已甚之行小人化其未形之惡不幸会且驗矣思老彥直俱已還相戒爲申屠蟠無爲楊惲也

答鎮江莊五修先生

弟老不出山僅從遊衲遊客訊有道起居諗知曾靈光巋然獨存欣懌無比往甲子地震地坤道也臣道也今

上公巨卿皆入蔚羅四郡年荒粟踊此時博得飽食井眠覺過無涯之福况先生杜門靜坐百不相關申屠蟠龐德公豈必求之漢季哉弟謹守磨兠堅差不辱知己弟文逋客債彌老彌多轉恨所居之不深不密耳若妻兒之喪大限已到各自分飛東坡云人過中年何事不有只得理遣之業埋青山之坎亦是減塑中事也承念敢此奉謝賀公祖屢次見招行止未定然不如挽鬚把膝於綠陰濃處較是本色何如

答潘遺民

久不見道兄如慕古人也世味如嚼蠟亦復何味弟屏居山中猶有不韵客違心語冲冲往來頭童齒豁猶作赴應僧可憐矣落羽非異事弟哭孫兒女痘殤人孰無情念之恨不能炙臂分痛弟此間屋少蚊多即有僧舍為郡中達拔諸君借盡僧攢眉不能却百方遊說不能去此在在皆然微獨峯泖間也當此奇暑二兄姑俟秋深盤礴涼月微飔之前較是兩便昔沈石田先生遇雨傍農莊泊船老農呵之使去石田云我好人也老農云豈有好人六月出來石翁聞之警悟自此大暑禁足每

云彼處農師是我導師敢附一咲

與楊洪園侍御

明公挂冠神武祥鳳冥鴻有識欽嘆當今風波刺天虞羅匝地非特求進難即求退尤難自今以後策韓蘄王之騾放林處士之寉山非山南安往而不自適哉時事極可怖未敢深言三年前某曾云去君子已甚之行兆小人未形之惡天下尚可為今皆反是不幸而鄙言驗矣雖藏者欲起而救之無及矣人才壞於分別門戶四字兵餉耗於掃穴犁庭四字此國家第一根本大慮全此不圖而惟疾風暴雨迅雷震霆之是快朝野寧有太平日耶知明公閱世憤世恨不面談以抒發杞之憂耳

與周公玉繩

往承先太史垂訪於京口客歲又數顧于白石山留連觴咏神審甚正議論甚爽飲啖步武甚健即使姑布子相之無一死法而忽聞游岱之耗驚悚不可言某即欲躬詣几筵項且病瘧者月餘禮六十不越疆而弔况近七疲叟之杖不能出籬落十步外者乎特陳香帛附瑞微兄遡風遙拜而薦之至于御李識荆之誠纏綿已久

今未致以寒暄溷孝思。請俟異日三薰三沐而請教焉。

答游勿祾

某硜硜日坐三家村。正如杜五郎不曾出籬落十步外。即有四方長者皆偶從行卷中識其姓名。讀弇州集。得宗謙先生讀閒居詩、得勿祾先生疑節。依疑高隱疑祖師禪。而皆未盡其思路之幽。微奇情之閒。淡味外味趣外趣。一似神仙中之詩人。非詩人中之神仙也。弟偶強氣吞餘子。今不得不以代興推卿。俯仰宇宙。同調甚難。何日握麈相難于竹風蓮露之下。大是快事。弟不佞老矣。十味作減塑。不願作增塑。尊器筆硯。皆非意中事。而門下奬飾過情。推而附之。墜而損之。若以爲猶可厠名賢坫壇之末。使人汗且及踵。惟有十重鎧甲障面耳。楊公敘具草請正、度無足爲重輕。吳鄭兩公皆海內卧龍卧虎。倘有搜訪奇才者。當惟力是視。

答杜筏城丈

某蠖蟄東佘山已二十餘年矣。鑿坎一坏。縛茆一把。溝池花木具體而微。少暇則負鍤于山。濡毫于硯。一生與弟結隣者石耳。近窈安兄新搆小庄。頗覺隣近、幾如麗德公望衡瞻宇。恨次公長公未得團欒觀望。共作桑上桑下之談。然兩公亦何嘗不相對栩栩也。南都滿目佳麗。而無撲面風塵。一樂。不騎而輿。二樂。形影則棠棣。唱和則塤篪。三樂。風波災異。北動南靜。四樂。昔之吏隱在金馬門。金之吏隱。又在金陵矣。弟衰相俱現。世念全灰。既不能爲五色蠹魚。又不能爲八公雞犬。日手老易。以希苟全。而憒憒仍如故。台丈乃以南陽東山見挑。弟面薄。豈能着十重鎧甲耶。愧死。箋楮謹應命、真所謂鷲蝴蝶。疥駱駝也。各香珍于鵓班。采穉薄于蟬翼。雅意綢繆。感繇心腑。畢公祖青儀領訖。謹具報書、併望轉投申謝。

與顧所建

一顧千金。一諾九鼎。小侯之名徹朝野。不知一言千秋者。真顧先生也。容非虎豹。皆願登龍門。先生棄貧而結客。著書而應客。良若良若。郎君以第一補諸生、弭貂吐鳳。具兼之矣。每欲渡江一候明公、念黨兆已成。痼疾綢喉。展足皆成忌諱。惟山藪漁樵。差足自鈍。目今交遊間。非獨舌有鉗。抑且眼有鉄。子將哭世。并哭亦覺爲煩。寓庸二字。真吾師也。先生以爲何如、

與韓鵬南使君

台臺卓異之政已載去思三碑度非銓曹則臺省不謂飛鏃暗矢頓起一時公論昧心此勞臣傑士之所以解體也不肖每念及此雖跌跡蒲團胸中五岳數起使人慨然不肯蠖伏余山螺龕鶴巢差池避世久已嗇指不作長安書而常熟友人陳貫之奇士也願見明公真不異韓荊州棊貪此君爲魚鴎得訊起居而貫之客錢仍峯所或得時邀清盼知明公必不按劍國士也

尺牘卷之三

白石樵真稿卷之四

尺牘

答張扶輿

蒲柳之年承垂記遠分廉將軍氷俸佐觴因囑見曹云昔戚少保好與弇州太函遊遊士至今談說之弟非王汪兩公而明公之經文緯武則可以肩隨少保無愧色若齒藥飲氷清風透膽則更當讓一籌非久登壇始快公論耳劉大司馬急才甚於急已與明公定作函蓋之合南粮單虛愣者欲噪幸相與牒語預爲調御之非腐談也

答河南彭君宣

前者明公突入空山山叟見之如單子春之遇晉公明邪鄲淳之遇曹子建評說混元區別品物文彩葩發枝葉横生不覺收聲屏氣慴服于麈尾之下但恨清酒不及三升短燭未跋數寸振手告别正與阿閦國一現何異忽接手翰兼全讀文遊篇則飡雪飡霞披歸庄圖則載風載雨杜少陵拙於畫吳道子拙于詩先生其兼之矣不朽矣奇暑灼人蚊雷聚響留使者數日了得詩敘牡丹賦及李恭人傳手顫頭暈且坐且眠老人衰朽種種出現餘則三鼓氣竭未克如命奈何朔日禮佛始悟天聾地啞爲文昌師非文昌僕東坡子試妄言而我妄聽之猶帶文人習氣非道人固蔕深根者也孟子之辯不如曾子之唯曾子之唯不如曾點之瑟此味豈忍獨薦愿與有道共之

與王東里

明公具哲人之先幾兼道人之慧眼凡邇來吉凶變幻恩仇反覆皆照破于黃粱枕上白駒隙中出處二字久有定衡弟何敢勸駕但廟堂推轂方切追鋒在門迫斯可矣用遼守遼爲正兵用夷防夷爲奇兵明公前語至今尚可作三年之艾而猶曰檮巢曰恢復將誰欺乎董臣棐適奉漳南之命此公年少而才老識高而心下遠岡紅夷狷狐未悉情形全倚明公爲導師或勦或撫或應通販或應禁絶其中必有委曲機宜神通方略乞明公屏人嘔心指授之自當如命奉行藉手以縮吏議而明公上報國家下庇桑梓陰德亦不小矣刃翔翁去年賦月已蟬脫于興化李祖修家後有見之淮上者若界

爾眞地仙也

與顧繩所

往者爲節母劉太君作傳藉手以報名賢弟處空山無緣作信宿傾晤幾于老氏所云至治之世不相往來者然一種疎淡滋味彼此俱耐咀嚼勝醴交者萬萬倍矣明公吏隱六朝佳麗間火宅氷山兩不相涉弟亦日與田庚漁師爲伍猶恨未深未密侯興日錦旋訪不肖弟於空谷蕙帶荷衣槃旋於古松流水之下猶未晩也

答李蒼岩使君

某屏山澤間毎哭猶龍公白頭青殯僕僕關門至今五千言挑動後來聚訟之口無乃多事今復何言惟願作文昌旁天聾地啞兩侍兒庶幾倖免以此不敢見當代諸名公而台臺厚損飲氷之俸何意暮年忽逢知己但垂鑒過情惶恐莫知置對惟有着假面自覆耳准兄既免水勢又消客船南來布帆無恙不然頗爲權額攢眉未知所竟今明公天人協相可以轉咷而爲笑矣

答如臯李大生

弟久素公車文然于子弟門生間讀尊作輒指示之奉爲導師已讀偶草及指樹樓集俠乎仙乎堂堂大人乎吾莫得而窺其際矣弟嘗欲借定天啓間七才子如王季重倪鴻寶及明公而三此外鮮四方之交未敢輕屆一指願言自愛菰林代興之權天將雙手交付明公山可拔石可鞭諸侯王不敢仰視明公正其人哉某齒豁頭童衰相已現局跡空山正如壞盂處壞不復覘域外昭曠之觀近又見世路崎嶇將恐將懼但願守口如缾不願張口如箕善乎皇甫士安之論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惜至矣聾啞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愁著

小退尚欲擬少伯答西子書奉寄未知肯容我作此狡獪否

答鮑赤城

奉別三載郡邑騎竹之兒童毬棠之父老過鮑祠思鮑公不啻臺下之思幷州也繡臨河雒比之往時直指不同救大災則一蒋之司命管大計則全省之銓衡此皆總攝在台臺正直忠厚中節鉞必基于此入夏久雨泚青幸不及沼但建祠起議墳墓屋廬未見寧日子大夫調停百姓易調停朋友難明公聞之想當一笑一嘆也

與李廣霞

翁臺宰如臯。客有謁者。弟以塵甑辭。已摧撫闕。客又有謁者。以韓求仲空橐歸辭。仰成清謹澹泊。五年不敢通一書。即翁臺亦然。蓋彼此心相知。心相體。正不在寒暄數數間耳。玆有故人子吳耳臣。博學高才。曾讀父書。如臯極談翁臺德政灑灑不去口。願得一御李使君。無異執鞭。古人弟素不敢輕荐一士。而吳君亦非湖海之客。幸翁臺以弟之子視之。曲爲之遊揚培植。何異弟之親承河潤也。

答毛撫臺

前者吳門之變。古今無此病。無此方。亦無此藥。台臺調劑於上下內外呼吸治亂之間。始得收拾元氣正氣。還之朝廷。而醫師之苦。則更有甚於病者之苦。蓋病者尚可疾痛而呼父母。而明公將誰告也。近推司馬。雖未足以報保全士民之陰功。而寔可以弛憂勞恐怖之重擔。燈蛾牛虛。狐兎含悲。則請暫辭白下。小憩青山。異日展開不諱之鬚眉。酬答太平之聖主。豈云晚乎。大抵門下之士。非訴窮以祈哀。則頌德以求悅。又不然則多方攬詞以勸駕。而某之所以事二十年。感恩知己者。竊又在彼。不在此。亦恃明公急流之勇。知幾之神。或亦有取云爾也。蠅口多青。鳩眼尚赤。但以舉劾復命。而停寢地方人才。易之無譽。正所以無咎耳。明公以爲何如。讀手抄尊敘。不惟文章精凝弘雅。即書法亦且馳騁晉唐。今何時乎。而猶孜孜經學不去手。造次必於是。昔聞其語。今見之於明公矣。

答李茂嶼

往吳門劉學憲入山。得聞貴陽之詳。此雖天祐忠良。然非真正神龍。豈能生脫虎口。其不爲張許者幾希矣。特以地方僻左。遂置遠臣勞臣於度外。且又因而謹詠之。此有識所爲扼腕而長嘆也。明公爲金爲玉。皎然已試於海內。海內無事則已。有事豈得舍刀山劍樹之豪傑。而用虛談無當肉食之書生乎。雲臥雖堅。恐追鋒旦莫且下矣。某七十老人。以空山爲枯殼。以圖史爲殘涎。土衣草室。不敢問籬落外事。忽蒙封若兄捧書見投。因讀其詩草。無奇草心有異照。故口有異言。筆有異氣。行且結秀飛英。從明公肩隨而起。不止稱詩壇中跋扈將軍。

也適風觸齒痛潦倒異常即信宿對談未及麗氏桑土
桑下之半然歲寒締交自此始矣

答鎮江賀太尊

大工之役文武内外皆蒙不次異恩先大夫拮据首事
節省金錢百萬計以忠得諡以孝子疏辯僅得昭雪復
官何其遭逢之不辰也就中無限感慨恨無子長之筆
委宛摹寫一番而以屬之七十老人此某所以踟躕腐毫
而未即報命也三義一額二聯寫上不知能為古人出
氣否

堂堂廟貌面對百千年名山大川快逢一統車書休
恨分吳分魏
赫赫神威手提數萬隊風旂雲馬直下九天閶闔但
思扶漢扶明

答丹陽姜長源

某五十岩居楷杖負鋤日與田庚蘆中人作伴耳中寔
聞長源先生不敢通尺疏于左右忽承名賢遠損書貺
垂訊山澤之癯此俟生所以感恩而莫知矢報也時事
日新草衣土室希閟希嗇正恐神交知巳靦面無緣余

闘與若隺有繇靡之雅則不腆青山便如長源籬落
物刻竹吞花朋雲借月吾兩人故自有捉臂時矣

答劉方瀛太史

秋仲欲躬詣奉候適卜山荆之隴不能扶築出籬落間
深以台履為念頃得教始知瘧病君子非維摩示疾也
出山雖遲然熊罴之案悉付之不見不聞宰物者之成
就明公亦云巧矣宜後不宜先宜靜不宜動及今日頗
覺鄙言差有意味鳳凰出而瑞世嘉平之期星言夙駕
亦朝野所熱望也偶作草堂忽承遠貺于茅之暇復得
老尫盆酒資感注朋德無以為報

答馮公

某得御先大夫兩度皆在金陵初見鮮華美丈夫才名
烜赫為許張兩司成所奇重再見髮種種矣稍不良於
行而與彭仙翁比舟連床談吐練之術甚秘某幸竊聞
一二焉彼此相期為楊許碧落之遊而不虞騎箕前去
也痛哉某老矣齒豁頭童引身剪迹十九半在空山即
郡城慶吊幾類無禮以此未獲渡江荐一束芻於先大
夫几下忽承專使專幣千里惠臨惓惓懸墓銘見屬輒

手有道之碑以代延陵之劒幸甚第浙中多上衮巨儒韓歐大手筆項背相望于朝野而某乃牧唱農歌何能使逝者名世重得無門下好奇之過耶幸小寬其期當呻吟盤薄宛轉摹寫以報所知清白家風丹青吏蹟不腆腐毫故有眼在四六尊啓字字泬亦字字珠環廻不恐置讀倉卒不能儷對口占授使慚悚萬端恃使者親見僕困老又困客焉耳伏惟三宥而置之餘容遡風布謝不悉

答孫公

今朝野推明公第一世家忠孝廉節轟雷霆而揭日月其他衡向之經術賈陸之文章迄今未有艾焉若清簡公錚錚皎皎尤某生平所願爲執鞭者況重以遠命惓惓又屬董侍御爲之道地藉手一傳寧恐以不文辭某乙酉讀書太原雅蒙文肅公國士之目丙戌擲青衫耕隴上矣癸巳訃典山澤人不解其詳頃讀志狀及奏議始知清簡公之去國甚勁爭執閣部之職掌甚大若傳中微言之則未暢厥旨直言之則所傷寔多若浮游其詞爲左右袒爲半面粧則又近于詭對假諱之無行者皆鄙心所不安亦台臺正人君子所不取也故寧違命負荆而請之明公不敢違心引弓而射四十年通家之先達不然倘海内交遊有口太原父子有靈則不佞操何辭以應塗飾何面目以對某老矣已矣惟有稽首返幣遥謝台臺以付定論于如椽如矢之筆者伏惟度外見原一咲而置之

答徐玄仗

某五十時便已買山穿坎爲容棺之墟櫛沐風雨負揷松杉少年鶩寉之志已付之子虛矣旁有隙地帀置溝池點綴菴亭聊以爲避客挫名計豈足挂明公耳中若隹園奇曠秀甲一方恨不出入青葱翠微間爲輞川秀才爲吾家灌園仲子當續前詩以懺疥壁之罪南華發覆敘承諭殷勤況久與蘊公有惠莊夙契寧恐以拙劣辭第非濠上宜覆不宜發也一咲

答畢白陽公祖

台臺正席南都弁州舊子第本當摳謁堦前而荏苒遂匝歲餘尚稽遥候一則揣分不敢溷瀆一則拙敘未奏報音頃從杜舍親接到遠書重貺始知從前魚雁強半

浮沉即挨雲之刻飲氷之俸猶遲遲道塗間也竊聞之
敝門生吳震元台臺于政府有公揭而無私書于津閥
有節省而無靡耗荷担願寔而不願文讓路願南而不
願北堂堂正氣惴惴小心此天留明公以為社稷計即
海內有識亦不得不以此歸重明公第恐樞衡之召非
久至耳自來軍興則疆埸之地苦捜括則財賦之地苦
今東南困荒困役困累年宿逋富者貧貧者亡枵腹待
盡之民與橫眉不逞之輩所在而有若得台臺久借東
南為衆正砥柱為半壁金湯豈非今日之喬白巖哉某
蠖蟄空山杜門杜口百不與聞惟日讀申屠蟠袁閎並
傳以待餘年無可為明公道者言外惟有感嘆耳

答劉碧山代巡

台臺立朝以正直忠厚為先巡方以淡泊寧靜為主非
特今之吉人抑亦古大臣之風格也弇州舊子弟每挑
不佞而招之曰劉公祖龍門咫尺盍往登乎某亟止之
云吾儕寧行行避驄無為三匝繞鵲寧使訝其不來無
令厭其不去以此未敢少展通候之誠而明公書脫先
施出自意表王公韋布兩無愧心亦無愧色矣謹此薰
沐稽首以謝百忍敘一篇附呈請正

答蔡羲徵

先生冒奇暑破危浪挂帆二千里訪某於白石山某本
彊人何足以裨先生則有口誚心服奉為吾道司南而
已夫以先生之才學識兼長即留之天祿石渠豈不甚
稱而屢困經生言使識者有櫪駒菽鳳之嘆然先生本
五十尚壯年也古有公孫弘陳仝甫近有焦漪翁而又
何憂於蔡先生先生姑堅忍以畢場屋之伎倆逢年適
時志敵意得得以為我所欲為此亦司馬題橋馬周濯
足之秋也而請無事游即游鮮所遇即遇鮮有能盡先
生之奇者自來好人不容出頭好事不容到頭即通來
上卿巨衮皆然容白衣之山人黃衫之豪士握麈揮扇
于蓮花幕下乎已矣王公之不下士久矣弟以此不敢
結客亦不敢荐客客至者濁酒枯魚少傾彼我而後別
閉門閉戶入密入深盎五十知命便已負鍤穿坎為容
棺之墟而況頭童齒豁飾巾待盡其無意於人間世可
知也昨適吐瀉暫憩鄉居失迓台駕俟少健當專詣以
快千秋談正史序扇頭詩奉正

答浙江撫臺張華東

天下太平矣偶向孤山麓墜驢一笑即杭嚴公不使聞之況敢以賤姓名唐突蓮花幕下乎明公樓船出汎文武將吏鞹矢櫜鞬迎於道左者如堵墻顧獨風聞野叟出游特遣從者捧書幣渡江而來氣象從容此亦綸巾羽扇之一班也感激感服

答金公

張余老歸具詢台履如意欣慰異常昔盧生夢覺邯鄲旦詺然得道況明公褫秩償金幾入刀俎𡆥鏤間召還故吾寬鬼王人不死何快如之要非十分金剛堅忍力不至此劉元城駒睡如雷徐有功殺之三宥之三而神色不變古來艱險百折中勘破無限假英雄亦鍛鍊出一二眞鐵漢今復見之于明公矣項　堯舜當陽雪謗理獄者牘滿闕下明公以事關僚友不願爲智囊願爲括囊抑何其深長而有餘味也老坡云憂患雖已過更宜愼口以安晚節此百尺竿頭語亦紅爐點雪語且恐字之外不別有逍遥游乎明公姑置長源伊川兩先生相與尋希夷于墜驟坡上拊手大笑歌舞天下太平樂不樂也

答陳五鉉觀察

曩承遠訪不衫不履似狷似狂曼然出于談咲聲氣之表自後間隔無緣通數行書念之耿耿適承使者捧札入山分我氷俸不意王公布衣交尚存一線于天壤感嘆久之細閱宦蹟如砌晒場甦貧役恤車戶運凍粮修城葺署挖漕建橋皆節省中利濟精細中強直而摠之孫裁華公費陋規始清人之所不能清然後能任人之所不能任窮搜鼠穴力抗貂璫皆此故也乃知在職言職在職盡職儘有無限衛軍國積功德處舍是不圖而紛紛于門戶時局之間墨守輸攻掉弄不已此連環鎖鴛鴦劫也其亦未聞陳先生之爲戶曹郎乎西湖足了公事下車之初決不敢首謁故人爲四方游客嚆矢匹夫鏗鏗張方伯王杭嚴可質也

答王公

自來國家全副財力悉用之于遼東士大夫全副精神又悉用之于門戶今虜困雲中塘報隔絕賴有浩　堯舜在上決無大虞因此告棘一番使　皇上留心邊事

如世宗而少年浮氣者不至修口倡爲恢復之議借外憂以銷內憂未必非聖明之福耳調停二字豈能禍宋止謂其夾雜用人故也而不知其妙在於停停久則羹清羹清然後可以增減五味若一羹而衆手爲政是名爲攪不名爲調今願諸公停不願諸公攪台臺聞此想當噴飯一笑也

答徐公玄扈

明公清眞與傅翁集大慮雖在衡門負公輔之望久矣年來借此繙書正恐捉鼻不免耳陸文定九十外常患頭暈氣有餘即是火此壽徵非病也某槁林澤間非耕耘破硯則洗發頑山一生與石有緣此外惟杜五郎行境不足爲巨公道也春來風雨花事支離即令坦尚未着屐奉訪俟少晴斫筍鱠魚邀作茆堂夜話不令日日啜虀蕭寺也

答郭章發父母

承惠報書惓惓垂意山澤此王公大人未始有也山居覆閱論語竊味危行言遜四字言既遜矣行豈危哉意者臨深履薄之危即是安身立命之着此解然乎唐元

鍒家貧力學有斷虀畫粥餘風文采雋麗偶落遺珠素感國士之知并援并州子弟之誼不覺飛鳥投懷惟台臺憐而植之片言吹噓便生羽毛矣

與青浦鄭公

霖雨連綿饑民愁歎目前惟合圩大朋車尚可車戽然非奉鈞牌則衆心不一衆力不齊若得佃戶出力田主出錢台臺親標硃筆嚴督低鄉或不時小舟躬臨勸諭雖大潦不至甚災此急則治標之說也華上窪下之田割分青浦受病又深明公長圩化短大圩化小告示不啻三令五申而無奈蠢蠢之民因循徼倖至此嗟何及矣租米錢粮日難一日所恃明公拯溺甚于杞人之憂天耳

答王修微

空山中自修道人飛至便成洞府何必處處鸞鶴山山蕙蘭乃稱世外也別時黯慘使人不能返視黃蘆白葦孤鴈嚴霜峭帆之下幸爾無恙昨夢秋月如規游氣散盡曉謂侍兒曰此夢可祥已得手書追呼二三韻士觀之驚嘆其奇絕天女散花今見其人矣梅花爛熳度在

二月初旬能舞棹諸此請諾否先期一報煑雪相待衡
門之下也

答南京張可大

自吳閶望見麾葢此后僅于翰墨尺牘間相通氣葢風調不啻延津雙劍也明公屢握重鎭槖中貧薄與寒書生等只此廉將軍正可當一面風百曹而明公絕無筴風櫪駒之嘆其識卓矣思昔戚元敬猶與王汪兩司馬唱和武略文謨至今鏗耀人耳目明公獨吟獨賞而第章又不能荷衣蕙帶坐蓮花幕中相與麈尾論難此亦

吾兩人小恨事也

答東里

明公前后兩牘侃侃數百言眞活命丹造國手也以濟洎寧靜之人品出之以正直忠厚之奏章有識者讀之使人不得不服其眼力識力膽力筆力此皆一無所爲而爲豈望今日要典哉中行本于獨復戰勝不願求肥自古哲人往往自正人中搬轉出來其惟明公乎甲子朝事始芽劉芳老貽書見詢弟應之曰諸君子宜靜不宜動宜后不宜先宜憂不宜喜荏苒三年不幸小驗明

公有感于熙豐元祐之兩不合者此亦可以定出處之權度矣龍惟潛故神鳳惟不下故威與其出受時流之推轂無寧退守至人之括囊行且止觀變相時明公試以爲可不可也六月廿六日夏繩老一病遂亡細檢遺槖卽寒衣折絮什之質庫中貧不能殮殮不能葬卽兩親尚在淺土可憐哉

答丁宗伯

老公祖再訪空山眞如壽星過度不當作尋常看過也至人辭榮如脫屣鬼神所知但恐地震火災之后擧朝

驚此疏卽上未必遂得請子路救人辭金夫子嘆曰后世不復有救人者矣當事者得無以此見格乎

答謝象三使君

明公巍科高第乃不願爲木天貴人又不願爲衡文使者着無爭之棋乘獨後之馬神識何恬而地位又何卓也道路有口咢鎦有耳銓諫一路定當虛席以待明公大丈夫豈論目前之小屈伸乎今天下無地不難無官不難獨明公慨乃練川綽有餘地調劇之報譬之兒方乳而奪之母老稚噭噭攀留無計可念也近者部文加

賦一事彌嘗考之僞牒從平米上加則所出少從田上每歲加則所出多乞明公酌定請之道院倘得允從其亦救民水火之一策乎非止爲練川德政碑地也

答劉公方瀛

明公望隱韓范心同園綺味老氏之止足援哲人之知幾未嘗一日而忘神武門也使大兄策名賢書明公或可斟酌進止但張翰有云吳天下之望者求退良難正恐未容辭臥耳弟在山日簡道書不欲通姓氏于蓮花幕中忽承遠箋情益親而貺益重未省老夷門報恩在

何時何地也別諭小照願言藉手擬筆百餘言不獨使明公掀髯捧腹卽後世讀之者如再見雲臺烟閣間人物豈不快耶

與王公還濂

去冬大雪中飲胡頭今復披裘擁爐矣歲叙一遷獨開新天子神明異常事事親自裁決吾曹一片青山居然無恙尚可作擊壤老翁若明公文章建白播在朝聽旦晚陽環以襄出否開泰之新政含豪杰將誰往哉楚中譚友夏發解士林皆爲額手獨鍾先生全集未行人間不識可搜刻殘斷以代伯道兒否秦碑甚多强半作武后塔材曾見姜輔奏疏言之可嘆乞法眼擇其尤者惠寄數番眞草堂一段吉光錦也

答青浦鄭公

某草木餘齡仰承垂記特賜贈言一字一明月珠也何以報之楊斗樞一疏奉旨平和或聖明留此獨奮雷霆之斷亦未可知敷政優優當是佳兆譬如立春矣而猶有餘寒立秋矣而猶有餘熱造化且然而况朝事乎向來尊柬不敢當文舉之年若出山奉送則類遠公之

過虎谿橋矣

答鄭公瞻石

朝天之車日近一日新報亦日近一日此行眞讀活通鑑也得教快甚但獨斷出之聖天子安靜聽之諸君子則華山老人便可大笑墜驢矣

答李思然分司

聖明之主輔之以相濁亂之後救之以淸如明公之清非小廉曲謹者可雁行也鄒滕定變而不暴其功鹽局脂膏而不染其膩進無倨色退無怨言名實俱乎心跡

雙潔世眼憒憒或咲以爲愚或嘲以爲矯而明公若節彌甘卽妻子童僕皆有安貧樂道之色此當于古名臣中求之豈淺夫俗士可得而涯涘哉分宜墨江陵橫猶有請劒牽裾者項權璫虐燄薰天網羅匝地頌功德建生祠幾同左衽頹 聖主中興一洗乾坤日月屢奉聖諭惓惓以起用褒恤爲先務今冬春隔歲而會議杳然其何辭以答 聖明以慰天下之望時事如此良可慨然則台臺困頓鹽車之中沉滯積薪之下又無足怪矣

答李大生

弟正七十矣方以虚生爲慚勞生爲苦今幸 聖天子乘乾開泰權璫伏法皆出人鮓甕鬼門關而授之義黃世界太史公謂漢文之世黎民新出湯火老人嬉游市中如小兒狀某得無類是乎山中莳竹移花泥土撲面而使者賫杖頭渡江來急展壽言讀之清與蕭散生動飛揚直是龎德公徐洪客可與語此弟何人何福而能消之惟傳播交游藏示子姓如天上赤文綠字而已
皇上好讀史事事臨摹古人卜相金甌機老首膺特簡
聞命之日遠近馳賀者收書不收禮清之一字允合
帝心明公有道有見度與此老必多函蓋之合蓋潔品正相類耳辟彊兄詩文中眞滚地獅猊弟已怖而腦裂尊撰西子書定天下奇作少伯有知且當結舌弟豈敢望作秦吉了乎

與張嵝衡侍御

竊聞君臣一線精神全恃章奏向來太冗長非所以愛吾君也太穢褻非所以敬吾君也部覆駁延詔書挂壁非所以畏吾君也須奉旨奏疏限千字題覆限十日似已爲 聖明冷眼覷破矣能以日清月朗之手寓于風行雷厲之中獨明公一人耳友人葛一龍其詩品人品某之師非某之友也謹以其集呈覽此兄家甚貧自負甚不淺倘以幷州部民而與進之服闋補官得就五斗不至同侏儒爭長安飢飽此明公之厚造于文人者也後房蘭玉必且叢生幸明公便示以慰老稚之望

答王道觀使君

某七十老矣日向蝸殻燕窠中洗破硯擦殘編佃文自活遠視松江漁父大有愧色台臺何所取而辱存之授以琅函氷俸獎飾不可當回環再三几欲穴地而入矣

明公經術人品冠冕士林豈特省元第一不置之芸閣
蓬山而置之斗大邑然積功累行許旌陽何人也異日
朝拜官而夕奏疏趙清獻又何人也項　聖天子當陽
并時召對初欲廓清羣穢繼欲整刷積弛直將付部覆
付會議不痛不癢之世界用倒倉法一番明公忠孝塡
胸得無聞而色動乎借筯畫笏度兩三年彈指間耳狂
風怒號濱江海而處者漂没無筭此天變非人事也獨
崑山焚抄更烈此舉出於君則正出于民則邪出于朝
廷則治出于郷邦則亂乎不可使滑膽不可使大漸不

可使長亦主張世道者之隱憂也明公以爲然否

答畢白陽司空

往承垂念山澤故人遠寄奏議氷俸即欲修謝以展感
激之誠會中外告密雖有魚雁不敢逗入網中項皇上
以堯舜之聖明兼漢宣之綜核特簡天下第一端人爲
衆正倡海内欣欣更生矣兵餉告殫災傷疊見鼓噪則
用法難賑貸則用恩難緩之則邊鄙之枵腹而號難追
之則郡縣之洗手而炊難所恃吾君吾相無豐亨豫大
之侈心有愛養樽節之寔意台臺雖爲手足關情皇上
決不舍股肱腹心而別有他屬也忠孝塡膺精神滿腹
樞衡重任虛席以待明公豈久煩于簿書錢穀間乎南
郵煩便幸慰好音

答沈雲升侍御

往聰繡朝天不及出山一送兩承翰惠何其惓惓于山
澤故人也强弱多寡之諭極切中府疑機項邊報甚急
聞者張皇弟謂　堯舜在上决保無虞此賊孤軍深入
粮草不敷水土不服地利不諳步步皆兵家所忌若堂
堂　天朝援兵則有增無減發餉則有速無遲聲勢日

益張膽力日益壯自然操必勝長勝之局但不可輕敵
輕戰一味列火炮以待之掘暗塹以陷之設水草以誘
之款撫酋以離之結朶顏二衛以疑之賊其能久盤踞
于内地乎入援之兵須要紀律分明何以使之不逃不
搶守城之兵須要調御有方何以使之不擾不譁男女
號哭何以使之入貨物擁軋何以使之進奸細何以盤
詰漕船何以護持專備薊州通州何以使山海無疎虞
專　旨調將調兵何以使各邊無單弱宜先請　皇上
特發　勑諭曉示中外而諸公相與盡心盡力而籌畫

之即有跳梁不足乎矣多難興邦殷憂啓聖自此警
策一番比之數番召對更覺得力抖擻門戶之空言講
求富强之寔用未必非天之所以祚聖明也第所謂决
保無虞者此也明公以爲然乞聞之機翁相公何如

答湖州沈公

明公經綸滿腹特召樞府以紓 聖天子東顧之憂此
行非尋常功成上賞使令郎髫髻而拜金紫之榮方許
入山談道當炊黍於邯鄲枕邊奉待也目今催督漕粮
急於星火而曾無一言及於護粮者護粮莫如仍設淮

上摠兵此 成祖舊制非比新添一萬漕船每船漕卒
十人便有十萬現成兵矣漕卒自帶行粮便有十萬現
成粮矣晝櫂旌旗夜懸燈火兵將相習金鼓相聞皆倚
淮摠爲扼要呼吸之樞機因轉漕而兼練兵一利也軍
聲遠震使北虜莫敢南侵焚劫二利也既防飢民又防
他寇三利也彈壓南北線索俱通四利也猝有不幸緩
急可應五利也 先朝董以名將集以重師又制龍袍
船置進鮮船歲歲月月驛絡往來不絕就中皆有深意
吾曹亦未敢深言耳此事須南北司馬司農及南北巡

撫淮撫默默商量復還舊制不動聲色而措中原
于太山之安今日專恃明公主持提衡其間報君衛國
無急于此矣其微細委曲乞於過淮之時暫停三四日
細細咨詢而斟酌之勝於募驍勇筭加餉儲火藥尤萬
萬也况十萬漕卒之中元有豪傑元備火器步步皆可
練爲精鋭火人皆可仗爲指臂之相使明公乞與同志
謀之即 召對入言于 明主而無諱又何疑矣草莽
之言惶悚惶悚謹陳一得之愚并謝台貺之辱據案手
書仰惟台宥

答張石霖公祖

臺下解郡後善人君子不勝去後之思茲且謀所爲俎
豆不朽者蓋去莠正以養苗剪棘正以護蘭其肅括人
所見消弭人所不見而久則始覺有餘味有陰功耳吳
人好訛好亂一見於無錫再見於常熟三見於蘇州當
事者調停百端始正三尺目前急則治標惟孔明張乖
崖治蜀之法厥疾用瘳此有識盻盻于明公之節鉞東
南也至于心事洞達所謂奴隸亦知其清明大廉大俠
有交情有公道又不待言矣某七十得孫萬事已足此

外一味閉門杜口以希却病扶老之術思老近得彭仙翁朝昏聚膝頗覺聞所未聞夏彝仲試其服氣之言靈發異常此翁玄學如海眞不能望洋而窺矣明公籌邊髮白報國心丹鍊金鍾玉而外更當思攝生一着若天賜重來此翁猶是雲間寓公正可握塵相對企予望之豈勝翹首

答張上馬毅仲

某衰病下劣日與農師漁丈人爲羣不敢齒及風雅二字即小有撰述如沈夢溪云退處山澤更絕過從所與談者惟筆硯而已不意明公好奇太過札既先施屬以糠粃之導神交知已宇宙寥寥謹撰數言以候斤削明公主盟文苑吳兒幅輳龍門不異衆魚之曝鱗點額某老怯道路近結茅帶菴蒔蒔蔬種修竹遠望軒後寒山如在肘下又以飲水俸錢多市村醪從黃肥紫壯中細嚼寥吟好詩頗覺受用太奢恨不得明公過此共享黑甜白醉之樂也

答鎮江賀太尊

久欲躬擬候謝是以傳稿更易三四不得如意葢專言冬官非事非傳體若尋常描寫則此事節省最多蒙譏最枉台臺抗章追辨始復原官其孝思又最苦若欲慷慨發揮一番則時局頗礙措詞更難爲此屢執筆而攢眉者久之聞長公夙疾俱瘳欣慰欣慰即彭仙翁亦云若能自醫自病豈必問藥師醫王哉陶隱居云寧爲才鬼勝作頑仙故以名其廬要之處此世界不論朝野是非不涉人倫臧否一味以老頑應之安知非法但恐頑不透耳

答錢兵尊

承台諭東南華其外而枯其中管仲所謂衰世若有餘非有餘也嗜慾多而民心躁今民力凋敝不敢躁不能躁病在士大夫好廣田宅豪者封釘扛擡庸者因循苟且絕不肯講求賦役爲桑梓計爲子孫計耳明公謂錢糧窟穴多因頭緒多頭緒多因經賦之不定也若定經賦先查原額後查增額又查增後之減額歷歷分明如指諸掌部文涸微可以爭執奸胥飛灑可以搜求此賦法也錢糧止五字曰催得好曰收得好曰解得好曰放得好曰存留得好而又于五項之中分官戶分民戶分

荒區分熟區分完分欠分新分舊分緩分急而要領盡在是矣此役法也愚嘗謂縉紳講道學不如實實講賦役當道清詞訟不如細細清賦役真裕國愛民江南財藪之第一義也近敝鄉臺省上賦煩役重之疏錢相公二書徐撫臺聶侍御二敍三大役及義田冊俱奉台覽大抵嘉湖事例無不役之田無不田之役小民朋里排則可朋布解非運收兌大役則不可官冊優免外當大役則可當里排則不可何也官冊而當里排付之子弟則紈袴付之童僕則侵逃此均田均甲之議錢相公所不喜傳會也顧氏義田四萬乃華亭獨有違餉乃天下所同議者欲移田抵餉貼賦而不貼役此顧氏所不肯捐役人所不肯讓而亦郡縣所不能從也三縣最苦者布解糙糧之收兌白粮之非運八萬之收銀今鄭父母處置得宜大約化有爲無化重爲輕擇圍戶圓戶而編里排則催辦易散客冊故宦冊而編新役則疊困甦諸如此類華倡之而上青倣之民其更生乎其他如水利則修圩岸開吳淞而水旱無虞矣禁賭博禁鹽販禁捕快之養盜而內盜衰減矣禁沿海富家之通寇而外寇衰減矣兵粮如期派付官弁何有鼓噪之患錢粮當堂散給役人何有扣除之例布解以銀足爲主非運收兌以米足爲主不容搶收賖串不容包攬并兌何有遲滯艱阻之虞今郡縣砥礪同心鄉城鼓舞悅服而又幸清通簡要如台臺者彈壓調停于上賦役之頭緒提明則東南之太平可望益天祚吾吳而賜之周文襄也承下問謹攄芻蕘一得之言餘惟仰體清嚴仍前踈遠幸賜台亮

答錢二府

台臺勞冗異常極爲懸念即有種種願請敎者寧踈無親寧冷無熱庶幾得全上下之交耳上海編審之役恩少怨多審一年以應目前之催辦留九年以待後令之主張妥帖無過於此但浙信震隣台駕未免巡海一番以示振刷若喫緊處應以保甲之法行之大戶大戶行之小戶以及樵戶漁戶細編姓名互相覺察若有容留面生可疑輩爲奸細爲向導者擒縛前來審問端的如法重處不許因而生事蔓及無辜以開詐端若官兵置之沿海則寥寥無多置之要害地方則金鼓旗幟火藥

實實虛虛亦可以張軍聲而耀武倘不知散粮果能如期否粮不足果能撥借那移否惟台臺裁之

答錢君復

在三之義擬于君親文中子十五爲人師弟子將相由首不敢靡丱面禮若云以老就師貧就仕自待既輕則上官待之亦不甚重今兄年壯志潔有廉頑起懦之風不惜生平火力陶鑄得二三頂天立地豪傑出來其功寔在督學使大司成上即吾松魏公驥孫公禺寘榜樣也望之望之

答范公

弟山居惟有逋士逸民時相往還每詢台履于渡江來者微得近况東坡云人至中年何事不有西河太愁東門太達惟折衷于兩公之間差足排解若緣此堅臥如昔今何時乎　主聖時清荐牘旁午選曹方欲料理明公以爲衆正之倡但君平棄世仲子灌園故輦上未敢啓齒耳竊嘗嘆　皇上以廉潔望人欲其清也以担當望人欲其任也以公平望人欲其和也而諸君獨清于門戶獨任于門戶獨不和于門戶雖　堯舜奈之何哉

幸而强與弱爭則弱者勝數十人與一人爭則一人勝龍性難馴領珠亦不易得太阿大柄正在　聖人把握中有君如此明公起而應之提出眞是眞非之本心挽回不痛不癢之世界非明公又誰望焉

答昌宗起進士

往聞南宮之報抃而起舞世不乏進士喜宗起豪傑爲進士耳讀萬里吟快哉大王之風胸無留事筆無留行非目前子墨家所能夢見顧僕更有進此者昔耿天臺見勵菴方少司空司空意色不及但問一大行曰孔明襄陽人也而居南陽者何其人不能答方司空曰南陽四方人物所自出之地孔明爲延攬英雄故耳君官大行無爲登山臨水作賦吟詩措過半生所至宜搜訪一二人物以備國家緩急之用天臺聽其言有味稍更端請曰愚生初脫草茅先生何以教我方司空厲聲直視曰誰家進士是胎裏帶來的說初脫草茅便甚麽天臺公此時言下有省自謂一生受用不盡今敢以奉聞吾丈能笑而點首以受他山之石乎

答方旦心公祖

台臺遺愛碑至今樹于五達之衢往來鍾界者輙指爲伯夷顧盼不忍去人寔有心人寔有口焉可扞也焉可誣也某任者堅守匹夫硜硜之義未敢求謁于秀州明州侯駕過吳門或能追隨百里外一展數年心事何意風波突起深山之人了不知台臺去來蹤跡爲拊心頓足者久之及見南中拾疏尤出創聞以世間必不能忍之垢與必不能堪之寃加于絕不能堪之正人君子赤蠅止棘赤舌燒城此詩人有投界之嘆冥司置泥犁之獄非特爲聽讒者設亦正爲巧于造单者設也某每遇海內氣誼人輙爲台臺再三叫屈而鄉衮尤最負不平三代之直即六月之霜也豈待讀台臺之初刻而始信隨夷之非溷哉刻中發李卓吾一段痛快異常此老有知自當吞刀刮腸于九原之下卓老不能傷黃叔度彼譖人何能傷方大夫乎老僧負禪林疏來略題數語第吳人妄費而慳勸之檀施如着靴上壁若何

答吳觀察

美酒速而無味積薪高而先焚功名之間無論挺險走捷者令人泚顏即隨牒平進無災無難以至公卿英雄所不爲也明公僅以外官失儀而得嚴譴此虎脇張吻磨牙之發題耳若使此逆猶生網羅彌天坑穽匝地豈容明公瘦行硬坐于空山之中喫一頓安閒茶飯乎非人鮓甕則鬼門關矣今幸而不死非從容著書則慷慨論列天下事此天留馬周以待唐文皇特未逢　皇上召對耳夫半吞半吐之言語豈能支吾好問好察之聖明而提出透心透膽之辨才乃可挽回不痛不癢之世界吳先生真其人哉宰相守令一編真當今內外第一藥石漢名二千石皆拜丞相宋丞相出守如寇萊公之知大名杜正獻之知乾州夫入不練習朝事出不練習民事而責以理盤錯備顧問是臨病覓方臨方購藥也亘古今無是理也刻完幸多寄數函以貽同志弟今年正七十二矣盼望知已報効何時第聞之東坡云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敢以此爲中丞節鉞之助

答方太尊修郡志

儒引山澤之分硜硜不入公庭者二十餘年矣伏承太公祖五馬臨門雙魚折柬惓惓以郡乘俯詢鄙儒此布

衣累世而不獲一遇者也。敢不吐誠以復明問。松志自顧文僖修後如徐文貞陸文定之上公篤老卿躊四顧謙讓未遑非直待時正欲待名世大有力人主張于其上耳。今台臺慨然以斯文廢興名教是非爲已任若使士大夫仰體德意黽勉同心豈至日復日歲復歲委百年之禮樂于草莽乎哉上海志成于王屋張公張公三十年以後易續也青浦志成于洪洲王公王公三十年以後易續也獨華亭自正德壬申以迄崇禎戊辰百十有六年矣若爲不朽計請先開局於華亭而後始及於

上青蕃青浦之父母初來上海之父母未至獨鄭侯下車已久慨慨乎綽有餘才筆挾風霜令奔雷電鄭侯不修而欲望華志之創修無日矣華志不修而欲望上青之並修又無日矣志書中分門別類之外又有倭變之戰守吳淞之開濬青浦之分割顧氏之義田辛酉戊子戊申之大災荒皆關繫華亭不小或取諸案牘或取諸碑板或取諸條載郡檄之邑邑檄之民間文移不勝其往復歲月不覺其耽延第諸君子袖手閣筆以待而已故責成于邑一便也顧文僖以大宗伯秉筆其引用諸

書僅五十七種而止今寠生寒士所藏几何購書則費於五技借書則拒以四痴若邑大夫宛轉訪求即零星故實尚可立致故責成于邑一便也華本附郭若博士若鄉先生以及孝廉茂才鄭侯皆已耳而目之矣孰宜土田賦役孰宜水利兵防孰宜山水鹽屯孰宜壇壝寺觀孰宜庠序藝文孰宜研勘人物妍媸良楛人鏡皎然故責成于邑固一便也供饌筆札抄寫梨棗勢不得獨資郡費故責成于邑又一便也志未就台臺催督之親臨之不特亟問亟餽慰勞之志已就台臺與同寅諸公

再加損益之潤飾之而尤嚴于鄉賢名宦二項遠則走牘于輦轂近則採訪于鄉邦發单之下親註可否衆論同者登異者汰在諸君既無私毀私譽之謗在當事亦無知我罪我之嫌非惟口協而心服抑且事逸而功倍矣大抵開局邑事也發单邑事也儲圖史備使令邑事也羅名流于幕下邑事也華有成例上青隨而倣焉三邑分酋台臺則大總裁矣職要職詳後手先手朞年之內不將通觀厥成乎識者又謂合郡之重典當博謀合郡之縉紳合郡之縉紳當公舉合郡之文學非某區區

一人所得而私相推轂者也某七旬有二老而善忘矣某之少也尚不如人況兩目花生四支木殭豈堪旅進旅退于衣冠之後半作半輟于筆研之間乎仰祈太公祖垂憫衰殘置之局外不爲而爲無用而用一得之葛莠未必不少助百年之桑梓也酬知報恩訖于此矣

荅何無咎先生

往甲午過訪娓娓皆吉德長者之言詩文固蔕深根又具有力大人之相不必問姑布子卿望而知其身名俱泰非浮游猥薄兒所能夢見也恨老矣無能走掃先生

之門忽勤手教反覆讀之宛然王微蕭大圜牘也飲酒十首宛然陶處士白居士詩也坐客見之抄寫贊揚几于頳禿弟卽裝爲一長卷從長松修竹間朗讀一過病以之代藥石寂寞以之代鼓吹北窗高枕時以之代顏氏瓢曾點瑟子孫寶之以代紀之甗鄭之璜無施而非無咎先生之鬚眉面目也汲古堂出自手選大言小言毫髮無遺憾極欲發皇一番以報知己會有修郡志之役當事督促瘧痢繼之不得不草草成篇幷昭文公壽文寄上正如逡巡酒頃刻花出于籃縷風道人則可若

置之鳴玉履珎諸君子之前皆訕呵嘲罵笑其草野不擠而出之門戟以外幸矣山水老筆紛披奇峰突兀荆關以後罕見其儔董思翁咄咄駭爲勁敵伯生欽之輩久赴玉樓之召伯達右肢不仁食酒如故長白未曾舉雄山居被盜今半存者隱囊酒槍類耳弟長男在城次男在村僅一孫六歲但解持竿逐鳥雀明歲受書今句讀猶未上口也總之天際眞人山中宰相覺無咎先生獨得其全造物豈有私哉葢亦有耳鳴之德焉小物獻芹不勝神往

寄張公

台臺節鉞之望震于朝野企予望之以撐東南半壁不謂宅憂假息六月當此時不學仙翁鬪奕亦不學樵子爛柯杞嫠之感付之山水清音眞天際眞人山中宰相也道路修阻未能磨鏡東𨷂請拜几筵特附香帛遡風而悴之

荅馮君爾赤

從來志銘有生平不識一面而揣摩點綴畢竟形神不相親弟屬先公小友之末重以行狀行實排纂精詳阜

然良史故得藉手報命而未能重開生面則鼠技有限故也董思老延彭仙翁至此一月餘灼然如鮮華最少年語次先公纏綿不去口非久削跡深山野客青鞋不踏人間塵矣

荅馮君次牧

尊公傳我生兄敦迫久已屬草即轉示同志大叫快絕非特爲豪士解嘲即置之曲部中亦是一段方便佳話不至如蜀時酒禁也朔日風饕雨虐大地震動草木偃村爐仆天益堂左右無恙乎弟當爾時惟有堅坐齁睡

餓且天晶日明湛然高華之氣自在大約妙在一忍故耳弟每欲刻孝經徧行坊間學究句讀必此始而以六朝來孝經果報附於後勝蒙養重牲多矣幸吾文亟成之虞卿林衣集敘幸附不朽當今少年之論太尖薄老輩之論太苛嚴至虞卿無間矣吾丈題詞一似始皇走石鞭驅山峰弟且望而色怖非衰朽所能置一詞也

答王貞美

萊州被圍膠州貧弱空城逃出將誰與守弟日夜爲兄懸念即令郎未曾一面苦無暇入山也忽接手教眞類烽火家書而且種種惠及老人萬死一生之餘壁暇如此其必能辨賊可知以張許之精忠而兼劉穆之韋孝寬之才調若使當事虛心聽兄實心用兄東省豈足平哉今重圍已久而欲就招撫下策孫俞二中丞已誤豈堪再誤　皇上之決不肯撫如奴酋決不容欵一也誰敢擔當誰敢出頭先倡此議益借撫以待援兵之四集則可而專靠撫以爲定亂之奇謀決不可且調援亦何容易乎猾者遲回不前悍者喧囂求餉輕則脫巾重則露刃徒費糧餉徒費調停吾兄請撤營兵川兵一味以

糾集土著之義勇爲主進可戰退可守人自爲戰家自爲守此不易之上着也擒叛兵擒劇盜或間或伏或設招募之法使之自投網羅既除腹心之疾又剪肘腋之奸此不測之神算也但詳味東省造禍之端初則多募遼兵而不知訓練既則欲遣散遼兵而不知駕馭又其後假稱有部文有道牌并欲搜逐數年來安心樂業之遼民而公行劫掠奸淫之計此風一聞遍之叛遍之逃遍之通謀遍之入夥而況文移之批語動曰遼賊遼賊動曰遼黨遼黨則無賴之奸徒誰不乘機煽詐無知之

小人誰不到處動搖訛上傳訛亂復增亂東省何時而
定乎竊謂遼兵遼民宜分開兩項遼兵聽之廟議而遼
民可設法就撫也亂首脅從亦宜分開兩項亂首聽之
廟議而脅從亦可設法就撫也脅從赦宥則亂首之勢
自孤遼民安插則遼兵招亡誘叛之勢亦孤安危大局
計無出于此者乞吾兄告之當道并告之京輦諸公何
如若一味苟且以就招安養癰之策叛服在其手中征
罰不出朝廷唐宋元末季之流禍可為寒心古有詩云
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豈有堂堂天朝坐

覩其劫獄劫庫殺官殺吏殺百姓而出一撫字愚盜賊
并以自愚哉羣龍滿朝必有以處此矣適久旱得雨雨
窻草草奉荅莫知所云亮之

荅江中立

弟今年政七十有三矣頭童齒豁不敢出籬落十步外
至于筆硯之役幾於搏虎逐兎尤非老子所堪業謝絕
久矣捧讀著作十種可以督世可以救世可以玩世可
以出世可以傳世不意桑榆晚照忽覩雲霞麗天轉示
坐客門生咄咄吁駭嘆未曾有昔者麗士元弱冠走二

千里往見司馬德操惜哉弟非其時也無緣緊絆芒鞋
叩清來子洞門而請焉惟籍手韻言小叙請正以代懷
中一瓣香耳徐使君勁節稜稜內精明而外柔順羽翼
上下多所補益若置之言路卓然稱殿虎人能決不至
有　君無臣有　召無對也叙稿近若瘖瘂多訛多落
更勅善書者為弟藏拙何如

荅米友石

東坡云有人經患難死中得活抵三十年修行此言良
有味明公寔允蹈之讀尊撰正宮調正可付紫綃黃衫

歌之噴人間無限醉夢兒共証阿羅漢果追鋒雖且曉
自天而下不妨借樂府說法也竊聞華卦後繼之以震
震卦後繼之以艮艮者止也今　聖主乘乾清時開泰
以停為調以艮處震而天下永永太平矣其侯明公乎
眉生詩畫如天女散花手黃姑織錦機冉冉從七夕入
山來大是奇特但弟草衣蕙帶無能為輕重而思翁以
老謝以暑辭永明師所謂木人見花鳥也一咲一咲

荅馮次牧

我生至讀試卷鳳窠內無凡鳥天孫織錦機無人間刀

尺令於公家父子亦然錢仲舉詩文筆頭有眼舌頭有膽跌宕橫溢旁無人上下無九天九地不謂遽作騎箕之遊然亦足以傳矣獨羅高君富有日新未及讀其遺稿此君不死則吾丈後死者之責望之望之天益堂以次牧勝不以鄒嘉賓十萬貲勝大抵山人無以遊名山君無以圖名惟不移不履不置混沌鬚眉既能免俗又復節費吾丈恨未入茗帚菴中方知眉道人一似三家村十字港漁庄樵舍也偃松支離高臥空谷請題臥龍何如梅花如霞適與故人觴咏其間我生索報良苦奢

弇數言來惠已係酒家矣修微壙生而心活次牧乃更欲使置疑冢於山陰道上乎一笑

答秦虞卿

今海內能言之流朝宗吳楚至于肅肅雝雝有典有則要當屬之甬東諸君子如秦先生者尤王良造父之御師也弟鄙儒也小兒爲䰟神兵爲蚕海內如斯甚衆豈能與先生法坪倉雅齊駈並駕乎哉至以猶龍氏見推不覺泚顙司命君云爲道者常淵淡以獨處栖神以遊閒令弟非緇非素非俏非狂耳目廣用聲氣雜役肉人

居山學道了無交涉飲牛高士視雖老翁望望然吐而去之吾先生乃尚以爲可教乎弟當此橫流之世下簾讀易以代淵氷則先生之發覆與靈真高秀等也

答紹興太守許方谷

張爾含使者風饕雪虐時入山授以瑶篇重之氷俸種種皆可辟寒已與二三友人展讀于梅花晴雪之下又香又艷又清又綺不覺躍入許使君氷壺中快爽不可言喻讀竟題數行作叙蒼蒼莽莽恐季重王使君見之笑其才盡耳

白石樵真稿尺牘卷四

上王荆石相公啟

三朝大老、一代名卿、以身關元化之盛衰。舉足係當時之輕重。徵書十道、帝懷黃髮之舊臣、御命九重、人倚素絲之碩望、東山太傅、豈容雙屐久棲、洛社耆英、共喜中原再相。況乎白羽赤羽、烽煙雷動于邊陲、兼以千艘萬艘、旗鼓雲連于遼海、正主上旰食宵衣之會、乃忠良輸籌運策之秋、而何屢謝恩綸、益堅高卧、皇華北指、遥看殿上鳴珂、絲鷁南還、忽轉天邊飛舄、匡時之胆自赤、寧從温嶠之絶裾、去國之心如丹、詎似毛公之捧檄。泥宣微服而過、猶謂遲遲吾行、關吏荷殳以迎、無由數數而見。雖鹿麋性野、踈曠之罪難逃、而犬馬疾多、踟蹰之情可念。敢馳尺牘、聊布寸忱、伏冀與時偕行、爲國强起、轉旋宇宙、飲頹世以醇風、吐納星辰、立擎天之孤柱、毋徒蒼生望觖、頓令赤帳塵銷、某不勝翹企之至、

答周撫臺啟

恭惟台臺一朝王佐、百代詞臣、曰清曰慎曰勤。與周文襄撫延相爲表裏、立言立功立德、似范文正父子無愧頡頏。表章先哲之遺文、實出藝林之勝事。特奉嚴命草勒數行、自慚鼠技之易窮、何意虫雕而見賞、錫以飲冰之俸、懷之空谷之音、鏡不藏形、豈南州之敢擬、雲如出岫、恐北山之見嘲。幸寬瞻衮之期、終有摳衣之日。謹恭謝以聞

答耿邑侯啓

名山祀名賢正二三子晧日中天之會正人講正學尤五百里德星會聚之時喜鳳凰之來儀恨狗馬之有疾。未趨函丈敢布尺箋恭惟氣養浩然政推卓爾恩威並著游刃而發新硎文武兼長遇錯而別利器秦圖夏鼎光燭神姦周詰商盤文圍古色著易發一點先天之秘掃索絕四知暮夜之金。有美種花一進公門之桃李。藻言采藻獨修賢者之蘋蘩。拓子游故祠倡學道雅會。横經主席皆當代之評友評臣。環堵觀風絕方外之異聞異見。一變至道琴川其真武城乎。三年有成東南亦[illegible]洙泗矣其幼學雕蟲長斯畫虎漱流枕石投閒山水之間入室升堂未窺廊廡之末何圖過聽懷之好音假不負笈以從竟以採薪而止水窮衣帶月落屋梁仁人之言藹如未遑傾耳君子之交淡若願結同心。

答沈思孝司馬啓

閉門高臥。客不得前。側席幽人。禮何虛左。清樽無度。良夜未央。偶愜素交。因談往事。投荒萬里。率先君子六千。嬰守孤城。控制關河百二。挺身堅白。項領方強。纍血玄黃。[illegible]圍非瘦。語兼涕笑。意極慷慨。蹉嗷節而老境彌長。薑調羹而辣性故在。松標高韻。深藏犯臘之姿。雪釀新寒。不上憂時之鬢。醉深挾纊。感入纏綿。敬答短箋。莫酬明德。

謝沈蛟門相公啓 代

雄文華國。敏識懸河。左象右爻。探伏羲先天之畫。織經組史。燃太乙午夜之藜。夢吐筆花。泛清瀾而蛾江無色。名垂汗竹。標直節而雪竇爭奇。與世作程。蔡禁久知于視草。自天降任。鳴悃仰賴于運籌。兒童慶司馬重來。大人蹐飛龍。利見棘圍執法。在當時已推百鍊之鋼。槐鼎調元。至今日更藉千鈞之力。恩覃三世。戴若二天。伏念先君者、樞廷叅秩、秘掖移榮、繼正席于奉常、仍綜符于縮壘、墓頭之木漸拱。雖鶴表之難攀。薤上之露未晞。尚龍章之有待。陳情一疏。錫祭重泉。既因子以及親。復因父以及母。明王錫類。敝帷弘埋馬之思。賢相推心。爰屋轉及烏之愛。陰臺不夜。宿草長春。鄉父老扶杖以觀。潛焉出涕。宗子姓捧綸至止。載錫之光。謹稽首以佈哀。爰焚香而裁愫。

晚香堂集十卷

〔明〕陳繼儒撰

明崇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晩香堂集目次

卷之四

記

卷之五

記

卷之六

壽言

卷之七

壽言

卷之八

祭文

卷之九

傳

卷之十

題跋

目次畢

晥香堂集卷之一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序

詩經註疏大全序

甚矣讀詩之難也余之疑於詩者多矣詩三千仲尼刪之得五百五篇今存者僅三百五篇耳其逸詩之重複而不可施於禮義者抑何多也一疑也三百刪而秦火繼之又重以項羽咸陽之三月而博士之藏書悉燼矣三百篇詎獨無恙即無恙而錯簡散帙能如仲尼之舊否又一疑也鄭玄受毛詩於馬融融作傳鄭作箋毛公之學孤行而齊魯韓都廢三人言則從其二一毛公安從乎又一疑也鄭衛漫矣老儒莊士泚筆洗口而讀不欲竟仲尼登之簡編夫乃非放鄭之旨歟又一疑也說者曰鄭衛諸詩聖人留之以著禍亂之所自始然春秋列國獻酬酺酢之間鄭伯有不賦鶉奔乎六卿不賦蔓草乎子太叔不賦褰裳乎子游不賦風雨子旗不賦同車子柳不賦蘀兮乎則似又不得以淫聲目詩也又一疑也雅奏廷頌奏廟風奏房中其否否者風雅之變也

吳季子觀樂而邶鄘衛鄭皆在焉則既比之聲歌矣又一疑也一豳詩也今以為風而康成割一二章為風三四五章與六章之半為雅又割六章之半及七與八章為頌其說蓋祖於周禮之豳雅豳頌而設也一豳詩如此而他可推已又一疑也詩之小序梁昭明指為子夏范蔚宗指為衛宏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則小敘者漢儒之詩而非子夏所傳於仲尼之詩也又一疑也敘雖不出於子夏漢人去古未遠度有所師承而朱紫陽掊擊小敘不遺力又一疑也紫陽子說詩是矣第論易則云五爻必歸之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然乎又一疑也昔者詩之古文皆竹簡漆書科斗鳥跡垂京漢後而篆隸更為正楷點畫小訛厥旨大戾六經皆然微獨詩矣又一疑也詩者五方音聲之文字今且謂一人之舌而約束曩時十五國之韵其齟口者盲師瞽史以里語代之甚則以不韵韵之韵不叶不能揣情情不得不能知人論世況陰陽禮樂草木魚蟲之數乎宜其崎嶇於文墨而附會於訓詁也文墨訓詁多而可解不可解之趣索然矣又一疑也然則詩將終已乎吾友陶逸則

之言曰詩非朱紫陽之詩亦非毛公之詩而古今人之詩也小之杯盎池沼大之江淮河濟人皆曰水在是矣而至人蹈之以爲地魚龍窟之以爲宮則水豈一人所能定哉故以一人言詩不若以衆人言詩至註疏而漢唐具矣大全而宋具矣陶子籤汰繁冗而裒出之小群渙大群合洗發古人眼目於制科文字之外簡者可思精者可傳予讀之而疑去十五凡重經術者所必不廢也不特詩人之解頤而已是爲敘

左氏春秋序

嘗聞之漢儒云孔子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曾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柱下於是春秋成授左丘明故左氏有左傳公羊穀梁受經於子夏有公穀二傳三傳自漢以來遞相掊擊迄無定論伐左氏則有左氏膏肓黨左氏則有左氏釋痾其言互有得失者爲三傳分左右袒者也其有彷周官調人諧讐之義撰春秋七萬餘言者又爲三傳分鼎立者也其后因傳以廢經因疏以廢傳甚則好爲新奇如啖助趙匡者至謂別有左氏而非丘明而左氏幾詘又其后胡安定之傳出吾明取以佐帖括而左氏又大詘雖然夫左氏烏可廢耶余方束髮時好讀左氏春秋考註其全文稍採諸家之箋註而擇公穀之有文者附之夫左氏躬覽載籍凡諸國卿佐家傳幷夢卜縱横家書總爲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大約如夏殷春秋晏呂虞陸之春秋而已未必有意于解經而后人强附之於經未必有意於創史而後人强附之於史不知左氏特以文章妙天下爲秦漢文人之祖文如丘明

而攻者數起則起于公穀專門之子弟以左氏為晚出耳然二家口傳而左氏筆錄非晚也劉向司馬遷之所撰述公穀無聞而左國援引甚多非晚也秦焚以後若滅若絕而孔氏之壁非平之冢猶有存者非晚也左氏所載賦詩者三十一引書據義者三十九論易者十有五視二家獨此最有古意非晚也三代制度名分等[illegible]纖悉委曲歷歷如宗譜家牒非晚也左氏之古文奇字非特劉歆揚雄不能識即公穀能辨之乎非晚也秦[illegible]氏既非晚出則似與春秋之經意較近史例較合況[illegible]章典艷又有特出於秦漢諸儒之上者豈惟文章[illegible]之卜筮董直之斷獄平子洛下之星曆班固范曄之輿地淳于東方之俳諫關壽亭岳武穆之兵法蓋左氏咸具焉嘻可廢耶今天下之春秋廢左而尊胡胡傳既以復讐論聖經而經生復以帖括求胡傳支離破碎去經彌遠則不若反而求諸左氏之文章為可喜也

郭註莊子序

古今文章無首尾者獨莊騷兩家蓋屈原莊周皆哀樂過人者也哀者毗於陰故離騷孤沉而深往樂者毗於陽故南華奔放而飄飛哀樂之極笑啼無端笑啼之極語言無端乃註者定以首尾求之李北海所謂似我者拙學我者死也大抵註書之法妙在隱隱躍躍若明若昧之間如詹尹之卜取意不取象行人之官受命不受辭龍不挂鈎龜不食墨懸解幽微何常之與有而況莊子哉莊子註舊有四十九部五百一十六卷近世老莊翼最稱駢拼而吾友鄒孟陽則謂餘註皆可盡廢獨以郭子玄孤行足矣庚山甫好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稽叔夜云此書詎復須註蓋以不解為解則妙解存乎其中善教兵者殺其士卒之半善註書者亦去其書之半此郭之所以獨標法外妙得莊解也莊生之學後世排斥太過如徐藻妻與妹書且以浮華目之而道家者流更推而附之上真之籍是皆可咲陶都水言周師長桑公子隱抱犢山服北育火丹白日冲舉補太極左編郎唐玄宗遂號為南華真人京師置崇玄館諸州生徒

習老莊文列者謂之四子廕第與國子監同謂之道舉而莊子之稱南華經自此始其后宋徽宗又追封微妙玄通真君儼若帝晦而相莊者夫莊生生不受楚威王相而后乃受宋唐封號甘爲老氏素臣乎顧莊生非仙而文則仙也惜解者非郭子玄華耳子玄爲東海王越太傅主簿當權薰灼素論去之子玄烏能爲莊子解特以此註竊自向子期郭不足傳而向固不足傳歟先是註莊子者罕究統旨子期隱解於舊註外振起奇趣雖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子玄自註二篇餘皆點定文句目爲已作久之郭莫能掩也然而不名向註者何也郭象盜之向秀向秀盜之莊生莊生盜之老聃老聃盜之易易盜之天地陰符經云天地人之盜而又何責乎子玄今之仍名郭註者以此

國策膽序

古今治亂惟在是非利害兩端經以純言是非者也策以純言利害者也任經則世治任策則世亂而古今之局定矣稽者結繩之俗書契未前天下熙熙民如野鹿卽殷誓周誥聖人不得已而寖出焉何以策爲策之興也無論諸侯王從之而愚於聰國人從之而愚於兵卽其所自號壘卿者流三寸之舌沸於波濤七尺之軀悶于轆轤卒乃以黃金爲注至令自弃其身如薰骨而殘翠者然則策安在哉卽使策中所載固自有一二可喜要之機心機事漢陰老人所掩耳而不忍聞也是策者其將已乎曰非也夫策之爲縱横一童子能言之乃劉中壘孔衍高誘曾鞏鮑彪吳師道諸君子參考讐校亦使此書附庸經術之後蓋我道大矣平隴甫田不廢莠岱清流大澤不廢龍蛟厖石可以兆卜談咲可以解紛顧用之何如耳用而不善則神奇化爲臭腐醍醐化爲毒藥用之而善則銷鑛而爲金採腋而爲裘集諸瑣碎而爲竹頭木屑之用而況是策乎哉邑侯項公政既成于鼓琴鳴鶴之暇芟削此書傳之文章學士亦此意也

大抵世之有經而詘者有故。客卿攘袂。顛倒國防。始于七雄。迄於四豪。皆以狙詐相參。而天下靡有寧日。此無他。高才奇士抑鬱而不能吐。則不得不以口舌而操國君之權。乃今家絃戶誦。士有奇上。且張彌天之網羅之。則亦何所畏客而詘群策爲也。侯今推天下治平第一。必且召而爲股肱諫臣。爲天子爭是非。蘇眉山所謂我取其術不取其心者。侯將又以是爲諫法矣

呂氏春秋序

南亭蒼巖李公。繇戶部尚書郎出權滸墅。寬仁廉潔。商民詠歌之。貽書陳子云。僕諸生時。好流覽秦漢來諸書。而呂覽尤所篤嗜。丹鉛品題。纍手跡尚在。子盍爲我序。余惟秦漢時晏子。陸賈。呂不韋皆撰有春秋。而呂氏獨若不韋嘗愧秦之強不如四公子多客。招致三千人。使著所聞。集論幾二十餘萬言。以備天地萬物今古之事。千秖製裘。百雜取鷃。非若晏子陸賈所自撰一家言也。夫秦素稱無道無義。其君若臣烏知先王之仁義禮樂詩書。而不韋又陽翟賈也。呂覽曷爲而來哉。秦法烹儒。而不韋獨養客如故。燒焚文學百家語甚急。刻而不韋暴其書於國門如故。非特目無始皇。抑且目無李斯。丞相豈不韋上挾太后毋子肺腑之親。下踞仲父文信侯之尊。所在震恐。莫可誰何耶。非也。按史記李斯故不韋客也。斯爲郡小吏。西入秦。求爲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斯遂以布衣至秦長史。因勸始皇陰遣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名士可啗以財者厚結之。不肯利劒刺之。離其君臣。卽使良將隨其後。彼曷嘗一日忘諸侯之賓客哉。

秦取天下于六國。六國取之于一百六十國。天下一統。諸侯客渙散無所屬。不韋謂可籠而致也。給餼賜筆札。使之聚而著書。既解其旅况羈愁。又耗其雄心异志。如唐三教珠英宋修文御覽之類。皆出于亡國遺老諸儒之手。正用是術也。向使不韋盡收列國圖籍。付之群賢。互相較索。更翻註述。使天下後世復見皇王結繩以來蝌蚪鳥跡漆簡竹書之盛。豈非古今極大快事。奈何咸陽一炬。外僅僅呂覽而止哉。當其懸千金于國門之上。使無敢輕易一字。妄覬一錢者。不過嚮奇貨故智耳。市魁駔賈心計。亦綦深矣。嗚呼。以秦政之惡。荆軻匕。漸離筑。張子房椎。不能一中。而天生一不韋亂秦於前。不韋又進李斯亂秦於後。跡其行事。與呂覽大相刺謬。而欲表裏爲奸。身名俱泰。其可得乎。始皇負聖人之威。威略所及。東至開梧。南撫多顯。西服壽靡。北懷儋耳。而不韋弄之如嬰兒。始皇曾不覺。必欲焚絕詩書以愚黔首。詎知其先爲不韋所愚乎。未幾亡秦輩出。皆吹簫屠狗。揭竿奮鋤。目不識字之人。仰識字者獨圯橋孺子一卷素書耳。不省當時撰呂覽諸賓客安在。豈其不願挂姓名書中。抱魯連不帝秦之意乎。名氏雖難知。其人可思。其文可覆而讀也。今觀使君之品藻。通章逐句。抉奥剖疑。不遺餘力。夫亦謂此書非不韋書。并非秦人書。迺列國故老斥秦寄慨之書。猶有成周遺風焉。讀者其知使君梓書之義乎。

唐詩集註序

余嘗有十異人傳酉陽唐君其一也君四歲喪明猶未受師句讀問之八方五色不復有若聲音點畫種種文字懵如也稍長堅坐無所事事輒以耳受書從旁讀三番旋卽記憶久之貫串經史諸子百家及稗官言而最喜作詩有集行于世多爲通人所賞太守繩齋許公延見賜粟帛鹽臺修齡楊公旌其廬曰耳學淹通又捐俸爲君刻唐詩集註而陳問卿張參知諸君爭資助之其詩幾百卷大約昉高棅正聲及李于鱗選而稍益之精汰諸箋附以己意典而覈裁而文旣不掊擊古人而又鮮遷就附和之弊譬如古太師審樂淸濁高下皆從靜深篤摯中來彼后夔季札雖精專門不逮也世人不解詩遂不解奇君卽奇君者不奇君博而奇君目嗟乎此未易與俗人論也經云天去地八萬四千里吾曹仰天而見日月則目有八萬四千里之分量若無日月又無燈光目雖具悉與唐君等第世界人但能以三光見而唐君又能以不見見者也其書無所不流覽其箋註無所不採擇不握管而筆端有眼千手眼皆備矣今人六根具足授以此詩不解句讀或以上註下或以下註上首尾顚倒莫知指歸閒有因文解義略辨音聲者非螢火借光則眼中着木揷子相似試與唐君說詩吾不知其明睛果安在也古之異人廢心而用形今之異人廢形而用心好學如唐君覺上帝之五官無權而蒼頡之六書可廢異哉有目者得此詩而讀之將無愧死也夫

岐陽志跋

唐之家法掃地盡矣若岐陽公主豈非一枝獨秀者乎
稽高祖有十九女太宗二十一女高宗三女中宗八女睿
宗十女玄宗二十八女肅宗七女德宗十女順宗十一
女憲宗十九女穆宗八女敬宗三女文宗四女武宗宣
宗皆七女懿宗一女其間下降再降者凡二十七三降
者三宜城公主降武崇訓後降武延秀三降裴巽與信
公主降裴坦後降裴颖三降楊敷寧國公主降鄭巽後
降回紇可汗三降薛康衡其可咲一也杜荀詠城陽公

主改配薛瓘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南火俱食始則同榮
末亦雙瘁晝日合巹禮則終吉馬周諫曰臣聞朝謁以
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昃思相歡也
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成内外有規動息有
時吉凶有儀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紀不可爲也太
宗從其言擢後日死於房州與公主雙柩齊引而還夫
馬周不爭公主之更嫁而區區爭晝夜之間以爲禮其
可咲二也太平公主武氏所生也儀鳳中吐蕃請主下
嫁主乃築真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

玉帶折上巾具粉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咲曰兒不爲
武官何遽耳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
之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乃殺武攸暨
妻以配主其可咲三也安樂公主嘗自作詔箝其前請
帝署可又請爲皇太女與太平等七公主並開府而主
府官屬尤甚皆降墨勑斜封授官其可咲四也公主入
道者如華陽如壽陽如平恩如邵陽如永嘉如永安如
義興如義昌如金仙如玉真如壽春如萬安皆出爲女
道士其可咲五也公主和蕃置府官屬准親王劍仍鑄

司印一面賜之又徹御仗之半送之甚則於章敬寺前
立班儀衛甚盛仍令京兆府權置公主幕次暫駐受百
僚謁士女傾城觀焉當是時如金城公主出降吐蕃特
改始平縣爲金城縣又改地爲鳳臺鄉悵別里情意悽
惋道路飲泣天子何樂而公卿賦詩以寵其行其可咲
六也大長公主自蕃回京以廻紇背叛恩德侵軼邊陲
於光順門内脫去簪珥變服請罪然後對見廷臣無識
詫爲盛事忭賀踴躍宣付史館其可咲七也公主下嫁
舅姑反拜而婦不答縣主婿出受外官縣主不得偕行

永和以後素爲常例其可咲八也公主薨駙馬執三年喪京兆尹請建公主祠堂其可咲九也公主上表稱妾李其可咲十也嗚呼唐之亡也晚矣哉武曌猖狂葢公主家風釀成之耳余故書岐陽志後使讀者一倂觀焉

蘇長公小品序

自古五百年得名世易得文人難即所謂名世夫亦待文人而名者也乾德丁卯五星聚奎實儼指爲天啓文明之兆而余謂長公足以當之古今文章大家以百數語及長公自學士大夫以至販夫竈婦天子太后以及重譯百蠻之長誰不知有東坡其人已往而其神日新其行日益遠則千古一人而已史稱孝武之時凡儒雅篤行質直滑稽協律出使詞臣名將雲蒸霞蔚於其庭漢世得人於是爲盛此帝王易爲豪耳若長公起自西

蜀中更擯竄流落於歷塢獠洞之間出入掉弄於悍相獄吏刀筆之手幾不能以身免而其所遭人文之盛實可與漢武比隆長公以文安先生爲之父文定爲之弟先輩則韓范富歐蜀公温公後輩則秦黃張晁四學士以朝雲琴操爲達生友以元章伯時與可爲書畫友以趙德麟王晉卿爲賞鑒友以參寥辯才了元爲禪友以葆光蹇道士爲長生友即有懟而與之角者非理學之正叔則經術之介甫而天地之人文至此極矣夫文湊合如五星相聚而長公以奎壁之精臨之諸君子而當

長公。不得不五色相宜。長公而當諸君子。亦不得不入而受敵。三鼓而氣不衰。百戰而兵益勁。此天授亦人力也。徵至於風流調笑。大至於患難死生。非惟不足爲公困。而反足以爲公文章翰墨之助。鐵之錚而爲金也。乳之出而爲酪也。市人之驅而戰。竹頭木屑之羅而爲用也。惟長公能之。卽老泉穎濱不能也。故曰古今文人一人而已。蘭亭不入帖。李杜不入選。無可選也。長公集亦然。如欲選長公之集。宜拈其短而雋異者置前。其論策封事。多至數萬言。爲經生之所恒誦習者。稍後之。如讀佛藏者。先讀阿含小品。而後徐及於五千四十八卷。未晚也。此讀長公集法也。楚中陳元植。其選法先得我心矣。是故眉道人樂取檢定而序之。

米襄陽志林敘

予讀陸友仁米顛遺事。恨其故實未備。嘗發意排纂。江東好古收藏之家。所遇襄陽書畫小有題識者。輒手錄之。而范長康多讀異書。蒐討米事尤醜類而詳。因題曰志林。請予序。予惟古今雋人多矣。惟米氏以顛著。要之顛不虛得。大要浩然之氣全耳。後人喜通脫而憚檢括。沓拖拉攞。沾沾藉米顛氏爲口實。夫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書初摹二王。晚入顏平原。擲斤置削。而後變化出焉。其雲山一一以董巨爲師。詩文不多見。顧崖絕魁壘。有深往者。而公之顛始不俗。兩蘇黃豫章秦淮海薛河東德麟。龍眠劉涇。王晉卿之徒。皆愛而樂與之遊。相與跌宕文史。品題翰墨。而公之顛始不孤。所居有寶晉齋名海岳。自王謝顧陸眞蹟。以至摩詰玉躞金題。蠹塼祕府。而公之顛始不寒。陪祀太廟。洗去祭服藻火。至褫職。然潔疾淫性不能忍。而公之顛始不穢。冠帶衣襦。起居語默。略以意行。絕不用世法。而公之顛始不落近代。奉勑寫黃庭。寫御屏。耆毫振袖。酣叫淋漓。天子爲卷簾動色。徹賜酒菓文具。甚則跪請御前研以歸。而公之顛始

不屈拄笏入尺牘寫王芾拜則必整襟拜而書之而公之顛始不墮狡獪嗚呼米顛曠代一人而已求諸古今張長史得其怪倪元鎮得其潔數文學士與高尚書得其筆滑稽談咲游戲殿廷東方朔李白得其豪故曰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沒於淮陽軍先一月盡焚其平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舉拂合掌而逝吾視其胸中直落落無一物者其聖門所謂古之狂歟洙泗之時楚狂在接輿濂洛之時楚狂在芾其顛可及也其浩然之氣不可及也

花蕊夫人宮詞敘

昔徐匡璋納女于蜀後主孟昶昶喜其輕艷賜號花蕊夫人又改慧妃陳無已以夫人姓費誤也宋太祖遣王全斌曹彬等伐蜀詔八下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水為昶治大第一區以待昶凡出師六十六日昶銜璧歸宋夫人遂侍掖庭太祖幸之晉王諫不聽從獵園中射死焉此一事頗類范蠡沉西施于五湖而正史不載則鐵圍山叢談好奇之過耳李希顏奉詔料理蜀民秦民楚民三家所獻書得一敝紙出花蕊手書宮詞郭祥口誦數篇於王荊公故王禹玉華爭相傳寫行于人間其詩清而綺香而艷真班婕妤徐淑妃之流亞乎宋祖召夫人陳詩誦其亡國之作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可謂巧於解嘲矣蜀僻在西裔其俗富而喜遨城上環植芙蓉幾四十里號曰錦城夾江兩岸亭榭與名花相錯後昶御龍舟召夫人避暑摩訶池上夜起作玉樓春調最好房中容成之術多抹良家女以充後宮一切國事付之卷簾使王昭遠與其子玄喆昭遠手揮鐵如意領二三萬雕

酉惡少年。以當宋師。玄喆乳臭兒耳。又華麥姬伶人樂器守劒門之口。杲且與内尚書教坊小婦打毬走馬鬭草採蓮魚龍競渡鸚䳇誦詩。而宋兵已入夔州矣。此非西蜀無男兒。由杲所狎皆婦人故也。後杲亡。其母李氏不哭亦不食。曰汝不能死社稷。何用生爲。此母皎皎錚錚。差强人意。若使夫人嘗一劒以報杲。豈非粉黛中眞男兒哉。花蕊同時。南漢有盧瓊仙。南唐有蕭媛。及保義黄氏。皆歌舞妍妓。書伎絶倫。兵燹紛紛。詩翰不少。見獨花蕊夫人宫詞無一字不傳。人口女郎之幸不幸。乃亦此。陳允侯刻之山陰。非獨拈出花蕊才情。且垂戒宫中有風流天子。未有不基禍兆亂者。殷鑒不遠。尚當以二南爲正。

倪雲林集序

昔太伯仲雍文身斷髮。奔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其後吳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巳封于延陵。倪雲林先生者。自稱倪迂。又自稱嬾瓚。又自稱荆蠻民。荆蠻者。延陵之故鄉。而先生之所居也。先生辟人也。而潔爲甚。自太伯季札仲雍而後。梅福潔於市。梁鴻潔于傭。而指屈倪先生矣。先生高卧清秘。洗拭梧竹。摩挲鼎彝。此見潔者膚也。試問學道人能于元兵未動。先散家人產乎。能見張士誠兄弟噤不發一語乎。能避俗士如恐浼乎。能畫如董巨。詩比陶韋玉孟。而不帶一點縱横習氣乎。余讀先生之集。所謂其文約。其辭微。其知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獨先生足以當之。益荆蠻延陵之風。月清則華。水清則澄。雲鮮露生焉。下此先生見幾類梅福。孤奇類梁鴻。悉散家產贈之親故。有雖金碧丹青滓焉而已。何堪與先生並。先生殘棋斷繭江東之家。以有無爲清俗。豈惟張我吳。勁卽置先生于孔廡間。度無愧色。或曰。倪先生辟人也。似未聞道。余咲曰。否否。聖人之行不同也。歸潔其身而已矣。

弇州讀書後序

讀書後者王元美先生晚年所撰四部藁續藁所未載也初刻續藁時其間多所放失偶有賣餳者束殘書置擔頭取視之則先生詩文數卷及讀書後在焉王冏伯得之驚喜刻曰附集藏于家海內學士大夫不能數數見也許仲謙曰此弇州生平極得意之作但恨繕寫多訛甚則有數行後先顛倒舛錯者一日得王冏仲校正善本仲謙喜躍請以孤行之人間而因拈前四部中讀書後附焉陳子曰先生批郤釋道兩藏尤奇瑋宏博此獨非書後類乎仲謙乃與予重加參訂共得若干卷而先生之碎璧殘璣收拾無遺矣初先生遺家諱後日與敬美大公讀書萬卷樓如所謂士衡住東頭士龍住西頭者已召起敭歷中外納郎節遠近贄文徵文者無慮歲賓客觴詠無虛晷猶時時手一編見之論著至於戢身靖廬誓掃筆硯而翻閱兩藏經矻矻丹鉛如故也先生慧眼辨才與妙觀智皆事事第一且栽培之以國憲家猷熏染之以交遊聞見積習之以新陳歲月試取少年晚年讀書後互味之覺逍時跌宕縱橫標新領異

如織錦而問天孫食肉而問禁臠雖眩目爽口或出于偏師取勝者有之至是霜降水落鑑空衡平奏刀必中窾發矢必中的抓搔必中痛癢斷案一新精彩萬變非筆隨人老蓋識隨人老也先生嘗謂余詩文關鍵出一字如獄吏平反置一語如兵家律令推而至于讀書法亦然若書生輕於立論論議馳騁大放厥辭嘗有驟發之數十年前而慚悔于數十年後者即欲追取更竄一兩字迄不可得夫未能使自已解頤而乃欲使古人唯唯心服無是理也宋尤延之手錄古書即子弟諸女亦令抄寫視中秘且過之而皆不傳濡須秦氏爲金部員外郎奏請田宅文籍不許子孫分割而竟不知零落何所今先生論著大約如呂氏讀書記及鼂氏讀書志每終篇標其大指以備遺忘而先生精確過之其牙籤萬軸雖未必一一無恙而糟粕去神髓存則身後書籍之若存若亡奚足論哉冏仲爲先生小阮校閱精確最得真傳仲謙太常次公孫壻也尤嫺於瑯琊王氏一家言謂四部若大海水而讀書後則又海中之貝闕珠宮也卷帙不若浩繁而學者得未曾有即以此孤行人間矣足

王緱山集序

往余與辰玉茲研席時弇州公與文肅公皆居南城靖廬兩家子弟更相社文成奏兩公兩公又轉委之曰且以眎兩學使者蓋𦢆洲先生歸自泰和石先生歸自洛一時四王震海內然皆操制舉義相劵責而辰玉與余獨好爲古文詩歌文肅公聞之弗訶詰也辰玉每讀書自首逮尾矻矻丹鉛雖數百卷中苛細箋註不輕放一字余曰孔明略觀大意淵明不求甚解而子胡自苦爲辰玉笑曰卿用卿法我用我法雖然讀書與立身相似要須有本末非可苟而已也乙酉與余應應天京兆試罷歸遊武林寓僧舍山空月明虎嘷戶外兩人唱險韻遞爲長歌歌成而酒寒者罰往往鬭句如風雨押至觴兕交馳落筆掣去不復便能記憶以後如此類者甚衆丙戌余擲青衫辰玉從京邸寓書云非久相從爲楊許碧落之遊矣余荅云楊許且置輞川王裴吾兩人故有成言子勉之矣戊子中順天經額十年不字辛丑擢上第遂請終養余迎笑曰王郎信非食言者辰玉嘆曰吾歸非獨謝子且以謝高餽兩公兩公唐子方也家君疏薦之不報今兩公尚頓田間而余爲瀛州散吏安敢否歟請自是與子鈎深致遠縱讀天下之書無爲問華上矣噫嘻詎意辰玉之竟至斯也初江陵奪情文肅公爭喪次救吳趙兩太史禍叵測辰玉和歸去来辭以招之文肅公持以謂人曰吾不歸將無爲孺子所咲辰玉方四十名動京師已當弇州公主盟四方客輻輳門下黠領[illegible][illegible]辰玉獨崛強以通家子見不以非面見曰大丈夫豈肯寄人籬落然弇州公數數從他所購其詩若文讀之輒曰才子才子或與之順流而談古今成否得失之故橫口之所出橫筆之所書小則解人頤大則中國家膏肓肯綮於是且嘆且驚又知辰玉果天下士也辰玉詩沉雄鮮爽學韓杜文章精辨宏衍學荀卿劉中壘久則機局新爐錆足節制整遂成卓爾一家之言書法出入顏魯公蘇學士游戲而爲樂府詩餘即宋元當行家無以過也分辰玉之才自可蔭暎數輩而不幸生於相門爲門地所掩又爲數十年功名所縛若朝廷超格用人如唐宋故事決能吐去鷄肋何遽不爲李贊皇韓持國又使圭竇蓽門布衣終老非下簾讀易則閉戶著

書其制作度不止是而志意不遂命也奈何辰玉病久執手顧余曰吾昔與子相期一人後死則請序其文而傳之今責在子矣余低回不能荅頃念前盟又應尚璽君遜之之勤請爲銓次較讐俾得集若干卷行于世昔者白樂天序京兆元居敬集燭下諷讀悽惻久之恍然疑居敬在傍不知其一死一生也題詩集後云黃壤詎知我白頭徒念君唯將老年淚一灑故人文悲夫余乃與辰玉今日適類此余著述不如辰玉遠甚忽爲吳兒竊姓名贋襍百出懸贋書於國門假令辰玉在必且戟手頓足作序一通爲余伸虎賁優孟之辨而今乃已矣後竟誰定吾文者臨敘不覺三歎

詒美堂集序

國朝四大儒三大功臣皆在浙中近頗摧折文苑循吏傳稍見絀獨耳劉祝公自通籍以來即超超翔於世途指目之外宦不欲早達乎進而已集不欲早就晚出而已祝公緌緌相望類古之公族世家而公復以綺歲登朝才力壯勁跳跋跌宕千古今墳史之間發爲著作皆蘊藉而有風華肅括而有矩矱亭勻而有徒翮諧合而有奇音即鮑謝陶韋之詩賈長沙陸忠州之文可馳騁相上下也生平雅道自居篤懷靜退韜光潛實無闚可窺初爲王文肅公所舉士當在政府書飭削跡即弇州咫尺龍門未嘗竽牘自通徭動文采以媚尺寸之譽丙戌起家乙丑俾轉南京兆逡巡三四十年垂今日始出詒美堂集行之人間學士大夫迫欲窺其名山之藏而稍不可得則往往以晚見公集爲怪而不知公之得力正在此其收名定價亦在此昔者杜崔張素之書衣袖知皂唇齒常黑筆成冢硯成臼推而至於重耳之出亡十九年勾踐之生養訓練二十年取威定霸率以蛻得之而况策勳于翰墨詩文之林者乎公生長海濱鑑錢塘

泛揚子。謁孔林。登衡岳。觀瀑布於揚壢。酌丹泉於蔴姑。督樓船於廣海。眺鳳闕於金陵。麾葢所臨。悉見之品題撰記。而又吐納張司空之十乘。李鄴侯之萬籤。縱橫入面而應之。發皇耳目。闢拓心胸。沛然遊於至足之餘。耆然中乎大脈之森。葢學問醞釀江山映發歲月磨礱。交相爲助者也。公詩文大意在憂道閔世。立憲教家。直欲取呼號呻吟之故習。方言里語之新聲。一汎掃而空之。卽往代名家哲匠。微有異同。何能蟠屈時汔。剽剝時調。作轅下駒。水中鳧耶。歐陽文忠晚年編集。卽篇詩累月

去取不能決。遂至夜分猶未聯。薛夫人謂之曰。寧畏先生嗔耶。公徐咲曰。吾正畏先生嗔耳。曾南豐謂張文叔、三遇之。未嘗爲余出其文。其自進甚强。自待亦甚重。爲可喜也。古人重視詩文如功名人品。各期于晚節無憾而後卽安。決不肯輕錯一趾。亦不肯輕下一籌。審固遲回。久則終收末後之全局。非得道大有識力者。不能讀公之集。庶幾想見其爲人。可謂循吏之楷模。文苑之耆宿矣。

竹素堂全集序

往陸文定公嘗謂余曰、細閱後生眞有道。欲談前事。已無人。此東坡贈文潞公詩也。若必欲尋往人談往事。彼此俱作無口瓠耳。余曰、然則晚年何以爲樂、公曰。危坐焚香。誦讀融液。流而爲詩若文。此亦晚年最樂之眞境也。余耳剽此論。求之吾鄉耆宿。獨滬海陳先生不愧斯語云。公婣古文詞。發於制舉義。擢丙子高魁。名與顧叔時埒。已丑登第、獨請南曹。與同志共結淸眞會。直欲遡弘正、追六季而上之。自尚書郎以王太僕自河洛晉楚

□至陪京。其敭歷十九在外。其數請數歸。又十九在丘壑。不在春明門熱人熱地上也。所居名曰涉園、園中有竹素堂五楹。虛其中以待客。東西兩楹、一貯書。一設榻。客至、相與揚扢風雅。盤礴泉石。命酒飛觴。卜晝卜夜。暇則手一編。咿哦其中。生平無他嗜。敦古道。繙異書。卓然以主持名教。振起斯文爲已任。字挾風霜。語鏗金石。鴻藻英彩。業已不脛而走雞林象胥之間。今竹素堂全刻、凡中年晚年之著作皆在焉、先立言。後體物。正如賈生以過秦爲首。荀卿以賦爲尾。卷帙編次。亦猶行古之道

也公腹有傲骨故言必簡潔胸有直腸故言必道快筆有胆決故能橫心橫口之所出籠罩古初壓倒豪傑譬猶寒蛩切切遇雷霆之擊而失其聲細流涓涓遇河海之奔而失其勢凡傖父吽呼書生號嗄皆公百尺樓下客耳他人好進公好退他人好同公好獨他人緝緝翩翩公磊磊落落不通朝貴牘不登講學壇乞駒隙見在之日讀蠹魚未食之書後先撰造遂至府群玉而藏名山真晚年第一真樂境也劉夢得寡諧乃以文章自適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帝而英華奇傑之作日富日新

今滬海先生亦然身經五朝壽踰大耋夢得詩云莫道桑榆晚爲霞尚滿天公之謂矣

雪香菴集序

盧江湘畹許公繇司空尚書郎出守紹興有雪香菴集數卷拔俗辟塵言言鶴背上語也公嘗夢與東坡夜談明發得硯山於竹根間硯陰刻蘇公小像眉道人異而贊之云會稽太守夜夢坡仙旦日钁土有石出焉洗而視之不彫不琢丘壑天然覆而視之不言不笑鬚眉宛然文明以止開必先太守得硯天司權根不持此挑米顛豪奪詭取空流涎郡中聞之欲爲建夢蘇閣而公莫能止也或曰許使君故是東坡後身余曰其許玄度輩

出現乎昔王逸少不樂在京師渡浙江與謝安孫綽築室東山而許尤稱人外之契遺書逸少云自山陰至臨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左盧江人也公生於元放之鄉而又臨許玄度之會稽佳山水目之仙吏不虛矣公操三不惑行三無私郡閤清嚴即是金堂玉室四野耕桑即是仙人芝草遊有記記有詩填烟霞爲骨髓鏗金石爲聲聞異藻英篇早傳當世即是自天元吉珠宮玉檢之書比之君家玄度功德俱同但太守二千石俸頗僥於餌朮耳東坡詩云旌陽遠游同一許

長史王斧皆門戶我家韋布三百年。祇有陰功不知數。此語若爲今日許使君而設坡仙以天然硯傳之雪香菴主人有以哉

漱六齋文集敘

吾師自舞象時卽已名噪海內。海內東錦結佩而禮於先生之門者屨獵獵滿堂下。不則遥聞聲而相慕。以爲儼然者舊尊宿也。比典謁出就客。神觀偉如握麈尾而眉雲霧五色矣。結駟所至。自王公大人而下。無不願私其片言以爲引重。而吾師弟委蛇以謝不敏。羞與敢名者共熠燿而爭蠻觸之角。惟高卧名園。洗竹灌花。上以澳灑侍兩尊人。而下飭其餘以與一二同調爲淸夜遊。墨花酒綠。淋漓于石痕蕉蘚間。或出而時鼓名山之屐。長歌淸咏。援筆千言。虛往實歸。明月在袖。則玆集可考也。葢吾師之羽翼可以擊九萬而息以六月。高可以懸國門。遠可以長洛陽之價。而乃欲寶之帳中。副之石室。以自扃其藏。其束髮受經爲隙探而秘讀之。儵然其天樂之婉而導也。穆然其寒陰松影之布席也。决然而奔者其龍門之激也。俄然而變者其蜃城之化也。翩然其青鸞朱鷺之映帶于朝霞之末也。燁然其赤霞之界也。縱橫出沒。如顛史之醉草。永明之說禪。而公子之聽樂也。葢吾師有兼材。故能賈其餘勇以漁獵于千秋。有慧

心故能使五官六職悉受成于三寸之筆端而惟吾役有山川都會恣其游覽鴻寶神冊佐其丹鉛名公鉅卿隽流開士歸其齒牙故能翕張弘獎進而摧鹿角之雄談退而收雞林之駿譽嘻觀止矣至于吾師之勁節于霄熱腸如沸其氣百折而不爲弱湍百鍊而不爲繞指又往往于毫楮見之此非獨足以經世傳世抑亦所謂鄒魯之于文學蓋其性然也某之操筆于吾師之門牆廿年餘矣蠡遊蠡測未及悉窺積寶之淵今幸屬按次乃得少嘗一臠昔有學書者書成而歸師告之曰過某

山之麓則啓函以視既發則硯之穴者以百數於是始大悔返而受業今某于此道類是矣然則沒身不怠以暀乎其步趨者吾師乎吾師乎謹執簡而爲之序

馴鶴樓稿序

吳表東海推王弇州楚表南岳推李大泌余不佞常侍兩先生談秇而大泌竊有憂色曰詩文厭剽襲則流而爲鑿空喜鑿空則流而爲杜撰近且攙入方言里語俳調俚詞自詭爲回換一新而不覺狂魔據其心腑無文之言能行遠乎大有力者欲出而掃除更新之莫若以多讀書少應酬爲第一義其在我鄉之錢長玉氏矣不佞與長玉別數年巳嵬壬戌榜官戶曹郎識者恨不以木天處之而長玉獨否否出榷滸墅關關政荒政傳播

於四方往來之口而立祠于五達水陸之衢蓋古者有德有言之君子也余硜硜不願叩關而長玉則寄馴鶴樓稿示余富哉言乎得無唊綴山桃而豪食哀家梨而快乎長玉自少以千秋自命雖治公車言每飯不忘鉅鹿釋褐以來篤購今古異書博綜該覽醞釀欲成一家言而數以簿領賓客奪之然猶簡應對謝獻酬蹋壁篝燈終宵孤坐仰而思俯而讀出之以橫口橫心助之以怒生怒號怒飛之筆力滚滚乎一似洞庭雲夢之吐吞也大招浮湘之吁駭也椒蘭蘅澹之芬芳也山鬼雲中

君之縹緲恍惚也。明徵伊始。譽業方新。自茲以往。篤長響。聘修塗。吾安能究其所詣。王弇州嘗語余、昔在爽鳩署中。日與于鱗手抄史記文選各一部。舉駢抽誦。以記否爲賞罰。卽大泌批閱周禮。以及南北史。皆有小識錄。他經傳稱是。二公讀書在弱冠後。未三十。在起家進士後。不自經生時也。積玉成圃。萃珠成淵。秇苑主盟。雷拜霆震于東海南岳之外。前茅後勁。楚實有人。今舍長玉其誰哉。長玉風神條暢、志意貞立、厭薄雕蟲。別有軌正督世之意。然滿腦肥腸。時溢而爲振世奇作。于役黔中。

撰使楚記。恭錯古跡始末于雲烟過眼之間。大類山海水經註。視零陵圖志長沙風土碑。奇麗過之。此記之創體。而王李集中之所無也。則發于讀書至足之餘故也。千秋大業。得長玉大有力者負之。而趨直取邇來鑒空杜撰之陋習。掃除更新。使人復見左史屈宋之威儀。豈惟張楚競。卽弇州大泌而後。代興無疑矣。

劉須溪評點九種書序

劉須溪先生集有百卷。其子尚友亦能文。予所見記抄七十篇。及批評杜詩世說新語止矣。武林楊人駒復得老莊列。得李長吉。得蘇子瞻。得王孟。得班馬異同。裒爲九種。而辛稼軒詞。陸放翁集。則待訪焉。聞子將精技之。學者始睹須溪先生之大全。眞秇林第一快事也。先生名辰翁。字會孟。以太學生壬戌廷試言濟邸無後可慟。忠良戕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大忤賈平章。置丙第。以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薦居史館。除博士。皆固辭。丙子

宋亡。託遊方外。益殿講歐陽巽齋之弟子。信國文文山之友。文忠江萬里之幕客也。文文山謂巽齋之門非將則相。又有與架閣劉會孟書。視其師友先生故是磊落忠孝人。非止于異書中作自了漢者。當宋家末造之時。八表同昏。四國交阻。刀槊曜日。烽烟翳天。車鐸馬鈴。半夜戛戛馳枕上。老書生輩偷從牆隙戶竇窺祟莫敢正視先生何緣得此清暇。復弄筆槧文史耶。抑亦德祐前應舉所讀書也。德祐以後。軍學十哲像左衽矣。萬里以故相赴止水死矣。文文山入衛。徵勤王師無一人一騎

至矣大勢已去莫可誰何先生進不能爲徤俠執鐵纆稍退不能爲逋人采山釣水又不忍爲叛臣降將孤負趙氏三百年養士之厚恩僅以數種殘書且諷且誦且閱且批且自寬于覆巢沸鼎須臾無死之間正如微子之麥秀屈子之離騷非笑非啼非無意非有意姑以代裂眥痛哭云耳吳草盧稱須溪之文奇絕變化予尚疑之文浩瀚演迤皆能自成一家惜其父子失編宋史并集百卷皆不傳獨喜評點九種書不爲胡血腥風所吹盡番及吾明出見于闡予將楊人騎手中其須溪之子

雲哉須溪筆端有臨濟擇法眼有陰長生返魂丹又有麻姑搔背爪秋林得此重闢混沌乾坤弟想先生造次避亂時何暇爲後人留讀書種更何暇爲後人留讀書法而解者咀其异味异趣遂謂先生優游文史微渺風流雖生于宋季而實類晉人得無未考其世乎故悲而敘之如此

晚香堂集序卷之一 終

曉香堂集卷之二

序

王學憲三才圖合序

學憲洪洲王公與其仲子太學君思義博討羣書纂三才圖會以問序陳子陳子曰甚哉王公父子之嗜學也古之學者左有圖右有書圖者書之精神也自龜龍見而河洛興河洛興而蒼頡造書史皇制畫圖與書相附而行周官教國子字學首曰象形形不能盡而後諧聲會意指事轉注假借之法助之書者所以濟圖之窮圖

譜絕而三才之理無所考雖有書與瞽等耳是故圖鐘鼎而燭神姦圖旂章而昭軌物圖豳風而知稼穡之艱難圖王會而見蠻夷之率服圖引裾鎖諫以勸忠圖凌烟麟閣以志報講學圖文翁之壁禁酒圖妲己之屏張牧寫成都周公禮殿王右軍恨不見之戴逵繪南都賦范宣曰畫之有益如是甚則五經皆有圖像如唐一行之圖大衍成伯璵之圖毛詩嚴彭祖張侏之圖春秋夏侯伏明梁正之圖三禮郭璞之圖爾雅韋表微之圖九經以至兵刑算數井田鹵簿喪服鄉飲鬼神秇術之類莫不毫髮畢具燦然可觀圖譜之學厥惟重哉後世帝王將相藏於禁府館庫者非不充棟委地然書存而圖亡者多矣余嘗嘆息而深維其故漢初典籍無紀自中壘剏意總括分爲七略收書而不收圖一厄也武帝置秘閣以聚圖書明帝別開畫室董卓之亂軍人裂縑布爲帷囊以去二厄也梁太子綱數夢秦始皇更欲焚天下書侯景于謹高善寶相繼焚劫圖籍二十四萬餘悉化煨燼三厄也陳之圖史隋得之隋之圖史唐得之一覆於揚州一沒於砥柱四厄也劉裕楊堅惡符命讖

緯之書凡有圖者皆指爲圖讖焚使四出搜焚之爲吏糾者至死五厄也徽欽建稽古博古尚古等閣錄所藏大小禮器泉至萬餘南渡而後象尊牛鼎龍瓿鴈燈悉輦虜地即高宗好寫五經宣付畫院補圖而所圖幾何哉六厄也王濬平吳應詹破蜀皇甫眞之定新都辛術之克淮郡不取秋毫但收圖籍猶有蕭相國遺意此曹好文寧可多得卒付之搶攘狼藉而已七厄也任宏王儉之圖譜阮孝緒散而歸之雜部已自可恨然總記內外篇尚存圖八百七十餘卷鄭樵去古雖遜通志所記

亦不下二百三十二圖經勝圖而胡與漢文字不相知八厄也吾　朝藏書遠遜蓬山近亦不及宣和幸賴累葉來　神聖當乾奎璧無恙秘文逸典次第出獨所謂圖者寥寥十不得一焉此王公三才圖會之所由作歟夫經天緯地治人儒者之能事得是圖而後書與事皆有所貫串根抵如明醫之洞見五臟大將之布按六花凡所以行變化而通鬼神者于是乎在卽使絲繡平原金鑄少伯米狀山川管窺星緯豈若一披圖而博覽之爲快哉昔張華問以建章宮制度千門萬戶陳列無遺武平問以魯鄭族系三桓七穆應對如響余嘗疑史書或無是事及觀此圖乃知王公去古人未遠且喜王氏之有歆向父子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紫王玄居選序

王臨川云吾欲變學究爲秀才不意變秀才爲學究嗟乎今學究且變爲老禪和矣古經史棄勿學日取零星貝葉之文渾入於經生言至名儒不能句而輶軒使者不能譯久而讀之使作者身讀而前覆之如探他人書亦往往喀喀喉齒間矣夫傀儡優咲試于王公大人之前未有不厭且卻者而鄉人小兒驟得之以爲驚再得之而目定神搖至形於指畫贊嘆寬夢心語之間則何者以其未嘗習也習之既久味淡而識定心精而辭約其言自有不得而不平者劉歆之古文楊雄之奇字史遷子瞻夫豈不能之而願爲此不爲彼則善言易者不言易耳豈惟兩先生雖禪家之語飛烟噴雲幾不可以知知以識識而所爲本分鉗鎚尋常鑪鞴故在也今經生家乃欲乞其獺祭之餘飾而爲虎皮之質豈不悲哉吾友項希憲清真遠俗之士也所爲文能以名理輔藻績而行其裒集交游之作汰洗險亙鬱然先民卽臨川所謂大秀才文章皆在焉余喜近格之一變也題數語歸之

王季重擬存稿序

昔人評子美詩聖、太白詩仙、陳子獨不然。曰、李杜詩俠。俠非田仲朱家劇孟郭解之謂也。俠莫如孔子之春秋。筆挾風霜。字帶劍戟。詩之不亡。實繫於此。其次莊周俠而子。屈原俠而騷。司馬遷俠而史。李杜俠而詩。此皆以異人兼異書。故名俠也。吾於山陰得王季重使君。嘗讀其游記。心怖焉。已讀其觀海靈谷諸詩。骨幹風姿。出之俱異。想埋之俱異趣。異人也哉。東坡謂俠士智勇辨力。皆天民之秀傑者。三代出於學。漢以後出於郡縣吏。

今季重經術吏治。業已有聞於時。而數起數躓。乍沉乍浮。凡生平恠恠奇奇磊磊落落之精魄神審。百未得一舒。而并其所謂天民秀傑者。强半出於詩。弄丸舞劍。拳筑扛鼎。其筆力耶。堅白同異。炙輠譚天。其嘲謔耶。五百義士。六千君子。其駈策使令耶。去陳言如仇。故剡嶔邪解。如反惡聲。滿腦肥腸。穴胸洞腹。海內二三同志外。誰敢與之耦敵衡視者。彼捆束聲調。如縮上趨。轉側姿媚。如盤中舞。季重直醜而唾之。斯亦可謂藝林之雄已。客謂季重代興。曷不操齊魯吳楚音。夫正惟不齊不吳不楚。乃所以成王季重。季重詩聽方且鞭風霆。移星宿。醢魔鬼。赭五岳。欲使童責四大海水。欲使沸。瞠聖人不受。脫神仙不爲。而肯雕蟲圖鶩。局促諸君子轅下乎。季重忠孝人也。太公老矣。摘之惡則惡。杖則杖。官俸所入。半以衣食五宗。及落魄誰何之游士。不矜其能。不伐其德。不驕語貧賤。卓然皆古英雄之大根大本也。特以俠腸熱而善柔。俠骨悍而善藏。俠氣猛而善調。世無明眼人。不解物色之。遂謂季重但經術吏事中民譽耳。正如李杜大俠也。而目之爲詩人。度兩公終未首肯。子美見畜嚴

武。太白奴使力士。兩人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旁人莫測也。詩者不必俠。俠者必能詩。即嵇叔夜子房之句。陶淵明荊軻之詠。皆有深心焉。何獨於季重而疑之。季重自題曰擬存。其詩存。則其詩俠。不妄矣。

文游草敘

余聯若帚庵彭君宣自大梁來排闥直入造次如平生或曰詩豪或曰節俠余熟視良久曰千尺擎天手萬丈懸河口其古之豪雋大人耶留之小飲送舟次握手不忍別余曰夜分矣公無渡河君宣指臧獲笑曰此曹皆鐵小兒善刀槊飲矢百步外取悍賊如取兎雛因長嘯而去至是遣長鬣賫風雨歸庄圖一幅文游稿寄余不覺大叫奇絕董宗伯嘗作余山山居七言律見者艷其詞之工畏其韵之險君宣舟行不數里茗熟不數刻和

詩遂得二十首最敏捷最俊爽最天然熨帖皆吾兩人思路中所不到也君宣擁侍御藏書數萬卷栽名花數千種往來多豪傑士大夫傾海內交游之半凡獻酬登眺笑嘲謔往往發之翰墨筆札間奔逸而爲長江大河震讋而爲飛霆走雹不雕不琢不僻不澁不瘦不寒直嘔其性靈之所欲言乃大快以君宣才華雄傑議論英偉若置之緩急要津笑揮白羽怒裂黃麻明目張胆慷慨爲國家擘畫中外大慮必能使模稜手囁嚅翁唯唯慄慴於楯陛之下敢出片語相送難哉韓魏公生平未嘗許人以胆君宣眞其人矣君宣曰唯唯否否吾家牡丹異色如斗大秤之可得二斤許開時遣飛騎送入山中子先爲作詩敘寄我時事如此除花與詩外勿復多言陳子曰卓哉君宣大有識以識藏胆天下事何事不辦寧獨詩文敘其詩同舒元輿牡丹賦寄之即以代徵花券

汪希伯詩敘

吾嘗與山中友人夜談曰吾輩詩文無別法但最忌思路太熟耳答王元美論藝止拈易所云日新之謂盛德余進而咲曰孫興公不云乎今日之跡復陳矣故川上之嘆不曰來者而曰逝者人能覺逝者為窠臼爲糟粕而肎戀戀于已嚇之腐鼠不靈之芻狗爲哉天馬拋棧神鷹掣鞲英雄輕故鄉聖人無死地彼于向來熟處步步求離刻刻不住此謂真解脫此謂真喜捨此謂日新其所無右軍萬字各異杜少陵千首詩無一雷同是兩公者非特他人路不由卽自己思路亦一往不再往嘗此吾所以重賞于希伯也汪希伯新安名家客萃亭爲寓公杜門苦吟其思路甚異衆人近者使之遠夷者使之險淡者使之雋蓋詩道之至新也新則變變則傳何疑若夫穿天心射月脇騰玉價走珠聲人與骨皆已朽矣我希伯能之而能不爲者也

駛雪齋集敘

戊午元旦大雪余與二三同好擁爐命酒酒後呼侍兒捧雪蘸墨曰今日了張觀甫駛雪齋集敘益觀甫世居金陵其尊人德馨將軍好詩觀甫自縮髮卽工有韵語德馨誇示坐上客曰此吾家獅雛虎子非特氣可食牛卽百獸聞之且將腦裂矣已試武闈舉上第王司讀其文曰才子才子初將婁江再將電白三將翁州所至聲實相副威能止小兒啼清能使鬼神服撿其裝絕無嶺南珠吳門練僅詩草數卷而已當事者輻輳騰薦業已加銜副總戎與大將軍協守全浙度其躍馬枕戈似無暇受簡抽毫而觀甫以少年部署諸宿將皆廩廩約束目今海不波風不腥晏然稱東南半壁者已四載於茲矣觀甫以不律爲刀劍以陶泓爲營壘以側理爲旌旗以險糜爲血戰以章法句法字法爲節制部伍以飛揚閃鑠爲鞭電駈霆燿日繪月而詞場中始稱八面無敵觀甫之詩法卽古司馬之兵法也而謂有二乎哉假令觀甫非通才决不能讀萬卷書不讀萬卷書决不能當筵對客登高作賦精麗高雅滚滚出騷人墨卿上無事

則約言如鏃修言如矛有事則上馬作檄下馬作露布此不過談笑彈指間耳吾嘗讀張桓矦刁斗銘又讀張睢陽刋若詩恨其全集不傳今觀甫當　主聖時淸之候垂名山大川之篇印如斗筆如椽文武兼資身名俱泰卽君家兩公不能如觀甫之遭也故樂而爲之敍

芙蓉庄詩序

吾隱市人跡之市隱山人跡之山乃轉爲四方名岳之游如獐獨跳不顧後群如獅獨行不求伴侶然丹危翠險梯腐藤焦每欲飛渡而空躡之討莫若退隱田園因作田園詩張嘯翁許爲同志和以見眎弁出芙蓉庄詩若干卷屬余讀之余笑曰今詩人集滿天下其投贈寄懷率華上君子凡通顯有位望者輙字之几于無等至問其交情始末或彼此不相識卽識彼亦不復能省記而必欲臚次其姓名以爲行卷羔雁之贄大都一仕籍

而已嘯翁憐而唾之凡與交游唱和者汰不書所作皆分梅種竹移菊蒔蘭蒔茶采藥及料理農桑漁樵之事事眞故嫺熳而流便興幸故簡至而酣暢心細故精綜而條理品潔故幽微而跡快調高故孤直而淸逈讀其詩想見其胸次且咲且啼且傲且俠且醉且醒且仙且隱日混村童庄客之中而神游于時局菀枯向背之外古者罷侯種瓜逃相灌蔬龐公條桑雲卿織履其意念亦若此耳四君子密藏遵晦弁文彩不少見弔古者深以爲恨而嘯翁尤幸有此集流落人間使人名利之心

嫫志烟火之餒盡息雖逃世而救世之功寓矣嘯翁數
招余頗切義不忍作鉄心人終當一叩芙蓉庄飲李公
窪樽卧皎然桃花石枕醉呼張志和汝曾見而家嘯翁
田園詩否

陳無非詩序

古人生同時習同事美不能兩勝則名必有所掩名爲
所掩則兩相遜避獨割一席以擅其名夫水火之不相
親也子午之不相見也蓋各司其事而卒之火燥水濕
子進午退皆有以相化工而載陰陽之權以收利于天
下吾鄉陳無非爾有振長三君皆俊年也峰泖磨盪結
爲彈丸乃有三子分茅而聚國於文壇之上所治詩秀
可食翠可滴也一掌之地安能勝三子顧無非竟以偏
師擣浙士之窟而空其群以麗祖宗之苗裔爾有兄弟
燁燁雙璧掩映崑陽咎儀秦三子之縱横也西秦六國
分符而相張長史與顏魯公同學正書知不可敵退而
悟舞劒負薪之法爲草聖以名世龍德在中國猶龍公
出函關之流沙所謂日月不並生兩賢豈相戹也今無
非畫浙水而覇爾有兄弟畫泖水而覇而詩名熾然皆
能樹奇于兩國而各不相掩三君子其亦有古人之心
也夫

五言詩敘

張平仲使君居潕墅日在水聲雲氣中閉關以後疏巾單複但擁一編𤍠一鬲吸數升惠泉耳曰我飲水焚玉不愁權政愁客至頗妨清卧谷關尹喜僅一青牛翁今四方貴游輻湊庋閣久無五千言授我僕僕腰領奈何哉余曰孔明不居成都而好居南陽彼豈真戀戀隆中亦以南陽當天下之衝因以延攬四方豪傑而且得周容時事故語孟公威曰中原饒士大夫何必故鄉耶此可以識武矦矣今權事誠不足煩使君然賢士大夫道經於此者皆欲識張使君賢使君因得以議論物色三五豪傑以備國家異日緩急之用則潕墅官舍故平仲之南陽草廬也使君曰余則安敢且性懶不解酬對惟除土種蔬結棚覆松一望西山朝爽而已興至間一賦詩詩亦不甚夥五言詩僅得三十餘章僕讀之骨蒼而韵俊神清而調真其虛和安雅之意具見乎辭非特劉長卿五言城不能抗衡即老子出關五千言無煩强授書矣

玉鴛閣詩集敘

檇李故范少伯西子之舊游也南湖水落粧臺之明月猶懸西郭烟銷綉榻之彩雲不散遂使當年之紅粉幻出絕代之青娥秘枕異書結稱名士陽春賡和鴛鳳鏘鏘子夜于飛蝴蝶栩栩肝腸如雪能吟柳絮之詞志節麥霜直擬木蘭之操筆床茶竈不巾櫛閉戶潛夫寶軸牙籤少鬒眉下帷董子鳥銜幽夢遠只在數尺牕紗蛩遞秋聲悄無言半龕燈火手翻貝葉十指生香詩嗽蓮花一塵不染煅煉成慧心道骨惟知織素流黃洗刷盡綺語艷歌真欲惡朱奪紫若向公車待詔必然金馬秘書郎可憐洞府修文竟作玉皇香案吏秦簫頓咽范叔何堪痛丹鉛已蝕于烏絲幸綠字尚縈于蛛網是用收遺文于琬琰之上掃人間粉黛三千庶幾續清韻于騷雅之餘振古調國風十五縱饒賓韜妻織錦焉用文之即遺衛夫人吮筆啜其泣矣

董玄宰制義序

予與玄宰並游膠庠中若宮商相生水月相赴大兒玄宰小兒仲醇世之人靡不左袒兩生為齊晉兄弟之國自予裂青衿投檄郡長而玄宰亦遂舍學宮鼓篋而北游於橋門之下遂儼然收玉若取諸寄天下於是盡知有董生然而盡董生奇者十而不得一也董生精于玄詣于禪黄冠緇衣之徒往往鎖口閉舌若飛蟲之當黄鵠而野干之遇玄象至其灰燼糟粕嬉笑怒罵發而為詩歌為法書為繪烟雲樹麓則奴隸一時而季孟千古之上嘻幾于不可知矣故自舍舉子而外海內有能盡董生奇者十而不得一也董生之廉重不敢為非禮非義而薰煉淘洗必欲至清遠而後止此其意兩生略相同但三教之業予讀書不求甚解而董生心如牆壁予薄乎云爾而董生若勘疑獄而探虎子蓋其踈密不相對深心淺心之不相償此非獨今日所謂李廣程不識之兵得之性成非可強也今董生能舉陳生鴻冥雄飛雌伏火燥水濕各成其是而悠悠之徒或借董以窺陳有投予以雞肋而嚇予以腐鼠之所者嗟乎丈夫不再

辱豈有高卧清凉之陰而復置公冉組其肯褰裳而就哉昔東坡欲以仇池石易王晉叔韓幹二散馬晉叔難之錢穆欲兼取二物蔣穎叔欲焚画碎石竟成聚訟予請以石歸蘇以画歸王今日請以陳生歸陳董生歸董

唐元徵文序

唐元徵性地秖直面目嚴冷自讀書掩戶而外斤斤如也故其文恬靜貞潔有古人之風焉如其人矣既舉廷試第一人海內有欲行元徵文者于是唐子問序于陳子陳子曰唐子志士也而猶欲以文行者何也唐子曰爾不見瓦石之在地乎小兒群戲或俯以為碁或累以為塔老人長者過而見之則笑其穉且鄙然方其為碁與塔也小兒其忍遽釋之乎以小兒之耳目手足悉縮而聚于瓦石之上則瓦石尊矣吾非欲尊吾文也吾將

以吾文為碁為塔相與兒戲焉何不可也至于日暮群散一笑而已又至于升冠戴弁不習兒弄儼然如老人長者思之亦不過一哄而已吾又將以吾文與天下為碁為塔相與兒戲焉已公此一笑何不可也陳子聞之曰有是哉唐子之言也其言幻矣其言幻故其文亦幻吾乃知唐子之視富貴必以浮雲相命者也雖然天下國家非瓦石也異日由狀元作宰相執虛捧盈若為碁為塔惴惴然惟傾仆之是懼也則幾矣不然吾懼小兒之攘袂而哄子之後也唐子曰善請以敘我文以代紳語

楊去奢制義敘

吾友楊去奢恬淡寡慾落落穆穆人也古今文妙絕一世北面執經者傾遠邇時流投之友則友不喜走少年場相國聘之師則師不喜逐大人游遇飲則飲不沉酒遇弈則弈不惡戰遇詩則詩不苦吟同舍生及及門弟子强半為顯人華服騶馬呵[illegible]巷陌訪求楊先生不拒去亦不報謝釜[illegible]豐[illegible]不聞嘆息聲及怨尤可憐之色語云火知三日玉貧試一生心去奢之謂矣去奢試每高等食餼心厭之又無資以入國學意將罷去行游[illegible]

山陳子戲之曰此欲祭酒不得臣學官不得友也自古業左而數奇者多矣公孫弘常退歸海上四十學春秋鄉人再推為射策遂第一劉向數十上書每聞報罷後以穀梁春秋議三十餘事終為漢名臣夫功名寧有定局哉功名早父母受其福功名晚百姓受其福而已何與焉去奢之制義今之公孫劉向也其晚合無疑僕請為去奢梓之以傳皆如明珠之光光還自照今此珠一出照乘照千里矣俟去奢與日名遂身退然後與陳子逍遙人間春泥中踏鬬虎跡孤峯頂聽凍猨啼余未老

猶能摩洗雙眼待去奢也

湯彥履稿序

彥履之文三變矣其始也如寒潭清澗空絲射人已而讀書金閶則虬螭鯨擲往往挾風雨而上已而至長安則雝雝肅肅安重而寬廣如蘧伯玉之車音蓋其文三變而知者愈少秦越人伯兄之聲不出家仲兄之聲不出鄉而伯樂之教子相馬也不以千里而以百里曰今天下盡欲乘百里馬者也彥履之文神矣乃時時為南宮所屈彥履咲曰我以神往而彼以形求我道是耶非耶請更進焉我將進千百尺之竿三寸之鉤以遊戲而弄丸焉於是閉門著書日供花一瓶碾茶一餅出篋中數束文爇異香讀之爾張燕公携文謁友生時正得宮中媚香號化樓臺友生焚以待燕公燕公出文置香上曰吾文享是無忝蓋彥履之文亦如是

鄒公履稿叙

吾松峯九僕得其三縛茅種樹絃歌其中與一二野衲逸民共結人外之游高座授經非余好也然又不欲爲矯分抗情門外屨至輙便引內間日流連如所謂斗酒相娛樂奇文共欣賞此語僕誠有之往歲鄒公履來訪以文奏余余灰心此道久矣讀之不覺橫挑伎倆蒲團之上眉舞肉飛憶君之文乃能奪我乎夫趙石邯胡劉根召鬼此以聲奪也趙娣入宮邢夫人望而泣下此以色奪也漢徙新豐市不失尺寸即雞犬皆認識其家此以格奪也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此以氣奪也高孝珩鵰避画鷹黃荃鷹擊画雉李伯時寫殺一川花馬此以精奪也又其至者如魯陽揮日錢鏐射潮神仙奪陰陽之數忠臣孝子奪君父之心變化窮極不離方寸而咒區區文章之小伎乎公履筆有口文有胆江東之才無出其右而又沐浴于家學珠玉之淵其文聲香味色與夫格調神情種種奇幻殆不可以知知識識者即不佞灰心道人讀之且無所不奪則其能奪主司之鑒與造物之權可知僕旁觀人當自不妄無已請質之君家學憲先生

雕蟲草敘

昝李鄴侯勳名已就度無可談者則託之好談神仙而蘇眉山之才高則好談鬼神是二公者意在玩世故其言可以得已而不已若制舉義雖英雄白首困頓于藏鉤射覆之中而必欲援之以涉世則其言又不得已而不已者也吾友范長倩袁吉卿雷元亮意氣飛揚落落不能井雕蟲業而時一俛首爲之皆冉足蕤苑各秉地靈吉卿元亮自江右故其文如潯陽之水九分而彭蠡爲之滙廬岳千仞屹然鎮之而星渚壽樟之奇出焉長

白自江左故文多雋勁有東吳覇王之風俠皃鼓盪吞震澤者八九三君子画江水而分兄弟雖操技不同要之宮商各自爲音孔墨各自爲治其于弼咈大雅以暢所欲言則皆千里比肩者矣長倩吳鈎也吉卿元亮豐城之鍔也東南寶烝澌耗未盡今且鳴且躍而出墓宮三千與埋獄片鐵精爽相射不至噓風雲而合雙龍不止者不佞以開道人第取兩九投空中一覩其騰𢿤翔舞耳雖然二君者挾神物以遊世而當今闢右遼左之上䰕魌翁張其尚能進而從事于賈長沙之長纓班仲

升之禿管乎三君奮袂曰能能不者陳先生其不以是編爲談鬼神神仙者幾希

虎嘯軒稿序

少年好談俠俠者特英雄之殘瀋餘唾也吾授經于弇州太原家兩公推轂顧益卿先生不去口客曰大俠耶兩公目攝云是何言造物千椎萬鑿始鍊得顧益卿一人為國家緩急之用張中丞肖甫定浙中二變全賴其力已鎮遼陽鼓舞李家父子節縮金錢數十萬餘蓋將大創三韓使東陲數十年無事而與朝議左其金錢悉付之後人徒手南歸與故交諸父老轟飲一似貧措大耳英雄哉益卿也先生嘗以書招余不得赴而時時從王崑崙郵筒往來王崑崙者先生兄事之當撫遼築亭儲酒以待崑崙崑崙執操堅不肯單騎度漁陽作蓮花幕下客先生分俸及紫團參貂襜褕為餉以成其介介山林之節海內由此兩高之先生之子玄岳以崑崙待予予遜不敢當今出守南雄最有聲玄岳之子元善項拜乎湖令卓異踔絕鄰郡邑有兩造者皆願摶額質成于顧令君心乃服英雄故有種哉元善寄虎嘯軒稿示余讀之嘆曰大文亦猶虎矣題有闘有糾結而元善解之則毆摩異僧之杖也題勢猛悍而元善格之則楊忠石則李將軍廣之飲羽沒鏃也以元善才識胆略本之英雄而英雄又得之家授文章小伎筆墨偏師烏能展其八面才之萬一即當湖斗大直談笑一彈指間方今東省黔蜀貌若粗安瘡痍未起流亡未復全遼千餘里淪為旃酪之侏儒奴且餌西虜之犬羊漁朝鮮之鷸蚌視門庭寇緩視門戶戰急豈復顧先生左司馬時耶沈僧照嘗按獵中道而還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耳俄而使至元善之有虎嘯軒稿也獨俠于文也乎哉英雄之意念深遠矣

宋讓木稿序

左手取印右手取干戈此嬰兒時事也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此文夫時事也今迹左閑闢蜀黔戎將吏齊魯徐沛有張角孫恩宋子賢輩蠢蠢文訌　上方拊髀而思封疆鼓鼙之臣區區制舉文何足以當戎索而余獨謂不然于忠肅王文成率皆從制舉中出也國家畸重在此則上帝之篤生忠賢豪傑亦在此即有非常之才不得從他塗捷徑進舍制舉將焉往哉第文士桎梏于窠臼之內挈瓶于訓詁之中經史詞賦不解爲何物況

能讀太公司馬孫吳尉繚之書乎吾友讓木生長名家自束髮即有霄漢虹霓之志搖筆爲制舉義騰擲奔放光明陸離旁溢而爲古文詩歌何奇不覩何怪不儲發竅濬心豐肉縟采真少年中之人龍也君常苦制舉所束倘得一當知巳非閉戶著述隱于仙源鬼谷間則投筆焚硯操緣沉金僕姑掃蕩妖氛縛取東西叛人頭爲厮養飲罷而世罕知者且從而竊笑之予曰文武非異人事也天地間惟龍善潛善躍又善玄黃之戰文昌六星位于斗上各有所司而有上將次將二星麗焉敦悅詩書輕裘緩帶文武爲憲其則不遠世無徒以文士相君而君亦無以一文字爲自了漢豈惟進賢冠即通侯肘後黃金如斗大吾且幾幾望之矣

武則天刪僞經目序

余于大明三藏聖教目錄抄既已序而藏之矣已于嶽字函得隋衆經目錄五卷宗字函又得隋衆經目錄六卷泰字函又得則天氏刊定衆經目錄十卷而僞經之目附焉夫月印印水水水相同心印印經經經相似今前寫後譯私增僞減蘭草混于束薪鳳鳥雜于鳴鵠是非頗謬一至此乎然而且有疑焉武曌佛氏之所訶也戕殺國母及君之子三人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勝紀犯佛之殺戒

者一改旂幟易服色更廟號窺竊昭陵之神器幾至不祀犯佛之盜戒者二鶉鵲聚麀穢德彰露非門出入非止白馬寺主蓮花六郎而已也犯佛之淫戒者三武氏既不知有戒又烏知有經雖建佛造寺自勑爲金輪皇帝吾恐當時刊定者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大抵武氏以蛇虺性現乾闥婆形以羅刹心作比丘尼施此亦無足怪而余獨怪隋文帝與唐文皇皆以振世之威乃獨委心帖膝于黃面老子是豈有宿本耶隋文帝嘗云朕與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少

時在寺至今樂聞鐘鼓之聲史曰帝故同州般若寺尼所抱子那羅延也唐文王亦輪王十善化世者也隋智周等賫梵經自西域還勑付有司選人翻譯帝且親爲撰敘又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金琉璃瓶侍者二人散官一人薰陸香百二十斤分道送往三十州州境諸官步引四部大衆共以幢蓋臺輦種種音樂供養圍遶而唐裝法師抵罽賓大林以至麹闍國與胡商八十人渡殑伽河至中天竺窮探大乘以象馬馳還文皇迎見于儀鸞殿勑入弘福寺譯經經成宣賜

九道總管又賜寶刹刀百金磨衲亦自撰聖教敘以張之葢二帝之弘護佛乘如此此無他則僭孽多而懼禍之念深耳隋唐之有天下也一則欺孤兒奪寡婦而得之一則劫父射兄而得之捫心顧影方有餘慙而況命將出師混一區宇誅剪傷殘不啻巓山而血海者夜氣所息寧不凄然試讀開皇八月之制貞觀三年癸丑之詔其隱情亦不復覆露矣故文帝享國二十四年寫經四十六藏十三萬卷修治故經四百部造金銅檀像六千餘萬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九千宮內造刺繡織

成像及畫像五千珠幡以億計崇葺寺宇五千餘所翻譯道俗二十四人所出經論垂百五卷而唐初四方壁壘之秋戰聲㗈沸精藍森列破薛舉立昭仁寺于幽州破王世充立昭覺寺于洛州破劉武周立弘濟寺于汾州破宋金剛立慈雲寺于晉州破霍老生立普濟寺于呂州破竇建德立等慈寺于鄭州破劉黑闥立昭福寺于洛州並官給供度敕虞世南李伯藥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等分撰新寺碑誌當時經獅律虎及一切人天龍象聯鑣接錫于法宮殿廷之間而二祖之慧

可四祖之道信天台之智者三藏之玄奘尤為嵬特宗旨明教乘普皆其力也嘻盛矣哉隋唐之交經最顯海內最太平而幽靈變幻之迹亦時時足以撼王公而怖士庶如慧琳供養塑像忽生鬚三十六莖道遜之柩五百異花遶屍而生長可一二尺許隋文與后毎食從齒下得舍利以銀盌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化二凡得十九粒多放光明即唐文皇行方等懺法見光明中有七佛現是皆古今書史之所不載而震旦國中之所罕習者此事一二傳先朝宮監必尚能言之而武氏攝于

異鬬且當破毀三戒之後又數見王后蕭淑妃鬼物為祟如死時狀避居洛陽不敢歸長安益妖狐之精爽至是亦老且耗矣日暮途遠計无復之度所以懺宿垢脫重愆當有甚于二帝者此紛紛經像之所由造歟乃知二帝以英雄作佛事猶有屠沽擲刀之意故名緇出而與之遊若武氏非兒女子之昵昵香火情則野姑村媼之膜拜禳祝者耳且掖庭有懷義僧而大德芘芻其肯權花座而翻貝葉之文乎哉吾故疑曰武周刊定之諸經未必偽而偽者不必非經也即使果偽猶不失東西

晉及六朝人筆惜哉悉舉而汰之令後世无以見其短長邢子才云挍書思訛字亦是一適蘇長公愛談鬼神强謂人曰汝試妄言而吾妄聽之此余所以猶致惜于武周刊定之偽經也雖然存其目可也

撫津疏草序

往遼左之局津撫輕敵三路輕進遼陽輕信廣寧輕走於是經臣條上三方布置之說詔選習知邊務篤棐不避難之大臣節鎮天津葢自大中丞白陽畢公始此翻局非故局也天津爲南北水陸咽喉外防海口內護神京逆酋揚帆尅日可渡新鑿漕道與彼共之難一公受命之初勅未領印未鑄幕府未開官聯未備信地未經畫一難二兵餉舟車火器甲仗之屬問之司馬司空司農非互相推委則轉相牴閣難三內不得于諸曹而

外又不得于淮揚浙直上不敢望榆關之軍實饒而下又不敢望登萊之額設久難四奴陷廣寧其地彌近其垂涎彌速鳩工聚材造戰艦於烏龍江者以千百計其舟師彌多其中禍於我彌烈難五夫諸難畢具而終不能難公者何也公義不卸擔亦不諱言大聲疾呼一疏再疏以至數十百疏而大要以克意節省力行核實爲主募水陸兵可萬餘練主客兵可二萬餘餉亦如之簡閱實伍以備折衝撥守大沽以防堵截牽綴朝鮮以資外隣解散遼人以消內禍壁壘精强紀律整肅此原爲

三面犄角設非爲他方徵調設也乃經臣調援三岔公則檄管大藩以二千往援毛帥則檄金冠等以四千往援山海則檄翟子勳等又以三千往倏此倏彼朝東暮西此曹偃蹇不前似有恨色賴公鼓之以忠義均之以勞逸斟酌于主客多寡之間然後欣然就道慷慨即戎而未幾會勦東妖之 旨又下矣公念震鄰剿虜分師鵰勦遴選來監軍督之來公子倡勇當先部將董世賢劉永昌秋毫無犯一戰而克景武再戰而破滕鄒賊穴一空漕無梗塞山東父老子弟不至鳥獸散風鶴驚擾

籍而爲顱山血海者皆公知人善任算必萬全之力也公一面視師一面應援一面盪妖兵分而力不單餉分而食不窘草昧彈丸化爲衝邊重鎮良工心苦種種從核實節省中來無震耀大言以怖 君父無譸張虛言以誑朝野耳聽筆授口占類劉穆之竹頭木屑類陶侃巨細必親談笑必愛類孔明忠勤有臣如此遼豈能難公哉先後遼事諸公或勘或譴或詔獄或緹騎銀璫相望于道皆曩時僨飛速化一歲九遷之要人而獨公五年授鉞內部晏然同官樂其無競 朝廷信其無黨鬼

神服其無欲何施不可何動不搣此真遊局之奕秋而奏議則其東方之譜也若能按其譜而尋繹之而無輕動公之國手思過半矣雖收遼左之殘局為全局可也

秦稅紀敘

御史持國余公在臺斥鉏勒諸璫甚法皆莊憚御史御史巡關中關中稅者梁先聲憐之膽落矣曰是嘗以司新索小黃門者是甞案大璫其養子其奴者是嘗械四方進金士命見者于是欲詭中公禍無短長則陰結左右置蠱潛毒公公發其姦嘔惡血嚨蠱如菽者百餘數昏瞀欲死得不死公之子震伯兄公號日夜泣挺劍躍馬欲執仇西入秦交游遮止之不果行因慷慨作志感詩未幾聞梁璫撤回又作志喜詩詩不能盡者盡載之

先後記中讀之使人悲憤交集涕笑橫下真忠臣孝子之志哉嗟乎孰法如御史幸而勝為公不勝為膺為滂為浮為球大則五屬小則鋃鐺輸右校耳勝則震伯幸為子不勝非斬仇祭墓則含笑詣獄豈肯出龐氏娥緱氏玉兒女子下哉賴 天子神聖臣不忍離子不死仇戰勝而肥發之歌詠即日御史西泰還出此讀之父子相向抱持泣更不知揮幾斗淚洗面也震伯神用清審志氣貞立二十時從京師短衣單紋尋師秀州匹騎走三千里風雪中津吏不知為御史兒此可以觀震伯矣

震伯讀書破萬卷文章如排山倒岳要自奇男子細事不具論

余讀易後萬事灰心久矣爲震伯題此敍得無陳元龍豪氣不除耶雖然龐娥爲父報仇申屠蟠十五歲上書外黃令頌其孝義皆處士也而少年意氣遂如此余何忍當震伯而失之震伯曰某曩者不聽諸君言脫身往何若余曰蠱之六四爻有之裕父之蠱往吝象曰往未得也震伯曰然則今日何若余曰蠱之六五爻有之幹父之蠱用譽孝子討仇志雖未行而

譽章矣御史傷於蠱卽以蠱卦爲震伯一洗胸中之慼慼可乎震伯笑曰善請更記之時丁未小春夕漏下二鼓矣

射經序

漁村之程新安名族也鄒魯卓鄭遁相甲乙而冲斗見我兩君皆節俠曉暢兵略稱程氏兩奇男子冲斗刻有耕餘剩技行于世當路遣使者束幣羔璧聘辟交至冲斗皆以母老辭而獨與從子見我論弩法槍法棍法甚晳見我點頭會心有函蓋之契請更以射法合成全書小用之可以護衛桑梓大用之可以報効　國家此射經之所繇圖也春秋之義大夫不藏甲而射則未有諱言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

睽不載之易乎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射有三一爲大射二爲賓射三爲燕射不載之禮記乎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不載之周禮乎軒轅黃帝之臣揮作弓夷牟作矢孔子習射于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焉則聖賢何嘗諱射也吾　朝功令學宮之旁各有射圃今强半藝疏矣季冬集郡國材官良家子試之先騎射後文藝今飮羽沒鏃者不得一矣此豈射不善哉則射訣不傳故也見我君據古證今訪師求友凡射者之立法身法手法審法挽法撒法決拾法調弓矢法藏弓矢法皆輕

肥少年所不見不聞覈嘖若將學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者幸見我君一一拈出之機竅綦密心思亦綦苦矣君嗜古好文旹屑與兜牟闘技博肘後斗大印特恨東夷匪茹數逆執事之顔行士大夫横刀相揖抵掌而談金㕔玉版之書不知練兵自練膽始練膽自練器始練器自練射始緣力生巧緣習生間穿五重洞十扎志其目則中目志其戶則中戶神而明之是在圖矣昔王恩永學射于成都工曹嚴悟有嚴悟射訣韋韞學射于張宗有九鏡射經張仲殷有射訓王越石有射議錢師益

有益津射格今見我君此圖釆擇古人要旨又有江順卿程冲斗發明參酌于其間最得射中三昧若使轉聞之當路頒示各郡國材官良家子則人人皆李廣養由基處處皆种世衡之青城澗即有小醜直以一矢相加遺不過落鵰貫蝨之餘技耳何慮東夷哉何慮東夷哉故樂而敘之如此

百忍箴序

神醫療疾妙在一針至人救世括于一字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即今紫巘仇公梓行百忍箴是已此箴爲四明高士許棨所撰曾刻成化間自後日遠日亡誰復懸之座隅置之家塾賴仇公特地拈出將人間用壯用亥好挺好闘者痛切喚醒一番語不期多期于及時此之謂也頃者朝野之間堅白鳴玄黃戰不報不休不快不止得無未之忍乎夫以刃剸心忍難矣刃兌金也心離火也以火載金忍更難矣然而古訓曰有忍乃濟又

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是非聖人之言而易之言也易卦有漸有巽有需有解有謙有艮皆忍之象也亦忍之義也天地以能覆能載爲忍山藪以藏疾瀸瑕爲忍江海以納爲忍龍以潛爲忍鯤鵬以六月息爲忍鷙鳥以斂翼爲忍猛獸以狙伏爲忍兵家以持重爲忍佛家以定爲忍道家以柔爲忍儒家以三戒九思爲忍如仲尼之微服顔子之不挍忍之上也子輿氏以横逆付之妄人又甚而比之禽獸似猶有彊陽之意焉況人非聖賢而敢不堅忍乎哉自來修煉堪輿學問經濟無不從逆局

中來順而隨之為凡為肅逆而閉之為吉人為異人為大有力人甚矣箴之善言忍矣今夫匹夫匹婦擴臂披髮鬪于三家之村五都之市有逢衣先生規行矩步諄諄然以主敬主靜靜而前導之不暇省為何語適有田畯鬪師揺手東西向曰姑忍是姑忍是則剛狠之氣漸殺訶詈譟擊之聲亦漸細漸夷往往且曳且扶而去乃知儒者多言繁稱不如單提忍之一字尤直捷而痛快也大抵小忍小益大忍大益暫忍暫益久忍久益半忍半益全忍全益庶人忍無訟可挑士大夫忍無黨可擊邊疆忍無釁可開宮府忍無題可借正如猛火聚而沃之千丈之寒氷迅雷鳴而豁以萬里之碧漢有事化為無事不平化為太平百忍箴者真兩儀之大總持五倫之大藥石也忍之忍之箴言忍之即鬼神且無奈我何又何論紛紛之虛舟飄瓦哉讀此庶不負仇公救時之苦心矣

沈氏弋說序

武林孝廉沈幼宰束髮好古能讀其父侍御公書更性習澹於聲華蕭然如退僧遁客一旦發其枕中之秘郵弋說以示陳子陳子讀之口呿而不張舌橋而不下滚滚乎惟懼其言之罄也古今能言之家多本于春秋繇仲尼春秋之法約而說封之旨詳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學不博五車才不當八面識不超千古辯不敵萬夫目不營四海麈尾相難惟有靡旗仆轅而走耳此五者獨幼宰足以當之而猶逡巡遜謝以飛蟲之弋獲自居彼蓋謂鳳翔千仞能翻九天弋未嘗及焉故謙言云爾予謂幼宰之筆張弓發矢能落雙鵰飲羽沒鏃能中石虎而猥云弋說乎哉說之義從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說之謂也異人讀异書豪士得豪語其見軋咽于胸中而莫可發洩每思二三友朋相與聚頭磕膝磨吻抵掌以快其所欲言而索解人又不可得如草木之怒生不達不止鵾鵬之怒飛不九萬里不止大竅之怒號不山海騰沸天地晦暝不止此幼宰所以正說反說直說倒說横說竪說頻說簡說俗說雅說取譬說詼諧

說曲折縱橫靡不如意而莫窮其涯涘也此說可以驚四筵可以慴獨坐可以屈今人之口可以服古人之心可以修行人之策詞可以尊大夫之對可以借箸當前取笏畫地與天子宰相掰折古今之成敗是非吾安得呵九閽虎豹而進之或招置百尺樓上談數日夜語倦意訖共入巖窟間擁膝相視學蘇門長嘯一聲而別吾兩人庶幾皆嗒然無事道人矣

食物纂要序

天地生人亦甚偶巧矣兩目兩耳鼻兩孔其竅皆耦正如坤卦之象口與大小便其竅皆奇正如乾卦之象乾宜上而反居下坤宜下而反居上此泰卦也坤惟居上故濁者變而爲清食天之氣者惟鼻乾惟居下故清者變而爲濁食地之形者惟口口上鼻下是爲人中故曰天地之生人亦甚偶巧矣易頤卦曰愼言語節飲食中庸又言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世人病五氣七情五臟六腑之症有脉可按有情形可摩若飲食之病或以驟而不覺或以雜而不辨或以日漸月久而不著不察若孕婦小兒蓋負負矣婁江雲谷穆君著食物纂要最爲簡明又與興化名醫陳丹宇先生三四訂正然後行之人間其用心苦其綜覽博其考辨精使賢者可以尊生卽不肖老饕亦且抦舌而懼染指而退矣夫醫司命也以命聽醫孰若以命聽我况日用飲食我爲政者也若知味則自然知節知節則自然可以身心俱泰雖謂食物纂要卽頤卦節卦泰卦註腳可也故樂爲敘而傳之

藏說小萃序

藏說小萃者江陰李貫之所集本鄉說部凡七家如湯大理之公餘日錄張司訓之宦游紀聞張學士之水南翰記朱太學之存餘堂詩話徐山人之暖姝由筆汴游錄唐貢士之延州筆記而其祖戒庵老人漫筆皆附焉貫之刻既成輕舟五百里問敘于余余惟海內聚書之家百不得一即有之非卷帙浩大則多收宋刻以角墨楮之精好而已其實皆耳目所恒習也書之難難在說部余猶記吾鄉陸學士儼山何待詔柘湖徐明府長谷

張憲幕王屋皆富于著述而又好藏稗官小說與吳門文沈都祝數先生往來每相見首問近得何書各出笥秘互相傳寫丹鉛塗乙矻矻不去手其架上芸裹緗襲幾及萬籤而經史子集不與焉經史子集譬諸粱肉讀者習爲故常而天廚禁臠異方雜俎咀之使人有旁出之味則說部是也第小說所載其中多觸而少諱子孫之賢者扃錮不敢行而不肖者惘然如坐雲霧中不解祖父撰述爲何說間有詰門而求之彼且狡獪掩匿詭以什襲之藏邀以千金之享轉展一二傳而皆已化爲鼠壤蠹夾中物或轉授竈下婦裁剪襪材甚則付酒家如靈武告身僅博一醉耳李貫之有道士也孝友忠信沉深讀書獨能收合先輩之遺編補殘訂訛不惜餘力頓使延陵諸君子之風流標格傳之君子其亦有功于一鄉之文獻矣當今好古者若不見嘉則蓬山三館四庫之藏而訪書之使如漢之謁者各道御史皆無專命則祕求隱籍不得不屬之二三弘覽博物君子貫之非其人哉貫之祖戒庵老人好著書番九十不少衰而貫之又能善繩祖武正如談遷世爲史官向歆校讐天祿

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令其弘覽博物代有本原非世之剽竊家可同日論也若使倣貫之例推而廣之鄭夾漈所謂因代而求因人而求因地而求者其法盡在乎是他日異書輻輳四面出史臣且將藉手焉毋獨以延陵一鄉之文獻求之乎

晚香堂集序卷之二終

序

陸大宗伯壽言後序

吾鄉宮保大宗伯陸公　天子凡兩賜存問其九十恩
數視前加等萬曆戊戌六月專遣中書舍人以羊酒采
幣存公于家一時士女傾城罷市至疇食僦屋往觀公
率大行伯達君以下郊迎使者公輿而出騎而入金冠
緋衣白眉黃髮端笏馬上顧盼凝遠從容炎暑中灼然
有童孺之色可即也　詔書在門公虎拜稽首事竣則

命元孫景元以弁童趨謝　闕庭　上以敬謹嘉公又
以齒德俱尊優答公　朝廷求舊憲老之典可謂極矣
伯達君手錄　玉音及鄉士大夫之媚于頌者彙爲壽
言一卷公謂　王言在前禮不可以序乃特屬其記一
言于末簡余生晚猶憶鄉父老言公辛丑會試時有太
守王公華者夢入帝庭庭下數百人羅拜口舉善人則
公姓名也覺而召公之婦翁李問之李對曰其生平不
苟而已是年遂以春秋魁天下入館局會鄉袞同朝數
數引歸自後新鄭江陵虛揆席以待而終不得篭公公

九十餘距今辛丑又垂一甲子矣俛仰今昔凡與公出
入諷議聯鑣並笏悉當時號稱一代偉人名位姓氏如
雷如霆後先參差落落與晨星俱盡而公齒髮不衰聰
明知故每談前事短言可以書紳長言可以補史使對
公者竟不知其爲四朝以來人物即少年晚進公目擊
其菀枯而歷閱其陵谷滄桑之候又不知家凡幾人人
凡幾世轉眼六十年棋局屢更國手頻頻其神閒氣定
不着而常勝者獨公一人耳公未嘗典一正考然海內
正人君子皆知以公爲師亦未嘗授一世蔭然舉伯達

君最晚而以進士歸養者十年餘又最孝且賢公淡中
得濃老中得嫩雖蒼蒼者有意于調停輻輳之亦由公
見道明取數寡生平不苟之行通于神明宜若是之壽
且康也公阿羅相輔以神仙骨天神福約以儒者風故
無貴賤皆幸見公而不敢望公無遠近皆祝公而不能
悉公即載在壽言者特澥渤之一勺泰岱之一石而已
雖然古人有云人臣上讚令德則勒于家廟之鐏壘下
敘私情則書于宗塾之碑版今朝野之頌禱于公者抑
何其洋洋灑灑也敢弗記諸若其稍可以報公則今諸

山有繪像龍潭有專祠輿有頌國有史或公之所以壽
而不朽者與而終亦未能言公之萬一也俟百歲當更
筆而記之。

茶董小敘

范希文云萬象森羅中安知無茶星余以茶星名館每
與客茗戰自謂獨飲得茶神兩三人得茶趣七八人乃
施茶耳新泉活火老坡窺見此中三昧然云出磨則屑
餅作團矣黃魯直去芎用鹽去橘用薑轉于點茶全無
交涉今旗鎗標格天然色香映發岕爲冠他山輔之恨
蘇黃不及見若陸季疵復生忍作毀茶論乎江陰夏茂
卿敘酒其言甚豪予笑曰觴政不綱曲爵分愬詆呵監
史倒置章程擊斗覆觚幾於腐脇何如隱囊紗帽翛然
林澗之間摘露芽煮雲腴一洗百年塵土胃耶醉鄉網
禁疎闊豪士升堂酒肉傖父亦往往擁盾排闥而入茶
則反是周有酒誥漢三人聚飲罰金有律五代東都有
麴禁犯者族而於茶獨無後言吾朝九大塞著爲令銖
兩茶不得出關正恐濫觴於胡奴耳蓋茶有不辱之節
如此熱腸如沸茶不勝酒幽韵如雲酒不勝茶酒類俠
茶類隱酒固道廣茶亦德素茂卿茶之董狐也試以我
言平章之孰勝茂卿曰諾於是退而作茶董

酒顛小敘

夏茂卿撰酒顛傳引東方鄭生畢卓劉伶諸人以策酒勳辨哉無以應矣予不飲酒即飲未能勝一蕉葉然頗諳酒中風味大約太醉近昏太醒近散非醉非醒如憨嬰兒胸中浩浩如太空無纖雲萬里無寸草華胥無國混沌無譜夢覺半顛不顛亦半此眞酒徒也畢忘盜未忘甕劉忘埋未忘鍤俗人治生道人學死聖人之教生榮而死哀是皆猶有生死在耳然則將何如樂天不云乎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南華發覆序

南華發覆清凉山孔雀菴蘊輝老人所撰也老人繩戒精緊狀貌清孤望之類須菩提衣表瘦骨可捫而數也長于詩無浮屠語與之談方內方外之書旁及南華經往往能結吾輩舌葢少而習之長而遊于空山大澤間所見莫非莊者積三十年而后發覆之註出焉正如稿木蒸爲芝菌精神肅爲舍利非歲久月深者可襲取得也世謂老莊一家余獨確然判而爲二老子生于周平王末實有作易者憂患之意其言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我有身及我無身吾有何患夫七尺之軀厭而離之不得計莫若以曲自全以昏自晦以柔弱自抱以勇于不敢自活若谿谷若嬰孩若冬涉川若畏四隣自古之善恐怖者莫老子若也南華生慉慉然笑之曰烏用是頑且鄙哉于是以逍遥齊物之說出而救之葢破我然后能破執破執然后能破生死破壽夭破禍福破譽誹破理事破聖凡而老氏崎嶇世途之恐怖悉粉爲虛空矣老子爲憂畏粘縛者也莊子爲老氏解粘釋縛者也昔者元美王先生之言曰莊子僻處楚濱孟子不過大梁

未嘗一見相究詰。假令彼此送難。其鬭必若涿鹿彭城之戰。大地爲之蕩而不寧。日月爲之睇而不明。莊子敗則逃之無何有之鄉而已。然而不怒也。孟子不敗也。敗則怒。余哂曰孟子之怒必加于老而不加于莊。學老子之恐怖。未免流而爲鄉愿。學莊子之豪宕奔放。不失爲狂。此老莊二氏門庭之辨也。蘊公曰老莊是同是別。眉道人姑置且從發覆註脚下細尋語脈。亦有爲南華轉身吐氣處乎。余曰他人以已解莊。而蘊公以莊解莊。蘊公潔淨有道人也。此註亦從三十年破我得來耳。如郭象爲東海王越主簿。素論去之。呂惠卿王雱當權薰灼。銅在黑暗鐵圍中不能出。彼方求蘊公懺罪不暇。何暇對塵而論南華哉。即有諸註覆酒家瓿可矣

王節婦完節編敘

蓋聞易著從一之爻。詩咏靡他之什。或剜面引鏡。或劈耳用刀。或斷髮告誠。或截鼻見旨。誘之占士。而蘭蕙不改其芳。誂以大人。而薑桂彌植其性。咿嚶涕泣。豈惟行路傷神。慷慨從容。直使閨房砥節。厥有袁氏實嗣徽音。蜀袁氏者。司徒命庭之女。茂才王賓之妻也。齠齔柔嘉。弱笄婉娩。傅綜師氏之訓。動符女史之箴。叶吉鳳占。通名雁幣。采蘋采藻。奉君子之清塵。鼓瑟鼓琴。得大家之雅度。千秋信誓。松栢結爲同心。二豎見殃。芙蓉損其並蔕。含啼掩抑。顧影低迷。首似蓬飛。心逾荼苦。玉鞲弛而不御。錦帶委以下垂。蟲挂明璫。塵栖綦履。匡坐漆燈之側。緘袠繐帳之旁。無意人間。願從地下。宗親曲爲勸解。死生幸緩須臾。或趙氏之孤可存。則若敖之鬼未餒。何期兩嗣連作下殤。龍劍入津。雌雄拆偶。蛸環斷玦。子母分飛。恨鴟梟之太殘。嗟螟蛉之空祝。心灰意迄。淚碧腸枯。鬼伯侵尋。司命無主。嗚呼痛哉。昔阮瑀没而魏文悼其孀婦。任咸逝而潘岳哭其寡妻。然而稚女始孩。群兒滿眼。非若隻鸞單鵠。驟分破鏡之中。兼之一卵二雛。復

攫覆巢之下伊誰舉案若個牽衣慘旣非常命亦隨盡倘使邦君舉旌盧之典 天子頒表墓之書幼婦摛辭貞姑賜號流傳青史應知骨有餘香相見黃泉畢竟面無慙色敢鐫琰琬以俟丹青

臥遊清福編序

命使君宰華亭之三年政潔而民穌絃歌之暇手纂臥遊清福編命陳子序之余聞之名山洞府造物不付之冠劍車騎貴人而私之隱君子此語似有致而實否否夫王公大人之游或侍宸輿或領使節屯軍駐蹕問俗褰帷小有未濟則兵丁曹伍腰鎌負鍤而前導之能使目與足兩無憾而後止若蓬翟逸民不過三尺筇與一輛屐耳歷覽幾何而辱之曰游則不得不退尋紙上之陳跡而指數之曰是其水是其丘若置其身於空青鈍碧之間以稍自寬云耳則臥遊編者冠劍車騎貴人可無而隱君子不可不有也且山遊之難我知之矣巨靈五丁洗鑿之地半出於神鬼護呵俗子命車則風雷雨雹隨其後非夙具靈根者不能遊猱岩虎窟蛟穴鼉宮與夫族冢叢祠之林狐狸嘯而鴝鵒啼非有胆智者不能遊棧腐梯殘葛枯蘿脆非捷如猿鳥而頑如樵牧者不能遊寒暑載途變色而進喘不續吁胸與膝拄非精爽壯旺而好奇者不能遊諸遊具矣而糾于俗務頓于老病左于非時其則與盡者才盡才盡者山川之秀亦

盡而遊不必記記不必文者多矣甚矣遊之難也非遊之難也難于上帝之清福也嗟乎自古山川幻住陵谷變遷海底塵飛蓬萊水淺卽天地且無所恃以久存而何況山川又何況遊者嘗試訪古今游客姓氏於什碑斷礎中野艸夕陽冥冥漠漠而幸有一二記遊尚在則笞人酒雲牖月討松論桂之意彷彿可求而穆王八駿之所未巡秦隋六龍之所不及臨幸者皆得與巢公一巢壺公一壺共縮而游之几上比之王玄仲舉烟爲信韓昌黎慟哭絕書詎爲勞逸哉是編也無問隱君子與冠劍車騎貴人但有清福者然後出此以授之

游喚序

名山大川特水地二大中之一隅耳其旋轉生滅多類風輪風輪何在則文人才子之筆是也王季重筆悍而神清膽怒而眼俊其游天台鴈蕩諸山時懦時壯時嗔時喜時咲時啼時驚時怖時呵時罵時挺險而鬼時蹈虛而仙其經遊處非特樵人不經古人不歷卽混沌以來山靈數千年未嘗遇此品題知巳大抵山川有眉目借人而發又無口借人而言若游者非文人才子正如醉夢人夢骨以爲丘陵夢髮以爲草木夢耳鼻以爲洞門夢口以爲河夢舌以爲沙夢眼以爲日月夢氣以爲雲霧困極迷離游而不得出則囈語沸發輒以一喚爲幸問其夢何狀則欠伸呿張莫能名其所以俗兒見山迫欲歸歸則憒憒如故者何以異此更有强作解人漫無可否每輒言佳此山水中鄉愿王季重倔强猶笞不屑也季重此記原以喚舊游王謝諸人豈喚此等輩哉

玉甑山紀游稿序

昔游有二品而今加三焉賈之裝游也客之舌游也而又有操其邊幅之技左挈賈而右挈客陽吹其舌于風騷而陰實其裝于稛橐施于今而遊道辱矣吳人遊者始于季札彼豈其得已哉蜺國之難而巽迹以逃當是時可以高枕而卧季子之影老于太湖之濱矣今游士非獨産吳然出無津梁往往藉口子長氏以爲游祖馬蹄車轂陵蔬道傍甚者青山白雲不以稅駕而躭躭長安中如深帷卧榻青蓮有云但識金馬門誰知蓬萊山

游道之賊也寧獨今日哉王子辰玉以許邁之骨挾宗炳之好帶五湖芥五嶽欲以汗漫之觀悉收而羅之雙睫而緣且小凝今稍露一兩斑于游記中讀其言可謂口爲綉筆爲綵矣立長安四虛之衝耳目手足不爲洛塵所埋而鴻飛蟬嘯時軒然于烟霏林靄之間高情拔韻何其處躁而彌靜也余與長孺之皆游也與王子同近者又更其嗜而爲倦草莽撫躬落落有深意意欲遠游則以床頭老易及王子游山記展讀數行未嘗不置我于雲梢鳥背上矣候他日天下游道少清我當從爾騎泱莽之馬相與窮無窮而極無極不然如黃冠解瓢笠而乞外護緇衣謝鉢中之餐桑下之宿而託棲齋宮游人脫跡山中而錯跡山外皆余所不能解而亦余之不敢從者焉游倦矣予且解車休馬手王子紀遊一編瞌睡半生毋與客賈肩隨而趨爲青蓮老人所哄

史翰林致身錄序

儒爨者撰有建文史待曰遜國編年曰報國列傳曰定論如請復　廟號請補實錄請宥諸忠臣子孫還籍是也曰傳疑如金川門獻降或云　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參半是也今得先朝史仲彬致身錄而革除君臣生死之際了然矣　帝之出亡也建文夏六月庚申十三日也以未時從鬼門出從者由水關御溝出暮薄會于神樂觀之西房比時願扈駕者二十二人其與　帝同祝髮者三人吳王教授楊應能編修程濟稱比丘御史葉希賢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者七人徐王府賓輔史仲彬刑部司務馮漼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稱馬公時稱馬二子中書舍人郭節稱雪菴時稱雪和尚宋和稱雲門生時稱稽山主人稱槎道人編修趙天泰稱衣葛稱葛衣翁時稱天肖子欽天監正王之臣家世補鍋稱老補鍋鎮撫牛景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其他如廖平金焦王良蔡運梁田玉梁良玉梁中節王資劉仲鄭洽何州各徐散四方遲爲應援其姓氏爵里具核在錄中皆革除志吾學編所不載也　帝初欲依西平侯不可欲依浦江鄭氏不可史仲彬迎至吳江之黄溪忽聞　成祖追彬勑命　帝遂去諸君子刻日訂期尋　帝于滇南于襄陽于重慶于白龍山于浪穹之深林于逆旅之客舍不遇則泣禱鬼神徧詢之樵翁牧竪遇則或目成或隱聲泣或同宿或分行或行乞于市或結草廬以待　帝或褱粻脯以獻　帝或紉衣補履以進　帝或病而旋殁或合而旋離皝皝索索惟恐捕者之覺而掩其後抑何險也又何憊也昔晉重耳奔狄從者五士其餘不名數十人齊田横奔海島上二客與五百人皆自刭此二事嘗恨史佚其姓名最爲千古奇痛倘史公致身錄不存則諸君子幾與重耳田横客等耳嗟乎　建文帝生不望重耳之反國殁不及田横之王者葬獨其竄伏崎嶇能使二十二人者君亡與亡君存與存詭姓名屏聲跡歷萬里而不渝誓九死而不悔其究君與臣兩全七尺與十族無剮臠屠滅之慘視黄練方鐵慷慨就死者不更難乎當　成祖遣尚書胡濙行遊天下訪求張三丰意蓋蹤跡建文帝也都御史陳瑛鍜鍊諸忠臣獄凡有片紙株連者小則誅一家大則空一村

瓜蔓之抄殆無寧日史公爲仇所訐寧獄死終喋不自明其精忠隱德葢如此迄今二百餘年史氏以家藏秘本合于焦先生茅山所得無毫髮差誤乃不諱而行之此天之所以哀憐建文帝失國之無罪又憐二十二人之泯泯無聞而呵護此書以待史氏之子孫弃揭于天下萬世也致身錄一出不惟見建文帝得士之報而成祖亦且弁白殺任之名其關係本朝正史甚鉅故草莽臣僞敘其錄而傳之

皇明應謚名臣錄序

武林林貞伯先生博綜古今而尤留心國朝史學每當簿書之暇輒翻討朝家掌故以及郡牒家乘稗官野史之書無不裒集而删纂之其富垂及三百卷秘不視人今所刻皇明應謚名臣錄特其史函之一耳陳子曰謚法人主之春秋也而貞伯得無僭乎貞伯曰僭者僭竊賞罰之謂也今有袞而無鉞善善長而惡惡矩猶然春秋之旨也陳子曰國制三品以下無謚焉而擬及于下僚布衣者何也貞伯曰昔者范平以邑長謚文正廣詵以隱君謚貞節徐積以教授謚節孝林逋以處士謚和靖此非三品所得而限也陳子曰是古人也而與今之制合歟貞伯曰康獻章不謚文恭乎胡居仁不謚文敬乎今皇上近典可按矣陳子曰此從祀孔廟兩先生也而諸君烏得而盡擬之貞伯曰兩先生以空言錫特典復賜上謚而文臣勞臣與死節之臣顧反俛首出其下即兩先生寧詎晏然而已也此四科之所以列也陳子曰謚法禮曹主議史官主擬禮垣主駁閣臣主衷夫既或治之矣而子何居貞伯曰頃者會議應謚諸

臣如伍文定等凡二十九人而二十九人外其遺者尚多也詳于三十一年以後而略于三十一年以前者亦尚多也議者議擬者擬駁者駁裒者裒迄于今寂寂如故矣陳子曰諸君子之子孫安在而貞伯代之鳴貞伯曰子孫或束于禁例不敢請或貧弱不能請或能請而挾故挾賢最下挾貲賢者厭其煩苛者索其瑕于是創爲五年類題之制停一人而并罷他人罷後人而并停前人此其故難言哉陳子曰乞謚者子孫而壞謚者亦子孫然則謚將終已乎貞伯曰烏可已也生有號以法

日也謂日未出而明也死有謚以法月也月既入而光有餘也日月可廢則號與謚亦可廢也特以愛憎多則不得謚議論多則不得謚長厚者少而刻深者多則不得謚能察者少而衆好惡者多則不得謚譜百年之故實者少而徇目前之草野者多則不得謚甚矣謚之難也陳子曰謚難矣盍亦私裁而私謚之貞伯曰柳下之謚惠黔婁之謚康出于妻孟東野之貞曜出于友王通之文中出于門生朱穆之于暉朱邑之于穆出于子秦法子議父且不可而况友議友妻議夫門生議其師乎

嗟乎公謚廢則私謚興惡謚隱則美謚屈貞伯之纂是録也一以發名公之潜一以伸孝子之志一以補金匱之遺一以聽斧扆之斷倘有宏覽博物君子相與確訂而廣蒐之諸公可以不死矣若夫革除名賢貞伯已列史函中蓋夫人而皆節義也則夫人而皆謚也不具書

康先生募勸義穀敘

古人備荒考莫善於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朱考亭之社倉法吾朝師其遺意周公忱請建預備倉于州縣王公廷相請立社倉于村落似可鑿鑿施行矣第子錢家迫于漁利而緩于市義鄉豪不願倡姦戶不肯償社倉之法徒塵飯耳獨預備倉歲有積備不出于官而出于贖鍰官欲改陳易新則米穀化而爲金錢矣有司粥不響之鐘胥史塡無厭之壑那移影射侵蝕支吾蠹蝗不在天螣不在田雀鼠不在倉皆人爲之也至於水旱一來公私告罄攢眉束手付之莫可誰何不得已請賑請蠲豈能朝發而夕下哉即下矣司農豈能遂覆即覆矣臺察豈能遂行即行矣荒熟豈能遂勘即勘矣分數豈能遂核即核矣曰折曰帶曰停皆爲有田者設也而非爲無田者設也雖散粟煮糜僅僅博升斗簞瓢緩須臾無死其不幸而僵仆於下枕籍溝中者可勝道哉吳常康先生江右大儒也經明行修而尤蒿心于荒政戊子歲大祲先生始而窮產繼而鬻沼減膳以助之分麥以給之又籍其里中無告者泣呈之縣大夫頒賑

有差垂數年而又有備義穀之舉昉二子若仰楚中節縮飲食得穀百斛及來年再得百斛而又趾獨爲君子也爲募疏爲勸俗歌譬之星星之火似覺無多然炎崑岡灼鄧林皆是物矣陸賈尉陀之裝遁食三子以爲樂而不及族范希文義田贍族而不及鄉晏子內外待以舉火者若而人而不及荒康先生空山寒布衣周容懇至乃如此豈非難之難者乎自先生倡舉後仲子穉與奉常少府諸君廣而演之遂成康氏義田乃鄉立則自先生募勸始嗟夫歲不登望之君君聽高望之官官泄泄望之吏吏姦百出望之閭史鄉三老閭史鄉三老多私少公則望之宗長者若使宗長者盡如康先生父子同姓異姓豈必報名于有司仰給于官帑上無踏勘查核之煩下無奔走候領之苦以族救族以鄉救鄉視州縣之預備村落之社倉名存而實亡者相去萬萬矣今士大夫腴田美宅肥馬輕裘陳陳紅腐之積動以千百計而坐視宗黨之尪羸瘠墨如路人如秦越對面不嚬蹙轉睫不涕下者是皆康先生之罪人也帝臨下土必視其德之所施眞僞廣狹以爲食報之遠近先生非牟

利非徼名非索報于鬼神上帝無爲而爲善之最大者也天胙後賢竟以成先生之志推此行之天下續命丹活人譜豈有量哉

俠林序

天上無雷霆則人間無俠客伊尹俠祖也子輿氏推以聖之任而任俠從此昉矣微獨孟氏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孔子一匹夫而創二百四十年之春秋知我惟命罪我惟命夫誰得而奪之若其墮三都郲萊夷沐浴而告三子直俠中之餘事耳太史公慷慨爲李將軍游説下蠶室一時無賢豪可緩急雅慕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俯仰悲悼作游俠傳説者謂此等儒不道吏不赦使懦夫曲士貌聖賢之虛名而不得爆然一見豪傑非常之作用有卿雲甘露無迅雷疾霆豈天之化工也哉人生精神意氣識量膽決相輔而行相軋而出孝子俠乃孝臣俠乃忠友俠乃信貧賤非俠不振患難非俠不赴鬪閱非俠不解怨非俠不報恩非俠不酬冤非俠不伸情非俠不合禍亂非俠不克古來自伊尹孔孟而後上至纓緌下至岩谷以及婦人女子弁髦之流何代無俠何俠不奇特未有拈出之以振世人之耳目者此洪世恬俠林之所由作也世恬新安有道士也家貧而行潔博學而好奇辛苦數十年纂成

俠林若干卷徙步走雲間以示陳子陳子曰人心平實不鳴吏得職俠不出客有俠俠有林似非世道之幸也吾私憂竊有二慕聖賢者學中行不得流而爲鄉愿又流而爲鄙夫慕豪傑者學任俠不得流而爲奸雄又流而爲盜賊君獨無慮此乎世恬曰此正余之志也余慕是書爲真俠提榜樣正爲僞俠峻隄防耳自世之有僞俠也小則鬬雞走狗呼盧擊鞠詾囂叫嘯爲市井白徒惡少年大則探丸發塚焚海鑄錢結游徼爲聲援倚巨室爲庇蔭亡命山海流言輦轂刾姦司直莫可誰何而

甚有士大夫非狷非狂不夷不惠外若披胆內實負心以此命俠乃郭解魯朱家𡨚所唾也俠以忠孝廉潔爲根以言必信行必果爲幹以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爲英雄終神仙爲果雖未必事事步趨聖賢若以豪傑識豪傑則索之俠林而有餘矣善乎古之狀俠也曰俠氣曰俠腸曰俠骨深沉摯歛如老氏之處柔伏生之不關而一然諾萬人必往一叱咤千人自靡惟天壤間大有心人正大有力人今虬髯蝟張鴟眼鷹視浮態盈于大宅惡聲沸于滿座吾得而相之吾亦得而易視之此不足

以泚文士之筆鋒帤豪士之劒血逍以夬裂四維抵觸三尺而已俠云乎哉俠云乎哉余少好任俠老覺身心如死灰頃讀俠林類盧岳道人聽下界霹靂鬬偟同嬰兒啼了不爲異然人間多有怖而失著者則俠林震世之力大矣故諾洪君之請而爲之序

賀福建南大中丞平紅夷序

天王神武震疊百蠻凡日所出入之邦皆納賫獻琛罔敢有越厥志自遐黠告警內外單空大中丞南公節鎮閩中深維調募飛輓之苦絕口不忍言兵一切與吏氓綏靜休息爲主會紅夷抄暴海上勢難復逭天誅公曰此夷高準强眼赤髮種落名號不載職方部中舌人未嘗譯而問焉者也邇來借市爲名剽漁劫掠城城彭湖三載于茲福與漳泉之咽喉梗矣前商公遣說士傳諭旋去旋來覬幷負嵎桀驁自若叅夷所恃者有三一曰巍艦其高如山其驚海道如地二曰巨銃長丈有咫能毒人于二十里外一曰堅城城則孤懸島中艦則環匝城外以火器爲長技以酋長高文律爲腹心以奸民洪燦仔池貴等爲耳目以倭奴番鬼爲爪牙橫行四出莫敢誰何彼直睗睨我度不能出沒風濤擐甲死戰耳公赫然震怒誓衆擣巢夷遣燦貴等賫書至獻番鏡夷鳥獻珊瑚明珠公笑曰聖王不貴奇貨不寶遠物蠢爾小醜敢挾珍玩啖我乎斬賄斬使無市法亦無撫法夷乃入犯中左以扼我師公密授諸將吏方略鈞致二夷艘焚其一燬其半函斬六十餘級生擒高文律以歸弟妖黨雖殄巢穴尚存公遴選千三百銳士募漁師佐之夜濟中洋突入鎮海港烟焰翳天呼噪震地前茅後勁分路夾攻又張左右翼直據山椒壘石爲城以瞰動靜而令游兵尾擊之碎沉之忽見十三艦海外揚帆而來夷可二千餘倭可百餘勢復張甚公檄水陸並進更番火器以擾其營斷枚犄角以斷其援樵汲不通聲耗不屬外艦猝不得泊則孤城力不能支夷始大怖請緩師請墮城請還信地請歸所掠商人公姑許以示羈縻而高文律未燬之城樓立遣健兒猱升而上且曳且焚而夷之巢穴一空矣是夕大小夷船悉鳥驚鼠竄而去此甲子七月十二日事也功成以後公區畫善後事宜不欲上俘宣捷識者曰古戎夷不恭則必戮之原野肆之市朝即水西東省毛將軍具有近事械送闕庭況夷隣浙有鑛盜粵有澳夷相望有日本暹羅琉球諸國伺釁覬覦恐生戎心此不當宣示遠近一張我武之維揚乎露布馳聞　天子御門告廟優詔敘勳各有差初紅夷發難或云許市便或云聽其往來粵閩間便公決策進

勦蹙之中流則裴晉公淮蔡之斷也浮一葉之艇破萬里之浪飛渡金門躬提桴鼓則祖逖中流之擊楫也入虎穴焚鳥巢兵法所謂以水攻者强以火攻者明則王濬樓船之水軍也兵餉甲仗蒙衝游艇走舸之屬不請內帑不耗縣官金錢纖悉從部署節省中來則陶太尉之竹頭木屑也撤其壁壘燔其實貨則張奐之馬不入廐金不入懷也來則拒之去則勿追談笑指揮戎索在手則武侯之羽扇綸巾也膚功既奏公遜之文武將吏更推本于前中丞商公直指蔣公辭封避賞則大樹將軍之不伐也公非惟不有其功并不有其穹名華胄剛經百煉氣備四時遠夷憚其英風諸執事服其德度詩云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其公之謂乎是役也行且盟河山胙茅土旌儒帥勸勞臣而雅非公之志也故福郡守陸公等徵文琢石敘公之憂勤機略如此若夫摩崖天齊可銘可書則有當代立言之君子在

賀郡司寇毛公奏績序

昔者王烈陳寔以義行聞太原潁川閒諸有爭訟曉譬曲直或望廬而還或至途而返甚且愧而請曰刑戮是甘乞勿使彥方仲弓知之及宋洛陽而猶有懼司馬端明邵先生知者夫諸君子弟不過獨行處士耳今郡國長吏之化其權重於處士而諸逢掖之遵禮蹈義行已有恥豈恐遽出潁川洛陽細民下然畏彼而不畏此者何也則刑設而禮不足也郡司理毛公三載奏最先後積臺使慰荐剡牘以數十計皆交口誦公有大體有特操有沉識有兼才遠近讞牒悉絜平亭而余獨雅重公孳孳文學斷獄引經非近代名法家所敢望者夫古者禮與刑相爲表裏辟雍之設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士不帥教者以告于王王親視之國之右鄉移之左國之左鄉移之右甚且移郊移遂屏弗與士齒蓋議禮則刑後之議民則士先之子產鑄刑書而不恐毀學校者正謂刑以繩中人而禮以圉君子士君子若有廉恥重畏法之意父詔其子兄詔其弟朋友詔其曹偶老幼賢愚更相告語以足不入公府終身不見大吏爲吉祥

善事而刑不足措與輓近士不古古所謂望廬而還及
途而返者今且屨相躡於郡邑之庭里父老謹畏者竊
竊指之曰夫夫也鄉校之雋也而所爲若是乎寧毋而
在必且更徙而去之宓子賤父事兄事者五人姬公吐
握執贄而朝者百人度一切閉門謝之矣毛公歎曰此
非士之過也有司一有輕士心稍可緣飾吏治者輒捷
手不復道而法吏則去士更遠即庭謁形神不相親而
余獨否否公以名經術起家分校閩棘海內經生彈誦
式之如漢推毛公而公又雅意人才羣諸髦廩之官而

瞭上下其文家祓究者澌之窶不能治家人產者恥之
其風習太甚者倖上當道教誡之又捐俸及贖鍰以新
學宮梓文正集創烈婦祠簡奇擢秀之外輔之以彰敎
化俗其意表甚遠故士民之歌而誦公不減子產而其
畏公知更甚於畏彥方仲弓邵先生之知也諸博士目
善必子言信而有徵請以是賀公并上之司封氏

贈味淡康公序

江右味淡康公由瑞安調劇嘉善邑赫然著卓異聲得
制詞甚嫩武林二陸走雲間徵文陳子以賀公曰是
中表兄弟張如斗如藩所轉屬也陳子曰浙中多碩人
巨公不他屬而徵之山澤之癯者何二陸曰吾嘗讀康
吳蒙先生芻義一編而異之其叙則子也子無辭初萬
曆甲申康公試童子科值雲臺張公爲太守公將試捧
飲不入口力疾草二義納吏人手太守望見訝曰第二
題尚未下生豈曳白去耶追之反讀至郡下惠少連降

志辱身篇曰逃天下者與天下絕逃天下於天下者又
與天下同太守拍案曰奇士也更試之文立奏則又奇
抵暮還署袖其文以示二子務令讀上口即之超之越
也又傳玩其文於逢掖縉紳間特拔爲冠軍於是曹耦
物色公者滿戶外初則疑信參半已而心口無異詞聲
價瞱瞱矣丙午舉於鄉張公備兵淮楊聞之酌酒相賀
梓其文以行比南宮下第公歸內愧逡巡不敢謁第遣
尺書報聞而張公已預勑閽者康孝廉至亟爲通不得
已詣門張公傾身相接談飲數日餘慰勞彌至及已未

成進士張公先已游岱矣四歲藐孤一棺淺土登龍無
容庭雀可羅公千里專使捧辦香弔公些之詞淒絕逆公
孥嘉善渤臺察於武林過張公家帷噓饋奠曰昨暮纔
舟師門夢師肅衣冠坐郡堂余青衿長跽師正色曰子
文字中是非未定其對曰如其卷是非已定矣旋夢覺
兩頰猶有淚痕因執斗藩兄弟手俯仰熟視者久之修
世講禮而退里中環聚擁觀者莫不嘆康公高義而且
服張參知知人能得士也公與斗藩握手不忍別謀之
揚仲堅欲携藩教之官署中藩難於去母而止又爲書

之孫規進取至於亟問亟餽則又僂指難數矣公嘗言
吾心制舉時火候適到非遇知已不能自信即意與亦
不能自豪揚仲堅劉抑之兩公雖嘗拂拭羽毛至於解
我挈精遠縱霄漢載我以垂天之雲盪我以萬里之風
獨張公一人耳夫大丈夫落落塵埃苦無根蒂低頭蹋
脊知遇實難故答人感知報恩有如姚泓之省疾拜於
床下者有如貝半千何彥先成服罪喪者有如孔璠上
書請謚請旌廬者而末世不祥甚則攻座師彈舉主逢
蒙之矢加於平生特達之異知而不顧天下非咲者是

皆康公之罪人也吕氏曰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君子
不與交友賢主弗內之朝司馬温公曰背師賣友之人
爲子必不孝爲臣必不忠旨哉言乎使世而皆康公若
也翟公不必有署門書劉孝標不必有絕交論在三之
義揭日月而明中天其關繫世教豈細故哉若公三載
奏最則兩邑之尸碑後先臺察之荐牘故在不具書

賀錢公大拜序
今 皇上好讀史書焚香告帝手书六相于金甌中吾
鄉機山錢公特膺首簡歲在戊辰正屬龍飛紀元之始
聖人在上時乘六龍以御天錢公應之矣往公侍
神 熹講幄威儀凝重音吐安詳左右睨而指之曰此
太平宰相也乃廷推兩格于鄉袞稍奪再忤于權璫公
閉門謝客噤同寒蟬幾冷春明之夢矣 上忽遣使者
敦召公于田間公雖謙讓未遑而雅意亦欲陳子一言
之贈于是親友彈冠者徵以詞爲王文成告楊邃翁云

君子之致權也有道示之無不受之量以容其情擴之
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神之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
之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此言似矣而非相臣之大根
大本也根本何在曰清是已公生平狷潔自好未嘗先
容于許史厚援于金張拔自 宸衷起家最稱粹白甫
聞命即日榜示司閽四方士大夫遺賀者納牘反璧秋
毫莫敢溷公皆及途望廬而返公根本旣清近能使一
鄉蒭蕘不采遠能使百僚心神俱肅而何以權爲哉相
臣府權其說始于鮑叔曰管仲之爲人也能不失國柄

而后乃發于王文成文成恨瑾焰甚張相非權不能充
亂今 上奪威福之柄于婦寺之手以還之閣中又奪
閣中是非之柄于稱功誦德之口以還之新執政救時
者不敢權亦不必權惟有以公之清恕助 皇上之寬
慈以公之清約助 皇上之節儉以公之清坦助 皇
上之平康以公之清鑒助 皇上之精明以公之清謹
助 皇上之兢兢業業舍一清而外豈別有謬巧卓詭
之相謨哉卽目前忠魂未盡褒卹繭籍未盡延登譬諸
天地陽春之候草木怒生石可壓乎魚龍怒飛水可夾

乎特俟公入朝面 陛從容挽回調衆憤釋群疑雲霧
不待噓而消日月不待揭而朗風霆不待轟而疾得人
者昌順人者祥人情平而天下靡所不平矣或曰剝復
初交談何容易而余獨謂公之救時無難者有故公之
清非脫粟布被纖嗇不近情之謂也清于家如晏平仲
之三族萬石君之子弟司馬君實之僮僕何待公而始
訓飭也清于朝如子罕之玉楊震之金鍾離意之珠璣
何待公而始謝絕也無欲自無猜無猜自無黨無黨自
無爭無爭自無事 上嘆曰爲君難已得公何難也公

亦稽首曰為臣不易今得事　眞堯舜易為其不易也
君臣相遇心迹雙清亞相可上相亦可鹽梅可薑桂亦
可行直道之三代可法成功之四時亦可而權何與焉
大抵宰天下原有正局全局未論任先論清清人之所
必不能清然後能任人之所必不能任塗最夷術最簡
公已預定于文正秀才之時武侯初出草廬之日矣況
上且斯除穢濁以待公地乎人種而我穫之猶曰人所
貽也　皇上穫之而公食之可不謂天授公哉吾故曰
公之出而救時無難也

贈汪内史奉使五方序

新安杜南汪公儀鶴岸偉深沉有大度績文滙行何太
宰聘修銓部志志成典核精麗拜文華殿中書會殿工
興新催督綾紗薛司空心屬公推轂之遂有是命出使
吳越閩楚豫章間公至松見郡邑長而後謝絶供帳觴
飲及一切徵逐之煩但杜門避暑而已上下桀其不擾
爭挽行帷而公以　王命不宿別陳子首途徵一言為
贈今天下無地不難無官不難公上迫　簡書功令之
重下悯民間杼柚之空心口齟齬文牒往復此役良非

易易而余獨私為公幸之夫詩咏皇華咨諏諮度為王
臣出使而作也男子始生懸弧矢於門庭以明丈夫有
事於四方也今公以才能奉使而當丈夫之壯遊前有
興後有騎所至兵偷曹伍績食郊迎旣不煩蹕蹻扶節
又不煩伐山開道探奇弔古見之謳吟咏歌登必美在
望之謝朓興圖壁之宗少文哉一快也公負好古之癖
凡遇經畬史藪以及竹簡韋編靈文秘檢之屬生平耳
目所不經見者皆得從容躬訪而抄錄之以腹笥兼行
秘書其載籍幾與張司空李鄴侯等二快也吳越閩楚

豫章皆人才文獻所自出其間多名卿上袞潛夫大儒公加意延攬以展其識荊御李之誠小者資切磋大者告之當事以備　朝廷異日緩急用不勝彌生之懷刺張敬夫之夾袋乎三快也古人有言人生無他願願讀盡天下好書識盡天下好人遊盡天下好山水夫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杜南公此行庶幾足以當之無負　王命無負異人異書好山好水覩嚴先生州有九遊其八相去不遠矣公歸以五方游記示余余當敘而行之以告夫環遊而咲黃鵠尺鷃而咲大鵬者公其謂余言否

賀京山鄭侯榮封序

京山鄭使君宰青谿凡三月肅迎兩尊人至不再月又迎　封典至白晳朱衣搢笏馬上自郊徂邑麾幢笳鼓而前導之使君稽首面　闕謝邑人懽譟擁觀者以萬餘曰鄭使君官可及年少不可及也又曰太公年甫壯遂邀　天子之寵詞又適在子舍此二百年曠典異數尤不可及也使君少年能驚憚悍奴老吏又能悚服士大夫之耆舊而賢者顧謂余曰濂洛書申韓法似不足以治天下莫若善推其情而設身處之藹長公之文妙在得情乃理縣譜也念青谿貧凡有兩造不遣隸勾攝遣伍伯如期即止不株蔓不躭延立訊數言洞見其表裏毫末如法即止贖鍰榜之縣壁明示無所取如索具即止徵賦以新舊熟荒爲差等如額即止使者之廚傳供帳不敢過益亦不敢過損如禮即止其他文學孝秀以秋奏爲從容談說理解而服則篝燈講書卯嚴寒竒暑永夜不輟聲其文自開自闔自靈自異不隨世笑啼其識度淹雅冲夷絕無恢浮鐃岸不下人之色操此治邑積而至上上考以疏榮其親度何難者而交口艷羨

之何也夫國家設封戠鼓舞忠孝內外莫皆緣人情而推之然非三載最不獲請或挂彈駁不獲請或臺劾薦而中几之不獲請或遷除遯而格于令甲不獲請或不及與朝廷吉祥善事不獲請他人所羨鄭使君得之獨易又得之未下車未奏滿之先此同籍東諸侯所不敢望也吾嘗嘆白頭卜袞傴僂政事堂押五道黃昏文書內恐獲譽于宮府外恐見詠于少年此爲親地乎抑隱恐爲子孫丐陰地乎夫子而孫孫而至于耳孫謂目不得見而耳聞之也與其經營數十年後不可知之誰何

人何如鄭使君及身而榮父母又何如及父母之見在而以半通之綸三釜之養百拜而庭獻之爲快哉使君曰子産相鄭蒺藜不生鴟梟不至今我青翳之治何如僑吾年雖少視子奇十九治阿周公瑾二十四而經略中原則已老矣早掇一命以榮親寧竟僕始願乎區區之願懸三無私待民懸三不朽自待少而壯壯而晚度必大有所建明以報我　君父者而今遂引美言見市何賀之早也陳子聞之曰鄭使君不恃早達而期晚成徵庭訓不至此英雄謹于未路國手審于收局松栢撐漢雲霞竟天皆以晚故也而又何疑于使君父子吾且以晚節晚福卜之矣

贈何承雲序

士嘗言不爲相則爲將乃醫則二者參兼之相壽國醫壽人心相等也三軍五旅舉而委之將四肢百骸舉而委之醫任相等也相調陰陽將制中外醫參虛實功相等也相者制治於未亂將者圖變於預設醫者知微於腠理智相等也夫醫一技耳今且與將相絜短長而共低昂得無重哉余嘗心慕乎承雲何公之醫也公克以醫世其家家有藏書咸禁方奇經多秘弗傳公受而讀之裁以巳意核以古法術益精良而公之名日益顯于是起爲景藩御醫聲馳吳楚間未幾南歸而鄉之扶疾而賴公以起者戶滿屨矣四方請藥者車塞道矣公不問貧富遠邇求即輒應投即輒中故上自荐紳先生以及細民之家每見公必拱手加敬稱仁人云庚辰秋余抱病三月幾與鬼隣而復值母艱內有哀痛迫腸外有虛熱攻體時命大謬謂當巳耳適余恍惚中若有以公告者當是時余未識公也及公至按而視之洞燭如白日投藥試餌應手而愈故自今循頂至踵得與有生之樂者孰非公所賜耶然則公非直與將相等也有將相

不及公者三將與相位尊驕倨每倚富貴而羞貧賤至疾苦不相聞而公以藥石惠及於匹夫匹婦其不及公者一也虛縻爵祿執空文以罔主上無所稱塞而公視人若視其身治病若治其家德不望報報不厚責其不及公者二也將相不賢或巧攫善類陰蓄豪傑以快私意而公于賢士大夫保恤調護畢其技能有扶植上人之心焉其不及公者三也是三者公得以施于一鄉而不能施于天下異日不肖者倘有進則請法其意而廣之公借其術以醫不肖之身不肖借其術以醫天下人之心庶幾有以謝公也夫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贈何承雲

送黃棲岩轉海州學正序

古稱吏隱者始於東方生生以歲星游戲人間僅與諸臣騎肩執戟浮沉俳優中卽日索侏儒飽亦不可得雖然社肉猶堪劒割肉盡而事神仙辟穀之術尚能却長安粟以老今輦轂下食大官者無不指金馬門爲吏隱地乃進賢冠風塵不少矣舉足觸途動攖蟹甲五斗雖貴不幾挾明月而彈千仞之雀哉余謂爲吏者擇隱地莫若郡縣師儒之臣所謂潛見半之處于季孟之間者也括蒼棲岩先生禪御史公家教以國事稱晚而好古

彌篤益與時調多左於是縱讀天下異書交天下異人凡一切軒冕及苛細瑣尾悉舉而擲之六合之外曰裒安藕絲孔耳豈能着我鬚眉丈夫吾聞博士有青氈請借作蓮花座蓋登壇揮麈稱弟子師者再而始授席華亭公之師華亭也名理則平叔避席博物則公孫僑勝齒談經則匡鼎解頤五鹿折角不言躬行則蘇湖閩洛諸君之畏友使人意銷鄙吝爲豁則公家叔度所難爲弟者公之來不再期進而叩公之學如飲河退而醉公之德若飲醇此豈可以一日去華亭哉卽披公以去百里之地六館之席何不虛左以待乃竟以海州徃也公嘗屏輿人訪余池上强余復理故業余曰子大夫皆鶩鵠之腊孔雀之脯也而余以蔬笋黍鮮濃肥丼中何所不可公咲而出公今腊脯乎蔬笋乎二者不可得兼公中處而兩得之信乎公之善擇術也公卷其神龍之性馴而豢一博士之祿彼且狎諸生爲海鷗視長安若腐鼠于秋者名五斗者酒吏隱雖貧猶强於東方生索飽不得者耳東方在且掛冠金馬門舍社肉還就公苜蓿盤矣況海州故仲尼遇剡子處其俗淳古又多白隺公

舉帷横琴委蛇而談先王之道天青月明有雪衣翩蹮舞而欲下者又安知非華亭之隺也耶公去有新詩如秋水編峰泖記者其盛以古錦囊勑是隺啣以寄我

晚香堂集序卷之三 終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記

重修范文正公祠堂記

萬曆甲辰御史馬公奉　命按吳中興賢軌俗率先風化乃首謁范文正公先生于故祠仰視榱棟旁周門廡咸圮不治廼喟然慨歎與郡守李侯謀所以新公祠者於是陶甓度材不半朞而告成公十七代孫士奉太學生允觀十八代孫諸生必溶率族之子姓再拜徵予

文爲記用副御史公表章先賢鉅典予惟公事蹟載在宋史若歐陽神道碑考亭名臣錄不啻詳矣予則烏能記公獨念公少而孤貧塊處一室饘粥不贍進士解褐嘗馬徒步歸及爲執政焚黃姑蘇僅捜庫絹以散親戚閭里知舊小有俸餘捐置義田南園數畝地又推之以建郡學度公平生殆未嘗享有一日士大夫之奉者夫同一吳耳當時士大夫良田美宅與其人轉盼俱盡即其人亡其姓名存誰復爲之禮一瓣香薦一杯水者而公之祠至今獨存百世而後御史又相與撤而更新之則士大夫不當以此易彼明矣公爲將相時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生祠祀公及卒羌酋數百哭如父齋三日而去祠滿海內一祠又何足爲公重輕特以吳故鄉父老丘隴所在子孫旅食於義田者歌哭祠下公其賁然而來思乎未可知也吳中祀典最著者泰伯子游暨公而三公遂田贍旅舍宅建學有泰伯之心以春秋授孫明復以中庸授張横渠又延胡安定入太學爲諸生師濬發道脈于濂洛關陝之前其功又與子游學道相表裏豈若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者等乎御史特新

公祠盖推本公爲宋儒理學淵源之祖使吳人以公重吳俗亦以公厚凡士大夫有意收恤其族人而加禮於學校者遇公之祠或尚有興起焉是不可以無記

求忠書院記

松府治之西有求忠書院者何爲特祀遜志方先生而創也先生生于天台死節于金陵於松何居曰松有先生後在焉後何居曰葉公琰謝公鐸張公汝弼王公世貞詳哉言之矣且方氏手跡支譜甚覈而詳先生血胤在松則血食亦宜在松此特祠之所由建云當先生抗命時魏澤以刑部尚書謫寧海尉受　詔捕方氏幼子德宗垂九歲澤匿之有台人秀才余學夔者乞食翔於市口喃喃唱歌以諷澤澤心動叱曰扶顛子去越兩日

逆遇歌如前澤知其爲義士也乃寄托德宗於余入松江島嶼中歷青村諸鎮以織網貿米得活余又潛入郡屬祠部郎俞允護翼焉時任勉爲叅政家居聞之就見德宗德宗初引却怖而欲逃勉出癸酉錄示之知允與勉皆門生乃始安自此各爲異人陰相往來允妻以養女冒俞氏恐同姓賈禍旋改余轉遷白沙鄉而學夔亦遠遁不得跡矣德宗三子娶俞生者友直友諒繼許生者友竹子孫繁衍具居華亭本末詳載譜萬曆已酉督學侍御楊公廷筠訪其事于松司理毛公一鷺毛公訪之陳子繼儒得實楊公捐俸三百金馳檄立祠復其徭衣冠其大宗之孫顯節而祠尚有待也太守張公九德適至挺身許曰九德先生之鄉人也德而不任誰當任者天以方先生六尺之孤委之雲間昔日方氏之存滅在魏在余今日方氏之存滅在我有如聽其自續自絕自明自晦豈唯塗視方先生實與屠剪錮禁何異異日天子詔求先生後其安所置對古者愛羊及烏存大體也子弟爲尸迎生氣也況以先生之血胤薦先生之血食盻蠁相屬夫寧不歆於是謀之華亭令聶公紹昌

鋼吉鳩工莊嚴廟貌崇祀先生而魏公澤余公學夔俞公允任公勉徐公善安配焉構以重堂繚以峻垣翼以兩廡門敞而塀湫祭嵗而田備秋毫皆太守張公力也祠成之日太守以庚戌冬至率僚屬迎主入祠謁奠成禮士民樂觀者萬餘人及辛亥端午命陳子儒爲之記陳子再拜稽首而謝公曰異哉此舉昔者　高皇帝以夏變夷　文皇帝以叔代任此古今一大興革也先生縗麻入闕哭聲震殿刀環築口批及兩耳收妻女亦十族市先生肉者賜之金發先生之祖骸而投之井此古

今一大慘也　天子與孤臣爲難豈趙朔李固比哉子
遺所在前有賞後有誅踢天蹐地晝伏夜行千鈞引絲
所餘有幾此古今一大險也遺蛻不敢收遺札不敢藏
子孫不敢自名其祖春秋家祭嘿對飲泣卽有好義弔
古之士疇敢向先生禮一辦香者此古今一大變也今
皇帝登極首詔表章諸君子復天台之故墟修金陵
之舊冢請補賜謚而未及子孫特不知一塊忠義血正
在松耳今二百餘丁悉復故姓退而耕鑿進而絃誦躋
躋蹌蹌歌斯哭斯　九重無必伸之威而十族無必餒
之鬼此古今一大快也忠義激而爲憤哀湘詛楚之詞
非後史之所必及者與而先生俎豆儼然箕裘無恙以
此調人鬼之不平而闢百世之橫口此古今一大繼述
也廟貌旣新講學院中瞻仰先生則夷齊尚在同難者
八百七十三人則田橫五百義士尚在若魏若余若徐
若任則趙朔之杵臼程嬰李固之王成尚在此古今一
大榜樣也先生爲浙中第一名儒爲　國朝第一忠臣
而發潛闡幽訪求先生之後者則督學楊公自武林司
理毛公自睢州太守張公自甬東又皆先生之鄉後進

也意者當年仗義共事諸公分身應現或抱瓶於甕巢
完卵之時或報　命于禁網濶踈二百四十餘年之後
此古今一大因緣也噫此又古今一大奇也是故陳子
繼儒拜命額手而爲之記

重修忠肅于公墓記

萬曆甲寅武陵楊公以御史奉　命理兩浙鹽筴下車武林首謁于忠肅公墓下嘆曰浙中伍大夫岳武穆與公鼎立而三而公祠宇如陋巷矮屋無論謁者傴僂几筵有如公肅儀擁從出入廟中詎此一九土能容數百萬風車雲馬乎於是捐俸命仁和令喬君鳩聚工料式增廓之而此祠歸然遂成湖上偉觀公屬陳子碑而記之大抵忠臣爲國不惜死亦不惜名不惜必然後有豪傑之敢不惜名然後有聖賢之悶黃河之排山倒海是

其敢也既能伏流地中萬三千里又能千里一曲是其悶也咎者土木之變　裕陵北狩公痛哭抗疏止南遷之議召勤王之師虜擁　帝至大同至宣府至京城下皆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此一見左傳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公子目夷令宋人應之曰頼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執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又一見廉頗傳秦王遇趙王會澠池廉頗送至境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又再見王旦傳

契丹犯邊帝幸澶州旦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何如帝嘿然良久曰立皇太子三者公讀書得力處也由前言之公爲宋之目夷由後言之公不爲廉頗王旦何也嗚呼　茂陵之立而復廢廢而復當立誰不知之之議豈出王直李侃朱英下又豈出鍾同章綸下蓋公相時度勢有不當言有不必言者當　裕陵在虜茂陵在儲拒父則衛輒迎父則宋高戰不可和不可無一而可爲制虜地也此不當言也　裕陵既返見濟薨郕王病天人攸歸非　裕陵而誰又非　茂陵而誰明率百官

朝請復辟直以遵晦待耳此不必言也若徐有貞曹石奪門之舉乃變局非正局乃劫局非遲局乃縱橫家局非社稷大臣局也或曰盍去諸嗚呼公何可去也公在則　裕陵安而　茂陵亦安若公諍之而公去之則南宮之錮後不將燭影斧聲乎東宮之廢後不將宋之德昭乎公雖欲調郕王之兄弟而實容護吾君之父子乃知回鑾公功也其他日得以復辟公功也復儲亦公功也人能見所見而不能見所不見能見者豪傑之敢不見者聖賢之悶敢于任死而悶於暴名公真古大臣之

用心也哉竊嘗謂　裕陵之返國　高皇帝不殺元順帝之報也天生于忠肅以衛社稷　高皇帝廟祀余闕之報也然忠肅以讒死報何居夫使公功成身退老死故鄉亦郭汾陽李西平等耳鐲鏤之劒賜而胥濤泣風波之獄構而岳廟尊迎立外藩之冤踣而于墓慘公至是一腔熱血始真有灑處矣迄今湖山之上古塚纍纍身死名滅不可勝計而東西往來于公之廟門者登故壠掃枯松禁樵牧哭英雄又非獨侍御揚公一人而已特侍御倡偉修墓甃勑楹宇垂百年餘而表章忠賢之與始備是不可無記

虎丘三泉亭記

吳人不善附麗山亦如之虎丘是也凡地勢相牽相聯若斷若續突為崇山峻嶺細為蔓壑枝峯散為飛泉噴瀑多使人心胆震眩耳目旋轉而不得停大抵附麗者必高大高大者必險絕其勢然也虎丘前無援後無推孤行獨峙于平疇衍漾之中而不見有因緣攀附嶢聳刻露之跡其秀至今甲天下石平如砥泉瑩如雪陸羽張又新品泉而甘之埒居第三與中泠惠山鼎足矣申文定自少嘗登此山解相印歸數與故人父老觴咏其上酌泉瀹茗欣然忘歸曰百歲後吾魂魄猶應依此文

定薨郡中業有專祠至是士大夫醵金考室復祠公于劒池之南雀澗之西曰公平康正直一生相業無所附麗而起此水此丘神所樂也祠非恰枕三泉寺僧久屋其上湫隘塵垢日月之光不射雲霞之彩不生同卿司理捐金錢施僧撤屋剗土土去而石根露石露而泉脉疏穹壁高廣截若刀削凡數百年鐫題字跡隱隱出嵌峋隙縫間禪龕懸崖經聲曳于樹杪石梁浮潤苔紋繡于水中周之以曲廊杆之以闌楯游者逡巡玩流憑三

泉亭而小憩焉夫自古有此虎丘即有此清泉石壁歲不絕歌舞太平日不絕品題名勝鮮有發覆疏明爲泉石一洗塵土面目者有之則文定之岡卿司理始搜剔經營則客周伯讓始文定有靈將無釋冠劍屏侍衛夷猶于亭之上下乎人靜山清花疏月淡公左挽顏魯公右拍蘇學士呼取閩閒健兒畫發魚腸三千試舞于鋏花岩畔生公說法何亂講經遠道士放雀陸桑苧鬬茶王家短主簿但令展衣掃石緶汲第三泉數斗作供樂哉斯丘公舍此焉適哉岡卿笑曰眉道人是語即文定當爲解頤請筆而記之

占星堂記

唐元徵以萬曆丙戌擢鼎甲第一以己丑奉 上命兼桐圭蒞事鄭藩旋車華亭里里父老扶携子弟婆娑闕門曰是錦衣朱幡廣晳而白者非昔唐氏澹窩先生之子也耶間嘗憶往事嘉靖間先生之堂落成其從弟賜谷公安寢而夢有星岸然盤跚而走獨垂一印大如斗厥文則奇曰勑子魁碧睛瞳朧朱鬒葳蕤鬭谷公心動起告先生召占者卜之得鼎之六五鼎黄耳金鉉占者曰金鉉印槃槃也夫勑也爲先生名勑子而魁先生其有後後其居鼎之首天官記曰魁去海岱以東北也魁旦建則指離其在丙乎時未舉元徵及元徵弱冠雖時名噪起而家中落此堂寄他人手者幾二十年而今始克還舊物一如占者言於是繪以金書雕以藻文題曰占星堂而屬記于余嘗觀古今冊書以高科獲儁者往往必歸之讖符使匹夫匹婦震駭嘆羨以爲鬼神造化之所爲人不得而寘力焉然元徵之獲占于天占而適與吉祥合也易也第亦知天下之占元徵與元徵之自爲占者益重且巨乎當其爲諸生時肝腸清虛面目嚴

泠以文章節義自任今出入中秘讀人間未見之書必將益大其所學以立副中外之望夫校讐則太乙星見緝字則十八星見此侍清華之氣上與精通又不見魁下六星兩兩相比曰三台星者耶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爲帝車運於中央三台明天下昌三台昏天下極斯固轉移於元微心上之斗杓而星翁曆師之所不能占者也元微慎之哉昔于公之門爲而高王氏之槐爲而三以此方淡窩先生可謂善食其報矣願斯言歸非吾黨所望元徵者元徵曰有

官居湫隘無地起樓臺敢謝不敏安得大厦千萬間庇天下飢寒人請因長孺之言勉之余喜而爲作占星堂記

觀濠堂記

昔摩詰圖畫輞川香山命篇池上皆以討天機于逝者井止托心賞於泠然有美吾師實弘斯理偶剪蓬蒿之徑漸成桃李之蹊止水一泓爲山半簣陽襪清淺花枝笑於鏡中雉堞參差人影行于樹杪壁月映柳鳧鷖在汀停雲淡而無言芳草凄芳不斷四圍秀色翠籠葎荔之牆一道晴霞霜暈芙蓉之浦枯蘭吐蕙槁木蒸芝神仙于此棲居大夫從之賦作辭來刻竹清歌散渭亂之陰倦以躲梧幽夢仗鬱林之石夕陽殷角蕉葉扇而鹿

眠點雪鑪頭茶烟橫而雀避紅亭客散碧苙風生門設欲闢簾鉤半上凭軒踞獲覩之偶隱几披龍馬之文身倚羲皇地臨濠濮登斯堂也盍往觀乎魚鳥親人鬚眉可鑑謙而善下含哲士之虛心淨以納瑕得碩人之雅量淡成君子信薦王公進退近乎中庸安流類乎無競滄懷觀道何如世上之風波抱膝鼓琴聊爾胸中之丘壑

用拙堂記

吾友杜玄度所居有用拙堂屬陳子記之陳子咨其義曰吾少而讀天下書善忘登朝不十年解綬歸善倦藥裹不去善病治家人產善拙與人游未知其眉睫喉噤胸臆間事善憒憒葢世莫余拙也雖然吾道是也昔者杜子美之句若爲余設者陳子曰吾游于世而覺論語之爲與書也參之曾同之愚葢三致意焉何者以其拙故也拙者以艮止以巽入以隨動以遯藏以謙始以泰終知此謂之至人而儇捷狡獪之徒顧反竊竊然咲之

庸詎知愚公之徙山不知卧游之適也陶長沙之運甓不知抱甕之安也何晏之談麈不如括囊之无咎也石季倫之金谷不如一瓢之屢空也謝康樂之挈裾捉席不如籃輿之真率也夫巧者以爲得而拙者亦未必失也拙者以爲失而巧者亦未必得也皆天也鵲之巢而鳩奪之蜂之餚而人莘之然則巧勝乎拙勝乎善乎玄度之用拙也嗟夫蝸升而枯鸖噪而敗雀掉而驚鼠囓而獄猿捷而射人巧而禍才賈忌富賈怨辯賈辱宦賈讒使人人而玄度若也天下可以無事矣故曰太冲若盈大明若昧大巧若拙吾願與玄度共勉之玄度交知傾海内名士不索之記而索之陳子其真有用拙之意也夫

聚書樓記

聚書樓者廬陵郭筆峯先生誦讀處也先生有子章琖公以邑令奏最第一贈先生文林郎又奉　覃恩贈南京吏科給事中而學者祀之瞽宗稱筆峯先生如故先生髫年補逢披食餼十困棘闈三罷剛栩晚以明經試大廷例得郡邑博士竟謝歸初居荷溪再居新洲及慶嶺博綜古今典墳而尤好坐虎皮談易四方負笈者爭北面焉得弟子脩餉以購書不能購則且借且錄且綴且補久之几案戶牖間皆箴鉛簡冊也結樓三楹題

曰聚書樓俯而讀仰而思遇有所得輒吹燭書之南面百城殆無以易此樂矣嘗考古今圖籍之富隋嘉則殿三十七萬卷唐麗正殿二十萬餘卷宋崇文書院八萬卷凡一切竹簡草編靈文秘檢或掌于宮人或繕寫于五品之子弟或精校于上袠或懸官爵金帛廣募于四方四方有應有不應而兵燹復出而亡之不如民間之故家野老猶有存十一于千百者如廬陵郭氏是也筆峯先生卓然崇謹取與範俗類太丘而不顧市獨行名好吟類元亮充夫而不顧市詩人名獨其天性嗜古鳩集異書至不惜損衣縮食而聚之玄泓在左丹鉛在右危坐孤樓聲出金石庭訓章琖公卓然巨儒循吏大要從讀書得力中來然莫敢取一縑一錢以獻懼逢先生之怒也先生家無長物唯書在亦無美宅腴田惟聚書樓在子孫有賢而文者追維手澤不忍付之頑鼠蠹魚饞腹中會萃增補當學鄭漁仲求書法出入嚴可以保存曝涼時可以持久當如黃魯直珍書法銓次精審當學宋宣獻校讐法老年窮經當學劉貢甫夾袋法快讀當學蘇子美下酒法至于舉子儲其辭吾獨愛其意舉

子志科名吾獨志道德又當學筆峯先生課子法審若是郭氏之書種寧歲月算數可既乎雖然書不厭多亦不厭少若欲誇籤軸之浩繁裝裹之華煥雖嘉則麗正崇文所藏亦復何益畢竟消歸自己括爲王佐儒宗之助則恕之一字謙之六爻論語之半部已覺其終身用之而有餘此又筆峯先生聚書之本意而郭氏子孫能旦暮誦讀于此樓書過半矣故諾章琖公之請而爲之記

飽菜軒記

吳長卿官灤州刺史僅六月當遼左軍興悉索敝賦莫能支以彊直節省得罪去移倅楚德安郡郡圃蕭然構新齋三五楹讀書其中餘地種菜鮮魚苴廡一似野叟田廬之華髡灌畦者陳子聞而高之曰吳子貧矣憊矣長卿曰人生衣食裁足已厚幸又薄有官俸以供俯仰不謂貧新齋適成客贈花贈鶴贈數種書門生問字剪霜莖烱甲共享之不謂憊昔韓晉公一吏冥司勑主人間食料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而有權位旬支六品至九品季支料幾何此鬼神所不甚吝飛而食肉者[illegible]不暇爭也舜糗草孔飯蔬閔含菽范斷虀周顒之早韭晚菘蔡樽之紫茄白莧即聖賢豪傑皆然況吾儕何人而敢望五侯鯖郎官膾乎吾嘗笑何曾不食大官所設滋味過于王者李贊皇丹砂寶玉雜投羹胾此復何樂亦復何味遂至恐入五欲甕中幾老死不得出二公有知悔不作飽菜軒主人耳長卿才甚奇書甚博胸中甲兵甚富而能恬安藿食若將終身頗得遷史更歷之樂玄德謂張桓侯云吾豈種菜者耶長卿笑而不答

許秘書園記

士大夫志在五岳非絆于婚嫁則窘于勝具勝情于是葺園城市以代卧游然通人排闥酒人罵坐喧呌嗽詈莫可誰何門不得堅扃主人翁不得高枕卧欲舍而避之寂寞之濱莫若鄉居爲甚適吾友秘書許玄佑所居爲唐人陸龜蒙甪里其地多農舍漁村而饒于水水又最勝太公嘗選地百畝菟裘其前而後則樊渚水種魚玄祐請鑿石闢之太公笑曰土狹則水寬枏去幾何久之手植梛皆婀娜縱横竹箭秀擢茭芽蒲戟與清霜白露相采采大有秋思玄祐乃始築梅花墅竇墅而西華石爲島峯巒巖岫攢立水中過杞菊齋盤磴上廊映閣君家許玉斧遵小字映也磴脈分道水唇露數石骨如沉如浮如積如斷躡足褰渡深不及踝淺可漸裳而流香洞門見焉嶙岈崔嵬窽嵌疏明水風射人有霜雹虬龍潛伏之氣時飄花板冉冉從石隙流出衣裾皆天香矣洞窮宛轉得石梁梁跨小池又穿小酉洞洞枕招爽亭憩坐久之徑漸夷湖光漸穿苔石纍纍當波吞浪日錦淙灘指顧隔水外修廊曲折宛然紫蜆素虹渴而下

飲透迤北行有亭三角曰在澗所謂秋斂半簾月春餘一面花是也由在澗緣堦而登濃陰密篠葱蒨糢糊中巧嵌轉翠亭下亭投映閣下東達雙扉向隔水望見修廊曲折方自此始余榜曰流影廊窈窕朱闌步步多異趣碧落亭踞廊面西西山烟樹撲墮檐瓦几上子瞻與元章欲結楊許碧落之游楊爲楊羲許爲許邁亭義取此碧落亭南曲數十武雪一龕以祀維摩居士由維摩庵又四五十武有渡月梁梁有亭可候月容明漪縠紋輪漪若數百斛碎珠流走氷壺水晶盤飛躍不定

渡梁入得閒堂閎爽弘敞檻外石臺廣可一畝餘虛白不受纖塵清凉不受暑氣每有四方名勝客來集此堂歌舞遞進觴詠間作酒香墨綵淋漓跌宕紅綃于錦瑟之傍鼓五撾雜三號主不聽客出客亦不忍拂袖歸也堂之西北結竟觀居前楹奉天竺古先生循觀臨水浮紅渡渡北樓閣以藏秘書更入爲鶴蘺蝶幔游客不得跡矣得閒堂之東流小亭踞其側曰滌硯亭亭逶迤而東則湛華閣摩千羣木之表下瞰蓮沼沼匝長堤而垂楊修竹茭蒲菱芡芙蓉之屬至此益紛披輻輳堤之東

南陰森處小蒔園蕉鷗鷺鳧鷖若作寓公于此中旅坐不肯去此中桃霞蓮露繢綉綺錯而一片澄泓蕭瑟之景獨此寫出江南秋故曰滴秋庵昝王太史游香山欲與二三子作妄想若斬荻蘆戕隰盡田荷花使十五小兒錦衣畫舸唱采蓮詞出沒于青蘋碧浪之間可以終老今余祐不妄想而坐得之且登閣四眺遠望吳門水如綵山如黛風帆如飛鳥市聲簇簇如蜂屯蟻聚而王人安坐不出里門部署山水朝絲暮竹有侍兒歌吹聲左絃右誦有諸子讀書聲飲一杯拈一詩舞一棹沿洄

而從之上留雲借月之章批給月支花之券袍笏以拜石丈絃索以謝花神此有子之白樂天無譲聅之李贊皇而不寫生綃不立粉本之郭恕先趙伯駒之圖画也秘書未老圍日涉石日黝魚鳥日聚花木日爛熳篇章詞翰日異而歲不同余且倣甪里先生藤蒱豹席筆床茶灶叩君之園而訪焉相與唱和如皮陸故事玄祐能采杞菊以飽我乎

梅花樓記

王元美嘗謂余市居之迹于喧也山居之迹於寂也唯園居在季孟間耳然王氏之弇山枕城中朝暾暎門遊屐麕集卽王人亦往往支門謝客欲放而之於曠閒無人之鄕而不可得余然後知園之與泉也寧獨與其謀於市也寧謀于野吾友范象先有園在横涝野塘之南去城十里而近喧寂半之四面楡柳陰翳小池上梅花兩樹婆娑相對蒼枝老骨縱横屈曲排簷而上其餘可抱其葉可蔭一畝餘其子可得五石范子謂吾見梅多

矣未有如此君之老而奇者乃結高樓以臨之獨與一二老衲攤虎皮蔑視喁倚樓而歌之曰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已復笑曰如李廸詩不過得花之幽韻閒淡而已吾家老梅政如碧眼胡僧修眉露頟又若毒龍怒虬紛拏媾鬬於廣莫之野攫瓜迸鱗鬼怪萬狀度他梅詎足與此君爭勝庶幾鍾賈山之嘉樹四賢祠之紫藤差喁足耳范子樓既成于是廣蒔霞桃芙蓉來禽之屬以暎帶之池加闢竹加徙梅之屬觀日開以敞而陳子適來陳子曰吾嘗聞往年探梅者過壽安寺中寺僧爲游客所困至斧而爲薪而其次惟光福玄墓之衕壽聖鎧雲漠漠數里一快生平然村人率以種梅爲業不復有品題護持與梅花兩相賞者古今梅花之知己僅得林逋君復迄三百年而有范子范子于此中塊焉野處白板赤欄朱簾碧幔依微獨立于暗香疎影之外何異處士孤山所少者童子開籠放鶴耳他日抱鶴上扁舟送之花下烟沙星渚短笛悠悠有翛然破輕浪而出者則陳先生至也子其報梅花吐一枝以候我

晩香堂集記卷之四 終

記

貞靜庵記

古者聖賢惟有經世法女事內男事外虔修剛柔以佐兩儀之軌自竺乾流沙二氏之教興於是擲儒冠而冠黃冠裂儒衣而褭緇衣沿流導源甚則閨媛閨秀亦相與結伴而談無生不死之理施釵金以布地剪纓錦以製幡貝葉蓮花盔牛屬優夷女道矣是庵所棲為諸女真焚禮禪誦之所二六貝梵韻於樹端燈光熒熒丙夜

不息可謂旃檀之香林玻璃之寶地也陸宮保先生以三教能象為大總持為大護法遂以貞靜命庵六堅固清淨天地之體也惟貞故獨立萬物之先而不離惟靜故獨當諸塵之后而不擾既貞且靜可以定覺海之瀾登道岸之筏撤無明之網探罔象之珠何者生死二緣本無定體而妄者以情識風鼓之心慾歘吹之勝劣頓然忻厭交起故空中粘縛夢裡山河遍滅遍生終無了際此不貞不靜之所致也諸女真苟能思維此義則一彈指間金粟玉宸宛然接影華珠之宮兜率之院安知

非是庵也耶爺散花天女欲轉女身尋覓其身了不可得而三山五岳之巔如金丹魏夫人踏白雲而策青鸞者孰非昔日閨閣之淑女哉余故記之於此以俟他日庵中人道成梵笈金書與諸上真共載其姓氏云

游桃花記

南城獨當陽城下多栽桃花花得陽氣及水色大是穠華居民以細榆軟柳編籬緝牆花間菜畦縮結相錯如綉余以花朝後一日呼陳山人父子挈酒提小榼同胡安甫宋賓之孟直夫渡河梁踏至城以東有桃花翁然推戶闖入見一老翁具雞黍餉客余輩銜筵前索酒請移酒花下老翁愕視恭謹如命余亦不通姓氏便從花板酒杯老饕一番復攀桃枝坐花叢中以瓶鉤輪贏爲上下五六人從紅雨中作活轆轤又如猢猿狂鳥採葉

窺果惟愁枝脆耳日暮乃散是日也老翁以花朝爲生辰余于酒後作歌贈之謂老翁明日請坐厄牖爲壽十四日余與希周直夫叔意挈酒榼甫出關路途得伯靈子猶拉同往又遇袁長史披鶴氅入城中長史得我輩看花消息遂相與反至桃花溪至則田先生方握鋤理草根見余輩便更冠出肅客客方散踞石上而安父賓之其仲父子俱挈酒榼佐之董徐何三君從城上窺見色爲動復躡蹬下城又以酒及鮮筍蛤蜊佐之是時來速而會凡十八人田先生之子歸駢爲十九榼十一酒

七八壺觴酒屈興信花醉客醒方若鼪鼯相趾忽城頭以長綆縋酒一尊送城下客則文卿直卿兄弟是也余輩大喜賞爲韻士時人各爲隊隊各爲戲長史伯靈角智局上紛紛諸子飽毒空拳主人髮短耳長龍鍾言笑時酒瀝尚餘乃從花籬外要路客不問生藂妍醜以一杯酒澆入口中以一枝桃花簪入髻角人人得歡喜吉祥而去日暮鳥倦余亦言旋皆以月影中抱持而顧視紗巾縹袖大都酒花花瓣而已咎陶徵君以避秦數語輸寫心事借桃源爲寓言非有真桃源也今桃花近在

[illegible]齒無一人爲花作津梁傳之好事者自余問津后花下數日間便爾成蹊第賞花護花者舍吾黨后能復幾人幾人摧折如怒風甚雨至使一片赤霞闌珊狼籍則小人于桃花一公案可謂功罪半之矣

微道人生壙記

修微姓王，廣陵人。自幼有潔癖、書癖、山水癖。自傷七歲父見背，致飄落無所依，眉嫵間常有恨色。已奉竺乾古先生之教，刺血寫小品經，閒讀班馬孫武書，人莫得而狎視也。嘗行靈隱寺門，見白猿坐樹端，迫之展翅疾飛去。包園夜半，有兩炬烓射窗縫，上諦視之，虎也。修微挑燈吟自若。其詩詞媚秀幽妍，與李清照、朱淑真相上下。至於排調品題，頗能壓倒一座。客慕翰墨者，輻輳案前，如晨訴水旱，修微攢眉應之，擲筆出避。西子湖避鄧尉山，避廣陵。尋獲兄棺其父埋骨處，什地哭失聲，延僧作水陸道場凡十五日，以薦父靈。筍中綺繻環瑱，隨手立盡矣。修微飯蔬衣布，紵約類藐姑仙，筆床茶竈，短棹道遊，類天隨子。謁玉樞於太和，參憨公于廬阜，登高臨深，飄忽數千里，智能銜足，膽可包身，獨往獨來，布帆無恙。既歸，出楚游稿示余，氷雪淨其聰明，雲霞沐其粉澤，抑名山大川之助乎？修微曰：自今伊始，請懺從前綺語障，買山湖上，穿容棺之墟，茆屋藤床，長伴老丹，豈復問王孫草、劉郎桃、蘇小小同心松栢哉。予曰：今君才貌兩艷人間，所擅出世之盟，將無太早？修微曰：嘻，是何言？孔雀金翠，始春而生，四月而凋，與花萼相衰榮，每欲山栖，必先擇置尾之地，然後止焉。然禁中綴之以爲帝輦，中采之以爲翣，甚有烹而爲脯爲腊者，色可常保乎？鸚䳇馴擾慧利，洞曉言詞，官家奇愛之，或教詩文，或授佛號，而未免閉于金籠，搏于鷙鳥，則韻語又可常恃乎？予嘆曰：常情仕諱歸，年諱老，而修微少不諱死，死不諱墓。昔者淵明自祭，樂天自銘，司空圖引平時故交痛飲生壙中，三君子以後，鮮有嗣續高風者。修微達視死生，如晝夜寒暑之序，女史乎，女俠乎？生壙成，諸名士爲彈孔雀經一卷，供鸚䳇舍利十餘粒，弁穴置其詩稿百餘言，眉道人爲之記。

曲周縣趙大夫開渠記

開渠古法也農天下之本農重則水田重水田重則泉流灌浸以育五穀而渠更重古有堰渠使有都水備使者則其官也置碓置碣置斗門則其規製也史渠白渠鄭國渠浚儀渠之類則治水者之成蹟也王介甫好興水利自熙寧三年至九年穿渠凡一萬七百有餘諸路鑿空應之多詭而少實吾朝重河不重渠行河使者歲糜水衡錢無算而渠則委之郡邑長日有司者治之耳有司秦越視民强半掩耳掉臂去即遺椽相視畜泄啓

閉興復之宜曾有幾人哉獨曲周邑大夫趙公則異是曲周者滏河繞城而曲周之故邑以得名其水去邑十二里自西北東漸近閘之東隅稍北置閘導滏灌湟餓有漳水闌入之漳性剽疾而多濁石水常五斗泥非特淤閘行且城患故寧涸湟無敢通滏水者垂二十年滏水不通則鹽井苦澁之味無以解緛而食之往往得病趙大夫流覽佩嘆此水泉上腴而湮為惡田汙池可乎乃乘築堤之役緣堤為溝建二閘於漳所不到之處一截河一倚堤而滏水從此滿湟矣有青烏家過而相之

曰此城外河內渠水挈異入文運其昌乎利一清流匝城魚鳥下上蒹葭采采荷葉田田利二有土可耕可稻有畦可灌可蔬利三避鹽井飲甘泉如去壅而疾蘇如出否而濟潔利四上不闕領詔書下不科配丁夫錢穀勸誘子來畚鍤雲集利五此數利者皆大夫閔閔皇皇朝不朝夕不夕經營擘畫以底于成厥績偉矣大夫父中丞叔太宰稟承家法不察察為明而有大臣風骨在邑五年修學城城新壇壝祕祀學兼置田以助其歲儲而開渠特其善政之一耳陳子曰噫無輕視渠也吾讀書

喜捜僻事漢頡羨侯信嘗置一門三堰于舒城河渠書不載劉貢父為廬州從事見此始表而出之魏禁千金碣五龍渠立一石人若腹若東西脇皆有記其略曰后當興工宜就西積故書之于石以遺后賢古人不忍輕毁故渠并不欲掩作者之姓名葢如此今曲周渠成雖趙大夫不伐功不市名而畜泄啓閉興復之故不可不以盡告后之人后之人約束而擁護之以無忘大夫之艱難雖世世名趙公渠可也故諾鎰部劉公箋蔡其始末而屬陳子為之記饒千代言之石大夫姓趙名儼

號芝庭萬曆丙辰進士山東掖縣人

青浦河工告成碑記

往東南三歲旱潦　天子宵旰而思所以紓萬姓之急部臣上書無若與水利便而恪恭不二明習於水利之政者度無踰按察許公賢于是　天子顧太宰爲勅璽書　賜公顧大司農爲辦水衡錢二十萬待公顧大中丞直指使者毋有所梗制而務協濟公公至之日即召諸司及鄉父老計之曰河有幹有支幹者導江河之水而注之海以通漕便商支者麗于田而令溝澮洩且蓄焉使旱不至於龜坼而潦不至于昆壓之汲幹毋也支

子也子毋灌輸而水道得矣公之功肇於戊子之歲而迄於庚寅跋冰霜沐風雨凡罪督於三年而經營於四郡之內者即毫髮無遺力故百姓踴躍以聽槖鼓其費半而功亦倍之某間嘗詢諸青浦鄧君君爲余言公治河狀公所濬支所橫歷諸浦水爲幹者凡九其附庸於幹以爲支者凡七十有八橫縱爲丈者三深如之加尺者五金散者三千八百有奇餘以付邑吏筦庫之鑰者百有九公捐四千之帑藏務爲節縮工食其功民食其力彈指而成百世尸祝之業舉青溪而他邑與郡可知

也盖公徃嘗夲　上命持節佐司空治漕漕成　上爲
賜黃金遷僕卿矣今徙而治吳此何異一臠之炙而烹
之函牛之鼎哉雖然余則嘆公之於是役也有五難漕
雖鉅上有司空次有御史大夫可以借籌於諸賢而仰
成於主者今一切拮据公欲以身悉肩之難一　上重
國本賂焉南顧悉國家之力以與漕敵而不敢愛內府
之蓄及數世之貲以事功臣今許公水衡錢二十萬業
請其半半則部使者扃不與矣難二調漕事日上　天
子心動謗者抱槃羊之書而不敢獻今吳遠在千里外
未悉其勞苦端末而群咻隨之難三歲稔則可歲荐飢
而舉大役議者謂疲民不可以重勞灾地不可以處衆
寬之玩生急之釁起難四漕河無中制而公自監司而
上有所咨啓其可可否否必冊報兩臺以奏徹于朝難
五夫公負天下之五難日夜惴惴惟簡書之不力是懼
而不知公之深者亦妄擬以中之或有所梗而未必卒
竟其成乃公以孤忠結　主上以朴誠結諸臺而以一
念之勤若涓潔結士大夫百姓之心從容委虵上不疑
下不譏廣於收功而約于較費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夫上之於河急在北則借公於北急在南則徙公於南
公之身如轆轤而其談笑以奏功名亦如形影之必赴
公今者豈特獻最而被玄圭之錫即往日佐漕小中甞
語而不得暴者今竟白矣夫東海衣履天下爲朝廷外
庫漕其喉領四郡之支幹譬尾閭也尾閭淤鬱雖有喉
領將焉用之然則公之績在天下豈特世世以襟帶吳
之人也哉鄧君屬余記之余雖鄙不容無言稍倣太史
遷河渠之遺以勒之石

浙學憲孫子長先生去思碑記

孫子長先生督學浙中皆推爲人天師微中甚語旋請歸臺使者駭歎堅留之將疏聞於　朝而先生接浙行矣行之日士民挽轍攀帷尾送渡江不忍別既別猶戀戀不忍釋諸懷乃謀爼豆先生于専祠以志永永王子陽云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余則曰士者俘而不可勝慧而不可欺也孫先生何以得此於士民哉先生嘗爲吳興掌故又以戶曹郎推擇出守杭愷弟廉明强半與越人習習公者聞督學命下喜見鬚眉已又

提手相戒曰孫公天下正人也勿私謁勿以非禮干干之如捫數千尋鐵壁耳先生下車後其詷察加詳而言笑顧盼亦加峻諸生有五人連名入溷郡邑長吏者黜有赤舄華裾格五博六浮浪少年場睥睨狹邪徑者黜有自詭名豪健俠談孫吳鬼谷妄引非聖之書者黜有挾權要之關說倚書史之掉弄者黜其他挺辭權貴痛絕郵筒大索神姦窮搜弊竇自先生以及郡邑之長不唯同心而且苦心不唯無遺術而且無遺力夏鼎燭妖秦圖照胆無加於先生矣彼言者何爲哉先生權稅滸

墅曾節五千金助餉上疏委宛不例後人以此思清清可知也太守謝客有署門之詞云齋頭脫粟詎可留賓嶺上白雲豈堪持贈簿書鞅掌不能代湖山而稱主人闔閭蕭條不敢朘膏脂以供顔面客聽之多及門叱馭而返以此思嚴嚴可知也先生唯清嚴故無欲無欲故無情無情故聞謗能無辯去留等於閃電譽誹付之飄風迄今含沙鬼矢不能秋毫有加於先生而爼豆尸祝於行後者則士民如出一口越君子之言曰吾聞學者通利則思師說義則稱師說不稱師命之曰叛賢主弗

內也於朝君子不與交友昔季儻等二百七十餘人有詣朝乞留陽城者漢諸生千餘人有陳元上書追訟歐陽歙平原禮震年十七願乞殺身自代者古弟子不忍叛背其師乃如此今孫先生文章典麗局度宏雅衡鑒精微清如水執法如山而突然狋巇於無端風影之口吾等豎儒上媿絜侮之子路下慙城歛之門人所恃藉手以報師者唯有捧土築宮生祠先生於西湖耳初先生艱嗣士民走群望祝之多男尋舉雄先生笑曰吾子生武林武林人亦我赤子也第守郡肫肫如慈父視學

則教戒肅括凜凜如嚴師既稱得士心又冊得大體恍斯服服斯感感斯憤憤則不平之氣與不忍別之情心口約結而不得宣其在代言之石乎故建祠爭慈寺西特揭貞珉以志先生去思而徵陳子爲之記

松董漕方公旦心遺愛碑記

郡丞旦心方公由壺關令移劇洪洞其異績載在百政錄庚戌業已下尺一徵公需次爲臺諫會有沮公者出丞吾松洪洞百餘人走京師上疏攀留訴太宰與前不報明年公董漕入都洪洞人猶尚在當除夕釀錢刲羊豕獻公公麾之曉諭數四乃散去其爲人思慕若此公下車松郡旋領漕事漕竣拜南司農郎而松之思慕公不啻洪洞也則相與奏牒鹽臺楊公公將命樹碑鍾賈山之道左是地也軍民漕艦之所必經華青送迎之所必駐里道均耳目集斯賦之長壘鄉乎諸紳耆父老屬記於陳子陳子嘆曰江南之俗凡司理邑大夫被徵者道有碑像有祠蓋感與攀俱焉若方公而繫去後思其三代直道之遺哉公治行最高而處公郡丞則最屈非有輕去其官之心則將更絃而鼓善刃而藏揹揹焉以刻日待遷而已何知漕事即漕事簡者厭其煩文者厭其俗弛肩掉臂而去之已大幸又誰肯爲百姓必然之畫者乎而公獨否否益國家之漕有二軍漕以儲九大鎮也民漕以儲六宮百執事也等王土也獨江南五郡

之民走三千里外轉二十一萬四千八百石之粟此于役最煩等郡丞也獨公轄五十八艦粟四萬餘石此於江南丞最苦何也有丞名而無丞實有漕害而無漕利故也公每論及此輒慷慨任曰孔子敍政曰食曰兵曰信而食先之唐關中時斗米千錢韓滉運百萬斛入朝德宗與太子動色相賀則漕豈細事哉漕弊久爲民困唯弊端淸自君子弊孔塞繇小人而轉漕始稱便耳故事漕額水脚之費每艦八百餘金邑上之漕大夫漕大夫以次分之鄕賦長公曰此邑事也檄使盡斂之毫髮

不以染指此便於在家者一故事民漕苦軍横若暴關公力請之當事軍不敢虐民關不敢苛稅不查驗不車運而吾松超爲首剏此便于在途者二故事內官監與局庫倉塲誅求無厭而公挺身先之或轉相居間耗贈比他艦獨輕交納比他郡獨易其便于在京者三而公不止是也公堂有禁公費有禁交際雜儀有禁胥隷横索有禁卽筆楮薪蔬之屬絕不煩之鄕賦長民便公因便潛漕法一變卽漕大夫之故習亦爲之一變矣公非爲是皦皦也蓋北運之難獨五郡知之海內不知也獨漕民知之卽五郡士大夫不知也獨漕運丞知之卽他丞不知也以不可知之役而加之以不可期之程風濤不可測之險與公私不可貲之費非公推心置腹于諸苦中漕其能濟乎公頻途既久往往不給或轉貸故人甚則典衣鎔帶童僕不堪其憂而公略無感慨不自怡之色且曰人情不甚遠諸役人家豈盡腴卽父母妻子之慮豈盡恝然其勞苦當百倍我耶泉聞之皆感動泣下而公又著爲感動要略凡若不能盡言言不能盡竟者粲然筆之於書謂卽此是眞學問卽此是眞利濟卽

此是眞忠愛雖舍淸華而就冷署舍冷署而就水濱苦之矣噫公眞聖賢豪傑之用心也誠廉吏也歟哉公文章高古酷類荀管所著有心問皆先賢所不經道暇則與文學子弟揚搉古今人甚懷之治郡攝靑邑篆聽訟徵賦皆有惠政而漕爲大故書其大者張之道左自公漕後邑侯與漕大夫皆相約却恒例不取一錢公剏之也則碑去思宜自公始

青浦令賀公鼎瞻去思碑記

青浦創邑以來賢大夫可指數而無若獲鹿賀公品最
眞聲實最著主計者僅拜刑曹郎老稚走相告詫謂無
天公率諸生拜祭海忠介祠而別攀帷縶車者追送及
數百里外公何以得此於青人哉青之始邑也華亭上
海割其磽壤之最下下者最爲邑其本原業已瘠弱他
復從而漁獵之貌雖類中邑而元氣索然槁矣吾鄉宦
于朝者特推擇賀公來公下車甫病瘠又迫於朝天
之期不輕見短長已覲畢還邑精釆百倍曩時且倍於

東諸侯之最有聲者老稚喜可知也公早起坐堂皇左
右却立案側屏息堦下鮮有抱不急之牘溷公押署者
訟牒即屬本訟人刻日追呼不遣悍隸聽其束身自詣
即止徵比錢穀不煩鞭箠能如期如額即止編審十年
里排不設公正主戶役客戶貼銷其貧無衣食者使無
困即止監司臺使者至不朘民膏血以飾厨傳供帳第
不失禮不得罪即止士大夫往來獻酬不令喜不令怒
即止文學孝秀季有試月有會爲程其秇文高下使虛
往實歸即止漕粟官民屯悉貯於倉粟糅雜責在民耗

抑勒責在軍不分左右袒軍與民兩平即止其他縣尉
而下肅括惟謹無敢輕用非刑者輕繫囹圄者輕出自
禀市物及勾攝人者而上下晏如矣曾見公兩年以來
有片紙隻艇下村落乎有胥隸徵索豚蹄斗酒乎有累
日積旬匍匐訟庭乎有破碎大家乎有械縛單戶乎有
胥人奸犨笑乎有博徒囂飲惡少年舞於市乎有子衿
私請恩澤乎有兵將訴餉非時乎上官以峻檄下公忽
怖顯要以片言嘗公勿受吾愛我民吾用我法操眞實
心行眞實事而青邑號稱治平且以其暇修樓櫓葺橋

梁以及海忠介祠又以其暇撰史論捜剔古人之心腸
以洗開士子之眼目公精神何其整暇而青邑之元氣
何其休養而生息也以青邑醴泉治狀合爲卓異誰不
以銓曹臺省望公而公竟擢刑曹去公論爲憤懣不平
而公功名甚淡意色甚夷顧瞻邑士民號啼攀戀之情
獨有不忍遽釋然于懷者而青士民豈能頃刻遂釋公
哉公瀕行之日不取青谿一錢一縑至貧不能治裝老
稚嘖嘖奇之及聞其尊人爲籍郎董兩宮之役所省金
錢一百五十三萬餘特與執政中貴挺左其官而乃知

公之宦不求逹徑廉不市清名𧺫本之鳳山先生家教然也故樂而記諸能言之石以志去思并以爲後之司土者告焉。

貺香堂集記卷之五 終

晚香堂集卷之六

壽言

壽少師申瑤翁八十序

甲寅秋吳門少師申公壽八十大學士葉公具題與歸德沈公並請　上即俞旨下璽書特使馳問公於家益自升儲及上慈聖徽號與今而三矣吳中楊去奢葛震甫諸君子屬不佞儒一言以佐觴余惟公七十時朝野薦詞于公者幾無所容祝儒何能更加於縉紳先生而竊以救世玩世出世之說請爲公奏之當江陵秉軸操

上急操下嚴自公稽首歸政而君始君相始相六曹始還爲六曹九鎭始還爲九鎭河不主異議而淮黃之安流如故邊不主挑釁而虜王之堅款約如故金不采稅不榷中使不横出而山市寧敉如故儲事有累揭而不顯諍而宮府父子兄弟之間其吉祥如故此公之所爲出而救世者也公二十有八而爲狀元四十有四而拜相五十有七而辭中書政事堂安享林下者又二十四年所矣曩時或考滿賜宴如天神或賜答　御書如朋友或面承　召封于　毓德宮出示　東宮諸王子如家人骨肉而公則避寵若驚受之而不知盈也晚年閱世彌久感慨彌多屈指辛卯後之宰相壬戌後之狀元且不知誰菀誰枯誰修誰短而況區區穴中之格鬬覺下之評言曾何足以辱公之一吷哉即受之而不加損也此公之所爲退而玩世者也大抵江陵之局一變而爲名法家故救世者莫若以寬和近年之局再變而爲縱橫家故玩世者莫若以談笑夫以談笑爲玩世如大人長者而當嬰兒則與之爲嬰兒而已若此者豈特可至長生雖謂公得道可也近有人自洛中來言歸德大

學士沈公年甚老甚徤而事亦甚奇家有五愚公社曰守株曰移山曰刻楮曰揠苗曰弃公而五皆圖畫壁間有門生故吏至則拉入杏花酒肆中或與鄉父老賭博餅餌勝負以爲樂此尤玩世之雄者而公特不如此之不恭耳舍歸德而外則有雲棲老人雲棲于世福自願其日減申公于世福人願其日增及今皆八十而增減之味俱已覺矣則公之轉救世而爲玩世轉玩世而爲出世豈肯落裴公休趙公抃兩相國後哉申公曰善甚矣子之老而進吾以道也爲輾然酹酒三酌康爵而退

壽敦五孔先生八十敘

乙丑 皇太子誕生太史玉横孔公奉 詔書頒示江南江右還壽太公於里居出而仗節入而介觴鳴玉佩魚鏗然委地遠近聞而艷之比時邦君具牛酒鄉紳具羔鴈父老子弟芟除洒掃逆之境宗長聚族逆之郊有洞庭孔介孺者太公族也走請陳子請屬祝詞往介孺客蕪湖遇長公泰華授經曾氏按譜相質同出曲阜端友公裔端友生三子長居衢州次居句容三居洞庭自是泰華介孺敘年爲昆弟行太公往來京師數向蕪湖

訪介孺而次公則魚服雀舫直兒介孺於洞庭山中遊四日乃歸其敦族最爲篤摯每爲余言太公廩廩有道君子也孝友愽聞有行義取予不苟以明經官蜀中隣水簿清節著聞三年拂衣去去之日棧車羸馬槖裝蕭條邑人嘆賛不容口曰丞簿甸伏大吏堦下往往類寒蟬凍蠅而孔公此行如青鴻黄鵠翔于霄漢豈可羈紲哉願伐石建祠俎豆公于永永而太公則逶蛇謝曰吾非恥折腰小兒第我家五男兒頗出杜少陵陶柴桑上又何戀區區五斗爲也未幾長公泰華次公玉横先後

讀中秘書青城靜父皆食餼才名互相甲乙武庫經笥家駒國寶裒然萃于一門而太公又以 覃恩鉅典封如次公太史官得 天子制詞甚美仕兼吏隱詞有豐碑清畏人知家無擔石眞言言實錄也太公居恒課子文章欲其根本六經德業望其師模三代蠕言蝗動俱無愧于孔氏之家法而後即安今次公簪筆經幃衙文場室啓沃皆第一法言甄拔皆第一名馬高山大川之局量金門玉鉉之聲華業巳揭日月而懸人間矣有如操大柄決大事收攝人心休養物力以清靜和平之福

還之朝野以康寧仁壽之福分之太公謹四知提百忍聚太上之三立演謙卦之六爻止沸止罵去奢去泰即春秋八十猶彭籛之小年也昔蘇老泉與子瞻子由同入京師歐文忠韓魏公奏其文於朝僅除著書郎爲覇州文安縣主簿而止孔氏二史不減兩蘇而太公笑擲雞肋食報鳳毛朱黻方來黄髮未艾視老泉先生所得不更饒乎老泉蘇氏族譜雄徤俊偉光輝明白讀者喜其本本原原有孔子孝友爲政之遺意今太公邂逅咲談忽得洞庭句容二派合爲南宗凡與介孺驩臙無間

者二十餘年其猶蘇氏行古之道也隋唐之朝譜局隸于翰林宰相皆帶知譜事況孔氏以聖裔而居帝鄉比之傳閥名家其關繫猶重百倍自今以始葛庇根蔡衛足太公百歲之年皆介孺一家鳩族之賜也寧容無片言以獻故徵陳子文授之祝史以侑人日春酒之觴

壽滬海陳先生八十敘

往者滬海先生七十時不佞嘗操文以佐觴大約謂先生鄉行類陳太丘不通書京師類唐介不奏記政府類劉元城先生笑而頷之而今壬戌又八十矣禮稱耄耋于君一坐再至杖于朝不俟畢先生笑曰老臣久私丘壑絕春明之夢廿年所矣請辭禮養老月有存有常珍先生笑曰不腆秋田故在請辭禮鄉飲酒五豆先生笑曰僕老猶善飯無以賓筵嚴我無以哽咽祝我請辭退而召故人子侄張燈梅花香雪中飛絲奏肉觴詠甚樂也客睨而駭之曰先生殆古之至剛人也寶刀易缺長劒易折垂八十而光芒不衰將無齒剛舌柔之旨非歟余曰先生唯至剛故至此當其為諸生孝廉時慨然以天下名教為已任有俠骨而無柔情有冷面而無脂態有清議而無綺語卮詞既入仕版自尚書郎以及冏卿自兩畿兩河以及三楚其執法甚堅砥行甚峻權要撼之不為動名宿招之不為應私謁削跡公啓削名里有閎于墻揞于闤居間于公庭漁獵于鄉曲者見先生車輒引去聞謦咳吐涕聲提手障面而避之雖不便者譽

誹謗半而一二貝錦之言終不勝田庚禍父之口曰陳
先生至剛人也假令撤城府摧壁壘事不論曲直是非
品不論智愚賢不肖唯唯諾諾如不鳴之蟬無口之瓠
以此博醇謹長者聲似亦甚易而先生故羞而不忍爲
也和同不已必流而爲鄉愿鄉愿不已必流而爲鄙夫
大丈夫七尺未捐三寸舌六寸管尚在何憂何疑而輕
擲百年之景光貽世人須臾之嚬笑何慙何懼而盡更
老成之故轍學少年諂媚之步趨落落無徒堂堂獨露
如壯士之不借他力獅子之不求伴侶非特大人相抑

亦壽者相也則先生是已若老氏齒剛舌柔之說此可
以敎中人而不可以動豪傑筆柔而敗硯剛而存藤蘿
柔而善緣萎于霜雪松柏剛而似傲挺于歲寒夫物則
亦有然者矣而又何疑于陳先生

壽范雲從先生八十序

古三代八十者帝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巡狩四方諸侯
待于境帝先見百歲翁次九十次八十東行西行弗敢
過欲言政帝就之三代以下此典不再舉僅見于漢之
老更而後則寥寥矣我 朝惟鄉飲禮差近古然名寔
不稱有識恥之是故甲姓巨閥當耄耋之年不敢聞之
薦紳長吏而徵詞山澤之癯如雲從先生是也先生范
文正忠宣裔也濯行績文介儀矩步里落化之遠近高
才生多廩廩執北面禮先生擊蒙發蔀舌佃以事二親

睦廩六姻三黨父事兄毋事嫂子視諸從侄極有恩孝
弟章聞學使者旌其閭爲風敎勸久之用明經高第令
慶雲通敏廉潔著有民譽會仲子異羽負氷鏡之望拜
天官郎先生遂拂衣歸歸而遇 覃恩受子封笥衣冠
藏之于郡邑庭不數數也郡邑虛左大賓迎先生一再
應謝不往日挈諸故人鹿車魚刀逍遥山堧水涯之旁
有談市朝者移他語罝之或呼棋楸聲亂之暇則爲子
孫滚滚談說經史與 朝家二百餘年掌故齒及忠孝
節義捋鬚拊膺慨然若撫其會晩窮性命之學宴坐凝

神聲跡俱閟俯而讀仰而思神明湛如也人見先生去
官早傚以九十日之淵明六百石之曼容而余謂未足
盡先生大約類文正宗宣父子耳夫文正捐田贍族捐
宅建學忠宣捐俸以廣義庄而先生寒賜襦飢賜粟市
藥掩骼垂老無倦容其利濟同也文正文章本于六經
忠宣以作者自命禁林典冊及當代金石碑版之文皆
出其手今先生嫺經術工詩賦而異羽言語妙天下藝
苑推爲代與其文學同也文正與孫明復張横渠胡安
定共論中庸春秋明堂禮樂及鄕飮酒禮先生弟子二

百餘皆知名孝秀爲引經敘史幾至嘔心而又延閭師
里老講讀　高皇帝律令于鄕共整訓邦族同也文正
忠宣剖斷國是好銓別邪正賢不肖今先生汲引後學
異羽惓惓以搜揚賢士大夫爲已任其雅意人才同也
文正忤夷簡去忠宣忤安石章惇去先生性剛嫉惡謝
慶雲令異羽抗時自劾謝吏部郎其急流勇退又同也
夫家常細小父子猶有同心若去官而子謀之父父謀
之子稍非大賢必且咈然于鼻息喉嗉之間枘鑿而不
相入如先生是父是子解弢掣韝不爲功名富貴所籠

絡者能幾人哉能幾人哉先生春秋八十勇敢翔步其
氣不少衰頃　天子詹吉視太學推擇海內篤行耆宿
惟先生足當三老五更之選而異羽詔起尙璽丞將車
執杖從焉有如天子設漿執酳傴而問政其將理何語
置對忠宣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
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外夷較勝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
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不武也此語與今日時事頗相
類先生有意乎請以爲　聖明獻老乞言之助

壽杜大將軍八十序

今國家九大鎭無若榆林之士馬號稱精强其起家世弁臨壇授鉞兄弟父子相繼爲元戎無若杜氏三傑而杜氏之功名壽考又無若今特進鳳林公公以天啓改元之歲稱八十元老時當壽辰羔雁牛酒輻輳戟門之外自朱祓青衿黄童白叟以及兜牟介士解辮胡兒左執綏右執綏前祝噎後祝鯁笳鼓沸天歌舞動地大將軍日章率兒弘域序立拜跪進百年之觴猗歟盛哉公十七從軍以旅帥分屯城募勇選銳數與虜格數有功

功狀載在幕府初賜節延綏鎭將書告急公斬明安走莊禿賴得虜首四百五十甲仗無筭再鎭寧夏出山酋賓兎台吉斜宰着等蹂躪甘肅公授策諸將斬級百二十有奇賓兎殁妻比吉伏賀蘭山後公遣子日章爲先鋒至黄草灘百餘里三戰三捷比吉迎戰敗走又斬級九百七十駝馬千匹已宰着聚兵武塞外公先發直薄虜營轉戰數十里斬其酋三人虜一百二十餘諸虜自是叩關乞欵不敢渝香火盟亦不敢闢一矢窺西鎭望見塵埃輙咋舌相戒曰杜家軍來宵遁矣公前後賜朱提累千重錦累百進階一級　誥封三代子日章十三拜指揮使稍長經百戰神武赫然拒吉能之請封降猛可什力之部落其威名懾操幾與公兄弟鼎足公告老于七十前而日章解印于四十後自古大將功成名遂身退如杜家父子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遘也昔馬援六十二請征五谿披甲上馬據鞍顧眄雄則雄矣及進壺頭則穿岸以避暑毒曳足以觀賊勢左右哀之莫不爲之流涕沈慶之自五按登三事讓還官舍日與子孫中表按獵田園中樂則樂矣竟以盡言仰藥而殞此兩人

最爲千古恨端何如公以忠孝爲前茅以神仙爲退步飲噉如飄風叱咤如轟雷轉眄如岩下電披鎧跨鞍舞劒鬪槊矯矯如十五鉄小兒今蟓聾不欲出耳有如邊陲蠢動　冲主下尺一求宿將于卧彪蹲虎間日章如曹瑋之代曹彬講邉備蒐人材決不出父下公如趙充國賜安車駟馬就第朝廷有四夷大議常與黍兵謀問籌策是父是子自應王侯寧詎紆紫横玉而已哉公聞之嘆曰吾嘗念松弟忠蒐涔涔涕不休旣而沃酒酹之大丈夫當如此矣今父子歸隱我家華山非爾家希夷

先生熟睡避詔之所乎陳子踪騾西來吾猶見迎于蓮花峰下共爲長生不老事若斗大通侯印則請付之弘域等老翁炊黍之夢栩栩覺矣日章曰善請進康爵者三而後遣百隊紫綃奏太霞真人之曲

壽見峰張先生八十序

太史君一以辛丑 廷擢第一人是年 太子冠婚禮成上 慈聖尊號覃恩京朝官太史得封見峰先生加其官丁未先生方八十太史請于 朝假休沐歸上觴遠近東錦羞璧者錯堂下太史謝不內而徵陳子一言爲壽陳子遜者再及春花時始得操筆而祝先生余惟東海公以名臣震朝野再傳爲黃門爲侍御其後甲第駢起幾十輪而九戟矣見峰先生獨不獲以經術顯太史一鳴以先生身親見之父老云山川有靈余謂彈丸

峰泖何足當君一要自先生長發其祥耳先生性軒爽當家世中衰挺身左右翼月以孝弟恭儉爲政自拜封典後被服樸素門庭蕭閒閭史無過書公府無漏牘逍遙文史山澤間丹顏碧瞳疾步徒歌度其規模尺幅蓋古之有道君子歟陸文定公嘗謂予吾歷仕途見浙孫氏再世爲宗伯其列卿佐侍從者踵相接於朝閩林氏三世四尚書下亦爲郎署牧守而常與孫宗伯季泉林尚書肖泉對山游言貌愿朴視寒畯無以異天道忌盈鬼神瞰高兩家皆無處焉其子孫貴盛逼顯根本亦確

在于此今太史君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端靜狷潔
弘雅精嚴惟隕越先世之家聲是懼而先生素心素風
嘿相扇助豈惟不愧東海孫其意亦欲教太史君事事
第一也自古父子世登狀元者爲安氏梁氏張氏兄弟
繼登者爲陳氏孫氏一姓二狀元者爲宋氏翁壻皆狀
元及第而年最少者爲汪應辰張孝祥三試而元者幾
人廣首選而他讓者又幾人而惟王沂公之博大呂文
穆之寬簡文信國之忠義吾　朝二羅之風節文章賢
者至今樂道之君一眞其人乎君一汰雜實核掌故隱

然以三不朽自任而當世亦以公輔期之若後人遡考
其所自出如歐陽司馬公父則先生姓字因與之並傳
於無窮其壽又孰與今日多哉東海公若萌之始芽侍
御黃門若甲之始花及君一則爛熳矣栽培護愛以收
碩果之報是在先生昔張文孝公爲狀元性至孝願以
巳官秘書郎授父眞宗許之父年九十餘見其子入踐
樞府宋人艷爲美談垂五百余年而鮮有繼者繼之請
亦自張氏先生始

壽元輔申公七十叙

禮大夫七十致政吳門申公少師解相印凡十年餘而
甲辰秋始稱七十邦君諸侯登歌者趾錯堂下鉛山令
顧禮初東幣及門徵文于布衣陳子陳子辭者三禮初
曰僕受知申公復托太僕孝廉兄弟葭莩之末誼不可
無一言且文富公不有布衣堯夫乎請毋讓不佞少嘗
太原王公聘讀書婁江閒居恒太原語次公輒嘆曰申
公天人也公練達國事決機應變捷出人意表　上不
時出片紙勅黃門立索回奏公從容裁答溫而且理其

他號令大冊府檄軍符及四方如山之牘駐筆立辦恐
中丑若眞可使人主解頤老吏宿將面談于千萬里之
外公每事務持大體性不喜伉岸傲薄挑取時譽而一
切以弘雅博大爲宗好奬士類而人負之客有道其事
非笑則嘆公相度相才舉世無兩而予獨謂公與太原
和衷一德此尤相業第一根本耳兩公生同郡同榜同
鼎甲同詞垣政府同奉朝請家居同璽書存問自卯及
辰後先稱七十又同此皆巧值天人之奇合而正人君
子之大同不在是曩江陵以名法治國虎負不可下龍

亢不復顧蓋陰握官府之權幾十年而公繼之權者人臣之所不敢受也公委蛇巽謝以歸人主少年喜事將回面而嚮太原太原不為動公無倩色亦無猜心凡一哺一握一笑一顰無不與王公揭日月而共之如定壽官剪鯨官止內操絕開振扶言路翼 皇儲內調衆心外調衆口寧使天知有餘而人知不足此公與太原之所同也魏知古始為姚崇引用崇反銜之韓休以蕭嵩薦嵩更不協自古再席之地釁端易生元和諸君特其太甚者耳端溪之貶門集賀賓襄陽之朝口騰僞識雖

方索鬭何暇司鳴釜且沸然誰能調冉古人所以嘆羨於丙魏也閣臣自 肅廟以來其賢者即不盡如唐之牛李然物情反覆大約可覩矣自公與太原並領機務謀不害同同不傷政凡閣中向來膠粘不解之疑城至二公始破公歸而朝局已變今且小開周公召公之言轉思十年前兩君子同心輔政豈可復得哉頃公與太原里居相望百里歲未嘗一再覿覿則無信宿遂別公賓至如歸而太原公畏客若逃空虛公少太原僅一歲太原性怯寒暑手料方藥傫然若不勝而公灼灼有孺

子之色太原一日三嘆雖無餘幾公陶輿謝展無所不縱賞汰寫生趣以迎吉祥度其神情趣舍迥若別調絕不能事事懸合而後知兩公之立朝非苟為同而已也昔文富致政歸悉士大夫壽而賢者置酒相樂圖形妙覺僧舍賓主凡十有二人而堯夫不與竊嘗怪堯夫居洛中當時士大夫識其車者爭相迎迓司馬公獨不為留耆英一席地耶豈堯夫以布衣硜硜之節恥與鄉衮躑躅士大夫亦有不得而強之者耶夫引分守道堯夫且然而儒則何敢以言壽公禮初曰否否峰騎金碧幕

以白雲山龍華蟲火藻粉米而以荷衣蕙帶介于其間兩相蔚映無妨異同且聞公花下小車相遲久矣子謝不敏姑授簡禮初而佐公一觴

壽滬海陳先生七十序

海上滬海陳公解中州學政歸閭門養重者若而年特召公觀察使與堂邑繩齋許公同轄晉藩識者額手曰此京師不通書之唐介政府不奏記之劉元城也主爵何自而知之非久且擢卿寺賜節鉞而公堅臥不欲前笑謂勸駕老曰無妄言吾壬子七十矣姑趣酒進我於是海上客屬陳子一言以介觴陳子曰古者官評鄉行合為一今分為二士大夫居官外有臺察內有考功令史有筆評臣有簡禮法家轉睛相屬眈眈焉執清議繩其後孰敢有越厥志而後為鄉先生或不然鄉先生之行無若漢陳太丘有爭論者輒曰寧為刑罰所加無為陳君所短余嘗疑蔚宗氏頗有所描畫矣今觀於吾鄉陳公去太丘豈遠也公司刑刑清飭兵兵整察吏吏肅字民民安造士士興敭歷二京三楚兩河之間名實加於上下李本寧太史詳哉言之矣而予獨雅重公鄉行自少至老無間言公未登賢書勁挺自好精神清審時然後言既成進士絕不與里閈事亦不與操邑大夫權與人交魚魚雅雅和氣可搏掬也雜以非義即面赤髮

指雖親厚無所貸蓋生平未嘗干人以私而人不敢以私干公三獻之璧四知之金非特望廬而退及門而返且鮮有謀公於心口間者公論事必先分別邪正論人必先分別小人君子以熱腸憐才以冷面疾惡久則郡縣嚴重之小有所創革曰陳公得無不可里有不潔與檢格者動色相戒曰無令陳公知之公眞晉鄉之陳太丘也然太丘道廣未免為中常侍所覽張讓屈而公決不輕假易地而處之其百折不回之氣千仞不下之色度且雪峻於太丘公鄉行如此而宦業可知矣公去國朝野之風氣日變日新公中立屹然無所加損流覽圖史平章花木間為詩若文以擬於古所謂公是先生公非先生者挑之時局不應挑之古學不應甚則投之以雞肋嚇之以腐鼠亦不應蔗境彌甘薑境彌辣垂今日而公七十年之故吾尚在非獨行君子歟公與棠邑許公同籍復同調其年齒　召命又同時棠邑猶善飯皂帽布襦人莫得而測識之而公亦碧瞳丹顴春秋著書不輟兩公壺不出而登朝使後生晚達當末世而親見古之眞狂眞狷豈不快哉昔司徒陳珫太尉楊賜每拜

公卿輒嘆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今夔龍滿　朝何有
耆舊如公而久潜人後者公無讓旦暮駕蒲壁迎公於
卿矣

壽潘見所先生七十序

往太原王文肅公嘗謂余云邊吏必鄭經略河臣必潘
司空兩公皆有子以明經中甲第顧司空長公獨以弘
雅樸重勝黃中丹權修髯碩幹望而知其爲名世偉人
與之談衮衮如懸河然不挺險不走捷又溫然古德君
子也不佞退而心識之已聞令溧陽再令永清武清所
至檢括豪右捕治訟魁披隱田汰浮額雪沉冤哺教貧
諸生裁抑稅使之横飛者拒謝權要之請托者邑號神
明荐剡騰上以中忌僅　召爲刑曹郎再晉都水奉
勅監惠通二河公募民開濬白河歲省水衡錢十萬餘
計漕艘便之孔侍御特疏奏聞于朝云家傳金簡王宇
之書躬遡沙壅水流之勢眞實錄也會爲細人蜚流言
當路遂挂考功法聞者皆爲公露齦不平而公恬不屑
意即遺書同列猶以河事相規皆鑿鑿中窾會洞情實
或先發於數十年前或立應於數千里外若使援夏忠
靖劉忠宣故事由冬官郎正卿席夫亦何愧不然駕輕
就熟家傳而廷獻之老司空行河舊緒公可繹而理也
天授國家以河臣而頓之於苕水寂寞之濱若而年今

且七十髮垂垂雪矣余嘗謂河臣與邊吏迥別今士大夫骯髒磊砢橫刀相揖高談九大鎭兵事非書生浮氣則故老陳言獨河之血脈微而利害鉅與天險爭與王氣爭與中朝之羣喙爭老司空能授之公而公不能得之司空又不能得之面墻豐蔀之輩公其如河哉邊事可以揣摩河事必由傳授面命之躬親之又歷試以練其膽久任以老其才河有世臣則世無河患矣自公高臥後治河使者舟行水末泛泛然隨鼂上下刻泥如畫脂鏤氷歲費金錢如漏巵破釜公父子當任豈至糜耗至此昔者老司空三罷而三

召之三召而又三褫之賴公純孝洒血上書垂老訟言於朝獲

賜䘏典雖廷議大見昌明而公數年前胸中全河之端末百不及試一干霄之木偃於岩間濟川之舟橫於渡口吾非獨爲公老惜實爲國家之河費惜也公進不伸於

朝退而胠其胸中之秘以教二子長公太學次公西臺皆精慱辨麗工文章詞翰異日撰公家河渠書溝洫志如司馬談之有遷班固之有彪登天府麗郡牒其所以壽公者又不與人間之大年小年較短長也公寧無輾然而進一觴否

壽楊太公七十序

侍御楊公之按吳越也其率屬以推誠任素爲主其督鹽策以寬商恤竈爲主其調朝野之局以渙小羣萃大羣化異爲同爲主瀕行之日松父老堵而告曰吾儕百日中若不知有侍御臨郡者既行而見繪像者擁門執香者導塗而後知有侍御在也侍御爲誰曰楚楊公所居何地曰古武陵桃源父爲誰曰太公七十矣積學貢于鄉以子貴封矣其孫弱冠成進士矣父老曰汝何從知之陳子曰侍御嘗顧余草堂徵文爲壽具言太公慨踈闊岸嶔嵜磊落人也束髮攻文章蹭蹬場屋以老性不喜治生產而好爲人脫急緩禍不責人報不使人知其慷慨赴義徒步躍馬雖老雨甚風莫能遮止侍御公初爲長安令經營滿咸陽者至不避鬼矢咼鑊太公聞而咲曰兒得我骨文弱賈勇游太華峩眉歸又笑曰孫得我膽益少而授書長而教以忠孝廉潔凜凜然惟居盈處亢之是懼今立

朝居鄉一切以嬰兒眞性處之父子祖孫之間間且觴則觴奕則奕歌則歌宛然牽衣索果繞膝分苷時也夫五倫之中兄弟狎則傲朋友喋

則賓婦子嘻則索。惟君臣主泰而父子主和。公西華父子。所謂朋友處者也。然章甫束帶趨廟立朝之重典。孔子不他與而與公西華氏。曾子之養親也。如事嚴主烈君然。援木擊之。有項始蘇。子所之愀然不樂曰。參乎來勿內也。由此觀之。人子豈必拘檢束縮之爲孝也哉。嘗讀文弱之記曰。山水之奇。以曲而生。直而散。余謂孩提之樂。以直而生。曲而散。彼其乾啼濕哭。饑嗔飽喜。此眞性情也。縛笱以爲輿。執芰以爲蓋。文襁錦褯。呵噉而前導之曰。官且至。此眞功名也。老人坐繩床。子孫擘棗捧

鑿。擁項而進之口。不及受。噴而流涎。傞傞歌舞以爲樂。此眞禮樂也。後世出就外傳而孝始文。入就仕途而孝始曲。跣上堂。跪斟羙。三時百拜而奏酒食。意非不善。禮非不莊也。然而君子有不貴焉者。謂其非眞也。今天下眞有家庭之樂者。無如武陵楊氏父子祖孫。豈特如朋友。且嬉嬉如與嬰兒矣。太公與龍君御先生善君御。傾天下知名之士。客至。太公亦爲具主禮。近得陳氏廢圃。行且結茆編竹。如籬落村墟。文弱治一舟。奉太公漁釣其中。而侍御公又以使竣還里門。進無隱忠。退無隱恨。所談非經世則出世。所樂非好山好水則與人與書。趣操若一。心雍睦類三代。不知嚋爲父而嚋爲子也。嚋爲祖而嚋爲孫也。嚋爲貴而嚋爲賤。嚋爲老而嚋爲少也。則太和吉祥之至也。此非得之太公也。取漿而作。弄雛而啼。蓋楚人老萊氏之故態也。亦非得之老萊氏也。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蓋武陵桃源之遺俗也。亦非得之桃源也。孝弟之樂。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孔孟鄒魯之家法也。而又何疑于楊氏之父子祖孫。請以此爲太公壽。

壽潘虞淵暨配楊孺人七十序

光祿虞淵潘公暨配楊孺人七袠遠近走相告舉齊眉耦齒之觴牛酒羔雁紛集于其庭諸伯仲謂無陳子一言以佐觴雖鐘鼓沸天鞍馬照地猶之閭巷之壽其親也于是過白石山徵之陳子陳子曰江南屈指閒人閒家推海上潘氏恭定公解綬歸日與介弟逍遙綠野間如二疏九老者流而方伯學憲率子姓捧匜斛斗于其後一時稱榮壽無兩今更三葉歷大常而虞淵公繼之說者羨潘氏有壽種而余獨謂公有世德有世教故也公承益州慶陽兩先生后門列車輪床堆印笏顧能醇謹肅括以孝友敎家以恭儉訓族凡朱門之鋒氣翔態黃口之怒馬鮮衣悉鋤治而淘汰之恂恂如寒書生古田畯又如羲黃以上人物譽之不喜激之不怒干之不厭貧之不恨困之以疊役加之以橫征不求解有司不駕禍他氏而楊孺人又以精心善氣迎之檢田廬部錢穀潔賓祭締婚姻程督羣子姓夙夜不遺餘力或出佐嚴郡或入典大庖或以明經超貢于王庭珠林玉筍國寶家駒非其文孫即其快婿無論吾松諸名甲閥莫敢與公雁行即古來鹿門共隱鹿車共推有如公夫婦之壽考顯融保世滋大者耶丁丑以後璫焰薰灼每讀王子騫天上無憂人間可憐之曲往往爲之踴躍而嘆今新天子乘乾開泰不動聲色拔禍本于深根固蒂中向來無限名公卿顛倒榮辱如反覆左右手而公與楊孺人以偕老遇昇平拭目　聖主之龍飛拊掌后人之豹變冰山不倚熱焰不趨皥皥熙熙幾忘其老之將至豈非人間大吉祥大愉快事哉余七十與公同遭際　聖明又同公有意垂訪余山兩人當轟飲加酌跨驢向北而咲不令吾家希夷翁獨享太平之樂也楊孺人聞之亦爲莞然滿舉一觴否

壽孫太公七十敘

余畏客喜出東郊游柳岸荻渚間有衡泌在焉孫太公侍洲舊隱處也太公本世家其祖好讀丹經與鍊師游產廢雁洲翁授經里中兒積稍營一畝宮破垣敗葺賦詩鼓琴甚樂也雁洲翁多瘻疾臥輒經旬月或累歲不起仰起輒扶循墻捫壁而已太公負抱鴈洲出入與俱者凡十五年雁洲翁疾漸瘳有客策子母驢入門貪庭下蔬雁洲翁咲曰我得此驢兒可弛負抱矣客如命留毋贈子雁洲翁得乘驢游市中每上驢背太公如掖

小兒狀整鞍引轡授衣裾置尻下視安行數十步始安心而入聞墻外驢鳴歸扶掖亦如之挫草量水已具棧下矣鴈洲翁多名賢之交太公肅客真率中禮宛轉顧父心居恒非分蜂釣魚則種豆秔菊少綜岐黃書有異方病而乞藥者輒應貧無取報謝者畀藥如初予幼者馴謹守門戶長者世聲妙文辭出則丞相施床歸則名公卿士阿暇坊陌其所居花竹依然而草堂加廚而新湘襲芸褎之書加床而屋太公褐加綺市沽加名釀折芰烹瓠加而爲築肉盈簋太公每嘆曰有兒如此恨不

令我父見之雖然我以此老無恨矣余憶髮覆額吾師雲汀先生率余謁見鴈洲翁比長與太公及世聲兄弟游甚數目見樹杪藤蔓蟠結可醉坐庭槐交蔭午不見日皆太公手植也太公今七十矣負隱君子之行而世無式閭問太公者余故命予墨陳詞而屬世聲侑觴以進焉他日郡志撰逸民孝義一小傳或有徵余文

壽雪泉禪師七十序

余少慕人外之游手公車言揽眉不怡得竺乾古先生書輙避人讀之欣然有會心處家居近馬耆寺行游寺中遇雪泉師如獲夙契余比時縮髮不敢與師麈尾相雜然心知師為龍象蹴踏中人也徐文貞解相印歸同陸文定耦影林下尋法喜之樂師以老衲介於其間如裴休黃蘗了元子瞻皆可入圖書中莫廷韓以詩道自雄客王同集師山房歌咏叫嘯城烏林鳥欲驚欲止與霜月相凌亂師絕無倦色燃香瀹茗如初余嘗倦而假

宿數見以為故常廷韓以後與社家寥寥客不復訪師師亦無所事客日掃一小閣六時禪誦晚年更就閣下丏房精修淨土髮白齒豁而束身戒律不少衰每談壯年五臺游及向來酒人韵流跌宕酣呼如夢中相似目前惟董太史唐孝廉陸大行吾師何司理與余追隨舊游時向枯葉古殿一再尋師而師尚能雍容矩步笑而送客行不借扶手不支筇其百歲故可待也師之師為長壽佛不拘拘世相第吾曹喜師耆舊在望遠近皈仰辛苦飯僧而不欲披緇擎鉢為居士宰官說法而不欲談

玄說妙痛捧熱喝為窠臼禪古有本色住山人者非師而誰故樂為文以壽之者如此

壽包瑞溪先生六十序

先生以癸巳稱六十矣性簡重不欲以牲醴鐘鼓勤其鄉之宗人賓客乃與甗甗子出而游于峰泖之濱不佞某先生之小友也無敢以俗禮洄遂謀之愚谷子操空言爲壽而折梅花與山中之鹿以侑之夫先生自舍香郎爲秉鐸憲大夫益浮沉宦轍者幾十年吾生晚不能盡知先生自先生之折節而下不佞于委巷之中及相與就晒修布衣交然後退而少盡其奇先生所謂天下之至人也夫世之尊官長者大較可見矣非高車大纛

歌舞臺榭爲匹夫匹婦觀則日捉牙籌鑿三窟以穴子孫而久之卒落于游閒之手散爲飄風冷烟而不可得夫尊官長者誠知其後之必至于此曷若放而縱譽于寥廓之野以庶幾哲人之尊生直爲此戔戔也先生寧靜澹泊超然出于天際俗籠時局不得而縶之此何足以奇先生而先生之奇世人有不能望其萬一者先生居家孝友子姓凜凜動遵禮法不失尺寸而先生未嘗幷以檢押人則奇賢豪借譽飢寒借色一諾不渝千里必赴則奇平生經國大略嚴若武庫深若重淵而有時

嘿然端坐曾不知其爲大人先生則奇喜與人同功而至不惜與人同過則奇可以廊廟可以山林可以方之內可以方之外則奇進而莊嚴于鄉老之社退而婆娑于少年之塲則奇人德之不應或中之難曉之語必不忍之詬亦不應一言渙釋解衣握手驩然無忤則奇起自名家復起自少年高第爲鄉祭酒爲邦典型而或布衣芮屩或下車徒步則奇不逃禪不佞佛而能不妄語不宰殺不吝信施不膳兼味則奇孜孜爲善自子姓而下兒童賤隷皆化之則奇胸中了了明智若神而往往

絕滅否含瑕纇則奇人以此相加重而不忍以此相加欺則奇六十矣而不倦游碧瞳丹輔行無杖坐無几也則奇若是者是眞天下之至人也先生益嘗以無咎無譽自處以不夷不惠處人以知足知止處造化故有東方生之吏隱而斥其滑有桑啓期之健而去其貧有白香山之適而無闌消玉殞之悲有陶元亮之談而無攢眉白蓮之苦有蘇子瞻之達而無流離放黜皓首窮海之憂若先生眞可謂壽而康矣夫先生旣壽且康則縱游五岳之期當必與不佞野人共之他日山冠田衣長

鐃短杖淸歌齒嘯而入松花芝草之叢則此鹿且百歲能負而走矣使天下望見吾兩人如氉甐子之從先生者曰此靑山白雲東西南北之人也豈不樂哉

晩香堂集壽言卷六終

晚香堂集卷之七

壽言

壽冏卿大咸馮先生六十序

往戊午大馮君元颺小馮君元飈同舉於鄉壬戌颺先登與朝額手云此大咸先生子也先生繇刑曹郎讞獄豫章豫章無冤民其于公高門之報耶余曰君未聞馮太守襄陽事耳當稅監陳鳳鎮武昌革緹騎坐襄陽不狐不鼠飛而食人益負嵎虎也其間胯衫給事衣緋拖綠者非猵頭養子則大腹長鬣駔市魁鼓作威勢割剝

人物即監司臺使者第相顧太息莫可誰何而已先生曰襄陽動則全楚動而天下與之俱動頃者滇以火秦以毒遼以兵閩且窘御史中丞而狎侮之涓涓江河青青斧柯此其時矣乃密授方略縛革緹騎置之法勑市人家投束薪燔其廬烈焰四起積賄一空道途歡呼如雷震先生緩緩乘肩輿還署課兒讀書不輟聲鳳慚憤百計謀蝎先生不遷者九年所矣家居孝友削跡公庭官至太僕卿猶貸子母錢為用寫書小馮君僅摟十金寄之其清絕如此襄陽父老侈說馮太守稅璫事至今

面有怖色而先生談笑遜謝曰此曹畏先皇帝三尺法非畏馮太守大抵彈論寺人者輒指引漢唐為証而余謂不然吾朝不典兵不監軍不參機密不與援立定策不呼翁不呼將軍不侯不王即開採榷稅之役直以老奴下僮畜之差有不法小則鯨且逐大則保且誅誰敢有越厥志者稟稟太阿之柄操之先帝而授之子孫故顯宗奉遺詔急撤天下之稅使今上御大寶盡召天下之正人則大咸先生其一已昔漢元帝欲用馮奉世馮野王迄為石顯所格廢不用來瑱在襄陽

程元振請托不從譖瑱言涉不軌唐代宗削瑱官流播州不返此皆馮氏與襄陽之已事也先生更三帝神明之朝又當羣璫見晛雪消之日雖石顯元振輩不覺掉尾弭項以就先生之鉗勒真英雄縛虎手哉夫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元老壯猷舍先生其誰歟語大小馮君勑舍人治裝同籍諸兄弟置酒春明門內側耳屬車之音矣

壽瑯琊王閑仲先生六十序

瑯琊王長公司寇次公奉常文苑代興學士大夫擬于眉山兩蘇氏而閑仲以束髮知名旦九試輒冠軍海內傳誦其文不去口曰鳳麟衣鉢定屬此君甲午縣明經中北闈榜司寇奉常已前逝而獨王文肅公父子奇重之操木天貴人相待逡巡三十載數奇不前謁選憲幕竟歸識者相爲慨然而余獨笑曰閑仲此舉太有識夫以閑仲卓犖命世才俛首而攻時調扛鼎弄丸何所施而不可第精爽稍稍非昔矣即與子彥褰裳匍匐而就

討偕馬背續殘夢蝸角戰虛名閑仲其能忍此否瑯琊司馬以來連圭疊笏長戟高幨門庭世世不乏而世稱老孝廉又稱老參軍謁御史大夫跼蹐折腰需郎官太守俸歸飽妻孥抑何卑也又何憊也閑仲其能忍此否今閑仲置身于不潛不見若夷若惠之間先世之萬軸牙籤付之子彥法書名畫金石彝鼎付之子彥弄幼兒就著述雄文大篇長歌細律皆綜覈故實描寫情形不妄襲一字不泛置一詞刻成攝月樓稿悉翻兩先生杼柚而鬱鬱芊芊之氣自覺其秀而可傳恨兩先生未及見之耳子彥美少年精嫻經術通達國體撿戒今人見毋以溷吏庭旁獵戶外爭爲可必閑仲父子相師更有重于公西華之朋友處者家風如是豈必拋晚景之桑榆而就出山之小草哉往者瑯琊諸君或跌宕少年場或馳逐大人游或談宗或談氣節性命瞠目甚口噉名者尾而隨之予獨窺閑仲口無流涎兩眉端亦絕無栩栩羨色卿用卿法我用我法卓識玄覽早已覺于玄黃未血之先以不倚冰山退不墮火宅鄰戾書仲長園[illegible]令田步兵酒造化悉扃而留之以待閑仲即眉山蘇氏

父子未必享此太平清樂也自今以始左手呼淵季右手挽子顯睎秋髮之披肩沐朝霞之掬面優哉游哉但解富有日新以儲攝月樓著作而已余曩與閑仲頗自負丙午即向白石山前補百衲炊三足鐺躬躬作瞌睡漢久矣閑仲能來一訪我乎我將斫鱸擲尊起爲閑仲壽嘆舊好之晨星顧新髭之如雪三百枯棊十千美酒即信宿流連猶恨晚也居然成二老來往亦風流杜少陵此詩得無爲我兩人設耶世路悠悠則請付之洗耳

壽玄宰董太史六十序

甲寅春王之十九日太史玄宰董公六十矣遠近東錦羞璧謀介壽於公而公預敕門者無內客無獻廷實曰我將與陳子探梅山中或放而至於三泖五湖積車漁舠不得而跡也而華亭侯鄭公則謂陳子曰吾師他人辭而難辭之子子寔習我師盍為我屬一言以佐觴某與公少有惠莊之契晚而相期為楊許碧落之游而未有以應也頃公雖六十神明壯旺如三四十許人其名方噪於啓事而津津於有道賢士大夫之口中外想望

公者即東山不出洛下不相而班孟堅蘭臺范蔚宗之詹事則公舊物也而公意獨不爾嘗謂余曰吾曹無他覬慱得一活勝人足矣余曰公有三無筆下無疑眼中無翳胸中無一點殺機此三者皆公壽徵也公大笑以余為知言而自余以外亦鮮有能盡公之奇者公科第高言語妙天下度無可一世而寒生晚進操秖謁公至與之衡禮順流而談無所忤亦無所揀擇則甚奇或一晌而接數士一日而發數十函書緩急乞覓多恒順如意以去則甚奇端居則神游四海廣坐雖鐘鼓鏗訇絲肉雜奏泄然如不見不聞則甚奇自禁近出為藩臬落落幾十五年瀟洒咏歌如平生而無怨誹不自怡之色凡遡來路岐而徑捷者公羞而不忍為也則甚奇不禪而得禪之解脫不玄而得玄之自然不講學而得學之正直忠厚則甚奇揮毫掃素簇簇如行鷙閃閃如迅霆飛電山僧逸民卯得之而上相巨卿豪瑺貴戚欲乞公尺寸而不可得則甚奇書畫出公手無十一而借名衣食者其贋筆往往播傳於輦轂流通於外夷殘楪短楮購募餅金當吾世而目見其聲價百倍者惟公一人而

已則甚奇泛然受悠然辭泊然若無所事事而品隲物情之向背與時局之變遷他人累百言而不足者而公片語必快心其事或發於三五年之後其人或隔數千里而遥公輒射輒破的輒斷輒左驗則甚奇公之奇為文章翰墨所掩而公休休之量斷斷之識又為才名所掩有如旦晚賜環延對便殿其筆下無疑可以為眞史臣眼中無翳胸中無殺機可以為名宰相而顧時起時踬旋推旋阻天祿之藜茷而為名山之副草膚寸之雲公施於二三同志未雨天下而雨一方則吾華亭鄭侯

是也夫鄭侯爲衆父而公爲衆父父公之壽於鄉不應多乎公己丑榜最號得人徂名者名不立學道者道不効公乘運委蛇身名俱泰天下以公之文章翰墨比於米襄陽蘇眉山雖恩寵知遇不如而公有元章之悅生無子瞻嶺海之困頓則所謂博得一活勝人公眞饒有之矣而況更有必不朽者在也鄭侯笑曰善昔趙綰爲相言師申公帝遣蒲壁惟恐後而申公已九十餘矣師未艾不敢以此事公但聞公却避觴者行且西出關請學令尹喜望氣而迎公即不爲强著書其姑綬青犢爲我飲長春一杯酒

壽査仍素先生六十序

往余訪馮茂遠于當湖因識査仍素先生是時茂遠載酒出北郊與先生狎坐披賞晩香堂新帖漏盡抵茂遠別墅燃燭登樓所借有奇客一日夜徒步六百里有異僧善飲至數斗指禍福多中言語沸發而先生嶷然不動如山余心知其爲有道君子也明發茂遠放馴隺一雙往來霄漢田洛間採芙蓉摘柑橘酹酒黄花而別茂遠種梅幾四十畝約春時再游梅下余逡巡未果而先生以今年庚申稱六十矣査氏海上右族纓冕四世先生扃戶下帷無錦衣玉食之習出試童子科人與公度公權仲智輩結社摩壘相攻數拔幟而出晩年厭薄舉子業游心洙泗竺乾之書俯而讀仰而思其稱引指示羣于姓率王文成以上諸名公嘉言懿行淺者解頤深者沃人肺腑溫如挾纊醉如飲醇嚴如畏友導師有凜然不可犯之色雨季後先歿先生撫其遺孤部署其寸田尺宅婞子母而息之拓貲倍曩昔悉秋毫皆授二孤遂以名士元宗同堂兄有繼產先生義不受遜之嗣子其他飢寒借色吉凶借力解調紛難借其於柳下借矢

于魯連者尤不可勝紀而先生則逡巡三讓而不任德也所居有龍尾諸名山時時携羣從嘯咏其上酒雲弄月達旦忘歸歲時伏臘過從諸父老子弟傾尊卜爵飲不人後辞不人先今春秋六十敏武善噉猶類三四十許徒少年隱耶仙耶其洙泗竺乾氏之徒耶先生不欲自名而人亦無能以一偏名先生葢幾于逃六鑿游四虛栩栩于華胥之鄉皞皞于混沌之瑞小年大年吾不得竟之矣先生有甥曰茂遠嚴事如祭父今以十月之朔幸公度公權與仲魯諸君子雁行壽先生適當小春

風日晴麗釀黄花以爲酒褰芙蓉以爲裳遥憶人間之樂度無有踰先生者恨余爲客所絆不得從先生拍游其間而藉手壽言以獻俟先生百歲時同遊茂遠別墅度梅花四十畝烟幹如鐵雙雀骨老能負我兩人而飛矣

壽胡玄渚先生姚孺人偕老序

余嘗纂二十一史之隱逸并及文苑孝義方技中之卓行者合爲逸民史四十卷始自吳泰伯斷自勝國倪元鎮而止因欲續取　我明高士彙爲續史而國乘不盡書即郡乘書不盡實山林之政葢寥寥焉近與沈公路交知海上有玄渚胡先生其眞逸民之流歟先生少好古綜覽該博精研于六書聲律二十爲諸生聲藉甚五試輙蹶今且老謝去逢掖以笑歌吟咏爲樂婦姚孺人能安先生貧苧衣草蔬泊如也庚子先生與姚孺人皆

六十賦詩以見志雅自負于冀缺耕野仲子灌園者士大夫爭傳誦之並有和章余未識先生顧想其風采義味要亦去古人何遠余嘗記父老言三四十年前儒者負奇不售退而閉門授書訓子整俗雖白首有可觀者邇來士不得意多喜游游多在燕邸公卿間蜂還蟻往塵土撲面甚有遺簪喪屨頗頗而歸者其一二游道小康輙津津誇示里中兒或轉擲于格博酒食狎邪鮮怒之費不頃刻洗手盡矣以此自悼自咎自笑自罵繼之以涕洟怨訕神情忽忽不知作何狀此詎可令胡先生

見也。先生竹牀土剉。蕭灑自得。據梧而臥。擊木而歌。歌聲如清球古瑆。姚孺人以機杼韵之。二子以吚唔和之。無論身不闖城市。即夢亦何嘗識金馬門哉。宜公之貧而壽。壽而康也。余視公尚壯。未五十。蒜髮蛀齒。衰相已現。反顏生平精神。竟鬼從微細中來。帶流注者不少。往歲築臺小崑山。近復薙草種竹。築室于天馬之陽。凡以爲避喧棘俗。收拾本分事也。有如公携筇負書。一顧余兩山中。相與證長生難老之術。松花一盂。清泉一瓢。當以相供。併虛逸民史數行。留以續先生何如。

壽康孟修六十序

往余與玄宰從孟修游。時在城闉中。每見。具香茗。或小飲微酡。所談非禪則詩。其性如山麋野雀。未嘗不在長林豐草間也。孟修不奈俗。又不喜治家人產。門風孝友。雍雍無間言。即終身待人。未嘗有譙讓之聲。與驕諂之色。舉止清疎。神情蕭爽。當時未五十。眉髮鬖鬖如着初雪。望見者疑爲山澤列仙之儔。豈城市可得而狎見者。近二十年。不復遇孟修。即遇不數數。去郡十里餘卜居。避世凡故交知識罕見其面。孟修所居田。皆中下。多窪

陂大澤。及三四老楓古藤。因築圃結廬其間。繞田皆編槿插籬。滕岸曲折。不見關扉。啓扉花竹蒙茸。不見徑。通徑轉板橋。回互不見樓。庫庖匽修竹偉木。礙日蔽天。翠微蔚暖。惟聞舂臼機杼聲。客至輒留。留輒傾日夜。仰見薔薇紫藤。高懸樹顛者數百尺。秋深紅葉。與芙蓉葦花相映帶。隝鳧雞犬。見人皆有傲色。則孟修可知矣。孟修一歲常寡出。出必佳山水。所交無雜賓。必當世豪士偉人。耆舊老衲。餘則倚杖閒耕。閉門釀黍。大兒讀。小兒抱。不知人間菀枯譏稱爲何物。益目前眞隱眞樂無過我

孟修者余陳書數篋山裝一具秋圃春田去孟修不遠而聲影未消悔吝旋起王景玄有云奇士必龍居深藪林宗輩不足識也余實于孟修有深愧焉孟修今六十白髮不加短赤權升鬴不改如少年時手種核成花竹成林樹成拱三十畝之宮遂成一深山大壑如桃源学村岩然竊謂孟修居然成一龐德公蘇雲卿置之高士傳逸民史中無愧色吾師乎吾師乎可以樂而老老而忘年矣

壽凌益吾孝子六十序

武林有凌孝子六十矣王君元建走書白石山徵祝詞于陳子曰凌公閣修士也前諸文學博士上狀郡邑長以及臺察舉古德行科賜楔棹旌閭里聞鼓吹聲掖老襁幼而擁觀之孝子謝不敢當而以子山澤之言奏度必且悵然而進一觴凌公益吾者給諫二洲公之仲子廣西太守梓崖公之繼子也精嫻經術學佼紫溪晴原兩先生拔爲冠軍餼於宮太守公五十艱子爲曲圖置副黙禱舉雄調護嫡庶間最爲心苦守本生親喪不應試弱冠妻亡畢身不再娶門新家廟推遜分產捐貲行營高塚葢廪廪篤行長者也孟秋葬本生母將啓父窆合祔焉啓壙水黑棺腐公一見慘駭號天慟地者三日夜遂至廢明不能療或云劣地師誤人於公何尤公得無過乎陳子曰昔梁有中書郎殷不害魏兵入江陵尋母所在雪天行哭見死人塡溝中即投身捧視舉體凍僵始得母尸大哭欲氣絕權葬江陵界中宋有孫法宗遇亂以父尸不測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者十餘年脛無完皮血脈枯竭終不逢遂衰絰終身自來

奇男子皆至性過人殷不害不服顧寒雪凍僵孫法宗不服顧臂脛血肉而凌孝子何暇顧有目無目乎自今朝野更局日異月新不風之波何刻蔑有夷狄横行猶嚴門戶飢饉疊見猶兢脊靡種種魔事非復公六十年前景象時公以有道處此自當閉目不窺恥爭魑魅之光耳吾聞張湛云減思慮專內視老子云聖人爲腹不爲目此實養生家要言而公暗合古法則篤壽何疑焉天道不應無知何故使公無目天道有知終不應使公無報今報以康寧報以元徵吉徵兩名士又報以旌廬表門之典俾公孝行與世人千手千眼共見之天何負於凌公哉若子夏喪親未有聞而喪子喪明韓熙載蔽衣芒履作瞽者乞食於歌姬院多見譏名賢而無補世敎不若公于父子夫婦之倫孝義皆可風也故作敘一通次於濟南瑯琊凌大母大節解後而并以祝公百歲之觴。

壽陸仲華先生六十序

余少好蹤閒考室山澗覆以茅椒將以爲濯息寤寐之所而蹈道不固强向人間授書每思梁武有云賓客簡通公卿罕預意嘗誦而愧之閒於瑯琊絃誦之暇與二三同志行游郊墟晩得陸仲華先生益婁東隱君子也。陸氏自薇菴晉川兩公以風流文采照映一時而仲華繼之仰藉先閥風軌穆如孝友恭儉信於里黨益嘗隸博士之籍者四十年而才高數奇遂此不復與羣從襯裾爭席矣南郭之陽有墓田在焉先生於是漉泥芟草。

穿池引流地不求方幅樹不問位置藥欄竹塢參差蔚薈臨之以草堂夾之以槿垣紆折之以柏徑蔬圃紅橋翠幕綠窗素屏先生日高枕讀書甚樂也余嘗一過訪盤餐錯進觴奕間作奇茗異香不速而至倚孤亭坐盤石出視籬落之外江樯亂飛田塍如織主客俱在圖畫中但憂老耳先生捧腹笑曰君非知我者僕六十飲噉不少衰入抱膝上兒出對座上客登壇賦詩如幽燕健將爲人排解紛難如關隴十五俠少年其他掃籜買花種魚洗雀殆不知老之將至余曰有是哉先生者益不

官之淵明不貧之榮啓期不抱甕之漢陰丈人而有子之白樂天也且今甫六十余齒肩隨富歲歲過婁東與先生共尋人外之樂度手種樹已徑圍兒亦讀父書稱知名士矣

壽項孟璜太史四十序

吾友孟璜項太史以甲寅四十祉兄弟酌大斗壽之堂孟璜謝曰蘇學士文章徧天下而集中壽言不少見微文侑觴非古也陳子曰三百篇頌禱之詩十居二三春秋卿大夫聘問諸國輒賦詩飲酒以為壽豈論小年大年哉孟璜僅四十其胸中包絡古今之書幾萬卷其目中歷盡菀枯譽誹向背炎涼之態幾百變葢年雖少而文行則祭酒也衡量裁鑒則老尊宿也孟璜不觴誰當壽者孟璜亦笑曰我嘗攬鏡自照視渭川叟則誠少若以視周郎二十四而經略中原則太老矣諸君不我觴又誰當壽者雖然非我志也江南卑溼四十早衰吾嘗心憐梁武之言而不意身遘之益少而成名長而冉冉林藪者且數年矣陳子曰寧惟孟璜昔君家小司馬少溪公負經世之略與江陵牴牾歸玄池公勑兵薊門脫叛卒數千人於死地竟未及通顯而止憐才者如春風拂面便消忌才者如嚴霜一寒透骨項氏之不遇也獨孟璜也歟哉今孟璜知命待時閭門養重非異人不迎非異書不讀舌記而掌錄朝修而暮纂豈特木天貴人

無此精專即蘭臺石室之藏恐未必見此秘藉耳悠悠俗目不盡知孟璜而孟璜亦不屑求知於當世書癖以破岑寂酒癖以破牢騷好古之癖以破俗韵其他非為德於鄉則節口量腹以緩急其族之貧者雖客王壘恥歲詘槖恥勿問也方今中外時局以爭殿之虎而角戰野之龍以雌黃之口而灑玄黃之血明哲君子非學申屠蟠則徐孺子耳假令孟璜而處今日既不顧奪捷走險以挑時譽又不能庸庸悶悶為無口瓠不鳴蟬則何如擁書南面高臥北窗之為快也予聽遷謫時當海舶

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長希恩放歸里得款段一僕往來瑞草橋便如極樂國古人功名仕宦之際乃如此今孟璜家食之樂不啻過之而況著書日益多清名日益著幸而遇為晚年之蘇學士不則猶勝窮山瘴海萬里未歸之子瞻孟璜安往而不自得哉美酒速飲而無味積薪在高而先焚蠖蟄必申鵬息必飛孟璜尚四十盛衰倚伏名位未可量也於是祉兄弟斟酒起為壽大笑而別

壽夏母金太君八十序

余嘗歎世俗之壽其親者歌鐘沸天鞍馬照地王公大人之文高懸座隅繡縝滿眼讀之非倩筆則借銜於文史何當哉新安夏氏有丈夫子六人乞言壽母不他屬而屬當代知名長者以佐觴六十徵之弱庚焦公本寧李公七十徵之嘉賓湯公其文精核皆可傳至是則以八十文屬陳子而陳子愧非其人也孺人出金氏光祿翁長女少有德音十六歸慕筠夏公公父曰筠庄母曰蘇王母曰程皆篤老有壽種孺人婉娩事之備甘毳上

食雅得其驩心筠庄翁客燕齊病歸夫婦揣聲察色未嘗頃刻離藥裹間既疾革二姑執手相向啼孺人率諸兒嬰戲其旁或佯取古今事更相質難得解而後已小不懌孺人倚户牖負霜雪非命去不去也扶掖病姑躬為哺糜不委左右手巫醫紛若寢食廢者經旬筠庄翁有女弟未嫁孺人出嫁時奩厚遣之已孀居煢孤在抱為護持其母子以節孝聞程姑弟聾且貧孺人衣食之三十載并葬其不舉之喪生死皆無憾其他為某子娶婦為某女贖兒皆出孺人裝而且逡巡遜讓曰此行吾

先公與兩姑意也初蔡銜公少孤宗人皆其貲無餘息客有挑釁者孺人勸曰尊卑分也羸縮命也請以勤儉補之可乎于是掃私橐付公而身則早興晚臥浣衣蔬食爲童婢先操機杼課樹畜其積遂與素封等孺人乃詔六子而教之半受鄒魯書半受卓鄭書吾老矣請受竺乾古先生之書邑大夫以學宮委者從吏蔡銜公樂趨之不難籯金相助也孺人年已八旬敏步徒跛猶彷彿六七十時子孫相習爲肅雍醇謹世守百忍之訓家傳萬石之風和致祥仁者壽吾于孺人決之矣夫婦好沐則明粧炫服近於無章好織則數米衡薪近於無禮無禮無章何暇好行其德猝有叩門求者握手瞪目而謝之至使人含赧噤不敢發聲而去孺人豐嗇中程施與中緩急懿親陳屬倚之外府者若而年孺人雖不作佛故自佛地位人也今且久坐小樓經聲徹晝夜剿至百歲度六子雪鬚半垂曾玄五十餘亭亭如珠林玉筍孺人悉攝之白毫大光明中此與老瞿曇十大弟子五百人俱何異豈必引南陔白華之詠西池黃竹之歌乃稱壽哉請以奏孺人弁質之本寧嘉賓兩長者

壽宋母沈太夫人七十序

吾鄉屈指閥閱則蕭塘宋氏稱名家其家以科第顯者若絕若續而獨其子孫皆讀書務理道孝弟力田循循然有法度無一切鮮怒務外之色蓋庶幾先民之程哉余與賓之明之遊因得習于謙之坦之兩兄弟每相對未嘗不商略騷雅土室蔾羹竹窗夜雨怡怡如也太夫人從而鄉則謙之坦之爲政太夫人從而城則賓之明之爲政諸兄弟遞相過從視匕箸候寢興以爲常而又時時謖而謝無狀太夫人則撫慰之曰兒不憶我與汝言避倭時乎曰故知之又不憶我與汝言汝父不幸時乎曰故知之又不憶汝觀汝益方十歲汝晉汝履啼穉中時乎曰故知之嗟乎吾曩時禍視錦藿視肉刻視日視歲也今吾有婦且有孫衣重襲而食重簋貴不人前行不人後吾眞有吾子矣無所事視矣余嘗笑俗學之陋者往往欲博一第以爲親榮夫必鳴玉曳綺而稱人子則曾閔不稱孝而茅容尹焞非人耶且世之科第尊顯者衆矣卿命千里山霧江湍親老不獲從而甚則倚廬陟岵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之于賓客笑語郵筒

華楷之間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載十載出而裾絶入而室虛者豈少哉以此覩賓之太夫人果孰得而孰失也余與賓之諸兄弟食貧同兩家之老而安貧亦同家大人七十時諸君爲卮酒上壽而余留滯鴛湖之濱無能爲太夫人役而敬獻其一言如此非特寬太夫人且以自寬也宋氏名家多有道者請以是言質之

壽范母馮宜人七十序

往吾鄉有二偉人曰大范小范大范方額豐頰月攅瞳烱議論多準繩確然若不可拔小范剛勁孤硬少緣飾戸吻褎褎有面詈而無腹藏兩先生就有司試其名遁相甲乙出行衢市上里中兒及貴人長者皆引車避之曰此華亭二蘇也而兩先生亦落落意不可一世瞠目掀髯如鸞鶴摩騰龍象蹴踏至今父老見少年負氣者曰爾才亦大小范耶小范者叔子先生大范者爲訥齋先生叔子老著書自豪訥齋先生以鄉進士刺萬安

捐賓客久矣其子若孫皆斌斌有文行則先生配馮宜人致之也先生少貧雄于才度可唾拾一第不喜齷齪治生產而性又好客客至不聽出談笑達墻壁閒而宜人歛氣應之未嘗以釜戛罌恥告也先生屢上公車罷免歸宜人爲緩拂纓上塵慰勉數四未嘗不下機迎也既登賢書賀者傾妯娌未嘗以泰色見也從先生于官渡嶺截海亦未嘗以怖色見也經紀萬安之後事戸血幾盡匍匐萬里以素車歸未嘗以名香珠翡點廉吏裝也歸而卜宅卜坎有子杜門有孫達膝且嫻于文章行

就婚矣宜人日從大士飯布衣蔬食優游以恬其天年其歲月豈可量哉江東之俗家汰人侈而三吳尤甚高髻纖綿明妝炫服此不起于寒畯而起于世家世家轉相競效有如宜人之慈儉莊敬老而不衰禀然自成范氏家法其提防陰教不淺度必有善人君子以食宜人不盡之報者其在伯斯父子耶是文苑中世世有大小范也宜人請爲醵然而進一觴

壽李母袁孺人六十序

吾郡浦上世家無若竹岡李氏其兄弟以進士起家者則自大參約齋公與今司寇郎易齋公始撿齋公攝家秉居季孟之間兩公得不廢讀而袁孺人實左右之夫易之論睽專起于家人然不過二女同居耳若夫娶族而處其食指漸繁而猜心懺色日益起非有明識女子調而制之則牧兒灶婦皆得易面反舌而操離合之權閱墻猜帷猝起頃刻分而爲塗人戰而爲胡越者不可勝道易之所以反覆于家人卦也袁孺人本出名家雅

著令聞當大參司寇倚辦于撿齋公撿齋公心計手書無所不精詞大要以愼靜成兩公之廉而已而一切妯娌間米鹽細瑣犂哄取與悉聽之孺人孺人聞鷄鳴朝于舅姑之寢門夔夔如也享廟獻客新樽析俎井井如也大參司寇之恭人晃而垂珈左執右綺孺人衣褐中處介介如也則又油油如也晨必先田僮起夕必後織婢息曰門未闔乎鷄豚逸乎牛未飯乎禾雜稊乎爟火不息乎釜不滌衣不浣乎則又呼諸子而質之曰讀誦益乎食噉進乎師匪怒伊教乎鄰媼至則曰漚麻乎而

配鹽幽菽乎而乞醯者乎檢括㦤獲則曰無圖乎無羣飲徒手伸乎無闚戶外坫主人翁乎無雌儒不事飽臥饕下乎大衆兄弟聞而吾曰吾不復反顧矣其出則有清白治辦聲入則不聞有聞于市號于門譁於同室者豈盡檢齋公力哉則袁孺人所嘿相多矣古今兄弟同居者遠推公藝近推浦江鄭氏其他非漢嫂憂羨則繆妻析產司牝一鳴鴈行中斷若孺人之恭儉莊智識大體者能一二見哉天必且錫之大年爲女宗爲母師以風示閨範于永永百歲觴未可量矣士訓昆季賦然曰善請書之屏進母夫人帷而觀焉

壽顧恭人五十序

往己未仲春廿五日余嘗修祀者詞于岡卿中公公嘗杖鄉之年神審甚旺南皐鄒先生荐公起補故銜今歲癸亥始轉南太常顧恭人五十矣公迎之南來意欲謝里中羔鴈牛酒而楊季蘅則謀之陳子請以清言代筐篚可乎予盍爲我摻文以佐觴今吳中稱高門大閥無若相國申舉江表衣冠之族莫敢鴈行玄渚公擇繼獨推梁溪顧先生名德方正其女夙有令聞納璧于歸屏去一切時世粧持以嚴重上下宜焉鷄鳴候相公黃夫人於寢門問安上食如故嫻習者黃夫人奇愛之曰吾娶婦得女司理徐孺人莊事之曰吾得女兄姬媵而下解襦推哺心德不去口曰我得母又得女尊師當文定拜相時太常公避事權收物望夾袋羣賢推轂衆正外不告朋友內不謀之恭人恭人第謹操內秉客至具饟醴歲飢發庾廩遠近以緩急告施金錢太常爲文定襄大事建特祠徵文於四方上衮巨儒恭人拮据佐之罄囊揣橐無所惜撫前夫人一女甚有恩程督六丈夫子才名赫然略不假以辭色嘗曰男有志女無態此皆吉

祥善事福亦隨之約束童婢不嘲覗不比肩絮言不及於帷墻惡聲不加於犬馬閨門之內肅肅雍雍非積習兩家名教曷臻此乎余嘗讀家人卦而有感也曰閑有家曰嗃嗃曰有孚威如夫世家婦無事他奇惟一重足以御百輕近世明粧炫服好爲艷流盼媟語好爲佻覔馬畫船好爲名山大堤之冶遊始則識者歎繼則咲又甚則里婦習爲故常慕而効之而勢不可復返矣有如得顧恭人者閑以嗃嗃孚以威如豈非颺相公丹青之懿贊太常清白之風即使女子有行聞之且愧且悚惟恐顧恭人知三吳風尚豈不凜凜朝典哉國有重臣而國是定家有重婦而家範端余之有感而爲顧恭人壽也既爲吳中慶更爲季蘅姻婭慶故授言于覗史奏之以俟劉中壘者採而傳焉

晚香堂集壽言卷七 終

祭文

祭常熟趙叔度

嗚呼曩兄期之信信宿宿何以留連雲山之麓何以供養香清茶熟爾時書院冠蓋雲逐我謝令君退守空谷今乘素車乃拊兄柩遺言在耳遺容在目松影泉聲傷心感觸嗚呼傷哉余憶庚子授經瑯琊兄亦避喧寄跡外家一見驩然兩心則遐我寔兄瑜兄不我瑕始而論文賞嘆彌已深造之言心精詞綺嚼徵含商飲羽没矢

吐沸笑談可拾青紫既而論事如石投水抵掌古今瀾徹骨髓屈指交遊推兄清穢奇岸磊砢偉哉男子久而論心幾忘爾汝爲人急難靡憚風雨泣血相明義格神鬼惠景布諾懸于片語吳閶客歲夜談扁舟鐘殘霜冷兄不得留豈期此別遂訣千秋嗚呼傷哉人生寔浮恭惟少宰手摩豺虎投荒召還有詭帝所忠憤塡胷百無一吐未了之事待兄而補何天奪之氣竭三鼓猶賴伯季振其遺餘衛寡及孤泣血漣如城有故廬篋有藏書淸白家風寬惟苗裔嗚呼傷哉乾坤草露勲業荷珠古

來賢聖誰能久居況此末世對面九嶷煎若沸鼎戰若劫恭皤皤皤黃髮蒿月攢眉疇如兄哉神馬尻輿

祭潘司空文

具區天目。孕爲巨公。吳興甲閥。唯潘司空。司空治河。萬派朝宗。水走馞龍。堤亘長虹。玄圭不錫。赤舌相攻。凡三十載。埋沒膚功。孫曰客靜。年少英雄。爲祖暴寃。公論合從。原官全典。錫自九重。胼胝之勞。勒于鼎鐘。是客靜者實推功首。伊誰哺之。產自吳母。吳裔冢卿。爲潘室婦。見素大人。則惟德耦。刀尺筐筥。虀鹽井臼。尊章上食。賓祭縮洒。撿括諸姬。部署家口。衆云母師。衆云畏友。大人倚之。如左右手。國香入夢。客靜代昌。服官輦轂。世目麟凰。

伯非已出。愛等珪璋。且撫且教。無少低昂。兩雄玉立。肯構肯堂。大夫雖病。神氣殊強。書千萬卷。家八百桑。山園別墅。花滿新粧。出則陶輿。入則稽槍。顧謂孺人。晚樂未央。何期青鳥。迎歸帝鄉。某也聞訃。驚悼傍徨。欲操誄詞。稽首靈傍。二豎爲虐。伏枕支床。頃聞訛語。沸于探湯。吳興之市。不可以航。乃遣一介。薦此名香。集雲凍月。淚滴爲霜。

祭震野楊公文 代

吳俗滔滔。江河斯決。中砥流波。仗我先哲。魏然二老。公與安節。袁公星隕。公若曉月。皤皤黃髮。是咨是疇。遐髦于荒。執政之羞。束帛于旌。我徂維求。三事夙夜。竚公壯猷。公亦皤然。爲余強起。司馬人龍。旋還故里。屢　詔不赴。眉壽燕喜。古吳得歲。歲曰庚子。公躋大耋。　上賜杖几。使者在門。酌酒及醴。獻老乞言。三祝而起。德薰鄙吝。身繫安危。衣冠劒佩。照耀里衢。香山洛社。舍公誰歸。枌榆相望。余擬肩隨。方春壽公。曾致厥辭。酌以大斗。化而

爲箕人。生實難。慶吊須臾。嗚呼哀哉。居鄉畏壘。居官去思。愼履無咎。清德可師。與言及此。能不傷悲。　朝樂輟奏。市杵罷歆。國論私情。老淚如綠。度耶。縮耶。宜配公祠。

祭范粲先文

嗚呼文正忠宣之裔凡五百年而祭于光祿公兄弟光
祿之後惟學憲長白公與兄耳兄少孤依母于陸中丞
外家長白敬事丘嫂每見兄秀外慧中竒愛之竒憐之
恩斯勤斯日望其長成以慰母心以報父兄于地下巳
長白公就贅吳門徐氏轉隨而北余附書老蒼頭名秀
者視之燕邸頗聊蕭不得意余與兄語狀兄尚少默然
傷懷俛而泣下巳聞策名賢能書則喜見眉睫舞蹈不
自支又得乙未南宫之報則典質書畫買舟載牲醴告

墓醉數日而歸曰某氏某孺子叔氏寔然我寔師我自
今以後脫有不給與意外不虞決不忍叉手坐視置范
家一塊肉也然兄自此愈恬和愈撿括進未嘗造請有
司而退亦未嘗得罪于閭師三老鄉先達尊慈母性嚴
下呵詈交集摘之踸則踸賜之杖則杖兄涕泣受之不
敢出挺語辨也即有田廬槖裝獨私諸愛女兄談笑應
之不敢苛碎窮詰也猝遇緩急兄問之質庫又轉而問
之債家黽勉有無不秋毫懟也巳尊慈棄杯棬則拮
据治喪上狀請旌毋節當事者疏聞于　朝表厥宅里

又行求善地徙易林墓而合葬之其所費雜沓不貲而
兄亦蕭然四壁矣賴長白公憫其孝且賢授之廛授之
之田授之歲餼舉爲義庄主奉而兄不以此自潤且不
欲屑屑苟且負叔氏恩修忠烈祠修石湖文穆公祠以
長白公增助義田五百畝建學憲祠又曾托余請之孺
初毛公刻文正集刻忠宣集毛君之去郡也則徵余去
思文勒之穹碑以酬表張之德又刻文正公之手書伯
夷頌爲玉暎堂帖以永其傳其種種行事急先務知大
體可謂范氏之功臣而不意兄之遂病不起也兄移居

吳門某嘗勸之曰願兄以忠厚培祖德以寬大調人心
兄唯唯謝教而長白公亦愛兄憐兄更甚瓜葛相依肺
腑相附今中道舍之而去有杯酒誰與驩有心曲誰與
謀有啼笑痛癢誰與語有巨細應酬誰與任有桑榆晩
景誰與娛兄瞑乎不瞑乎兄欲修范氏譜刻石湖集未
就長君未冠婚未成立學憲藍田之胎八月矣行且得
雄而兄未及與湯餅之會兄瞑乎不瞑乎若夫視錢財
如糞土視屋廬如傳舍少無覬于尊慈長無覬于叔氏
赤然一身拍手一笑即有後事後人學憲首肯之心志

之矣兄何必悒悒于九泉哉其故遣其兒再拜而告之
吾兄行將爲兄作傳以不泯死生彌留之托尚其歆承
引我卮酒

祭陸君羽文

既托戒僧虔作佛事以資冥福復設素祭清酌爲位而
哭告于明故文素先生君羽陸兄之靈曰嗚呼君羽其
遂巳耶當君羽病時則賴長公飲哺護將執手殷勤當
其歿時則賴長公紀綱後事含歛櫬衾當其葬莽則賴
長公鼓吹旐旌辭別國門傷哉吾曹病不藥死不臨除
夕之辰又不能素車白馬爲君執紼而前行嗚呼痛哉
君相岸偉修髯便腹貴宜邁族而報不譽讀君度遲緩
落落穆穆老宜後福而壽不登六三戰三北家無脫粟

一字一絹沒無尺幅人孰無亾奪君太酷人孰無死出
君太速骨雖瘞土血猶附肉族不及送友不及哭嗚呼
痛哉傷心慘目君病瞑眩兒死勿知君若有知尚覓見
兒夜臺寂寞或笑或悲今之存者君可勿思君兼孝友
吾曹所師惟伯氏在衣之食之惟伯氏在敎之訓之吾
曹友生愛何能爲生死決絕盡此一巵

祭黃葵陽少宗伯文 代

歲在戊子，北闈掄秀，命公典考，英雄入彀，先子見材，忝在舉首，衆喜得人，籍籍額手，識者謂公諸葛之秤無重輕，太尉之袒無左右，而彈者謂宰相有兒，將無澹臺善徑，子羔善竇，遂以激不測之天威，而雷霆轟擊之太驟。先文肅且辯且救，請試請覆，維時郎官之巡徼森嚴，臺省之耳目輻輳，先子臨文搦筆而就，銳若新硎，捷如宿搆，鑠金不成，完璧依舊，至是都人士始服主司之至公，而公亦頻洗向來之浮詬，抗疏歸來，自安枕漱，久夸鳳凰之池，慚學魚龍之闕，荏苒十年，乃屆辛丑，先子叨大廷之一鳴，未審公亦與聞乎九原否。頃者黃門次公慷慨陳奏，溫旨諭公所舉非謬，位進秩宗，贈卹孔厚，祭天子之賜金，肅有司之籩豆，閭巷傾城，攜老扶幼，肩摩聚觀，快未曾有，龍章者穹碑，馬鬣者故埠，冥冥夜臺，煌煌晝綉，此雖伏孝子之上書，寔則逢　聖明之在宥，山峙水流，天高地厚，追昔感今，淚滴石透。嗚呼，公也騎箕而上天，先子亦排空而化，手痛矣夫。伯牙與子期俱亡已矣夫，伯樂與騏驥皆朽，獨有身後百年之定評，差可

開眼前一時之笑口，靈爽如生，歆此杯酒。

祭汪侍峰文

語曰言無不酬德無不報此言人不相負也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言天不相負也公客居吾松三十餘年人有以緩急告者告無不諾諾無不應應無不滿願而去如叩鐘必鳴呼谷必應不責券不紀姓名歲月久則并其子母錢俱化爲子虛矣公不得已索之故所貸者貸者唯唯詣門則閽人辭遇諸塗則障扇避甚有當面若不相識明知公之蕭條旅食出不能具舟車歸不能見妻子而無意還楚弓完趙璧如故也吾嘗聞一二

縉紳負公至千金以宦貧不能償身死不得償其不貧不死者似宜無辭以謝公而無意還楚弓完趙璧如故也公以此身家懸磬進退觸藩隱憂煎其中窘迫攻其外交遊笑其旁而病且歿矣歿之日一棺戢身六親無倚徒寄空櫬于郊墟壙野榛莽破寺之傍嗚呼人負公耶公負人耶公負天耶天負公耶公雖不言諸君寧能無愧于胸中公雖不起諸君何以他日相見于地下此余所以感慨唏噓具壺漿率子弟而哭之匪獨爲公哀且哀吾松之交情太薄而取與之太不分明也嗚呼痛哉悲終

曉香堂集卷之九

傳

忠烈張大司馬傳

張銓字宇衡號見平山西沁水人父五典即海虹先生按蘇松鳳稜嶽嶽稱名御史歷官太僕卿公生十月李夫人挚之歸寧夜半火發臥下李爐烟焰中公無恙二十一中鄉試甲辰成進士授保定推官讞獄廉明擢浙江道御史出巡茶馬丁内艱服闋又巡江西戊午建酋襲撫順總兵張承胤戰歿 詔贈少保左都督公奏曰

綱目書死之例有三曰死之曰戰死曰敗没死之者節之也戰死者功罪半也敗没則直敗之耳今承胤輕進取敗尸積丘山不合邺典請絕以喪師辱國之罪時論韙之又上方略言經臣鎬大將軍栢楨不可用兵不可募餉不可派狡夷不可挑戰以封彊博一擲未幾三路覆師公言左驗天啓元年特命公按遼監其軍客曰公資十年矣俸六年矣兩差之期報竣矣又嘗上章請告矣公不往誰能駈公迫公者公嘆曰遼左失陷朝野震驚士大夫不能爲 主上分憂而乃私竄避焉預遣妻孥先去以爲民望何怪邊關將士望風鼠竄哉其孤憤勃勃填胸請脂車兼道而前矣既抵關袁經略先納降夷三千人雜屯瀋陽三月賊犯瀋被陷川浙兵戰死胡騎充斥居民空無人公請撫臣帶河西之兵移駐海州督臣帶山海之兵移駐廣寧以救呼吸之危以張應援之勢疏墨未乾而賊已薄遼陽城下矣勸公者曰公監軍與經略異巡方與守土異跳而出圍以圖後舉可乎公曰我一腔熱血欲洒此地久矣賊至我兵出戰廣寧標兵二千直犯賊鋒賊少郤明日復圍城公與諸大

夫畫地爲堅守計公守西門登埤環塹者三晝夜親以火箭焚賊車薄暮内應城隅火燭天公衣繡裹甲下城從者擁出小南門請易服弗許入署叛賊李永芳晩來伏謁搏顙謝無狀公曰汝爲我言我對誰言嗟何及矣賊取公去永芳扶公並轡行且說降公自投於地面傷焉公見賊挺立于庭左右抑之拜公曰我豸繡憲臣肯爲犬羊屈膝耶戟手瞋目大詬罵且有力擊人輒披靡賊怒捽公出復呼回爲撫慰者再三又擬刀脅公公引頸以待賊誘曰縱汝歸公曰我以死爲歸耳奴知不能

奪、送之輿却輿送之騎却騎仍令錮之公署中父老請
生泣而隨之、告永芳曰、幸護張使君、公厲聲曰汝等好
百姓乃爲好漢子索命賊手乎衣冠向闕拜者八、向家
拜者四。遲謝君父畢遂自經。賊走視嘆曰、忠臣忠臣、遣
永芳歛而瘞之、建祠于北門外之演武場、流人鄭良弼、
祖天弼杜時隆、自遼歸、目擊其狀如此。撫按核確奏聞、
上悼憫卹錄、 賜謚忠烈、 賜廟額曰昭忠、祠省城、又
合祠于都城、 賜祭三壇、 賜衣冠葬三百金、廕長子
道濬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初 贈公大理卿再進兵

部尚書、加三代如其官、從御史張愼言李日宣給事中
尹同皋之請也。公狀貌魁梧豐頤廣額、面頳美髭髯、兩
目爟爟如閃電。初李夫人孕時、夢神人裹黃金甲被髮
仗劍入內、及期誕公。公官司理時、又夢入兩是亭楊忠
丞繼宗、許忠節公逵、揖公而前曰、虛席以俟久矣。至是
遂符前讖云、往者遼報頗棘、海虹先生速公啓行。星言
夙駕、不三月遂及于難、得報、先生曰吾知兒預有今日
久矣。子道濬以諸生長號徒跣、將赴遼陽、訪求公之遺
骸、而海虹先生泣止之曰、徒死無益。濬詣闕上陳、請兵
一旅自效行間、如漢羽林孤兒故事、願從諸將出關雪
國憤復父讎。斯亦忠臣孝子効死畢命之秋也。兵曹但
覆補錦衣實缺、以需後用、濬壯志不遂。製銳矛千枝、送
部滅賊。又請仗節渡海、往勘李暉李悰廢立之情形、弁
窺毛帥牽制奴酋之虛實、其忠憤驍雄、所謂非是父不
生是兒矣。若使濬領勇士數百千人、獨當一隊、仗以
聖主之威靈、助以厲鬼之血戰、必能手縛賊奴賊芳浩
者、置之檻車、獻俘死者、剜其舌、霍其目、臠之磔之支解
之、祭忠烈公之墓、而後輿其喪以歸、豈不快哉。昔袁履

謙與顏杲卿同坎、猶有死時一足也、張湊得杲卿之髮、
妻疑之。髮動、猶有髮在也、今忠烈埋骨何方、返櫬何日、
世路悠悠、如顏氏張湊之客、又何在、徒使九旬祖母、七
尺孤兒、招魂望祭於數千里黃沙白草凄風凍月之間。
嗟乎、慘矣慘矣。雖然、公能令叛賊修治民之禮、異類營
忠臣之墓、又能令降者逃者盜餉者中途觀望者悔死
慚死、恨不從公同難以死、則公之英風峻節、眞可激發
未死之英雄、恢復垂殘之遼局、豈直與何公廷魁高公
邦佐冉足稱山右之三忠哉。故陳子諾濬之請、而爲之
傳。

孫漢陽太守傳

公諱克弘字允執號雪居先世汴之杞縣人有靖康先生者隨蹕南渡居武林仁宗延祐初伯英舉鄉試后辟行省爲廸功郎上饒縣錄事歸築映雪齋于西湖之上元末浙東大亂因遷于松子昂夫習春秋洪武初官武昌同知凡數傳而至延平守雪岑公雪岑生大宗伯謚文簡穀齋公文簡三典文衡新鄭高相國拱婁江王司寇世貞新安汪司馬道昆皆出其門宗伯得公最晚慈愛之自少有器量以門廕授應天治中署上元邑篆號

稱清謹擢漢陽太守吏畏民懷當衡王之國水陸旁午凡供帳厨傳皆公部署甚整而暇路無驛騷臺察倚重之擬洊蘄黄兵使者會公遣書高新鄭道逢徐太常僕遂與俱入都而新鄭方修華亭故郤捕徐僕省臣韓揖刻太常波及公而公免歸公自此無復仕進意遂于東郊故居修築精舍葺奇石寘庭除環列鼎彝金石法書名畫摩挲其中滌除洒掃屏榻如鑒客至命張具鼓吹遞作童子按院本新聲間舞狻猊及角觝之戲人以爲安陵食輞川庄不是過也公旣以豪聞江東而又坦直無他腸四方客輻輳進稍挾片藝者公居停之推轂之甚則解衣投餐使得所而后去故人疎族一遇之以誠款洽餽遺老而不倦嘗笑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僕于曾男子差無愧色公性巧慧喜摹古即一椽一桷一木一石往往曲折多位置所居聽雨軒東臯雪堂敦復堂赤霞閣期仙磴老圃荈齋夜雪其四壁皆寫畫蒼松老柏崩浪流泉使人凜然不凄而寒有澄泓蕭瑟之意客退就明窻棐几閒或臨古書或抄異書有挑以俗事及家人生產者掩耳瞪目若將浼焉公正書倣宋仲

溫隸篆八分追踪秦漢初寫徐熙趙昌花鳥晚年畫馬遠水米南宮父子雲山遠近干請無虛日人有贋貌公筆以衣食者無數當路懸購十不得一眞率采聲而已公聲音洪暢狀貌踈野居恒好着民間平頭帽旁綴小金瓶又好寫笠屐小像彷彿晉唐遺風非近代以下人物也漢陽蕭象林爲平湖令與公無平生交而契慕特至公感其高義往候之蕭虛左如執弟子禮及其歿也匍匐風雨中拜之于墓楊修齡來按吳表公墓曰暎倣九泉其爲人仰止如此公無疾而逝年七十有九得

一子早殤擇族之文而賢者爲之后曰世璠華亭邑諸生拮据葬公于細林山之陽

陳子曰文簡公官大宗伯三典試門生半天下其所遺僅僅負郭一區腴田七百畝耳公自少逮老賓客聲酒之費垂八十猶未衰止而能保有文簡公遺業不失尺寸何也蓋亦有德矩寓焉今世家子喜狎非類不知何者爲名士轟飲大嚼不知何者爲名畫法書彈指流盼之間泯若驟雨崩若潰墻而身名與草木俱腐耳風流儒雅是吾師含漢陽公吾誰與歸

安硯亭先生傳

安茂卿諱紹芳居無錫之膠山山有滌硯亭因自號硯亭居士安氏自勝國及明多豪傑卿長者嘉靖間有如山公登巳丑進士選庶常守裕州歷雲南僉憲生少峰公希堯希堯生二子長光祿署丞硯泉次即公也公自少眉目娟秀顧盼迎人舉體無凡雅有貴表僉憲授以詩句心開意明十歲工詞翰矣稍長讀先世藏書動以寸計當廣坐拈一題下筆袞袞氣吞多流而獨好有韵語不輟少峰公呵禁之扃一室顓精公車言遂與伯兄

同裹青衿稱安氏雙玉笋是時甫十七娶吳孺人孺人屏謝時世粧德業相勗公公不復展轉內顧刻苦下帷視一第如解衣相似會貴人子爲狡獪所穽波及公廢書曼聲聊蕭不自得跳身者久之聞少峰公罣家難曰白門紅板桃葉竹枝豈我事哉疾趨歸內外之閧立解而僉憲公與王安人後先捐館舍公匍匐治喪墨瘠不能起見者傷之服闋散橐裝結海內墨卿劒客入京都上書白冤狀投刺巨公即歷平原謁張壯武王仲宣謁蔡中郎無以過也奏下南法曹首鼠者居半公嘆燕邸

不可以久留還里門得覩少峰公含襝奉母命析產肥瘠聽兄毫髮不以屑意家有西林一片石多偉木壽藤公疏清泉累層臺構傑閣結幽亭蒔竹種松分蘭蒔菊時時命魚舠鹿車往來其中築肉飛絲傾尊仆石雞號燭跋不聽客歸客擬之安陵食輞川庄詣門者綦舄相嚙矣稍挾片長公居停之推轂之甚則解衣授餐使得所願而去公雖豪舉聞江東酒後耳熱勃勃若有磅礴者在再上青走闕下賴劉侍御挺身直其寃公乃更名泰來字未央拮据葬父畢裹篋北雍巳酉戊子罷歸辛

卯幾入格會房考爭甲乙名兩報罷公自此半耗雄心又苦艱子建白榆閣以祝多男連舉丈夫子五人稍稍喜見大宅形諸詠歌命子珩嗣其亡兄告廟行禮未幾喪母又喪婦哭不勝啼喉嗽間咯咯失音形容憔悴竟不起春秋僅五十有一耳公彌留之頃絕無沾戀撫瓚項目瓚者再巳而嘆曰吾生平器高局遠不屑屑齷齪問生產然歷盡菀枯炎凉之感瀕死者數矣丁卯歲幾落奸人猾胥穽中可以怖死詣　闕三上書纏綿十二年莫適爲援者可以憤死七入棘闈不一售可以慚死

哭父哭母哭伯兄哭婦又哭殤兒可以痛死嗟乎造物以六親刀俎我七情爐炭我徭役蚪錯我又以虛懸不寔之功名爲且吞且吐之雞肋以掉戲我其幸而不死者外則登眺有名山大川交游有文人才子內則司封公肝胆相孚膝下雛眉目如畫而又幸有醉鄉詩社金石蚪彝破愁懷結塵想故得延歲月至此然吾豈沉湎酒人風流教主哉公豐頤廣額雙耳垂珠然諾不輕諧笑錯出親知以緩急告者未嘗以冷面相拒司封公創義田公佐產以贍貧族處闔閧無藝容交貴游無諂骨

暇即枕漱百家六籍中過輒成誦曩身不忍忘字臨漕娥碑畫摹大癡懶瓚旁寫蘭竹別具一種清芬里中兒童購不易得姑以自寄其瀟洒標韻而巳郡大夫嘗以修志敦幣聘公志成嘆賞有良史之法詩名清萍集二京集芳草編西村集行于世皇甫子循序其詩王元美爲西林記其他四方名公往復報贈者不勝書子五長殤次王瓚次珩次琮皆孝謹嫺文章卓然有父風　陳子曰余屏山澤不獲交茂卿然時時聞之吾友徐長孺曰安公動無鈇彝言無判德凜凜篤行君子哉獨以沉

寃未洗。榮名未立。寄跡交游詩酒間。以夷其胸中五岳而已。假令早遇顧叔時君子。雍雍弦誦。必且虛席爲東林首座。豈至偃蹇西林一片石也。故有感而爲之傳

玉峰道人傳

錢塘有玉峰道人者。世居吳山里。結茅山下。環侍木石。客至。彈棋賦詩。燒茗蒸閒。稱引往事。亹亹不去口。風日清妍。劝童子負壺往來湖山中。經句忘歸。歸則坐臥一小閣。讀三氏九流之書。性好菊。多名種。當午夜臥起。不憚風露。手灌籬落間。及秋羅菊閣上。傾家釀。遨賞無所恤。父母篤老歿。道人白髮倚杖而號。喪葬畢。得心疾。當死者數矣。編席爲龕。日夕坐不出。踵息成。病良已。垂老耋。顏如渥丹。黑毫生。行游市中。兩肘如風。舉與之坐。氣

韻沉古。疑樛松怪石。靈岩古洞。而若有遇焉。天性慨達。恥機事。多與少取。面數人。人不爲忤。事母極孝。毋嗛於側室李。命逐之。道人憐其賢。局李一室中。穴壁授餐。三年。母大悔。召李歡如初。其仁孝多此類。道人四十六。長子之翰殤。無嗣。朞月。夢登高山。可萬餘丈。下視奇峰臚列。上有紫芝碧草。珍禽鳥無數。入朱門。歷階上。瓊宮玉几。有帝憑焉。授道人圭。拜而出。視壁門榜之翰名。已更抹去易之惠。遂覺。呼郎毋而語之曰。帝錫圭。且錫嘉名。始舉子乎。俄舉子。駭而名之。即天下所稱大儒鄭之惠

者也道人曾爲粤參軍再倅太倉會大征轉餉賊梁任
與于新寧山中賑飢活十餘萬人埋俘莩骨稱是築三
水南海堤捕糞鹽豪少年却暮夜千金者二所至徼署
壯邑使者上書最治狀比去官父老持牛酒勞送擁馬
首不得行皆故事寮幕所無也道人諱炳字文輝于新
會祀陳白沙又從甘泉湛先生遊婁東與王汝中最嫟
故晚年著書類有道者年八十有九匿跡家居不自名
官人而好山澤游自稱玉峰道人如故

樵史曰昔南陽馮良三十爲尉迎督郵慨然裂衣冠壞
車殺馬遁十年不歸妻子至發喪制服何其詭也獨龔
勝爲功曹三舉孝廉再爲尉一爲丞哀帝徵諫議大夫
多建白其役不食以謝新莽忠節甚著道人逢時能爲
勝不逢時亦不爲良其古之吉人哉之惠撰述有測莊
莊砭老子解及他書甚衆踞進道人道人咲而頷之益
父子相師友云

江陰貢太公傳

太公諱賦字明善別號暨陽其先大名蒲城人宋南渡
徙宣城始祖師元又徙江陰三傳而以科第起家曰斌
爲戶部員外郎生子曰學靜爲南臺御史劾瑾瑺廷杖
削籍再召山東按察司僉事學靜之季子爲龍陽翁龍
陽之季子爲暨陽公少開敏落筆有隽聲屢試童子科
被放因太息廢書代翁支大役腹笄口占不屑屑爲纖
嗇機利周濡人櫛束舍人兒又甚整而賢家以此漸饒
龍陽翁逍遥寡營但召酒人爲轟飲飲且盡一石旁指

公笑曰老人臨食不嘆其寢不魘此伊誰力也公與伯
兄嫟所居距數里餉遺書訊不絕兄中危法公傾貲挺
救始無恙退亦無自功之色遠近有緩急告者立應之
應而負者置不較契劵盈笥視若故紙并不知其爲誰
何氏矣性伉直闓爽遇可恨人及可恨事輒颺去不則
痛詆之即名流貴介夌折無所憚酒後耳熱面摘人宿
垢隱癥聞者口噤手顫幾欲穴地入而公刺刺不少休
諸子跪諫之公咤曰汝欲我爲無口瓠耶第善罟旋亦
善忘舌有肝腸胸無柴棘雖置公刀俎上公飲噉狂笑

自若不能難也公恨不竟儒而癖書甚于儒者每齋司馬氏資治通鑑手錄忠孝烜赫者粘之座右以代義方又念南渡後宣城陽阡晉陵之族散佚不收纂成貢氏譜良史嘆爲弗如二山君癸卯舉于鄉公志意益發舒與周孺人陰爲德甚力撫嫡兄之孤如已出迎王氏孀姑養之終其身不修故郄不闖戶外事從廢圃故園芟刈疏治之藝名花灌修竹傾尊仆斗奏肉飛絲燭政雞號未聽客去邑令肅公爲賓飲公咲曰田庚野老不能與子大夫相周旋請辭公酒杯流行諧笑錯出似狂爲人畫策解紛不顧毫髮利害似俠清議格物嘗持是非名教以詘其座上人似題陳子一言以蔽之曰貢太公古之遺直也公歿後二山君成進士宰東陽推卓異第一其諸子皆以文行有聞于時

陳子曰世人談笑有鏌邪故秀鐵面以嗔作佛事世人對面有九疑故灰袋道士張口如箕五臟畢露古之得道者如此而又何疑于太公乎太剛則折公不以剛損太直若曲公不以曲免孤行一意得全其天爲布衣則公爲綉衣則抗疏璫之名御史家風剛直易地皆然信貢氏祖孫之有種也故諾東陽君之請而樂爲傳之

有道鳴鶴李公傳

鳴鶴李公字受甫上海人即聘俘不應仲昌之后也晚峰翁得公最暮十二善綴文貞齋趙翁試一題援毫立奏遂遴爲贅壻子視之十八補金山衛庠生才名曷奕弟子北面者屨滿戶趙翁連舉二雄公謝曰某可以歸矣歸則舌佃以供兩尊人具甘毳甚腆曉峰翁爲撚鬚捧腹幾忘其貧翁亡諸子鶩遠游獨公拮据治喪造次纖悉准禮家言無憾行營善地不惜罄産瘞土于西墓旁費且鉅匿不令母氏知也四子迎養母母過從公

頗數曰老人非私少兒但覺兒夫婦酷知我痛痒冷熱耳公授經他所毋疾輒怦怦心動遄歸欠身榻旁爲揣色聽聲疾良已飲食衎衎者十餘年已棄杯棬公壘瘠焦枯幾類死孝即春秋饋奠猶作孺子啼目爲之眚而篤愛典墳有皇甫士安之癖每念先世儲書積至萬餘軸嘉靖間倭奴闌東郊舊居委書泥淖中填踏而過自後不復更能收合則多方訪購之自六籍百家以及山劓冢刻之屬皆抄纂標序細加丹鉛揮汗呵水眠食減損猝叩之某事云出某書某卷某行且指數以對鈞引貫串應聲如響即容軒公集與武經註疏其手跡歷歷猶存蟻鬣蠅頭可念也龍郡丞念公久困學宮將無爲風氣所錮移文更之不允公咲曰雄飛雌伏宰物自有權與老蠹乾螢此儒者事也遑問其他于是下帷益淬勵課趙氏二子皆補諸生以報貞齋翁而程督逢原逢申不假貸小咈意爲攢眉愁嘆二子見之凜凜甚於鞭箠董中行貧而才垂三十猶試童子科公器賞其文妻以女次年遂登賢書宗人敬庵君素封艱嗣雅屬逢原公曰非望之福道家所忌暴得萬金不祥請辭已而聚

族爭立立者之産悉殉於仇家而訟終不解公潛爲營救得免而身則洴水衡門朝絃暮誦父子熈熈如也事伯兄女兄謹兄之女適倪而嫠公不絶餉遺旣歿祭奠皆成禮與配趙白首相莊六十年如一日絮語不加于童僕惡聲不及于犬馬介行矩步鈍口晬容惓惓以惜福擇交爲第一義不喜見羶熱貴游亦不喜赴讀法鄉飲禮曰山衣田冠未嫺罄折所羨惟闇然篤行長者而已丙午逢申捷音至公咲曰差慰寂寞已罷免歸亦不色愠曰兒豈薄孝廉乎吾家養庵公何如人也逢申結

草堂於笏谿之南公退而樂之賦詩云此堂未易言卜
築寒士三年構一屋砌石栽花見遠情板橋曲沼成幽
谷從古豪門鬪麗華只今何事傳遺軸愛我郊西半畝
宮歲歲春風醉醽醁其他登臨觴咏率本之性情而無
郊寒島瘦之病晚年目疾詩亦屏去强半茹素奉竺乾
戒甚虔箇稿不留今逢申僅刻十之一曰碧梧軒詩系
與容軒希獻兩公並傳此足不朽矣
陳子曰李氏自洪永宣景天順以來纓黻蟬連門業比
于王謝及公已貧甚而孜孜好善好書老而不倦豈非

眞清白吏子孫乎古者賢良文學坐持國是之平御史
大夫晚受濟南之簡晚至宋儒經行可觀天子用宰相
奏選書吏給筆札錄其書藏之秘閣中今公經明行修
豈出古儒者下而綸不挂半通養不待五畀識者相爲
惜之猶幸身沒以後慈谿君捧　譽命告於泉臺鐫詩
系傳之秘花積德于子孫者必貴積書于子孫者必文
誰云天道無券契乎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公父子
之謂矣

馮甄甫傳

馮甄甫明州人初名若皐已更皐爲陶甄甫其字號遂
邑方伯修吾公季子也家世多名臣纓綏相望而君獨
通脫自喜好輕俠迫之就帖括家言笑曰諸葛武侯略
觀大意淵明不求甚解此古人讀書法也烏用是小兒
號嗄爲吾聞至人多好醉鄉遊近無復問津者請撫爵
雀躍往矣性食酒洪飲無章程方伯肅括之嚴君醉歸
調方伯起居急盥櫛問寢上食周恭人臥病却藥餌不
嘗君手調以進輙領而受之方伯試之家政君任心獨

識而能行方伯意中事往往爲君解頤君後篤疾猶强
起故作徤步武以寬兩尊人憂其密行多過人者與人
交有面規而無腹背有坦中直腸而無軟言蔓語有忼
談即合暴發即解而無終身不釋之憾有叩必應有應
必如其所欲未嘗叉手硬坐轉睛不相屬置人緩急于
度外也性好古喜集法書名畫延勝士焚香品題之遇
佳山水爲橫琴作雅操一弄味其雋韻似將折節改絃
不終以酒人自雄矣然每當志敵意得鼓三撾雖三號
猶嚴扃門戶不聽客歸觥籌交飛排調錯出不沉醉不

休竟以酒得病下痢十日死享年僅二十有一耳君狀貌魁岸廣額高準豐下目光燁燁注射人羈丱時能控惡劣生駒馬上下山坂見者無不辟易而君執轡如組馳驟若飛假令君今日尚在目擊奴酋不逞君必且散金結海內劍客椎牛擊酒突行而前博遼東一殊死戰以報　累朝厚恩漆奴頭飲奴血豈作傴蹇寒書生桃酒徒膝上老耶馮元仲才子也痛父酒亡而母孺人陳氏又以節殞極引古人酒戒便欲毀尊罍仆觚斗極儀狄于羽山放杜康于三危焚醉日于泰坑因酒星于天獄盡大地秫田悉化爲斥鹵荒蕪而後始無憾余曰不然自來酒豪如李太白死如狂旭顛素死嬰兒不辭酒解乳死張蒼百餘歲啜兒乳亦死盧仝陸羽飲茶死屈大夫不餔糟不啜醨亦死則酒豈必能盡死人也唐部陽王素節得罪被逮路聞哭喪聲嘆曰人求病死何可得而尚須哭耶令君不死于病而即死于酒勝唐王孫遠矣奚其悲奚其悲陳子滿浮大白酹君牛山之墓呼而問之曰甄甫復能飲乎試讀我身後數行傳何如君生前一杯酒

書陳穉登交情始末

無錫陳穉登之亡也柏潭孫公涇陽顧公狀而志之而唐元徵董玄宰王辰玉皆各爲之傳其子藝之又以穉登遺書訣余余更白練衣爲位而拜啓其書淚浹于睫而不能讀也嗚呼痛哉初穉登入南雍新都許相國爲祭酒新建張相國爲司業一時所賞識傾天下知名之士而獨愛重穉登與吾亡友徐長孺長孺歸而謂余南中有大儒及奇男子各一人則武進徐儆弦涇上陳穉登也徐公名宿顧心降穉登葢其人豪似元龍俠似孟公推倒一世似同父余退而私志之甲申穉登走華亭訪余余方與辰玉讀書婁水而穉登亦欲謁文于弇州太原兩王家至是始相遇甚得別去己丑余與徐長孺會葬于顧墓因訪穉登穉登出子弟見余流連日夜鍵門不得歸迫余賦詩又屬余撰祠堂記因導入祠中掃除靚潔肅如官府曰不肖歲時饋奠吾婦手浣錡釜而進之一夕婦不戒于鼠而不肖禮必以昧爽上食婦倉卒不能辦爲易他饌不肖爾時當神主前不可以誚讓婦伏地責無狀哭不起吾媍聞之懼幾若無以自容者

累日既而出餽饌余甚旨而整及余童子行則間雜酒脯枯魚麥飯以佐之余以是心知談孺人賢又知稱登之恭儉而有禮能行于妻子也自後與稱登不數見歲以書往來而一日雨中薄暮跡余于秀州之南園余門生皆以得見稱登爲快稱登方從北雍下第歸俯仰顯默既而嘅觸進酒忽岸然謂余曰我非游無所遇願喜見李如松大將軍霍霍膽略有名將風願叔時爲文選物物如書生閉門清齋不通針芥願益卿司馬時時以酒錢寄我我得緩急人且使者言遼陽黃鬚兒皆折節

相戒不敢犯塞上是皆長安中可喜事其餘馬跡磔磔惟有埋人十丈塵耳稱登時已大醉復命浴科頭坐余榻間滾滾論文史旁策國事反覆及夜半皆可喜至明日邀余送之十里外雨蓬之下探詩草奏余一讀一咲鬚眉奮張臨別復邀余贈一歌乃釋此乙未八月十六日也嗚呼孰意此日乃與稱登訣耶稱登長余七歲余多病稱登壯旺有精睨尚未衰余見人退縮而稱登賓至如歸以稱登之年與才心敵志得與當世將相及四方文章豪士酬嬉淋漓何所不樹立而落落卒不遇以

死其死又僅四十有九是可惜也稱登忠直孝友能信于里族里族無大小不之官府而之稱登一言以爲解生平視交情最真其待王崑崙先生始終執世講子侄禮最謹顧司馬嘗折柬崑崙招爲幕門游崑崙行別稱登置酒送之已復念其老不任遠道爲掩抑淚下崑崙即前謝罷裝顧司馬以不能致崑崙也乃馳百金爲王先生壽天下聞而咸高之今春崑崙以稱登病告余以爲即病不必死未幾哭稱登訃矣又未幾且哭王先生亟矣張新建已解相印去顧司馬與涇陽兄弟皆歸

臥矣李大將軍戰沒矣曩與君南雍同游者如儆弦長孺皆先亡即許相國墓頭之草黃且隕者又不知凡幾歲矣大抵人生如奕棋遁生遁死遁合遁離此無足怪然必局終而後國手乃見今下子方酣半道而撤非獨奕者負恨即旁觀亦爲之嘆息不已嗟乎稱登豈特余一人區區知己之痛而已哉幸而可以不朽吾稱登者有諸君子之志狀表傳在余特記其交道之始末以示吾兩家子孫各有考焉

傳二

劉母錢淑人傳

淑人海鹽錢永州芹之女按察使劉公忭之元配也錢氏自臨江公以來纍葉簪紱多清人賢胄永州公與劉太公木同舉于鄉嫟甚相約爲婚姻劉太公爲咸縣令七年裝不滿四十金旣捐舘益中衰按察公從永州公受書永州公貴時羣從兄弟後先成進士諸姻婭綺紈駢坐按察公獨否否永州公出繒綵授之謝不內而衣布衣蹤蹟如故左右多鄉背有輕心臨江公聞而歎曰劉郎貧而才又廉吏兒少年不成名吾不復相天下士矣淑人十七歸按察公晨朝鄭太君太君目逆之儀軌自如以次委蛇起居諸姊姒人人解頤賛賀得婦賢鄭太君性嚴重造次必依禮法少忤輒詈罰每病熾昏瞀于嘔頭眩不得怡淑人率袒衣膚裏相屬掖臥起跬步不離側旦晚上食無敢平面視中裙以下手自澣之鄭太君心動爲解嚴曰新婦善事我按察公官金谿宦留都官臨川皆與淑人俱官閩粤官黔更官豫章淑人奉太君于家當龍頭寨諸盜起福寧曾一本起廣中公在事轉餉督兵甚棘太君憂之食不下淑人曰吾聞其生平蹇進而好退多讓而寡營蓋恭儉吉德人也即置虎穴中無死法況其才足辦賊者未幾果奏捷捷書首推轂公公遜績不居卒如淑人所料云按察公居官廉淑人扃牙署日課童婢種蔬績麻尺寸不外索司帑吏謟公羡金八千餘公籍錄爲公家經費嶺南之役明珠異香不點歸橐曰少染指恐爲吾婦錢淑人所咲家居門風蕭淡賓祭以外罕聞庖聲淑人毋與公對案下食藿肉漿酒取給輒止餘則分井旁媵亦不復少有異同寢室中木榻絺帷即按察公亦十年布被而已此淑人贊之也太君春秋高淑人亦肩差稱老及奉諱悄悼痛哭不勝喪每細事動稱先姑縷引遺令以勅諸子子五人其爲淑人出者進士世埏太學世坊孝廉世敎而埏坊皆前夭淑人哺其孤雛成佳士當淑人在堂子孫無敢衣錦見者及殁谷受室始稍稍更故時衣子孫每相見輒頫首曰吾甚愧淑人吾甚愧淑人淑人從官歸嘗舟次沈氏里其妹沈宜人除舍迎之女從皆更裝候矚屏幕間有頃綦縞入門单率如窶婦問之即劉家錢淑人

也僕御熟視揜口咲怪其踈肩而沈宜人憮然歎息以爲不如故傳者盡稱劉氏家法爲遠近鄉里之冠淑人初以按察公南京工部主事封安人晩以伯子延南京刑部主事　覃恩復從公階進今封

陳子曰吾讀孝廉之狀按察公也其庚信鮑照之流乎若淑人狀則龍門史也江東之家修褏輕袿薰香洗濯此不起單族而起于豪門又不起有撿之縉紳而起于一二無識之女子司世道者心竊憂之有如淑人恭儉而有禮豈非劉氏之女宗母師哉劉向范曄傳列女凡

閭行皆得書而後世非刑耳斷髮之流不編名于史氏則黔婁柳下惠之妻何人哉此余所以有感而爲錢淑人傳也

貞懿吳母傳

吳伯霖治經稱祀祭酒別十餘年而余與之遇索咲軒班坐堤上日暮風起白楊蕭蕭伯霖不語而意自慷慨余心知其非經生也今年乙未余經所見爲壽吳母詩若歌者衆閱之皆曰伯霖有母母之六十也子女洗酌甚懽而母忽嗚嗚咽者三亟命懸中州公像具觴豆先荐而後嘗之賓客聞且見者以爲知禮獨伯霖心動不敢言未幾慶者含而唁者途矣孺人孫氏錢塘江漪古塘公之長女中州吳公之配也孺人幼攻書筭喜讀史

間出臆語課成敗多中治家恭儉明慧上下以諧六年溝內外之喪產漸詘遂與中州公如華亭消息數年飽其橐而歸歸有中州公之寡嫂公故母視者也迎養之其三歲孤故子視者也擇同生姊之子妻之至是夫婦始相顧退息爲菟裘計老矣丐中州公視前亦日間以止客以壽公公咲曰余之病而從方外遊也孺人爲治山中裝歷三載始克復有生生而間關拮据又歷十五載轉徙吳越之間始克復有家若是者正惟吾婦之賢孺人聞而委蛇謝曰嘻婦職耳此何足以侈君君不見

堦前十歲兒乎能讀史記漢書左氏傳矣丈人行過而禮之且有問吳氏子引爲小友者矣伯霖既有聞於當世車騎塡戶孺人輙從屏幃間窃瞷之客滚滚覺豪雋言可聽者未嘗不翦燈市酒盡其議論而去伯霖數上公車報罷還伏牀下謝無所逃責孺人第緩拂纓上塵慰勞數四色加怡伯霖出多長者遊入則反面以盡釋其峭岸不平之氣則孺人以也孺人事繼母如父中州公嘗三拾遺金三返亡者孺人往往輔以贊嘆喜動眉睫是皆人情所難沒之日其子之友及門人賢而思之

謚曰貞懿嗚呼婦人不稱謚謚孺人者以其能爲人母也雖然伯霖非經生也子伯霖足母矣奚其謚

陳子曰吾聞諸人驅車至迷而不識伯霖不名游也游伯霖而不拜其母不名伯霖客也余交伯霖十五年矣母六十不果觴今及葬而始以伯霖之請許之傳夫傳弗可已也則謚弗可已也于是合而傳之曰貞懿吳母云

錢母陸淑人傳

陸淑人者誥贈中大夫山東右参政忠所錢公之配宮允抑之方伯康侯之母也錢氏出表忠裔元有修職郎國馮者自臨安領嘉興侯因家焉尋析爲嘉善人四傳爲邑庠生世華其子蕚精于醫纂醫海二百卷蕚生昞昞生貞是曰柏峰公中嘉靖丁酉鄉試令尤溪歷揚州汝寧二守以廉吏稱柏峰生心亭公吾仁入太學 贈叅政娶曹 贈淑人舉二丈夫子長即贈公贈公自少醇謹卓然以儀軌自居及長議婚得長汀丞陸公女十

五來歸保母趙媪睨而嘆曰新婦神明意審矯矯遒上異日禒幢褕翟中人也既廟見出朝尊章調御上下逡巡皆有方局宗人不敢以年少目之矣初裝遣廉薄已叔奴盛孺人入門紈綺相照環珮之聲璆然淑人處之晏如盛產兒外家具文禒錦襁犀錢玉菓相屬而淑人舉子但率女奴治糵以供湯餅客而已然淑人待盛無間言每事推挍之使前調護甚力贈公當析箸探策得西第輪奐方新堅以遜其仲而自處故居稍稍漸理堂搆經營部署悉出淑人手中即心亭翁嘗許葺治費不

忍索也既居別宅去曹太君僅百武淑人逸居不離側老嫗小奚遺餉趾相錯數偵其所餐加損爲憂喜太君常謬爲勇啜以紓之心亭翁病膈贈公與淑人承嚮床第間侍病不解帶治喪不勝衣諱月生辰饋奠飲泣郎推及王舅姑宰子姓跽拜如禮潔齋謹恪說者謂其有詩禮薦沆釆蘋之風贈公性弘恕不喜苛察圉丁有竊爪者家人有乘火攫金去而娶婦者悉貰勿問反好語燭之曰無爲主母所知而淑人則治家嗃嗃男女不比肩寢興不失度賞罰不僭約即夜半猶秉燭省視曰雞

鶩逸乎犬飯乎門牝闔乎灶突熛火不息乎則又呼其子而質之曰而渴欲茗乎而餒欲餅餌乎而寒欲加袷乎如是數四乃即安贈公遇荒施賑遇疾施藥衣食無告之人瘞埋無主之骨峻却祖姑比隣之産瀆史生鬻兒撫任氏一門疫厲沒而經紀其喪入以告之淑人淑人贊嘆從臾惟力是視不忍以拮据纖嗇謝也贈公嘗咲曰家秉有健婦書種有佳兒豈復裹縫掖埋沒枯螢老蠹中哉遂謝去公車日以課子爲事手錄古人格言警語榜之屏障間諄諄以忠孝廉節相勸勉淑人更以

方嚴佐之未辨色蹴使興燭垂跋趣再讀鏟落浮華封蔀混沌凡一切大人游少年場以及詩壇酒政之豪舉非唯不使近且不習也文社有會贈公拈題危坐淑人走爨下張具繼以然膏未嘗敢告勞賢師友過從爲咄嗟立辦皆豐腆而約束二子不過數臠肉三浣衣稍請更易瞠目怒不許曰孺子輩乃敢快意耶康庚癸丑成進士抑之登丙辰殿試第一賀者傾城淘巷來觀淑人痛贈公不及見也謝客拒筐篚間有趨羶附熱者禁勅勿與通曰先君子嚴義利謹取予處後守雌素風如昔

若導之闢說長吏漁獵細民吾家兒羞而不忍爲也嘗語仲子曰汝司寇無以三尺法窜人于丹書語伯子曰汝史氏無以七寸管峨人于青史二子退而識之康庚欽恤三輔多所平反抑之修　神廟實錄不輕置衮鉞一字緊惟淑人有紳訓焉贈公王立白皙方頤豐下與人交温洽詳緩觸之不怒挑之不爭不乘急減值不小惠市名客有負債者歸其券有負心者則俛而笑曰此宿世事也笑而貸之邑大夫謝公嚴以老吏之禮一往輙不赴栽梧種菊顏其堂曰清鑒更自號閒棲居士日

與仲弟衛幕公出入飲食必與俱。怡怡如也。淑人待外家無私假私與待兩婦無左袒右袒。質明而起操作如壯時。勸之盍少休。嘆曰。惟懷與安實敗名。季文子之母樂羊子之妻何人哉。晚年戒殺好竺乾先生之言。彌留時。命眷屬環念大悲觀音者數千聲。氣體香潔柔和如生。雖不學佛。故是學佛作家。然巫覡師尼及見鬼人等。則門庭削跡矣。抑之名士升、康侯名士晉、海內號稱兩錢。比于眉山二蘇、金華二陸云。

陳子曰。贈公戊申前逝。淑人優游祿養幾十五年。抑之、康侯似可少釋終天之憾。而語次輒泣不自勝。曰。吾于兩親有至痛。先公手抄六籍百家言。授以句讀。若望以名世。而不聞兩兒南宮報。一痛也。臚傳首選。遠近識一面者皆爲額手。而淑人追念先公。反爲之喜極而悲。歔噓罷飲。一痛也。兄弟晝遊京輦。擬以板輿迎母來。重去家。不可强。一痛也。士升艱子。淑人禱禳以祈多男。今舉兩雄。長者娶婦裹青衿。次者讀書巳上口矣。而母與先公曾否對咲地下乎。一痛也。弟代北門守。兄乞南陔養。而晉有疆埸之役。母大憂。巳觸璫睒几叵測。母聞之又大怖。一痛也。今 主聖清時。禍本頓拔。兩兄弟方將式歌且舞。以薦膝前太平之觴。而母不我待。一痛也。六痛填膺。九原誰告。所恃以不朽吾親者在志表。傳朱少師、錢宗伯業巳憐而許之矣。兩公袞而史。予布衣而史。敢稽首載拜以請。是故陳子不辭爲之傳。

李母楊節婦傳

節婦楊氏青浦縣學生李光初之配也其父爲中丞羽
石公祖細林公稱名族少嫺于女憲甚有德音十八歸
李君性剛介言咲不苟妯娌莊憚之嗣李君曰新婦不
曉事盍置副李君不爲動讀書山寺中風雨虀鹽晏如
也戊戌應督學使試感寒歸楊氏初娠兒投兒李君懷
而身則力疾藥裹間揣色聽聲露禱請代李君竟不起
楊氏號踊治喪陰挾利刃欲自殺遮止之不得忽斷一
指投棺中哭仆地是時孤兒纔二十六日熟睡老嫗衣
袵間嫗驚怖頓足長號兒墜地賴寡姑急抱之得活食
頃楊氏始甦巳亥葬李君于青浦故隴奇寒裂膚指斷
處猶痛不可忍無何子女病痘瘍楊氏裹血挫針佐醫
禱費居恒屏跡一室隣童村媼汲漿索火未嘗望見顔
面惟爲孤兒求智慧禮觀音文爲求延生禮諸經懺其
他巫覡見鬼人等不敢闖入門限一步地孤兒五歲喪
祖黽勉喪禮巳爲宗長漁其產垂盡楊氏負孤兒對簿
哭而過市謁訟庭縣大夫憐之卒得解而貧愈甚勑孤
兒出就塾余見之李先生坐隅賞其奇穎遂以女字之

稍長從游于泖濱海畔楊氏憂虞萬端淚從腹中落戊
申歲惡孤兒臥篤疾楊氏營護始得痊與幼女刺繡貿
米飯兒嘗絕粒檢得敝枕中萊荳升許煑糜旋不忍下
咽而止巳酉嫁女丙辰孤兒娶余女而楊氏逝久矣初
巳酉除夕楊氏色慘然嘆曰未省明年此夕在何地庚
戌歲朝受孤兒拜訖出素履一緉授之曰未亡人將赴
十二年前舊盟矣孤兒心悸不自持亟奔告寡姑邀女
兄弟兢相勸慰楊氏執孤兒手曰誓不食明年新我志
巳決至八月孤兒生日也絕粒死嗚呼奇哉孤兒名大
節績學能文章郡侯陶公邑侯章公鮑公學師熊公嘗
拔置第一士論傳寫其文以爲楊氏植孤之報目前雖
未遇其志意卓犖望而知爲鐵石奇男子也夫臣殉君
婦殉夫等節耳然爲忠臣托孤易爲節婦保孤難彼其
仗威靈揭名號收拾四方英雋豪傑以爲忠義倡而楊
氏以孱婦抱孤兒寒檠殘燈之與俱畸形單影之與侶
斷指于十三年前絕粒于十三年後葢女中之龍逄比
干伯夷叔齊也若其保孤而孤立則又加于忠臣一等
矣李之先有鍵齋翁割心救母操刀小廟中血濺佛座

下。世稱爲李孝子。惜不載青浦志。而楊氏之奇節。復使之泯泯無聞。非惟得罪於名教。且得罪于鬼神。余故作傳一通。藏之山中。采風者表墓旌廬。或亦有徵於斯焉。

曉香堂集卷九終

晚香堂集卷之十

題跋

題湯臨川牡丹亭記

吾朝楊用修長於詩詞而不嫻於造曲徐天池四聲猿能排突元人長於北而又不長于南獨湯臨川最稱當行本色以花間蘭畹之餘彩創為牡丹亭則翻空轉換極矣一經王山陰批評撥動髑髏之根塵提出傀儡之啼笑關漢卿高則誠曾遇如此知音否張新建相國嘗語臨川云以君之辨才握麈而登皋比何渠出濂洛關

閩下而逗漏於碧簫紅牙隊間將無為青青子衿所笑臨川曰某與吾師終日共講學而人不解也師講性某講情張公無以應夫乾坤首載乎易鄭衛不刪于詩非情也乎哉不若臨川老人括男女之思而托之於夢夢覺索夢夢不可得則至人與愚人同矣情覺索情情不可得則太上與吾輩同矣化夢還覺化情歸性雖善談名理者其孰能與于斯張長公次公曰善不作此觀大丈夫七尺腰領畢竟罷殺五慾甕中臨川有靈未免叫屈

題王仲遵花史

吾家田舍在十字水中數重花外設土剉竹床及三教書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獨生負花癖每當二分前後月遣平頭長鬚移花種之犯風露廢櫛沐客咲曰眉道人命帶桃花余咲曰乃花帶驛馬星耳幽居無事欲輯花史傳示子孫而不意吾友王仲遵先之具所撰花史二十四卷皆古人韻事當與農書種樹書並傳讀此史者老于花中可以長世披荊春礫灌溉培植皆有法度可以經世謝卿相灌園又可以避世可以玩世也但飛

而食肉者不略諳此味耳

題宋秋士情種

甬東王先生有言文莫妙于天其靈在空其韻在雪其變幻不可測在雲余謂青城之巔雪可萬年者凝而作絳黃海之雲可籠而贈客則人所狎而習視者未始不至神也師宜官謂能作方丈字者方可縮而書蠅之榜是故古有應真擲一瓢渡海特游戲神通耳余小友秋士素有雋才醉歌黃鶴笑指青霞風氣日上足散人懷矣驟屑諸吟霏霏如珠玉屑頗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秋士有情亦何以消此恨也情種

一編一語入情萬劫不死快讀臨風碧雲明月侵人矣眼則當以薛濤浣花紙李廷珪鹿角喻麋司空圖松枝筆從石骨水湍枯藤細草間每書一則應勝神仙赤文綠字多也秋士家海上與三神山相近他日臥百尺樓頭挂瓢於樹仰視飛雲吹玉尺八爲白雪之歌墨光射斗然後合掌向維摩居士請爲秋士下一轉語

題素位編

昔孟蜀李司馬以牡丹數枝贈人即以興平酥同贈曰俟花殘則以酥煎食之無棄濃豔予嘗笑此乃閨閣中兒女子事李君者何至攀絲花神越尸祝而代之耶及讀今日素位編所謂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二三子不忍棄其手澤而相與阿私其所好以公諸同調者不得謂大夫越境亦李司馬及春贈花之意耳不然以嘔心之語委而付之于烏有先生則十分春色狼籍幾盡惜哉棄爾濃豔多矣予不靦附庸而與之游二三子忘其醜

也而思以吾言爲冠此何異翡翠之巢其先甚高也愛其羽毛而巢數徙毛更佳則巢更下諸君之羽毛美矣余之文其徙而下乎

題顧仲方樂府

顧仲方先生以雕龍綉虎之才爲鳳閣侍從長安諸薦紳咸東錦交先生時因杯酒間動鄉國之想乃作江南春樂府使一片燕塵蜺路而身游于小桃弱柳隊中繪擬所至生氣湊合可以奪化工之權結思人之涕吾謂此曲當以司空圖松枝筆李廷珪豹囊墨及薛濤五色雲錦箋各書數通以佐花月而又令綠珠雪兒從步綠障後醉拍紫玉板唱之則一字一絹可也

題永康十景畫册

余嘗欲紙衣鐵杖訪包羽明於永康羽明寄書止余曰僕吏隱此中三十年心腸面目如故且與陳使君有函葢之合道人安穩無恙無煩渡江使君明如鏡介如石清如水穀登而訟稀士馴而民靖古人有詩云縣官無一事蝴蝶飛上堦使君近之矣生平鮮他嗜偶逗空青翠微中獨往獨來獨歌獨嘯似欲逐鶩蹯踔而去者無奈爲職業所束則掉頭轉睫無一日不在靡背烏毳上也羽明乃徵名手摹繪永康十景以贈使君使君試一展玩之不杖不屐入桃花壁不舟不車入青松廬不砯飛瀑濺巢不絲不肉啼鳥滿屋葢寸管方幅間全領烟霞勝臥遊遠矣昔子瞻謂蘄黃之間多異人其最心折者無若方山子陳季常每相見岐亭時多和汁字詩季常遂爲戒殺里人化之至有不食肉者今羽明夙具素心而使君復歌惠政今之永康其即昔日之岐亭耶羽明曰余何敢望坡仙若陳使君當是季常復生眞所謂蘄黃異人也置之佳山水中不愧矣

題高保山詩畫册

黄大夫佐松郡三載餘。將吏士民畏而懷之。蹻卓興塈。爲諸侯冠。而公顧笑曰。吾飽此中蓴鱸。輙思故鄉薇蕨不置。得反初服。與吾太史兄飲泉亭中。習靜軒上。或召故將父老于水雲深處。榕可蔭。荔可食。芙蓉藕花可紉而佩。其他一切譽誹菀枯。悉付之漆園之蝶而已。吾兄負聖賢豪傑之略。度不堅臥。而吾且代兄灌園。姑私一室以自秘。如否否者。青松白石且爲嘲我。至是慨然挂冠歸矣。當路慰留數四。上紳擧挽者相屬于道。清風高尚。當于傳賀監中求之。而公又得異人秘傳長生之術。從此不爐不扇。吐納數年。則高保山又如崆峒箕潁。並傳于後世。爲題其後以送之。

花史跋

有野趣而不知樂者。樵牧是也。有果窳而不及嘗者。菜傭牙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達人貴人是也。古之名賢。獨淵明寄興。往往在桑麻松菊田野籬落之間。東坡好種植。能手接花果。此得之性生。不可得而強也。強之雖授以花史。將艴然擲而去之。若果性近而復好焉。請相與偃曝林間。諦看花開花落。便與千萬年興亡盛衰之轍何異。雖謂二十一史盡在左編一史中可也。

跋鄧文潔錄華嚴記語

全信自心自佛。不於心外別求。是爲眞修。以此度衆生。各信自心自佛。不於心外別修。是爲眞度。請問眞者何佛。修者何人。求者何物。度者何人。試向父母未生前胞胎未立姓氏未安時比向何處修。何處求。却說甚眞不眞也。陳眉公曰。請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日夜疑作一團。横天塞地。如子胥報仇。如仲尼聞韶。專心一路。食息無暇。覺此心與境。永不相離。如鳥投林。如魚緣水。試觀生時有夢。定知死後輪廻。此理無憑。全憑了念。如此人天眼目。榜樣分明。規繩具在。放杖入門。又增一段光彩也。

題玄宰書養生論卷

玄宰書養生論。多帶褚河南楊凝式筆意。與東坡別一門庭。東坡寫數本。今不盡傳。人間所見。乃贈羅浮導師者。意其人亦山澤列仙之流也。延伯磊落奇男子。近聞結廬盧山。所談皆不死無生之學。即石髓石室書神明且當授之。何況此卷。嵇叔夜謂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似于此道猶有望崖之歎。余每云英雄退步即神仙。似此不過吾曹等閒事。延伯眞其人也。

題周僕射像

太常寅陽徐公既爲名卿旋念親老上書還里中晏坐焚香絕不問戶外事客有見嬈者夷然不以屑意曰伯仁有言此中空洞無物足容卿輩數百人因繪伯仁像懸之齋中而公意更有廣于顗者曰天下大矣自古賢愚貴賤其一時相去若甚遠而轉睫彈指之間往往皆化爲飄風游塵而不可得夫至於不可得而後知曩者經營較量恩仇嗔喜孰非夢中分別影事哉此適足以資達人之噱㖦耳且天下亦何所置分別也造化之理

有桃李則必有蒺藜有鳳麟則必有梟獍有五色卿雲則必有十日黃霧有君子則必有小人如欲人擲而事汰之無論支離窘束勢且至于困而不可繼而于雅量無乃傷乎故子輿氏之三自反眞不如顏子之一不較若顗之僕容數百人抑又狹矣太常爲語余者如此公性質淡泊與物無競操不繫之舟策獨後之馬終日與人交見者不知其爲太常且不知其爲盛德有道長者也公爲文貞冢孫文貞歷事兩朝前分宜而容其濁後新鄭而容其橫皆休休以度勝者而公薰習祖德爲最深故生平未嘗設谿谷町畦之行以加人而人亦不忍以機智欺公凡世之一切賢愚順逆飄焉野馬之觸于前海鷗蘋葉之適相浮游而莫之涉也夫容人者有機心則爲範圍有傲心則爲不恭惟處之以無我而應之以無所事斯非太常之容德歟太常清譽滿朝天下莫不拭公一出一招文貞未竟之緒則東坡所謂此中空洞原無物何止容卿數百人太常公足當矣于是題數語于僕射像以歸之而逝公之志如此

題理池春永帖

俞安人楊氏都水郎南濵公之女魏國公之女甥名士直之母也治家課子極有德音癸亥七旬遠近牛酒羔鴈塡戶外堅謝不納而紳袑以詩歌庀觴者則命小史錄而藏焉是帖所以刻也吾郡未有刱者創自薛更生始余謂是帖宜屬衛夫人書捉美人金錯刀劍織女支機石麻茹媛酒董雙成炙玉笙而歌之乃大快 直曰某母氏何敢望此諸公詩擲地皆有金石聲奏之安人傳之子孫足稱俞氏天球河圖矣敢不稽首以拜石丈之賜

跋乞松詩

西生上人乞松詩自法相至玉岑山門補松二三里耳吾嘗訪西生於法相小軒修竹萬個青入簡編今又栽松夾道使人曳笻行歌入門看竹出門看松此一段蕭洒風光皆從西生筆頭上乞來吾嘗聞之無松種松有松護松松如新嬰兒我如晬盤湯餅客詩則錦襁繡褓吉祥賀章也詧令此松稗且長長且壯壯且作垂髯翁共作歲寒老友當自今日始西生試以吾言求之必有爲十八公作大喜捨大護法者請鋤破白雲以待之

五會圖跋

癸丑四月讀書東洞庭之翠峰山居得良友二則王黎父明高兄弟松影泉聲間以香茗消之一日出此五會圖相眎余撿得元美司寇吳中往哲像賛属蓮儒書之以補五圖之後夫同官之忌往往出于同鄉其生也與魍魎爭光其没也與草木同腐何如五先生以勳德名位全始終則平日道義切磋之助也黎父兄弟每訪余所談皆先世家訓垂百年餘而文恪題名記若新若他素封子弟袖中之間能辨此一臺楮否若黎甫兄弟真

可謂王謝舊家家雖貧出入必偕其篤尚友于可想見文恪之門風耳

董宗伯手書家告跋

宋制告與勅多兼給高宗詔文武官自大夫正任觀察以上始命辭給告餘則令吏具抄降勅而已唐最重告命開元二十三年加皇子榮王以下官詔張九齡蕭嵩等十三人就集賢院人書一通以進三相各賜絹三百疋餘官二百疋其愛重如此顏魯公太子少師依前充禮儀使勅牒及父惟貞贈告皆公自書不他屬也大宗伯玄宰董公德首四科學綜六藝　神考拔之中秘光廟擢之講帷今　皇帝追念茸盤累登禁近八座正席三代疏榮雅知譽命之方新猶歎遁思之甚久歷按

差次遷除告勅其升沉歲月大約可覩矣公七十一時手書數通用以發皇祖德對揚　王庥而冢孫貢士庭則請礱石而傳之此公碑版中第一烜赫之書也昔包宗禮藏熙陵告詞則孝肅公十五代孫歐陽齊藏慶曆知諫院官告則文忠公十四代孫今廷能流通見在之祖跡不待數世而家謨國寶煥然揭日月而行聲價幾與顏魯公自書告等豈必商伯乙冉周淮父卣乃足以傳之無窮哉賢者必有後庭之謂矣

卷終